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二三冊



補編第二十三冊目次

六朝聲偶刪補七卷

〔明〕邵一儒輯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泰昌元年刻本

.....一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四十卷(一)

〔明〕陳繼儒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五五

六朝聲偶刪補七卷

〔明〕邵一儒輯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泰昌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六朝聲偶

刪補七卷》提要

六朝聲偶刪補序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甫

邵太學仲魯訂徐長谷先生所
集六朝聲偶刪其未當補其未
備以屬余序余家世受詩童而
習之白首婪如竊惟三百篇莫
古於頌始自殷商其次則雅與
二南豳風邠當夏殷間亦曰豳
頌以雅以南當周盛時比至周
末造而二雅國風各有變矣孔
子所刪詩不傳其所存者具在
雅頌出聖賢公卿大夫士之手

可續唐虞喜起賡歌變雅則忠臣孝子不忍國家有秕政隱禍而作其指哀其詞多悲國風若邶鄘鄭衛陳諸國徃徃閨幃巾幘人語其情蕩其詞多艷三百篇以至漢魏詩有聲而句無偶

李序

若偶而非偶者百之一西晉士衡安仁偶始興靈運延年耦始繁玄暉耦始工巧麗日新漢魏古意殆盡夫亦時尚之所趨然也陸平原云詩緣情而綺靡故一字一句之奇能使人心動色

飛然而摅撫排比連篇累牘不過風雲月露信如昔人所刺譏要之瑜瑕自不相掩李唐作者汰其纖冶歸之典則遂以詩稱盛一代而比物連類該博精美不能無遜六朝矣六朝而可置無論也則詩自雅頌外何取列國之變風乎子夏對魏文侯論樂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第弗用於祭

李序

祀耳而隸在樂官播在絲竹金石如魯所爲吳季札歌者曾無廢絕孔子亦言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但不使變風混於雅頌豈爲雅頌盡刪變風哉子夏得孔子筆削微指可

李序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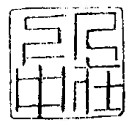
與言詩此其一徵已仲魯所刪所補稟仰孔門言詩法六朝詩不敢上擬雅頌方之列國變風庶幾近之其源自漢魏而不得與漢並駕唐人取則六朝而於六朝互有優劣唐有初盛中晚

六朝亦有初盛中晚得失之林可按而知也德靖間海內詩方宗盛唐徐先生亟取六朝欲令爲唐詩者進而求唐之所從來今人好奇之過薄盛唐而學中晚仲魯爲六朝鼓吹意殊深遠

李序

五

未可以孝穆玉臺例視矣



六朝聲偶刪補序

白榆山人畢懋康孟侯撰

蓋自投足造葛皇之闕謠衢播
大夫之聞而九功之序歌四始
之聲義既肇於斯矣楚臣諷怨
乃唱離騷漢后愛文遂著栢梁

畢序

風人因而綴采妙才於焉激韻
然而體制之殊曾不沿代音響
之變各有可言迨夫三百品錄
於成君五言或疑於蘓李則雀
角之穿始見召南滄浪之濯復
聞孺子暇豫之吾吾祈招之惜

惜揆其遐源豈為近吹若乃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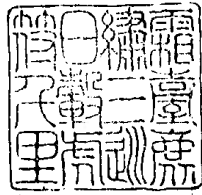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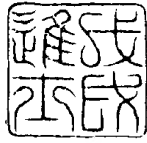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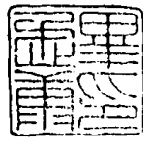
音星稠繁文綺合標對以為工
尋奇以為偶是則潘陸操筆初
易曹王顏謝屬波又別晉宋元
嘉而下飈流彌煽炫烟驅墨月
露之組何華比玉顏金宮商之

畢序

二

儷浸巧雖蕪音累氣或乖於前
搞擅美標能未易以嗣響矣於
是詞流論世慕嚮茂裁參差年
代簡閱名氏監素絢之章悟琢
磨之句合浦之珠既探荆岫之
璞斯采摠笙筑於六朝鼓宮商

於五字徐公搜集之於前邵君
刪補之於後類離詞之同致明
異家於一觀夫梓豫山積非公
翰不能成其材春秋弦召非師
文無以應於器發篇之述曰能
作者之工斯庶醴陵文藻既序
畢序
雜體之詩荆南名士將為諧律
之問矣



六朝聲偶刪補引
夫五聲六聲樂不同而同協於
律僊皮絲篥禮不一而一宜於
儀廼去代貿制更擇新移臺
比治詩賦亦通活降三百數自
宣尼莫得而為五主聲於藉
李遂蕩其流爰述六朝美呈
千豔豈彼鎔情鑄性先天地
而含葩因之運思攄才劃玄
黃云灑液蘭齋纂國江左流
風梁陳頂前服以膺圖文藻步
前脩而跨麗一則青宮紫極

高唱吟壇一則狎家詞臣
 共揚學海其間賀六奄以
 高雖胡之華語之覺紛呢
 而文秀才鋒亦自炳蔚周善
 繼隸隋更騰芳遠垂珠衣錦
 之奢豪極其無擬宜墮馬鳴
 列
 二
 蟬之妖冶卒以軍儀叱六朝
 詩運至此卒其原其典文角
 藝務搜綺穀璫璠以爲宗續
 連篇致消風雲月露詩雖穿
 字鑿句未盡對壘之爲工間
 省叶調錯音實開分奇之絕

技國朝有姑蘇徐長谷先生佛
 語忠孝義集六朝詩偶爲資
 近體其技五言余亦舊有藏
 本常取誦而快之可謂憂玉
 經臺備琳琅以振耳刺旨羅
 贈集自護以佞牙直爲比對之
 列
 三
 選師端是辭華之化祖第燕
 泥之什棄而弗收洵珠海之遺
 覽而堪歎緣遂彈精詳爲泰訂
 刪其拙偶之不齊在十之二補
 其音聲之懸贍者十之三剪
 散於於林綴華滋於葦園

既更字燠始應我成生庶搖髓
 腴辭緇衰之無慘漏令飄魂
 麗曲錦心籍可尋眾蓋一町之
 附影從枝繞傍蛾眉於混沌而
 誌產之流聲續真寒昭鳳韻
 於文明不慧為喜播傳特張利
 引

四

劇湯書小引示告大方 告
 泰昌改元歲在上辛渚灘律
 中南呂之月青門生卯
 儒仲魯以謨再出



閱校名氏

吳孝標建伯甫
 徐文龍田仲甫
 黃正賓賓王甫
 吳祚長孺甫
 金柯仲幹甫
 汪允脩敬夫甫
 朱家祚世甫甫
 聲偶刪補

名氏

丁惟昉寅賓甫
 汪機士衡甫
 程夢蛟于騰甫
 張成斐幼裁甫

六朝聲偶刪補目錄

卷之一

齊詩

王融

明王曲

採菱曲

長歌引

散曲

臨高臺

歌下生

歌得道

從武帝琅瑯城講武應詔

聲偶刪補 目錄

棲玄寺聽講畢遊邸園七韻應司徒教

寒晚敬和何徵君點

和王友德元古意 遊仙詩

淨行詩二首 春遊廻文詩

餞錢文學離夜

和南海王殿下詠秋胡妻

詠琵琶

詠幔

謝朓

入朝曲

登山曲

遊東田

郡內高齋閑望答呂法曹

和徐都曹出新亭渚

離夜

新亭渚別范零陵雲

賽敬亭廟喜雨

移病還園示親屬

治宅

奉和隨王殿下

臨溪送別

夜聽妓

詠風

詠竹

鏡臺

詠燈

聲偶刪補 目錄

祖孝徵

從北征

劉繪

巫山高

詠萍

丘巨源

詠扇

虞炎

餞謝文學離夜

顧則心

望廨前水竹

卷之二

梁詩上

武帝

七夕

昭明太子

開善寺法會

晚春

林下作效詩

擬古

簡文帝

從軍行

泛舟橫大江

聲偶刪補 目錄

三

鴈門太守行

京洛篇

擢歌行

美女篇

苦熱行

洛陽道

紫駟馬

長安道

折楊柳

常置酒

詠中婦織流黃

雙燕離

昇仙篇

擬沈隱侯夜夜曲

楚妃歎

行幸甘泉

三日侍宴林光殿曲水作

和武帝講武

侍遊新亭應令

奉和登北顧樓

登烽火樓

山池

餞廬陵內史王脩應令二首

仙客

往虎窟山寺

望同泰寺浮圖

旦山興業寺講

從頓還城

戲贈麗人

秋閨夜思

詠內人畫眠

詠舞

守東華門開

聲偶刪補 目錄

四

十月戊寅詩

晚春

和湘東王首夏

晚景納涼

初秋

秋夜

玄圃寒夕

詠風

奉荅南平王康賚朱櫻

賦棗

西齋行馬

賦得隴坻鴈初飛

送別

晚景出行

春閨情

聽夜妓

擬落日窓中坐

雪裏見梅花	山齋
晚日後堂	詠煙
春日	秋夜
繫馬	詠螢
鬪雞	
元帝	
巫山高	隴頭水
洛陽道	劉生
赴荊州泊三江口	蕃難未靜述懷
聲偶刪補	目錄
五	
和王僧辨從軍	
和劉尚書侍講五明集	
和鮑常侍龍川館	登顏園故閣
夕出通波閣下觀妓	
別荊州吏民	宮殿名詩
姓名詩	車名詩
歌曲名詩	龜兆名詩
望江中月影	詠霧
納涼	賦得蘭澤多芳草

詠摘薔薇	詠石榴
賦得竹	晚棲鳥
泛蕪湖	夜宿栢齋
和劉上黃春日	和林下作妓應令
閨怨	詠風
詠霧	詠陽雲樓簷柳
晚景遊後園	
武陵王紀	
同蕭長史看妓	
聲偶刪補	目錄
六	
上黃侯睥	
奉和太子秋晚詩	
沈約	
有所思	
侍宴樂遊苑餞呂僧珣應詔	
遊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二首	
早發定山	休沐寄懷
宿東園	詠雪應令
詠湖中鴈	餞錢文學離夜

秋夜	簷前竹
翫庭柳	詠青苔
領邊繡	脚下履
江淹	
渡西塞望江上諸山	
渡泉嶠出諸山之頂	
遷陽亭	遊黃蘗山
從蕭驃騎新帝壘	
范雲	
聲偶刪補	目録
荅句曲陶先生	七
奉和齊竟陵王郡縣名詩	
傲古	送沈記室夜別
丘遲	
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	
旦發漁浦潭	芳樹
玉階春草	
任昉	
濟浙江	

王僧孺	
鼓瑟曲有所思	古意
侍宴二首	秋日愁居荅孔主簿
至牛渚憶魏少英	何生姬人有怨
月夜詠陳南康新有所納	
詠擣衣	春日寄鄉友
夜愁示諸賓	春閨怨
愁閨怨	詠寵姬
柳惲	
聲偶刪補	目録
長門怨	起夜來
擣衣詩二首	
庾肩吾	
賦得有所思	賦得橫吹曲長安道
侍宴宣猷堂應令	
侍宣猷堂宴湘東王應令	
九日侍宴樂遊苑應令	
從皇太子出玄圃應令	
奉和汎舟漢水往萬山應教	

山池應令	蔬圃堂
尋周處士弘讓	賦得嵇叔夜
和太子重雲殿受戒	
詠同泰寺浮圖	亂後經夏禹廟
亂後行經吳郵亭	經陳思王墓
竹齋	從駕喜雨
奉和春夜應令	奉和武帝苦旱
奉和太子納涼梧下應令	
送別於建興苑相逢	
聲偶刪補	目錄
侍宴餞湘東王應令	九
餞張孝總應令	
侍讌餞東陽太守范子雲	
和晉安王簿晚逐涼北樓廻望應教	
贈周處士	新林送劉之遴
奉使江州舟中七夕	
詠美人	詠美人看畫應令
奉和藥名詩	和望月
和徐主簿望月	詠風

詠花雪	春日
七夕	歲盡
同蕭左丞詠摘梅花	
暮遊山水應令賦得磧字	
春和便省餘秋	被使從渡江
卷之三	
梁詩下	
吳均	
夾樹	秦王卷衣
聲偶刪補	目錄
王侍中宴集	十
登鍾山燕集望西靜壇	
與柳惲相贈荅四首	
贈柳真陽	贈王桂陽別
登壽陽八公山	春怨
贈柳祕書	迎柳吳興道中
戰城南	去妾贈前夫
主人池前鶴	
周興嗣	

荅吳均

何遜

銅雀妓

酬范記室雲

入西塞示南府同僚

贈諸遊舊

秋夕仰贈從兄寘南

仰贈從兄興寧南

南還道中送贈劉諮議別

渡連圻二首

下方山

入東經諸暨縣下浙江作

聲偶刪補

目錄

十一

和劉諮議守風

和劉諮議岑離園怨

嘲劉郎

學古

早朝車中聽望

夜夢故人

苦熱

七夕

詠早梅

行經孫氏陵

塘邊見古塚

贈王左丞

野夕荅孫郎擢

日夕富陽浦口和朗上人

與胡興安夜別

曉發

見征人分別

詠娼婦

詠妓

蕭子範

東亭極望

春望古意

望秋月

落花

夜聽鴈

後堂聽蟬

侍宴餞陸倕應令

蕭鈞

晚景游泛懷友

聲偶刪補

目錄

十二

王籍

入若邪溪

王暕

觀樂應詔

王訓

應令詠舞

王筠

有所思

俠客篇

北寺寅上人房望遠岫翫前池

春日二首	遊望
苦暑	五日望採拾
摘安石榴贈劉孝威	
東南射山	望夕霽
劉孝綽	
侍宴餞張惠紹應詔	
餞張惠紹應令	侍宴離亭應令
奉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	
太子沃落日望水	還渡浙江
聲偶刪補	目錄
酬陸長史餞二首	答何記室
愛姬贈主人	夜不得眠
校書祕書省對雪詠懷	
賦照基燭	答張左西
詠素蝶	
劉孝儀	
從軍行	帆渡吉陽洲
劉孝勝	
詠益智	

劉孝威	
塘上行苦辛編	怨詩
採蓮曲	小臨海
思歸引	妾薄命篇
聞雞篇	結客少年塲行
行行且遊獵篇	獨不見
和王竟陵愛妾換馬	
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	
奉和六月壬午應令	
聲偶刪補	目錄
登覆舟山望湖北	出新林
郟縣遇見人織率爾寄婦	
和皇太子春林晚雨	
行還值雨又爲清道所駐	
望雨	苦暑
奉和逐涼	望棲鳥
劉孝先	
和兄孝綽夜不得眠	
草堂寺尋無名法師	

和亡名法師秋夜草堂寺禪房月下

詠竹

劉苞

望夕雨

劉遵

度關山

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

繁華應令

從頓還城應令

應令詠舞

聲偶刪補

目錄

十五

劉邈

萬山兄採桑人

秋閨

周捨

還田舍

徐悱

古意訓長史溉到琅瑯城

對房前桃樹詠佳期贈內

徐摘

詠筆

徐君蒨

初春携內人行戲 共內人夜坐守歲

鮑至

奉和往虎窟山寺

孔燾

往虎窟山寺

劉峻

自江州還入石頭詩

始居山管室 出空

聲偶刪補

目錄

十六

劉綏

敬酬劉長史詠名士悅傾城

看美人摘薔薇 和晚日登樓

劉瑗

左右新婚 在縣中庭看月

斐子野

詠雪

陸罩

採菱曲 奉和往虎窟山寺

何思澄	凌雲臺	謝舉	濟黃河應教	謝微	行舟值早霧	伏挺	江行	詠舞女	聲偶刪補	江洪	擬雨詩	尋沈剡夕至嵎亭	虞騫	詠霍將軍北伐	贈陰梁州四首	荀濟	閨怨
								和新浦侯詠鶴	目錄			游潮山悲古塚		春郊			
									十七								

遊建興苑	紀少瑜	詠梅花	江上望月	落日看還	鮑泉	秋閨有望	庾丹	陽春發和氣	聲偶刪補	思公子	費昶	賦得霧	沈趨	詠螢火	和虞記室騫古意	何子朗	賦得班婕妤
		詠薔薇	秋日	南苑看遊者		夜夢還家		詠入幌風	目錄	詠照鏡							南苑逢美人
									十八								

褚翔	鴈門太守行	褚濡	詠柰	朱昇	還東田宅贈朋離	王臺卿	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	奉和望同泰寺浮圖	聲偶刪補	目錄	奉和往虎窟山寺	山池應令	朱記室	送別不及贈何殷二記室	何寘南	荅何秀才	李鏡遠	詠日	朱超道
			賦得蟬		詠貧					十九	泛江	臨滄波							

採蓮曲	別席中兵	歲晚沉痾	舟中望月	詠同心芙蓉	戴嵩	從軍行	月重輪行	沈君攸	聲偶刪補	目錄	採藥	夜出妓	賦得臨水	施榮泰	雜詩	房篆	金樂歌	庾成師	遠期篇
贈王僧辨	夜泊巴陵	對雨	賦得蕩子行未歸	詠孤石		煌煌京洛行	車馬行			二十	採蓮曲	同陸廷尉驚早蟬	詠水應教						

上巳玄圃宣猷堂禊飲

祓禊汎舟春日玄圃

上巳玄圃宣猷嘉辰禊酌

七夕宴重詠牛女 七夕宴樂修殿

七夕宴玄圃

同管記陸瑜九日觀馬射

同管記陸瑜七夕 晚宴文思殿

三善殿夕望山燈

陰鏗

聲偶刪補 目錄

二十三

新成安樂宮

班婕妤怨

和登百花亭懷荆楚

廣陵岸送北使

江津送劉光祿不及

和傅郎歲暮還湘洲

渡青草湖

彼岸橋

遊始興道館

開善寺

閑居對雨二首

和侯司空登樓望鄉

登武昌岸望

晚出新亭

晚泊五洲

詠得神仙

遊巴陵空寺

侯司空宅詠妓

經豐城劍池

西游咸陽中

行經古墓

和樊晉陵傷妾

詠石

侍宴賦得夾池竹

雪裡梅花

徐陵

中婦織流黃

出自薊北門行

隴頭水

洛陽道

長安道

紫驪馬

聲偶刪補 目錄

二十四

春晴

詠舞

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

山齋

山池應令

別毛永嘉

新亭送別應令

鬪雞

春日

徐孝克

仰同令君攝山棲霞寺山房夜坐

仰和令君

沈炯

從駕送軍	從遊天中寺應令
同庾中庶肩吾周處士弘讓遊明慶寺	
賦得邊馬有歸心	詠老馬
孔奐	
賦得名都一何綺	
周弘正	
還草堂尋處士弟	看新婚
名都一何綺	和庾肩吾入道館
周弘直	
聲偶刪補	目錄
賦得荆軻	二十五
陸瓊	
關山月	梁甫吟
張正見	
釣竿篇	度關山
採桑	艷歌行
從軍行	置酒高殿上
門有車馬客行	白頭吟
怨詩	輕薄篇

帝王所居篇	君馬黃
芳樹	雉子班
隴頭水	折楊柳
關山月	劉生
對酒	銅雀臺
泛舟橫大江	長安有狹斜行
煌煌京洛行	神仙篇
御幸樂遊苑侍宴	
重陽殿成金石會竟上詩	
聲偶刪補	目錄
征虜亭送新安王應令	二十六
從籍田應衡陽王教作五首	
陪衡陽王游耆闍寺	
與錢玄智汎舟	游匡山簡寂館
和諸葛覽從軍遊獵	
游龍首城	
別韋諒賦得江湖汎別舟	
星名從軍詩	賦得韓信
行經季子廟	賦得落落窮巷士

賦得日中市朝滿	賦得題新雲
賦得白雲臨酒	詠雪應衡陽王教
薄帷鑒明月	玄圃觀春雪
浦狹村烟度	春初賦得池應教
和咸陽王秋夜	賦得山卦名
賦得垂柳映斜谿	賦得山中翠竹
賦得岸花臨水發	賦得威鳳棲梧
賦得風生翠竹裏應教	
賦得魚躍水花生	
聲偶刪補	目錄
賦得秋蟬咽柳應衡陽王教	三七
秋日別庾正員	
江總	
雉子班	折楊柳
雨雪曲	
秋日侍宴婁苑湖應詔	
侍宴玄武觀	宴樂脩堂應令
三日侍宣猷堂曲水讌	
秋日登廣州城南樓	

贈洗馬袁朗別	贈賀左丞蕭舍人
別南海賓化侯	入龍丘巖精舍
明慶寺	遊攝山栖霞寺
攝山棲霞寺山房夜坐簡徐祭酒周尚書	
并同游羣彥	
賦得一日成三賦應令	
山庭春日	七夕
南還尋草市宅	和張記室源傷往
在陳旦解醒共哭顧舍人	
聲偶刪補	目錄
侍宴臨芳殿	侍宴瑤泉殿
別袁昌州	三八
經始興廣果寺題愷法師山房	
賦得空閨怨	歲暮還宅
春夜山庭	
賦得攜手上河梁應詔	
賦得三五明月滿	賦詠得琴
詠雙闕	三善殿夜望山燈
奉和東宮經故妃舊殿	

答王筠早朝守建陽門開

顧野王

芳樹

隴頭水

陽春歌

傅綽

採桑

褚玠

鬪雞東郊道

岑之敬

聲偶刪補 目錄

二十九

折楊柳

對酒

蔡凝

賦得處處春雲生

阮卓

關山月

風

蓮下游魚

陳昭

昭君詞

陳暄

雨雪曲

祖孫登

紫驕馬

宮殿名登高臺

詠風

詠水

詠柳

蓮調

詠城塹中荷

劉刪

汎宮亭湖

賦得蘇武

採藥游名山

侯司空第山園詠妓

聲偶刪補 目錄

三十

賦松上輕蘿

賦得獨鶴凌雲去

謝燮

隴頭水

蕭詮

巫山高

詠銜泥雙燕

賦得夜猿啼

賀徹

採桑

賦得長笛吐清氣

李英

賦得芳樹

何胥

賦得待詔金馬門

王嗟

洛陽道

何處士

春日從將軍遊山寺

蘇子卿

南征

聲偶刪補

目錄

三五

陽緒

賦得荆軻

照帙秋螢

陽慎

從駕祀麓山廟

賀力牧

關山月

亂後別蘇州人

毛處約

雉子班

陸系

有所思

獨孤嗣宗

紫駟馬

江暉

雨雪曲

何桓

班婕妤怨

蕭有

射雉

聲偶刪補

目錄

三十二

徐湛

賦得班去趙姬升

吳尚野

詠鄰女樓上彈琴

釋惠標

詠山二首

詠孤石

釋洪偁

遊故苑

遊鍾山之閒善定林息心宴坐引筆賦詩

卷之五

北齊詩

溫子昇

從駕幸金墉城

邢邵

冬夜酬魏少博直史館

齊韋道遜晚春宴

魏收

喜雨

五口

聲偶刪補

目錄

三十三

庭柏

裴讓之

公館讌酬南使徐陵

斐訥之

鄴館公讌

劉逖

對雨

浴溫湯泉

馬元熙

日晚彈琴

楊訓

群公高宴

袁爽

從駕游山

蕭慤

和崔侍中從駕經山寺

初秋西園應教

奉和冬至應教

春庭晚望

屏風

顏之推

聲偶刪補

目錄

三十四

從周入齊夜度砥柱

趙儒宗

詠龜詩

邢子才

三日華林園公宴

卷之六

北周詩

明帝

貽帝居士

過舊宮

蕭撝

和梁武陵王遙望道館

上蓮山

宗慄

春望

宇文和

陪駕幸終南山

康孟

詠日應趙王教

聲偶刪補

目錄

三五

王褒

從軍

出塞

入塞

關山月

游俠篇

九日從駕

入朝守門開

贈周處士

奉和趙王途中五韻

和張侍中看獵

玄圃滌池臨泛奉和

和從弟祐山家二首

送觀寧侯葬

送劉中書葬

渡河北

和殷廷尉歲暮

看鬪雞

庾信

昭君詞應詔

王昭君

出自薊北門行

結客少年場行

道士步虛詞六首

奉和山池

陪駕幸終南山

奉報寄洛州

窮秋寄隱士

正旦上司憲府

任洛州酬薛文學見贈別

聲偶刪補

目錄

三十六

入彭城館

從駕觀講武

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

和趙王送峽中軍

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

同盧記室從軍

伏聞遊獵

至老子廟應詔

奉和趙王遊仙

奉和同泰寺浮圖

奉和趙王隱士

和張侍中述懷

奉和示內人

夢入堂內

和詠舞

夜聽搗衣四首

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

忝在司水看治渭橋

北園新齋成應趙王教

同會河陽公新造山池聊得寓目

登洲中新閣 北園射堂新成

園庭 歸田

望野 奉報趙王惠酒

喜晴應詔 和李司錄喜雨

聲偶刪補 目錄

郊行值雪 夏日應令

和裴儀同秋日 詠園花

傷王司徒哀

仰和何僕射還宅懷故

送吳法師葬 對宴齊使

聘齊秋晚館中飲酒

別張洗馬樞

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

入道士館 奉和永豐殿下言志

奉和賜曹美人 奉和趙王看伎

正旦蒙趙王賚酒 就蒲州使君乞酒

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

舟中望月 望月

晚秋 詠畫屏風八首

鏡 詠樹

李元操

園中雜詠橘樹

卷之七

聲偶刪補 目錄

隋詩

煬帝

白馬篇

月夜觀星

悲秋

姚察

遊明慶寺悵然懷古

賦得笛

李德林

夏日

詠松樹

楊素

出塞

山齋獨坐贈薛內史

劉臻

河邊枯樹

盧思道

擢歌行

神仙篇

採蓮曲

贈別司馬幼之南聘

遊梁城

從駕經大慈照寺

聲偶刪補

目錄

三九

春夕經行留侯墓

夜聞鄰妓

彭城王挽歌

薛道衡

出塞二首

昭君辭

昔昔鹽

從駕幸晉陽

奉和月夜聽軍樂應詔

秋日遊昆明池

入郴江

渡北河

展敬上鳳林寺

梅夏應教

魏澹

初夏應詔

詠階前萱草

詠石榴

園樹有巢鵲戲以詠之

辛德源

白馬篇

霹靂引

芙蓉花

星名

柳翥

奉和晚日楊子江應教

聲偶刪補

目錄

四

許善心

奉和還京師

崔仲方

奉和周趙王詠石

于仲文

侍宴東宮應令

虞世基

出塞二首

秋日贈王中舍二首

在南接北使

虞茂

賦昆明池一物得織女石

衡陽王齋閣奏妓

虞世南

奉和月夜觀星應令

追從興鑒夕頓戲下應令

奉和興江都

蕭琮

奉和月夜觀星

聲偶刪補

目錄

四十一

諸葛穎

奉和月夜觀星

賦得微雨東來應教

孫萬壽

別贈

庭前枯樹

王脊

七夕

王胄

奉和悲秋應令

送周負外充戍嶺表賦得鴈

爲寒牀婦贈夫

雨晴

元行恭

秋游昆明池

過故宅

尹式

送晉熙公別

劉斌

詠山

孔德紹

南隱遊泉山

行經太華

聲偶刪補

目錄

四十二

王澤嶺遭洪水

登白馬山護明寺

賦得涉江採芙蓉

賦得華亭鶴

孔紹安

結客少年場行

岑德潤

賦得臨階危石

陳子良

新成安樂宮

入蜀秋夜宿江渚

袁朗

秋夜獨坐

崔信明

送金敬陵入蜀

明餘慶

從軍行

松公瞻

詠同心芙蓉

薛德音

悼亡

聲偶刪補

目錄

四上

李巨仁

釣竿篇

賦得方塘含白水

賦得鏡

弘執恭

和平涼公觀趙郡王妓

薛昉

巢王座韻得餘詩

劉端

和初春宴東堂應令

段君彥

過故鄣

李那

奉和重適陽關

呂譏

和入京

沈君道

侍皇太子宴應令

張文恭

聲偶刪補

目錄

四下

七夕

賀斂

奉和九日詩

僧法宣

愛妾換馬

釋慧淨

和琳法師初春法集之作

於冬日普光寺臥疾值雪簡諸舊遊

釋智炫

遊三學山

目錄終

聲偶刪補

目錄

四十五

六朝聲偶刪補卷之一

海陽邵一儒仲魯甫訂次

齊詩

聲偶原集以齊詩爲六朝之首茲本之仍

首此

王融

明王曲

明王日月照至樂天地和幸息雲門吹復歇咸

池歌桂序

一作房

金匏轉瑤軒絲石羅朱騏步躑

聲偶刪補齊

卷一

躑玄鶴舞蹉跎露凝嘉草秀煙度醴泉波皇基

方萬祀齊民樂如何

採菱曲

炎光銷玉殿涼風吹鳳樓雕輜

一作青輜

僚平隰朱

權泊安流金華妝翠羽鷁首畫飛

一作龍

舟荆姬

採菱曲越女江南謳騰聲翻葉靜發

一作散

響谷

雲浮良時時一遇佳人難再求

長歌引

周雅聽休明齊德觀升平紫煙四時合黃河萬

里清翠柳蔭通街朱闕臨高城方轂雷塵起接
袖風雲生酣笑爭日夕絲管互逢迎徂年無促
慮長歌有餘聲

散曲

金枝湛明燎繡幕裂芳然層闥橫綠綺曠席緇
朱纏楚調廣陵散瑟柱秋風弦輕裙中山麗長
袖卽鄆妍徐歌駐行景迅節淪浮烟言願聖明
主永永萬斯年

臨高臺

樂馬川甫齊

遊人欲聘望積步上高臺井蓮當夏吐窓桂逐
秋開花飛低不入鳥散遠時來還看雲棟影含
月共徘徊

歌下生

韶年春已仲明星夜未央千祀鍾休曆萬國會
嘉祥金容涵夕景翠髯佩晨光表塵維淨覺汎
俗廼輪皇

歌道得

明心弭十刀寂慮安四禪青禽承逸軌文驪鏡

重川驚巖標遠勝鹿野究清玄不有希世寶何
以導濛泉

從武帝琅瑯城講武應詔

治兵聞魯策訓旅見周篇教民良不棄任智理
恒全白日映丹羽頽霞文翠旃凌山炫組甲帶
水被戈船凝笳鬱摧槍清管乍聯綿早逢文化
洽復屬武功宣願陪玉鑾右一舉掃燕然

棲玄寺聽講畢遊邸園七韻應司徒教

道勝業茲遠心閑地能隙桂檮鬱初栽蘭墀坦

樂馬川甫齊

將闢虛檐對長嶼高軒臨廣液芳草列成行嘉
樹紛如積流風轉還旋音逕清煙泛喬石日汨山
照紅松映水華碧暢哉人外賞遲遲眷西夕

寒晚敬和何徵君點

踈酌候冬序閑琴改秋律搖落迎軒牖飛鳴亂
繩草煙灌共深陰風篁兩蕭瑟虛堂無笑語懷
君首如疾

和王友德元古意

遊禽莫知返行人獨未歸坐銷芳草氣空度明

月輝頻容入朝鏡思淚點春衣巫山彩雲沒淇
上綠楊稀待君竟不至秋鴈雙雙飛

遊仙詩

獻歲和風起日出東南隅鳳於亂煙道龍駕溢
雲區結賞自負嶠移讌乃方壺金厄浮水翠玉
竿挹泉珠徒用霜露改終然天地俱

淨行詩二首

冥津殊復曉高聽亦能卑陰墻雖兩密幽夜有
四知炎山翻炙火冰澗市寒嘶羅城振雲幕鋒
聲偶刪補齊卷一四

樹鬱霜枝茹荼非云苦集木豈稱危求仁曾已

得長歎欲何爲

其二

金山嚴寶仞瓊琬列瑤莢墻狐議不窟檐燕豈
能棲淨花莊思序慧沼盟身倪六羣儻未一七
衆固恒齊端儀有直景正道無傾蹊維宮超以
悟襄野竟何迷

春遊廻文詩

藝文類聚
作賀道慶

枝分柳塞北葉暗榆關東垂條逐絮轉落蕊散

花叢池蓮照曉月慢錦拂朝風低吹雜綸羽薄
粉艷粧紅離情隔遠道歎結深閨中

錢錢文學離夜

所知共歌笑誰忍別笑歌離軒思黃鳥分渚夢
青莎翻情結遠旆灑淚與行波春江夜明月還
望情如何

和南海王殿下詠秋胡妻

景落中軒坐悠悠望城闕高樓升夕煙層樓滿
初月光陰非或異山川屢難越輟泣拚鈔姿搔
首亂雲髮

聲偶刪補齊卷一五

詠琵琶

見謝
眺集

抱月如可明懷風殊復清絲中傳意緒花裏寄
春情掩抑有奇態淒鏘多好聲芳袖幸時拂龍
門空自生

詠幔

古文苑
作謝眺

幸得與珠綴暴歷君之楹月映不辭卷風來輒
自輕每聚金爐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樽酒蘭
缸當夜明

謝朓

入朝曲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迢起
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
鼓送華輶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登山曲

莫春春服美遊駕凌丹梯天明開秀壑瀾光媚
碧堤風盪飄鶯亂雲行芳樹低升嶠旣小魯登
繹且懷齊王孫尚遊衍蕙草正萋萋

聲偶刪補

卷一

六

遊東田

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
菌閣遠樹暖阡阡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
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郡內高齋閑望

呂法曹

結構何迢迢曠望極高深窓中列遠岫庭際俯
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
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

和徐都曹出新亭渚

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曲迴瞰滄
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
榆蔭道周東都已倣載言歸望綠疇

離夜

玉繩隱高樹斜漢耿層臺離堂華燭盡別幌清
琴哀翻潮尚知恨客思耿難裁山川不可夢况
乃故人杯

新亭渚別范零陵雲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去蒼梧野水還江
聲偶刪補

卷一

七

漢流停驂我愴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
陵才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賽敬亭山廟喜雨

秉玉朝羣帝樽桂迎東皇排雲接孔蓋蔽目下
霓裳會舞紛瑤席安歌繞鳳梁百味芬綺帳四
座霑羽觴

移病還園示親屬

疲策倦人世斂性就幽蓬停琴佇涼月滅燭聽
歸鴻涼薰乘暮晰秋華臨夜空葉低知露密崖

斷識雲重折荷葺寒袂開鏡盼衰容煙衡時未
歇芝蘭去相從

治宅

結宇夕陰街荒幽橫九曲迢遞南川陽迤邐西
山足闢館臨秋風敞窓望寒旭風碎池中荷霜
剪江南菜既無東都金且稅東臯粟

奉和隨王殿下

年華豫已滌夜艾賞方融新萍時合水弱草未
勝風閨幽瑟易響臺迥月難中春物廣餘照蘭
聲偶刪補齊卷一

萱佩未窮

臨溪送別

悵望南浦時徙倚北梁步葉上涼風初日隱輕
霞暮荒城迥易陰秋溪廣難渡沫泣豈徒然君
子行多路

夜聽妓

瓊闥釗響聞瑤席芳塵滿要取洛陽人共命江
南管情多舞態遲意傾歌弄緩知君密見親寸
心傳玉盃

詠風

徘徊發紅萼歲蕤動綠旒垂楊低復舉新萍合
且離步檐行袖靡當戶思襟披高響飄歌吹相
思子未知

詠竹

窓前一叢竹青翠獨言奇南條交北葉新筍雜
故枝月光踈已密風來起復垂青扈飛不礙黃
口得相窺但恨從風籜根株長別離

鏡臺

聲偶刪補齊卷一

九

玲瓏類丹檻茗亭似玄闕對鳳懸清冰垂龍挂
明月照粉拂紅粧插花理雲髮玉顏徒自見常
畏君情歇

詠燈

發翠斜漢裏蓄寶宕山峰抽莖類仙掌銜光似
燭龍飛蛾再三遶輕花四五重孤對相思夕空
照舞衣縫

祖孝徵

從北征

翠旗臨塞道靈鼓出桑乾祁山斂霧霧瀚海息
波瀾戍亭秋雨急關門朔氣寒方繫單于頸歌
舞入長安

劉繪

巫山高

高唐與巫山參差鬱相望灼爍在雲間氛氲出
霞上散雨收夕臺行雲卷晨障山沒不易期嬋
娟以惆悵

詠萍

聲偶刪補

卷一

十

可憐池內萍氛氲紫復青巧隨浪開合能逐水
低平微根無所綴細葉詎須莖漂泊終難測留
連如有情

丘巨源

詠扇

見律

瓊澤映水麟清風生月輪畫作景山樹圖爲河
洛神倡樓出素手歌席動丹唇宛轉含羞意偏
宜桃李人

虞炎

錢謝文學離夜

前見

差池燕始飛羃歷草初輝離人悵東顧遊子愴
西歸清湖已駕渚溽露復沾衣一乖當春聚方
掩故園扉

顧則心

望廨前水竹

何遜集

蕭蕭叢竹映澹澹平湖淨葉倒漣漪文水漾檀
欒影相思不會面相望空延頸遠天去浮雲長
墟斜落景幽病與歲積賞心隨事屏鄉念一遄

聲偶刪補

卷一

廿一

迴白髮生俄頃

邢子才

三日華林園公宴

迴鑾自樂野彌蓋屬瑤池五乘接光景七友樹
風儀芳春時欲處覽物惜將移新萍已冒沼餘
花尚滿枝草滋徑蕪沒林長山蔽虧方筵羅玉
俎激水漾金卮歌聲斷以續舞袖合還離

聲偶刪補卷之一終

六朝聲偶刪補卷之二

海陽邵一儒仲魯甫訂次

梁詩上

聲偶原集梁初作一卷曰梁詩茲定爲梁

詩上

武帝

七夕

白露月下團秋風枝上鮮瑤臺含碧霧羅幕生

紫煙妙會非綺節佳期乃涼年玉壺承夜急蘭

聲偶刪補

卷二

膏依曉箭昔悲漢難越今傷河易旋怨咽雙念

斷悽悽一作切兩情懸

昭明太子

開善寺法會

栖鳥猶未翔命駕出山莊詰屈登馬嶺迴互入

羊腸稍看原藹藹漸見岫蒼蒼落星埋遠樹新

霧起朝陽陰池宿早鴈寒風催夜霜牽蘿下石

磴攀桂陟松梁澗斜日欲隱煙生樓半藏法輪

明暗室一作智日慧海渡慈航

晚春

此詩玉臺藝文並作簡文昭明集亦載之然語殊不類也

紫蘭初葉滿黃鶯弄始稀石蹲還似獸蘿長更

勝衣水曲文魚聚林暝雅鳥飛渚蒲變新節巖

桐長舊圍風花落未已山齋閑夜扉

林下作妓詩

玉臺作簡文初學作昭明昭明集亦載

炎光向夕歛徙宴臨前池泉將影相得花與面

相宜篴聲如鳥嘒舞袖寫風枝歡樂不知醉千

秋長若斯

擬古

聲偶刪補

卷二

二

晨風被庭槐夜露傷堦草霧苦瑤池黑霜凝丹

墀皓疏條索無陰落葉紛可掃安得紫芝術終

然護難老

簡文帝

從軍行

貳師惜善馬樓蘭貪漢財前年出右地今歲討

輪臺魚雲望旗聚龍沙隨障開冰城朝浴鐵地

道夜銜枚將軍號令密天子璽書催何時返舊

里遙見下機來

泛舟橫大江

悠悠縣旆旌知向隴西行減竈驅前馬衙枚進
後兵沙飛朝似幕雲起夜疑城廻山時阻路絕
水亟稽程往年到支服今歲單于平方歡凱樂
盛飛蓋滿西京

鴈門太守行

隴幕風恒急關寒霜自濃櫪馬夜方思邊衣秋
未重潛師夜接戰略地曉摧鋒悲笳動胡塞高
旗出漢墉勤勞謝功業清白報迎逢非須主人

聲偶刪補

卷一

三

賞寧期定遠封單于如未繫終夜慕前蹤

京洛篇

重門遠照耀天關復穹窿城傍疑複道樹裏識
松風黃河一作沙入洛水丹泉繞射熊夜輪縣素
魄朝光盪碧空秋霜曉驅鴈春雨暮成虹劉蒼
歸作相寶憲出臨戎誰知兩京盛歡宴遂無窮

擢歌行

妾家住湘川菱歌本自便風生解刺浪水深能
捉船葉亂由牽葎絲飄爲折蓮濺妝疑薄汗沾

衣似故湔流紗流暫濁汰錦色還鮮參同趙飛
燕借問李延年從來入絃管一作誰在擢歌前

美女篇

佳麗盡關情風流最有名約黃能效月裁金巧
作星粉光勝玉靚衫薄擬蟬輕密態隨流臉嬌
歌逐軟聲朱顏半已醉微笑隱香屏

苦熱行

六龍驚不息三伏起炎陽寢興煩几案俯仰倦
幃牀滂沱汗似鑠微靡風如湯細簾時半卷輕

聲偶刪補

卷二

四

幌乍橫張雲斜花影沒日落荷心香願見洪崖
井詎憐河朔腸

洛陽道

洛陽佳麗所大道滿春光游童時挾彈蠶妾始
提筐金鞍照龍門羅袖拂春桑玉車爭晚入潘
果溢高箱

紫騮馬

賤妾朝下機正值良人歸青絲懸玉蹬朱汗染
香衣驟急珂彌響踣多塵亂飛彫菰幸可薦故

心君莫違

長安道

神臯開隴右陸海實西秦金槌一作推輪托長樂複道向宜春落花依度憶垂柳拂行輪一作人金張及許史夜夜尚留賓

折楊柳

楊柳亂成絲攀折上春時葉密鳥飛礙風輕花落遲城高短簫發林空畫角悲曲中無別意併是爲相思

聲偶刪補

梁

卷十一

當置酒

陸士衡集亦載此詩今從樂府作簡文

置酒宴嘉賓矚迥臨飛觀絕嶺隔天餘長嶼橫江半日色花上綺風光水中亂三益旣蕤蕤四始方蕊粲

詠中婦織流黃

翻花滿階砌愁人獨上機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調絲時繞腕易鐺乍牽衣鳴梭逐動釧紅妝映落暉

雙燕離

燕文作雙燕詩

雙燕有雄雌照日羽差池銜花落北戶逐蝶上南枝桂棟本曾宿虹梁早自窺願得長如此無令雙燕離

昇仙篇

少室堪求道明光可學仙丹繒碧林宇綠玉黃金篇雲車了無轍風馬詎須鞭靈桃恒可餌幾迴三千年

擬沈隱侯夜夜曲

靄靄夜中霜河開向曉光枕啼常帶粉身眠不聲偶刪補

梁

卷十一

楚妃歎

幽閨情脉脉漏長宵寂寂草螢飛夜戶絲蟲繞秋壁薄笑未爲欣微歡還成戚金簪鬢下垂玉筓衣前滴

行幸甘泉

漢家迎夏畢避暑甘泉宮棧車鳴里鼓駟馬駕相風校尉烏丸騎待詔樓蘭弓後旌猶五柞前

笳度九夔才人豹尾內御酒屬車中輦迴百子
閑扇動七輪風鳴鐘休衛士披圖占後宮材官
但校獵涼風戲射熊

三日侍宴林光殿曲水作

芳年留帝賞應物動天襟炎死連金障分衢度
羽林帷宮對廣掖層殿邇高岑風旗爭曳影亭
阜一作共生陰林花初墮蒂池荷欲吐心

和武帝講武

校尉開竦勒將軍定月支南通新息柱北屆武
聲偶刪補卷三 七

陽碑豫游戲馬館教戰昆明池銀塘寫清渭銅
鈎引直漪常從良家子命中幽并兒金鞍飾紫
珮玉燕帖青驪車書今已共願奏雲亭儀

侍遊新亭應令

神襟愍行邁岐路愴徘徊遙瞻十里陌俯望九
城臺鳳管流虛谷龍騎藉春苔曉光浮野暎朝
烟承日迴沙文浪中藉春陰江上來柳葉帶風
轉桃花含雨開聖情蘊珠綺札命表英才顧憐
賦硤質何以儼瓊環

奉和登北顧樓和武帝

春陵佳麗地濟水鳳凰宮皇情愛歷覽游陟擬
崆峒聊驅式道候無勞襄野童霧崖開早日晴
天歇晚虹去帆入雲裏遙星出海中

登烽火樓

聳樓排樹出却堞帶江清陟峰試遠望鬱鬱盡
郊京萬邑王畿曠三條綺陌平巨原橫地險孤
嶼派流生悠悠歸棹入眇眇去帆驚水烟浮岸
起遙禽逐霧征

聲偶刪補卷二

山池

日暮芙蓉水聊登鳴鶴舟飛艫飾羽蕤長幔覆
緹油停輿依柳息佳蓋影空留古樹橫臨沼新
藤上挂樓魚游向暗集戲鳥逗楂流

餞廬陵內史王修應令二首

餞行臨上節開筵命羽觴迴池瀉飛棟濃雲垂
畫堂踈槐未合影夕日暫流光園梅斂新藻一作
艷階蕙結初芳

其二

行樂南北皮宴餞臨華池籀解簞開節花間鳥
迷枝窓陰隨景度水色帶風移徒命銜杯酒終
成憫別離

仙客

漆水豈難變桐刀乍可揮青青長命錄紫水芙
蓉衣高翔五岳小低望九河微穿池聽龍長叱
石待羊歸酒闌時節久桃生歲月稀

往虎窟山寺

藹藹車徒邁飄飄旌旆縣細松斜繞徑峻嶺半
聲偶刪補卷二九

藏天古樹無枝葉荒郊多野烟分花出黃鳥挂
石下新泉翦鬱均雙樹清靈類八禪栖神紫臺
上縱意白雲邊徒然嗟小藥何由齊大年

望同泰寺浮圖

遙看宮佛圖帶壁復垂珠燭銀踰漢汝寶鐸邁
昆吾日起光芒散風吟宮徵殊露落盤恒滿桐
生鳳不雛飛幡雜晚虹音降肅鳥狎晨見帝馬咸
千轡天衣盡六銖能令苦海渡復使慢山踰願
能同四忍長當出五居

旦出興業寺講

沐芳肅朝帶駕言抵淨宮羽旗承去影鏡吹雜
還風吳戈夏服箭驥馬絲沉弓水照柳初碧煙
含桃半紅見鶴徒知謬察象理難一作還同方知
憑四辯奚用語三空

從頓還城

漢渚水初綠江南草復黃日照蒲心暖風吹梅
蘼香征艫艤湯湮歸騎息金隄舞觀衣恒襞歌
臺絃未張持此橫行去誰念守空牀

聲偶刪補卷二十

戲贈麗人

麗姬與妖嬈共拂可憐粧同安鬟裏機異作額
間黃羅裙宜細簡畫幃重高牆含羞來上砌微
笑出長廊取花爭問色一作寶鑷板枝念蕊香但歌
聊一曲鳴絃未肯張

秋閨夜思

非關長信別詎是良人征夕門掩魚鑰宵牀悲
畫屏迴月臨窓度吟蟲繞砌鳴初霜實細葉秋
風驅亂螢故粧猶累日新衣製未成欲知妾不

寐城外搗砧聲

詠內人晝眠

北窓聊就枕南簷日未斜
攀鈎落綺帳挿換舉琵琶
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
簾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
夫婿恒相伴莫悞是倡家

詠舞

可憐稱二八逐節似飛鴻
懸勝河陽伎闇與淮南同
入行看履進轉面望鬟空
腕動蒼華玉衫隨如意風上客何須起啼鳥未肯終

聲偶刪補

卷二

十一

守東華門開

脂車向馳道忽轡息中華
落關猶待漏交戟未通車
薄雲初啓雨曙色始成霞
塹流鋪紫若城風泛橘花
弦誦終無取顧已自懷嗟

十月戊寅詩

喧塵是時息靜坐對重簾
冬深柳條落雪後桂枝殘
星明霧色淨天白鴈行單
雲飛乍想閣冰結遠疑純
晚橘隱重屏枯藤帶迴竿
岳陰連水氣山峰添月寒

鏡象

精金宛成器縣鏡在高堂
後挂七龍網前發四珠光
迥望疑垂月傍瞻譬壁璫
仁壽含萬類淮南辯四鄉
終歸一無有何關至道場

和湘東王首夏

冷風雜細雨垂雲助麥涼
竹木俱蔥翠花蝶兩飛翔
燕泥銜復落鷓鴣斂更揚
臥石藤爲纜山橋樹作梁
欲待華池上明月吐清光

晚景納涼

聲偶刪補

卷二

十二

烏棲星欲見河淨月應來
橫階入細筍蔽地濕輕苔
草化飛爲火蚊聲合似雷
於茲靜聞見自此歇氛埃

初秋

羽翬晨猶動珠汗晝恒揮
秋風忽嫋嫋向夕引涼歸
浮陰卽染波清氣始乘衣
卷幌通河色開窓引月輝
晚花闌下照疎螢簾上飛
直置猶如此何況送將歸

秋夜

螢飛夜灼灼，思夕嚶嚶輕露沾。懸井浮烟入綺寮，檐重月沒早樹密。風聲飢池蓮翻罷，葉霜篠生寒條。端坐彌茲漏，離憂積此宵。

玄圃寒夕

洞門扉未掩，金壺漏已催。照煙生澗曲，暗色起林隈。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堦楊始倒插，浦桂半新栽。陳根萎落蕙，細蘂發香梅。鴈去銜蘆上，援戲繞枝來。

詠風

聲偶刪補

梁

卷二

十三

飄飄散芳勢，泛漾下蓬萊。傳涼入鏤檻，發氣滿瑤臺。委禾周邦偃，飛颺宋都迴。亟搖故葉落，屢蕩新花開。暫舞驚鳬去，時送麝香來。已拂巫山雨，何川卷寒灰。

奉答南平王康賚朱櫻

倒流映碧叢，點露擎朱實。花茂蝶爭飛，枝濃鳥相失。已麗金釵瓜，仍美玉盤橘。寧異梅似丸，不羨萍如日。永植平臺垂，長與雲桂密。一作徒然奉推甘終以愧操筆。

賦棗

浮華齊水麗，垂彩鄭都奇。白英紛靡靡，紫實標離離。風搖羊角樹，日映雞心枝。穀城踰石密，蓬岳表仙儀。已聞安邑美，永茂玉門垂。

西齋行馬

晨風白金絡，桃花紫玉珂。影斜鞭照曜，塵起足蹉跎。任俠稱六輔，輕薄出三河。雲開瑤瑤水，淨瑤瑤波。廣路拂青柳，迴塘繞碧莎。不效孫吳術，寧須趙李過。

聲偶刪補

梁

卷二

十四

賦得隴城鴈初飛

高翔憚濶海，下去怯虞機。霧暗早相失，沙明還共飛。隴狹朝聲聚，風急暮行稀。雖弭輪臺援，未解隴城圍。相思不得返，且寄別書歸。

送別

行行異沂海，依依別路岐。水苔隨纜聚，岸柳拂舟垂。石菌生懸葉，江槎流臥枝。燭盡悲宵去，酒滿惜將離。

晚景出行

本集作美人

細樹含殘影春歸散晚香輕花髻邊墮微汗粉
中光飛鳬初罷曲啼鳥忽度行羞令白日暮車
騎鬱相望

春閨情

楊柳葉纖纖佳人懶織縑整衣還向鏡迎春試
捲簾摘梅多繞樹覓燕好窺簷只言逐花草計
較應非嫌

聽夜妓

合歡蠟忿葉萱草忘憂條何如明月夜流風拂
聲偶刪補卷一 十五

舞腰朱唇隨吹盡一作動玉釧逐弦搖留賓惜殘

一作別弄負態動餘嬌

擬落日窓中坐

杏梁斜日照餘暉映美人開函脫寶釧向鏡理
紈巾游魚動池葉舞鶴散階塵空嗟千歲久願
得及陽春

雪裏覓梅花

絕訝梅花晚爭來雪裏窺下枝低可見高處遠
難知俱羞惜腕露相讓到腰羸定須還剪綵學

作兩相枝

山齋

玲瓏繞竹澗間關通槿藩缺岸新成浦危石久
爲門北榮下飛桂南柯吟夜猿暮流澄錦積晨
水照采鸞

晚日後堂

慢陰通碧砌日影度城隅岸柳垂長葉窓桃落
細跗花留啖蝶粉竹翳蜻蛚珠賞心無與共染
翰獨踟躕

聲偶刪補卷二 十六

詠煙

浮雲覆雜影含霧密花藤乍如洛霞散頗似巫
雲登映光飛百仞從風散九層欲持翡翠色時
吐鯨魚燈

春日

年還樂應滿春歸思復生桃含可憐紫柳發斷
腸青落花隨燕入游絲帶蝶驚叩歌管地見
許欲留情

秋夜

高秋一作育風度函谷墜露下芳枝綠潭倒雲氣青
山銜月規花心風上轉葉影樹中移一作外游
獨千里夕歎誰共知

繫馬

華驪沈赭汗綠地懸花蹄未垂青鞵尾猶掛紫
韉泥蹀足絆中憤搖頭櫪上嘶紫關如未息直
去取榆溪

詠螢

本將秋草并今與夕風輕騰空類星實拂樹若
聲偶刪補梁卷二 十七

花生屏疑神火照簾似夜珠明逢君拾光彩不
恡此身輕

鬪雞

龍尾橫津漢車箱赴戍樓玉冠初警敵芥羽忽
猜憐十日驕既滿九勝勢恒適脫使田饒見堪
能說魯侯

元帝

巫山高

巫山高不窮迥出荆門中灘流一作下賤石猿

鳴上逐風樹雜山如畫林暗澗疑空無因謝神
女一爲出房櫳

隴頭水

銜悲別隴頭關路漫悠悠故鄉迷遠近征人分
去留沙飛曉成幕海氣旦如樓欲識秦川處隴
水向東流

洛陽道

洛陽開大道城北達城西青槐隨幔拂絲柳逐
風低玉珂鳴戰馬金瓜關塲雞桑葢日行暮多
聲偶刪補梁卷二 十八

逢秦氏妻

劉生

任俠有劉生然諾重西京扶風好驚坐長安恒
借名榴花聊夜飲竹葉解朝醒結交李都尉邀
遊佳麗城

赴荊州泊三江口

梁文作行經
巴陵都佐

涉江望行旅金鉏間采葍水際含天色虹光入
浪浮柳條恒拂岸花氣盡薰舟叢林多故社單
戍有危樓疊鼓隨朱鷺長簫應紫驢逆舟夾羽

整畫舸覆緹油榜歌殊未息於此泛安流

蕃難未靜述懷

玉節威雲夢金鉦韻渚宮霜戈臨壘白日羽映
流紅單醪結猛將芳餌引羣雄箭擁淇園竹劍
聚若溪銅亟觀周王駿多逢鮑氏驄謀出河南
賈威寄隴西馮漢雲連陣合月半山空樓前
飄密柳井上落疎桐差營逢霖雨立壘掛長虹

和王僧辯從軍

樂府作從軍行

寶劍飾龍淵長虹畫彩旃山虛和鏡管水淨寫

聲偶刪補

卷二

十九

樓船連雞隨火度燧象帶烽然洞庭晚風急瀟
湘夜月圓苟令多文藻臨戎賦雅篇

和劉尚書侍講五明集

藝文作和劉尚書侍講

沒引留宸鑒舟航動睿情法王惟一法無生信
不生日宮佳氣滿月殿善風清綺錢蔽西觀緹
幔卷南榮金門練朝鼓玉壺依夜更宮槐留曉
合城鳥侵曙鳴露光枝上宿霞影水中輕虛薄
今何事徒知戀法城

和鮑常侍龍川館

珍臺接閒館迢遞山之旁多解三真術俱善四
明方玉題書仙篆金榜燭神光桂影侵檐進藤
枝遶檻長苔文隨溜轉梅氣入風香

登顏園故閣

高樓三五夜流影入丹墀粧成理蟬髻笑罷斂
蛾眉衣香知步近釧動覺行遲如何舞館樂翻
見歌梁悲

夕出通波閣下觀妓

一作春夜有妓

蛾月漸成光燕姬戲小堂起龍調節奏一作却

聲偶刪補

卷二

二十

鳳點笙篁樹交臨舞席荷生夾妓行竹密無分
影花疎有異香舉杯聊轉笑歡茲樂未央

別荊州吏民

玉節居分陝金貂總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
登樓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洲日華三翼舸風
轉七星旂向解青絲纜將移丹桂舟

宮殿名詩

林間花欲然竹逕露初圓鷓鴣東道上走馬北
場一作邊合歡依暝卷葡萄向日鮮旗亭覓張

放香車迎董賢定隔天淵水相思夜不眠

姓名詩

征人習水戰辛苦配戈船夜城隨偃月朝軍逐
避年龍吟徹水渡虹光入夜圖濤來如陣起星
上似烽然經時事南越還復討朝鮮

車名詩

長墟帶江轉連甍映日分佳人坐椒屋接膝對
蘭薰繞砌縈流水邊梁圖畫雲錦色懸殊衆衣
香遙出羣日暮輕帷下黃金妾贈君

聲偶刪補

卷二

二十一

歌曲名詩

樂府作
金樂歌

啼鳥怨別偶曙鳥憶離家石闕題書字金燈飄
落花東方曉星沒一作度西山晚日斜穀衫廻廣
袖團扇掩輕紗慙借青驄馬來送黃牛車

龜兆名詩

土膏春氣生倡女協春情魚遊連北水鵲作遼
東鳴折梅還插鬢盪柱更移聲銀燭含朱火金
爐對寶筵百枝凝夕焰却月隱高城

望江中月影

文苑英華作簡文帝今
從藝文初學作元帝

澄江涵皓月水影若浮天風來如可泛流急不
成圓秦鈎一作鏡斷復接和壁碎還聯裂紈依岸
草斜桂逐行船卽此清江上無俟百枝然

詠霧

曉霧晦階前垂珠帶葉邊五里浮長隰三晨晦
遠天傍通似佳氣却望若飛煙疎簾還復密新
棟更疑連還思逢樂廣能令雲霧褰

納涼

高舂斜日下佳氣滿欄楹池紅早花落水淥晚
聲偶刪補

卷二

二十二

苔生星稀月稍上雲開河尚橫白鳥翻帷暗丹
螢入帳明珠綦趨北閣玳席徙南榮金鋪掩夕
扇玉壺傳夜聲

賦得蘭澤多芳草

春蘭本無艷春澤最歲蕤燕姬得夢罷尚書奏
事歸臨池影入浪從風香拂衣當門已芬馥入
室更芳菲蘭生不擇逕十步豈難稀

看摘薔薇

倡女倦春居迎風戲玉除近叢看影密隔樹望

釵疎橫枝斜綰袖嫩葉下牽裙牆高舉不及花
新摘未舒莫擬揮鬢少分人猶有餘

詠石榴

塗林未應發春暮轉相催燃燈疑夜火連珠勝
早梅西域移根至南方釀酒來葉翠如新剪花
紅似故栽還意河陽縣映水珊瑚開

賦得竹

嶰谷管新抽淇園節復修作龍還葛水爲馬向
并州柯亭臨絕澗桃枝夾細流冠學芙蓉樣一作

聲偶刪補

卷二

二十三

勢花堪威鳳游叩王若有獻張騫應拜侯

晚棲鳥

日莫連翩翼俱向上林棲風多前鳥駛雲暗後
羣迷路遠聲難徹飛斜行未齊借問倡樓妾何
如蕩子妻

泛蕪湖

桂潭連菊岸桃花映李蹊石文如濯錦雲飛似
散珪橈渡菱根反船去荇枝低颿隨迎雨燕鼓
逐伺潮雞

夜宿柏齋

獨暗行人靜簾開雲影入風細雨聲遲夜短更
籌急能下班姬淚復使倡樓泣況此客遊人中
宵空佇立

和劉上黃春日

新鶯隱葉嚙新燕向窓飛柳絮時依酒梅花乍
入衣玉珂逐風度金鞍映日暉無令春色晚獨
望行人歸

和林下作效應令

聲偶刪補

卷二

二十四

日斜下北閣高宴出南榮歌清隨澗響舞影向
池生輕花亂粉色風篠雜絃聲獨念陽臺下願
待洛川笙

閨怨

蕩子從游宦思妾守房櫳塵鏡朝朝掩寒牀夜
夜空若非有權悅何事久西東知人相憶否淚
盡夢啼中

詠風

英華作沈約今從
藝文初學作元帝

樓上試朝粧風花下砌傍入鏡先飄粉翻衫好

染香度舞飛長袖傳歌共繞梁欲因吹少女還將拂大王

詠霧

三晨生遠霧五里闌城闌從風疑細雨映日似遊塵乍若飛一作輕煙散時如佳氣新不妨鳴樹鳥時蔽摘花人

詠陽雲樓簷柳

楊柳非花樹依樓自覺春松邊通粉色葉裏映紅巾帶日交簾影因吹掃席塵拂簷應有意偏聲偶刪補梁卷二 二十五

宜桃李人

晚景遊後園

高軒聊騁望煥景入川梁波橫一作山渡影雨罷葉生光日移花色異風散水紋長闕

武陵王紀

同蕭長史看妓

初學記作劉孝純

燕姬奏妙舞鄭女發清歌迴羞出曼臉逆態入嘖蛾寧殊值行雨詎減見凌波想君愁日暮應羨魯陽戈

上黃侯曄

奉和太子秋晚詩

副君乘暇景臨秋坐北宮杏梁照初月蓮池引夕風清暉洞藻井流香入綺籠鵲聲時從樹螢光乍滅空涼氛散簾席露色變林叢

沈約

有所思

西征登隴首東望不見家關樹抽紫葉塞草發青芽昆明當欲滿蒲萄應作花垂淚對漢使因聲偶刪補梁卷二 二十六

書寄秋斜

待宴樂遊苑餞呂僧珍應詔

推轂二嶠道楊旆九河陰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戎車出細柳餞席遵土林命師誅後服授律緩前禽函轅方解帶曉本集作曉武稍披襟伐罪苒山曲弔民伊水潯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

遊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二首

發地多奇嶺千雲非一狀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鬱律構丹嶽峻嶒起青嶂勢隨九疑高氣

與三山壯

其二

君王挺奇趣羽旆臨崇基白雲隨玉趾青霞雜
桂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於焉仰鑣駕歲
暮以爲期

早發定山

夙齡愛遠壑晚歲見奇山標峰綵虹外置嶺白
雲間傾筐忽斜豎絕頂復孤圓歸海流漫漫出
浦水濺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
聲偶刪補

卷二十

二十七

杜懷祿寄芳荃春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

休沐寄懷

離云萬重嶺所說終一作一丘堦堦幸自足安
事遠遨遊臨池清潯暑開幌望高秋園禽與時
變蘭根應節抽紫籜開綠篠白鳥映青疇艾葉
彌南浦荷花遶北樓送日隱層閣引月入輕幃
熨熟寒蔬剪賓來春蟻浮來往旣云倦光景爲
誰留

宿東園

陳王鬪雞道安仁採樵路野徑旣盤紆荒阡亦

交互槿籬踈復密荆扉新且故樹頂鳴風颭草

根積霜露驚麝去不息征鳥時相顧茅棟嘯愁

鴟平岡走寒兔夕陰帶層阜長煙引輕素飛光

忽我適豈止歲云莫若蒙西山藥顏齡儻能度

詠雪應令

思鳥聚寒蘆蒼雲軫暮色夜雪合且離曉風驚
復息弱桂不勝枝輕飛屢低翼玉山聊可望瑤
池豈難卽

聲偶刪補

卷二

二十八

詠湖中鴈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唼萍牽弱藻斂翮帶
餘霜羣浮動輕浪單汎逐孤光懸飛竟不下亂
起未成行矧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

餞錢文學離夜

漢池水如帶巫山雲似蓋潯汨背吳潮潯潯橫
楚瀨一望沮漳水寧思江漢會以我徑寸心從
君千里外

秋夜

月落霄向分紫煙鬱氛氲曉螢入霧離離鴈
度雲巴童暗理瑟漢女夜縫裙新知樂如是久
要詎相聞

簷前竹

萌開穉已垂結葉始成枝繁蔭上鬱鬱促節下
離離風動露滴瀝月照影參差得生君戶牖不
願爽華池

翫庭柳

輕陰拂建章夾道連未央因風結復解霑露柔
聲偶刪補

卷二

二十九

且長楚妃思欲絕班女淚成行留人未應去爲
此還故鄉

詠青苔

綠階已漠漠汎水復綿綿微根如欲斷輕絲似
更聯長風隱細草深堂沒綺錢鬱鬱無人贈歲
稔徒可憐

領邊繡

纖手製新奇刺作可憐儀縈絲飛鳳子結縷坐
花兒不聲如動吹無風白裏枝麗色儻未歇聊

承雲鬢垂

脚下履

丹墀上颯袪玉殿下趨銚逆轉珠珮響先表繡
桂香裙開臨舞席袖拂繞歌堂所歎忘懷妾見
委入羅牀

江淹

渡西塞望江上諸山

南國多異山雜樹共冬榮潺湲夕澗急嘈囀晨
鷗鳴石林上參錯流沫下縱橫松氣鑑青藹霞
聲偶刪補

卷二

三十

光鑠丹英望古一凝思留滯桂枝情

渡泉嶠出諸山之頂

岑峯蔽日月左右信艱哉萬壑共馳驚百谷爭
往來鷹隼旣厲翼蛟魚亦暴鯁崩壁迭枕臥嶮
石屢盤迴伏波未能鑿樓船不敢開百年積流
水千歲生青苔行行詎半景余馬以長懷

遷陽亭

擘淚訪亭候茲地乃閩城萬古通漢使千載連
吳兵瑤圃夔嶄翠銅山鬱縱橫方水埋金艘圓

岸伏丹瓊下視雄虹照俯看綠霞明桂枝空命
折煙氣坐自驚劍逕羞前檢樾山慙舊名伊我
從霜露一願聞越聲

遊黃葉山

長望竟何極閩雲連越邊金峰各虧日銅石共
臨天陽岫照驚彩陰谿噴龍泉殘杙千代木庸
萃萬古煙禽鳴丹壁上猿嘯青崖前况我葵藿
志臨風載悠然

從蕭驃騎新帝壘

聲偶刪補

卷二

三十一

鯢妖毀王度虹氣咀王猷上宰軫靈略宏威蕭
廣謀綿嶮冒戈堞乘嶠架烽樓燕兵歌越水代
馬思吳州雲色被江出煙光帶海浮閒襟夾蒼
宇拓遠局溟洲折日承丹谷總駕臨青丘不待
飈霧晏方從吠壑遊

范雲

荅句曲陶先生

終朝吐祥霧薄晚孕奇煙洞澗生芝草重崖出
醴泉石戶栖千秘金壇謁九仙乘鵠方履漢轡

鶴上一作騰天

奉和齊竟陵王郡縣名詩

沈約王融同賦

撫戈金城外解佩玉門中白馬騰遠雪蒼松壯
寒風臨涇方辨渭安夷始和戎取禾廣田北驅
獸飛狐東新城多雉堞故市絕商工海西舟楫
斷雲南煙霧通聲節疇盛德宣力照武功還飲
漁陽水歸應一作轉杜陵蓬

倣古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風斷陰山樹霧失交

聲偶刪補

卷二

三十二

河城朝驅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昔事前軍幕今
逐嫖姚兵失道刑旣重遲留法未輕所賴今天
子漢道日休明

送沈記室夜別

桂水澄夜氛楚山清曉雲秋風兩鄉怨秋月千
里分寒枝寧共採霜猿行獨聞捫蘿正憶我折
桂方思君

丘遲

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

沈約同賦

詰旦閭閻開馳道間鳳吹輕蕤承玉輦細草藉
龍騎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巢空初鳥飛
亂新魚戲寔爲北門重匪親孰爲寄

旦發漁浦潭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擢歌發中流鳴鞀響
沓嶂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
絕峰殊狀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藤垂島
易陟崖傾嶮難傍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

芳樹

聲偶刪補

卷二

三十五

芳葉已漠漠嘉實復離離發景傷雲屋凝暉覆
華池輕蜂掇浮穎弱鳥隱深枝一朝容色茂千
春長不移

玉階春草

發溜始參差扶堦方沃若雜葉半藏蜻菜花未
隱雀歲稔亂碧紫蒼黃間濃薄

任昉

濟浙江

昧旦乘輕風江湖忽來往或與歸波送乍逐翻

流上近岸無暇目遠峰更興想綠樹縣宿根丹
崖顏久壤

王僧孺

鼓瑟曲有所思

夜風吹熠燿朝光照昔耶一作幾銷蘼蕪葉空
落蒲葍花不堪長織素誰能獨浣沙光陰復何
極望促反成賒

古意

趙俠一云

青絲控燕馬紫艾飾吳刀朝風吹錦帶落日映
珠袍陸離關右客照曜山西豪雖非學詭遇終
是任逢遭寧能偶雞鶩寂寞隱蓬蒿

聲偶刪補

卷二

三十四

侍宴二首

麗景屬春餘清陰澄夏首交枝隱脩逕迴流影
遙阜徙帷幪輕筠移鑿拂高柳去矣勞茂績勉
哉報嘉誘

其二

廻輿避暑宮下輦迎風館散漫輕煙轉霏微商
雲散蔓草亘巖垂高枝起天半回風稍驚水落

光漸斜岸杪儻駐行雲清歌入層漢睍顏暢有
懌德音良已粲

秋日愁居荅孔主簿

首秋雲物善晝暑旦猶清日華隨水汎樹影逐

風輕依簾野馬合當戶昔耶生儻遇北山北聊

訪法高卿法真字高卿見後漢逸民傳

至牛渚憶魏少英

楓林暖似畫沙岸淨如掃空籠望懸石回斜見

危島綠草閑遊蜂青葢集輕鳥徘徊洞初月浸

聲偶刪補卷二 三十五

淫潰春潦非願歲物華徒用風光好

何生姬人有怨

寒樹棲羈雌月映風復吹逐臣與棄妾零落心

可知寶琴徒七弦蘭燈空百枝輩容不足效啼

粧拭復垂同衾成楚越異國非仇離

月夜詠陳南康新有所納一作陳南康新納姬

二八人如花三五月如鏡開簾一種色當戶兩

相映重價出秦韓高名人燕鄒十城屢請易千

金幾爭聘君意自然專妾心本無競

詠擣衣

足傷金管遽多愴緹光促露團池上紫風飄庭

裏綠下機鷺西眺鳴砧遽東旭芳汗似蘭湯雕

金辟龍燭散度廣陵音慘寫漁陽曲別鶴悲不

已離鸞斷還一作續尺素在魚腸寸心憑鴈足

春日寄鄉友

旅心已多恨春至尚離羣翠枝結斜影綠水散

圓文戲魚兩相顧游鳥半藏雲何時不憫默是

口最思君

聲偶刪補卷二 三十六

夜愁示諸賓

簷露滴爲珠池水合成壁萬行朝淚瀉千里夜

愁積孤帳閉不開寒膏盡復益誰知心眼亂看

朱忽成碧

春閨怨

愁來不理髮春至更攢眉悲看蛺蝶粉泣望蜘蛛

蛛絲月映寒蛩褥風吹翡翠帷飛鱗難托意駛

車不銜辭

秋閨怨

斜光隱西壁暮雀上南枝風來秋扇屏月出夜
燈吹深心起百際遙淚非一垂徒勞妾辛苦終
言君不知

詠寵姬

及君高堂還值妾妍粧罷曲房褰錦帳迴廊步
珠屣玉釵時可挂羅襦詎難解再顧連城易一
笑一作千金買

柳暉

長門怨

聲偶刪補

卷二

三十七

玉壺夜悄悄應門重且深秋風動桂樹流月搖
輕陰綺簷清露濤一作滴網戶思蟲吟歎息下蘭
閣含愁奏雅琴何由鳴曉佩復得抱宵衾無復
金屋念豈照長門心

起夜來

城南斷車騎閣道覆青埃露華光萃網月影入
蘭臺洞房且莫掩應門或復開颯颯秋桂響非
君起夜來

擣衣詩二首

行役滯風波游人淹不歸亭臯木葉下隴首秋
雲飛寒園夕鳥集思牖草蟲悲嗟矣當春服安
見禦冬衣

其二

步櫚杳不極離堂肅已扃軒高夕杵散氣爽夜
碓鳴瑤華隨步響幽蘭逐袂生踟躕理金翠容
與納宵清

庾肩吾

賦得有所思

聲偶刪補

卷二

三十八

佳期竟不歸春物坐芳菲拂匣看離鏡一作開
箱見別衣井梧生未合宮槐卷復稀不及嚙泥
燕從來相逐飛

賦得橫吹曲長安道

桂宮連複道黃山開廣路遠聽平陵鐘遙識新
豐樹合殿生光彩離宮起煙霧日落歌吹還一作
回塵飛車馬度

侍宴宣猷堂應令

副君德將聖陳王才揆天歸來宴平樂置酒對

林泉蘆香雜山氣殿影入池漣艷舞時移節新
歌屢上絃聽曲慙迴顧思經徒欲眠

侍宣猷堂宴湘東王應令

陳王驂駕反副后西園游並命登飛閣列坐對
芳洲桂巖逢暮序菊水值窮秋竹徑蕭聲發桐
門琴曲愁一作徒奉文成誦空知思若抽

九日侍讌樂游苑應令

輟迹光周頌巡游盛夏功鈎陳萬騎轉閭闔九
關通秋暉逐行瀟朔氣遠相風獻壽重陽節迴

聲偶刪補

卷二

三十九

鑿上苑中疏山開輦道間樹出離宮玉醴吹巖
一作菊銀牀落井桐御梨寒更紫仙桃秋轉紅
飲羽山西射浮雲冀北馳塵飛金埒滿葉破柳
條空騰猿疑矯箭驚鴈避虛弓雕材濫杞梓花
綬接鵷鴻愧乏天庭藻徒叅文雅雄

從皇太子出玄圃應令

春光起麗譙屣步陟山椒閣影臨飛蓋鶯鳴入
洞簫水環澄故渚樹長蔭前橋綠荷生綺葉丹
藤上細苗顧循慙振藻何用擬瓊瑤

奉和汎舟漢水往萬山應敎

桂棹棠棠船飄揚橫大川映巖沉水底激浪起
雲邊迴岸高花發春塘細草懸陪歌承睿賞接
醴侍恩筵誰云李與郭獨得似神仙

山池應令

簡文有山池詩

閨苑秋光暮金塘牧一作收潦清荷低芝蓋出浪
湧燕舟輕逆湍流棹唱帶谷聚笳聲野竹交臨
浦山桐迴出城水逐雲峰閣寒隨殿影生

蔬圃堂

梁武帝有天安寺蔬圃堂詩

聲偶刪補

卷二

四十

北宮一作多暇豫時駕忽鑾鑣露繁葭水澈輪
輕羽蓋飄臨空坐飛觀迴首望浮橋風長曙鍾
近地迴洛城遙疎林不礙日涸浦暫通潮徒然
等賓從並作愧羣僚

尋周處士弘讓

試逐赤松游披林對一丘梨紅大谷晚桂白小
山秋石鏡菱花發桐門琴曲愁一作泉飛疑度
雨雲積似重樓王孫若不去山中定可留
賦得嵇叔夜

山林重明滅風月臨囂塵著書惟隱士談玄止
谷神鴈重翻傷性蠶寒更養身廣陵餘故曲山
陽有舊鄰俗儉寧妨患才多反累身寄言山吏
部無以助庖人

和太子重雲殿受戒

皇明執東曜帝辰居北辰小乘開治道大覺拯
蒼民殊塗同義路分流合智津傳香引上德列
伎進名臣連閣翻如畫圖雲更似真鏡山街殿
影梅梁落梵塵苑桂恒留雪天花不待春萬年
聲偶刪補 卷二 四十一

逢瑞應千生值法身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燃薪
重善終無報一作無輕毛庶有因
詠同泰寺浮圖和簡文下同

望園臨柰苑王城對鄴宮還從飛閣內遙見崛
山中崛山者天衣疑拂石鳳翅欲凌空雲薨猶
帶雨蓮井不生桐盤承雲表露鈴搖天上風月
出琛含采天晴幡帶虹周星疑更落漢夢似今
通我后情一作懷初照不與伊川同方應捧馬出
永得離塵蒙

亂後經夏禹廟

金簡泥初發龍門鑿始通配天不失舊為魚微
此功林塘上偃蹇山殿下穹窿侵雲似天闕照
水類河宮神來導赤豹仙去擁飛鴻松龕撒暮
組棗徑落寒藁仙丹還入鏡玉軸更乘空去國
嗟行邁離居泣轉蓬月起吳山北星臨天漢中
申胥猶有志荀息本懷忠待見撓槍沒歸來松
栢同

聲偶刪補 卷二 四十二
亂後行經吳郵亭外編作庾信者非○郵當作御吳大帝所建

郵亭一迴望風塵千里昏青袍異春草白馬卽
吳門獠戎梗伊洛雜種亂輟輟道同關塞王
城似太原休明鼎尚重秉禮國猶存殷牖爰雖
隤堯城吏轉尊泣血悲東走橫戈念北奔方憑
七廟略誓雪五陵冤人事今如此天道共誰論
經陳思王墓

公子獨愛生丘壠擅餘名採樵枯樹盡犁田荒
隧平寧追宴平樂詎想謁承明鴈與雲俱隳沙
將蓬共驚枯桑落古社寒鳥歸孤城隴水哀葭

曲漁陽慘鼓聲離家來遠客安得不傷情

竹齋

百拱橫筇節千櫨跨簾竿迴龍仍作柱置笛且
成樂向嶺分花徑隨階轉藥欄蜂歸憐客熟燕
入重巢乾欲仰天庭揆終如學步艱

從駕喜雨

西岳浮樽桂東皇事浴蘭赦詔還京兆歸神出
湮壇濕風含酒氣陰雲助麥寒典農欣受職治
粟喜當官復此隨車雨民天知可安

聲偶刪補

梁

卷二

四十三

奉和春夜應令

春牖對芳洲珠簾新上鉤燒香知夜漏刻燭驗
更籌天禽一作雞下北閣一作關織女入西樓月皎
疑非夜林疎似更秋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
詎假西園讌無勞飛蓋遊

奉和武帝苦旱

陽山蛇不蟄洳澤鳥猶攢蹙息流膏雨將似怨
祁寒文衣夜不臥蔬食晝忘餐潔誠同望祀惟
馨等浴蘭江蘋享上帝荆壁奠高巒繁雲典岳

立蒸穴動龍蟠渭渠還積水淝池更起瀾

奉和太子納涼梧下應令

和簡文

北園涼氣早步輦暫逍遙避日交長扇迎風列
短簫山帶彈琴曲桐橫栖鳳條懸門開溜水錦
石鎮浮橋黑米生菰葉一作葑青花出稻苗無因
學仙藻雲氣徒飄飄

送別於建興苑相逢

相逢小苑北停車問苑中梅新雜柳故粉白映
綸紅去影背斜日香衣臨上風雲流階漸黑冰
聲偶刪補

梁

卷二

四十四

開池半通去馬船難駐啼鳥曲未終眷然從此
別車西馬復東

侍宴餞湘東王應令

陳王從游士高宴入承華並載同連壁雕文類
簡沙落後時動樹墜雪暫搖花念此離筵促方
愁別路賒

餞張孝總應令

江上早寒生蕭條饒管清別筵開帳殿離舟卷
幔城前山黃葉起對岸白沙驚臨渦同極望竊

吹愧才輕

侍宴餞東陽太守范子雲

范當作蕭

東郡資良守北宮敦獻酬新枝漸接樹故凍欲
含流早花少餘雪春寒極晚秋徒嗟白岸遠空
想赤松遊

和晉安王薄晚逐涼北樓迴望應教

向夕紛喧屏追涼飛觀中樹影臨城日窓含度
水風遙天如接岸遠帆似凌空陪文慙宋玉徒
等侍蘭宮

聲偶刪補

梁卷二十

四十五

贈周處士

九丹開石室三徑沒荒林仙人翻可見隱士更
難尋籬下黃花菊丘中白雪琴方欣松葉酒自
和遊仙吟

李蕭遠有
遊山九吟

新林送劉之遴

旆轉黃山路舟纒白馬津送輪時合慙分驂各
背塵常山喜臨岱隴頭悲望泰欲持漢中策還
以贈征人

奉使江州舟中七夕

九江逢七夕初弦值早秋天河來映水織女欲
攀舟漢使俱爲客星槎共逐流莫言相送浦不
及穿針樓

詠美人

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非關能結束本自細
腰肢看粧畏水動斂袖避風吹轉手齊裾亂橫
簪歷鬟垂不分他相識唯聽使君知

詠美人看畫應令

和簡文

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映並出似分身相看如

聲偶刪補

梁卷二

四十六

照鏡安釵等疎密著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誰
與丹青競

奉和藥名詩

英玉收荆楚聽訟出池臺督郵稱蝗去亭長說
烏來行塘朱鷺響當道赤帷開馬鞭聊寫賦竹
葉暫傾杯

看放市

旗亭出御道遊目暫迴車旣非隨舞鶴聊思索
枯魚懸龜識季主勝酒見相如日中人已合黃

昏故未疎

和望月

桂殿月偏來留光引上才
圓隨漢東蚌暈逐淮南
灰渡河光不濕移輪轍
詎開此夜臨清景還承
終宴杯

和徐主簿望月

樓上徘徊月窓中愁思人
照雪光偏冷臨花色轉
春星流時入暈桂長欲
侵輪願以重光曲承君
歌扇塵

聲偶刪補

卷二

四十七

詠風

宋地鴟初飛湘川燕起餘
掃一作拂壇聊動竹吹
薤欲成書蒼梧洞一作峴洞
猶在合浦樹應疎陽鳥
一轉翅千里定非虛

詠花雪

瑞雪墜堯年因風入綺錢
飛花灑庭樹凝瑛結井
泉寒光晦八極同雲暗
九天已飄黃竹路共慶
白渠田

春日

桃紅柳絮白照日復隨風
影出朱城外香歸青殿
中水映寄生竹山橫半
死桐頒文知渥重擲
札愧才空

七夕

玉匣卷懸衣針樓開夜
扉嫦娥隨月落織女逐
星移離前忿促夜別後
對空機倩語雕陵鵲填
河未可飛

歲盡

歲序已云殫春心不自安
聊開栢葉酒試奠五
聲偶刪補

卷二

四十八

辛盤金薄圖神燕朱泥却
一作印鬼丸梅花應可
折倩爲雪中看

同蕭左丞詠摘梅花

窓梅朔始發庭雪晚初消
折花牽短樹攀叢入細
條垂冰溜玉手含刺冒
春腰遠道終難寄馨香
徒自饒

暮遊山水應令賦得磧字

餘春屬清夜西園恣遊歷
入逕轉金輿開橋通
畫鷁細藤初上援新流
漸涵磧雲峰沒城柳電

影開巖壁

疑關

奉和便省餘秋

以下二首
文疑關

前對金精坂傍臨圓水池照影礙浮葉看山通
迥枝鴈行連霧盡雨足帶雲移

被使從渡江

八陣引佳兵三河總艦舳舳絳天楊遠旆雷野驅
長轂夜劍動星芒秋潮驚箭服

陸機南梁

卷二

六朝聲偶刪補卷之三

海陽邵一儒仲魯甫訂次

梁詩下

聲偶原集梁卷之次曰梁中又次曰梁下
後梁茲共分為上下

吳均

夾樹

桂樹夾長陂復值清風吹氛氲採芳葉連緜交
密枝能迎春露點不逐秋風移願君長惠愛當

聲偶刪補

梁

卷三

一

使歲寒知

秦王卷衣

咸陽春草芳秦帝卷衣裳王檢茱萸匣金泥蘇
合香初芳薰複帳餘輝耀玉牀當須晏朝罷持

此贈華陽

一作
龍陽

王侍中宴集

抽蘭開石路剪竹製山扉文淪見綠水參差隱
翠微西山採藥至東都謝病歸紡毛織野服縫
芰作山衣欲知三青鳥簷上素雲飛

登鍾山燕集望西靜壇

客思何以緩春郊滿初律高車陸離至駿騎差
池山寶椀汎蓮花珍盃食竹實才勝商山四文
高竹林七方隨鳳凰去悠然駕白日

與柳惲相贈荅四首

黃鸝飛上苑綠芷出汀洲日映昆明水春生鵝
鵲樓飄颻白花舞瀾漫紫萍流書織廻文錦無
因寄隴頭

其二

登陽南浦梁

離居苦無樂回慕心悽悽杜蘅色已發菖蒲葉
未齊暮歷蠶餌蠶差池燕吐泥願逐東風去飄
蕩至遼西

其三

白日隱城樓勁風掃寒木離枿隔東西執手異
涼燠歲去甚流煙年來如轉軸別鶴千里飛孤
雌夜未宿

其四

閒房肅已靜落月有餘輝寒蟲隱壁思秋蛾繞

燭飛絕雲斷更合離禽去復歸佳人今何在千
里淚沾衣

贈柳真陽

王孫清且貴築室芙蓉池羅生君子樹雜種女
貞枝南窓帖雲母北戶映琉璃街書轆轤鳳坐
水玉盤螭朝衣茱萸錦夜覆葡萄厄聯翩騫赤
兔窈窕駕青驪龍泉甚鳴利如何獨不知

贈王桂陽別

樹響浹山來猿

一作

聲繞岫急旅帆風飄揚行

聲偶刪補

卷三

三

中露沾濕深浪闇蒹葭濃雲沒城邑不見別離
人獨有相思泣

登壽陽八公山

遠澗自傾曲石漱復戔戔含珠岸恒翠懷玉浪
多圓疎峰時吐月密樹不開天瑤繩盡玄秘金
檢上奇篇是有琴高者陵波去水仙

春怨

四時如湍水飛奔兢廻復夜鳥響嚶嚶朝花照
煜煜厭見花成子多看荀爲竹萬里斷音書十

載異棲宿積愁落芳鬢長啼壞美目君去往榆
關妾留住函谷唯對昔邪房如愧蜘蛛屋獨喚
響相酬還持影自逐象牀易璫簾羅衣變單複
幾過度風霜猶能保笑獨

贈柳秘書

薜蘿與丹桂奇心復奇骨已蔽蒼龍門又影鳳
凰闕紫雲依夜來清風扶曉發鴛鴦若上天寄
聲謝明月

迎柳吳興道中

聲偶刪補

卷三

四

團團日西靡客念已嗟此長風倒危葉輕練網
寒波白雲光彩麗青松意氣多所言飽恩德忘
我北山蘿

戰城南

詩紀作
古意

雜虜寇銅鞮征役去三齊扶山剪疏勒徬海掃
沉黎劍光夜輝電馬汗晝成泥何當見天子畫
地取關西

去妾贈前夫

棄妾在河橋相思復相遼鳳皇簪落髮蓮花帶

緩腰腸從別處斷貌在淚中消願君憶疇昔片
言時見饒

主人池前鶴

本自乘軒者爲君階下禽摧藏多好貌清淚有
奇音稻梁惠旣重華池遇亦深懷恩未忍去非
無江海心

周興嗣

荅吳均

驚鳬起北海儀鳳飛上林鸞低不同翼歡楚亦
殊音噓噓夕雲起落落曉星沉李陵報蘇武但
令知我心

聲偶刪補

卷三

五

何遜

銅雀妓

秋風木葉落蕭瑟管絃清望陵歌對酒向帳舞
空城寂寂簾一作宇曠飄飄帷幔輕曲終相顧
起日莫松栢聲

酬范記室雲

林密戶稍陰草滋階欲暗風光蕋上輕日色花

中亂相思不獨懽佇立空爲歎清談莫共理繁
文徒可玩高唱子自輕繼音予可憚

入西塞示南府同僚

露清曉風冷天曙江光爽薄雲巖際出初月波
中上黯黯連嶂陰騷急沫響廻棹急礙浪羣
飛爭戲廣望鄉雖一路懷歸成二想年事以蹉
跎生平任浩蕩方還讓夷路誰知羨魚網

贈諸遊舊

弱操不能植薄技竟無依擾擾從役倦屑屑身
聲偶刪補梁卷三 木

事微少壯輕年月遲暮惜光輝一塗今未是萬
緒昨如非新知雖已樂舊愛盡睽達旅客長憊
悴春物自芳菲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檣飛無由
下征帆獨與暮潮歸

秋夕仰贈從兄寅南

堦蕙漸翻葉池蓮稍罷花高樹北風響空庭秋
月華悽愴戶涼入徘徊欄影斜無爲淹戚里見
就還田家

仰贈從兄興寧寅南

家世傳儒雅貞白仰餘徽松年時臨沼蒲簡得
垂帷一朝異言宴萬里就睽違遠江飄素沫高
山鬱翠微相思對森森相望隔巍巍當憐此分
袂脉脉淚沾衣

南還道中送贈劉諮議別

一官從府役五稔去京華天末靜波浪日際斂
煙霞岸薺生寒葉村梅落早花遊魚上急水獨
鳥赴行楂入塞長雲雨出國暫泥沙握手分岐
路臨川何怨嗟

聲偶刪補梁

卷三

七

渡連圻二首

此山多靈異峻咀實非恒湫流自迴糾激瀨視
奔騰縣崖抱奇崛絕壁駕峻嶒磳礧上爭險昨
崕下相崩百年積死樹千尺掛寒藤詭怪終不
測迴沈意難登願欲書聞見聊以寄親朋

其二

連圻連不極極望在雲霞絕壁無走獸窮岸有
盤楂糾紛上龍從穿豁下巖芽魚遊若擁劍猿
掛似懸瓜陰岸生駸蘇伏水拂澄沙客子行行

倦年光處處華石蒲生促節巖樹落高花莫潮
還入浦夕鳥飛向家寓目皆鄉思何時見狹斜

下方山

寒鳥樹間響落星川際浮繁霜白曉岸苦霧黑
晨流鱗鱗逆去水瀾瀾急還舟望鄉行復立瞻
途近更修誰能百里地縈繞十端愁

入東經諸暨縣下浙江作

放身不自量溫腹無恒擬虛信蒼苔色未究冥
冥理常言厭四壁自覺輕千里日夕聊望遠山
聲偶刪補卷三 本
川空信美安邑乏主人臨邛多客子鄉鄉自風
俗處處皆城市所見無故人含意終何已

和劉諮議守風

彌旬苦陵亂揆景候陽陰晝想汝陽津夜夢邯
鄲驛憤風急驚岸屯雲仍觸石蕭條疾帆流硯
礪衝波白息傍已云久維梢辰已積蒼蒼極浦
潮杳杳長洲夕木慙飲飛劍寧慕澹臺璧織羅
若不若 跋予中上澤

和蕭諮議岑離間怨

曉河沒高棟斜月半空庭窓中度落葉簾外隔
飛螢含悲一作下翠帳掩泣一作閉金屏昔期

今未返春草寒復青

嘲劉郎

玉臺作嘲
劉諮議

房櫳滅夜火窓戶映朝光妖女褰帷去蹊蹠初
下牀雀釵橫曉鬢蛾眉艷宿粧稍聞玉釧遠猶
憐翠被香寧知早朝客差池已鴈行

學古

樂府作長
安少年行

長安美少年羽騎暮連翩玉羈瑪瑙勒金絡珊
聲偶刪補卷三 九

瑚鞭陣雲橫塞起赤日下城圓追兵待都護烽
火望祁連虎落夜方寢魚麗曉復前平生不可
定空信蒼浪天

早朝車中聽望

詰旦鐘聲罷隱隱禁門通遽車響北闕鄭履入
南宮宿霧開馳道初日照相風胥徒紛絡繹騶
御或西東

夜夢故人

客心驚夜魂言與故人同開簾覺水動映竹見

牀空浦口望斜月洲外聞長風九秋時未晚千里路難窮已如臃腫木復似飄飄蓬相思不可寄直在寸心中

苦熱 樂府作
苦熱行

昔聞草木焦今窺 一作
視沙石爛噓噓風逾靜

曠日漸肝習靜悶 一作
悶衣巾讀書煩几案臥思

清露浥坐待高星燦蝙蝠戶中飛蟻矇窓間亂

實無河朔飲空有臨淄汗遺金不自拾惡木寧

無餘願以三伏晨催促九秋換

聲偶刪補 卷三 十

七夕

仙車駐七襄鳳駕出天橫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來懽暫巧笑還淚已啼粧別離未得語河

漢漸湯湯

詠早梅 一云揚州法
曹梅花盛開

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

逐上春來

行經孫氏陵

豹變分奇略虎視肅戎威水龍忽東驚青蓋乃西歸苔石疑文字荆墳失是非山鶯空曙響隴月自秋暉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聞寂今如此望望沾人衣

塘邊見古塚

行路孤墳路成墳欲毀空疑年代積不知陵

谷徙幾逢 經 秋葉黃驟見春流瀾金蠶不可

織玉樹何時盡今日非明日所念誰憐此

贈王左丞 僧孺

聲偶刪補 卷三 十一

欄外鶯啼罷園裡日光斜游魚亂水葉輕燕逐風花長墟上寒靄曉樹沒歸霞九華暮已隱抱

鬱徒交加

野夕荅孫郎擢

山中氣色滿墟上生煙露杳杳星出雲啾啾雀隱樹虛館無賓客幽居乏懽趣思君意不窮長如流水注

日夕富陽浦口和朗上人

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歸山煙涵樹色江水映

霞暉獨鶴凌空逝雙鳬出浪飛故鄉千餘里茲
夕寒無衣

與胡興安夜別

居人行轉軾客子暫維舟念此一筵笑分爲兩
地愁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方抱新離恨獨
守故園秋

曉發

早霞麗秋日清風消薄露水底見行雲天邊看
遠樹且望汾河劇暫有江山趣疾免聊復起爽
聲偶刪補梁卷三十一
地豈能賦

見征人分別

淒淒日莫時親賓俱竚立征人拔劍起兒女牽
衣泣候騎出蕭關追兵赴馬邑且當橫行去誰
論累屍入

詠娼婦

曖曖高樓暮華燭帳前明羅帷雀釵影寶瑟鳳
雛聲夜花枝上發新月露中生誰念當窓牖相
望獨盈盈

詠妓

管清羅薦合絲驚雲就遲逐唱迴纖手聽曲動
蛾眉凝情顧眄墮微睇記含辭日暮留佳客相
看愛此時

蕭子範

東亭極望

晚流稍東急暝景促西暉水鳥嚙魚上蓮舟拂
芰歸郊原共超遠林野雜依非從君采蘿葛寧
復想輕肥

聲偶刪補梁

卷三

十三

春望古意

光景斜漢宮橫梁照采虹春情寄柳色鳥語出
梅中氛氲闥裡思逶迤水上風落花徒入戶何
解妾牀空

望秋月

河漢東西陰清光此夜出入帳華珠被斜筵照
寶瑟霜慘庭上蘭風鳴簷下橘獨見傷心者孤
燈坐幽室

落花

綠葉生半長繁英早自香因風亂胡蝶未落隱
鵬黃飛來入斗帳吹去上牙牀非是迎冬質寧
可值秋霜

夜聽鴈

天月廣庭輝遊鴈犯霜飛連翩辭朔氣嘹唳獨
南歸夜長寒復靜燈光暖欲微悽悽不可聽何
况觸愁機

後堂聽蟬

試逐微風遠聊隨夏葉繁輕飛避楚雀飲露入
聲偶刪補梁卷三十四
吳園流音繞藁藿餘響切高軒借問邊城客傷
情寧可言

侍宴餞陸倕應令

儲皇餞離送廣命傳羽觴侍遊追曲水開宴等
清漳新泉已激浪初并始含芳雨罷葉增綠日
斜樹影長

蕭鈞

晚景游泛懷友此詩類唐人作當爲唐
蕭鈞也初學記作梁
龍門依御溝鳳輅轉芳洲雲峰初辨夏麥氣早

迎秋山翠餘煙積川平晚照收浪隨文鵲轉渡
逐影驚浮風花轉未落巖泉咽不流一辭金谷
苑空想竹林游

王籍

入若邪溪

餘艖何汎汎空水共悠悠陰霞生遠岫陽景逐
迴流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此地動歸念長
年悲倦遊

王暕

聲偶刪補梁卷三十五

觀樂應詔

趙瑟含清音秦箏凝逸響參差陳九夏依遲分
四上從風繞含梁含雲映珠網迥奏豈二八繁
絃非一兩幸叨東郭吹側一作陪南風賞忘味
信鏘鏘食和終俯仰輕塵已飛散游魚亦翻蕩
恩光實難遇詠言寧易放

王訓

應令詠舞應簡文

新粧本絕世妙舞亦如仙傾腰逐韻管歛衽一作

聽張絃袖輕風易入釵重步難前笑態千金
動衣香十里傳將持比飛燕定當誰可憐

王筠

有所思

律祖作吳均者非

丹墀生細草紫殿納輕陰曖曖巫山遠悠悠湘
水深徒歌鹿盧劍空貽玳瑁簪望君終不見眉
淚且長一作微吟

俠客篇

俠客趨名利劍氣坐相矜黃金塗鞞尾白玉飾
聲偶刪補梁卷三十一

鉤膺晨馳逸廣陌日暮返平陵舉鞍向趙李與

君方代興

北寺寅上人房望遠岫翫前池

激水周堂下屯雲寒檐向閑牖聽奔濤開窓延
壘嶂雨點散圓文風生起斜浪游鱗互纔潯羣
飛皆呀呀浮光曜庭廡流芳襲帷帳匡坐足忘
懷詎思江海上

春日二首

日照鴛鴦殿萍生爲鴛池游塵隨影入弱柳帶

風垂青轂一作逐黃口獨別鶴慘羈雌同衾
遠遊說結愛久相離

其二

菴苑心未發靡蕪葉欲齊春蠶方曳緒新燕正
銜泥野雉呼雌雉庭禽挾子棲從君客梁後方
畫掩春闥

遊望

落日照紅粧挾瑟常窓牖寧復歌靡蕪唯聞歎
楊柳結好在同心離別由衆口徒設露葵羹誰
聲偶刪補梁卷三十一

酌蘭英酒會日杳無期薜華安得久

苦暑

英華作苦熱

日坂一作散朱雲天隅斂青靄飛颺一作煥南
陸炎津通瀨繁星聚若珠密雲屯似蓋月至

每開襟風過時解帶

五日望採拾

裁縫逗早夏點畫守初晨綃紉旣妍媚脂粉亦
香新長絲表良節命縷應嘉辰結蘆同楚客採
艾興詩人折花競鮮彩拭露染芳津含嬌起斜

盼斂笑動微嚙獻璫依洛浦懷珮似江濱須待
恩光接中夜奉衣巾

摘安石榴贈劉孝威

中庭有奇樹當戶發華滋素莖表朱實綠葉圓
紅蕤旣標太沖賦復見安仁詩宗生仁壽殿族
茂何陽湄

東南射山

還丹改容質握髓駐流年口含千里霧掌流五
色烟瓊漿汎金鼎瑤池溉玉田倏忽整龍駕相
聲偶刪補梁卷三 十八 二

過鳳臺前

望夕霽帝王集作簡
連山卷亂一作雲長林息衆籟密樹含綠滋遙
峰凝翠靄石溜正深淥一作山泉始澄汰物華

方入賞跂予心期會

劉孝綽

侍宴餞張惠紹應詔

滄池誠自廣蓬山一何峻麗景花上鮮油雲葉
裡潤風度餘芳滿鳥集新條振餞言班俊造光

私獎輶宏

餞張惠紹應令

鮮雲積上月凍雨晦初陽迴風飄淑氣落景煥
新光竹萌始防露桂挺已含芳瑤庭變杜若玉
沼發攢蔣聖襟惜岐路曲宴闌蘭堂

侍宴離亭應令

輶轅東北望江漢西南永羽旗映日移銳吹臨
風警掩袂眺征雲銜杯惜餘景首燕徒有心局
步何由踴

聲偶刪補梁

卷三

十九 三

奉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

御鶴翔伊水策馬出王田翠蓋承朝景朱旗曳
曉煙樓帳縈巖谷緹組曜林阡喬何變夏葉幽
澗潔涼泉邇近逢優渥託乘侶才賢

太子沃落日望水

川平落日迴返照滿川漲寒鳥逐槎漾機鶻拂
浪翔傍人夜裡掛懼女闔成裝欲待春江曙爭
途向洛陽

還渡浙江

季秋弦望後輕寒朝夕殊商人泣紈扇客子夢
羅襦濛濛江煙上蒼茫沙嶼蕪蕪解纜辭東越接
軸驚西徂縣帆似馳驥飛棹若驚鳬言歸遊俠
窟方從冠蓋衢

酬陸長史倕二首

屏居青門外結宇灞城陰竹庭已南映池牖復
東臨喬柯貫簷上垂條拂戶陰條開風暫入葉
合影還沉帷屏潯早露階雷擾昏禽衡門謝車
馬賓席簡衣簪雖愧陽陵一作秦曲寧無流水琴

聲偶刪補

卷三

二十

蕭條聊屬合寂寞少知音平生竟何托懷抱共
君深

其二

廬阜擅高名岩岩凌太清舒雲類紫府標霞同
赤城北上輪難進東封馬易驚未若茲山險車
騎息逢迎山橫路似絕徑側樹如傾倚巖忽廻
望援蘿遂上征乍觀秦帝石復憇周王城交峰
隱玉雷對澗距金楹風傳鳳臺瑄雲渡洛濱笙
紫書時不至丹爐且未成無因追羽翮及爾宴

蓬瀛

荅何記室

遊子倦飄蓬瞻途杳未窮晨征凌逝水暮宿犯
頽風出洲分去燕向浦逐歸鴻蘭芽隱陳葉荻
苗抽故蘂忽憶園間柳猶傷江際楓旣殫孝王
產兼傾卓氏僮罷籍睢陽囿陪謁建章宮黑貂
久自弊黃金屨已空去辭追楚穆還耕偶漢馮
巧拙良爲異出處嗟莫同一作若厭蘭臺右見
訪灞陵東

聲偶刪補

卷三

二十一

愛姬贈主人

臥久疑裝脫鏡中私自看薄黛銷將盡凝朱半
有殘垂釵繞落鬟微汗染輕紈同羞不相難對
笑更成懽妾心君自解挂玉且留冠

夜不得眠

夜長愁及覆懷抱不能裁披衣坐惆悵當戶立
徘徊風音觸樹起月色度雲來夏葉依窓落秋
花當戶開光陰已如此復持憂自催

校書祕書省對雪詠懷

桂華殊皎皎柳絮亦霏霏
恥均班女扇羞儷曹人衣
浮光亂粉壁積照朗形闌
鶴鳴搖羽至鴨鵝拂翅歸
相彼猶自得嗟余獨有違
終朝守玉署方夜勞石扉
未能奏絃綺何由辨國園
坐銷風露質遊聯珠壁暉
偶懷笨車是良知高蓋非
既言謝端木無爲陳巧機

答張左西

相思如三月相望非兩宮
持此連枝樹暫作背飛鴻
僊掌方晞露靈鳥正轉風
方假排虛翮相聲偶刪補

卷三

二十二

與北山叢

賦照基燭

南皮絃吹罷終奕且留賓
日下房櫳闇華燭命佳人
側光全照局迴花半隱身
莫辭手纖倦羞令夜向晨

韻素蝶

隨蜂遶綠蕙避雀隱青薇
映日忽爭起因風乍共歸
出沒花中見參差葉際飛
芳華幸勿謝嘉樹欲相依

劉孝儀

從軍行

冠軍親挾射長平自合圍
木落雕弓燥氣秋征馬肥
賢王皆屈膝幕府復中威
何謂從軍樂往反速如飛

帆渡吉陽洲

孝威同賦

揚帆乘浪華棹鼓要風力
近樹憺而遐遙山俄已逼
欲比驚龍掣將頓陽鳥翼
客行悲道遠唯須前路極

聲偶刪補

卷三

二十三

劉孝勝

詠益智

挺芳銅嶺上擢穎石門端
連叢去本葉雜和委雕盤
寧推不迷草詎減聰明九
儻逢公子宴方厭永夜歡

劉孝威

塘上行苦辛篇

蒲生伊何陳曲中多苦辛
黃金坐銷鑠白玉遂錙磷
裂衣工毀嫡掩袖切讒新
嫌成跡易已愛

去理難申秦雲猶變色魯日尚迴輪妾歌已腸斷君心終未親

怨詩

退寵辭金屋見譴斥甘泉枕席秋風起房櫳明月懸燭避窓中影香迴爐上煙丹庭斜草徑素壁點苔錢歌起蒲生曲樂奏下山絃後薪隨復積前魚誰更憐

採蓮曲

金漿木蘭船戲採江南蓮蓮香隔浦渡荷葉滿

聲偶刪補

卷三

二十四

江鮮房垂易入手柄曲自臨露花時濕釧風

莖乍拂鉤

小臨海

碣石望山海留連降尊極秦帝枉鉤陳漢家增禮秩石橋終不成桑田竟難測蜃氣遠生樓鮫人近潛織空勞帝女填詎動波神色

思歸引

胡地憑良馬懷驕負漢恩甘泉烽火入回中宮室燔錦車勞遠駕繡衣疲屢奔貳師已喪律都

尉亦銷魂龍堆求援急狐塞請先屯櫪下驅雙駿腰邊帶兩韃乘障無期限思歸安可論一作言

妾薄命篇

去年從越障今歲沒胡庭嚴霜封碣石驚沙暗井陘玉簪久落鬢羅衣長挂屏浴蠶思漆水條桑憶鄭垌寄書朝鮮吏留釧武安亭勿言戎夏隔但令心契冥不見豐城劍千祀復同形

關雞篇

丹雞翠翼張妬敵復專場翅中含芥粉距外耀

聲偶刪補

卷三

二十五

金芒氣踰上黨烈名貴下韉良祭橋愁魏后食跣忌齊王願賜淮南藥一使雲間翔

結客少年場行

少年本六郡遨遊遍五都挿腰銅匕首障日錦屠蘇驚羽裝銀鏑犀膠飾象弧近發連雙兔高彎落九鳥勇餘聊蹴鞠戰罷暫投壺昔爲北方將今爲南面孤邦君行負弩縣令且前驅

行行且遊獵篇

之罕講射所上林娛獵場選徒驕楚客召狩誇

胡玉罕車已戒道風鳥復起行攸飛具矰繳材
官命蹶張高且掩月兔勁矢射天狼蹠地不逞
逸排虛豈及翔日暮鈎陳轉風清鏡吹颺歸來
宴平樂寧肯滯禽荒

獨不見

夫婿結纓簪偏蒙漢寵深中人引臥內副車遊
上林綬染琅瑯草蟬鑄武威金分家移甲第留
妾住河陰獨寢鴛鴦被自理鳳凰琴誰憐雙玉
筋流面復流襟

聲偶刪補

卷三

二十

和王竟陵愛妾換馬

駿馬出樓蘭一步九盤桓小史續金絡良工送
主鞍龍驂來甚易烏孫去實難麟膠妾猶有請
爲急弦彈

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

二龍巡夏代八駿馭周朝豫游先帝則樂飲盛
民謠皇儲遵洛袂濫觴追瀾橋掌袂開神御司
馬動鑾鑣周旗交采旄笳鼓雜清簫旌宮臨廣
隰藻衛爍岩椒蘭樽汾曲岸靈若泝迴潮

奉和六月壬午應令

玄圃棲金碧靈澗挹珉瑤築山圖碣岫穿池控
海潮雷奔石鯨動水濶牽牛遙乘黿猶怯渡鞭
石詎成橋岸崩下生窟壁峭上干霄噪蛙常獨
沸游魚或自跳荒徑橫臨浦空舟斜插橈愁鴟
集古樹白鷺隱青苗石累元卿徑枝挂許由瓢
伊臣本寂寞由來畏市朝

登覆舟山望湖北

紫川通太液丹岑聯少華堂皇更隱映松蘿雜
聲偶刪補

卷三

二十七

交加荷浦浮新葉漁舟繞落花浴童爭淺岸漂
女擇平沙極望傷春目迴車歸狹邪

出新林

芒山眊洛色函谷望秦宮遙分承露掌遠見長
安城故鄉已可識游子必勞情霧罷前村近風
息涌川平坐觀暮潮落漸見夕煙生無由一羽
化徒想御風輕

郟縣遇見人織率爾寄婦

郟一作郟

妖姬含怨情織素起秋聲度梭環玉動踏躡珮

珠鳴經稀疑柱澁緯斷恨絲輕葡萄始欲罷鴛鴦猶未成

和皇太子春林晚雨

雲樹交爲密雨日共成虹雷舒長男氣枝搖少女風葉珠隨滴水簷繩下溜空蝶濡飛不颺花沾色更紅明離信養德能事畢春宮

行還值雨又爲清道所駐

齊楚盤石貴韓吳異姓王喧呼驚里閭叫吽駭康莊阜騶同隼擊青雲似鷹揚掖門南北遠複

聲偶刪補

卷三

二十九

道東西長微風生榮傳輕雨潤帷裳油禾分競道小蓋列成行迴車避司隸俄軒揖內郎况余白屋上自依

一作休

平路傍

望雨

清陰蕩暄濁飛雨入階廊瞻空亂無緒望雷耿成行交枝含曉潤雜葉帶新光浮芥雜還聚淞漚滅復張浴禽飄落毳風荷散餘香瑞綃挂繡幕象簾列華牀侍童拂羽扇厨人奉盥漿寄言楚臺客雄風詎獨涼

苦暑

暮日苦炎溽遷坐接階廊月麗姮娥影星含織女光棲禽動夜竹流螢出閣墻香盤糝鮮粉雕壺承玉漿弱紈猶覺重纖絺尚少涼弄風思漢朔戲雨憶吳王玄冰術難驗赤道漏猶長誰能更吹律還令黍谷涼

奉和逐涼

鐘鳴夜未央避暑起徬徨長河似曳素明星若散璫倚岩欣石冷臨池愛水涼月纖張敞畫荷妖韓壽香對此游清夜何勞娛洞房

聲偶刪補

卷三

二十九

望棲鳥

夕鳥一作飛參差單雄雜寡雌聯翩歸葉裡出沒噪林垂爭棲時易樹驚飛忽度枝雖無繫書重亦有含纓疲

劉孝先

和兄孝綽夜不得眠

夜愁眠不安起望臺南端葉慘風聲異樓空月色寒笙冷調簧數弦脆上琴難百年行詎幾萬

慮坐相攢誰家有明鏡暫借照心看

草堂寺尋無名法師

飛鏡點青天橫照滿樓前深林生夜冷複閣上
宵煙葉動花中露滴鳴闌裏泉竹風聲若雨山
蟲聽似蟬摘果仍荷藉酌水用花傳一卮聊自
飲萬事且蕭然

和亡名法師秋夜草堂寺禪房月下

幽人住山北月上照山東洞戶臨松徑虛窓隱
竹叢出林避炎影步逕逐涼風平雲斷高岫長
聲偶刪補

卷三

三十

河隔淨空數螢流暗草一鳥宿疎桐興逸煙霄
上神閒宇宙中還思城闕下何異出攀籠

詠竹

竹生空野外梢雲聳百尋無人賞高節徒自抱
貞心恥染湘妃淚羞入上官琴誰能製長笛當
爲吐龍吟

劉苞

望夕雨

崇朝邁行雨薄晚屯密雲綠階起素沫竟水散

圓文河柳低未舉山桃落已芬清樽久不薦淹
留遂待君

劉遵

度關山

隴樹寒色落塞雲朝欲開谷深輦易響路狹憶
難回當知結綬去非是棄繻來行人思顧返道
別且徘徊

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

分蛇淪霸迹提劍滅雄威空餘清祀處無復瑞
聲偶刪補

卷三

三十一

雲飛仙車照丹穴霓裳影翠微投袂要漢女吹
管召湘妃幸逢懷精日豫奉沐休歸

繁華應令

可憐周小童微笑摘蘭聚鮮膚勝粉白暎臉若
桃紅剪袖恩雖重殘桃愛未終蛾眉詎須嫉新
粧迎

一作

入宮

從頓還城應令

漢水深難渡深潭見底清錦竿繫鳬舸珠竿懸
翠旂鳴笳芳樹曲流唱採蓮聲神遊不停駕日

莫返連營

應令詠舞

倡女多艷色入選盡華年舉腕嫌衫重迴腰覺
態妍情繞陽春吹影逐相思弦履度開裙攝鬟
轉匝花鈿所愁餘曲罷爲欲在君前

劉邈

萬山見採桑人

樂府作採桑

倡妾不勝愁結束下青樓逐伴西城郊一作路相

攜南陌頭葉盡時移樹枝高乍易鉤絲繩挂且

聲偶刪補

卷三

三十二

脫金籠寫復收蠶饑日已莫詎爲使君留

秋閨

螢飛綺窗外妾思霍將軍燈前量獸錦簾下織

花紋墜露如輕雨長河似薄雲秋還百種事衣

成不暇熏

周捨

還田舍

薄遊久已倦歸來多暇日未鑿武陵巖先開仲

長空松篁日月長遂麻歲時密心存野人趣貴

使容吾膝

徐排

古意訓長史漑到琅琊城

甘泉警烽候上谷抵一作樓蘭此江稱豁險茲

山復鬱盤脩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千登陴起遐

望回首見長安金溝朝灞滙道入鴛鴦鮮車

驚華轂汗馬躍銀鞍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

豈如灞上戲羞取路傍觀

對房前桃樹詠佳期贈內

聲偶刪補

卷三

三十三

相思上北閣徙倚望東家忽有當窓樹兼舍映

日花方鮮類紅粉比素若鉛華嚴城不可越言

折代疎麻

徐摛

詠筆

本自靈山出名因瑞草傳纖端奉積潤弱質散

芳煙直寫飛蓬牒一作橫承落絮篇一逢提一作

掌握重寧憶仲升捐

徐君蒨

初春攜內人行戲

梳飾多今世衣著一時新草短猶通屣梅香漸
著人樹斜牽錦帔風橫入紅綸滿酌蘭英酒對
此得娛神

共內人夜坐守歲

歡多情未極賞至莫停盃酒中喜桃子粽裡覓
楊梅簾開風入帳燭盡炭成灰勿疑貧釵重爲
待曉光催

鮑至

聲偶刪補

卷三

三十四

奉和往虎窟山寺

神心睠物序訪道絕塵囂林疎盖影出風去管
聲遙年還節已仲野綠氣方韶短葉生喬樹疎
花發早條遠峰帶雲沒流烟雜雨飄願藉連河
潤庶影慧燈昭

孔燾

往虎窟山寺

聖情想區外脂駕出西南前驅聞風管後乘躍
龍驂禪食寧須稼雲衣不待蠶驚林響初轉春

哇葉欲含惑心隨教遣法味與恩覃庶馮八解
力永滅六塵貪

劉峻

自江州還入石頭詩

藝文作劉峻英華次
元帝後而遂其名

鼓枻浮大川延睇洛城觀洛城何鬱鬱杳與雲
霄半前望蒼龍門斜瞻白鶴館槐垂御溝道柳
綴金隄岸迅馬晨風趨輿輿流水散高歌一作
梁塵下絙瑟荆禽亂我思江海遊曾無朝市玩
忽寄靈臺宿空軫及關歎仲子入南楚伯鸞出

聲偶刪補

卷三

三十五

東漢何能棲樹枝取斃王孫彈

始居山管室

自昔厭諠囂執志好栖息嘯歌棄城市歸來事
耕織鑿戶闢嚙曉開軒望嶰峒激水簷前溜修
竹堂陰植香風鳴紫鶯高梧巢綠翼髣髴玉山
隈想像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旦吸雲霞色將馭
六龍輿行從三鳥食誰與金門士撫心論胸臆

出塞

蕭門秋氣清飛將出長城絕漠衝風急交河夜

月明階敞擬金鼓摧鋒揚旌去去無終極日暮動邊聲

劉綬

敬酬劉長史詠名士悅傾城

經共陳王戲曾與宋家鄰未嫁先名玉來時本
姓秦粉光猶似面朱色不勝脣遙見疑花發聞
香知異春釵長逐髮髮林小稱腰身夜夜言嬌
盡日日悲還新工傾荷奉倩能迷石季倫上客
徒留日不見正橫陳

聲偶刪補

卷三

三十六

看美人摘薔薇

詩案作劉綬綬為湘東王
記至元帝有此詩當作綬

新花臨曲池佳麗復相隨鮮紅同映水輕香共
逐吹繞駕尋多處窺叢見好枝矜新猶恨少將
故復嫌菱釵邊爛熳插無處不相宜

和晚日登樓

所以登臺榭正重接煙霞長絲

一作觸欄斷歸

鳥避窓斜俯巢窺暝宿臨樹摘高花百雉時方
晚九層光尚賒

劉綬

左右新婚

詩案作劉綬

小史如初日得婦類行雲琴聲

律祖作
倚琴妾曾聽

桃子

律祖作
細桃

壻經分蛾眉參意畫繡被共籠熏

偏增使君妬無趣遣相聞

律祖云可憐雙美
合休將惱使君

在縣中庭看月

移榻坐庭陰初弦時復臨侍兒能勸酒貴客解
彈琴栢葉生鬟內桃花出髻心月光移數尺方
知夜已深

裴子野

聲偶刪補

卷三

三十七

詠雪

飄飄千里雪倏忽度龍沙從雲合且散因風卷
復斜拂草如連蝶落樹似飛花若贈離居者折
以代瑤華

陸罩

採菱曲

參差雜荇枝田田競荷密轉葉任香風舒花影
流日戲鳥波中蕩游魚菱下出不與文王嗜羞
持比萍實

奉和往虎窟山寺和簡

雞鳴動眸駕柰死，曉晨遊朱鑣。陵九達青蓋，出層樓。歲華滿芳岫，虹彩被春洲。喬枝隱修逕，曲澗聚輕流。徘徊花草合，瀏亮烏聲遒。慧雲方靡靡，法水正悠悠。實歸徒荷教，信解愧難酬。

聞怨

自憐斷帶日，偏恨分釵時。留步惜餘影，含意結愁眉。徒知今異昔，空使怨成思。欲以別離思，獨向蕙蕪悲。

聲偶刪補

卷三

三十九

荀濟

贈陰梁州四首

副尉西域返，伏波南海還。坎壈多構難，鬱怏少騰遷。驅車趨折坂，匡坐酌貪泉。羣醉嫉孤醒，衆媿恐獨妍。龍旗翻委鬱，鶴軸更迴遄。鵬勢終橫海，鵬力會冲天。

其二

已作金蘭何言雲雨別，咄嗟改容髮。俄頃彌年歲，雲泥已殊路。晴涼詎同節，柳絮亟如絲。梅

花屢成雪，月落桂陰遠。風起萱條結，鶴舞想低昂。鵲絃夢清切。

其三

年來空自老，歲去不知春。五噫如適越，十上似遊秦。肌膚積霜露，脅力倦風塵。烏裘日日故，白髮朝朝新。

其四

人生感意氣，相知無富貴。懷趙實廉頗，思燕唯樂毅。大選咆咻士，廣募嫖姚尉。映月比刀環，瞻星看劍氣。渤海水尚寬，崦嵫日猶未。待余濟濁河，從君宿清渭。

聲偶刪補

卷三

三十九

虞羲

詠霍將軍北伐

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骨都先自警，日逐次亡精。玉門罷斥堠，甲第始修營。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春郊

光風轉蕙晦香霧鬱蘭津暄遲蝶弄蔭景麗鳥
和春樵歌喧壟暮漁樵亂江晨山中芳杜若依
依獨思人

虞騫

尋沈剡夕至嵎亭

命楫尋嘉會信次歷山原捫天上雲紉罍一作舉

石下雷奔澄潭寫度鳥空嶺應鳴猿榜歌唱將
夕商子處方昏

游湖山悲古塚

聲偶刪補

深

卷三

四十

長林帶朝夕一作霧孤嶺枕江村疎松含白水密

篠滿平原荒墳改凍葉低壟變年根西光長檣

落促爾膝前樽

擬雨詩

詩彙作劉孝威者非

清風送涼氣薄暮蕩炎氛虹照漣漪水寬出崖

峩雲落暉散長足細雨織斜文

江洪

詠舞女

腰纖茂楚媛體輕非趙姬映襟闌寶粟緣肘挂

珠絲發袖已成態動足復含姿斜睛若不矜嬌
轉復遲疑

和新浦侯詠鶴

閒園有孤鶴摧藏信可憐曉鳴動遙怨夕唳感
孀眠哀咽芳林右憫默華池邊猶冀凌雲志萬
里共翩翩

江行

日沒風光靜遠山清無雲潮落洲隨山浪罷沙

成文挾棹上高听望月彈明君去家未千里斷

聲偶刪補

深

卷三

四十一

絕怨離羣

伏挺

行舟值早霧

水霧雜山煙冥冥見曉天聽猿方村岫聞瀨始

知川漁人惑輿浦行舟迷沂汭日中氛靄盡空

水共澄鮮

謝微

濟黃河應教

積陰晦平陸淒風結暮序朝辭金谷戍一作樹夕

逗黃河渚赤兔徒聯翩青鳬詎容與淚甚聲難
發悲多袖未舉虛薄謬君恩方嗟別宛許

謝舉

凌雲臺

綺薨縣桂棟隱曖傍喬柯勢高凌玉井臨迥渡
金波易覺涼風至早飛秋鴈過幸屬一作此迢
通知承雲霧多

何思澄

賦得班婕妤

聲偶刪補

卷三十

四十二

寂寂長信晚雀聲愁洞房蜘蛛網高閣駁薜被
長廊虛殿簾帷靜閒階花蘂香悠悠視日暮還
復守空牀

南苑逢美人

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旦雲傾城今始見傾國昔
曾聞媚眼隨羞合丹唇逐笑分風捲葡萄帶日
照石榴裙自有狂夫在空持勞使君

何子朗

和虞記室騫古意

美人弄白日灼灼當春牖清鏡對蛾眉新花弄
玉手燕下拾池泥風來吹岸柳君子何時歸與
我酌樽酒

沈旋

詠螢火

火中變腐草明滅靡恒調雨墜弗虧光陽昇反
奪照泊樹類奔星集草疑餘燎望之如可灼攬
之徒有燿

沈趨

聲偶刪補

卷三十

四十三

賦得霧

窈鬱蔽園林依霏披軒牖睇有始疑空瞻空復
如有遊蛇隱遙漢文豹棲南阜旣殊三五輝遠
望徒延首

費昶

思公子

公子才氣饒凌雲自飄飄東出關雞道西登飲
馬橋夕宴銀爲燭朝燔桂作焦虞卿亦何命窮
極苦無聊

詠照鏡

晨暉照杏梁飛燕起朝粧留心散廣黛輕手約
花黃正釵時念影拂絮且憐香方嫌翠色故乍
道玉無光城中皆半額非妾畫眉長

陽春發和氣

和蕭洗馬
畫屏風

日靜班姬門風輕董賢館卷耳緣階出反舌登
墻喚蘇女桂枝鈎遊童蘇合彈拂袖當留客相
逢莫相難

詠入幌風

聲偶刪補

卷三

四十四

經房

一作

汎寶瑟乘隙動浮埃鏘金驅響至舉

袂送芳來能使蘭膏滅乍見珠簾開輕裾試一
舉令子暫遲迴

庾丹

秋閨有望

律祖作庾肩吾
者非○下同

耿耿橫天漢飄飄出岫雲月斜樹倒影風至水
迴文已泣機中婦復悲堂上君羅襦晚長襖翠
被夜徒薰空汲銀牀井誰縫金縷裙所思竟不
至持酒清夜分

夜夢還家

歸飛夢所憶共子汲寒漿銅瓶素絲綆綺井白
銀牀雀出丰茸樹蟲飛玳瑁梁離人不相見爭
忍對春光

鮑泉

落日看還

妖姬競早春上苑逐名辰苔輕變水色霞濃掩
日輪雕甍斜落景畫扇拂遊塵衣香遙已度衫
紅遠更新誰家蕩舟妾何處織縑人

聲偶刪補

卷三

四十五

南苑看遊者

洛陽小苑地車馬盛經過綠溝駐行憶傍柳轉
一作鳴珂履高含響佩襪輕半隱羅浮雲無處
所何用轉橫波

江上望月

客行鈎始懸此夜月將弦川澄光自動流駛影
難圓蒼蒼隨遠色漾漾逐漪漣無因轉還汎迴
首春前賢

秋日

露色已成霜梧秋欲半黃燕去欄恒靜蓮寒池
不香夕鳥飛向月一作餘蚊聚逐光旅情恒自
苦秋夜漸應長

詠梅花

可憐塔下梅飄蕩逐風迴度簾拂羅幌紫窓落
梳臺乍隨纖手去還因插髻來客心屢看此愁
眉歛詎開

詠薔薇

經植宜春館羅靡上蘭宮片舒猶帶紫半卷未
聲偶刪補卷三

全紅葉疎難蔽日花客易傷風佳麗新粧罷含
笑折芳叢

紀少瑜

遊建興苑

丹陵抱天邑紫淵更上林銀臺極百仞玉樹起
千尋水流冠蓋影風揚歌吹音踟躕憐拾翠顧
步惜遺簪日落庭光轉方慙屢移陰

褚翔

鴈門太守行

幽州寒食罷鄭國採桑疎去歲無霜雪今年有
閨餘月如弦上弩星類水中魚戎車攻日逐燕
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寄語閨中
妾勿怨寒牀虛

褚濡

詠柰

藝文作
褚禮

成都貴素質酒泉稱白麗紅紫奪夏藻芬芳掩
春蕙映日照新芳叢林抽晚蒂誰謂重三珠終
焉競八桂不讓園丘中粲紫華庭際

聲偶刪補

卷三

四十七

賦得蟬

避雀芳一作喬枝裡飛空華殿曲天寒響屢嘶日
暮聲愈促繁吟如欲盡長韻還相續飲露非表
清輕身易知足

朱异

還東田宅贈朋離

曰余今卜築兼以隔囂紛池入東陂水窓引北
巖雲槿籬集田鷺茅簷帶野芬原隰何邈迤山
澤共氛氲蒼蒼松樹合耿耿樵路分朝興候崖

霧一作曉莫坐極林暝憑高眺虹蜺臨下瞰一作曠

耕耘豈直娛衰暮兼得慰殷勤

詠貧藝文作朱超

觸途皆可試惟貧獨未安窓開兩片月霜足一重寒
藁濕舖牀冷荷脆補衣難若言爲客易推劍與君彈

王臺卿

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

沐芳事椒醕駕言遵壽官瑤臺斜接岫玉殿上

聲偶刪補

卷三

四十八

凌空樹出重岩影竹引帶山風階長霧難歇窓高雲易通
所悲樽俎撤按歌曲未終

奉和望同泰寺浮圖和簡文

朝光正晃朗涌塔標千丈儀鳳異靈鳥金盤代仙掌
積積成雕桶高簷挂珠網寶地若池沙風鈴如樹響
刻削生千變丹青圖萬象煙霞時出沒神仙乍來往
遊蛺不敢息翔鵠詎能仰願假舟杭末彼岸誰云廣

奉和往虎窟山寺

我王宗勝道駕言從所之輜軒轉朱轂驪馬躍

青絲清渠影高蓋遊樹拂行旗賓徒紛雜沓景物共依遲
飛梁通澗道架宇接山基叢花臨迥砌分流繞曲墀塵情良易著道性故難緇承恩奉教義方當弘受持

泛江

初學英華並作陳信

春江下白帝畫舸向黃牛錦纜迴沙磧蘭橈避荻洲
濕花隨水泛空巢逐樹流岸社多喬木山城足迥樓
日落江風靜龍吟迴上游

聲偶刪補

卷三

四十九

山池應令

歷覽周仁智登臨懼豫多穿渠引金谷關道出銅駝
長橋時跨水曲閣乍臨波巖風生竹樹池香出芰荷
石幽銜細草林末度橫柯

臨滄波

高軒臨不測清江窮廣深天邊生岸影水上結雲陰
風來白華起潮滿黃沙沉

朱記室

送別不及贈何殷二記室

憑軾徒下泪裁書路已賒遠鼓依林響連檣倚
岸斜山開雲吐氣風憤浪生花卽此余傷別何
論爾望家二君勗琬琰無使沒泥沙

何寅南

答何秀才

自憐耿不寐擁褐至宵闌蒼茫曙月落切戾曉
風酸終朝長守饑疊夜把餘寒思家無積歛何
以極急難

李鏡遠

聲偶刪補

卷三

五十

詠日

始臨東嶽觀俄升若木枝萍實詎儔彩合扇且
慙規北林耿初曜圖窓鑒早離一作照庭餘雪
盡映簷溜滴垂徘徊匝花樹煙燭滿春池柳陰
纔歷歷簾影復離離迴戈安得中長繩不可羈
冲情愛景落清宴惜光移温暉徒已荷深心竊
自知

朱超道

朱超朱超道朱越各詩集所載名多互見疑是一人之作今從詩彙併載而於各題下仍分註本名以俟考訂

採蓮曲

豔色前後發緩楫去來遲看妝礙荷影洗手畏
菱滋摘除蓮上葉托出藕中絲湖裡人無限何
日滿船時

贈王僧辨

朱超

故人總連率方舟下漢池玉節交橫映金鏡前
後吹聚圖匡漢業傾產救韓危冲天勢已遠控
地方先疲各言獻捷後幾處泣生離

別席中兵

朱超

聲偶刪補

卷三

五十

數年共棲息一旦各聯翩莫論行近遠終是隔
山川長波漫不極高岫鬱相連急風亂還鳥輕
寒靜暮蟬扁舟已入浪孤帆漸逼天停車對空
渚悵集作長望轉依然

夜泊巴陵

朱超

月夜三江靜雲霧四邊收淤泥不通挽塞浦劣
容舟迴風折長草輕冰斷細流古村空列樹荒
戍久無樓

歲晚沉疴

風將夜共靜空與月俱明燭滴龍猶伏鑪開鳳
欲驚葉飛林失影冰合澗無聲太息興牀念寧
敢離衣行唯畏殘藤盡不聞桴鼓鳴

對雨 朱超

當夏苦炎埃習靜對花臺落照依山盡浮涼帶
雨來重雲吐飛電高棟響行雷灑樹輕花發滴
沼細萍開汎沫縈階草奔流起砌苔無因假輕
蓋徒然想上才

舟中望月 朱超

聲偶刪補 梁 卷三

五十二

大江濶千里孤舟無四鄰唯餘故樓月遠近必
隨人入風光遶暈排霧急移輪苦教長似扇堪
拂艷歌塵

賦得蕩子行未歸

藝文作朱超王
臺作朱超道

坐樓愁出望息意不思春無奈園中柳寒時已
報人捉梳羞理髻挑朱懶向脣何當上路晚風
吹還騎塵

詠同心芙蓉 朱超

青山麗朝景玄峰朗夜光未及清池上紅蕖並

出房日分雙蒂影風合兩花香魚驚畏蓮折龜
上疑荷長雲雨留輕潤草木隱嘉祥徒歌涉江
曲誰見緝爲裳

詠孤石 朱超

侵霞去日近鎮水激流分對影疑雙闕孤生若
斷雲迴風靜華浪騰煙起薄暉雖言近七嶺獨
立不成羣

戴嵩

從軍行

聲偶刪補 梁 卷三

五十三

長安夜刺閨胡騎白銅鞮詔書發隴右召募取
關西劍縣三尺鞘鎧累七重犀督軍鳴戰鼓巡
夜數更鞞侵星出柳塞際晚入榆溪秦涇含藥
鳩晉火逐飛鷄通泉開地道望敵豎雲梯陰山
日不暮長城風自淒弓寒折錦鞬馬凍滑斜蹄
燕旗竿上脆羌笛管中嘶登山試下趙憑軾且
平齊當今雨谷上唯用一九泥

煌煌京洛行

欲知佳麗地爲君陳帝京鑄銅門外馬刻石水

中鯨黑龍過飲渭丹鳳俯臨城羣公邀郭解天
子問黃瓊詔幸平陽第騎指伏波營五侯同拜
爵七貴各垂纓衣風飄飄起車塵暗浪生舞見
淮南法歌聞齊后聲揮金留客坐饌玉待鐘鳴
獨有文園客偏嗟武騎輕

月重輪行

初學作戴嵩
或字誤也

重論非是暈桂滿自恒春海珠含更滅階雲翳
且新浮川疑讓一作壁入戶類燒銀從來看顧
兔不曾聞鬪麟北堂豈盈手西園偏照人

聲偶刪補

梁

卷三

五十四

車馬行

輦洛風塵處冠蓋相填咽多稱魏其冷競隨田
蚡熱輪趨白虎第珂聚黃金穴獻酒悉葡萄訓
言盡飛鐵東都蛇已鑄西山綬應結期集類蒸
煙晚至如吹雪子雲爾何事門巷無車轍

沈君攸

後梁人

採藥

南陌落花移蠶妾畏桑萎逐便牽低葉爭多避
小枝摘駛籠行滿攀高腕欲疲看金怯舉意求

心自可知

採蓮曲

平川映晚霞蓮舟泛浪華衣香隨岸遠荷影向
流斜度手牽長柄轉機避疎花還船不畏滿歸
路詎嫌賒

夜出妓

簾間月色度燭定妓成行廻身釧玉動頓履佩
珠鳴低衫拂鬢影舉扇起歌聲匣中曲猶奏掌
上體應輕

聲偶刪補

梁

卷三

五十五

同陸廷尉驚早蟬

日暮野風生林蟬候節鳴望枝疑數處尋空定
一聲地幽吟不斷葉動噪羣驚獨有河陽令偏
嫌秋翅輕

賦得臨水

開筵臨桂水攜手望桃源花落圓文出風急細
流翻光浮動岸影浪息累沙痕滄波自可悅濯
纓何用論

詠冰應教

目華照水彩灼爍自相明陰潭欲半解陽岸已
全輕未釋苔文隱將銷草氣生稍得觀魚上非
獨見孤驚倘逢魏后術當驗可爲城

施榮泰

玉臺作
施泰榮

雜詩

趙女脩麗姿燕姬正容飾粧成桃毀紅黛起草
慙色鑄珮玉池邊弄笑銀臺側折柳貽目成採
蒲贈心識來時嬌未盡還去如何極

房象

聲偶刪補

梁

卷三

五十六

金樂歌

前溪流碧水後渚映青天登臺臨寶鏡開窓對
綺錢玉顏光粉色羅袖拂金鈿春風散輕燂明
月映新蓮摘花競時侶催指及芳年

庾成師

遠期篇

憶別春花飛已見秋葉稀淚粉羞明鏡愁帶解
寬衣得書言未及夢見道應歸生使紅顏散獨
掩青樓屏

鮑子卿

詠玉階

玉臺新本作
何子朗省非

玉階已夸麗復得臨紫微北戶接翠幄南路抵
金屏重叠通日影參差歲月輝輕苔染珠履微
漱沸一作吹拂羅衣獨笑崑山曲空見青鳬飛

楊暉

詠舞

紅顏自燕趙妙妓邁揚阿就行齊逐唱赴節闇
相和折腰送餘曲歛袖待新歌嘖容生舞羽曼
睇出橫波雖稱趙飛燕比此詎成多

聲偶刪補

梁

卷三

五十七

劉臻

河邊枯樹

奇樹臨芳渚半死若龍門疾風摧勁葉沙坼毀
盤根將軍猶未坐匠石不曾論無復凌雲勢空
餘激浪痕可嗟摧折盡詎得上河源

鄧鏗

和陰涼州雜怨

藝文作
閨怨

暫別猶添恨何忍別經時蒙桂頻銷葉庭樹幾

攀枝君言妾貌改妾畏君心移終須一相見併得兩相知

月夜閨中

閨中日已暮樓上月初華樹陰緣砌上窓影向牀斜開帷傷隻鳳吹燈惜落花一作開屏寫密樹卷帳照垂花誰能當此夕獨處類倡家

聞人倩

春日

高臺動春色清池映日華綠葵向光轉翠柳逐聲偶刪補梁卷三 五十八

風斜林有鳴心鳥園多奪目花相與咸知節歎

子獨離家

顧煊英華作愷

露

飛空猶蘊狀集物始成華萎黃病秋菊厭浥長春芽非惟溥蔓草頗亦變兼葭仍增江海浪聊點木蘭花

王孝禮

詠鏡

可憐不自識終爾因鏡中分眉一等翠對面兩邊紅轉身先見動含笑逆相同猶嫌鏡裡促看人未好通

桓法閭

初入山作

寒谷夜將晨置賞復尋真杏林雖伏獸芝田詎俟人丹成方轉石鑪變欲銷銀當知勝地遠於此絕囂塵

僧正惠侶

聲偶刪補梁卷三 五十九

詠獨杵擣衣

非是無人助意欲自鳴砧照月歛孤影乘風送迴音言擣雙絲練似奏一絃琴令君獨聞杵知妾有專心

徐悱妻劉氏

荅唐娘七夕所穿鍼

倡人効漢女靚粧臨月華連鍼學並蒂縈縷作開花曾停霍君騎經過柳惠車無由一共語暫看日升霞

卷外

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粧開簾對
芳樹鳴鸚葉中舞戲蝶花間驚調琴本要歡心
愁不成趣

聽百舌

庭樹且新晴臨鏡出雕楹風吹桃李氣過傳春
鳥聲淨寫山陽笛全作洛濱笙注意欲留聽誤
令粧不成

花靜妻沈氏

聲偶刪補

卷三

六十一

詠燈

綺筵日已暮羅幃月未歸開花散四照含光出
九微風軒動丹焰永宇一作水檻清輝不惜輕蛾
繞唯恐曉蠅飛

詠五彩竹火籠

可憐潤霜質纖剖復毫分纖作迴風簾律祖作迴風縷

製一作裁

為縈綺文含芳出珠被耀綵接細裙徒

嗟今麗飾豈念昔凌雲

剖出楚山筠纖成湘水紋寒稍九畹火香傳百

和薰風擁翠被出入隨潮潮徒悲今麗質豈念昔凌雲右見詩語補遺與此小異故併錄之

詠步搖花

珠華榮翡翠寶葉間金璫剪荷不似製為一作拈
花如自生低枝拂繡領微步動瑤瑛但令雲髻
插蛾眉本易成一作諒非桃李節彌令蜂蝶驚

卷三終

聲偶刪補

卷三

六十二

六朝聲偶刪補卷之四

海陽邵一儻仲魯甫訂次

陳詩

聲偶原集陳詩作一卷茲本其舊無所分

別

後主

採桑

春樓髻梳罷南陌兢相隨廣袖承朝日長鬟礙

聚枝柯新攀易斷葉嫩摘前萎採繁鉤手弱微

聲偶刪補陳卷四

汗雜粧垂不應歸獨早堪爲使君知

日出東南隅行

重輪上瑞暉西北照南威當壚送客去上苑逐

春歸鬢下珠勝月窻前雲帶衣紅裙結未解綠

綺自難微

照君怨

圖形漢宮裏遙聘單干庭狼山聚雲暗龍沙飛

雪輕筇吟度隴咽笛轉出關鳴啼牀寒葉下愁

眉塞月生只餘馬上曲猶作別時聲

巫山高

巫山巫峽深峭壁聳春林風巖朝蕊落霧嶺晚
猿吟雲來足蘼枕雨過非感琴仙姬將夜月度

影自浮沈

有所思選詩拾遺
作望遠

蕩子好蘭期留人獨自思落花同淚臉初月似
愁眉階前看草蔓牕中對網絲不言千里別一作

復是三春時

龍頭

聲偶刪補陳卷四

龍頭征戍客寒多不識春驚風起嘶馬苦霧雜

飛塵投錢積石水歛轡交河津四面夕木含萬

里望佳人

折楊柳二首

楊柳動春情倡園妾屢驚入樓含粉色依風雜

管聲武昌識新種官渡有殘生還將出塞曲仍

共一作胡笳鳴

其二

長條黃復綠垂絲密且繁花落幽人徑步隱將

軍屯谷暗宵鉦響風高夜笛喧聊持暫攀折空足憶中園

關山月

秋月上中天迥一作迴照關城前暈缺隨灰減光滿應珠圓帶樹還添桂街峰乍似弦復教征戌客長怨久連翩

洛陽道

百尺瞰金埒九衢通玉堂柳花塵裡暗槐色露中光游俠幽并客當爐京兆粧向夕風烟晚金聲偶刪補陳卷四 三

梅花落

春砌落芳梅飄零上鳳臺拂妝疑粉散逐溜似萍開映日花光動迎風香氣來佳人早插髻試立且徘徊

劉生

遊俠長安中置驛過新豐擊鍾蒲壁磬鳴弦揚葉弓孟公正驚客朱家始賣僮羞作荆鄉笑捧劍出遼東

飲馬長城窟行

征馬入他鄉山花此夜光離羣嘶向影因風屢動香月色含城暗秋聲雜塞長何以酬天一作君子馬革報疆場

楊叛兒曲

拾遺又作隋越王京洛行不知何據

青春上楊月結伴戲京華龍媒玉珂馬鳳軫繡香車水映臨橋樹風吹夾路花日昏歡宴罷相將歸狹斜

舞媚娘

聲偶刪補陳

卷四

四

樓上多嬌艷當牕併三五爭弄遊春陌相邀開繡戶轉態結紅裙含嬌拾翠羽留賓乍拂絃託意時移柱

同江僕射遊攝山棲霞寺

時宰礚溪心非關狎竹林驚嶽青松繞雞峰白日沈天迥浮雲細山空明月深摧殘枯樹影零落古藤陰霜村一作月夜鳥去風路一作露寒猿吟自悲堪出俗詎是欲一作願抽簪

上巳宴麗耶殿

芳景滿闌牕暄光生遠阜更以登臨趣還勝
袂酒日照源上桃風搖城外柳斷雲仍合霧輕
霞時映牖遠樹帶山高嬌鶯含響偶一峰遙落
日數花飛映綬度鳥或過檐飄絲屢薄藪言志
通爲樂置觴方薦壽

上巳玄圃宣猷堂袂飲

綺殿三春晚玉燭四時平藤交近浦暗花照遠
林明有戲塔庭滿八音弦調清鶯喧裸管韻鍾
響帶風生山高雲氣積木急溜杯輕樂是西園
聲偶刪補陳卷四 五
日歡茲南館情

夜袂汎舟春日玄圃

園林多趣賞夜袂樂還尋日裏絲光動水中花
色沈安流淺易榜峭壁迴難臨野鶯添管響深
岫接鏡音山遠風煙麗苔輕激浪侵置酒來英
雅嘉賢良所欽

上巳玄圃宣猷嘉辰袂酌

園開簪帶合亭迴春芳過鶯度遊絲斷風駛落
花多峰幽來鳥嚙洲橫擁浪波歌聲初出牖舞

影乍侵柯面玉同釵玉衣羅異草羅旣悅弦筒
暢復歡文酒和

七夕宴重詠牛女

明月照高臺仙駕忽裴徊雷徒開車度霞上見
粧開房移看動馬斗轉望斟杯靨色隨星去髻
影襍雲來更覺今宵短只遞日輪催

七夕宴樂脩殿

秋初芰荷殿寶帳芙蓉開玉笛隨弦上金鈿逐
照迴釵光搖玳瑁柱色輕玫瑰笑靨入前歛衣
聲偶刪補陳卷四 未
香動處來非同七襄駕詎隔一春梅神仙定不
及寧用流霞杯

七夕宴玄圃

殿深炎氣少日落夜風清月小看針暗雲開見
縷明度更銀燭盡陶暑玉卮盈星津雖可望詎
得似人情

同管記陸瑜九日觀馬射

晴朝麗早霜秋景照堂皇餘慘風威切荷彫池
望荒樓高看雁下葉散覺山涼吹霧含空翠新

花濕露黃飛禽接旆影度日轉鉞光連翻北幽
騎馳射西園傍勒移瑪瑙色鞭起珊瑚揚已同
過隙遠更畏良弓藏且觀千里汗仍瞻百步楊
非爲從逸賞方追塞外羗

同管記陸瑜七夕

河漢言清淺相望限煙霄雲生劍氣沒槎還客
宿遙月上仍爲鏡星連可作橋唯當有今夕一
夜不迢迢

晚宴文思殿

聲偶刪補

卷四

七

晚日落余暉宵園翠蓋飛荷影侵池浪雲色入
山扉螢光息復起暗鳥去翻歸樂極未言醉杯
深猶恨稀

三善殿夕望山燈

重岫多風煙華燈此岫邊涸浦如珠露雕樹似
花鈿依樓雜度月帶石影開蓮既有常滿照羞
與曉星連

陰鐸

新成安樂宮

新宮實壯哉雲裏望樓臺迢遞翔鸞仰連翩賀
燕來重簷寒霧宿丹井夏一作夜連開砌石披新
錦梁花畫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

班婕妤怨

栢梁新寵盛長信昔恩傾誰謂詩書巧翻爲歌
舞輕花月分窻進苔草共堦生憶一作接淚衫前
滿單眠夢裏驚可惜逢秋扇何用合歡名

和登百花亭懷荆楚

江陵一柱觀潯陽千里潮風煙望似接川路恨
聲偶刪補

卷四

八

成遙落花輕未下飛絲斷易飄滕長還依格荷
生不避橋陽臺可憶處惟有暮將朝

廣陵岸送北使

汀洲浪已息邦江路不紆亭嘶背攬馬橋轉向
風鳥海上春雲雜天際晚帆孤離舟對零雨別
渚望飛鳧定知能下淚非但一楊朱

江津送劉光祿不及

依然臨送渚長望倚河津鼓聲隨聽絕帆勢與
雲鄰泊處空餘鳥離亭已散人林寒正下葉釣

晚欲收綸如何相背遠江漢與城闔

和傅郎歲暮還湘州

蒼茫歲欲晚辛苦客方行大江靜猶浪扁舟獨
且征棠枯絳葉盡凍白花輕湘波各深淺空
軫念歸情

渡青草湖

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沅水桃花色湘流杜
若香穴去茅山近江連巫峽長帶入澄迴碧映
日動浮光行舟逗遠樹度鳥息危檣滔滔不可
聲側刪補陳 卷四 九

測一章詎能航

渡岸橋

畫橋長且曲傍險復憑流寫虹晴尚飲圖星晝
不收跨波連斷岸接路上危樓何必橫南渡方
復似牽牛

遊始興道館

紫臺高不極清谿千仞餘壇邊逢藥鈔洞裏閱
仙書庭舞聽經鶴池遊被控魚稍昏蕙葉歛欲
暝槿花踈徒教斧柯爛會自不凌虛

開善寺

驚嶺春光遍王城野望通登臨情不極蕭散趣
無窮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棟裏歸雲白窻
外落暉紅古石何年卧枯樹幾春空淹留惜未
及幽桂有芳叢

閑居對雨二首

四溟飛旦雨三逕絕來遊震位雷聲簇離宮電
影浮山雲遙似帶庭葉近成舟茅簷下亂滴石
竇引環流寄言一高士如何麥不收
聲側刪補陳 卷四 十

其二

觸石朝雲起從星夜月離八川奔巨壑萬頃溢
澄陂綠野含膏潤青山帶濯枝嘉禾方合穎秀
麥已分岐寄語紛綸學持竿詎必知

和侯司空登樓望鄉

懷土臨霞觀思歸想石門瞻雲望鳥道對柳憶
家園寒田穫裏靜野日燒中昏信美今何益傷
心自有源

登武昌岸望

游人試歷覽舊迹已丘墟巴水縈非字楚山斷
類書荒城高仍落古柳細條疎烟蕪遂若此端
不爲離屋

晚出新亭

大江一浩蕩離悲足幾重潮落猶如盖雲昏不
作峰遠戍唯聞鼓寒山但見松九十方稱半歸
途詎有蹤

晚泊五洲

客行逢日暮結纜晚洲中戍樓因岨一作險村

聲偶刪補

卷四

十一

路入江窮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遙憐一柱
觀欲輕千里風

詠得神仙

羅浮銀是歟瀛洲玉作堂朝遊雲暫起夕餌菊
恒香聊持履成燕戲以石爲羊洪崖與松子乘
羽就周王

遊巴陵空寺

日宮朝絕磬月殿夕無扉網交雙樹葉輪斷七
燈輝香盡蠹猶馥幡塵畫漸微借問將何見風

氣動天衣

侯司空第山園詠妓

佳人徧綺席妙曲動鵲絃樓似陽臺上池如洛
水邊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翠柳將斜日俱
照晚粧鮮

經豐城劒池

清池自湛澹神劒久遷移無復連星氣空餘似
月池夾條澄深淥含風結細漪唯有蓮花萼還
想匣中雌

聲偶刪補

卷四

十二

西游咸陽中

上林春色滿咸陽游俠多城斗疑連漢僑星像
跨河影裏看飛轂座前聽遠珂還家何意晚無
處不經過

行經古墓

偃松將古墓年代理當深表柱應堪燭碑書欲
有金迥墳由路毀荒隧受田侵霏霏野霧合昏
昏隴日沈懸劍今何在風楊空自吟

和樊晉陵傷妾

畫梁朝日盡芳樹落花辭忽以千金笑長作九
泉悲鏡前塵劇粉機上網多絲戶餘雙入燕牀
有一空帷名香不可得何見返魂時

詠石

天漢支機罷仙嶺博碁餘零陵舊是燕昆池本
學魚雲移蓮勢出苔駁錦紋疏還當穀城下別
自解兵書

侍宴賦得夾池竹

夾池一叢竹垂翠不驚寒葉醞宜城酒皮裁薛
聲偶刪補陳卷四 十三

縣冠湘川染別淚衡嶺拂仙壇欲見歲粧色當
來兔苑看

雪裏梅花

春近寒雖轉梅舒雪尚飄從風還共落照日不
俱消葉開隨足影花多助重條今來漸異昨向
晚判勝朝

徐陵

中婦織流黃

落花還一作飛井上春機當戶前帶衫行障口覓

釧枕檀一作檀邊數蟬經無亂新梁緯易牽蜘蛛
夜伴織百舌曉驚眠封用黎陽土書因計吏船
欲知夫婿處今督水衡錢

出自蒯北門行

蒯北聊長望黃昏心獨愁燕山一作然對古刹代
郡隱一作倚城樓屢戰橋恒斷長冰壅不流天雲
如地陣漢月帶胡秋請土泥函谷授繩縛涼洲
生平燕頤相會自得封侯

隴頭水

聲偶刪補陳卷四 十四

別塗聳千仞離川懸百丈攢荆夏不通積雪冬
難上枝交隴底暗石礙波前響迴首咸陽中唯
言夢時往

洛陽道

綠柳三春暗紅塵百戲多東門向金馬南陌接
銅駝華軒翼葆吹飛蓋響鳴珂潘郎車欲滿無
柰擲花何

長安道

輦道乘雙闕豪雄被五都橫橋象天漢法駕應

坤圖韓康賣良藥董偃嚮明珠喧喧擁車騎非但執金吾

紫駟馬

玉鐙繡纏紫金鞍錦覆幪風驚塵未起草淺埒猶空角弓連一作穿兩兔珠彈落雙鴻日斜馳逐罷連翩還上東

春情

風光今日動雪色故年殘薄夜迎新節當爐却晚寒奇一作故香分細霧一作篆石炭擣輕紈竹葉

聲偶刪補陳

卷四

十五

裁衣帶梅花奠酒盤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下蔡先將過上蘭

詠舞

十五屬平陽因來入建章主家能教舞城中巧畫粧低鬟向綺席舉袖拂花黃燭送空一作憶邊影衫傳篋裏香當由好留客故作舞衣長

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

聲偶作徐摛詩棠作庾肩吾並誤

山宮類牛首漢寢若龍川玉枕無秋酌金燈滅夜烟丹帷迫靈岳紆席下羣仙堂空沛筑響欽

低戚舞妍何殊后廟裏子建作華篇

山齋

桃源驚往客鶴嶠斷來賓山寒微有雪石路本無塵竹逕蒙龍巧茅齋結構新燒香披道記懸鏡厭山神砌水何年溜簷桐幾度春雲霞一已絕寧辨漢將秦

山池應令

畫舸圖仙獸飛艎挂采旂榜人事金漿釣女飾銀鈎細萍時帶檝低荷乍入舟後啼知谷晚蟬聲偶刪補陳

卷四

十六

咽覺山秋

別毛永嘉

英華作毛尚書

願子厲清規歸來振羽儀嗟予今老病此別恐長離白馬君來哭黃泉我詎知徒勞脫寶劍空挂隴頭枝

新亭送別應令

鳳吹臨伊水時駕出河梁野燎村田黑江秋岸荻黃隔城聞上鼓迴舟隱去檣神襟憂遠別流涕極清漳

鬪雞

季子聊爲戲陳王欲聘才花冠已衝力芥灰復
驚媒鬪鳳羞衣錦雙鸞耻鏡臺陳倉若有信爲
覓寶雞來

春日

岸烟起暮色岸水帶斜暉逕狹橫枝度簾搖驚
燕飛落花承步履流澗寫行衣何殊九芝蓋薄
暮洞庭歸

徐孝克

聲偶刪補

卷四

十七

仰同令君攝山棲霞寺山房夜坐

戒壇青石路靈相紫金峰影盡皈依鵲餐迎守
護龍晨朝宣寶偈寒夜歛踈鍾五禪清慮表七
覺蕩心封願言于此處攜手屢相逢

仰和令君

上宰明四空廻車八道中洞涼容麥氣巖光對
月宮香來詎經火花散不隨風颺此乖山北猶
可向牆東

沈炯

從駕送軍

惟堯稱乃武軒后號神兵我君膺寶業歷駕視
前英蒲海方無浪夷山未有平星光下結旆劍
氣上舒精雲開萬里徹日麗百川明撫鼓山靈
應詔蹕水祇驚

從遊天中寺應令

福界新開草名僧共下筵楊枝生拱樹錫杖呪
飛泉石座應朝講山龕擬夜禪當非舍衛國賣
地取金錢

聲偶刪補

卷四

十八

同庾中庶肩吾周處士弘讓遊明慶寺

鷲嶺三層塔菴園一講堂馴鳥逐飯磬狎獸繞
禪牀摘菊山無酒燃松夜有香幸得同高勝於
此瑩心王

賦得邊馬有歸心

窮秋邊馬肥向塞甚思歸連鑣渡蒲海東舌下
金微已却魚麗陣將摧鶴翼圍彌憶長安道金
鞭一作轡背落暉

詠老馬

昔日從戎陣流汗幾東西一日馳千里三丈拔
深泥渡水頻傷骨翻霜屢損蹄勿言年齒暮尋
途尚不迷

孔奐

賦得名都一何綺

京洛信名都佳麗擬蓬壺九華彫玳瑁百福上
椒塗黃金絡腰褭蓮花裝鹿盧咸言儀服盛全
無一作勝執金吾

周弘正

聲偶刪補

卷四

十九

還草堂尋處士弟

四時易荏苒百齡倏將半故老多零落山僧盡
凋散宿樹側爲查舊水侵成听幽尋屬令弟况
乃春鶯亂

看新婚

莫愁年十五來聘子都家婿顏如美玉婦色勝
桃花帶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暫却輕紈扇傾
城判不賒

名都一何綺

聲偶作周弘直

名都宮觀綺金壁藻華璫吹臺望鳩鵲舞殿接
披香繡轂游丹水雕輦出平陽陸離徒照眼何
鮮憂人傷

和庾肩吾入道館

石橋有舊路靈室儼人仙菊潭溜餘水丹竈起
殘烟桃花經作實海水屢成田逆愁歸舊里追
問斧柯年

周弘直

賦得荆軻

聲偶刪補

卷四

二十

荆卿欲報燕銜恩棄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
離絃七首光凌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送意悲
歌非自憐

陸燁

關山月

邊城與明月俱在關山頭焚烽望別壘擊斗宿
危樓團團婕妤扇纖纖秦女鈎鄉園誰共此愁
人屢益愁

梁甫吟

臨淄佳麗地年少一作小習名倡似笑脣朱動非
愁眉翠揚掩柳隨竿轉和柔會瑟張輕扇屢迴
指飛塵亟繞梁寄言諸葛相此曲作難忘

張正見

釣竿篇

結宇長江側垂釣廣川潯竹竿橫翡翠桂髓擲
黃金人來水鳥沒楫渡岸花沉蓮搖見魚近綸
盡覺潭深渭水終湏卜滄浪徒自吟空嗟芳餌
下獨見有貪心

聲偶刪補

卷四

十一

度關山

關山度曉月劒客遠從征雲中出迴陣天外落
奇兵輪摧偃去節樹倒礙懸旌沙揚折坂暗雲
積榆溪明馬倦時銜草人疲屢看城寒隴胡笳
漉空林漢鼓鳴還聽嗚咽水併切斷腸聲

採桑

春樓曙鳥驚蠶妾候初晴迎風金珥落向日玉
釵明徙顧移籠影攀鈎動鉤聲葉高知手弱枝
軟覺身輕人多羞借問年少怯逢迎恐疑夫婿

遠耶復答專城

艷歌行

城隅上朝日斜暉照杏梁併捲茱萸帳爭移翡
翠牀縈環聊向牖拂鏡且調妝裁金作小靨散
麝起微黃二八秦樓婦三十侍中郎執戟超丹
地豐貂入建章未安文史閣獨結少年場彎弧
貫月影學劍動星芒翠蓋飛城曲金鞍橫道傍
調鷹向新市彈雀往睢陽前瞻富羅綺左顧足
鴛鴦連舒千葉氣燈吐百枝光滿酌胡姬酒多
聲偶刪補

卷四

十一

燒荀令香不學幽閨妾生離怨採桑

從軍行

胡兵屯薊北漢將起山西風前噴畫角雲上舞
飛梯雁塞秋聲遠龍沙雲路迷燕然自可勒函
谷詎湏泥

置酒高殿上

陳王開甲第粉壁麗椒塗高牕侍玉女飛闥敞
金鋪名香散綺幕石硯彫金鑪清醪稱玉饌浮
蟻擅蒼梧鄒嚴恒接武申白日相趨容與升階

玉差池曳履珠千金一巧笑百萬兩鬟妹趙姬
未鼓瑟齊客罷吹竽歌喧桃與李琴挑鳳將雛
魏君慙舉白晉主愧投壺

門有車馬客行

北闕高箱過東方連騎來紅塵揚翠轂赭汗染
龍媒桃花夾逕聚流水傍池回投一作柳鞭聊靜
一作接電捐軫暫停雷非關萬里客自有六奇才
琴和朝雉操酒泛夜光杯舞袖飄金谷歌聲遶
鳳臺良時不可再騶馭鬱相催

聲偶刪補

卷四

二十三

白頭吟

語默妍媸際沈浮毀譽中譏新思易盡情去寵
難終彈珠金市側抵玉崑山東含香老顏駟執
戟異楊雄惆悵崔亭伯幽憂馮敬通王嬙沒胡
塞班女棄深宮春苔封履跡秋葉奪妝紅顏如
花落槿鬢似雪飄蓬此時積長歎傷年誰復同

怨詩

集作情詩

新豐妖冶地遊俠兢嬌奢池臺間羅綺桃李襍
烟霞盖影分連騎衣香合並車艷粉驚飛蝶紅

妝映落花舞衫飄冶袖歌扇掩團紗玉牀珠帳
卷金樓鏡月斜還疑蕭史鳳不及季倫家

輕薄篇

洛陽美年少朝日正開霞細蹀連錢馬傍趨首
着花井桃映水落門柳雜風斜綿蠻弄清綺蛺
蝶遶承華欲往飛燕館遙駐季倫車石榴傳瑪
瑙蘭肴奠象牙聊持自娛樂未是鬪豪奢莫嫌
龍馭晚扶桑復浴鵝

帝王所居篇

聲偶刪補

卷四

二十四

峭函惟帝宅宛維壯皇居紫微臨複道丹水巨
通渠沈沈飛雨殿藹藹承明廬兩宮分槩日雙
闕並凌虛休氣克青瑣榮光入綺疏鳴鸞背鳩
鵲詔蹕幸儲胥長楊飛玉輦御宿徙金輿柳葉
飄緹騎槐花影屬車薄暮歸平樂歌鍾滿玉除

君馬黃

五色乘馬黃追風時滅沒血汗染龍花胡鞍抱
秋月唯騰渥洼水不飲長城窟詎待燕昭王千
金市駿骨

芳樹

奇樹舒春花流芳入綺錢
合歡分四照同心影
萬年香浮佳氣裏
葉映彩雲前
欲識楊雄賦金
玉滿其泉

雉子班

陳倉雉未飛
歛翮依芳甸
朱冠色尚淺
錦臆毛
初變雉麥且專場
排花聊勇戰
唯當渡弱水不
怯如皋箭

隄頭木

聲偶刪補

卷四

二十五

隄頭鳴四注
征人逐貳師
羌笛含流咽
胡笳雜
水悲湍高飛
轉駛澗淺蕩
還遲前旌去
不見上
客杳無期

折楊柳

楊柳半垂空
裊裊上春中
枝疎董澤箭
葉碎楚
臣弓色映長
河水花飛高
樹風莫言限
宮掖不
閉長楊宮

關山月

巖間度月華
流彩映山斜
暈逐連城壁
輪隨出

塞車唐虞適合影
秦桂遠分花
欲驗盈虛理
作
方知道路賒

劉生

劉生絕名價
豪俠恣遊陪
金門四姓聚
繡轂五
侯來塵飛
瑪瑙勒酒映
碑礫杯別有
追遊夜秋
牕向月開

對酒

當歌對玉酒
匡坐酌金鼎
竹葉三清泛
蒲萄百
味開風移
蘭氣入月逐
桂香來獨有
劉將阮忘

聲偶刪補

卷四

二十六

情寄羽杯

銅雀臺

荒一作涼銅雀晚搖落
墓田通雲慘
當歌日松
吟欲舞風人
疏瑤席冷曲
罷蕙帷空可
惜年將
淚俱盡望陵中

泛舟橫大江

大江脩且濶
揚舲度迴磯
波中畫鷁涌
帆上錦
花飛丹移歷
浦月擢舉濕
春衣王孫定
若遠詎
待送將歸

長安有狹斜行

少年重遊俠長安有狹斜路窄時容馬枝高易
度車簷高同落照巷小共飛花相逢大繡鞍借
問是誰家

煌煌京洛行

千門儼西漢萬戶擅東京凌雪霞上起鵲鵲月
中生風塵暮不息蕭笳夜恒鳴唯當賣藥處不
入長安城

神仙篇

聲偶刪補

卷四

二十七

瀛洲分渤海閼苑隔虹蜺欲識三山路須尋千
仞溪石梁雲外立蓬丘霧裡迷年深段丹竈學
久棄青泥葛水留還杖天衢鳴去雞

御幸樂遊苑侍宴

大君臨四表榮光普八埏區中文化洽海外武
功宣鳳下書丹篆龜符著綠編昆明不習戰雲
夢豈遊畋軌文通萬國旌節靖三邊高秋藐姑
射脣想屬汾川雨宮明合璧雙闕帶非烟揚鑾
出城觀詔蹕指郊壘禁苑廻雕輦離宮建翠旂

流水奔雷轂追風赴電鞭畫熊飄析羽金埒響
膠弦鳴玉升文砌稱觴溢綺筵獸舞依鍾石鸞
歌應管弦霞明黃鵠路風爽白雲天潦收荷蓋
折露重菊花鮮上林賓早雁長楊唱晚蟬小臣
慚藝業擊壤慕懷鉛康衢飛駛羽大海滴微涓
詠歌還集木舞蹈遂臨泉願薦南山壽明明奉
萬年

重陽殿成金石會竟上詩

聲偶刪補

卷四

二十八

周王興路寢漢后成甘泉抗殿踞龍首峻陞激
天泉東西跨函谷左右矚伊瀍百常飛觀竦三
休復道縣拱烏遙造日擗虬遠架烟雲棟疑飛
雨風窓似望僊玉女臨芳鏡金璫映彩椽梅梁
橫紫藥藻井倒披蓮榮一作雲光開御宿佳氣屬
祈年霜雁排空斷寒花映日鮮負宸憑霄極台
司列象躔登臺誼大厦御氣響鈞天北斗承三
獻南風入五絃鸞歌鳩鵲右獸舞射熊前翔鵬
仰不逮燕雀徒聯翩

征虜亭送新安王應令

鳳吹臨南浦神駕餞東平亭迴潭水乘旆轉洛
濱笙地凍班輪響風嚴雨蓋輕燒田雲色暗古
樹雪花明岐路一回首流襟動睿情

從籍田應衡陽王教作五首

帝京惟赤縣神居應紫微塗山萬國仰滄海百
川歸東郊事平秩仲月祀靈威含光開早扇閭
闔啟朝扉

其二

洛城鍾漏息靈臺雲霧卷森森虎戟前藹藹鸞
聲偶刪補陳卷四 二十九

旂轉屬車游絳闕風鳥度丹巘帳殿幸金輿旌
門擁玉輦

其三

玉輦帶非烟金輿映綠川雨師清遠路風伯靜
遙天分渠通沃野激水入公田草發一作青壇
外花飛蒼玉前

其四

蒼玉臨珪壁青壇躬帝籍昌榘乃三推齊衡均
百辟蘭場儼芝駕桂圃芳瑤席山禽韻管絃野

獸和鍾石

其五

鍾石既相和江梅復無波梁客簪裾盛陳王文
雅多修塗參弱駘喬木間輕蘿幸承濫吹末擊
壤自爲歌

陪衡陽王游耆闍寺

甘棠聽訟罷福宇試登臨兔苑移飛蓋王城列
玳簪階荒猶累玉地古尚填金龍橋丹桂偃驚
嶺白雲深秋窻被旅葛夏戶響山禽清風吹麥
聲偶刪補陳卷四 三十

隴細雨濯梅林

與錢玄智汎舟

高門事休沐朝野恣逢迎還乘一作尋金谷水俱
望洛陽城舟移津女渡楫動渭橋橫風高雁已
落雨霽水還清葉盡桐門淨花秋菊岸明欲奏
江南曲聊習棹歌行

游匡山簡寂館

三梁欄本絕千仞路猶通卽此神山內銀榜映
仙宮鏡似臨峯月流如飲澗虹幽桂無斜影深

松有勁風惟當遠人望知在白雲中

和諸葛覽從軍遊獵

治兵耀武節縱獵駭畿封迅騎馳千里高且起
百重騰靡斃馬足饑飈落劍鋒雲根飛燒火鳥
道絕禽蹤方羅四海俊聊以習軍容

游龍首城

關外山川闊城隅塵霧浮白雲凝絕嶺滄波間
斷洲四面觀長薄千里眺平丘河津無桂樹樽
酒且淹留

聲偶刪補

陳

卷四

圭

別韋諒賦得江湖汎別舟

千里潯陽岸三翼木蘭船鷁汎青鳬後鷄鳴白
鷺前涵花沒淺纜帶葉動深艖不言朝夕水獨
自限神仙

星名從軍詩

將軍定朔邊刀斗出和連高柳橫遙塞長榆接
遠天井泉含凍竭烽火映山燃欲知客心斷危
旌萬里懸

賦得韓信

淮陰總漢兵燕齊擅遠聲沈沙擁急水拔幟上
危城野有千金報朝稱三傑名所悲雲夢澤空
傷校兔情

行經季子廟

延州高讓遠傳芳世祀移地絕遺金路松悲縣
劍枝野藤侵沸井山雨濕苔碑別有觀風處樂
奏無人知

賦得落落窮巷士

楊雲不邀名原憲本遺榮草長三徑合花發四
聲偶刪補

陳

卷四

圭

鄰明塵隨幽巷靜嘯逐遠風清門外無車轍自
可絕公卿

賦得日中市朝滿

雲閣綺霞生旗亭麗日明塵飛三市路蓋入九
重城竹葉當爐一作滿桃花帶綬輕唯見爭名

利安知大隱情

賦得題新雲

西北春雲起遙臨偃蓋松根危纔吐葉氣淺未
成峰風前飛未斷日處影疑重體輕無五色詎

是得從龍

賦得白雲臨酒

白雲蓋濡水流彩入澠川疎葉臨藉竹輕鱗入
鄭船菊泛金枝下峰斷玉山前一朝開五色飄
飄映十千

詠雪應衡陽王教

九冬飄遠雪六出表豐年睢陽生玉樹雲夢起
瓊田入窻輕落粉拂柳駛飛綿欲動淮南賦亂
下桂花前

聲偶刪補

卷四

圭幸

薄帷鑒明月

長河上桂月澄彩照高樓分簾疑碎壁隔幔似
垂鈎窻外光恒滿帷一作中影暫流豈及西園

夜常隨飛蓋游

玄圃觀春雪

同雲遙映嶺瑞雪近浮空拂鶴伊川上飄花桂
苑中影麗重輪月飛隨團扇風還取長歌處帶
曲舞春風

浦狹村烟度

茅蘭夾兩岸野燎燭中川村長合夜影水狹度
浮烟收光暗鳥弋分火照漁船山人不炊桂樵
葉幸共然

春初賦得池應教

遙天收密雨高閣映奔曦雪盡青山路冰銷綠
水池春光落雲葉花影發晴枝琴樽奉終宴風
月豈云疲

和衡陽王秋夜

睢苑涼風舉章臺雲氣收螢光連燭動月影帶
聲偶刪補

卷四

圭幸

河流綠綺朱弦汎黃花素蟻浮高軒揚麗藻卽
是賦新秋

賦得山卦名

蓬萊遞羽客巖穴轉蒙隴雲歸仙井暗霧解石
橋通影帶臨峰鶴形隨雜雨風尋師不失路咸
欲馭飛鴻

賦得垂柳映斜谿

千仞清溪險三陽弱柳垂葉細臨湍合恨空帶
石危風翻夾浦絮雨濯倚流枝不分梅花落還

同橫笛一作吹

賦得山中翠竹

脩竹映巖垂米風異夾池復澗藏高節重林隱
勁枝雲生龍未上花落鳳將移莫言棲嘯谷伶
倫不復吹

賦得岸花臨水發

奇樹滿春洲落蘂映江浮影間蓮花石光涵濯
錦流漾色隨桃水飄香入桂舟別有仙潭菊含
芳獨向秋

聲偶刪補卷四

賦得威鳳栖梧

丹山下威鳳來集帝梧中欲舞春花落將飛秋
葉空影照龍門水聲入洞庭風別有將鷁曲翻
更合絲桐

賦得風生翠竹裏應教

金風起燕觀翠竹夾梁池翻花疑鳳下颺水似
龍移帶露依深葉飄寒入勁枝聊因萬籟響詎
待伶倫吹

賦得魚躍水花生

漾色桃花水相望濯錦流躍浦疑珠出依池似
鏡浮凌波銜落蘂觸耳避沉鈞方游蓮葉外詎
入武王舟

賦得秋蟬咽柳應衡陽王敎

秋鴈寫一作遙天園柳集驚蟬競噪長枝裏爭
飛落木前風高知響急樹近覺聲連長楊流咽
盡誰識蔡邕絃

秋日別庾正負英華作徐陵

征途愁轉旆連騎慘停鑣朔氣凌疎木江風送
聲偶刪補卷四

上潮青雀離帆遠朱鳶別路遙唯有當秋月夜
夜上河橋

江總

雉子班

麥壘新秋米澤雉屢徘徊依花似協妬拂草乍
驚媒三春桃照李二月柳爭梅暫住如臯路當
令巧笑開

折楊柳

萬里音塵絕千條楊柳結不悟倡園花遙同羗

嶺雪春心自浩蕩春樹聊攀折共此依依情無
柰年年別

雨雪曲

雨雪隔榆溪從軍度隴西遶障看狐迹依山見
馬蹄天寒旗彩壞地暗鼓聲低漫漫愁雲起蒼
蒼別路迷

秋日侍宴萼苑湖應詔

翠渚還鑿輅瑤池命羽觴千門響雲蹕四澤動
榮光玉軸昆池浪金丹太液張虹旗照島嶼鳳
聲偶刪補限卷四 三七

蓋繞林塘野靜重陰濶淮秋水氣涼霧開樓闕
近日迴烟波長洛宴諒斯在鎬飲詎能方朽劣
叨榮遇簪笏奉周行

侍宴玄武觀

詰曉三春暮新雨百花朝星宮移度漢天駟動
行鑣旆轉蒼龍闕塵飛飲馬橋翠觀迎斜照丹
樓望落潮鳥聲雲裏出樹影浪中搖歌吟奉天
詠未必待聞韶

宴樂修堂應令

肅城通甲觀承華啟畫堂殊私奉玉裕終宴在
金房庭暉連樹采簷影接雲光仙如伊水駕樂
似洞庭張彈絲命琴瑟吹竹動笙簧庸踈濫應
阮衰朽忝連章

三日侍宣猷堂曲水宴

上巳娛春禊芳辰喜月離北宮命簫鼓南管列
旌麾繡柱擎飛閣雕軒傍曲池醉魚沉遠岫浮
衆泳清漪落花懸度影飛絲不碍枝樹動丹樓
出山斜翠磴危禮周羽爵遍樂闋光陰移

聲偶刪補限卷四 三八

秋日登廣州城南樓

秋城韻晚笛危榭引清一作風遠氣疑埋劍驚
禽似避弓海樹一邊出山雲四面通野火初烟
細新月半輪空徒懷建鄴木復想洛陽宮不及
孤飛鴈獨在上林中

贈洗馬袁朗別

賈誼登朝日終軍對奏年校文升廣內撫劍入
崇賢驅車命鏡管拱坐面林泉池寒稍下鴈木
落久無蟬露浸山扉月霜開石路烟高談無與

慰遲爾報華篇

贈賀左丞蕭舍人

回首望長安猶如蜀道難
函關分地軸華岳接天壇
行壇方境逝去棹艤江干
蘆花霜外白楓葉水前丹
翔鷗方怯凍落雁不勝彈

別南海賓化侯

嶠函多險澁星琯壯環周
分岐泣世道念別傷邊秋
斷山時結霧平海若無流
驚鷺一羣起哀猿數處愁
終謝能鳴雁還同不繫舟
其如江海聲偏刪補

卷四

五九

泣惆悵徒離憂

入龍丘巖精舍

法堂猶集雁仙竹幾成龍
聊承丹桂馥遠視白雲峰
風牕穿石竇月牖拂霜松
暗谷留征鳥空林徹夜鍾
陰崖未辨色疊樹豈知重
無由訪詹尹何去復何從

明慶寺

十五詩書日六十冠冕年
名山極歷覽勝地殊留連
幽崖聳絕壁洞穴瀉飛泉
金河知證果石

室乃安禪夜梵聞三界
朝香徹九天仙階步皎
月澗戶聽涼蟬市朝霑
草露淮海作桑田何言
望鍾嶺更復切秦川

遊攝山栖霞寺

霖霖時雨霖清和孟夏肇
栖宿綠野中登頓丹霞杪
荷衣步林泉凌氣涼昏曉
烟岵慙古石雲路排征鳥
披逕憐森沉攀條惜杳裊
五淨自此涉六塵庶無擾

攝山棲霞寺山房夜坐簡徐祭酒周尚書

聲偶刪補

卷四

四十

并同遊羣彥

深身事珠戒非足學金丹
月磴時橫枕雲崖宿解鞍
梵宇調心易禪庭數息難
石澗水流靜山窓葉去寒
君思北闕駕我惜東都冠
翻愁夜鍾盡同志不盤桓

賦得一日成三賦應令

副君睿賞適清夜北園游
下筆成三賦傳觴對九秋
飛文綺縠采落紙波濤流
樹密寒蟬響簷暗雀聲愁
綠澈明層殿青山照近樓
此時盛禮

物顧省良若拙

山庭春日一作沐山庭

洗沐唯五日棲遲在一丘古楂橫近澗危石聳
前洲岸綠開河柳池紅照海樗野花寧待晦山
蟲詎識秋人生復能幾夜燭非長游

七夕聲偶作柳顧
顧言者非

漢曲天榆冷河邊月桂秋婉孌期今夕飄飄渡
淺流輪隨列宿動一作轉路逐彩雲浮橫波翻瀉
淚束素反緘愁此時機杼息獨向紅粧羞

聲偶刪補陳卷四

四十二

南還尋草市宅

紅顏辭輦洛白首入輶轅乘春還故里徐步採
芳蓀徑毀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
柳尚知門落花空難通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
默何處叙寒溫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

和張記室源傷往集作傷
佳入

小婦當壚夜夫壻凱歸年正歌千里曲翻入九
重泉機中未斷素瑟上本留絃空帳臨窓掩孤
燈向壁然還悲寒龍曙一作樹松短未生煙

在陳旦解醒共哭顧舍人一作傷
顧野王

獨酌一樽酒高詠七哀詩何言蒿里別非復竹
林期階荒鄭公草戶闌董生帷人隨暮槿落客
共晚鶯悲年髮兩如此傷心詎一作幾時

侍宴臨芳殿聲偶作柳
顧言者非

鍾箭自一作且徘徊皇堂薦羽杯橋平疑水落石
迥見山開林前暝色靜花處近香來西岷傷撫
夕北閣濫游陪

侍宴瑤泉殿

聲偶刪補陳卷四

四十三

水亭通粉詣石路接堂皇野花不識采旅竹本
無行雀驚疑欲曙蟬噪似含涼何言金殿側亟
奉瑤池觴

別袁昌州

河梁望龍頭分手路悠悠徂年若驚電別日欲
成秋黃鵠飛飛遠青山去去愁不言雲雨散更
似東西流

經始興廣果寺題愷法師山房

息州候香埠悵別在寒林竹近交枝亂山長絕

逕深輕飛入定影落照有疎陰不見投雲狀空
留折桂心

賦得空閨怨

蕩妻怨獨守盧姬傷獨居瑟上調弦落機中織
素餘自羞淚無燥翻覺夢成虛復嗟長信閣寂
寂往來疎

歲暮還宅

悵然想泉石驅駕出城臺翫竹春前筍驚花雪
後梅青山殊可對黃卷復時開長繩豈繫日濁
聲偶刪補

卷四

四十三

酒傾一杯

春夜山庭

春夜芳時晚幽庭野氣深山疑刻削意樹接縱
橫陰戶對忘憂草池驚旅浴禽樽中良得性物
外知余心

賦得攜手上河梁應詔

早秋天氣涼分守關山長雲愁數處黑木落幾
枝黃鳥歸猶識路流去不知鄉秦川心斷絕何
悟是河梁

賦得三五明月滿

三五兔輝成浮陰冷復輕隻輪非戰反團扇少
歌聲雲前來往色水上動搖明况復高樓照何
嗟攬不盈

賦詠得琴

可憐嶧陽木雕爲綠綺琴田文垂睫淚卓女弄
弦心戲鶴聞應舞游魚聽不沈楚妃幸勿歎此
異丘中吟

詠雙闕

聲偶刪補

卷四

四十四

象闕連馳道天

一作月

宇照方疎刻鳳棲清漢圖

龍入紫虛屢逢膏露灑幾遇祥煙初競言百尺
麗寧方萬丈餘

三善殿夜望山燈

聲偶作柳
顧言者非

百花疑吐夜四照似含春的連星出亭亭向
月新採珠非合浦贈珮異江濱若任扶桑路堪
言並日輪

奉和東宮經故妃舊殿

故殿看看冷空階步步悲猶憶窺窓處還如解

佩時苔生無意早燕入有言遲若令歸就月照
見不須疑

答王筠早朝守建陽門開

金兔猶懸魄銅龍欲啓扉三條息行火百雉照
初暉御溝槐影出仙掌露光晞

顧野王

芳樹

上林通建章雜樹遍林芳日影桃蹊色風吹梅
逕香幽山桂葉落馳道柳條長折榮疑路遠用

聲偶刪補

卷四

四十五

表莫相忘

隴頭水

隴底望秦川迢遞隔風煙蕭條落野樹幽咽響
流泉瀚海波難息交河水未堅寧知蓋山水逐
節赴危弦

陽春歌

春草正芳菲重樓啓曙扉銀鞅俠客至柘彈宛
一作童歸池前竹葉滿井上桃花飛薊門寒未
歇爲斷流黃機

傅緯

採桑

羅敷試採桑出入城南傍綺裙映珠珥絲繩提
玉筐度身攀葉聚聳腕及枝長空勞使君問自
有侍中郎

褚玠

鬪雞東郊道

春郊鬪雞侶捧敵兩逢迎如

一作羣

排袖出帶

勇向塲驚錦毛侵距散芥羽雜塵生還同戰勝

聲偶刪補

卷四

四十六

罷耿介寄前鳴

岑之敬

折楊柳

將軍始見知細柳繞營垂懸絲拂城轉飛絮上
官炊塞門交度葉谷口暗橫枝曲成攀折處唯
言怨別離

對酒

色映臨池竹香浮滿砌蘭舒文汎玉盃漾蟻溢
金盤簫曲隨鸞易笳聲出塞難唯有將軍酒川

上可除寒

蔡凝

賦得處處春雲生

春色遍空明春雲處處生入風衣暫歛隨車蓋
轉輕作葉還依樹爲樓欲近城含愁上對影似
有別離情

阮卓

關山月

關山凌漢開霜月正徘徊映林如壁碎侵塞似
聲偶刪補陳卷四四十七

輪摧楚師隨晦盡胡兵逐暖來寒笳將夜鵲相
亂晚聲衰

風

高風應爽節搖落漸疎林吹雲旅鴈斷臨谷曉
松吟屢惜一作涼秋扇常飄清夜琴冷冷隨列
子彌諧逸豫心

蓮下游魚

春色映澄陂涵泳且相隨未上龍門路聊戲芙
蓉池觸浪蓮香動乘流葉影披相忘自有樂莊

惠豈能知

陳昭

昭君詞

陰鏗集亦載此詩今從樂府作
陳昭藝文又作陳明疑卽誤也

跨鞅今永訣垂淚別親賓漢地隨行盡胡關遂
望新交河擁塞霧隴日暗沙塵唯有孤明月猶
能遠送人

陳暄

雨雪曲

都尉出祁連雨雪滿雞田雕陵持拉鵲屬國用
聲偶刪補陳卷四四十八

和鹽冰合軍應渡樓寒烽未然花迷差未著疎
勒復經年

祖孫登

紫驕馬

侯騎極樓蘭長城迥路難嘶從風處斷骨住水
中寒飛塵暗金勒落淚灑銀鞅抽鞭上關路誰
念客衣單

宮殿名登高臺

獨有相思意聊蔽鳳凰臺蓮披香袖上日含光

正來離鵲一作將雲散飛花似雪迴想竹林

友前窓夜夜開

詠風

飄颺楚王宮徘徊繞竹叢帶葉俱吟樹將花共
舞空飄香雙袖裏亂曲五絃中試上高臺聽悲
響定無窮

詠水

龍川紫閣一作驪泉紫閣映珠浦碧沙沉岸濶蓮香遠

流清雲影深風潭如拂鏡山溜似調琴請君看

聲偶刪補陳卷四 四十九

皎潔知有淡然心

詠柳

馳道藏烏日鬱鬱正翻風抽翠爭連影飛綿亂

上空高葉臨胡塞長枝拂漢宮欲驗傷攀折三

春橫笛中

蓮調

長川落照日深浦漾清風弱柳垂江翠新蓮夾

岸紅船行疑汎迥月映似沉空願逐琴高戲乘

魚入浪中

詠城塹中荷

白水麗金屏青荷承日暉葉似環城蓋香亂上
橋衣岸高知水落影合見菱稀猶疑涉江處空
望採蓮歸

劉刪

汎宮亭湖

迴艫乘派水舉帆逐分風滉漾疑無際飄颺似
度空橋鳥排鳥路船影沒河宮孤石滄波裏匡
山苦霧中寄言千金子安知萬里蓬

聲偶刪補陳卷四 五十

賦得蘇武

奉使窮沙漠收淚上河梁食雪天山近思歸海
路長繫書秋待鴈握節暮看羊因思李都尉還
漢不相忘

採藥游名山

名山本鬱盤道士貴黃冠獨馭千年鶴來尋五
色九石牀新溜乳金竈欲成丹定知無二價非
復在長安

侯司空第山園詠妓

石家金谷妓粧罷出蘭閨看花爭欲笑聞瑟不勝啼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將人當桃李無處不成蹊

賦松上輕蘿

葉繞千年蓋條依百尺枝屬與松風動時將薜影垂學帶非難結爲衣或易披山阿若近遠獨有楚人知

賦得獨鶴凌雲去

藝文作劉邦並誤

孤鳴思滄海矯翮避虞機怨別淒琴曲凌風散

聲偶刪補

陳卷四

五十一

舞衣五里雖迴顧千年會欲歸寄語雷門鼓無復一雙飛

謝燮

龍頭水

龍阪望咸陽征人慘思腸咽流喧斷岸遊沫聚飛梁鳬分斂冰彩虹飲照旗光試聽饒歌曲唯吟君馬黃

蕭詮

巫山高

巫山映巫峽高高殊未窮猿聲不辨處雨色詎分空懸崖下桂月深澗響松風別有仙雲足時向楚王宮

詠銜泥雙燕

銜泥金屋外表瑞玉匡中學飛凝漢妾巢幕憚吳宮瓜截還猶短窠成新尚空詎並零陵石燕舞逐春風

賦得夜猿啼

桂月影纔通猿啼迥入風隔巖還嘯侶臨潭自

聲偶刪補

陳卷四

五十二

響空挂藤疑欲飲吟枝似避弓別有三聲淚霑裳竟不窮

賀徹

採桑

蠶妾出房櫳結伴類花叢度水春衫綠映日曉妝紅釧聲時動樹衣香自入風鉤長嫩枝曲葉盡細條空競採須盈手爭歸欲滿籠自憐公府步誰與少年同

賦得長笛吐清氣

胡關氛霧侵羌笛吐清音韻切山陽曲聲悲隴
上吟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方知出塞虜不
憚武溪深

李爽

賦得芳樹

芳樹千株發搖蕩三陽時氣軟來風易枝繁度
鳥遲春至花如錦夏近葉成帷欲寄邊城客路
遠詎能持

何介

聲偶刪補

卷四

五十三

賦得待詔金馬門

漢家一統軌濟濟萬國朝飛纓拂曉霧輕輦逐
晨飈槐衢映綠綬日彩麗金貂此時忝待詔誰
復想漁樵

王塏

洛陽道

洛陽夜漏盡九重平旦開日照蒼龍闕煙遶鳳
皇臺浮雲翻似蓋流水倒成雷曹王鬪雞返潘
仁載果來

何處士

春日從將軍遊山寺

蘭庭厭俗賞柰苑矚年華始入香山路仍逢火
宅車慈門數片葉道樹一林花雖悟危藤鼠終
悲在篋蛇

蘇子卿

南征

一朝游桂水萬里別長安故鄉夢中近邊愁酒
上寬劍鋒但須利戎衣不畏單南中地氣暖少
聲偶刪補

卷四

五十四

婦莫愁寒

陽縉

賦得荆軻

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
寒風壯髮危冠下七首地圖中琴聲不可識遺
恨沒秦宮

照映秋螢

秋隱餘照盡入暗早螢來忽聚還同色恒然詎
落灰飛影黃金散依帷縹帙開含明終一作不

息夜月空徘徊

陽慎

從駕祀麓山廟

聖德憂民服麾旆謁山靈
畫航泛北渚文馬侍東平
春浦戈鋌照寒林鏡吹鳴
依稀長安驛蕭條都尉城
井泉能共動江汎得分行
窓幽細網合堦靜落花明
欄巢始入燕軒樹已遷鶯
非非蘭俎馥淡淡桂樽清
銀塘一作堂日影盡玉座舞衣輕

聲偶刪補

卷四

五十五

賀力牧

關山月

重關斂暮煙明月下秋前
照石疑分鏡臨弓似引弦
霧暗迷旗影霜濃濕劍蓮
此處離鄉客遙心萬里懸

亂後別蘇州人

徘徊睇闔闔悵望極姑蘇
慨矣嗟荒運悲哉惜霸圖
子常終覆郢宰嚭遂亡吳
石隕星方暗山崩川自枯
周京摧棧樸漢社落枌榆
宮毀無巢

燕城空餘堞烏茲邦號端委
多士自相趨照臨同燕石
光車等魏珠言離已惆悵
念別更踟躕若訪任公子
求余東海隅

毛處約

雉子班

春物始芳菲春雉正相追
澗響連朝雉花光帶錦衣
竄跡時移影驚媒或亂飛
能使如臯路相逢巧笑歸

陸系

聲偶刪補

卷四

五十六

有所思

別念限城闌還思樓上人
淚想離前落愁聞別後
新月來疑舞扇花度憶
歌塵只看今夜裏那似
隔河津

獨孤嗣宗

紫驕馬

倡樓望早春寶馬度城闌
照曜桃花逕蹀躞採桑
津金羈麗初景玉勒染
輕塵遠聽珂驚急猶知
一作是畫眉人

江暉

雨雪曲

英華作
王筠

邊城風雪至遊于自心悲風哀笳弄斷雪暗馬
行遲輕生本爲國重氣不關私恐君猶不信撫
劍一揚眉

何楫

班婕妤怨

齊紈旣逐篋趙舞卽凌人履跡隨恩故階苔逐
恨新獨臥銷香炷長啼費錦巾庭草何聊賴也

聲偶刪補

陳

卷四

五十七

持秋當春

蕭有

射雉

二月春暈動曹王挾妬媒揄翳依花合芟場向
野開隔田聞雉近橫溪見影來弦明青壓碎箭
落錦衣摧今日如臯路能將巧笑廻

徐湛

賦得班去趙姬升

班姬與飛燕俱侍漢王宮不意恩情歇偏將衰

草同香飛金輦外苔上玉階中今日悲團扇非
是爲秋風

吳尚野

詠鄰女樓上彈琴

青樓誰家女開窓弄碧弦貌同朝日麗裝競午
花然一彈哀塞鴈再撫哭春鵲此情人不會東
風千里傳

釋惠標

詠山二首

聲偶刪補

陳

卷四

五十八

靈山蘊麗名秀出寫蓬瀛香爐帶烟上紫蓋入
霞生霧捲蓮峰出巖開石鏡明定知丘壑裏併
佇白雲情

其二

丹霞拂層閣碧水汎蓬萊黿岫含烟聳蓮崖照
日開松門夾細葉石磴染新苔能令平子見淹
留未肯回

詠孤石

中原一孤石地理不知年根含彭澤浪頂入香

鑪烟崖成二鳥翼峰作一芙蓉何時發東武今來鎮蠡川

釋洪偃

游故苑

禪藻集誤作何偃

龍田留故苑汾水結餘波悵望傷游目辛酸思緒多寒烟慘高樹濃露變輕蘿澤葵猶帶荇池竹尚一作下侵荷秋風徒自急無復白雲歌

遊鍾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宴坐引筆賦詩

杖策步前嶺褰裳出外扉輕蘿轉蒙密幽逕復

聲偶刪補

陳

卷四

五十九

紆威樹高枝影細山盡鳥聲稀石苔時滑屐蟲網乍粘衣澗傍紫芝曄巖上白雲窮谷無還往攀桂獨依依

聲偶刪補卷之四終

六朝聲偶刪補卷之五

海陽邵一儒仲魯甫訂次

北齊詩

聲偶原集以北齊詩附於齊末業稱一朝

宜另作卷茲攷他本列於陳後

溫子昇

從駕幸金墉城

茲城實佳麗飛甍日相竝膠葛擁行風岩巖闕

流景御溝屬清洛馳道通丹屏湛淡水成文參

聲偶刪補

隋

卷五

一

差樹交影細草綠玉階高枝蔭桐井微微夕渚暗肅肅暮風冷神行揚翠旗天臨肅清警伊臣從下列逢恩信多幸

邢邵

冬夜酬魏少傳直史館

年病從橫至動息不自安兼豆未能飽重裘詎解寒風音響北牖月影度南端衰顏依依候改壯志與時闕體羸不盡帶髮落強扶冠忽有清風贈辭義婉如蘭

齊韋道遜晚春宴

日斜賓館晚風輕
交候初簷喧巢幕
燕池躍戲蓮魚石
聲隨流響桐影傍
巖踈誰能千里外
獨寄八行書

魏收

喜雨

霞暉染刻棟礎潤
上雕楹神山千葉
照仙草百花榮瀉
溜高齋響添池曲
岸平滴下如珠落
波迴類壁成氣調
登萬里年和欣百
靈定知丹甌

聲偶刪補

卷五

二

出何須銅雀鳴

五日

麥涼殊未畢蜩鳴
早欲聞喧林尚黃
鳥浮天已白雲辟
兵書鬼字神印題
靈文因想蒼梧郡
茲日祀陳君

庭栢

古松圖偃蓋新栢
寫爐峰凌寒翠不
奪迎暄綠更濃茹
葉輕沉體咀實化
衰容將使中臺蔚
遠山能見從

裴讓之

公館讌酬南使徐陵

嵩山表京邑鍾嶺
對江津方域殊風
壤分野各星辰出
境君圖事尋盟我
恤鄰有才稱竹箭
無用忝絲綸列樂
歌鍾響張旃玉帛
陳皇華徒受命延
譽本無因韓宣將
聘楚申胥欲去秦
方期飲河朔翻屬
臥漳濱禮酒盈三
獻賓筵盛八珍歲
稔鳴銅雀兵戢坐
金人雲來朝起蓋
日落晚摧輪異國
猶兄弟相知無舊
新

聲偶刪補

卷五

三

裴訥之

鄴館公讌

晉楚敦盟好僑札
同心賞禮成樽俎
陳樂和金石響朝
雲駕馬進曉日乘
龍上雙闕表皇居
三臺映仙掌當階
篁篠密約岸荷葉
長束帶盡欣娛誰
言驚歸兩

劉逖

對雨

聲偶作
劉逖

重輪宵犯畢行雨
旦浮空細落疑含
霧斜飛覺

帶風濕槐仍足綠沾桃更上紅無由似玄豹縱
意坐山中

浴溫湯泉

聲偶作
劉遜

驪岫猶懷土新豐尚有家神井堪消瘡溫泉足
蕩邪紫苔生石岸黃沫擁金沙振衣殊未已翻
能停使車

馬元熙

日晚彈琴

上客敞前扉鳴琴對晚暉掩抑歌張女淒清奏
聲偶刪補

北齊

卷五

四

楚妃稍視紅霞落漸覺白雲飛新聲獨見賞莫
恨知音稀

楊訓

羣公高宴

中郎敷奏罷司隸坐朝歸開筵引貴客饌玉對
春暉塵起金吾騎花逐令君衣綠酒犀爲枕鳴
琴寶作徽寸陰良可惜千金本易揮

袁奐

從駕游山

天游響仙蹕春望動神衷澗水含初溜山花發
早叢玉與明淑景珠旗轉瑞風平原與上路

一作

佳氣遠蔥蔥

蕭慤

和崔侍中從駕經山寺

鈞陳夜警徼河漢曉參

一作

橫游騎騰文馬前

驅轉翠旌野禽喧曙色山樹動秋聲雲表金輪

見巖端畫棋明塔疑從地涌蓋似積香成泉高

下溜急松古上枝平儀台多壯思麗藻蔚緣情

聲偶刪補

北齊

卷五

五

自嗤非照庶

一作

何以繼連城

初秋西園應教

池亭三伏後林館九秋前清冷間泉石散漫雜
風煙葉開千葉影榴艷百枝然約嶺停飛旆凌

波動畫船

奉和冬至應教

天宮初動磬緹室已飛灰暮風吹竹起陽雲覆
石來折水開荔色除雪出蘭栽慙無宋玉辭
吹楚王臺

春庭晚望

春庭聊縱望樓臺自相隱
窓梅落晚花池竹開
初筍泉鳴知水急雲來覺山近
不愁花不飛到
畏花飛盡

屏風

讀記知州所觀圖見岳形風搖百影樹花落萬
春亭飛流近更白叢竹遠彌青逍遙保清暢因
持悅性情
顏之推

聲偶刪補

北齊

卷五

木

從周入齊夜度砥柱

俠客重艱辛夜出小平津
馬色迷關吏雞鳴起
戍人露鮮華劍彩月照寶刀新
問我將何去北海就孫賓

趙儒宗

詠龜詩

有靈堪托夢無心解自謀
不能著下伏強從蓮
上遊負圖非所冀支牀空見留儻蒙一曳尾當
爲屢回頭

卷五終

六朝聲偶刪補卷之六

海陽邵一儒仲魯甫訂次

北周詩

聲偶原集只曰周詩無北字茲攷他本定

爲北周

明帝

貽韋居士

六爻貞遜世三辰光少微
潁陽去猶一作讓遠滄

洲遂一作去不歸風動秋蘭佩香飄蓮葉衣坐石

窺僊洞乘槎下釣磯
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

聊登平樂觀還想首陽薇
儻能同四隱來叅余

萬機

過舊宮

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
還如過白水更似入
新豐秋潭漬晚菊寒井落疎桐
舉杯延故老今聞歌大風

蕭摛

和梁武陵王遙望道館

神境流精闕仙屋紫翠房今有尋真地邐迤麗
通粧九桂含虬重三臺飾夜光金輝碧海桃玉
笈紫書方拂筵青鳥集吹簫白鳳翔履歸堪是
燕石在詎非羊燧霞四照藥風月五名香於茲
喜臨眺願得假霓裳

上蓮山

獨邁青蓮嶺超奇紫蓋峯桂流通似鶴挿石近
如龍沙崩聞韻鼓霜落候鳴鍾飛花滿叢桂輕
吹起修筠石蒲今尚有採摘史相逢

景標

春望

日暮春臺望徙倚愛餘光都尉新移棗司空始
種楊一枝猶桂馥十步有蘭香望望無萱草忘
憂竟不忘

宇文和

陪駕幸終南山

堯蓋臨河潁漢蹕踐華嵩日旂一作旌迴北鳳星
旆轉南鴻清道過宣曲先驅背射熊金桴沸泉

底玉管吹雲中古轍稱難極新途或易窮燼生
山欲盡潭淨水恒空交松上連霧修竹下來風
仙才道無別靈氣法能同東棗羞朝座西桃獻
夜宮詔令王子晉出對浮丘公

康孟

詠日應趙王教

金烏升曉氣玉檻漾晨曦先汎扶桑海返照若
華池洛浦全開鏡衡山半隱規相懽承愛景共
惜寸陰移

聲偶刪補

卷一

王褒

從軍

兵書久閑習征戰數曾經講戎平樂觀學戲一作
劍羽林亭西征度疎勒東驅出井陘牧馬濱長
渭營軍毒上涇平雲如陣色半月類城形羽書
封信璽詔使動流星對岸流沙白綠河柳色青
將幕恒臨斗旌門常背那歎封瀚海石功勒燕
然銘兵勢因麾下軍圖送接庭誰憐下玉筋何
暮掩金屏

出塞一作塞下曲

飛蓬似征客千里自長驅塞禽唯有雁關樹但
生榆背山看故壘繫馬識餘浦還因麾下騎來
送月支圖

入塞

戍久風塵色勲多意氣豪建章樓閣迥長安陵
樹高度水傷馬骨經寒墜節旄行常見天子無
假用錢刀

關山月

聲偶刪補北周

卷六

四

關山夜月明秋色照孤城影虧一作形同漢陣輪
滿一作全逐胡兵天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寄言
亭上吏游客鮮鷄鳴

游俠篇

京洛出名謳豪俠競交游河南朝四姓關西謁
五侯鬪鷄橫大道走馬出長楸桑陰徙將夕槐
路轉淹留

九日從駕

黃山獵地廣青門官路長律改三秋節氣應九

鐘霜曙影初分地暗色始成光高旆長楸坂緹
幕杏間堂射馬垂雙帶豐貂佩兩璜苑寒梨樹
紫山秋菊葉黃華露霏霏冷輕颼颼涼終慙
屬車對空倅侍中郎

入朝守門閑

梁簡文有守東華門閑詩

鳳池一作直城通複道嚴駕早凌晨鐵符行警曙銀
旂未開闥塹暗城無影晴新路不塵屯兵引畫
劍騎吹動班輪徒知仰睿藻抽辭殊未申

贈周處士

聲偶刪補北周

卷六

五

我行無歲月征馬屢盤桓嶠曲三危岨關重九
折難猶持漢使節尚服楚臣冠巢禽疑上幕驚
羽畏虛彈飛蓬去不已客思漸無端壯志與時
歇生年隨事闌百齡悲促命數刻念餘歡雲生
隴坻黑桑踈薊北寒鳥道無蹊徑清漢有波瀾
思君化羽翮要我鑄金丹

奉和趙王途中五韻

庾信集亦載此疑誤收

飄飄映車幕出沒望連旗度雲還翊陣迴風卽
送師挾路沙如月山峰石似眉村桃拂紅粉崖

柳被青絲錦城遙可望迴鞍念此時

和張侍中看獵

上林冬狩返囿中講射歸還登宣曲觀更獵黃
山圍殿冬桑柘慘寒霜馬騎肥縹廬隨兔起高
鷹接雉飛獨嗟來遠客辛苦倦邊衣

玄圃潛池臨泛奉和

長洲春水滿臨汎廣川中石壁如明鏡飛橋類
飲虹垂楊夾浦綠新桃綠徑紅對樓還泊岸迎
波甃守風漁舟釣欲滿蓮房採半空於茲臨其

聲偶刪補

卷六

六

闕非復坐墻東

和從弟祐山家二首

採藥名山頂時節無春冬散雲非一色連嶺異
衆峰合沓似無徑間關定有蹤山窓臨絕頂檐
溜俯危松空林鳴暮雨虛谷應朝鍾仙童時可
遇羽客屢相逢若值韓衆藥當御長房龍

其二

結交非俗士仙侶自招攜少華隱日月太乙尋
虹霓衆林積爲籟聞竹茂成埤幽谷曙無景荒

途畫欲迷滴瀝寒泉溜呌嘯秋猿啼白雲帝鄉
起神禽丹穴栖箭篠時通徑桃李復成蹊今身
得其所羣物可令齊

送觀寧侯葬

蒙羽高峻極淮泗導清源刑茅廣裂地跼萼盛
開蕃紛綸彤臚彩從容瓊玉溫衝颺搖栢榦烈
火壯曾崑疇昔同羈旅辛苦涉涼暄觀風方聽
樂垂淚遽傷魂造舟虛客禮高閑掩賓垣桂樹
思公子芳草惜王孫丹旆書空位素帳設虛樽

聲偶刪補

卷六

七

楚琴南操絕韓書舊說存西靡傷新樹東陵情
故園自憐悲谷影彌愴一作念玉關門餘暉盡天
未夕霧擁一作起山根平原看獨樹臯亭望列村
寂寥還蓋靜荒茫歸路昏挽鐸已流唱歌童行
自喧咍言千載後誰將遊九原

送劉中書葬

昔別傷南浦今歸去北邙書生空託夢久客每
思鄉塞近邊雲黑塵昏野日黃陵谷俄遷變松
栢易荒涼題銘無後迹何處驗龜長

渡河北范詩類選

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常山臨代郡亭障繞
黃河心悲異方樂腸絕隴頭歌薄暮臨征馬失
道北山阿

和殷廷尉歲暮

歲晚悲窮律他鄉念索居寂寞灰心盡催殘生
意餘產空交道絕財殫密親踈空悲趙壹賦還
著虞卿書

看關鷄

聲傳刪補北周

卷末

八

蹊蹠始橫行意氣欲相傾妬敵金芒起猜羣芥
粉生入場疑挑戰逐退似追兵誰知函谷下人
去獨開城

庾信

昭君詞應詔玉臺作明君詞

歛眉光祿塞還望夫人城木河牽馬渡雪路抱
鞍行胡風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調琴上曲變
入一作胡笳聲

王昭君玉臺作昭君詞

試啼辭戚里回顧望昭陽鏡失菱花影釵除却
月梁園腰無一尺垂淚有千行綠衫承馬汗紅
袖拂秋霜別曲真多恨哀弦須更張

出自薊北門行

薊門還北望役役盡傷情關山連漢月隴水向
秦城笳寒蘆葉脆弓凍絃鳴梅林能止渴復
姓可防兵將軍朝挑戰都護夜巡營燕山猶有
石須勒幾人名

結客少年場行

聲傳刪補北周

卷末

九

結客少年場春風滿路香歌撩李都尉果擲潘
河陽一作折花遙勸酒就水更移牀定知劉碧
玉偷嫁汝南王

道士步虛詞六首

無名萬物始有道百靈初寂絕乘丹氣玄明上
玉虛三元隨建節八景逐廻輿赤鳳來銜璽青
鳥入獻書栖心浴日館行樂止雲墟

其二

要妙思玄牝虛無養谷神丹丘乘翠鳳玄圃馭

班麟移梨付苑吏種杏乞山人自此逢何處從
今復幾春海無三尺水山成數寸塵

其三

東明九芝盖北燭五雲車飄颻入倒景出沒上
烟霞春泉下玉雷青鳥向金華漢帝看桃核齊
侯問棗花上元應送酒來向蔡經家

其四

歸心游太極間向入無名五香芬紫府千燈照
赤城鳳林採桐實龍山種玉英夏簫三舌一作夏苗

聲偶刪補

北周

卷六

十

其五

北閣臨玄水南宮生絳雲龍泥印玉策天火煉
真文上元風雨散中天歌吹分靈駕千尋上空
香萬里聞

其六

麟洲一海澗玄圃半天高浮丘迎子晉若士避
盧遨經食林慮李舊食綏山桃盛丹須竹節刻
隨用蘆刀無妨隱士去卽是賢人逃

奉和山池

樂宮多暇豫望苑變廻興鳴笳陵絕浪飛盖歷
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門葉半疎荷風驚浴鳥橋
影聚行魚日落含山氣雲歸帶雨餘

陪駕幸終南山

玉山乘四載瑤池宴八龍龜橋浮少海鵠蓋上
中峰飛狐橫塞路白馬當河衝水奠三川石山
封五樹松長虹雙瀑布圓闕兩芙蓉戍樓鳴夕
鼓山寺響晨鍾新蒲節轉促短筇猶重樹宿
聲偶刪補

北周

卷六

十一

含櫻鳥花留釀蜜蜂迎風下列缺醺酒召昌容
且欣陪北上方欲待束封

奉報寄洛州

舟師會孟津甲子陣東降雷轅驚戰鼓劍室動
金神幕府風雲氣軍門關塞人長於析鳥羽合
甲抱犀麟星芒一丈燄月暈七重輪黎陽水稍
淥官渡柳應春無庸奉天瞻驅傳牧南秦

窮秋寄隱士

一作王褒

王倪逢齧缺桀溺遇長沮藜床負日卧麥壠帶

經鋤自然曲木几無名科斗書聚花聊飼雀穿
池試養魚小村治澁路低田補壞渠秋水牽沙
落寒藤抱樹踈空枉平原騎來過仲蔚廬

正旦上司憲府

詰旦啟門闌繁辭湧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
刑官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窮紀星移次歸
餘律未殫雪高三尺厚水深一丈寒短笋猶埋
竹香心未起蘭栖鳥還得府棄馬復歸欄方垂
蓮葉劍未用竹根丹一知縣象法誰思弄釣竿

聲偶刪補

北周

卷六

十二

任洛州酬薛文學見贈別

若人承載德英彥木連蹤鹽形或變虎出氣乍
成龍五衢開辯路四照起文烽上洛分都尉弼
農開附庸羊腸連九阪熊耳對雙峰白石仙人
芋青林隱士松北梁送孫楚西堤別葛龔故人
倘書札黎陽土足封

入彭城館

襄君前建國項氏昔稜威鳴飛傷楚戰鷄鳴悲
漢園年一作世代殊氓俗風雲更盛衰水流浮磬

動山喧雙翟飛夏餘花欲盡秋近鷺將稀槐庭
垂綠穗蓮浦落紅衣徒知日云暮不見舞雩歸

從駕觀講武

校戰出長楊兵欄入闕場置陣橫雲起開營雁
翼張門嫵磁石礙馬畏鐵菱傷龍淵觸牛斗繁
弱駭天狼落星奔驥驟浮雲上騶驪急風吹戰
鼓高塵擁貝裝駭猿時落木驚鴻屢斷行樹寒
條更直山枯菊轉芳一作香豹畧推全勝龍圖揖
所長小臣欣寓目還知奉會昌

聲偶刪補

北周

卷六

十五

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

上將出東平先定下江兵一作孤彎弓一作伏石動振
鼓沸沙鳴橫海將軍號長風駿馬名雨歇殘虹
斷雲歸一雁征暗巖朝石濕空山夜火明底橋
澗底渡狹路花中行錦車同建節魚軒異泊營
軍中女子氣塞外夫人城小人垂攝養岐路阻
逢迎幾月芝田熟何年金龜成王子身為寶深
思不倚衡

和趙王送峽中軍

樓船聊習戰白羽試擣軍山城對却月岸陣抵
平雲赤蛇縣弩影流星抱劍文胡笳遙警夜塞
馬暗嘶羣客行明月峽猿聲不可聞

待從徐國公殿下軍行

八風占陣氣六甲侯兵韜置府仍張幕麾軍卽
乘旄長旗臨廣武烽火照成臯巡寒重挾纈酌
水勝單醪陣後雲逾直兵深星轉高電燄驅龍
馬山精鏤寶刀寒迴翻榆葉關寒落雁毛旣得
從神武何須念久勞

聲偶刪補

卷六

十四

同盧記室從軍

河圖論陣氣金匱辨星文地中鳴鼓角天上下
將軍函犀恒七屬絡鐵本千羣飛梯聊度絳合
弩暫凌汾寇陣先中斷妖營卽兩分連烽對嶺
度嘶馬隔河聞箭飛如疾雨城崩似壞雲英王
於此戰何用武安君

伏聞遊獵

虞旗喜旦晴獵馬向山橫石關魚貫上山梁雁
翅行雪平尋兔跡林藂聽雉聲馬嘶山谷響弓

寒桑拓鳴聞弦鳥自落望火獸空驚無風樹卽
正不凍水還平誰知茂陵下願入睢陽城

至老子廟應詔

虛無推馭辨寥廓本乘蜺三門臨苦縣九井對
靈谿盛丹湏竹節量藥用刀圭石似臨邛芋芝
如封禪泥氈毛新鵠小盤根古樹低野戍孤烟
起春山百鳥啼路有三千別途經七聖迷唯
行當別關吏直向流沙西

奉和趙王遊仙

聲偶刪補

卷六

十五

藏山還採藥有道得從師京兆陳安世成都李
意期玉京傳相鶴太乙授飛龜白石香新芋青
泥美熟芝山精逢照鏡樵客值圍棋石紋如碎
錦藤苗似亂絲蓬萊在何處漢后欲遙祠

奉和同泰寺浮圖

和梁簡文帝

岧岧凌太清照殿比東京長影臨雙闕高層出
九城拱積行雲礙幡搖度鳥驚鳳飛如始泊蓮
合似初生輪重對月滿鐸韻擬鸞聲畫水流全
住圖雲色半輕

一作行

露晚盤猶滴珠朝火更明

雖連博望苑還接銀沙城天香下桂殿仙梵入
伊笙庶聞八解樂方遣六塵情

奉和趙王隱士

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雲氣浮函谷星光集
潁川灞陵採樵路一作徑成都賣卜錢鹿裘披稍
裂藜床坐欲穿阮籍惟長嘯嵇康訝一弦澗險
無平石山深足細泉低松猶百尺少鶴已千年
野鳥繁弦嘯山花散火然洞風吹戶裏石乳滴
窓前雖無亭長識終見野人傳

聲偶刪補

北齊

卷六

十六

和張侍中述懷

陽窮乃悔吝世季誠屯剝奔河絕地維折柱傾
天角成羣海水飛如雨天星落負鍾遂移山藏
舟終去壑生民忽已魚君子徒爲鶴道險卧櫬
櫬身危累素鼓漂流從木梗風卷隨秋穰張翰
不歸吳陸機猶在洛漢陽錢遂盡長安米空索
時占季主龜乍販韓康藥伏轅終入絆垂翅猶
離繳徒懷琬琰心空守黃金諾號郤終無寄齊
秦竟何託大夫唯閔周君子常思毫寂察共羈

旅蕭條同負郭農談止穀稼野膳唯藜藿操樂

楚琴悲

集作

忘憂魯酒薄渭濱觀坐釣谷口看

秋穫唯有丘明耻無復榮期樂夷則火星流天
根秋水涸冬嚴日不暖歲晚風多朔楊浮有怪
雲細凌聞災電木皮三寸厚涇泥五斗濁雖忻
曲轅樹猶懼雕陵鵲生涯賓有始天道終虛蒙

奉和示內人

然香鬱金屋吹管鳳凰臺春朝迎雨去秋夜隔
河來聽歌雲卽斷聞琴鶴倒回春窓刻鳳下寒

聲偶刪補

北齊

卷六

十七

壁畫花開定取流霞氣時添承露杯

夢入堂內

雕梁舊刻杏香壁本泥椒慢繩金交穗簾鈎銀
絲條畫眉千度拭梳頭百遍撩小衫裁褰臂纏
絃插抱腰日光釵燄動窓影鏡花搖歌曲風吹
韻笙簧火炙調卽今須戲去誰復待明朝

和詠舞

梁簡文有
詠舞詩

洞房花燭明燕餘雙舞輕頓屢隨疎節低鬟逐
上聲步轉行初進衫飄曲未成鸞迴鏡欲滿鶴

顧市應傾已曾天上學詎是世中生

夜聽搗衣四首

秋夜搗衣聲飛度長門城小鬟宜粟瑱圓腰運
織成平砧調急節亂杵變新聲石燥砧逾響桐
虛杵絕鳴

其二

鳴石出華陰虛桐採鳳林擊節無勞鼓調聲不
用杵並結蓮枝縷雙穿長命針侶樓驚別怨征
客動愁心

聲偶刪補

北齊

卷六

十八

其三

同心竹葉枕雙去雙來滿裙裾不柰長衫袖偏
宜短灑文縷剪刀鳳翼纏簪管風流響和韻哀
怨聲悽斷

其四

新聲繞夜風嬌轉滿空中應聞長樂殿判徹昭
陽宮花鬟醉眼纈龍子細文紅濕摺通夕露吹
衣一夜風

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

泰在司水看治渭橋

大夫叅下位司職渭之陽富平移鐵鑠

一作井鑠柱

泉運石梁跨虹連絕岸浮龜續斷航春洲鸚鵡
色流水桃花香星精逢漢帝釣叟值周王平隄

聲偶刪補

北齊

卷六

十九

北園新齋成應趙王教

虹扮跂鳥翼山節拱蘭枝畫梁雲氣繞彤窓玉
女窺月懸唯返照蓮開長倒垂盤根紐壞石行
雨暴澆池長藤連格徙高樹帶巢移鳥聲唯雜
曲花風直亂吹白虎題書觀玄熊帖射皮文弦
入舞曲月扇掩歌兒玉節調笙管金船代酒卮
若論曹子建天人本共知

同會河陽公新造山池聊得寓目

橫階仍鑿澗對戶卽連峰暗石疑藏虎盤根似
卧龍沙洲聚亂荻洞口礙橫松引泉恒數派開
蟻卽十重北閣聞吹管南鄰聽擊鐘菊寒花正
合杯香酒絕濃由來魏公子今日始相逢

登洲中新閣

跨虛凌倒景連雲詎少陽璇極龍鱗上雕甍鵬
翅張千尋文杏照十里木蘭香開窓對高掌平
坐望河梁歌響聞長樂鍾聲徹建章賦用王延
壽書須臾仲將龍來隨畫壁鳳起逐吹簫石作
芙蓉影池如明鏡光花梁友披葉蓮井側垂房
徒然思鸞賀無以預鴈翔

北園射堂新成

軒臺聊可習仙的不難登轉箭初調苦橫弓先
望朔驚心一雁落連臂兩猿騰直知王濟巧誰
覺魏舒能空心不死樹無葉未枯藤擇賢方至
此傳卮欣得朋

園庭

杖鄉從物外養學事閑却窮愁方汗簡無遇始

觀爻谷寒已吹律簷空更剪茆樵隱恒同路人
禽或對巢水蒲開晚結風竹解寒苞古槐時變
火枯楓乍落膠倒屣迎懸榻停琴聽解嘲香螺
酌美酒枯蚌藉蘭薇飛魚時觸釣翳雉屢懸庖
但使相知厚當能來結交

歸田

務農勤九穀歸來嘉一廛穿渠移水碓燒棘起
山田樹陰逢歇馬魚潭見洒船苦李無人摘秋
瓜不值錢社雞新欲伏原蠶始更眠今日張平
聲偶刪補北周卷六 二十一

子馮爲人所憐

望野

試策千金馬來登五丈原有城仍舊縣無樹卽
新村水向蘭池泊日斜細柳園涸渚通沙路寒
渠塞水門但得風雲賞何須人事論

奉報趙王惠酒

一作奉報賜酒

始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野鑪然樹葉山杯捧
竹根風池還更暖寒谷遂長暄未知稻梁鴈何
時能報恩

喜晴應詔

河堤崩故柳秋水高新堰心齋愍昏墊樂微憐
胥怨王城水鬪息洛浦河圖獻仗泉還習坎歸
風已回巽桐枝長舊園蒲節抽新寸有慶兆民
同幽棲得無悶

和李司錄喜雨

純陽實久亢雲漢乃昭回臨河沈璧玉夾道畫
龍媒離光初繞電震氣始乘雷海童還碣石神
女向陽臺雲逐魚鱗起渠隨龍骨開崩沙雜水
聲偶刪補北周卷六 王士

去臥樹擁槎來嘉苗雙合穎熟稻再含胎屬此
欣膏露逢君摘揆才愧乏瓊將玖無酬美且偲

郊行值雪

風雲俱慘慘原野共茫茫雪花開六山水珠映
九光還如驅玉馬暫似獵銀獐寒關日欲暮披
雪渡河梁

夏日應令

朱簾捲麗日翠幕蔽重陽五月炎蒸氣三時刻
漏長凌隨風裏熟梅逐雨中黃衫含蕉葉氣扇

動竹風涼早菱生軟角初蓮開細房願陪仙鶴
舉洛浦聽笙簫

和裴儀同秋日

蕭條依白社寂寞似東臯蒙吏觀秋水菜妻紡
落毛霜天林木燥秋氣風雲高栖遑終不定方
欲涕沾袍

詠園花

暫往春園傍聊過看果行枝繁類金谷花雜映
河陽自紅無假染真白不須粧燕送歸菱井蜂
聲偶刪補北周卷六 王士

衙上密房非是金鑪氣何關栢殿香裏衣偏定
好應持奉魏王

傷王司徒哀

寶刀仍世載琬戈本舊傳綠綬紆槐綬黃金飾
侍蟬地建忠臣國家開孝子泉自能枯木潤足
得流水圓青襟已對日童子卽論天穎陰珠玉
麗河陽脂粉妍名高六國共價重十城連辯足
觀秋水文堪題馬鞭廻鸞抱書字別鶴繞琴弦
擁旄裁句服垂帷非被邊靜亭空擊馬閑烽直

起烟不廢披書案無妨坐釣船忽別張平子長
埋王仲宣栢谷移松樹陽陵買墓田丘楊一掃
落山人卽時然唯有山陽笛悽余思舊篇

仰和何僕射還宅懷故

紫閣旦朝罷中臺夕奏稀無復千金笑徒勞五
日歸苔生理曲處網積迴文機朝雲雖可望夜
帳定難依願憑甘露入方假慧燈輝寧知洛城
晚還淚獨沾衣

送吳法師葬

聲偶刪補

北周

卷六

二十四

龍泉今日掩石洞卽時封玉匣摧談柄懸河落
辨鋒香爐猶是栢塵尾更成松郭門未十里山
迴已數重尚聞香閣梵猶聽竹林鍾送客風塵
擁寒郊霜露濃性靈如不滅神理定何從

對宴齊使

歸軒下賓館送蓋出河堤酒正離杯促歌工別
曲悽林寒木皮厚沙迴雁飛低故人儻相訪知
余已執珪

聘齊秋晚館中飲酒

欣茲河朔飲對此洛陽才殘秋欲屏扇餘菊尚
浮杯漳流鳴二水日色下三臺無因侍清夜同
此月徘徊

別張洗馬樞

別席慘無言離悲兩相顧君登蘇武橋我見楊
朱路關山負雪行河水乘冰渡願子著朱鸞知
余在玄菟

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

聲偶刪補

北周

卷六

二十五

校尉始辭國樓船欲渡河輶軒臨磧岸旌節映
江沱觀濤想帷蓋爭長憶干戈雖同燕市泣猶
聽趙津歌

入道士館

金華開八景玉洞上三危雲袍白鶴度風管鳳
凰吹野衣縫蕙葉山中簪去聲笋皮何必淮南館
淹留攀桂枝

奉和永豐殿下言志

披林求木實拂雪就園蔬濁醪非鶴髓蘭肴異
蟹蛆一作野情風月曠山心人事疏徒知守甕

甕空欲報璠與

奉和賜曹美人

月光如粉白秋露似珠圓
絡緯無機織流螢帶火寒
何年迎弄玉今朝得夢蘭
訝許能含笑芙蓉宜熟看

奉和趙王看伎

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
琴曲隨流水簫聲逐鳳凰
細縷纏鍾格圓花釘鼓牀
懸知曲不誤無事畏

一作周郎

聲偶刪補

北周

卷六

二十六

正旦蒙趙王賚酒

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
栢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
流星向枕落浮蟻對春開
成都已救火蜀使何時廻

就蒲州使君乞酒

蕭瑟風聲慘蒼茫雪貌愁
烏寒栖不定池疑聚未流
蒲城桑葉落灞岸菊花秋
願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

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

細柳望蒲臺長河始一廻
秋霜幾過落春蟻未曾開
瑩角非難馭捷輪稍可催
只言千日飲舊逐中山來

舟中望月

舟子夜離家開舸望月華
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開沙
天漢看珠蚌星橋視桂花
灰飛重暈闕蓂落獨輪斜

望月

夜光流未曙金波影尚賒
照人非七子含風異聲偶刪補

北周

卷六

二十七

九華蕓新半壁上桂滿獨輪斜
乘舟聊可望無假逐仙

一作靈槎

晚秋

淒清臨晚景疎索望寒階
濕庭凝墜露搏風卷落槐
日氣斜還冷雲峰晚更霾
可憐數行雁點點遠空排

詠畫屏風八首

聲偶作俠客

俠客重連鑣金鞍披桂條
細塵鄴路起驚花亂眼飄
酒醺人半醉汗濕馬全驕
歸鞍畏日晚爭

路上河橋

其二

停車小苑外下渚長橋前
澁菱迎擁樹平荷直
蓋船殘絲繞折藕菱葉映低蓮
遙望芙蓉影只言水底然

其三

聲調作春日

逍遙遊桂苑寂絕到藝文作想桃源
狹石分花逕長

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
一園定知歡未足橫琴坐石根

聲偶刪補

北周

卷六

二十八

其四

徘徊出桂苑徙倚就花林
下橋先勸酒歧石始調琴
蒲低猶抱節竹短未空心
絕愛猿聲近唯憐花逕深

其五

高閣千尋跨重簷
百尺齊雲度三分近花飛一倍
低吹簫迎白鶴照鏡舞山鷄
何勞愁日暮未有夜鳥啼

其六

三危上鳳翼九坂度龍鱗
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懸巖
泉溜響深谷鳥聲春住馬來相問應知有姓秦

其七

聲調作夜聽禱衣

搗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
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腰
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
寒衣湏及早將寄霍嫫姚

其八

金鞍聚殢岸玉舳泛中流
畫鷁先防水媒龍卽聲偶刪補

北周

卷六

二十九

負舟沙城疑海氣石岸似江樓
崩槎時半沒壞舸或空浮
定是汾河上戈船聊試遊

鏡

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
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
人月生無有桂花開不逐
春試挂淮南竹堪能見四隣

詠樹

交柯乍百頃擢本或千尋
楓子留爲式桐孫待一作琴
殘核移桃種空花植棗林
幽居對蒙

密蹊徑轉深沉

李元操

園中雜詠橘樹

嘉樹出巫陰分根徙上林
白華如散雪朱實似懸金
布影臨丹地飛香度玉岑
自有凌冬質能守歲寒心

聲偶刪補

北周

卷六

三十

六朝聲偶刪補卷之七

海陽邵一儒仲魯甫訂次

隋詩

聲偶原集隋詩作一卷茲本其舊無所分

別

煬帝

白馬篇

白馬金貝裝橫行遼水傍
問是誰家子宿衛羽林郎
文犀六屬鎗寶劍七星光
山虛弓響徹地

聲偶刪補

隋

卷七

一

迴角聲長宛河推勇氣隴蜀擅威強
輪臺受降虜高闕剪名王
射熊入飛觀校獵下長楊
英名欺衛霍智策蔑平良
島夷時失禮卉服犯邊疆
徵兵集薊北輕騎出漁陽
進軍隨日暈挑戰逐星芒
陣移龍勢動營開虎翼
張衝冠入死地攘臂越金湯
塵飛戰鼓急風交征旆
揚轉鬪平華地追奔掃鬼方
本持身許國流譽滿旂常

宴東堂

雨罷春光潤日落暝霞暉
海榴舒欲盡山櫻開

未飛清音出歌扇浮香飄一作舞翠帳全臨
戶金屏半隱屏風花意無極芳樹曉禽歸

月夜觀星

團團素月淨脩脩夕景清谷泉驚暗石風松動
夜聲被衣出荆戶跼屐步山楹欣覩明堂亮喜
見泰階平紫參猶可識牛女尚分明更移斗柄
轉夜久天河橫徘徊不能寐參差幾種情

晚春

洛陽春稍晚四望滿春暉楊葉行將暗桃花落
聲偶刪補卷七

未稀窺簷燕爭入穿林鳥亂飛唯當關塞者海
露方沾衣

悲秋

故年秋始去今年秋復來露濃山氣冷風急蟬
聲哀鳥擊初移樹魚寒欲隱苔斷霧時通日殘
雲尚作雷

夏日臨江

夏潭陰修竹高岸坐長楓日落滄江靜雲散遠
山空鷺飛林外白蓮開水上紅逍遙有餘興悵

望情不終

姚察

遊明慶寺悵然懷古

地靈居五淨山幽寂四禪月宮臨鏡石花讚繞
峰蓮霞暉間旛影雲氣合爐烟迥松高偃盖水
瀑細分泉含風萬籟響哀露百花鮮山庭出藿
薜澗吐濯潺湲因斯事薰習便得息攀緣何言
遂雲雨懷此悵悠然

賦得笛

聲偶刪補卷七

作曲是佳人製名由巧匠鳴絃時莫並鳳管還
相向隨歌響更迭逐舞聲彌亮宛轉度雲窓透
迤出黼帳長隨畫堂裡承恩無所讓

李德林

夏日

夏景多煩暑山水暫追涼桐枝覆玉檻荷葉滿
銀塘輕扇搖明月珍簟拂流黃壺盛仙客酒瓶
貯帝臺漿才人下銅雀侍妓出明光歌聲越齊
市舞曲冠平陽微風動羅帶薄汗染紅粧共欣

陪宴賞千秋樂未央

詠松樹

結根生上苑擢秀邇華池歲寒無改色年長有
倒枝露自金盤灑風從玉樹吹寄言謝霜雪貞
心自不移

揚素

出塞

漠南胡未空漢將復臨戎飛狐出塞北碣石指
遼東冠軍臨瀚海長平翼大風雲橫虎落陣氣

聲偶刪補

卷七

四

抱龍成虹橫行萬里外胡運百年窮兵寢星芒
落戰解月輪空嚴鎮息夜斗驛角罷鳴弓北風
嘶朔馬胡霜切塞鴻休明人迫暨幽荒日月同
方就長安即來謁建章宮

山齋獨坐贈薛內史

居山四望阻風雲竟朝夕深溪橫古樹空巖卧
幽石日出遠岫明鳥散空林寂蘭庭動幽氣竹
室生虛白落花入戶飛細草當階積桂酒徒盈
樽故人不在席

劉臻

河邊枯樹

奇樹臨芳渚半歿若龍門疾風摧勁葉沙岸毀
盤根將軍猶未坐匠石不曾論無復凌雲勢空
餘激浪痕可嗟摧折盡詎得上河源

廬思道

擢歌行

秋江見底清越女復傾城方舟共採摘最得可
憐名落花流寶珥微吹動香纓帶垂連理濕擢

聲偶刪補

卷七

五

舉木蘭輕順風

避一作人

傳細語因波寄遠情誰能

結錦纜薄暮隱長汀

神仙篇

浮生厭危促名岳共招携雲軒遊紫府風駟上
丹梯時見遼東鶴屢聽淮南鷄玉英持作寶瓊
實採成蹊飛策揚輕電懸旌耀彩霓瑞銀光似
燭靈石髓如泥寥廓鸞山右超越鳳洲西一丸
應五色持此救人迷

採蓮曲

曲浦戲妖姬輕盈不自持擎荷愛圓水折藕弄
長絲珮動裙風入妝銷粉汗滋菱歌惜不唱須
待暝歸時

贈別司馬幼之南聘

故交忽千里輜車蒞遠盟拂霧揚龍節乘風過
鳥旌楚山百重映吳江萬仞清夏雲樓閣起秋
濤帷蓋生陸侯持寶劍終子繫長纓前修亦何
遠君其勗令名

遊梁城

聲偶刪補

卷七

六

揚鑣歷汴浦廻扈一作入梁墟賓遊多任俠臺
苑盛簪裾歎息徐公劍悲涼鄒子書亭臯落照
盡原野洎寒初鳥散空城夕烟銷古樹疎漢藩
文雅地長謠獨課虛

從駕經大慈照寺

北齊時作

玄風冠東戶內範軼西陵大川開寶匣福地下
金繩日馭非難倏雲師本易憑陽室疑停燧陰
軒類鑿氷迫題飛星沒長楣宿露凝旌門曙光
轉輦道夕雲蒸山祇効靈物水若薦休徵薄命

叨恩紀周資永難勝

春夕經行留侯墓

舊成羽人去何忽掩高封墳荒墜草沒碑碎石
苔濃狙秦懷猛氣師漢挺柔容盛烈芳千祀深
泉閉九重夕風吟宰樹遲光落下春遂令懷古
客揮淚獨無從

夜聞鄰妓

倡樓對二道吹臺臨九重笙隨山上鶴笛奏水
中龍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逢誰能暫留客解
聲偶刪補

卷七

七

珮一相從

彭城王挽歌

旭旦禁門開隱隱靈輿發纔看鳳樓迴稍視龍
山沒曾陳五營騎尚聚三河卒容衛儷未一作來
歸空山照秋月

薛道衡

出塞二首

高秋白露團上將出長安塵沙塞下暗風月隴
頭寒轉蓬隨馬足飛霜落劍端凝雲迷代郡流

水凍桑乾烽微桔槔遠橋峻輓轡難從軍多惡
少召募盡材官伏堤時卧鼓疑兵乍解鞍柳一作
城榆冒頓長坂納呼韓受降今更築燕然已
重刊還喚傅介子辛苦刺樓蘭

其二

邊庭烽火驚挿羽夜徵兵少昊騰金氣文昌動
將星長驅靺鞨汗北直指夫人城絕漠三秋暮窮
陰萬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斷雁聲連旗下鹿
塞聲鼓向龍庭妖雲墜虜陣暈月遶胡營左賢
聲鶴刪補防卷七 八

皆頓顙單于已繫纓綫馬登玄闕鈎鯤臨北溟
當知霍驃騎高第起西京

昭君辭

我本良家子充選入椒庭不蒙女史進更失畫
師情蛾眉本非負蟬鬢改真形專由妾薄命誤
使君恩輕啼霑渭橋路歎別長安城夜依寒草
宿朝逐轉蓬征卻望關山迥前瞻沙漠平胡風
帶秋月嘶馬雜笳聲毛裘易羅綺氍毹帳代金屏
自知蓮臉散羞看菱鏡明釵落終應棄髻解不

須縈何用單于重詎假閼氏名馱馱聊疆食筒
一作酒未能傾心隨故鄉斷愁逐塞雲生漢宮
如有憶爲是旄頭星

昔昔鹽

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
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賣家妻關山別蕩子風
月守空閨恒歛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
隱彩鳳逐帷低飛兔同夜鵲倦寢憶晨鷄暗牖
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
聲鶴刪補防卷七 九

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

從駕幸晉陽

省方遵往冊游豫叶前經金吾朝戒道校尉晚
巡營重蠻下飛騎絕浦渡連旌澗水寒逾咽松
風遠更清方觀翠華反簪筆上雲亭

奉和月夜聽軍樂應詔

旌門臨古堞徼道度深隍月冷疑秋夜山寒落
夏霜遙空澄暮色清景散餘光笳聲喧隴水鼓
曲噪漁陽沉鬱興神思眺聽發天章嵩岱終難

學丘陵徒自強

秋日遊昆明池

灞陵因靜退，靈沼暫徘徊。
荷心宜露泫，竹迳重風來。
魚潛疑刻石，沙暗似沉灰。
霸懷與秋興，陶然寄一杯。

入郴江

伏節遵嚴會，揚舲泝急流。
征塗非白馬，水勢類黃牛。
跳波鳴石磧，濺沫擁沙洲。
岸廻槎倒轉，灘長船却浮。
綠崖頻斷挽，挂壁屢移鈎。
還憶青絲聲，偶刪補隋卷七

騎東方來上頭

渡北河

連旌映淑浦，疊鼓沸沙洲。
桃花長新浪，竹箭下奔流。
塞雲臨遠艦，胡風入陣樓。
劍拔蛟將出，驂驚黿欲浮。
鴈書終立效，鷺相果封侯。
勿恨關河遠，且寬邊地愁。

展敬上鳳林寺

淨土連幽谷，寶塔對危峰。
林棲丹穴鳳，地邇白沙龍。
獨巖樓迥出，復道閣相重。
洞開朝霧斂，石

濕曉雲濃，高篠低雲蓋。
風枝響和鍾，簷陰翻細柳。
澗影落長松，珠桂浮明月。
蓮座吐芙蓉，隱淪徒有意。
心迹未相從。

梅夏應教

長廊連紫殿，細雨應黃梅。
浮雲半一作映空上，清吹隔池來。
集鳳桐花散，勝龜蓮葉開。
幸逢爲善樂，頻降濟時才。

魏澹

初夏應詔

聲備刪補隋卷七

十一

雖度芳春節，物色尚餘華。
出簾飛小燕，映戶落殘花。
舞衫飄細縠，歌扇掩輕紗。
蘭房本宜夜，不畏日光斜。

詠階前萱草

綠草正含芳，靡靡映前堂。
帶心花欲發，依籠葉已長。
雲度時無影，風來乍有香。
橫得忘憂號，余憂遂不忘。

詠石榴

分根金谷裏，移植廣庭中。
新枝含淺綠，晚萼散

輕紅影入環階水香隨度隙風路遠無由寄徒
念春闈空

園樹有巢鵲戲以詠之

畏玉心常駭瑱河力已窮夜飛還繞樹朝鳴且
向風知來寧自伐識歲不論功早晚時應至輕
舉一排空

辛德源

白馬篇

任俠重芳辰相從競逐春金羈絡赭汗紫縷一作

聲偶刪補隋

卷七

十二

應紅塵寶劒提一作橫三尺雕弓韜六鈞鳴珂

蹀細柳飛蓋出宜春遙見浮光一作雲誤懸知上

頭人

霹靂引

出地聲初奮乘軋威更作雲銜天笑明雨帶星
精落碎枕神無擾震楹書自若側聞吟白虎遠
見飛玄鶴

芙蓉花

洛神挺凝素文君拂艷紅麗質徒相比鮮彩兩

難同光臨照波日香隨出岸風涉江良自遠託
意在無窮

星名

邊侵昏高柳燿火照離宮明堂發三令勾陳集
五戎素扇一作羽麾全月朱旗引半虹虎落驚氛
斂龍城宿霧通擊鍾張大樂置酒宴羣公關山
無復阻車書方大同

柳詒字顧

奉和晚日楊子江應教

聲偶刪補隋

卷七

十三

大江都會所長洲有舊名西流控岷蜀東汎邇
蓬瀛未覩織羅動先聽遠濤聲空濛雲色晦浹
疊浪華生欲知暮雨歇當觀飛旆輕

許善心

奉和還京師

重光闡帝圖肆覲荷來蘇卜洛連新邑因秦還
舊都雷警三辰衛星陳七萃驅從風折鳳羽曜
日拖魚鬚憲章殫禮樂容服備車徒迴鑾入鄴
鎬從蹕度粉榆冉冉年和變遲遲節物徂餘花

照玉李細葉剪珪梧朝夕萬國湊海會百川輪
微生逢大造倏忽改榮枯

崔仲方

奉和周趙王詠石

玉繩隨月落金碑映日鮮入江疑濯錦出峽似
開蓮文馬河西瑞兵符濟北篇會逐靈槎上還
歸天漢邊

于仲文

侍宴東宮應令

聲偶刪補

卷七

十四

銅樓克震位銀榜集嘉賓青宮列紺幃紫陌結
朱輪弦調寶瑟曲歌動畫梁塵金梔傾斗酒瓊
筵列八珍花驚度翠羽萍散躍頰鱗承恩叨竝
作扣一作和寂繞陽春

虞世基

出塞二首

窮秋寒草腓塞外胡塵飛徵兵廣武至候騎陰
山歸廟堂千里策將軍百戰威轅門臨玉帳大
旆指金微摧朽無勅敵應變有先機銜枚壓曉

陣卷甲鮮朝圍瀚海波瀾靜王庭氛霧晡鼓聲
嚴朔氣原野曠寒暄勲庸震邊服歌吹入京畿
待拜長平坂鳴騶入禮闈

其二

上將三畧遠元戎九命尊緬懷古人節思酬明
主恩山西多勇氣塞北有遊虜揚桴度一作隴
坂勒騎上一作下平原誓將絕沙漠悠然去玉門
輕齎不遑舍驚策驚戎軒懔懔邊風急蕭蕭征
馬煩雪暗天山道水塞交河源霧烽暗無色霜

聲偶刪補

卷七

十五

旗凍不翻耿介倚長劒日落風塵昏

秋日贈王中舍二首

輦洛重行行寓目盡傷情太行臨北絳函谷拒
西京雀書圖久滅龍文鼎遂輕凌雲餘構盡濛
汜曲池傾一作平徘徊殊未極惆悵空雲纓

其二

漢陽趙元淑薛縣雍門周清文寧解病妙曲反
增愁翳翳神逾伏懔懔歲方邁雙嶠飛暗雨八
水凍寒流蘭枯芳草歇徒此歎離憂

在南接北使一作虞茂

會王二嶠至瑞節三秦歸林蟬踈欲盡江鴈斷
還飛墻垣崇客館旌蓋入王畿共此敦封植方
欣薦紵衣

虞茂

賦昆明池一物得織女石

隔河圖列宿清漢象昭回支機就鯨石拂鏡取
池灰船疑海槎渡珠似客星來所恨雙蛾斂逢
秋遂不開

聲佛刪補隋卷七

十六

衡陽王齋閣奏妓

金溝低御道玉管正吟一作迎風拾翠天津上廻
鸞鳥路中鏡前看月近歌處覺塵空今宵織女
見言是望仙宮

虞世南

奉和月夜觀星應令

早秋炎景暮初弦月彩新清風滌暑氣文露淨
露塵蕩霧銷輕縠鮮雲卷夕鱗休光灼前曜瑞
彩接重輪緣情摘聖藻並作命徐陳宿草誠渝

濫吹噓偶縉紳天文豈易述徒知仰北辰

追從輿鑾夕頓戲下應令

重輪依紫極前耀奉丹霄天經戀宸扆帝命扈
仙鑣乘星開鶴禁帶月下虹橋銀書含曉色金
輅轉晨颺霧徹軒營近塵暗斗城遙蓮花分秀
萼竹箭下驚潮撫已慙龍幹承恩集鳳條瑤山
盛風樂抽簡薦徒謠

奉和幸江都

一作虞世基或誤也世基別有一首

南國行周化稽山秘夏圖百王豈殊軌千載協

聲佛刪補隋卷七

十七

前謨肆覲遵時豫順動悅來蘇安流進玉舳一作

戒道異金吾龍旂煥辰象鳳吹溢川塗封唐

昔敷錫分陝被荆吳沐道咸知讓慕義久成都

冬律初飛管陽鳥正銜蘆嚴颺肅林薄曖景澹

江湖鴻私淡幽遠厚澤潤凋枯虞琴起歌詠漢

筑動巴歛多幸霑行葦無庸類散樗

蕭琮

奉和月夜觀星

陽精已南陸大曜始西流夕風淒謝暑夜氣應

新秋重門月已映嚴城漏漸脩臨風出累榭度
月蔽層樓靈河隔神女仙轡動星牛玉衡指棟
落瑤光對幌留徒知仰閭闔乘槎未有由

諸葛穎

奉和月夜觀星

竄篠神居遠蕭條更漏深薄烟淨遙色高樹蕭
清陰連珠欲東上團扇漸西沈澄水含斜漢脩
樹隱橫參時聞送籌拆屢見繞枝禽聖情記餘
事振玉復鳴金

聲偶刪補

卷七

十八

賦得微雨東來應教

微雨闌東峰散漫洒長松澗滿新流濁山霑積
翠濃風起還吹燕雲來本送龍登年隨玉燭名

山定可封

孫萬壽

別贈

昔我遊雲閣及爾謬同官高步參師友長裾接
綺紈索居方十載相思勞萬端不言今夕遇得
盡故人歡酒隨彭澤至琴卽武城彈高齋屏餘

熱珍簾宿輕寒葉落霜威重
蕢疎月色殘將歸
動離恨彌傷行路難

庭前枯樹

英華作孫萬壽
庾信集誤載

當時金谷裏昔日平陵東
布葉俱承露開花共
待風搖落一如此容華
遂不同庭前生意盡井
上蠹心空匠者無勞顧
擁腫難爲功

王昶

七夕

天河橫欲曉鳳駕儼應飛
落月移裝鏡浮雲動

聲偶刪補

卷七

十九

別衣懽逐今宵盡愁隨還路歸
猶將宿昔淚更
上去年機

王昶

奉和悲秋應令

前五韻初學記作蕭悠文苑云庾信此十韻
共題王昶觀辭意只是一篇當以十韻爲正

秋天擬文學秋水擅莊蒙草濕蕪葭露波卷洞
庭風便坐飏桑葉長坂歇蘭蓂簷喧猶有燕陂
靜未來鴻蟬噪聞疑斷池清映似空劉安悲落
木曹植歎征蓬重明豈凝滯無累在淵冲隨府

西序合應物五情同發言形惻隱膏作挺神功
下材均朽木何以慕彫蟲

送周員外充戍嶺表賦得鴈

旅鴈別衡陽天寒關路長行斷山經箭聲嘶爲
犯霜羅繳無人憫能鳴反自傷何如侶汎汎刷
羽戲方塘

爲寒牀婦贈夫

月淨閨偏冷更深夜轉長霜紈猶掩扇露殺未
飄香鮮帶慚連理引被愧鴛鴦誰能未相識還
聲偶刪補

卷七

二十

爲守空牀

雨晴

初晴物候涼夕景照山莊殘虹乍飲澗新溜上
侵塘風度蟬聲遠雲開雁路長

闕

元行恭

秋游昆明池

旅客傷羈遠樽酒慰登臨池鯨隱舊石岸菊聚
新金陣低雲色近行高鴈影深散荷瀉園露卧
柳橫清陰衣共秋風冷心學古灰沉還似無人

處幽蘭入雅琴

過故宅

頽城百戰後荒宅四鄰通將軍樹一作戟已折步
兵途轉窮吹臺有山鳥歌庭眊野茁草深斜徑
沒水盡曲池空唯餘一廢井尚夾兩株桐

尹式

送晉熙公別

太行君失路扶搖我退飛無復紅顏在空將白
首歸色移三代服塵化兩京衣道窮方識命事
聲偶刪補

卷七

二十一

去乃知非西候追孫楚南津送陸機雲薄鱗逾
細山高翠轉微氣隨流水咽淚逐斷弦揮但念
寸心密隨意尺書稀

劉斌

詠山

靈山峙千仞蔽日且嵯峨紫蓋雲陰遠香爐烟
氣多石梁高鳥路瀑水近天河欲知聞道里別
自有仙歌

孔德紹

南隱遊泉山

名山狎招隱俗外遠相求還如倒景望忽似閬
風遊臨崖俯大壑披霧仰飛流歲積松方偃年
深椿欲秋野花開石鏡雲葉掩山樓何須問方
士此處卽瀛洲

行經太華

紛吾世網暇靈岳展幽尋寥廓風塵遠杳冥川
谷深山昏五里霧日落二華陰疎峰起蓮葉危
塞隱桃林何必東郡外此處可抽簪

聲偶刪補

卷七

二十一

王澤嶺遭洪水

地賴風聲急天津雲色愁悠然萬頃滿俄爾百
川浮還似金堤溢翻如碧海流驚濤遙起鷺迴
岸不分牛木梗誠無託蘆灰豈暇求徒知懷趙
景終是倦陽侯思得乘槎便蕭然河漢遊

登白馬山護明寺

名岳標形勝危峰遠鬱紆成象建環極大壯闡
規模層臺聳靈鷲高殿邇陽鳥暫同遊閬苑還
類入仙都三休開碧題一作萬戶洞金鋪攝心

磬前禮訪道挹中虛

一作

遙瞻盡地軸長望極

天隅白雲起梁棟丹霞映拱樞露花疑濯錦泉
月似沉珠今日桃源客相顧失歸塗

賦得涉江採芙蓉

蓮舟泛錦積極目眺江于沿流渡櫂易逆浪取
花難有霧疑川廣無風見水寬朝來採摘倦詎
得久盤桓

賦得華亭鶴

詩集作賀
澈名非

華亭失侶鶴乘軒寵遂終三山凌苦霧千里激
聲偶刪補

卷七

二十一

悲風心危白露下聲斷絲絃中何言斯物變翻
復似遼東

孔紹安

結客少年場行

結客佩吳鉤橫行度隴頭鴈在弓前落雲從陣
後浮吳師驚燧象燕將警奔牛轉蓬飛不息冰
河結未流若使二邊定當封萬里侯

岑德潤

賦得臨階危石

當堦聳危石殊狀實難名帶山疑似獸侵波或
類鯨雲峰臨棟起蓮影入簷生楚人終不識徒
自蘊連城

陳子良

新城安樂宮

春色照蘭宮秦女旦窓中柳葉來眉上桃花落
臉紅拂塵開扇匣卷帳却薰籠衫薄偏憎日裙
輕更畏風

入蜀秋夜宿江渚

聲偶刪補隋卷七

二十四

我行逢日暮舛掉獨維舟水霧一邊起風林兩
岸秋山陰黑斷磧月影素寒流故鄉千一作萬里
外何以慰羈愁

袁朗

秋夜獨坐

律祖作邪
勁者非

危弦斷客心虛彈落驚禽新秋百慮淨獨夜九
愁深枯蓬唯逐吹墜葉不歸林如何悲此曲坐
作白頭吟

崔信明

送金敬陵入蜀

金門去蜀道玉壘望長安豈言千里遠方尋九
折難西上君飛蓋東歸我桂冠猿聲出峽斷月
彩落江寒從今與君別花月已新殘

明餘慶

從君行

外編作
塞上

三邊烽亂驚十萬且橫行風卷西山陣笳喧細
柳營劍花寒不落弓月曉逾明會取淮南一作河西
地持作朔方城

聲偶刪補隋卷七

二十五

松公瞻

詠同心芙蓉

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一莖孤引綠雙影共
分紅色奪歌姬臉香亂舞衣風名蓮自可念况
復兩心同

薛德音

悼亡

鳳棲簫曲斷桂帳瑟弦空畫梁纔照日銀燭已
隨風苔生履跡處花沒鏡塵中唯餘長簾月永

夜向朦朧

李巨仁

釣竿篇

潏潏面江海，滢滢波瀾。不惜黃金餌，惟憐翡翠竿。斜綸控急水，定檝下飛湍。潭迴風來易，川長霧歇難。寄言朝市客，滄浪余自安。

賦得方塘含白水

白水溢方塘，森森素波揚。疊浪搖鳬影，連漪寫鴈行。長堤柳色翠，夾岸荷花黃。觀魚自有樂，何

聲偶刪補

卷七

二十六

必在濠梁

賦得鏡

魏宮知本姓，秦樓識舊名。鳳從臺上出，龍就匣中生。無波菱自動，不夜月恒明。非唯照佳麗，復得厭山精。

弘執恭

和平涼公觀趙郡王妓

小堂羅薦陳妙妓，命燕秦娥眉。疑儼黛紅臉，自含春合舞。俱迴雪分歌，共落塵齊竿。不可廁空

願上龍津

薛昉

巢王座韻得餘詩

平臺愛賓客，逢掖齒簪裾。藉卉懷春暮，開襟近夏初。嫩枝猶露鳥，細藻欲藏魚。舞袖臨飛閣，歌聲出綺疏。莫慮歸衢晚，馳輪待興餘。

劉端

和初春宴東堂應令

睿賞叶春芳，閒筵臨畫堂。庭梅飄早素，簷柳變

聲偶刪補

卷七

二十七

初黃八珍羅，玉俎九醞湛。金觴爭響流，飛閣歌塵落。妓行何必西園夜，空承明月光。

段君彥

過故鄣

玉馬芝蘭北，金鳳鼓山東。舊國千門廢，荒壘四郊通。深潭直有菊，涸井半生桐。粉落粧樓毀，塵飛歌殿空。雖臨玄武觀，不識紫微宮。年代俄成昔，唯餘風月同。

李那

奉和重適陽關

銜悲向玉關垂淚上瑤臺舞閣縣新綢歌梁積
故埃紫庭生綠草丹墀染碧苔金扉晝常掩珠
簾夜暗開方池含水思芳樹結風哀行雨歸將
絕朝雲去不迴獨有西陵上松聲薄暮來

呂讓

和入京

俘囚經萬里憔悴度三春髮改河陽鬢衣餘京
洛塵鍾儀悲去楚隨會泣留秦既謝平吳利終

聲偶刪補

卷七

二十八

成失路人

沈君道

侍皇太子宴應令

副君監撫服禁苑暫停車水落金沙淺雲高玉
葉疎隨厨白羽駕逐釣紫鱗魚飽德良無已榮
陪終宴餘

張文恭

七夕

鳳律驚秋氣龍梭靜夜機星橋百枝動雲路七

香飛映月圓雖扇凌霞曳綺衣含情向華慳流
態入重闌懽餘夕漏盡怨結曉驂歸誰念分河
漢還憶兩心遠

賀敬

奉和九日詩

商飈凝素籥玄覽黃黃圖曉霜驚斷鴈晨吹結
栖鳥寒花低岸菊涼葉下庭梧澤宮申舊典相
圃叶前模玉砌分雕戟金蒲轉鏤衢帶星飛夏
箭映月上軒弧慶展簪裾洽恩融雨露濡天文

聲偶刪補

卷七

二十九

發丹篆寶思掩玄珠承懽徒聳忭負弛竊忘軀

僧法宣

愛妾換馬

朱鬣飾金鑣紅粧束素腰似雲求蹀躞如雪去
飄颻桃花含淺汗柳葉帶餘嬌騁先將獨立雙
絕不一作俱標

釋慧淨

和琳法師初春法集之作

鷲嶺光前選祇園表昔恭塵飛揚雅梵風度引

踈鍾靜言澄義海叢論上詞鋒心虛道易合跡
廣席難重和風動淑氣麗日啟時雍高才揆雅
什顧已濫朋從

於冬日普光寺卧疾值雪簡諸舊遊

卧病苦留滯闔戶望遙天寒雲舒復卷落雪斷
還連凝華照書閣飛素婉琴弦迴飄洛神賦皎
映齊紈篇紫階如鶴舞拂樹似花鮮徒賞豐年
瑞沉憂終自憐

釋智炫

聲偏刪補

卷七

三一

遊三學山

秀嶺接重烟欽岑上半天側石傾斜澗回流瀉
曲泉野紅知草凍春來鳥自傳樹錦無機織猿
鳴詎假弦葉密風難度枝疎影易穿抱袵依閒
沼策杖戲荒田榮名非我願息意且蕭然

卷七終

六朝聲偶刪補跋

邵仲魯與余朝夕蓋二十餘年
遑矣仲魯喜吟詠余亦喜仲魯
之善爲吟詠居常與之談及古
今篇什輒娓娓不休仲魯已自
暢其懷余懷亦若暢於仲魯然

跋

者詩之感人性情如是哉仲魯
又言今人雅尚近體故向者徐
公長谷有六朝聲偶之集第其
間頗致可啗不揣竊已爲之刪
補余因促仲魯公諸同好以助
人之吟詠豈惟有功於徐公令

九地遜心卽京山李太史序稱
 爲六朝鼓吹信哉乎知言矣仲
 魯奮藻亦已成帙李太史序而
 載於集以行世而仲魯猶未屬
 梓姑以埃之異日噫窮而詩工
 仲魯抑所謂甕牖而絃歌不輟
 者耶

白嶽逸叟汪先岸登于父識



六朝聲偶刪補七卷 內府藏本

明邵一儒編一儒字仲魯海陽人是書成於萬曆
 庚申之九月時廷議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
 爲泰昌元年故其序以泰昌紀元也初徐獻忠有
 六朝聲偶大致本楊慎五言律祖而廣之此又因
 獻忠之本重爲刪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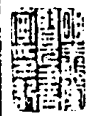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

大觀四十卷(一)

〔明〕陳繼儒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刻本

古論大觀序



逵余授經于弇州五季弇
州藏書至數萬卷予拈有
論者命子墨錄之久之篇
帙浩煩屬吳長卿稍銓次

古論大觀

叙

一陳

數類以便檢閱自後入山
經營草堂剪榛搜石從農
丈人先駟間手一編非常
經而鋤則犢角上數行耳
以此不復懶續是書又念

注者坊刻論臚皆門生輩
裒集成之就中某一論頗
犯士大夫訾議余不知也
茲古論多至四十餘卷純
駁錯出安知無此類雜于

古論大觀

叙

二東

其間是使我又得罪于名
教士大夫也客曰古今善
持論莫如眉山蘓公父子
子瞻子由當應舉請教於
老泉老泉曰一順題一罵

題夫議論若期于相反如
儀主澁則秦不得不衡秦
主衡則儀不得不澁此經
生制舉家議論之習氣也
若夫古人立論其釋經陳

古論大觀

叙

三東

政類易類書其精嚴類禮
其勸懲褒貶賞罰類春秋
其貫串古今治亂得失帝
王將相之源流財賦兵刑
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

又非精熟二十一史者莫
能輕置一詞也要知立論
非難如古人飽讀經史是
非不頗認乃寔難耳余不
能應迺出笥中古論授之

古論大觀

叙

四庫

第淺學罕見異書補缺廣
類尚有望于博雅君子云

陳繼儒題

弟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目錄

天地類

第一卷

天論上

天論中

天論下

箴天論

司天考論

日月周天論

古論大觀

目錄

天變論

天地萬物造化論

時令論上

時令論下

時論

五行論

五行志論

唐五行志論

宋五行志論

劉禹錫

劉禹錫

劉禹錫

盧綽

歐陽脩

僧德孺

荀悅

王柏

柳宗元

柳宗元

牛希濟

李觀

劉知幾

歐陽脩

脫脫

二十四氣論	胡炳文
明堂月令論	蘇 邑
地理論	廖太京
輿地論	馬端臨
古今水利論	葉 達
職方考論	歐陽修
六經類	
第二卷	
六經畧註叙論	常 真
古論大綱	二
經籍論	袁 宏
易總論	王 弼
通易論	阮 籍
開朗易論	吳 萊
潛虛易論	朱德潤
易泛論	王安石
易論一	李 觀
易論二	李 觀
易論	蘇 洵

易論	蘇 軾
八卦下大演論	王 勃
九卦論	王安石
明卦達變通爻論	王 弼
明象論	王 弼
明象論	王 弼
明文通變論	王 弼
辨位論	王 弼
法象論	徐 幹
古論大綱	三
易象論	王安石
人文化成論	呂 溫
重巽以申命論	蘇 軾
陰陽不測之謂神論	顧 況
變化論	秦 觀
物不可以苟合論	蘇 軾
聖人繼天測靈論	秦 觀
六經類	
第三卷	

詩論	蘇洵
詩論	蘇軾
詩本末論	鄭樵
詩賦序論	莊燾
詩序非亂論	章俊卿
詩序非止于一人論	章俊卿
詩時世論	鄭樵
序草木類兼詩聲論	鄭樵
小雅周之衰論	蘇軾
書論	蘇洵
書論	蘇軾
為貢洪範相為用論	鄭樵
洪範論	廖偁
洪範論	曾鞏
秦晉論	歐陽修
君牙伯冏呂刑三書論	鄭樵
金縢非古書論	王康
禮論	蘇洵

禮論	蘇軾
禮論	王安石
禮論	李觀
禮以養人為本論	蘇軾
禮以情為本論	鄭樵
學至乎禮而止論	陳傳良
六經類	
第四卷	
禮樂志論	歐陽脩
禮樂論	王安石
明堂制度論	李觀
明堂辟雍論	袁翻
用郊論	蘇軾
聲無哀樂論	嵇康
辨聲樂不傳論	馬端臨
樂論	阮籍
樂論	袁宏
樂論	馬端臨

樂論	蘇洵
辨樂論	劉昶
樂器論	伶州鳩
琴論	陳旸
中庸論上	蘇軾
中庸論中	蘇軾
中庸論下	蘇軾
自誠明論	歐陽脩
六經類	蘇洵
第五卷	歐陽脩
春秋論上	歐陽脩
春秋論中	歐陽脩
春秋論下	歐陽脩
春秋論	蘇軾
春秋總辨論	蘇軾
春秋宗指論	鄭樵
	啖助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蘇軾
春秋日月褒貶之例論	呂大圭
春秋無賢臣論	孫印
因舊史以作春秋論	鄭樵
魯郊之僭論	馬端臨
魯之失國論	蘇軾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諸公即位正不正論	蘇軾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論	蘇軾
大夫無遂事論	蘇軾
禘於太廟用致夫人論	蘇軾
鄭伯以璧假許田論	蘇軾
鄭伯克段于鄆論	蘇軾
三傳各有得失論	鄭樵
齊侯魏侯胥命于浦論	蘇軾
取郕大鼎于宋論	蘇軾
黑肱以濫奔奔論	蘇軾
會于澶淵宋災故論	蘇軾

辨侵伐論	柳宗元
猶三望論	蘇軾
五石六鷁論	歐陽修
公敗於泓論	蘇軾
雩閔雨論	蘇軾
歷代類古人物論 <small>悉已收載</small>	
第六卷	
正統論上	歐陽修
正統論下	歐陽修
古論大觀	八
目錄	
正統論上	蘇軾
正統論中	蘇軾
正統論下	蘇軾
正統論	陳思道
正朔總論	鄭樵
曆數論	徐幹
曆數論	羅泌
歷代德運論	林德順
三皇之化論	歐陽脩

帝王論	劉敞
帝王論	李華
帝王所尚論	蘇轍
譽妃論	蘇轍
許由論	楊埴
堯舜論	劉執中
堯舜論	陳傳良
堯舜論	張謂
舜論	孫明復
古論大觀	九
目錄	
舜漁陶論	金履祥
舉十六相去四凶論	孫明復
舉十六相去四凶論	鄭辭
命九官論	王安石
無為而治論	孫明復
虞夏不言損益論	陳傳良
舜禹受禪論	蘇轍
三代論一	劉敞
三代論二	劉敞

歷代類

第七卷

夏論

郊祭論

大禹論

大禹論

大禹論

伯益論

寒浞論

古論大觀

開龍逢論

商論

成湯論

太甲論

伊尹論

伊尹論

比干論

周論

文王論

蘇軾

金履祥

王十朋

蘇轍

陳傅良

金履祥

羅

十

張謂

蘇轍

陳傅良

陳越石

蘇軾

陳傅良

李韓

蘇轍

呂祖謙

文王論

文王論

西伯論

西伯論

武王論

武王論

武王論

周公論

古論大觀

周公論

周公論

周公論

周公論

召公論

五監論

殷民叛周論

處殷民論

歷代類

孫明復

陳傅良

梁肅

歐陽脩

王十朋

蘇軾

呂祖謙

王安石

士

蘇軾

陳傅良

蘇轍

蘇軾

王安石

金履祥

周洪謀

金履祥

第八卷

伯夷論

鄭 耕

夷齊論

朱德洽

夷齊論

王安石

夷惠清和論

皇甫湜

三聖人論

王安石

平王論

蘇軾

東遷洛邑論

蘇軾

魯論

蘇轍

魯論

高 郢

魯用天子禮樂論

蘇軾

魯隱公論一

蘇軾

魯隱公論二

蘇軾

孔子論

蘇軾

孔子論

杜 牧

孔子為政論

蘇軾

孔子從先進論

蘇軾

孔子作春秋論

呂大圭

孔子不貳季札論

吳 棻

子謂武未盡善論

陳傳良

仲尼不為己甚論

陳傳良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 頤

顏子不貳過論

韓 愈

顏回坐忘論

李元卓

顏曾論

唐仲友

辨曾參不為十哲論

李 觀

孟施舍似曾子論

陳傳良

閔子論

蘇 轍

子貢論

蘇 洵

子貢論

王安石

子思論

蘇軾

孟軻論

蘇軾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三桓陪臣論

蘇軾

歷代類

第九卷

霸論	李德裕
五伯論	蘇轍
齊論	蘇轍
齊威公論	趙鵬飛
桓公論	李翱
管仲論	元結
管仲論	蘇洵
管仲論	蘇洵
管仲論一	蘇軾
管仲論二	蘇軾
管仲相桓公論	蘇轍
管仲治兵論	蘇轍
管仲晏嬰論	楊夔
晏平仲論	蘇轍
陳仲子論	蘇轍
晉論	蘇轍
世子申生論	白居易

世子申生論	真德秀
晉文公論	趙鵬飛
晉文公不合取楊樊論	皮日休
文公悼公論	蘇轍
荀息論	牛希濟
范文子論	蘇軾
知瑩趙武論	蘇轍
衛世子蒯瞶論	孫明復
叔輒論	劉敞
石碻論	牛希濟
宋襄公論	蘇軾
鄭子產論	真德秀
燕論	蘇轍
燕趙論	蘇轍
燕丹荆軻論	司馬光
樂毅論	蘇軾
蘇秦論	蘇轍

楚論	蘓轍
屈到者芟論	蘓軾
屈原論	蘓轍
莫敖屈瑕論	呂祖謙
吳季札論	蕭定
季札論	獨孤及
季札論	王安石
伍子胥論	蘓軾
歷代類	
古論大觀	云
第十卷	
越論	蘓軾
范蠡論	蘓軾
三不欺論	王安石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封三晉為諸侯論	司馬光
七國論	蘓洵
七國論	何去非

戰國任俠論	蘓軾
六國論	司馬遷
六國論	蘓洵
六國論	蘓轍
秦論上	羅衮
秦論下	羅衮
秦論一	蘓軾
秦論二	蘓軾
秦論	司馬遷
古論大觀	十七
秦論	何去非
秦論	陳傅良
秦論	劉悅
過秦論上	賈誼
過秦論中	賈誼
過秦論下	賈誼
秦穆公誼謬論	皮日休
秦始皇論	蘓軾
秦始皇論	蘓軾

高帝論	蘇轍
高祖論	陳傳良
高祖御將論	蘇洵
漢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漢二祖優劣論	曹植
周昌相趙王論	皮日休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古論大觀 目錄	二
漢文帝論	蘇轍
漢文帝論	曾鞏
漢文帝殺薄昭論	程頤
殺薄昭論	司馬光
漢景帝論	蘇轍
漢武帝論	蘇轍
漢武帝論	何去非
漢武帝論	姚思廉
漢武封禪論	袁宏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戾太子論	真德秀
漢昭帝論	蘇轍
廢帝孝昭論	李德裕
明察燕王之譖霍光論	李百藥
漢宣帝論	蘇轍
孝宣優于孝文論	陳傳良
漢元帝論	李德裕
漢元帝論	孫明復
古論大觀 目錄	三
王莽論	班固
三宗論	蘇轍
歷代類 第十二卷	
兩漢臣論	秦觀
漢興以來諸侯論	司馬遷
異姓諸侯王論	班固
漢世宗封始末論	馬端臨
四皓論	王元之

四皓論	桓玄
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頌
三傑佐漢孰優論	王元之
張良論	陳傳良
張良論	蘇軾
張良二疏論	陳傳良
蕭何論	陳垣
蕭何求繼論	程晏
韓信論	陳傳良
韓信論	陳亮
韓信論	劉彥冲
韓信黔布論	陳傳良
薛公論	陳亮
韓信樊噲賈終軍論	陳傳良
紀信論	李觀
絳侯社稷臣論	李德裕
曹參論	程晏
曹參論	陳傳良

曹參卽吉論	陳傳良
陳平論	李德裕
陳平論	陳傳良
周勃論	陳傳良
周勃汲黯論	陳傳良
張辟強論	李德裕
絳灌論	陳傳良
陸賈叔孫通論	朱欽則
田橫論	劉彥冲
賈誼論	蘇軾
賈誼論	陳傳良
賈誼通達國體論	陳傳良
季布魏尚孟舒論	陳傳良
郅都論	權德輿
袁盎汲黯論	李德裕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晁錯論	何去非
晁錯論	秦觀

王商論	李德裕
杜欽論	劉彥冲
劉向論	楊時
張禹論	李德裕
朱雲論	王元之
龔君賓論	司馬光
儒生論	劉彥冲
漢外戚論	班固
漢外戚論	李延壽
古論大觀	主
西漢遊俠論	班固
歷代類	
第十四卷	
光武論	何去非
漢光武論	陳亮
漢光武論	蘇轍
劉伯升論	何去非
桓帝論	南宮靖一

東漢后妃論	范曄
隗囂論	蘇轍
二十八將論	范曄
鄧禹論	何去非
鄧禹論	陳亮
鄧禹論	蘇轍
馬援論	袁宏
馬援論	陳亮
桓譚論	袁宏
古論大觀	主
寶憲論	范曄
馬少游論	袁宏
寇榮論	馮衍
自論	范曄
朱穆論	司馬光
樊英論	范曄
樊英論	牛希濟
崔烈論	蘇軾
劉愷丁鴻孰賢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李固論	崔寔論	梁鴻論	徐孺子論	陳蕃論	蔡邕論	陳寔論	王充王符仲長統論	董卓論	袁紹論	荀彧論	荀彧論	東都名臣論	東漢興亡論	兩漢辨亡論	山西諸將孰優論	漢唐宋九卿論
蘓轍	秦觀	袁宏	梁肅	魯肇	張杅	范曄	秦觀	范曄	高適	秦觀	司馬光	范曄	黃垺	司馬光	權德輿	陳傳良	林駟

歷代類	第十五卷	三國論	三國論	三國論	三國論	袁紹吳蜀論	蜀論	蜀論	先主論	先主論	諸葛孔明論上	諸葛孔明論下	諸葛亮論	諸葛亮論	諸葛亮論	諸葛亮論	諸葛亮論
李德裕	王勃	李綱	蘓轍	何去非	常璩	蘇轍	陳亮	南宮璿	陳亮	陳亮	陳亮	袁孝尼	張杅	何去非	蘓轍		

諸葛亮論	秦觀
管樂諸葛論	李翰
諸葛司馬論	張儼
三名臣論	李翰
仇國論	譙周
譙周論	孫盛
魏論	司馬光
魏德論	曹植
魏刑罰論	魏收
魏武帝論	朱攸則
魏武帝論	蘇軾
曹公論	陳亮
魏文帝論	孫盛
滅洪論	秦觀
華陀論	劉禹錫
賈詡論	蘇轍
鄧艾論	何去非

鄧艾論	陳亮
歷代類	
第十六卷	
孫堅論	何去非
孫堅孫策孫權論	南宮靖
孫權論	陳亮
吳三嗣主論	陳壽
魯肅論	秦觀
呂蒙論	陳亮
滕羨論	鄭鮮之
晉總論	于寶
西晉論	何去非
西晉論	何去非
七代論	蘇轍
晉高祖論	朱攸則
司馬懿論	唐太宗
司馬懿論	蘇轍
司馬仲達論	何去非

晉武帝論	錢 總
晉武帝論	唐太宗
晉武帝論	蘇 轍
晉懷帝愍帝論	唐太宗
后妃論	唐太宗
愍懷太子論	真德秀
八王論上	許敬宗
八王論下	許敬宗
武十七王論	蘇 轍
晉刑罰論	唐太宗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晉宜越魏繼漢論	習鑿之
歷代類	
第十七卷	
羊祜杜預論	褚遂良
羊祜論	習鑿之
羊祜論	陳 亮
王衍論	蘇 轍

王何論	范 甯
周處周訪論	唐太宗
陸機論	何去非
陸機陸雲論	唐太宗
劉琨祖狄論	唐太宗
溫嶠郗鑒論	唐太宗
溫嶠論	張 栻
王道平論	唐太宗
王道平論	秦 觀
王道平論	蘇 轍
王道平論	黃 震
郭璞荀洪論	唐太宗
王羲之論	唐太宗
劉弘陶侃論	唐太宗
桓彝論	唐太宗
庾亮論	唐太宗
謝安論	張 栻
謝尚謝安論	唐太宗

謝安比王導論	陳亮
謝玄論	真德秀
陶潛論	朱熹
淮淝之戰論上	何去非
劉淵總曜論	司馬光
石勒石虎論	司馬光
慕容廆慕容暉恪評論	司馬光
慕容垂論	唐太宗
慕容垂寶盛熒德超論	司馬光
符氏論	唐太宗
符堅論	蘇轍
符堅論	陳亮
符堅符洪王猛論	司馬光
姚弋仲襄長興泓論	司馬光
六代論	曹同
歷代類	
第十八卷	

宋人君論	司馬光
宋畧總論	梁子野
宋武帝論	蘇轍
宋文帝論	朱敬則
宋文帝論	何去非
宋宗室論	蘇轍
謝靈運論	許敬宗
褚淵王儉論	沈約
宋齊論	蕭子顯
齊本紀論上中下共三首	李德裕
王儉論	李延壽
袁象孔雅圭劉繪論	秦觀
梁總論	蕭子顯
梁太祖論	魏徵
梁高祖事論	歐陽脩
梁武帝論	何元之
梁武帝論	朱敬則
梁武帝論	蘇轍
簡文帝武帝論	唐太宗

簡文帝元帝敬帝論	李延壽
陳武帝論	朱敬則
陳後主論	朱敬則
隋論上	李宗憫
隋論下	李清臣
隋論	魏徵
秦隋之勢相似論	李德裕
歷代類	
第十九卷	目録
隋封論	魏徵
隋高祖論	朱敬則
隋煬帝論上	李延壽
隋煬帝論下	李延壽
隋煬帝論	朱敬則
太子勇論	真德秀
隋宗室諸王論	李延壽
隋儒林論	魏徵

隋對女樂論	來鵠
虞世基等論	真德秀
楊素論	魏徵
楊素論	何去非
魏本紀論五首	李延壽
元魏據中原論	沈約
後魏志斷論	魏收
後魏論	司馬光
爾朱榮論	魏收
崔浩論	秦觀
崔浩論	陳亮
高允論	張偉
北齊總論	魏徵
北齊高祖論	朱敬則
北齊文襄論	朱敬則
北齊文宣論	朱敬則
北齊興亡論	盧思道

周本紀論上	李延壽
周本紀論下	李延壽
周文帝論	令狐德棻
周皇后論	令狐德棻
周室諸王論	李延壽
武成後主幼王論	李百藥
周書八柱國論	令狐德棻
王褒庾信論	令狐德棻
古論大觀	目錄
韓擒虎賀若弼論	魏徵
歷代類	魏徵
第二十卷	魏徵
唐論	范祖禹
唐論	司馬光
唐論	曾鞏
唐論	何去非
唐論	張唐英
唐論	蘇轍

唐高祖論一	歐陽脩
建成論	范祖禹
唐太宗論	蘇轍
天后論	歐陽脩
武曌論	南宮靖一
明皇論	崔鷗
玄宗論	石守道
玄宗憲宗論	蘇轍
肅宗不聽李泌先取范陽之謀論	秦觀
古論大觀	目錄
憲宗論	三九
憲宗任相論	南宮靖一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論	孫之翰
文宗論	歐陽脩
唐宗室論	南宮靖一
唐列傳論	歐陽脩
唐制度紀綱論	劉知幾
復失河北論	陳傳良
唐六臣論一	孫之翰
	歐陽脩

唐大臣論二	歐陽脩
劉文靖裴寂論	張唐英
李靖論	陳亮
王珪魏徵論	范祖禹
王珪確論何如論	陳亮
房琯論	張唐英
魏知古張九齡論	歐陽脩
狄仁傑論	蘇轍
姜皎論	張唐英
書論大觀	單
裴炎論	張唐英
徐敬業論	張唐英
姚崇論	蘇轍
李杜氣節論	呂祖謙
歷代類	
第二十一卷	
李泌論	歐陽脩
李泌論	秦觀
張巡論	李翰

許遠論	韓愈
張巡許遠論	孫之翰
郭子儀論	歐陽脩
李光弼論	張唐英
李光弼論	孫之翰
韓愈論	蘇軾
韓愈論	秦觀
韓愈所得一于正論	陳傳良
李揆論	張唐英
書論大觀	單
李愬論	陳亮
李訓論	秦觀
李訓論	劉昫
陸贄論	蘇轍
張弘靖論	張唐英
楊嗣復論	崔鷗
牛李論	蘇轍
李蔚論	歐陽脩
李德裕論	孫之翰

白敏中論	秦觀
王朴論	秦觀
王朴論	歐陽脩
李郭論	張耒
蕭瑀論	張唐英
封常清論	陳亮
馬燧論	陳亮
唐藩鎮論	歐陽脩
唐藩鎮論	張唐英
唐藩鎮論	林駟
歷代類	第三
第二十二卷	燕軾
五代論	何去非
五代論	范峻
五代論	孫之翰
朱全忠論	范祖禹
裴樞論	歐陽脩
唐明宗論	

唐莊宗論	南宮靖一
晉出帝論	歐陽脩
郭崇勳論	蘇轍
郭崇勳論	何去非
王進論	歐陽脩
前蜀王建世家論	歐陽脩
周太祖論	南宮靖一
周世宗論	歐陽脩
後周諸子論	令狐德棻
後周興亡論	盧思道
周臣論	歐陽脩
馮道論	歐陽脩
桑維翰論	陳亮
韓熙載論	陳亮
宋太宗功德兼隆論	陳傳良
宋真宗論	脫脫
宋徽宗論	脫脫
宋仁宗論	脫脫

宋高宗論	脫脫
宋孝宗論	脫脫
宋理宗論	脫脫
趙普論	脫脫
曹彬潘美論	脫脫
田錫論	阿魯齒
蘇軾論	脫脫
邵雍論	程頤
二程論	朱熹
李綱論	朱熹
宗澤趙鼎論	脫脫
張浚論	脫脫
岳飛論	章子仁
岳飛論	陳基
趙汝愚論	脫脫
韓侂胄議伐金論	陳桎
王晰及第晞論	蘇世良
文天祥論	脫脫

許衡論	歐陽玄
吳澄論	虞集
政治類	
第二十三卷	
君道論	亢倉楚
君心論	林之奇
君體論	鄭湜
王命論	班彪
王言論	李德裕
為君難論上	歐陽脩
為君難論下	歐陽脩
本論	牛希濟
君臣論	徐鉉
大臣論上	蘇軾
大臣論下	蘇軾
大臣去小人之難論一	蘇軾
大臣去小人之難論二	蘇軾
宰相論	張養浩

宰相以道事君論	蘇轍
近代良相論	李德裕
任相論	蘇洵
推委臣下論	范仲淹
腹心之臣論	蘇洵
權臣重臣論	蘇轍
冢宰屬官論	鄭伯謙
世胄論	林駟
功臣論	班固
古論大觀	目録
爭臣論	韓愈
諫臣論	韓愈
諫官論	王安石
政治類	
第二十四卷	
史官論	劉彥冲
史官勸賞罰論	蘇轍
吏論	陳傳良
循吏論	魏徵

循吏論附酷吏論	班固
恩倖論	沈約
恩倖論	李延壽
倖臣論	蕭子顯
近倖論	李德裕
職官論	馬端臨
職役論	馬端臨
民論	陳傳良
民事論	林之奇
古論大觀	目録
維民論	劉彥冲
順民情論	李綱
勸農論	高錫
士論	陳傳良
士風論	袁宏
養士論	蘇轍
貢士論	牛希
薦士論	牛希
廣士論	馬端臨

徵士論	高允
不招士論	牛希
選舉論	馬端臨
擬郡臣試近臣杜稷之臣論	秦觀
學校論	馬端臨
學校論	許
儒林論	司馬遷
儒林論	班固
儒林論	范曄
古論大觀	哭
氏族論	柳芳
氏族論	林德順
政治類	
第二十五卷	
政論	范曄
政論	崔寔
新論上	蘓轍
新論中	蘓轍
新論下	蘓轍

政體論	荀悅
政典論	劉秩
辨名政論	牛僧孺
治體論	陳謙
名治論	唐庚
思治論	蘓軾
四維論	柳宗元
制度論	荀悅
王霸論	荀卿
古論大觀	哭
述教論	王符
改元論上	吳萊
改元論下	吳萊
教日論	劉敞
天爵論	柳宗元
調變論	胡炳文
樞密論	徐彥伯
銓衡論	牛希
辟署論	馬端臨

古論大觀									
目錄									
與服志論	范曄	政治類	第二十六卷	原諫論	潘興嗣	諫論上	蘓洵	諫論下	蘓洵
正諫論	劉向	忠諫論	李德裕	諷諫直諫論	蘇洵	平	張耒	諱言論	張耒
刑論	馬端臨	刑論	牛希濟	斷刑論	柳宗元	斷限論	劉知幾	德刑論	袁宏
肉刑論	袁宏								

古論大觀									
目錄									
片言折獄論	歐陽詹	惠盜論	劉敞	治盜賊論	李綱	縱囚論	歐陽脩	賞罰論	劉敞
正賞論	劉勰	議賞論	唐庚	辨奸論	蘓洵	辨私論	李德裕	平	牛僧孺
辨私論上	陸機	辨私論下	陸機	原弊論	歐陽脩	察言論	唐庚	政治類	第二十七卷
權謀論	劉向	持權論	徐鉉						

國勢論	陳傳良
理亂論	仲長統
劍守論	楊夔
恢復論上	陳傳良
恢復論下	陳傳良
損益論	仲長統
僭偽論	魏收
浮侈論	王符
災異論	王充
時妖論	荀悅
折滯論	盧藏用
實貢論	王符
釋勸論	皇甫謐
知人論	司馬光
去能論	程泰之
憫俗論	唐庚
激俗論	方悒
貴忠論	王符

機論	馮用之
斷論	田錫
激通論	劉鋹
政治類	
第二十八卷	
英傑論	李德裕
豪俠論	李德裕
賢論	劉敞
材論	王安石
養才論	許謐
游俠論	司馬遷
游俠論	荀悅
放達論	戴逵
隱逸論	沈約
逸民論	班固
儒者可與守成論	蘇軾
使過論	陳傳良

使功不如使過論	陳傳良
天人相與之際論	陳傳良
勉強行道有大功論	陳亮
王者之法何如論	陳傳良
為治顧力行如論	陳傳良
天下強弱之勢論	李德裕
形勢不如德論	蘇軾
保天下之志論	李德裕
除天下之患始治病論	李綱
古論大觀 目錄	李德裕
土崩瓦解蠶食魚爛之勢論	李棟
偃武脩文論	曹植
令禽惡鳥論	
政治類	
第二十九卷	
國用論	馬端臨
太宰節財用論	鄭伯謙
泉府論	王應電
泉府賒貸論	馬端臨

準論	杜佑
會計論上	鄭伯謙
會計論下	鄭伯謙
權論	張載
征權論	馬端臨
戶口論	馬端臨
戶口人丁論	杜佑
井田論	蘇洵
井田論	馬端臨
古論大觀 目錄	李德裕
屯田論	馬端臨
田賦論	馬端臨
田制論	蘇軾
市糴論	馬端臨
貨植論	李德裕
貨植論	班固
食貨論	李德裕
食貨論	柳芳
食貨志論	歐陽脩

錢神論	桓寬
錢幣論	馬端臨
黨錮論	魯褒
黨錮論	李德裕
朋黨論	范曄
朋黨論	歐陽脩
續朋黨論	蘇軾
辨朋黨論	孫之翰
古論大觀	目録
政治類	五
第三十卷	
封建論	馬端臨
封建論	李百藥
封建論	柳宗元
封建論	歐陽脩
封建論	吳萊
評諸人封建論	馬端臨
辨封建論	胡寅

罷封建論	朱敦則
罷封建論	范祖禹
通論	潘興嗣
五等論	李公渚
五等論	朱敦則
五等諸侯論	陸機
反五等六代論	李翔
歷代女禍論	馬廷鸞
古論大觀	目録
西漢女主之禍論	胡寅
內外論	王粲
內外分合之勢論	林駟
內治論	李翔
歷代官者論	林駟
官者論一	范曄
官者論二	范曄
官者論	歐陽脩
漢唐官者論	馬端臨

東漢官官論	真德秀
唐官者論	司馬光
八姦論	韓非
六逆論	柳宗元
政治類	
第三十一卷	
兵論上	陳傳良
兵論下	陳傳良
兵論	馬端臨
古論大觀	李八
兵術論	劉勰
兵志論	歐陽脩
將論	荀悅
將畧論	王廙
將權論	林駟
權論	馮用之
謀論上	陳傳良
謀論下	陳傳良
賞論	牛希濟

備論	陳傳良
備亂論	鄭獬
備邊論	林駟
安邊論	何承天
審勢論	蔣洵
審敵論	蔣洵
易敵論	陳傳良
爭論	潘興嗣
戰論	杜牧
古論大觀	五九
戰守論	何去非
守論	陳傳良
閱武論	劉勰
倒戈論	楊夔
宿衛論	真德秀
二陣圖論	王廙
名法類	
第三十二卷	
師臣論	徐鉉

兄弟論	常德志
睦友論	李德裕
友論	王回
賓客論	李德裕
近代節士論	李德裕
烈女論	李延壽
君子論	李德裕
君子無私論	秘康
小人論	李德裕
古書大觀 目錄	李
四子講德論	王褒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秦觀
才德論	王栢
陰德論	石介
忠義論	脫脫
孝義論	令狐德棻
仁孝論	延篤
原孝論	陳堯
愛日論	王符

立節論	劉向
城節論	王廙
功名論	司馬光
近名論	范仲淹
虛名論	李德裕
正名論	謝偃
應正論	王志愔
言語論	劉知幾
樂志論	仲長統
古書大觀 目錄	李
名法類	
第三十三卷	
正交論	李華
正交論	蔡邕
謹交論	徐幹
絕交論	朱穆
廣絕交論	劉峻
崇厚論	朱穆
崇讓論	劉寔

崇有論	裴頠
公樵論	王坦之
辨藻論	韓伯
辨諱論	張昭
辨迹論	劉禹錫
辨和同論	劉梁
惜時論	劉勰
釋時論	王彥伯
明贊論	劉禹錫
古論大觀	李
演慎論	傅亮
三教論	劉彥冲
三惑論	王廙
三遊論	荀悅
原毀論	韓愈
原古論	賈同
有度論	韓非
難進論	李翰
止足論	姚思廉

名法類	第三十四卷
原道論	韓愈
徙道論	李翱
明道論	傅緯
守道論	柳宗元
辨道論	曹植
古之道術論	李元卓
達旨論	崔駰
古論大觀	李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明論	蘇洵
運命論	李康
順命論	董仲舒
通命論	李師德
辨命論	劉峻
自叙論	張充
安身論	潘尼
退身論	李德裕

謚法論	鄭樵
謚法後論	鄭樵
篤終論	皇甫謐
革終論	劉敞
論死論	王充
訂鬼論	王充
原祭論	鄭褒
短喪論	馬端臨
葬論	司馬光
古論大觀	李昉
薄葬論	王充
藝文類	
第三十五卷	
文章流別論	摯虞
水紀論	劉知幾
六書叙論	班固
六藝叙論	班固
河圖論上	鄭樵
河圖論下	鄭樵

辨騷論	劉勰
史論上	蘇洵
史論中	蘇洵
史論下	蘇洵
史論	劉勰
前史得失論	班彪
文苑論	唐太宗
文苑論	李百藥
文論	顧況
古論大觀	李五
文體論	庾於陵
文學論	蕭子顯
文章論	李德裕
文章論	牛希濟
質文論	李華
載文論	劉知幾
典論論文論	曹植
經術論	荀悅
表章論	牛希濟

李杜詩體論	元楨
正聲論	鄭樵
藝紀論	徐幹
論贊論	劉知幾
編年紀論	皇甫湜
律曆叙論上	范曄
律曆叙論下	范曄
雜志論	劉知幾
唐書藝文志論	歐陽脩
古詩大觀	李
讀書當觀其意論	鄭樵
技術類	
第三十六卷	
秤星經論	晁公武
伶官論	歐陽脩
方士論	李德裕
方術論	范曄
定命論	顧愿

相論	曹植
相論	杜牧
卜論	李華
卜筮論	王充
卜世論	孫卿
著龜論	于郤
龜策論	司馬遷
勸醫論	梁簡文帝
藥石論	張懷瓘
古詩大觀	李
一行論	歐陽脩
五行祿命筮論	呂才
草書論	韓愈
草書論	索靖
博奕論	韋曜
刺客論	蘇轍
諸子類	
第三十七卷	
諸子論	劉勰

公孫龍子論	孫武論下	孫武論上	韓非子論	楊墨論	任子論	廣廢莊論	廢莊論	莊論	醉者墮車論	象罔得玄珠論	歲丹於塾論	庖丁解牛論	莊子游濠梁論	莊周夢蝶論	莊周論神	莊周論上	大家論
崔駰慶	蘇軾	蘇軾	蘇軾	王安石	馬端臨	李谿	王之坦	阮籍	空八	李元卓	李元卓	李元卓	李元卓	李元卓	王安石	王安石	司馬談

老子論上	佛論	佛論	本論下	本論中	本論上	黃老先六經論	第三十八卷	二氏類	楊雄度越諸子論	楊雄論	楊雄論	宋華子病意論	荀氏在孟軻之間論	荀卿論	荀卿論	抱朴子論	季咸相壺子論
蘇轍	李節	朱熹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羅慶約		充	陳亮	尹起莘	蘇軾	李元卓	陳傳良	王安石	蘇軾	葛洪	李元卓

老子論下	魏 轍
老子論	王 安 石
老子論	王 充
老聃非大聖論	孫 盛
神僊論	梁 肅
神僊可學論	吳 筠
究竟慈悲論	沈 約
冥數有報論	李 德 裕
明報應論	釋 慧 遠
古論大綱	目 錄
無為論	釋 慧 遠
空有論	李 師 政
夷夏論	蕭 子 顯
折夷夏論	謝 鎮 之
難夷夏論	朱 昭 之
駁夷夏論	釋 慧 通
法誠論	仲 長 統
善惡無餘論	牛 僧 孺
二氏類	

第三十九卷	羅 含
更生論	盧 思 道
勞生論	牛 僧 孺
養生論	嵇 康
養生論	仲 長 統
續養生論	何 承 天
達性論	顏 延 之
釋達性論	朱 世 卿
法性自然論	
古論大綱	目 錄
內德論	李 師 政
均聖論	沈 約
難均聖論	陶 弘 景
形神論	沈 約
新論形神論	桓 譚
神不滅論	沈 約
形盡神不滅論	釋 慧 遠
神滅論	范 鎮
難神滅論	沈 約

重難神滅論	曹思文
與邢昺議生滅論	杜弼
理惑論	牟融
辨惑論	石介
辨惑論	羅虞臣
難釋疑論	戴安
答難釋疑論	周道祖
折疑論	戴安
古論大觀	釋慧淨
廣折疑論	釋法琳
沙門坦服論	釋慧遠
難袒服論	何鎮遠
述僧設會論	李德裕
述僧中食論	沈約
四夷類	沈約
第四十卷	
匈奴論	范曄

匈奴論	班固
突厥論	宋祁
突厥論	陳子昂
倭論	魏徵
西域論	吳萊
西域論	范曄
西南夷論	范曄
北狄論	范曄
吐蕃論	孫之翰
治戎論上	劉敞
治戎論下	劉敞
正淮論上	伏滄
正淮論下	伏滄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蘓軾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蘓軾

牛在四夷論

牛僧孺

徙戎論

江統

陳夢松

雲間

陳夢蓮

全詮次

陳夢章

目錄終

古論大觀

目錄

主四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一卷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厄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陽之說勝焉。泥于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震震於蠶木，未嘗在罪，春飭乎董荼，未嘗擇善，跼蹐焉而逐孔顏焉而危，是茫乎無有宰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之云而

古論大觀 卷一 天論上劉一

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辨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德老而耗。既氣雄相，君子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擊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窳堅液礦，研芒義制，強禦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實雖三族之

貴萬鍾之祿。成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錐族屬之
夷刀鋸之慘。成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
乃人事耶？惟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
善取禍。可以惡招。奚預乎天耶？法小疵。則是非駁。實不
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
僂僻。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
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
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疵。則是非易位。賞恒在
倭。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
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

古論大觀

卷一

二

論上則二

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摯摯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
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
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適竟
何為耶？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窮
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
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抑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
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
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盡取諸譬焉。
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適乎薺。薺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
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
邑。邪？求蔭于華榭。飽于饌。牽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
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蒼蒼酒。郭邑然。苟由乎曰
宋。雖郭邑。猶薺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
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
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

古論大觀

卷一

三

天論中則一

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于一日之途。而明乎天
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之人
易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淮。溺伊洛者。疾徐存乎
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沂洄。不能峭為
狂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
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
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
見。恬然濟亦天也。默然沉亦天也。貼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
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

者風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使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曉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于勢耶。答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週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一秉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體于

幽者目有所不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而幽耶。吾因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由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也。必因物而後見，不鳥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劉禹錫

或曰古之言天之有象者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絕有郭子今之言有仰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頸目耳鼻齒毛腠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腑天有三光懸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而位既儀還相為腐唯為雨露意為雷風乘氣而生群分彙從植類曰生動類曰五保屬之長為知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綱或

張衡師其始者之書曰稱者不曰稱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之事在舜之庭元凱來馬曰愛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襲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德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詭引天而設由是而言天預人手

歲天論

盧綽

有真玄先生者深粹虛寂冲凝簡素故其動也則局四海而然九域其靜也則棲一枝而更環堵履其守樸與物無競雖質居巖穴之間神王煙塵之表以首月元日乃蔭雲蓋濯飛派涉西岑面東陸操白簡染朱翰俯而屏息仰而起曰天蕩蕩乎蒼蒼乎固無得而稱也余有疑焉請杜其惑夫虧盈益謙天之道也禍福福善天之祭也春榮秋落天之時也晝明夜晦天之運也擊電鼓雷天之怒也蒸雲施雨天之澤也因斯以言則庶類萬物非天無以成受形育氣非天無以立大哉博哉乾之化也故

書云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踴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禎祥之來不誣也至于報施何乃與歟惡均而異罰善同而殊效唐虞順讓祚不及于湯武逆成禍垂累世應物無親者其若是哉諛諛饕餮非貴則富庶潔貞素不賤必貪諂詐反道者唯蟬鳴佩直言順常者俾及伏蟄悲夫何蓬蓬草萊之人遇時而為卿相膏腴縉紳之士失勢而作與臺豈窮達之有數乎何否泰之無定也至于積德致敗變陰成功立信受尤行仁招咎者豈勝數哉或一食莫給或萬載損廢或綺紈斯弊或短褐不完或黃髮不終或稚穉先歿其于年

施不亦謬乎。夫德合天地，道濟生民，而有削伐之累，負責古今，
兼併百代，而有餒絕之憂，其于與善，不亦過乎。然負異才，蘊奇
調，洞識幽顯，習周動植，而不免絕糧，糲食布衣，何所累者。
此之甚也。夫鴉隼以擊擊為恒理，不可食之以粒，豺虎以搏噬
為常性，不可啗之以草，非其故爾。畜信性，分然則既授之，以距
角而責之以觸，既任之以爪牙而罰之以復殺者，不亦近于
誣乎。苟正其味，則一改而全矣。化惡不知變形，教善若易，嗟也。
鴆毒害吻而裂腹，虺蜥觸手而解脰，然則故其弗害者，曷若勿
生乎。如力不能易，則不可稱聖能，而不改則不得謂仁。匪聖匪

古論大觀

卷十

八

仁憐何以為萬物將生也。扛鼎投石者不得云不舉，鴻毛竭河
飲澤者不得云不盡，抑水是知大既任小，何以辭乎。必為治其
若是將恐亂之未息，于是少選之間肅然。若有自天而降者，檐
霞衣，控風轡，飛鳳駕，拖蜺旌，如影如響，若虛若吸，乃謂余曰：帝
有命焉。子其清耳。曰：一氣既分，萬象云備，隨感斯化，生而無記
故大者自大，不可移之于小；短者自短，不可易之以長。多者不
覺有餘，少者不知所足，減之斯傷，各守其貞，任之自是，豈較上
拙于其間哉。是以百足一蹠，其行一也；六眸一目，其視一也；火
星是進而不知其熱，水草冬茂而莫辨厥寒，各安所安，不可易

位必非其位，則西施與嫫母同安，苟當所甘，則賈貴將腐鼠，將
味，各棄其性，余何須焉。若美則留之，醜則去之，其于簡也，不亦
勞乎。若善則典之，惡則奪之，其于慮也，不亦繁乎。故仕之則理
息，放之則無累，余以無告，故能成萬物，余以無心，故能安群有。
是知善惡共域，吉凶同貫，唯爾所召，誰其制之。今子謂余以不
治，何乃爽也。故不治而謂之至治，夫生不余謝，死則余尤榮，不
余善，辱則余多，多不余獲，少則余求，不與余共樂，而責余同憂
乎。乃慙而訓之曰：若物皆然，則為惡招禍，修善致福，徒虛言耳。
又復余曰：何言之容易也。論者多云：命有定數，運有常期，非補
養所能延，非備習所能益，此皆非通識，不可與言道也。是以不
昵不義，因此而行，無賴無取，自斯而作，以之為家，則家敗，以之
為國，而國亡，故桀紂恣之于前，而莽卓踵之于後，所以覆宗絕
嗣，事至而不寤者，良此之由也。悲夫！請以近小喻之，遠大夫廣
廈崇基人之居也，張衣博帶士之服也，故拱蔗柱，跌則廢，而正
之，所以無壞傾之慮，領決襟污，則綴而浣之，所以無穿垢之憂。
故能恒保其貞固，常守其完潔也。若傾而不視，穢而不澤，則坐
見頹陷，立視繼頹矣。故修福禳災，為惡敗德，若聲之召響，影之
隨形，各有主司，自然冥會，惡積者報速，善小者應遲，猶夫秋生

古論大觀

卷一

九

則夏殞春敷則冬落根深則難拔器滿則易盈故不可以遠近
證有無不可以賒促定虛實疑耳信目中庸尚所不免以短度
長下愚固其致蔽是知朝菌不可言椿蟬蟬不足語春秋況
以七尺之形百年之命欲辨生于沙界語死于塵劫其可得乎
然言者皆以應朝報與自然異此蓋思之未精至也夫所告者
莫非由已所感者皆是自知萬物各有本性故因而用之耳猶
龍苗時果初雖耕灌在功至于結實成味則非人力所為也又
靈芝駐年神丹養性竟能禦風撫羽凌煙蹈霞此乃功用自然
者也萬象運為莫非此類終日施用不悟其理動成鋒楯不亦
昧乎至于自然之性余亦不知其所以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于是言終形戚莫知所之余乃惕然恍然忘視聽若遺形體者
久之乃神鬼憂盡累息蕩然與萬物同心不知榮辱之有異也

古論太觀

卷一

一

司天考論

歐陽脩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
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
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
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
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
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
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
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
知者人而已天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於
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
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
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
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為言曰虧盈曰變
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
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
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異也則

古論太觀

卷一

十一

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下，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古論大觀

卷一

十二

日月周天論

僧德孺

天地者，陰陽之氣也。日月，陰陽之精，而放乎天地以行者也。陽道也。君子之象也。其卦離。離為火。火從日也。故日出而火事作。日中而火盛。日入而火事息。為火陽屬也。故火為水妃。反屬乎陰。蓋離之為卦，一陰居中而正位。是陽消陰以成者也。觀夫日中之景，如雞如鳥者，離酉也。酉西方也。四時為秋。五行為金。酉陰方也。秋商旅也。金殺氣也。鳥之色，黝黑為黑黑之質為陰。陰死氣也。故火之為用，為煖為焚，為煎煎為煎煎無或萌生之道焉。惟無生也。屬陰明矣。然火之燬物，燼餘歸土。土能生物。生生不窮。是陰極而反乎陽也。故離日之火為陽也。亦明於非假乎陰，不能自成也。月陰道也。小人之道也。其卦坎。坎為水。水從月也。故月出而海潮生。月正而海潮平。月沒而海潮汐。坎水陰屬也。然水能勝火，反屬乎陽。蓋坎之為卦，一陽居中，以正位。是二陰以從陽者也。觀夫月中之景，如兔如蟾者，蟾兔卯物也。卯東方也。四時為春。五行為木。東陽方也。春角律也。木仁德也。兔非耦生非耦則奇。奇陽數也。兔蟾之色，白白之質為限陽生。氣也。故水之用，為潤為滋，為濡。為濡為濡無或非生之道焉。惟能生也。屬陽明矣。然水之濡物，液以成木。木能生火。火燼無餘。

是陽方而反屬平陰也故坎月之水為陰也亦明然不藉平陽
無以資生也蓋陰陽也日月也體相生也用相消也苟垂成焉
則陽為癸陽陰為癸陰二氣弗交日月歲時之功弗成天地生
成之道廢矣日之行也數舒以遲軌循三道日躔以度匝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盈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期以一歲乃
一周天以分至而定四時分也者陰陽二氣之中也至也者陰
陽二氣之復也時之為言實也序也候也實則不虛也序則不
序也候而有微也故躔日而旬旬而月月而晦晦而歲歲功其
成君子之道備矣月之行也數數以疾軌汰九道日踰十二度
古論大觀
有奇僅三十日而匝心危畢張之然必一月而一周天以弦望
而紀三旬也者日月二景之中也望也者日月二景之會也
旬之為言宣也薄也始也宣望日之陽也薄歷平九達也日終
于十而始于一也故躔日而旬旬而月月而歲歲功其成小人
之道傷矣日之以此分至而定四時也子為十二辰之首故月至
子而一陽生日南至南至者少陽發軔南陸躔馴于長按轡安
行稅駕于北陸也陽之生也肇基于子紐誘于丑引申于寅胃
茂于卯至卯而春始分者陽德正中而壯壯而大而振
迅于辰盛駭于巳至巳而陽老矣醞而成暑卦為純乾陽之極

也物極必反矣午為十二辰之中也月中必異故月至午而一
陰生日北至北至者少陰發軔北陸馴短以疾借道無行稅駕
于南陸也陰之生也肇基于午昧暖于未憑陳于申宿晉于酉
而秋始分分者陰德方中中亦大大而鬱効于戌疑開于亥至
亥而陰老矣結而為寒卦為重坤陰之極也一陽復生君子之
道長矣斯則日取一歲周天之行也月之經望之紀三旬也朔
為一月之首故月建朔而朏于東月南至南至者太陰遇少陽
之未光發軔南陸漸得陽輝益而輪滿稅駕于北陸也月之耀
也縮朏于朔生明于三八日而上弦弦則日泊月光交半矣弦
古論大觀
而半半而增日取月華輪滿廣十有四日為幾幾望也日月
相望光合輪圓陽資陰滿之極也滿招損矣望為一月之中也
月盈則虧故光西垂月北至北至者少陰失太陽之秒光發軔
北陸漸遠陽輝偏利而缺稅駕于南陸也朏盛將傾生魄于三
八日而下弦弦則日背月光去半矣弦而半半而後日月背馳
輪輻奇表至二十有九為晦晦灰貌也陽燼而殘陰老而肅陰
失陽助之極也極亦久矣脫生于西小人之道消矣斯則月終
一月一周天之行也請詳論之日之經于天也道織者之有經
為蓋日以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媿三百六旬

六月之算十有二月之紀循三週中軌布為一歲周天之數
 既經矣未有不須緯以成者也故月之緯乎天猶織者之緯也
 蓋月以朏朧望之程歷心危畢張之次三旬三十日小大之
 策曲折十二周天之緯以緯日杼一歲周天之經共成報歲之
 功譬之運梭緯經積絲而忽而分而寸而尺而丈幅幘
 續繼以成一機之功者焉亦猶君子布政于上小人用命于下
 以叶齊一代隆平之治也然日駕遲驅歲天一周四時行焉體
 君之道進而為尊者月馭捷馳月旬三始十有二周以佐時
 成歲體臣之道勞而為卑者也雖日月以三旬一周天之象焉
 吉論太極
 夫朔之朏日之冬至之候也下弦而分中春分之候也望而魄
 日之夏至之候也下弦而分中秋分之候也彼春之分也日在
 卯卯茂也四陽用壯百物暢茂人徒見其品彙繁蕪枝幹疏達
 殊不知物壯則老而成軌隨之漸隨之是陽壯之時陰已用
 事故不待午而始生特至午而發露之耳亦猶君子之措百為
 小人日用其中而不知也彼秋之分也月在酉酉飲也四時用
 傷百物擊飲人徒見其枝葉黃落條枝槎枒殊不知去故就新
 而勾萌畢拆之漸隨之是則強陰之時陽已傳毒故不待子而
 始生特至子而奮迅之耳亦猶小人決昧于外君子運籌于中

也吾故曰陰陽也日月也不可須臾離也可離君子小人則
 之論與也
 吉論太極
 夫朔之朏日之冬至之候也下弦而分中春分之候也望而魄
 日之夏至之候也下弦而分中秋分之候也彼春之分也日在
 卯卯茂也四陽用壯百物暢茂人徒見其品彙繁蕪枝幹疏達
 殊不知物壯則老而成軌隨之漸隨之是陽壯之時陰已用
 事故不待午而始生特至午而發露之耳亦猶君子之措百為
 小人日用其中而不知也彼秋之分也月在酉酉飲也四時用
 傷百物擊飲人徒見其枝葉黃落條枝槎枒殊不知去故就新
 而勾萌畢拆之漸隨之是則強陰之時陽已傳毒故不待子而
 始生特至子而奮迅之耳亦猶小人決昧于外君子運籌于中

天變論

前悅

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也政失于此則變見于彼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正見之而悟勅身正已省其欲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災祥之報或應或否故得洪範咎徵則有堯湯水旱之災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宣其德稱易積善有慶則有顏冉天疾之凶若惡之效事物之類變化萬端不可齊一是以視聽者惑焉若乃稟自然之數察性命之理稽之經典校之古今乘其三勢以通其精操其兩端以御其中參伍以變錯綜其紀則可以勢聽其欲矣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成者是謂三勢凡此三勢物無不然以小而大近取諸身譬之疾病不治而自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有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號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為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太子不遇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雖醫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死然又曰幸而免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幸而免者可以死

而不死凡此皆性命三勢之理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何哉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成者集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終身不可成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于中人可上下者也足以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膠矣故堯湯水旱者天數也洪範咎徵人事也魯僖澍雨乃可救之應也周宣旱應難變之勢也顏冉之凶性命之本也猶天運日轉大運推移雖日遇禍福亦在其中矣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移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擬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則成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弊矣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弊也蕩末俗見其紛亂事變乖錯則異心橫出而失其所守于是放蕩反遁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義作夫上智下愚雖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數之極雖不變然人事之變者亦殺矣且夫疾病有治而未瘳瘳而未平平而未復教化之道有教而未行而未成成而有敗敗而動而未應應而未終終而有變遷速滄淺變化錯于其中矣是故參差難得而均

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數際不可識故君子盡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乎命其此之謂乎

卷一

卷一

卷一

天地萬物造化論

王栢

原夫未判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者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而未相離乃謂之混沌渾沌者言萬物相混沌而未始相離也混沌已分乃開天地天地既判而生兩儀輕清浮而為天重濁凝為地地形如彈丸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其勢斜倚故天行健北高故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下故極入地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晝則自左而向右夜則自右而復左天依形故運行太虛冲漠之際而無停地附氣故東于勁風旋轉之中而不墜氣積于陽而其情外明者謂之日氣積于陰而其魄含景者謂之月體生于地精浮于天者謂之星五行之精是謂五緯列宿錯峙各有所受于日光故字從日生經星則麗天而左行七政則違天而右繞層諸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而左旋焉日經千里晝夜所經謂之一度仲夏躍東井而去極近則晝長而夜短仲冬躍南斗而去極遠則晝短而夜長日臨于卯酉月如銀丸受日之光其氣常滿月初而涼日中而熱乃天道下濟而日則利于下陰故也夏而炎蓋陽氣所熏冬而寒乃陰氣所薄爾月在上日

在地下月魂承日故明為所蔽而日食日有暗虛故陰為所射
而月食日之行也舒晝夜行一度月之行也疾晝夜行十五度
日月所會是謂食日盈而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而日縮則先
中而朔舒前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強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
望以速及舒光蓋體伏謂之晦日之周天以歲計月以朔計二
十八宿日之所經為黃道橫絡天腹中分二極者為赤道春秋
二分日循赤道平分天體晝夜中停春夏之交陽極生陰則陽
生于天而生暑陰蟄于地而降故天轉益緩而氣濁秋冬之
交陰極生陽則陰際于天而生寒陽復在地而上浮故天轉益
急而氣清日行三百六十度而成歲餘月之未周者為五日之
強在天為度在曆為日月月行二十九日半而及于日其不足
者六日弱以不足乘其有餘歲得十二日積而成月則置閏三
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年而為閏七是謂一章則餘分盡矣
晝夜百刻而辰周十二故以八刻二十八分為一時積六分而
晝夜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年而天地備矣天
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中和之氣在其中矣四萬二千里已上為
陽位四萬二千里已下為陰位雨三出于天則天雖為陽而雨
雨之陰出為赫三發乎地則地雖為陰而赫三之陽發為五氣

之謂候三候之謂氣六氣之謂時四時之謂歲冬至之候陽發
于地一氣上昇七千里至六氣則上昇四萬二千里而陽至陽
位故其氣溫為春分之節也六氣而陽極陽位故其氣熱而為
夏至之節也夏至之候陰出于天一氣下降七千里至六氣則
下降四萬二千里而陰至陰位故其氣涼為秋分之節也六氣
而陰極陰位故其氣寒而為冬至之節也天地之所以能長能
久者以其陽中有陰下降極而生陽陰中有陽上升極而生陰
二者交通合為太和相因而為氣相溫而為血以此施生化之
功此變化之所由也乾道變化二氣流行氣之擊飲而有質
者為陰舒散而有氣者為陽陰氣凝聚陽氣以散得出則激
搏而為雷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陽與陰夾持
則磨乳有光而為電陽氣正升為陰氣所乘則相持而為雨陰
與陽得助其蜚騰則飄颻而為雲和氣嫩為露霜雪不和而散
則為疾氣靈腫陰于陽而氣薄不能以揜日則虹見陽伏于
陰而氣結不能以自收則雹降月星布氣陰感之則瀟而為霜
陽感之則夜而為露上寒而下溫則霜不殺物上溫而下寒則
雨而不冰風不宜溫而溫則雨凝而為雪陽縱而陰俞之也雷
不當出而出則雷發交擊陽擊而陰乘之也將雨則氣溢而發

潤既雨則氣散而土疏然自天地剖判以來評海環之中國外
如赤縣神州者九延有太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北景在齊
州之南故開北戶以向日天竺在中國之西故啓東牖以迎
溫清地當異維日初極熱而午乃溫骨刺幹解在北際羊脾連
熱而日已復出五臺六月山飛陰雪故曰冰天寒臺歲際開戶
納涼故曰炎海泰山有日觀鷄鳴而日已昇把婁處壑谷接九
桿而氣深煥此地之高深然也東海入于無際水流之勢斯畫
識者謂其近尾間之洩天南風氣所宜與極北每相類識者謂
其回北而為南此地之限極然也天日之所顯中于中土故夫
地坤和之氣悉萃諸華而有衣冠仁義禮樂之風殊方水土之
精溢于九物不過沈沙棲陸珍異之產蓋氣偏也彼窮荒遠陬
如日本如流少如題度此其地多熱如雪山如渴天如盧龍此
其地多寒皆日月所偏照梯航所罕通浸不與中國類亦氣中
之窮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
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蜂蟄蟲珠與日月而盛虛自東極
以至西極二億三萬五伯里七十五步南北亦如之雖陽東抵
扶桑輪二萬里次則日本一萬五千里其地溫煥西抵安息二
萬三千里南至大秦八千里其地實熱南抵真臘二萬里次則

古論大觀
卷一
十四
天萬物 焉

扶南一萬三千里其地炎暑北抵流鬼一萬五千里次則駱馬
一萬四千里其地常雪驛傳至此極矣地在中水環地外四
游升降不越三萬里春游過東萬五千里其下降如數秋游過
西萬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游過南故日在其上冬游過北
故日在其南人處坤載如水負舟視星漢回移或升或降莫知
覺矣陽陷于陰故能開而受以為水陽附于陰故能直而施以
為火天一陽數也而水生焉故說天一無非水也地二陰數也
而火生焉故應于地二無非火也蒸而在天為雲雨湛而在地
為淵泉求于石則擊之光發求于木則鑽之烟飛天地初分只
有水火水便是地火便是日星也土之所附其氣融結則時而
為山水之所赴其勢蓄洩則流而為川山氣暮合而為風水氣
朝降而為霧地勢峻極起自西北故崑崙乘地之高而東驅天
傾西北非也乃地勢高近爾嵩山據地之中而南嶺兩山並驅
其中必有水兩水夾行其中必有山水流東極氣虛而散如沃
焦釜無有遺餘往者既消來者復息水流東極其應于月者為
潮蓋潮為陽精陰之所依月為陰靈潮之所附朔望之際月近
于日故月行疾而潮應大朔望之後月遠于日故月行遲而潮
應小春為陽中陰生于午而晝潮大而感陽也秋為陰中陽生

古論大觀
卷一
十五
天萬物 焉

予子而夜潮大而陰應也。一晝一夜而再至。亦猶歲之春秋而月之朔望云耳。此地之至數也。若夫軌道成男。坤道成女。凝體于造化之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流形于造化之後。靈于萬物者。為人。散于動植者。為物。天一生水。在人為精。地二生火。在人為神。天三生木。在人為魂。地四生金。在人為魄。天五生土。在人為體。受精于陰。其聚而能靈者。鬼也。故鬼常附鬼。如日光之附月質。受氣于陽。其散而能神者。魂也。故魂常檢魂。如月質之附日光。頭圓象天。足方象地。虛而溫者。陽也。吸而涼者。陰也。陽氣自左而循右。猶天道尚左而象星左旋也。陰氣自右而絡左。猶地道尚右而承乾右繫也。所受之性。雖不相遠。然偏於水者。常多惻隱之心。或為所抑而不達。水火亦然。湯之生人。及萬物為狀。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九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天一地二人三。如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呂從奇。奇主辰。為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主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主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主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主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主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

八主風。風為蛇。故蛇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夫鳥魚生陰而屬陽。故皆卵生。魚游于水。鳥游于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蜊。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蟬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者。夏食而冬蟄。蟄者。八竅而卵生。鱗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者。有角無後者。脂生者。替類。父夜生者。類母。是以此其然也。羽虫三伯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虫三伯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虫三伯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虫三伯有六十而龍為之長。保虫三伯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坤之奧也。故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同之人。武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墮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柔耗土之人。醜輕土之人。多利重土之人。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山氣多男。澤氣多女。石氣多力。暑氣多夭。寒氣多壽。陵氣多貪。衍氣多仁。惟生乎齊州。乃中國稟太和五性全備。為無虧人之一身。分配五行而造化之理具焉。五行一陰陽也。人誠有之物。亦宜然。故鳶飛魚躍性之適也。鵲鳴參差躍行。啄息翾飛。蠕動皆一性也。蜂分蟻聚。義之似也。鷄知將旦。鶴知夜半。不類信乎。人狎鷗而忘機。犬吠屠而知靈。不類智乎。虎嘯而風生。龍吟而雲起。振雨而魚躍。

將風而鶴下不類感應乎燕知戊己虎知破衝巢居知風穴居
知雨不類幾先乎蟻屈而求伸俄斷而求活不類自金乎蟻
之君臣鴻雁之兄弟出乎類也鳥萬之知愛豺獺之有祭反其
本也毛羽飛行之類故屬陽鱗介鱗伏之類故屬陰兔為陰獸
故尾短雉為陽禽故尾長乾鵲知來而不知往狸知往而不
知來食水者善游而耐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
羸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穀
者智慧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羸馬屬陽起
則先駒牛屬陰起則先後猴之聚也有糧有蓄熊之行也有
古詩天觀 卷一 二天馬物天

龜雀之為物以羽形而相彈龜之既神以鑽骨而效靈鸛鶴來
而而知人事之感杜鵑入洛而駭地氣之遷譬之草木可類齊
夫故松柏鬱蒼而知其葉自根流豫章盤固而知其本盛末茂
橘踰淮而枳蒿處陸而艾藻寄根于水葵傾心于日桂枝之下
草不植麻黃之莖雪不積觀水而可驗晴雨占草而可知水旱
更緣不土而蔓果無花而實莢近陽而性暖菱背日而性寒
實下垂則取其果以治心胡桃縮則資其形以飲肺生于西
者物多辛生于南者物多燥東北之物亦然時方嚴凝生意固
在故物有堅貞而能久屬時至長養陰慘潛施故物有浮脆而

運馬來受六陽之金故就雷而指分陰陽之半則未實而
我果大泉至水而枯而枯而水氣至土旺而絕併決之區以種
而雖人力所及不毛之地以氣而化雨露所成有根本則有枝
幹有花實中有仁而生不窮之理具焉有一輪而榮悴殊
者有一枝而運速異者此各有消息爾草腐而為螢麥潤而飛
蛾蟬蟬而體凝蟻蟻泥則化焉石竹纏而石堅傾之泥金水銀
為汞此之屑銅膠投而漆鉛同錫合燬照火于日鑑取水于月
磁石之引針琥珀之拾芥皆星堅而渤海決銅山摧而錐鍾
四者非動非植通于一則萬物畢矣故曰天開于子地闢于丑
太論天觀 卷一 天地石物天

人生于寅循環無端孰窺其際自非聖人後天地而生知天地
之始先天地而歿知天地之終者時克然哉太哉易也斯其至
矣

時令論上

柳宗元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以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經術相土宜無聚大眾仲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季春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工無發大眾勸農勉人仲夏班

古論大觀

卷一

廿一時論

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工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歛務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實寶脩脩囷倉謹藏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遠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欲

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脩法制養

養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

關市來商旅審問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能者去事之無用

者則其關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

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

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

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

大旱沉陰氛霧寒燠之氣大疫風欬飢饉虐寒赤癘之疾螟蝗

五穀不熟諸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

古論大觀

卷二

廿一時論

詭寇戎來入相掠丘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保流亡遷徙之變若鬼若特輶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柳宗元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時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防昏亂之術為之動。然書于方冊與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茲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穰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諷者言仁義利害。悼于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袤。其有隕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於則無不為矣。求二史豈有復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无王

之道猶千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明矣。立本中者大惑。惜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之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耳。

世時令論下

時論

牛希濟

或曰治亂者天之常也是以十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至於蟲蝗疫癘水旱兵革皆時之數也若其聖人亦不能免是不然也何者天之於人也至仁而信其資長百穀草木觸類之物皆所以仁於人也故懼物之不生也春以發之物之不成也夏以長之物之不齊也秋以肅之物之不實也冬以堅之物在陽其其曠也故夜降雨露以潤之在陰畏其終也故伏陽以蓄之人之不之止也故晦明以息之人之不之時也故馳時以警之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霜露之作無不私於人也焉有為蟲蝗之時以害其禾稼為水旱之時以蕩其生物為疫癘之時以毒其性命為兵革之時以流其脂膏者上天垂象昭鑑萬物之情始兆高明之象已著未嘗不丁寧先視之於人俾知者通其變而脩其德以為之防知而不脩夫何言哉聖人所以觀乎天文以察其變又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則天之明斯其旨也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皆所以達變於其君若問祥而逸福必為禍必禍而懼侵益為善而無必定之災桑穀乃中興之道數無可保之福烏雀為滅亡之運其或有戰象水旱災沴之世皆生民之所惑會無時日之限而及之也且民之所為

古論本觀

卷一

時論

也繫時君之教化若以忠孝恭儉為治皆可封也暴亂聲色為治皆可誅也居時之和為可誅之教上帝之仁且不能祐庸時之亂為求治之具神明之力必可以恕或者曰三皇之世不能無戰爭堯湯之君不能無水旱豈聖德有關歟蓋時使之然也夫戰之大者孰踰於阪泉不周之後人謀之可與乎兵力之可支乎卒滅於有德水旱之數豈過於堯湯之代人無饑色國有常歲若今之世一年之水一年之旱豈惟人不粒食國無儲矣焉能感治水之命有疏鑿之功為桑林之牲契禱祈之願若時數之必然即當數足而後已豈復有中救之道是知天時不能違於聖德明矣至於長史為一郡一邑之政飛蝗尚不入其境醫門以藥劑之和可以拒時之疾又若時數之一舉寧有擇其地而遺其人哉况宋景一言之善罰星退舍漢之盛德日馭再中其餘感應之跡布在方冊是以知天道甚遠人事至近又易以履之說曰素履貞吉幽人之貞所履若吉幽人尚且不懼况聖人乎希濟以為治亂無時為人君所行求治則治忘理則亂雖復求治積年一日違之禍不旋踵國亦如之皆非拘忌之家所能執必矣

古論本觀

卷一

時論

五行論

李觀

或曰敢問五行相生則吉相尅則凶信乎曰相生未必吉相尅未必凶用之得其宜則雖相尅而吉用之失其宜則雖相生而凶今夫水尅于火則燔燒可救火尅于金則器械可鑄金尅于木則宮室可匠木尅于土則萌芽可出土尅于水則漂可防是用之得其宜雖相尅而吉也以水浸木則腐以木入火則焚以火加土則焦以土埋金則隱以金投水則沉是用之失其宜雖相生而凶也是以太元之贊決在晝夜當晝則相尅亦吉當夜則生亦凶元告曰五生不相殄五尅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繼

古論本義

卷一

五行卦一

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相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寶也今夫父之于子能食之弗能教之則恩害于義也君之于臣能賞之又克刑之則威克厥愛也恩害義則家法亂威克愛則國事修吾故曰相生未必吉相尅未必凶也或曰吾子之言性命何其異也曰吾之言也折諸聖宜乎其異矣命者天之所以使民為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于善也觀其善則見人之性見其性則知天之命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人之有仁義所以順

性命也董仲舒曰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簡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聚散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

貴于物也然則本乎天謂之命在乎人謂之性非聖人則命不行非教化則性不成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華民以學節民以禮而性成矣則是聖人為天之所為也繁辭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古論本義

卷一

五行卦二

由此觀之吉凶由人乃易之教也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釋人事而貴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古之龜策雖質諸神明必參以行事南蒯將亂而得黃裳元吉穆姜棄位而遇元亨利正德之不稱知其無益後之儒生非史非巫而言稱運命矯舉經藉以絲飭邪說謂存亡得喪一出自然其聽之者亦已荒矣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為人上者必以王制從事則易道明而君道成矣

五行志論

劉知幾

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開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取妻鬻子則知吉凶近世如月蝕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龜焦著於宋皇晉報竿壞幡亡泉止梁師之營鵬集寶主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禍福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輒有異不為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

古論大觀
五行志卷一
事也如江璧傳於鄭谷遠應始皇即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柱樹黃雀新都之譏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蠶蛾蜉蝣震食崩拆隕雨霜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濶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外候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櫬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曼亨垂謫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語錄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者才三十則

知其所也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祥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核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端而必知其兆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孔子之作在彼成年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楚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高宗諒陰臺都實生桑穀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魯僭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斯皆不憑章句直取宵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穆的就前曲取相諧極耳盜鍾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群流題目庶類謂言大為國救為強抑為著素色負禁匪中國之至黠為夷狄之鳥如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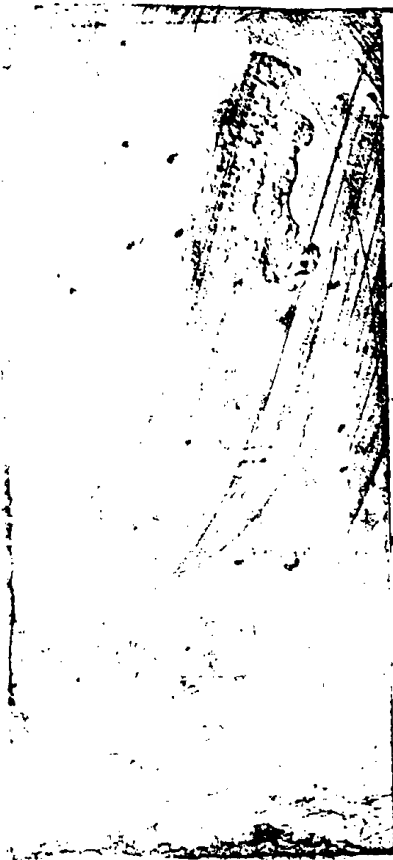
古論大觀
五行志卷二
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某次曾靡銓擇目以五行編而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叙一災推一性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要理言無准的事益煩費豈所謂誤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漢中興已還至於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無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辨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隱者難訪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後以事必精審也然則天道遠遠禪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

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曉識魏作於黃龍
董食傲晉亂於蒼鳥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
虛發苟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
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曰蓋有不
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
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
容易駟不及舌無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君論大觀

卷一

卑



唐書五行志論

歐陽脩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
火三曰金四曰木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為生
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
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
五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
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數行之士興而為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
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曰五行
之屬以謂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為最靈其餘動植之
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為英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
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為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
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為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
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
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為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
物傷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
失節以為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
其物或災為氣霧虹霓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
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

惟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諸物。類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然則而無所應者。皆不足道。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為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為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為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為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為周武王陳禹所。其說之書。條其事為九類。其說為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不相附屬。而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其杜庶證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歆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其祥青禍病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畧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

宋五行志論

脫脫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盈天地之間。無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為形。形生神。知而五性動。五性動而萬事出。萬事出而休咎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莫不於五行見之。中庸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人。之一身。動作威儀。猶見休咎。人君以天地萬物為體。禎祥妖孽之致。豈無所本乎。故由漢以來。作史者皆志五行。所以示人君之戒深矣。自宋儒周惇頤太極圖說行世。儒者之言五行。原於古論太極。理而究於誠。其於洪範五行五事之學。雖非所取。然班固范曄志五行。已推本之。及歐陽脩唐志。亦采其說。且於庶徵。惟述災青而休祥闕焉。亦豈無所見歟。舊史自太祖而嘉禾。瑞麥甘露。醴泉芝草之屬。不絕於書。意者諸福畢至。在治世為宜。祥符宣和之代人。君方務以符瑞文飾一時。而丁謂蔡京之姦。相與傳會。而為欺。其應果安在哉。高宗渡南。心知其非。故宋史自建炎而後。郡縣絕無以符瑞聞者。而水旱札瘥。一切咎徵。前史所罕見。皆歷書而無隱。於是六主百五十年。競競自保。足以圖存。易震之象曰。震來觀。虩恐致福也。人君致福之道。有太於恐懼脩

省者乎。昔禹致群臣於會稽，黃龍負舟而執王帛者，萬國孔甲好鬼神，二龍降自天，而諸侯相繼畔。夏桀殷共生于朝，雉升鼎耳而雛，而大戊武丁復脩成湯之政，穆王得白狼白鹿，而文武之業衰焉。徐偃得朱弓矢，宋濬有雀生鷄，二國以霸，亦以之亡。大槩徵之，休咎猶卦之吉凶。占者有德以勝之，則凶可為吉，無德以當之，則吉乃為凶。故德足勝妖，則妖不足慮；匪德致瑞，則物之反常者，皆足為妖。妖不自作，人實興之。此

古論大觀

卷一

四時之氣

二十四氣論

胡炳文

或問曆二十四氣之說，余曰：是言氣之行有序也，而莫不有理存焉。俗有相承誤讀者，穀雨如而我公田之雨，蓋自以此時播種有上而下也。今讀為上聲，非矣。芒種二字，見周禮，種章反，當音芒，謂種之有芒者，麥也。今讀芒為忙，種去聲，非矣。處暑如既雨，既處之，處止也，謂暑氣將于此時止也。今讀作去，非矣。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為節，寅之半，則為中。一年四立，即是四時，節氣二分二至，即是四時，中氣九日之氣往者過而來者續，故謂之立。九十日之半，故未之分。夏冬不曰分而曰至，至有二義：子至巳，六陽年至亥，六陰至者，介乎巳午亥子之間也。冬至亥陰極，故曰至子陽于此生，亦曰至。夏至巳陽極，故曰至午陰于此生，亦曰至。日影短至長至亦然。且如止半年論之，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漢律曆志驚蟄在正月中，從今作雨水，蓋自秋分水始涸，立冬始冰，冬至水泉動，大寒水澤腹堅，今日雨水者，先是為露為霜雪，皆是水氣凝結，以至子寒之極，今則水氣流行而為暑之始也。况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于水，春屬木，木生于水，今曆立春後繼以雨水，宜也。卦氣正月為泰，天氣下降，當為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為春。

蓋今曆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按國語四時有八風曆獨指
清明風為三月節此風屬巽故也驚蟄者萬物出乎震震為雷
也清明者萬物齊乎巽巽為風也巽曰繁寡故曰巽風曰清明
清明有繁之義律曆亦有明潔之義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
膏肱動今又兩其穀于水也周禮稻人掌稼下地秋謂以水澤
之地種穀即穀雨之謂也漢律曆志穀雨注今作清明以今觀
之穀雨似遲半月然風土有不同人力有遲速必至此然後無
不種之穀也四月中小滿先儒云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
十日陽生十分而生一晝故為冬至小滿後陰生亦然天四月
乾之初謂之滿者始於肅肅屬兌兌為澤澤為水肅其小
滿其滿猶其小堅水喻其滿易言于一陰既生之後曆言
于一陰方萌之初慮之深防之豫也小雪後有大雪此但有小
滿無大滿意可知矣至若三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此二氣獨
指穀麥言者慶暑農乃登穀此曰穀雨農家方種穀其今年之
秋也穀必原其生之始者穀種于春清木之氣成于秋金氣木
也麥必要其成之終者麥種于秋清金之氣成于夏火氣金也
木氣柔故穀種金氣剛故麥種此陰陽自然之理也無穀
民何以易食無麥何以續食春秋大無麥天則書于此也六月

節小暑六月中大暑不知者以為夏至後暑已成不當又謂之
小暑不知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暑相推而歲成焉
通上半年皆可謂暑過下半年皆可謂寒正月暑之始六月暑
之終七月寒之始十二月寒之終而曰小暑大暑者不過上半
年氣候之辭爾陰陽冲和之氣不頓息大暑非驟至于大也
小而馴至于大也由小初馴至其大也六月終暑之極故為大
暑則未至于極則猶為小也大小二字最可見造化消息進退
之理矣復以下半年論之七月中曰處暑即如商風首七月暑
之終寒之始大火西流暑氣于此乎處也觀暑處二字便自有
暑始大暑
風七月意思八月終白露九月節寒露秋屬金色白者露
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而氣始寒寒國有漸也九月中霜降
霜寒始結為霜也立冬後曰小雪大雪寒氣始于露中為霜終
于雪霜之前為露露由白而後寒霜之後為雪雪由小而至大
皆有漸也至曰小寒大寒亦猶風一之日麻二之日栗烈
厥風寒故十一月之終為小寒寒氣烈寒故十二月之終為
大寒出土寒早故寒氣先要之此不過總結下半年之氣候而
合而言之上半年主生曰雨曰雷曰風皆生之氣下半年言天
時不言農言農莫應春夏也先儒言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

立春雨水後寒氣漸變。至立夏則寒盡化為暑矣。然曰小暑大暑其化也。固有漸焉。立秋暑後暑氣漸變。至立冬則暑盡化為寒矣。然曰小寒大寒其化也。亦有漸焉。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觀二十四氣可見矣。大學以格物致知為第一義。此亦格物之一端。然不特此也。調元氣化王燭者知之泰齊變理。豈無小補云。

明堂月令論

蔡邕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嗣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訓誨釋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官。而四學者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故教之所由尊。變之所由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之大義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政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好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主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卽太鼎。子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人君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而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天教也。

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魯宗祀文王于清廟明堂也禮記禮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大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廣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畫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天子所自

古論太學
卷一
辛

篇曰凡大合樂則選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飭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于戊秋冬學州旋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學皆在東序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祭于明堂其無位祭于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從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以明堂辟雍之故月令

古論太學
卷一
五

經卷以爲一暴而引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
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百四十四
尺。坤之策也。屋圍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
至十六丈。通天屋徑九尺。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軌。六九之
道也。八閭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室以應辰。三十六戶
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
下不蔽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尺之實也。二十八柱。列
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經四象五色者。象其
行外廣二十四氣也。四周以冰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
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養號施令。命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
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以王政也。成法備各從時
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而明不敢泄洩之義。故以明
堂冠以名。月令其篇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也。世有詔
號。蓋以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其經曰。王用享
于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顓頊歷行曰。天元正
月也。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大廟。宮室五度。令月孟春之日
月在建寅。建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列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司天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爲寇。利用

禦寇。令曰。伐兵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間。律度量衡。中
春令。日夜分。則同量度鈞衡石。凡此皆於大歷唐政其類不可
稱數。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
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行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
號職司與周官合。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
朝正。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三藏之於明堂也。每月
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
朝。仲尼書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刺舍大禮而徇小
儀。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
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之。君人者。昭而明之。
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平。穀豐
太平。結符瑞至此而已。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記號。淮
南王安亦以取爲第四篇。政名曰。持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
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

地理論

唐太宗

昔者元胎無象太素流形對越在天以為元首則記所謂冬居營窟夏居橧巢飲血茹毛未有麻絲者也及燧人鑽火庖犧出震風宗下武炎胤昌基畫野無文其歸一統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於崑崙振響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嚳順天行義東踰蟠木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趾日月所經舟車所至莫匪王臣不踰茲域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為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劭表提額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

古論大觀

卷一

五五

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于唐堯殷因無所損益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始皇初并天下懲秦戰國削羅列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於是興師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營西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革秦之弊分內史為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加其四武帝

開越攘胡初置十七郡土分疆又增十四昭帝少惠又增其二臣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一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趾北有朔方凡為十三郡光武投戈之歲在彫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為刺史負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章帝置二和順改作其名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而郡國百有八焉桓靈頗增於前復置六郡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靈版蕩關洛荒蕪所置者十二所省者七而文帝置七明及少帝增二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於漢建安

古論大觀

卷一

五五

之間初置郡九後主增二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吳主大皇帝初置郡五少帝景帝各四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省司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為冠帶之國畫有殷周之土若乃敦龐於天地之始昭晰於犧農之世用長黎元未爭疆場而王環櫟於夷秦風駕南聲表耽東風入律光乎上德遠弗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端撫裁其弘敞嶠函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

京五尺童子皆能口誦者史官弗之書也昔庾嶷氏生於成紀而為天子都於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於曲阜黃帝生於壽丘而都於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即號建都于亳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覽華而不墜傾河海而寧泄考卜惟王乘飛駐軫晚嶢山而錫勳覽曾城以為設時逢稽浸道接陵夷平王東遷星離亘剖當塗禹瓜分鼎立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八荒之禪先王來梓營宇來歸期固可得而言者矣惠皇不虞中州盡蕤永嘉南度綸行建

五

鄴九分天下而有一焉

輿地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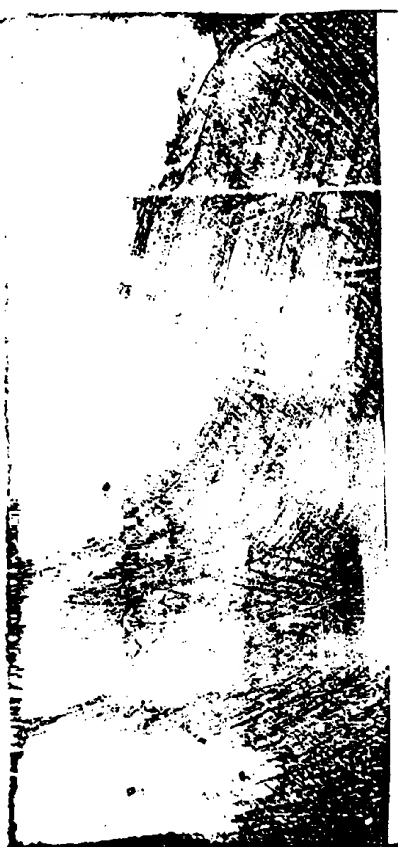
馬端臨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為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為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為郡國而後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為十九自晉以後為州架多所統架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為夸大僞置諸州以會稽為東陽京口為南徐廣陵為南兗歷陽為南豫歷城為南冀襄陽為南雍魯郡在禹跡為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為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雖析礫裂循名先實而禹跡之九州架不復可考矣宋陳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於郡縣說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

論古今水利之制莫善於周莫不善於漢夫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不通則四體非復為有大而江河川澤微而溝洫訖滄其小大雖不同而其疏通導達不可使一國之利關則一也成周之盡力於溝洫西漢之用功於河渠不貪小利以害大謀不急近功以遺遠害田畝有灌溉之益川澤無壅塞之憂此周禮述溝洫遷史書河渠之利歟且成周匠人之職方井之地廣四尺者為之溝十里之成廣八尺者謂之洫百里之同廣二尋者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尋之澮一同古論大觀

溝洫之屬可知矣天下所謂有才之士始出而以私智經營其利澤不特未及古人偏利天下之意不猶愈於後世與水爭地貪尺寸之利而遺無窮之害哉自春秋戰國後其源西漢導其流而河渠之水利詳矣孫叔敖起芍陂楚受其惠文公穿決口蜀以富饒鑿潭水於魏者鄴旁有稻梁之詠導涇水於秦者涇陽有禾黍之謠此見於春秋戰國之時也自漢以來講明尤備內而京師外而列郡又遠而邊地源流分原隰基布歷可見矣嚴能穿龍首渠於馮翊之地兒寬穿六輔渠於左內史之治白公引涇水於池湯之區決渠降雨荷重成雲不食京師億萬之口豈非京師之利乎其他郡縣泰山則引汶東海則引鉅定海南九江則引淮朔西方河酒泉諸郡則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披山通道在、相望豈非諸郡之利乎輪臺以東有渠既田五千頃而鮮水左右亦有橋七十所是雖極邊之地水道源流無不留意又豈非邊地之利乎西漢之君不計地利之廣狹不論費役之多寡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此漢人得享漸澤之利也然周漢所以得水利者治之者非一官領之者非一人得以盡心於溝洫河渠之間是故周官管溝行水之制則職之匠人俾任浚導之功也匠人為溝洫凡溝必因水

勢防因地勢山水蓄水之令則領之稱人仰其儲蓄之利也
 天惟浚之於其始積之於其終又安有旱澇之患哉漢之京師
 則以府總禁池之事其屬則有池監有都水之衛掌林董之事
 其屬則有水司空有都水三輔以行京師之職太常以領巴陵
 之渠郡國則九江有陵湖官南海則有淮浦官南郡江夏則有
 雲夢官天惟既任於其內又分於其外又安有壅閼之憂哉國
 朝惠養元三留心水利三司則有都水監諸路則有提舉州有
 倅貳邑有丞佐而又郡有守邑有令皆得以行其凌道蓄之
 利故修蕭何之故堰則若許景山而廢壞之地復蒙水利正鄭
 公在前自公起後之意也修後傳之書渠則若趙尚書而龍
 廢之場變為沃壤正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之意也然海隄以衛
 田而民享其利則如范文正興水利有功而治累得聲則如劉
 彝得人如是則其利可勝計耶今日聞有言水利之事矣而不
 蒙其利聞有任水利之官矣而不行其勞太湖數陂澤水之所
 瀦而河渠畝遂水之所池豪民壅之以獲豐殖之資官私仰之
 以享輜輸之入及其日增歲行而水利之故地皆為創置之良
 田棄之仰其水利以耕者今不勝旱澇之害是固不可以悉舉
 也姑以越之鑑湖言之自漢永和初始闢其廣二百餘里而灌



溉之利及於民者為田八千餘頃及熙寧中盜耕其中者九百
 頃至近歲又甚矣至取其田以歸之公上此未害也而不知所
 剩者僅數百畝而利之所以復未必盡歸之官所言者凡數千
 頃而駁之不已則越三郡將受其弊矣倘今日公上不利絲毫
 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於紛之議毋付於悠之事
 則何患乎利不具害不除而使周漢專其利哉雖然水利固當
 舉也亦未易輕舉也才不辨者不足任心不盡者不足任苟且
 順從者不足任上靡帑庫下奪農田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間有
 指鄰國以為人說焉貢而行河者益以滋其謬耳不然段之若
 吾論大觀
 卷一
 五
 溪入太湖東坡何託此以諷熙寧與水利者哉

職方考論

歐陽脩

嗚呼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雖古稱失始，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為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他，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勢未分，豈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為方鎮，之大者連州，而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強則叛上，土地為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

職方考論

卷一

職方考論

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亟割裂。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為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為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為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是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

文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為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于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為南唐。自劔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為蜀。自湖南、北十州，為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為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為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為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為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職方考論

卷一

職方考論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于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自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為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九唐故而廢于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于今者，及縣之割地，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變遷，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古論大觀一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卷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六經畧注叙論

常 爽

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啟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成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舉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其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修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

古今未

卷二

一 六經畧注常

和其人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聰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為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聊因暇日屬意藝林畧撰而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畧注以訓門徒焉

經籍論

袁 宏

堯舜之傳賢夏禹殷湯授其子此趨之不同者也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兼而用之此德刑之不同者殷人親盡則婚周人百世不能此婚姻之不同也立子以長三代之典也文王廢百邑考而立武王廢立之不同者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周之制也春秋弑君之賊一會諸侯遂得列于天下此褒貶之不同者彼數聖者受之哲王也然而會通異議質文不同其故何邪所遇之時異夫奕者之思蓋于一局者也聖人之明周于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勢未嘗盡同則天下之事豈必相契

古今未

卷三

二 經籍未

故故記載廢興謂之典謨集敘歌謠謂之詩頌擬議吉凶謂之易象撰錄制度謂之禮儀編述名述謂之春秋然則經籍者聖載先聖之軌迹者也聖人之迹不同如彼後之學者欲齊之如此焉可得哉故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不可不察聖人所以存先代之禮兼六籍之文將以廣物憤心通于古今之道今去聖人之幾將千年矣風俗民情治化之術將數變矣而漢初諸儒多案春秋之多復有同異其後殷書禮傳往往間出是非之倫不可勝言六經之道可得詳而治體云為遷易無度矣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

義華諸子之言紛然散亂太史公談泮而定之以為六家班固
 演其所而明九流觀其所由皆聖王之道也支流區別各成一
 家之說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雖治道猶繪明殊方舉其綱
 契必有所歸尋史談之言以道家為統班固之論以儒家為高
 二家之說未知所辨常試論之曰夫百司而可以總百司非君
 道如何情動動而非已也虛不以應其變變而非為也夫以天
 下之事而以一入即精神內竭禍亂外作故明者為之視聰者
 為之聽能者為之使雖三者為之慮不行而可以至不為而可
 以治精神平粹萬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處之術也
 言論大觀 卷一 三 陰陽家二
 夫愛之者非徒筭其車服厚其滋味必將導之訓典輔其正性
 納之義方開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愛而欲其濟仁愛之至于
 是蕪善也然則百司私宣在于通物之方則儒家之笑先王教
 化之道居極則玄默之以司勢運通則仁愛之以教化故通明
 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夫大道行則仁愛直達而無傷及
 其不足則抑參差而並陳惠萬物之多惑故推四時以順此明
 陰陽家之所生也懼天下擾擾竟故辯加位以歸真此名家之
 所起表衆寡之相犯故立法制以止殺此法家之所興也慮有
 國之奢獎故則節儉以示人此墨家之所因也斯乃隨時之述

摠而為治者也後之言者各演一家之理以為天下法儒道且
 備紛然而况四家者乎夫為棺槨遂有厚薄之弊矣欲速朽亦
 有棄尸之患因聖人之言述而為支辯之說者焉可數哉故自
 此以往畧而不論

言論大觀

卷二

四

陰陽家三

乾坤成列，震巽始出，坎離居中，艮兌在末，制用之名也。天地定，佐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相逮，寫載之形也。形以寫載為象，名以觀象為義。故象者意之跡，而名者象之為也。夫卦以應時，治亂時也。爻以適時，變通時也。世有解蹇，故功有利，害時有濟，否故業有變通。是以大人君子，虎豹其變，而通之以盡利也。靜則象潛，龍以適世，動則宜在田，以見德，巨則彌綸，天地之外，細則曲成，秋毫之內，物無不麗乎理。事無不由乎道，義之門於斯乎存。故二五多功，三四多凶，違世惡變，適時貴中，大畜尚積。

古論大觀

卷二

五易王

明夷好昧，豫損在進，謙益在退，為之有才用之有時，得失有地，進退有司，不誣也。夫動得所，感雖獨，不懼靜得所，恒雖離，不害。故卦有幽明，治亂之象也。爻有內外，貴賤之象也。位有剛柔，靜躁之象也。感不以義，雖通而不可懷也。應必以理，雖遠而不可棄也。剛未必勝，失所據也。柔未必危，得所御也。夫適時之變，不在多寡，合世之功，不待博救。統之有宗，理之有主，善從事者，司契而已。故言易知，行易從也。

阮子曰：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變經也。庖犧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懷悍，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于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是以天地象而萬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有取，變化有成。南面聽斷，向明而治，結繩而為網罟，致日中之貨，脩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皆得其時。黃帝堯舜，應時當務，各有攸取，窮神知化，述則天序，庖犧氏布演六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視而因之。

古論大觀

卷二

六通易

象而用之，禹湯之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乎文王故係其辭，於是歸藏氏逝，而周典經典，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易之為書也，本天地，因陰陽，推盛衰，出幽微，以致明著，故乾元初九，潛龍勿用，言大人之德，隱而未彰，潛而未達，待時而興，循變而變，天地既設，屯蒙始生，需以待時，訟以立義，師以聚衆，比以安民，是以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收其心也。原而積之，富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歲成天地之通，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其理也。先王既歿，德法垂於上，陵下君臣不制，剛柔不和，天地不交，是以君子一類求同，惡揚

是以致其大謙而先之衆多孟寡樂聖善以命雷出于地于是
大人得位明聖又興故先王作樂薦上帝昭明其道以答天賜
於是萬物服從隨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臨取統一大觀
天下是以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儀之以度也包而有之合而
舍之故先用之以明罰勅法自上乃下貴復其賤美盛亨盡時
極日至先王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靜民也季葉既衰非
謀之獲應運順天不妄而作故先王茂對時育萬物施仁布澤
以樹其德也萬物歸隨如法流承養善反惡利積生害剛過夫
柄習坎以位上失其道下喪其羣於是大人雖明照于四不顯

古論大觀

卷二

七通易

其德也自乾元以來施平而明威衰有時剛柔有常或得或失
一陰一陽出入吉凶由開察彰文明以止有翼不飛隨之乃存
取之者歸施之以君用之在微貴變慎小與物相追非知來藏
往者莫之能審也易之為書也覆瞻天地之道囊括萬物之情
通至而反事極而改反用應時改用當務應時故天下仰其澤
當務故萬物恃其利澤施而天下服此天下之所以順自然惠
生利也富貴伴天地功名克六合莫之能傾莫之能害者道不
逆也天地易之主也萬物易之心也故虛以受之虛以和之男
下女上通其氣也柔以承剛久其類也順而持之通而退之下

隆上積剛動大壯正大必用力則望明升惟進光大則傷聚
以履身異以成類華雖既解緩以為失損益有時察以主佚揚
于三庭乘五剛既剛既央柔上索下合令臣遵明君以柔遇剛
品物咸亨剛據中正天下大行是以后用施命誥四國貴離教
也於是天地萃聚百姓合同升而不已屆極及下并養不窮卑
不能通不可弗革改以成器尊卑有分長幼有序主之以震守
之以威動不可終敵應而行漸以應之為人求位君子之欲進
者也臣之求君陰之從陽委之歸誠乃得其所歸而應專而一
之陽德受歸道豈位大也賢人君子有衆以成其大也窮修長

古論大觀

卷二

八通易

大夫之位群而靡容容而無所卑身下意利見大人巽以申命
柔順乎剛入而說之說而散之順天應人濟能成章風行水上
有文有光男行不窮女位乎外衆陰承五上同在中從初更始
乘木有功故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奉天建國也剛柔分適得中
節之以制其道不窮信愛結內剛得中位誠哉于心庶物在類
大得則嚴甚往則過既應于遠則不利故君子是以行重乎
恭畏重乎哀為偽薄也小過下泰不宜于上下止上動有飛鳥
之象鳥初六坎下上六離飛鳥以凶是以災眚也柔居中國
失位利與時行過而欲遂小亨正象陰皆乘陽陽剛交督君臣

易位亂而不已。非中之謂。故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慮其敗也。通變無窮。周敗又始。剛未出陰。在中。柔順不逆。遂成不窮。則象河洛神物。故教而天下服。慎辨居方。陰陽相求。初與之道。遠作之由也。卦體開闔。乾以一為開。乾以二為闔。乾坤成體。而剛柔有位。故木老子未水生於申。而坤在西南。火老子戊木生於亥。而乾在西北。剛柔之際也。故謂之父母。陽承震力。陰而相承。專制遂行。萬物以興。故謂之長男。水老子辰。金生于巳。一氣存之。終而復起。故巽為長女。震發于風。陰德有紀。火中。賜鳴母道。將始。故離為中女。兌在西北。戰將升。季陰幼昧。衰而不勝。故兌為

古論本義
卷二
九道易四

以守位。國法以威。何獨則亨。滅耳而凶也。小過何也。歸位。凌公害正。危身小者過也。既濟初六。終亂何也。水加日。三陰乘陽。以力水滿不止。必亡。故初吉終亂也。未濟上六。飲酒无咎。何也。通而莫敗。危而弗聞。誰咎之也。无妄何也。無望而至。非會合也。陰陽之違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得之。邑人之災。何也有國而不收其民。有教而不修其器。行人得之。不災乎九五之疾。勿藥何也。非常之厚。難以為同。无妄之疾。失以陰。天時成敗。何疾之功。勿藥有喜。不成何試也。龍者何也。陽健之類。盛德尊貴之喻也。配天之厚。盛德莫高之謂。尊貴大人。受命處中。

古論本義
卷二
十道易五

相易盛衰相及致飾則利之未捷乎故王后不稱君子不錫上
以厚下道自慈也君子者何也佐聖扶命翼教明法觀時而行
有道而臣人者也因正德以理其義察危廢以守其身故經綸
以正盈果行以遂義飲食以須時辨義以作事皆所以章先王
之建國輔聖人之神志也見險慮難思患預防別物居方慎初
敬始皆人臣之行非大臣之道也大人者何也龍德潛遠貴賤
通明有位無稱大以行之故大通成才天下幽明大人發輝重
光繼明照于四方萬物仰生合德天地不為而成故大人虎變
天德興也君子曰易順天地序萬物方圓有正體四時有常位
吉論夫觀 卷二 士通易隱六

事業有所麗鳥獸有所萃故萬物莫不一也陰陽性生性故有
剛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惡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者
而吉凶見八卦居方以正性普範圍通以索情情性交而利害
出故立仁義以定性取者龜以制情仁義有偶而禍福分是故
聖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陰陽之適別剛柔之節順
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刑求者
雖吉必凶知之以守萬者雖窮必通故寂寞者德之主忠雖者
賊之原進往者及之紛終盡者始之根也是以未至不可圻也
已用不可越也紂有天下之號而比匹夫之類鄰周處小侯之

細而亨于西山之賓外內之應已施而貴賤之名未分何也天
道未究善惡未淳也是以明夫天之道未不欲審乎人之德者
不處在上而不凌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故道不可逆德不可
拂也是以聖人獨立無間大群不盜釋之而道存用之而不可
取由此觀之易以通矣

吉論夫觀

卷二

十二連易隱七

關朗易論

吳 聚

予始讀文中子中說頗載關朗子明事後得天水趙氏所注關
子易傳十有一篇大槩易上下繫之義疏耳首述其出處本末
以分上下年數別為一篇似皆出之王氏或曰王氏中說本于
阮逸問氏易傳推于戴師愈師愈江東老儒也觀其傳統言消
息盈虛交象策數之類獨與張彛相問答彛嘗薦之親孝文而
王氏之贊易世傳關氏學也是又豈盡假託而後成書歟夫易
之道大矣世之言易者往往不求其道之一卒使其學繁馬而
各不同是故談理致者多溺于空虛守象數者或流於纖繆此

玄論大觀

卷二

十三卦圖

豈聖人之意哉至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聖人特因其自然之
理故推而為七八九六之數非苟畫焉將以著其未畫之妙而
已後之儒者苟造其理而過為其畫之求太玄華易者也洞極
則又擬玄者也玄之數起于三而洞極之數亦起于三生以配
天育以配人猶易所謂三極之道也故凡三體九變三九二十
有七始于萌而實詭于幾且通焉今其書世見之者亦少中
說所載殆未嘗及此然而王氏每尊其學之所自且欲自當達
者以為聖人復出王通復行而味西禮樂之教復明于世母
乃徒託于此而後言之歟至于考之以典禮稽之以龜策即人

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關氏之學蓋深于易者也雖

昔者子張嘗欲知來聖人但言其既往者以告之是故三代常
因其禮之大體而或損益其制非謂王者有是禮也必過其所
小之數夏以金王得數之生商以水王周以木王得數之成聖
人不敗知也為其說者尋周漢廢介節且以明真主正統之所
歸後世識緯之流耳楚靈欲併天下既不得卜則投龜而詬天
孫皓亦命尚廣卜焉且曰庚子之歲青蓋入洛彼二君者曾不
悟其已之不修而徒欲惟天之決也故天命吉凶命歷爭必以
其類應亦可見其繁耳元觀以下爭奪機謀乃若灼然親觀其

玄論大觀

卷二

關氏

事無有少差焉若張彛之說龍瑞見矣曾不告之以辟禍者何
也其數也耶銓則選格排迫武人不可謂之數也果其理有以
召之故耶雖法自比立命由此出聖人人而合天者也關氏
每拳拳于天人相與之際今之言天者類曰是莫之為而為者
終至于廢人事而不之講嗚呼關氏之學殆孤矣吾故欲削其
不合者而著其合者且書此以質夫人焉

潛虛易論

朱潤德

天地之數陽奇陰耦陽不能獨立也必以陰對待故一必二二必四小數極于四凡一二三四生數也大數極于九凡七八九六成數也至五則變居數上而天地之數備矣至十則復為一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天數五一三五七九陽奇之數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陰耦之數也奇與耦相得一必有二也奇與耦相合一生水而六成之也以五生數合五成數故小衍之則成十大衍之則成五十也成必有損故損一以為用其用四十有九也合五奇五耦則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古論大觀

卷二

十五 潛虛易一

古論大觀

卷二

十六 潛虛易二

來以此藏往亦曰誠而已矣知微子讀易甚熟衍數甚精誦卦文彖象文言其應如響求乎作天地山川人物草木之象僕既為之象形矣不能無書書不盡言奇之象外

易說論

王安石

宗與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魚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之象也貪暴而止乎高者隼也貪竊而動乎陰者鼠也狐疑也不果也半順而強也羊很也羊其剛以觸者也鮒物之在下汙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困者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而遠聞者鴻進退以時而有序者也禽飲井之無擇者也積豕之牙能畜其剛而不可犯者也豕汙穢也豚豕之微者也龜有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志於養者也龜人之所恃以知吉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躍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為物有常者也鬼物之無形者也凡尊物也所馮以為安者也牀安上以止者也車載其上以行者也輪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也可以為車之一器者也輿有承載之材而非車之全者也輻車輿所以行者也缶國虞以容而應者也矢直而利乎行者也弧攻遠之器也鼎成物之器也鉉所舉鼎而行之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鉉者也瓶井之上水者也甕井水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缶女所以承實者也

十七易說論五十一

所以事宗廟社稷之器也樽酒簋食祭之約也幽而能正時者斗也暮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者蠱之時也日昃者過中當退之時也晝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時也日中則昃天下矣目以明進至晝日其極盛也甲仁屬也庚義屬也月教望陰盛而不亢也雲陰上也雨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微也堅水陰剛而疑陽也膏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為間而易侵者也趾在下而行者也拇在下之微而無能為者也腹容物者也煩上體之見乎外而無能為者也臂下體之無能為者也身躬已也頂首之上者也面見乎外者也心體之

十八易說論五十二

以靜居也。逐從求之也。血去不來也。出自穴出不去也。復反而得其所以反自外來而復也。見見也。處不行也。征進也。然動未進也。枕止而安之也。動方征也。起方往也。過達而見之也。與事之大者也。與事之小者也。飛宜下不宜上也。且方然也。或疑辭也。方也。後也。乃徐也。方此女之時未可以然也。要其終則然也。田平夷者見之地也。非龍之所宜宅也。大川險也。沙近險而無難也。泥則近險而有難也。沛澤之困乎水者也。穴陰之宅也。在穴動物在陰之小者也。淵龍之宅也。在天則龍有為之宅也。在穴動物在陰之小者也。淵龍之宅也。在天則龍有為之宅也。

古論太觀 卷二 十九易 第五

平易以有序以漸升而得位也。伐邑者小之也。伐國大事也。伐邑小事也。城地道也。而外相也。復于陰則不上承不外。外相也。易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易象之大。既見於乾坤之說。推而長之。則九易之象。可不疑矣。棟室壁之所恃也。野空曠也。同人于野。無適莫也。龍戰于野。無君臣也。邑有事之地也。起時而為之者也。郊遠乎有事之地。次師旅之安舍也。巷出門庭而未易道也。自牖自幽以即明也。婚媾內外之合也。鄰比已者也。妻配也。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為陽。以母為陰也。以母為近則

古論太觀 卷二 二十易 第五

或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請問動而無悔則奚由曰時乎時
智者弗能違矣先時而動者妄也後時而不進者怠也妄者過
之嫌怠者功之賊也震初六曰往蹇來譽謂蹇難之始居止之
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故往則遇蹇來則譽也歸妹
六三曰歸妹以須又歸以娣謂室主猶存而求進焉進未值時
故有須也不可以進故反歸待時以娣乃行也凡此不可先時
者也豐上六曰豐其屋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山
謂處於明動尚大之時而深自幽隱以高其行大道既濟而猶
吉論大觀 卷三 世易論卷二

六曰避尾厲勿用有攸往謂處避之時而為避尾禍所及也危
至而後求行難可免乎故勿用有攸往也然而矯枉過正衆之
所情和而不同身乃無患明夷初九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
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謂處卦之始最遠於難遠難
過甚明夷遠避絕跡匿形不由軌路殊類過甚以斯遠人人心
疑之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也六二曰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
壯吉夷于左股示不能行也以柔居中用夷其明進不殊類退
不逃難故可用拯馬而壯吉也夫有所避故不可有所顧也以
欲而忘患鱗屬所以死於餌也避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
吉論大觀 卷三 世易論卷二

不見隱不為賢更為反道凶其室也三年豐道之成治道未齊
隱猶可也既濟而隱以治為亂也節九二曰不出門庭凶謂初
已造之至二宜宣其制矣而故隱之失時之極則遂矣故不出
門庭則凶也凡此不可後時者也嗚呼進取之時易見退避之
時難知蓋利者人之所欲欲則存諸心存諸心則計之熟矣害
者人之所惡惡則幸其無之而不知為謀矣或人請問退避之
道曰君子見幾而作愚者闇於成事禍至而避亦無及也渙初
六曰用拯馬壯吉謂廢散之初爭散未甚故可以遊行得其志
而遠於難也不在 劇而後乃逃竄故曰用拯馬壯吉也避初

與、為此猶聞不能沒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利正也凡此避
補之道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古論大觀

卷二

易論卷二

易論二

李親

或曰獨陰孰始獨陽孰生萬事云為未有不因人以成故大則
有君臣之交小則有同志之會變故非一願聞其詳曰人事之
變或遠而相應或近而相得遠而相應君臣之分定也近而相
得以各無應同志者也然而應於遠者或為近所困承於上者
或為下所逼臣欲應君而冠難阻之君欲應臣而讓邪制之惟
其明哲決所去就秉心不回終乃無過也屯六二曰屯如遭如
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正不字十年乃字謂志在乎五不從
於初與初相近而不相得困於侵害時方屯難正道未通涉遠
而行難可以進屯難之世勢不過十年十年則反常反常則木
志斯獲矣大有九四曰匪其彭無咎謂既失其位而上近至尊
之威下比分權之臣其為懼也可謂危矣唯夫有聖知者乃能
免斯咎也三雖至盛五不可舍能辨斯數專心承五常匪其彭
則無咎矣睽六三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無初有終謂
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志在於上而不和於四二應於五則近而
不相比故滯隔所在不獲進也四從上取二從下取而應在上
九執志不回初雖受困終獲剛助也漸九五曰鴻漸于陵婦三
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謂進得中位而隔乎三四不得與其應合

古論大觀

卷二

易論卷二

然各履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途不過三歲必得所願矣
九三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尚謂以陽爻為下卦之
主而棄其群醜與四相得遂乃不反夫征不復樂於邪配則婦
亦不能執正矣然小人之心惡直醜正近不相得亦宜備之既
濟六四曰繻有衣袽終日戒謂獲得其正而近不與三五相得
鄰於不親而得全者終日戒也抑又交際之間理非一致或名
雖為應而實不相接或義有可合而情不相同智者三思故往
而必納愚者徑行則動而多悔也屯六四曰乘馬班如求婚媾
往吉無不利謂二雖比初執正不從不害已志者也求與合好
吉必見納矣故象曰求而往明也小畜初九曰復自道何其咎
吉謂處乾之始以升巽初四為已應不距已者也以陽升陰獲
自其道順而無違何所犯咎得義之吉也隨六三曰係丈夫失
小子隨有所求得利居正謂雖體下卦二已據初將何所附故
舍約係四志在丈夫四俱無應亦欲於已隨之則得其所求也
睽六五曰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謂有應在二三雖比二三之
所噬非妨已應者也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合也凡此智者
之慮能見彼情者也屯六三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
不如舍往各謂三既近五而無寇難四雖比五其志在初不妨

古論大觀

卷二

廿五 易論二季二

其唯明又者乎

古論大觀

卷三

已路可以進而無屯運也見路之易不揆其志五應在三往必
不納何異無虞以從禽其可獲乎故不如舍往各窮也大畜九
二曰輿說輹謂五震畜盛未可犯也過斯而進故輿說輹也凡
此愚者之動不知彼情者也故亦有非應比各亢一方而決然
合好有猜嫌者同患相恤勢使之然也睽九四曰睽孤遇元
夫交孚屬無咎謂無應獨處而亦初無應特立處睽之時俱在
獨立同憂體下故求其嚮類而自託焉相得無疑故曰交孚雖
在乖革志可得行雖危無咎也故曰苟識其情不憂乖遠苟明
其趣不煩疆武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

易論

蘇洵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專信之而不可廢專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畔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使幼穉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有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親而已也不畔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親食吾之所畔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童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于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藝則易廢聖人惧其道之廢而天下復于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文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緯探之茫茫索之冥

原缺第二十八葉

易論

蘇軾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至於六十四此其為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耻其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闊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不言歟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開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為數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為老陽而七為少陽六為老陰而八為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以為如此者也或者以為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為少而九為老至於老陰苟以為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又當其下之六則又為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為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為老或為少者為夫操蓍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操蓍焉而求之操蓍之法曰掛一歸

古論大觀

卷二

易論

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為老陽得八而以為少陰得七而以為少陽得六而以為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為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為一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為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陽老陰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著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者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

古論大觀

卷二

易論

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各為虛果何以為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為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以彊為之說也

八卦卜大演論

王勃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以為分太極者兩儀也分四象者八卦也成八卦者十六條也司八卦者十二月也分十六條者三十二侯也分十二月者二十四氣也分三十二侯者六十四卦也司二十四氣者三十六旬也進退於三百六十六日伸伸於三百八十四爻往來飛伏之理盡矣其孤虛消息之端極矣三才之道不可不及也五行之義不能復過也翕之以幽晦張之以寒暑會之以生死申之以去就禍福生焉吉凶著焉成敗行焉逆順興焉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奉之者則順背之者則逆圓立者稱聖偏據者號賢豈試論之曰三才易之門戶也八卦者易之徑路也引而申之終於六十四卦天下之能事畢矣陳而別之極於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之微理盡矣夫陰陽之道一向一背天地之理一升一降故明暗相隨寒暑相因剛柔相形高下相傾動靜相乘出入相藉混之者神也形之者道也可以一理微也可以一端驗也故天尊則地卑矣水濕則火燥矣山盈則澤虛矣雷動則風適矣是以天下有風可以始矣則地中有雷可以復矣天下有山可以遁矣則地上於澤可以臨矣天地不

古論大觀

卷二

易論

變可以為矣。則天地既交。可以為矣。以風行地上。可以觀矣。則雷行天上。可以大壯矣。山附地上。可以剝矣。則火附天上。可以大有矣。風行水上。可謂渙矣。則水在地上。可以比矣。雷出地奮。可以豫矣。則風行天上。可以小畜矣。雷之與水。作解矣。則風之與火。可以家人矣。雷在風上。可以恒矣。則風在雷上。可以益矣。風在地下。可以升矣。則雷在天下。可以無妄矣。風在水下。可以井矣。則雷在火下。可以噬嗑矣。風在澤下。謂大過矣。則雷在山下。可為頤矣。雷在澤下。可以隨矣。則風在山下。可為蠱矣。澤上有水。可為節矣。則山下有火。可為旅矣。雷在水下。可為屯矣。則風在火中。可為鼎矣。水在火上。可為既濟矣。則火在水上。可為未濟矣。澤上有火。可以革矣。則山下有水。可為蒙矣。火在地下。可以明夷矣。則水在天下。可為訟矣。地中有水。可為師矣。則山下有火。可為賁矣。澤工於天。可為夬矣。則澤下有火。可為困矣。山下有天。可以為大畜矣。則澤下有地。可以為萃矣。以山在澤上。可為損矣。則澤在山上。可為咸矣。澤上有火。可為睽矣。則山上有水。可為蹇矣。則天下黑。可為履矣。則地下有山。可為謙矣。澤上有風。可為中孚矣。則山下有雷。可為小過矣。山上有風。可為漸矣。則澤上有雷。可以歸妹矣。此天地以對成之義。陰陽反

論衡

卷二

手三

合之理。故卦相次。則反爻以成義。易之八卦。是也。八相生。則錯卦以興理。因而重之。是也。故聖人之道。可縱焉。可橫焉。可合焉。可離焉。逆而陳之。未嘗逆焉。順而列之。未嘗順焉。三畫以象。雖天地之數。可無賴也。九六相推。雖萬二千五百之浩蕩。不能踰於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之糾紛。不能踰於六十四重之。以六十四不能過於八卦。張之於八卦。不能過四象。紀之兩儀。兩儀之理。達於太極。得矣。故古往今來。寒進暑退。死生亂動。是非勝結。未嘗非兩儀也。而未嘗離太極也。故曰。有寒有暑。則兩儀不廢也。無思無為。則太極未嘗遠也。見之則兩儀。忘之則太極。古論太極。卷二。極夫然。故不捨二求一。未嘗離動以求靜。未嘗離動以趨靜也。有可有不可。非聖人之謂也。無可無不可。是夫子之心也。然天下之理。不可窮也。天下之往。不可盡也。有窮盡之地者。其唯聖心乎。有窮盡之路者。其唯聖言乎。故據滄海而觀衆水。則江河之會。歸可見也。登泰山而覽群嶽。則岡嶺之本末。可知也。是以貞一德之極。權大爻之變。振三才之柄。尋萬方之動。又何往而不通乎。又何疑而不釋乎。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義之本也。非聖人孰能正之哉。若抑末執本。研精覃思。非聖人之書。則不讀也。非聖人之言。則不取也。庶幾乎神明之德。可通乎萬物之情。可類乎本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君子可不務乎哉。

九卦論

王安石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旁理仁足以盡性內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蓋有以處之也處之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之道也夫君子之學至于是則備矣宜其通于天下也然而猶困焉者非吾行之通也時有利不利也蓋古之所謂困者非謂失其行自困者謂夫行

古論太觀

卷三

三五九卦

是以通而困于命者耳蓋于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也疎矣夫惟深于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為之內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禮之寔存乎謙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復不可以不知謙夫禮雖散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文而失乎其寔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雖復乎其本而不能

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恒雖能

久其德而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則吾之行有時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學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通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于命則動而見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衆而吾之所以處之者尤難矣然則其行尤貴于達事之宜而適時之變也故辯義行權然後能以旁通而井者所以辨義巽者所以行權也故君子之學至乎井巽而大備而後足以自通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

古論太觀

卷二

三六九卦

謂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時也嗚呼後世之人一困於時則憂思其心而失其故行然率至于不能自存也豈有他哉不知夫九者之義故也

明卦適變通爻

王弼

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大小。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言可反而用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動靜屈伸。唯變所適。故名其卦則吉凶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象也。承乘者逆順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內外者出處之象也。初上者終始之象也。是故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

古論大觀

卷三

王弼

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大小。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言可反而用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動靜屈伸。唯變所適。故名其卦則吉凶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象也。承乘者逆順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內外者出處之象也。初上者終始之象也。是故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

明象論

王弼

夫象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雜物撰德。辯是非。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

古論本觀

卷三

王弼

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為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變。宗主存焉。象之所尚。斯為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遺爻而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感約以存。情簡以濟。衆其唯象乎。亂而不能惑。變而不能論。非天下之至理。其孰能與於此。故現象以斷義。可見矣。

明象論

王弼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言，言主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主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非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徵，善者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善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偽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益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明爻通變論

王弼

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變者何也？情偽之所為也。夫情偽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形隔好靜，實乖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巧歷不能定其算，數聖明不能為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為之乎？豈存夫大哉，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威，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近不必比，遠不必乖，同聲相應，高下不必均也。同氣相求，體質不必乖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故二女相違而剛柔合體，陰陽求歡，遠堅必盈，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故苟識其情，不憂乖遠，苟明其趣，不煩疆武，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瞭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其唯明爻者乎？故有羊通而遂至命官，而商應脩下，而高者降，與彼而取此者，服矣。是故情偽相感，遠近相迫，愛惡相攻，屈伸相推，見情者獲直，性則道，故擬議以成其變化，語成而後有格，不知其所以為主，鼓舞而天下從見乎其情者也。是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無體，一陰一陽而無窮，非天下之能變，其孰能與此道哉？是故卦以存義，爻以示變。

辨位論

王弼

案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亦不及上初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為陰位邪則需上六不得云不當位也若以上為陽位邪則乾上九不得云貴而无位也陰陽處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說當位失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无陰陽定位也故乾初謂之潛過五謂之无位未有處其位而云潛上有位而云无者也歷觀衆卦畫亦如之初上无陰陽定位亦以明矣夫位者列貴賤之地待才用之宅也及者守位分之任應貴賤

論大觀

卷二

四

法象論

徐幹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主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專也欲其壯也馬可以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威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恭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脩其威儀悅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求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際耳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終顧命之辭李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于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

論大觀

卷二

三

誅之淋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
 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待而黷也。雖朋
 友不待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閭門。不諫論而風聲紀
 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
 況得志而行于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
 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
 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福之所由也。則有嫌慢以為階。
 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于碁局。陳靈被矢于戲言。閭郈造逆于
 相詬。子公生獄于嘗。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
 事論大觀 卷二 三法象卷二
 茲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榴楸狎之。詩云。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嫌。和而不
 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婚。多恕而寡非。故無絕
 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
 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悔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
 悔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
 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
 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失及其身。
 昔晉惠公以慢端。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祁華以傲享。徵亡。其

缺以敬妻受服于國。以大明振亂。遠罪以既醉保祿。良宵以鵲
 奔喪。家子哀以草草。故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
 故立必巘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于結檜之
 間。言不越乎表者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
 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神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事論大觀

卷二

三法象卷二

易象論

王安石

君子之道始於自強不息故於乾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然後厚德載物故於坤也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積德以有載也適能經綸故於屯也君子以經綸經綸者君子有事之時故於蒙也君子以果行育德則無事矣故於需也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所以待人而與之從事者也故於訟也君子以作事謀始作事謀始則能為物主故於師也君子以容民畜衆建萬國親諸侯容民畜衆之大者故於比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諸侯親則無所用武故於小畜也君子以懿文德德以禮

古論本義

卷二

五易象論王

為體故於履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也者因時之會通以財成輔相天地者也故於泰也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物不能終泰故於否也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泰則通否則辨故於同人也君子以類族辨物族各有其類物各有其辨則君子小人見矣故於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雖遇惡也不可以為偏亢故於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順天休命而以謙平施則人樂之故於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樂成而思故於隨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物不可終息故於蠱也君子以振民育德莫

大乎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故於臨也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

民無疆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莫大乎省方觀民設教故於觀

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教至矣則明罰勅法繼之故於噬嗑

也先王以明罰勅法明罰勅法者所以待之而非敢於折獄故

於賁也君子以明廢政無敢折獄無敢折獄者將以厚下也故

於剝也上以厚下安宅厚下者將使人無失其性命之情也故

不失其性命之情則亦不違其性命之理而已故於復也先王

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所以應時知應時然後知

對時育物故於無妄也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對時育物者非

猶古畜德之主則不能故於大畜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畜德莫大乎養故於頤也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知自

養然後出處皆有以大過人故於大過也君子以獨立不懼

世無悶也則欲獨立不懼處則欲避世無悶則德不可無習故

於坎也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德行不失其教事不廢其習

然後可以繼明照四方故於離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所謂

明者非恃其所明則資諸人而已故於咸也君子以虛受人惟

以虛受人而有節於中故於恒也君子以立不易方所以有時

而遠小人故於遯也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亦禮

而已矣故於大壯也君子以非禮勿履非禮勿履德之所以昭也故於晉也君子以自昭明德明者自明非所以莅衆故於明夷也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知自明又知所以莅衆則言有物而行有常故於家人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言有物行有常則知所同知所異於睽也君子以同而異同故能有容異故能有辨反身修德言有辨也故於蹇也君子以反身修德故過有臯則其欲也懲而窒矣故於損也君子以懲忿窒慾能懲忿窒慾然後見善遷有過改故於益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居則修德以動則有功功不可以擅德不可以居也故於夬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能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則衆之所聽也故於姤也后以施命誥四方衆之所聽不可不戒故於萃也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不虞知戒矣德之所以積也故於升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積小以至高大而至於命則志遂矣故於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至於命則所以死已也而後可以成民教故於井也君子以勞民勸相勞民勸相莫大乎恭愛故於革也君子以治歷明時能治歷明時然後能正位凝命故於鼎也君子以正位凝命正位凝命不可恃故子震也君子以恐懼

修省修省之道在於正已而已故於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能正已則賢德可居俗可善故於漸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俗善矣其終不能無愛愛則敵矣故於歸妹也君子以永終知敵知敵則所以待人者盡矣故於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折獄以刑君子所以明慎之時也故於旅也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不留獄則治道終矣終則有始故於巽也君子以申命行事申命行事不可無學故於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所講習者仁義而已故於渙也先王以饗帝立廟饗帝立廟則仁之至義之盡矣其推行之也度數不可以無制德行不可以無議故於節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制數度議德行則欲急已以緩人故於中孚也君子以議獄緩死急已以緩人者依於仁而已故於小過也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依於仁則無患矣故於既濟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物不窮也故於未濟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辨物居方者物之終始也

人文化成論

呂溫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觀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大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寔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人使。臣以義事。君子進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超。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則以濟。猛。則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之以禮。則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

古論大觀

卷二

四

人文化成論

以成敗。又如其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馬可以名。數末流。彫蟲小伎。屬雜其間乎。

古論大觀

卷二

五

人文化成論

重巽以申命論

蘇軾

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
 德而有所動也。配于水者。以其仁且順也。夫鼓而有所動者。不
 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散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
 備矣。聖人以爲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
 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
 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天日皆
 知其所以爲。暖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
 皆知其所以爲。巽至于風。悠然布于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
 去不知其所入。嗟而吹而冷。大而鼓乎泰山。喬嶽之上。細而
 以乎窳室。蔀屋之下。鼓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權拔草木。而
 天下不以爲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
 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
 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
 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
 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說。蓋
 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巽之象曰。先
 申三日。後甲乙。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

者。謂甲庚。陰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
 而不忍使之遽陷于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
 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今天下使天下不
 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
 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謀。下
 從而上下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

重巽

吉論太觀

卷二

五二

重巽 蘇軾

陰陽不測之謂神論

顧 兄

黃帝建立甲子。考定星曆。于是有天地神人之官。少昊既表神人。離授顓頊命義和以司之。天地三苗九黎不復亂逆。周室既壞。君不告朔。漢道隆興。方定餘閏。世時昭昧。君平季生。張衡索統。陳訓韓友。卜珣京房。管輅郭璞。于寶樂房。班固云。陰陽抱多忌。以為無益。嗟乎。古論陰陽。以和神人以順風雨。以播稼穡。以除灾。害後之學者。但張恢請不自戒慎。以固親疎之道。不精逆順之理。不達性命之分。而裁衣拜官。沐浴剪髮。微于曆日。豈不悖哉。左道亂政。先王無赦。往見術者。序卜筮之書。及諸家秘訣。

書論太親

卷二

五王

七曜九宮。六壬三五。復還十精。飛鳥天目。耳計神漢。曆以禾。款母倉。為吉祥曆。以雲漢密莫。為吉。各生異氣。天竺車法。復與大演有差。吾誰歸矣。又以姓配音。以音配墓。以墓配殺。此甚惠。以荒唐舛駁之論。且黃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三人。或以地為姓。或以官為姓。或以諡為姓。或以王父字為姓。士會存虞。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承帝氏。在周為唐杜。在晉為范宣子。在隋為隨武子。在秦為劉氏。女嫁樂慶。為祈氏。此二人之身改姓三。改氏五。范蠡在陶為朱公。在齊為鳴夷子。范雎在張祿先生。第五倫王伯齊鮑永本姓包。京房本姓李。張良之後。

為晉氏。田橫之後為王氏。姓有兩字。三字。四字。五字。就先執後。孰是孰非。長平。同坑。南陽。同封。時日。或同言。凶或與行。年。其事。安在。周時。王又漢代。黃鍾。河汾。內氣。沉埋。自久。不可何則。其道多門。行則無盡。不如也。是故。文字。非上。學上。學神。神原其。性也。集解。非宗。師宗。師受。授。扶于。理也。端心。靜一。神明。將至。黃帝。造玄珠。罔象。得之。漢主。心動。獲寶。高。象子。心動。得珠。讓。抵。蔡。野。野人之遺。現。非有。陰陽。算術。之功。涉津。無涯。安濟。所屈。氏。五。陰。輪。為。四。生。或。居。人。中。以。為。兄。神。唯。代。有。佛。法。獨。能。究。竟。白。雲。依。山。出。入。自。得。飛。以。鳥。成。虛。空。不。礙。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陰陽不測。唯佛而已。

書論太親

卷二

五王



變化論

秦觀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於有。有者自有入於無者也。化者自無入於有者也。方其入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於芒忽之間。開陰以為陽者。有矣。闔陽以為陰者。有矣。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此物之極者。所以由之也。方其出也。則芒忽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移剛以為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踴其功淺。故隨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之也。是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者天道也。君道也。聖人之事。而化之所以始。

古論

卷二

五十五

也。化者地道也。臣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終也。是二者猶生之有晝。晝之有夜。動之有靜。往之有來。常相待為用。而未有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而亦不能兩立。何則。一氣不頻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頻廢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進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而言者。有無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之統也。器者化之字也。有形者不能相有。是以雖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道。雖化也。而裁之

者亦存乎變。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此所謂先化而後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蓋自致曲而至於變化者。由人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由天以盡人道。盡天道所以率性。盡人道所以立教。故曰變則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終。獨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生形形而道之用盡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兼變化而言者也。蓋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

古論

卷二

五十六

者以言乎自有。以入無而無變化者。以言乎出有。入無相待為用而已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為天德。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無化。地道無成而待有終。凡言化者則不可以無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于坤。則曰萬物化生。蓋乾者用陽氣以統天地。天既可以無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無變。則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開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一闔一開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無方無勢。則無乎不在。故在天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

物不可以苟合論

蘇軾

昔者聖人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于其始者非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為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勸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于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于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以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襲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暴居以為別合食之為樂

古論卷二

卷二

物不可以苟合論

而異胙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襲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于是先之以幣鼎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妾畫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而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燕遊之樂而嚴其射御食飲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損相之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詔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夫苟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嗇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貴盡矣

古論卷二

卷二

物不可以苟合論

聖人繼天測靈論

秦觀

古之語道德者。未始不以聖人而論。聖人者。亦未始不以道德蓋捨道德。則無以見聖人。而微聖人。則道德或幾乎息矣。何者。其體相俱。而其用無以異也。夫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化而不可知。謂之神。神也者。其合則藏于無語。其散則寓于有傳。昔之命道者。因其無為也。故體名之以天。所謂莫之為而常自然者。是已。自其有得也。故體名之以靈。所謂地得一以靈是已。天者道也。而於神為無體之體。靈者德也。而於神為無用之用。體則可以繼。用則可以測。由此兩者而不知百姓是也。知此

古論太極

卷二

聖人繼天

兩者而不能行。智者是也。行此兩者而不能盡。仁者是也。由而能知。知而能行。行而能盡。靜可以繼。動可以測。此聖人所以至也。蓋聖人者。其聰無所不知。其明無所不察。積聰明而為淵。則極天下之淵。盡聰明而為鏡。則窮天下之鏡。夫人之所以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而一切事變之來。不能以明辨。而應對之者。以其質有不足。而修所未至。爾聖人既已具聰明之質。而又加之。以淵懿之修。則尚惡往而不至耶。是以合而為體。則于上與造物者遊。而無以為散。而為用。則足以達知來物之不窮。而各有得。夫合于無為。則固以天也。散于有得。則固以靈也。以吾之天

而繼天之天。以吾之靈而測物之靈。是猶操五寸之規。求天下

之方。其不合亦以鮮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所謂繼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測靈也。蓋靈與天。其始也出于神。其終也入於神。而聖人與之俱焉。故楊子曰。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夫聰明淵懿者。乃所以繼天測靈也。及乎天已至于可繼。靈已至于可測。雖聰明淵懿亦莫得而言矣。夫何則。極道德之精。則粗不足。以盡之也。彼百姓與仁智。則不然。其質與聖人未嘗不同。而其修與聖人未嘗不異。是以雖有存乎人之天。而不能開之以物。於有累雖有貴于物之靈。而不能盡之以器。於有窮。夫以有累有窮之具。而欲繼無為之天。測無不得之靈。其難也可明矣。嗚呼。於是知聖人之所以聖人也。

古論太極

卷二

聖人繼天

古論太極六經類之二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卷

六經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詩論

蘇洵

人之嗜欲如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有怨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入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啟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災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

古論大觀

卷三

一

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先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窮妻之愛身載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

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患生死

貴人太詳好色之不能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叛故聖

人之道嚴於禮而通于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

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

賢人通以金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婁柔媚而卒守以正好

色而不至於淫怨也小雅悲傷詭譎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

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

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

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訊而明恕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

古論大觀

卷三

二

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人淫叛之地

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忌棄其

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

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

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于易達而有易焉窮于後

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諱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

詳

詩論

蘇軾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處在於其義之
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
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為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
彊牽合以為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為經惟其
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
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為卜筮而作故時
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况
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為作也夫
古論本觀
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吾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
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第昆蟲
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
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為其
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
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
此者皆興也而志於關關雉鳴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荒之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嘒嘒草蟲趯趯阜螽

三詩論第一

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為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
其事故凡詩之為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為是
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為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
固有此也而皆合之以為興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
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
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
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為
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雉鳴
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
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彊
為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
勞矣

蘇軾

四詩論第二

詩本末論

鄭樵

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繫之文王。而下繫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詩。則得列于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于本國。而上繫于武王。太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之詩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何彼穠矣。武王之詩也。不列于雅而系于召南。之風棠棣。周公之詩也。不列于周南而系于文王之雅。衛之詩。一公之詩也。或繫之抑。或繫之邶。或繫之衛。詩。迷在位之君。而風繫已亡之國。晉之為晉久矣。不得為晉。而謂之唐。鄭去咸林。而徙河南。為鄭甚新。而遂得為鄭。自漢以來。其說多矣。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問者曰。然則其將奈何。應之曰。吾之于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爾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于口道其哀樂。喜怒于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大師。播之于樂。于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為風雅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大師之職也。士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而無所擇。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禮樂之壞。于是正其雅頌。刪其繁重。列于

五詩本末論一

古論本觀

卷三

六詩本論一

六經著其善惡。以為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為之義訓。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為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已學。其于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大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繫于此。或繫于彼。所謂大師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况其末乎。所謂周召邶鄘唐風之風。是可疑也。考之諸儒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為衆說汨之。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汨亂之說。則本義粲然而出矣。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

問其不知可也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嫌于太師矣今夫學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害乎學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也知詩人之意則得聖人之法也

詩賦敘論

班固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淺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譴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王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為侈麗閑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楊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后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為五種

詩序爭亂論

章俊卿

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
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為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
三家之學自相彈射後儒又有以春秋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
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若乃詩序之作既無學
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後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為出于子夏妄
者又直以為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學者自見重時
請詩即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
不待聖人復生可以行于後詩人之言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

古論大觀

卷三

詩序章

世人辨也然則詩序之為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
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于周之南得之則為周
南採詩于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
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
方諸侯于地得其詩故以為召二南之義蓋出于此彼序詩者
乃以閔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鶴巢麟虞之德諸侯
之風故繫之召公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
詩皆為文王之詩見關雎焉聖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
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為王者在召南則以為諸侯太

古論大觀

卷三

詩序章

一人在周南則以為召南則以為夫人豈夫子正名
之乎以二南之詩所言居此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
如小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櫬夫肅肅宵征者
遠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主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與
櫬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
此無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之行
息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責職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于
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櫬而往乎注
云諸妾夜行抱衾與床帳進御之次序既云雖君所有櫬亦當
抱衾櫬而往學綰不知理乃至于此豈不貽有言者之笑汝墳
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殺其青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
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
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免且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強暴之男
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而吉士誘之如野
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妙之化以人不及男子比非也况
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軫無使
風吹之語序于此為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
無淫妻曲諂諂亦以勞美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要詩而

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唐之詩亦不可求國風無以異
也何以言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
子者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
嫁于齊侯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
于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
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
如稱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嬖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
公之子又何疑乎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
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宗祿之華曷不肅雍
古論大觀 卷三 十二詩序章三

古人制詩不為一時之興衰而為萬世之風俗也其學有淵源矣而後
有詩有詩則人之情不若易春秋之微辭學者能深思之不
亦自明矣如齊侯之孫齊侯之子孫則必直言之
以齊侯始無嫌且彼又為有據哉不通多據左氏之說爾左
氏亦自誤矣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
詩中如之如見小星之實命不同則云知其命有貴賤見何
彼穠矣云曷不肅雍則云以成肅雍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
何所見乎嗚呼齊女文姜嫁于魯為春秋之行終以弑夫滅國春
秋之書為戒焉世彼則刺則鄭忽焉非此而不要齊桓公之窮
古論大觀 卷三 十二詩序章四

淫靡之風詩人若曰有美堂也國其非矣然此主姬之車何
不肅雍乎是機之也今其序反前猶說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
白為黑于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篇之詩與夫三百五篇
壞于詩序暗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乃為之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
何彼穠矣云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于王黍離而列之于
此詩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據詩之地則召南也于召南所得
之詩而列于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好辨詩序之非是矣借無
詩序後世知詩為何意且其序行之數百年豈無據而云曰

正其無救衛之勿惟齊城楚丘以曉之彼則云齊桓公據夷
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為甚世人乃酷
信之詩為序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于春秋故詩義無
自而見詩序無由知其謬也

詩序非止于一人論

章俊卿

以詩序為卜子夏所作者。自沉重之言始。以詩序為衛啟仲所作。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散亂。知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何者。史記作于司馬氏。而日者等傳。褚先生實補之。漢史作于班固。而古今人表。曹大家實續之。然則詩序之作。謂專出于一人。可乎。姑試論之。詩有六義。一曰風。至六曰頌。則見于周官。太師之所掌。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至亡國之音。豈以思其民困。則見于戴逵之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鵲鴉。則見于書之金縢。古者長民。衣服不敢

論本

卷三

詩序非止于一人論

詩時世論

鄭樵

按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仰周和周召之邑。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于已。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至。武王滅紂。巡守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賢人之化者。繫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繫之召公。謂之召南。今考之于詩。義皆不合。而其為說者。又自相抵牾。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爾。今周召之詩。二十五篇。閔雎葛覃。耳膠木杵。斯桃夭。兔且采芣苢。皆后妃之事。鵲巢采芣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解趾鵲巢。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應。草蟲采芣。皆夫人妻之事。漢廣汝墳。皆羊標有梅。江有比野。有死麕。皆言文王之化。蓋此二十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餘三篇。其崇行露。言召伯聽訟。何彼穠矣。乃武王時之詩。烏有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皆不能合者也。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謂且與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別之。而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王太姒之事。

論大

卷三

詩時世論

其德教自來。則其夫婦身自附之。以此其下。久而變紂之惡。格於廟之玉。而著于歌頌。而孟諸謂先公之德教者。同召二公。未嘗有所掩。而三南所載。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後之為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為大王。賢人之化者。為太王。王季。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為鄭學者。又自相抵牾矣。今詩之序曰。閔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鳩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至于閔雎鵲巢。所述一太姒。爾何以為戶。妃何以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爾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

卷三

六詩時聖

則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詩之時也。蓋自孔子及群策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音。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于六經之失。詩尤甚。詩三百餘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其傳。故于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詩為風。為雅。為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于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以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說也。昔孔子言關雎失。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人本之。杜康。關雎作。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

其意不獨蓋。當以哀傷為言。由是觀之。則關雎為周衰之作。近是矣。周之為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仁者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蠶。產行常之所述。蓋其功業盛大。積累之勤。其求遠矣。其威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賢妃。又有內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為稱述。遂以閔雎為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太姒始。故于衆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與鵲巢之瑞。亦以為后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閔雎之應。鵲巢鳩虞之應也。何其過論歟。夫王者之興。豈專由女德惟其後世固婦人以政事。則宜思其初有婦德之助。以興爾國。其所以慕思其所以興此。閔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矣。則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緩其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此也。同焉遷之于學也。雖博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為說必有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閔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昔吳季札聞魯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義陳。鹿鳴刺焉。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頌吳氏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

卷三

六詩時聖

猶吳王之為文王武王之為武王也然則吳天有成命當是
成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
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王上
帝是皇自彼成康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大王
武王謂之文武而然則執競者當是成王已後之詩而毛以
成大功而安之謂以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擬詩之
文但云成康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已說而意又不
同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
亦皆以為武王由信其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
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
不迂而曲也以為成王康王則于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則
文義不免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
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辨者以去詩時世
遠茫昧而難明也余于周南召南辨其不合而閑雅之作取其
近似者焉蓋其說合于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頌也則辨之而不
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鄭之失患于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若
予又將自信則是笑矣余之覆而疾驅以追之也然見其失不
可不辨辨而不敢必使余之說與毛鄭之說並立于世以持

序草木類無詩聲論
學者皆操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為宗至于實學則置而不
問當仲尼之時已有此患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
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通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
名其曰小子者無所識之辭也其曰何莫者苦口之辭也故又
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此苦口之甚也一部
論語言他書不過一再惟詩則言之又言凡十二度言為門弟
子有能學詩者則深喜之予貢子夏在孔門未為高弟至于論
詩則與之至于夏又發啟予之嘆者深嘉之也夫樂之本在詩
詩之本在聲竊觀仲尼初亦不違聲至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
質正于太師氏而後知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以此言詩為樂之本而雅頌為聲之宗也其曰師聲之始
閑雅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言其聲之盛也又曰閑雅樂而不
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
感而為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為傷惟閑雅之聲和而平樂者聞
之而樂其樂不至于淫哀者聞之而哀其哀不至于傷此閑雅
所以為美也錄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衛宏序
詩以樂為樂得淑女之樂淫為不淫其色之淫哀為哀舒死之

象傷為無傷。傷之傷如此。說閑雅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臣
之序詩。干風雅頌曰。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
曰頌。而不曰風。風者教也。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也。于二南則曰。周為河洛。召為岐雍。河洛之
南。漢江岐雍之南。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于此
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為作詩之
始。而不曰南。言化自此而南。于王黍離。幽七月。則曰王為王城
東。周之地。為幽豐西。周之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
之風。而不曰黍離。降國風。臣之序詩。其為聲歌。欲以明仲尼之
古論大雅
正樂臣之釋詩。亦為鳥獸草木之名。欲以明仲尼教小子之意。
然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議。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于聲
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殆盡。魏人得漢雅樂。即僅能歌
文王鹿鳴。騷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
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
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
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若曰。閑雅雅。在河之洲。不識雅
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閑雅之聲乎。凡雁鵠之類。其喙編者。則
其聲閑雅。雞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驚。此天籟也。唯鳩之

象似。危雁。故其聲如哭。又得冰邊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鳴。食
野之萍。不識鹿。則安知食萍之趣。與呦呦之聲乎。凡牛羊之屬。
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
此亦天籟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蕭蕭之趣也。使
不識鳥獸之情狀。則安知詩人閑雅。呦呦之興乎。若曰。有教爪
苦蒸在栗。薪者。謂爪苦引蔓。離落間。而有教蒸之繫焉。若曰。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者。謂桑最茂。雖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
澤。使不識草木之精神。則安知詩人教蒸沃若之興乎。陸機者。
江左之騷人也。深為此患。為毛詩作鳥獸草木蟲魚疏。然微本
古論大雅
無此學。但加採訪。其所傳者。多是支離自陸機之後。未有以此
明詩者。惟爾雅一種。為名物之宗。然孫瑒。瑒瑒。所得既希。振
孫憲。所記徒廣。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知
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惟草木一
家人。命所係。凡學之者。務在識真。不比他書。只求說也。神農本
經。有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陶弘景。隱者也。得此一家之學。
故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而之。臣少好讀書。無涉世
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結茅茨。漆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
夜鶴。曉猿。猿。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于是取陶隱居

之書復益以三百六十篇。周天之數而三之已得鳥獸草木
之真。然後傳詩已得詩人之真。然後釋爾雅今作昆蟲草木
為之會同。庶幾哀晚少備遺忘。豈敢論其覺也。夫物之難明者
為其名之難明也。名之難明者謂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
之言亦自差別。是以以此書尤詳其名焉。

古詩大觀

卷三

廿四 原事即四

小雅周之衰論

蘇軾

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道始于閭門父
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管仲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
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
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諸
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
王政之小而蕪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幽厲雖失道文武之
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于國風
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蕪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
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
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為乎衰其周之盛乎。季札
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道之衰而不觀乎文武成康之
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
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
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譏而不亂當周之衰
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為周之全盛
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

書論

蘇洵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
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
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
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
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
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
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
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
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就下而就
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
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
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
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
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
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
為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
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通其所以當得天

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
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為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授天以神
之舉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蓋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
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悅也則又囂囂然
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
曰我如是而為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於武
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儲有顯功既已受命而兆其大業不克
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東帛以迎我紂
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
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
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
暴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
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書論

蘇軾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戮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疊疊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為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

古論失覽

卷三

二十八書論卷一

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以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與蓋盤庚之遷天下曰嗟嗟而不悅盤庚為之稱其先王威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圖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為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為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于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為三代之治秉懦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為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于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論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為不同也歟

古論未觀

卷三

二十九書論卷二

禹貢洪範相為用論

鄭樵

洪範之數有九而初一日五行五行之序一曰水且絲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知其汨陳五行而不與洪範九疇禹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處錫之洪範九疇委倫攸叙而不曰五行之何如蓋九疇之綱領在于五行五行之綱領在于水請以禹貢明之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為帝都而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充次青次徐皆東方也充青徐之水既治木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楊次荊皆南方也楊荊之水既治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今以天下之勢觀之豫立天下之中與徐充接壤自充徐既治之後何不先次豫而必先次楊次荊何也蓋禹順五行相生之序如此觀禹治水之先後五行已得其序則九疇可知故天錫之者以此絲之治水不依五行次第故箕子于絲湮洪水之下先占一句汨陳五行五行汨陳則九疇可知天之不昇以此可見禹貢洪範之書相為用者或曰九疇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非水木火土金也曰九疇乃天地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再生火天七成之此乃五行相生之數生成之數其體也

書經大觀

卷三

卅一 禹貢洪範二

相生之數其用也體用無倫此禹所以善用五行也正如大易言天地之數五十五至于用則為五十虛一為大衍以撰著也

洪範論

廖 倬

箕子之叙洪範云：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天乃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孔安國傳其言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俱觀安國之意，誠謂洪範之書出於天者也。禹之所得，乃天與之也。故云：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洎班固撰五行志，又引劉歆之言，亦云：禹得洛書，神龜之文而後知洪範。備案洪範皆人事之常，而前古之達道也。前古之達道皆出於聖人者也。伏犧而前，俱不可得而知也。伏犧而後，至於堯舜，觀其事，未有不法天行道，以理天下，使皇王之德被於兆人，而足以儀法千古。則洪範者，固前賢之所啓也。豈得在禹方受之於天哉？若洪範之書出於洛，而神龜負之以授於禹，則是洪範者，果非人之所能察也。自禹而上，果未之聞於世也。若果非人之所能察，而世界未聞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事，不聞於堯舜而上也。今驗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義，自伏犧而下，未有不由之者。則洛出龜負，以授於禹，得為可乎？雖然，安國劉歆班固所以云者，誠惑於箕子所謂天錫故也。是亦不知天道之說也。夫凡

古論大觀

卷三

三十三 洪範論廖一

所謂天道誠亦在於人耳。順於天，乃天道之與也。不順於天，乃天道之不與也。書云：天之歷數在汝躬，順道之謂也。又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不順道之謂也。其洪範者，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所履而凶人之所不及也。鯀有凶德於天下，而達道誠不可得也。故箕子云：天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禹有聖德於天下，而達道固行之也。故箕子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諸儒不達於此，以皇天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即謂天果祕之而不與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即謂天果受而與之。斯實不明箕子之意也。若諸儒所論天之歷數在汝躬，是必親授歷數於天也。天命誅之，必親受係於天也。何不然之甚乎？俱以為洪範者，出於前聖之心也。而後之為君者，苟能務蹈聖德，未有不受洪範於天者也。自三五已降，有道德者皆受於天，所以然者，天下之達道，天之常道也。行之則受之於天矣。諸儒又云：洪範，九疇，禹次而類之。又云：洛書本文凡六十五字，此又足惟矣。雖然，歆成其為能無辭乎？諸儒既有洛出龜負之誼，則宜其云也。於此嗚呼！聖人之道，不得其傳，誠可痛矣。或曰：然則洪範之篇，所以錄之者，箕子也。以武王之問，故遂以洪範之道錄而為書。亦由周儀、二禮皆古之達禮也。周公錄之以成書耳。

古論大觀

卷三

三十三 洪範論廖一

洪範論

曾鞏

人道莫急于養生莫大于事死莫重于安土故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孟子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為王道始此四者所以不得不先也使民足于養生送死之具然後教之教之不率然後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此彝倫之序也其教之也固又有叙可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于知至意誠心正然後身脩身脩然後國家天下治以是為大學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見于經者莫詳于堯蓋欽明文思堯之得于心者也克明俊德有諸心故能求諸身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有諸身故能求諸家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諸家故能求諸國也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也積于其心以至于身脩此堯之所以先覺非求之于外也積于其家以至于天下治此堯之所以覺斯民非強之于耳目也夫然故堯之治何為也哉民之從之也豈識其所以從之者哉以先王之化也然以是為無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導之以效上之所為而已也養之于學所以使之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教之之具也使之以達上之所為使之服習者所以順上之所為所謂效之也上之所為故下得而效之未

書論大觀

卷三

十四

洪範

書論大觀

卷三

三五

洪範

有上之所無下得而效之也當堯之時萬邦黎民之所效者堯之百官百官之所效者堯之九族九族之所效者堯之身而導之以效上之所為者舜為司徒也舜于其官則又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後至于五典克從民效之也及堯之時舜之導民者固有素矣然水害之後其命契為司徒則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教敷五教在寬蓋憂民之不親而念其不順上之化命之以謹布其教而終戒之以在寬豈迫就之也哉其上下之際導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為之命令為之典章為之官守以致于民此先王之政也蓋化者所以覺之也教者所以導之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覺之無可言未有可以導之者也導之無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況于率之無可言而欲一斷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所謂善覺之者也其所謂法導之者也其所謂政率之者也其相須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備者也先王之養民而廸之以教化如此其詳且盡矣而民猶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刑加之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叙矣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青也一非過也終也其養之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則必責已而恕人故湯誥曰惟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是故以民之罪為自我致之未加之
以刑也民之有罪必察焉其養之無所不足教之無所不至不
于我政人之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猶有漸于惡者久而索
化之日淺者則有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未加以刑也民之
有罪非青也非過也終也自作也教之而猶不典式我也則是
其終無悛心衆之所棄而天之所討也然後加以刑多方之
所謂至于再至于三者也故有雖厥罪小乃不可以不殺用刑
如此其詳且慎故先王之刑刑也其養民之具教民之方不如
先王之詳且盡未有可以先王之刑刑民者也矧曰其以非先
王之刑刑民也昔唐虞之際相繼百年天下之刑四罪而已及
至于周成康之世刑之不用亦四十餘年則先王之民之以
刑者殆亦無矣

古論太觀

卷三

三六

泰誓論

歐陽修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
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
不勝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
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觀視而無一言此
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
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
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
年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
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
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
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
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則西伯
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
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
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
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
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

古論太觀

卷三

泰誓論一

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
以西伯聽虞尚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
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
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
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
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
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
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
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槩然明白而不誣矣或

古論太觀

卷三

天

松書卷三

曰然則武王畢茲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茲伐
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常哀周
之際患然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作六經以為後世法
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
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
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
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
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
取信于書可矣

君牙伯冏呂刑三書論

鄭樵

夫子定書自周成康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呂刑三書欲知
穆王用人與其訓刑之意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為人不能止
武成康之風烈矣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
待四方一出于仁義時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汙八龍騎之西
宴王母于瑤池志歸諸侯贊于徐庭者三十六國如退之說則
夫子所取三篇可以無傳夫宋八駿觴王母出于列禦寇謂西
極之僊人與穆王同遊以至瑤池此特禦寇為言以神僊人
之術大興說怪如此後左氏不之察因曰穆王周行天下將皆

古論太觀

卷三

王九

有車轍馬跡焉妄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孟浪之說此退之取
以為據也退之名為信吾道排異端者也而反溺于異端不已
陋乎信一說之說而灰夫定書之旨致徐偃之偽名誣周王
之大惡退之一碑之失萬世不能贖也今觀穆王篇其命君牙
為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臨虎尾涉
春冰必賴股肱心膂而為之輔翼也其命伯冏為太僕正則自
謂休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言
非惟見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飭躬畏咎也其命呂刑以
侯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辜雖當者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

反謂之不在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三書皆無實之言所任之人亦不當則夫子不取之也今世儒見命伯冏為太僕正則曰穆王好馬故也讀呂刑穆王享國百年老荒則曰王老而荒急好將故也故列子之說傳于左氏以及于韓子信韓子之說必至此也據書曰王享國百年老荒時已老矣而猶荒度作呂刑以詰四方正知王之不忘也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若果老且荒何暇訓夏贖刑乎

書論本觀

卷三

四十一 金縢

金縢非古書論

王 應

予讀書至金縢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禱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馬植璧秉珪乃告太玉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靈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且代某之身夫周公面卻二公穆卜以為未可戚我先王矣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為功此儉人佞子之所為也而謂周公然之乎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使周公而然則為不知命矣耳滋後世割股離天之俗周公元聖豈其然乎又曰今我即命于元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使周公而然非違道者矣又曰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蓋卜冊之書藏于宗廟啟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升既曰周公別為壇墠則不于宗廟之中明矣不于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于宗廟金縢之匱又私啟之也使周公而然則為私蒙宰之權而不有其君者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周公冊書原不在宗

廟金勝之圖即在其中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
歸九年之文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啟金勝之
圖至今乃啟之耶即此五事反覆詳究顯疑是編非古書也舊
傳今古文皆有蔡氏又曲曲為之說釋之加詳矣相傳既久
固非迂論之所能奪然于心未始不致疑也故疏于篇以俟知
者

古論本義

卷三

四三金勝之圖

禮論

蘇洵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
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獻服其心而
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
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
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耻厭服其心
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
異于我於是坐其居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僂首
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謂之律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
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
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竅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
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
術焉以獻服其心而使之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
也耻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
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
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
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
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

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遠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遠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遠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儕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遠而使此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本為已

古論本觀

卷三

禮論

禮論

禮論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為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蓬豆簋羞牛羊酒醴之薦交于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酢百拜樂作于下禮行于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人入于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于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藝耻退讓之節睟然見于面而盎然發于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于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僮僕拳曲勞苦于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強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汗櫛杯飲燔黍捭豚簞土鼓而以為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以大利于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遠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于鬼神乃始

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為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簋簠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于上古之說選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王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于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泮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古輪大觀
卷三
四六北論
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于牀而食于牀上是以其器不得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為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可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杜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簫簫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

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古輪大觀

卷三

宅札論

禮論

王安石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即素之美至于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為知禮之意哉故禮始于天而成于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誅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擊踞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于此豈皆有樂之心哉患上之

論荀卿之不知禮也故荀卿以為特規之法度之威而為之于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斷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制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乘膠膠而後器適乎用馬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轡束之威馳驅舒疾無時自放而一聽于人而後馬適于駕焉由是觀之莫不教之于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斲斷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禮不假母之教聖人因其性之教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其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豈得有禮

古論

卷三

四九 禮論五

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性非不若人也欲從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于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制之以化其可馴邪公謂天性是初可以化也後儒則狙猿亦可以化也故曰禮始于天而成于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其天一物吾豈未之見也

禮論

李觀

或人問禮之所興自於何聖曰楊子雲謂法始於伏羲而成乎堯今觀易繫辭其制器取象信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也禮本之興其在三皇可知矣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咸池者黃帝之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祭此亦黃帝之事也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張天之利以威天下此亦黃帝之事也則禮樂政刑之興亦在三皇矣及夫堯舜繼禪禹成其功成湯文武翦其禍難周公坐而修之孔子著之於冊七十子之徒奉之以為教而後禮樂刑政之物仁義智信之用

禮論

卷三

李觀

禮論

卷三

李觀

武成王必欲其臣行天子禮樂則當賜之周公俾其身用之不須命魯公世世以此祀之也生則臣也死則鬼也鬼與人異用之非僭故知魯以此祀周公可也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魯子曰如之何魯子曰哭泣之哀衰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幕魯也夫布幕諸侯禮也幕天子禮也疾魯之僭故舉諸侯以示之焉隱公考仲子之官將萬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書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觀春秋之旨蓋謂僭上既久賢君能詳問而更始之故書也彼杞宋者各自為一王之後耳其祖天子禮樂異於周使行之可也周尚在而魯倣之則僭矣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夫魯之事假人孰甚焉或曰議者以三代之後漢唐為盛如之何可比隆於古昔也曰漢唐其卑矣高帝起於隴畝草創天下法制未修文景繼立觀範守成公卿多武人而黃老刑名之學熾於其間賈生之徒稱先聖誦仁義曉馬而不知所從也武帝聰明特達攘袂而作聘賢良尊文學改正朔易制度有志於先王矣然而黷兵好勝竭天下之財以事四夷延方士築宮館以求神仙用不經之言以東封泰山禪梁父光武憂勤民事而不務大體尋求俗吏之課不師經籍而聽用圖讖之書以疑

天下耳目唐高祖凡庸之材乘運而起太宗有非常之度而踐
 殺長遠以取其位不能純用先王之制而因循駁雜浮屠亂法
 而不知禁進士壞文而不知革易置備感依違不決明皇親見
 禍亂心思矯正而興起老子莊周之說以害教化寵任武功注
 意兵食鑾輿展衍出入不時進用女色間以諛賊以系經紀自
 此數君其餘蓋不足數矣曰封泰山禪梁父前世之大典也而
 吾子以為不經之言何如曰所謂經者二帝三王之事而孔子
 述之者也六籍是矣而封禪之文安在哉獨司馬遷封禪書稱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
 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於是引尚書舜歲二月東巡狩至
 于岱宗崇山以此為封禪事斯禮也蓋繫巡狩矣天子巡狩至
 于方岳祭天告至爰及名山大川皆以其秩望祭之乃事鬼神
 之常道非封禪之謂也且舜自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氏謂
 上日朔日也後至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群牧班瑞於群后
 孔氏謂盡以正月中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其瑞歲二月
 東巡狩至于岱宗孔氏謂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至于岱
 宗若是則舜攝帝位繞拜月耳德未必遽洽於人也功未必遽
 濟於世也符瑞之見未必如此之速也況又未貴即帝位則將

何辭以封禪哉五載一巡狩巡狩而封禪則舜之在位凡幾年
 凡幾封禪其禮儀必有可采何以不廣記之乃獨言崇而已乎
 封禪之禮固不止於崇也夫擊見生死之物蓋其微者猶列之
 于後矧封禪之盛乃得畧之乎其不然必矣又稱齊桓公既霸
 會諸侯於葵丘而歆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
 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曰無懷氏曰伏羲曰神農曰炎
 帝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曰舜曰禹曰湯曰周成王夷吾
 此言亦無所證孔子修六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豈前世有封
 禪之言管氏聞之而孔子不得聞乎雖誠有之孔子削而不書
 是亦不足取也子必謂稱古帝王封禪者皆妄也未知此說根
 於何時至秦始皇遂舉而行之逮孝武即位又議封禪事齊人
 公孫卿稱其師申公書曰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封又稱
 由公之言曰漢主亦得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孝武後乃登封
 無風雨災於是自喜幸庶幾遇神仙矣吁可怪哉文中子曰封
 禪非古也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是誠知言矣或曰子謂
 漢唐數君詭雜之如此然其所以開基緒致昇平者何也曰其
 始皆能求輔佐納諫諍風興夜寐以安天下濟生人為意此其
 所以興也及其後世則放逐忠良昵近邪僻或婦人用事或外

威專政或宦豎竊命官爵授於匪人貨財散於無用兵革疲於
不急荒淫怠慢厭棄民物皇天震怒奸雄並起而海內土崩矣
嗚呼漢唐之盛猶不足觀漢唐之衰萬世之鑑也

古論大觀

卷三

五十四禮論第五

禮以養人為本論

蘇軾

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
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與客嗟發憤而卒于無成者
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于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
夫禮之物緣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為之節文凡人之所安而
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
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為定論則塗之
人皆可以為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為禮者聖人之所獨尊
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于繁文而拘于小說有毫毛之差
則終以為不可論明堂者惑于考功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于
鄭氏王肅之學紛紜交錯累歲而不決或因而不遂羅未嘗有一
人果斷而決行之比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
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也今
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于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為明天
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
反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悌不形仁義不顯反
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于仲舒而至于劉向悼禮樂之不
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

過或至死傷然有司謂定法令則則筆則筆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于殺人而不敢于養人也而范曄以為樂非變棄而新音代作律謝臯繹而法令亟易而至于禮獨何難歟夫刑者未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為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為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為悍藥毒石以檢去其疾則皆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古論大觀

卷三

五十六北以扶

禮以情為本論

鄭樵

禮本於人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制雖未、有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以萌乎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喪祭之禮、已萌乎其中、自是已還、日趨於文、燔黍捭豚、足以盡相愛之禮矣、必以為未足、積而至于鬯豆鼎俎、徐行後長、足以盡相敬之禮矣、必以為未足、積而至于賓主百拜、其文非不盛也、然即其真情而觀之、則鬯豆鼎俎、未必如燔黍捭豚相愛之厚也、賓主百拜、未必如徐行後長相親之密也、大抵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也、事食之文、揖遜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記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禮之文、裸獻酬酢、其本則誠而已、即其本而觀之、日用三牲、可以為養、啜菽飲水、亦可以為養、饗冒絞綏、可以為祭、飲手足形、亦可以為祭、庭實旅百、可以為享、饗葉鬼首、亦可以為享、臣之文、不患其不該也、有其本而無其文、尚可以義起、有其文而無其本、則併與文俱廢矣、何謂禮本情而已

古論大觀

卷五

五十七禮制

學至乎禮而止論

陳傳良

學者不患其不及而患其過不貴其博而貴其有所歸蓋心之情易于好高而天下之道每病于無所紀極也以好高之情而從事于無所紀極之道縱而學焉則多則難難則蕩蕩則真知歸宿嗚呼此聖人所為制夫禮以立之中所以約學者而歸之也凡天下之道至于禮而中越禮而為道皆蕩也故夫學貴止于禮非止于禮止于中也中道而止舉萬變無能以易之君子以為如是足矣故曰學至乎禮而止荀卿誠知言哉今大學者常病乎道之難至也嗟夫非道之難至也而難于至禮也夫禮不足以盡道而至之難乎道何也道無定形而禮有常守天下之情安于自放而難于自檢故皆舉乎趨道之名以自肆于形器之外至于裁之以禮而限之以中則有勞而不堪焉者故曰禮者所以強世中庸之道小人或以之而無忌憚至于道者非難至于禮者誠難也夫惟人情喜自便于無方之道故所行恣于欲慕而所守移于遷染為智也而鑒為勇也而亂為信也而賊為仁也而無愛為義也而為戒為直也而証父為廉也而離毋往往逐道之名以取高于世誘于所長而不知自反雖賢者有所不覺是故參也過成由也過勇子貢賤人不受金以為

古論大觀

卷三

五八學至禮而止

古論大觀

卷三

五九學至禮而止

高而晏子豚肩不掩豆以為索嗚呼是非其不能學禮也學而不至于禮則多聞適以為泛力行適以為僻作之愈峻適以為狹造之愈深適以為惟其蕩而不中也亦甚矣聖人懼其蕩而無所底止也故為禮以約之俾天下之學者于禮乎求中焉蓋適至于中而定一定于禮哉然有不欲越者不敢以貪為言懼其侈而泛也不敢以固為言懼其迂而僻也不敢以傲為言懼其卑而驕而欲也不敢以參為言懼其得厥而悖也學而至于此其止也亦固矣是故洪範命之曰極中庸命之曰誠大學命之曰止而荀卿以禮實之嗚呼盡之矣昔者聖人之作六經所以誨學者不詳于言道而詳于言禮蓋世之中人教之以禮猶可以弗畔敬之以道則雖豪傑之士或失之凡人于學有所縱必有所溺聖人固憂之也莊老之書非深于學者不至也然名教之中無取焉何哉形道太高而絕禮太甚也昔子夏之門人所學者皆洒掃應對之禮于游非之以為非適之本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而可傳孰後而可倦示之以洒掃應對之禮使之居焉而安習焉而察則其道也有守而不蕩不先定其所守而大言以欺之石誣也嗚呼莊老之教人其近于子夏之所謂誣者哉深明乎此然後知夫子機心之學猶不踰矩皆其中懷之至三月不遷仁亦似此禮得之至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禮樂志論

歐陽脩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

古論大觀

卷四

禮樂志

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舊聞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奮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稱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

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

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摺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晚然論其意而

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

末又不能備其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

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

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秘

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

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

古論大觀

卷四

禮樂志

社等為古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

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

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

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

其文雜以武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各旨傳會事既施行議

者皆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禮

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

定制武氏宗中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

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縠為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

舍人王岳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
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
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
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 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
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為一
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
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脩撰王涇考
次歷代郊廟公華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
為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脩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
前禮大觀

卷四

三 札崇嘉慶

後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為
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三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為
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開
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
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

禮樂論

王安石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
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聰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
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
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
以至誠者也神生于性性生于誠誠生于心心生于氣氣生于
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于保形充形在于育氣養氣在于
寧心寧心在于致誠養誠在于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
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故養
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
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為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
生猶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
性而為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為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
下之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
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
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
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
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亦

卷四

又一札樂王

養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而自生吾于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也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為仁保氣以為義去情却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欲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于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于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

古論大觀

卷四

九集五

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無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為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為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聰非目以為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為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為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

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于禮者也善梓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燭黍捭豚污尊抔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同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瞻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為知道則道不遠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于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

古論大觀

卷四

又三集五

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卻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通鮮矣齋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于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于貌言視聰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不失足于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

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開陰陽是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故孟子曰我善養乎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楊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于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為禮樂者獨以順古論本觀

卷四

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為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知聖人之道得諸已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圖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閒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于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尚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非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宓子賤為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

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非學術素成而通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為聖人之學為聖人之通者時勢連管諸人以為連環之階今夫進取之道學術為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為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雖連環之衣為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哉人矣內而好愛之客盡其欲外有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之謂也耳損于聲目損于色口損于言身損于動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為隱諱子之支離不足感也是故天之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藉而定也是故星曆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鼓精好學聖人

卷四

五 孔聖至

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于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不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為御羿用之以為射盜賊用之以為賊



明堂制度論

李 謐

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搜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正取乃使裴頠云令羣儒紛糾互相摘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令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垂其

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頡頏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踴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

古論大觀

卷四

八

明堂論卷三

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按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三
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
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之二書雖非
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
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
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
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
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
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
古論大觀

古論大觀

卷四

九

明堂論卷三

謬於堂之修廣何者堂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
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
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
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政及記二
三俱允來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
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
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介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
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
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以五行當從其用事
之交出何經典可謂以於異端言非而傳疑誤後學非所望於
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
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
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
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
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玉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
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
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其下曰大
貝賁在在西房垂之竹矣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

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飲婦人暨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語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倭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宸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

古論大觀

卷四

十

論

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白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窻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華門盡實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駟之衆塗畧無筭焉且凡室二筵夫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

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設展制曰縱廣八尺畫象分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依置二尺之間此之匪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裁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及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々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于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

古論大觀

卷四

十一

論

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負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戶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

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為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憲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為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偽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庶不為苛異但是古非今俗簡之常情家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

古論本觀

卷四

十二

論學六

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明堂辟雍論

袁翻

謹按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蓋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較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則無九室之徵既而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沿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畧可知矣但就此制備有惜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藉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遠古昔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亦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趾猶或髣

古論大觀

卷四

論學六

髡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
三雍異所復畢廬蔡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過晉朝亦以錯鑿
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
家常談不足以範時執世皇代既棄乾統歷得一御宸自宜稽
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厯追子氏放篇之
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
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求皆允帖繕脩草創以意良
多事移化變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
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

古論大觀

卷四

十四

論諸葛亮

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官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
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運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
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

用郊論

蘇軾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
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
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
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
者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
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為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回
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于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
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罷晨食郊牛角郊牛之口
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
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
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為致夫人而書也有
事於太廟者為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
不譏郊也郊記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
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
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不宜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
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
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無也杜預以為用郊從火

古論大觀

卷四

十五

論諸葛亮

聲無哀樂論

嵇康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為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或作今歷世濫於名寔今蒙啟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為五色發為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遇遇遇亂

古論大觀

卷四

十六

哀樂一

其雖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為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寔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間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一之情而散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操而詠之聚而聽之心

古論大觀

卷四

十七

哀樂二

動於和聲情感於音言嘆歎未絕而泣淚流漣矣夫哀心歲於苦心之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濫者也夫味以甘苦為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和哉此言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寔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徇聲以知微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宮商何必同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竊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見也夫心動于中而聲出于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于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志諫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畧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歟夫數子者豈復假借于常音惜哉

於曲度哉。心感者則形為之動。情悲者則聲為之哀。此自然相
應。不可得遇。唯神明者能精之耳。人能者不以聲聚為難。不
者不以聲實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
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憂。愚不宜
言憤。然則有賢然。然愛生有愚然。然憤成。但不當共其名耳。氣
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為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
更為有寔。何得名寔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
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皆嘆。是何言。與且師棄奉操而仲尼觀
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城亡國之音。寧淺講詩而後下言
古論大觀
卷四
十八
夏三

於將來者。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何獨數事。若此。果
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德。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操以他。操
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顛類。是乎。顛矣。不
音聲無鍾子顛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
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為耳。欲令天下惑於音之
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惟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于當時。慕古
人而自歎。斯所以大開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
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
以為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
古論大觀
卷四
十九
夏四

牛不殺夫聲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戚
哀聲。必隆殺。同見。後於一身。何獨於聲。使當。耶。夫喜怒章於
色。欲求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聞者不能
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頽然獨見矣。今瞽瞍面墻
而不悟。離婁臨秋毫于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
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
人為妄記也。古人云。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戚
哀聲。亦隆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
則頽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飢。卞和之寃。伯

音論大觀

卷四

三

五

奇之悲。相如之會。起不占之怖。恒千變百態。使各散一詠之歌。
同故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為聽聲者。不以宜
最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為異。同出一身者。斯於識之也。設使
從下。則子野之徒。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
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噉。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
使秋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可知矣。何者。肌液肉
汗。微非便出。無主於哀樂。猶淚酒之藥。流雖竿。具不同而酒味
不變也。聲俱一体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
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殷音

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為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
人理其弦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
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
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于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
聲。得於管弦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
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
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為犧。師曠吹律。知南風
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于
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

音論大觀

卷四

三

六

今若復謂之。詛問則前言佳。記皆為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
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
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略而未詳。今復
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哀。三子
之不存。含悲。經年。許怨。葛盧。此為心與人同。異于默。形耳。此又
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歎。皆能有言。葛盧
受性獨曉之。此為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為考聲
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為難也。若謂知者為當觸物而達。無所
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

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顧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聞接識其言耶將吹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為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為心不係于所言或不足以徑心也若當聞接而知言此為孺子學言于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為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發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萬廬之不知牛鳴得

古論夫觀

卷四

廿一

不全誠作乎又難去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君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尚不見其原異以識之執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動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灼五聲之和叙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為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律定地無取於風

律者自然乎蓋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說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沒請問何由知之為神心獨悟聞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者此其大而愚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聞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見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為愚故知今啼當惡此為以甲聲為度以校一之啼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為聲何異於韻

古論夫觀

卷四

廿二

管納氣而鳴耶常聲之善惡不曲見口言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簫簫調利猶鼓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瑟必清和也器不假妙藝而良焉不曰惠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為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暴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音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其聲則則形噪一志越聞聲後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

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較美則歡欣而欲愜心為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為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托大同於聲音俾衆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駭心故聞鼓輒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休聞遼而音俾變希而聲清以俾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音論本觀
卷四
五十四
樂九

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結高堂而歡感並用者真主何之哉滯集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絃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象者或見机杖而淫或親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之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各有由不為觸起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机杖以致感聰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惟感並用欲通此言故若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惟則感不感則惟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感之傷笑是愜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
古論大觀
卷四
五十六
元樂十一

唯觀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笑噱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為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于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其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愜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林不及憐由此言之憐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雖出于憐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為樂之應聲以自得為感以垂涕為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

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噱之不顯于聲者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于自得之域而無笑噱謂齊楚體衰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之風抑怡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即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散間鄭雅之體隆樂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浸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為之治君靜于上臣順于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

古論本觀
卷四
子元
樂十二

枯槁之類浸有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竟其所以然也和心足于內和氣見于外故歌以叙志儻以宣情然漢文之以米章臨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于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華齊茂護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聚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于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一之為休以心為主故無聲之樂民

之父母也蓋人者會稽父之所悅亦悅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適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為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按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為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錄竹典俎且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一猶賓主升降盛衰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容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顧共為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

古論本觀
卷四
子元
樂十二

智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漢臨之以敬特之以久而不廢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一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樂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啻其聲絕其大和不旁其變稍窮窺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及勺羹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艱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競離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

其所志則厚。解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于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心。感于和風俗一成目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甚于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体。亦足以觀矣。

音論大義

卷四

子九言先集卷十四

辨聲樂不傳之論

馬端臨

按夾祿以為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音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先儒蓋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為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徒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郊

音論本義

卷四

三千辨聲樂一

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始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為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鼓舞之節。徐生善為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鼓徐生之容

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辯。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于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為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

古論大宛

卷四

三十一辯聖焉二

樂論

阮籍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為政之具。靡先於此。故安上治民。莫善于禮也。夫金石絲竹。鐘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于政無之何損。于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予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為子論其凡。而子自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辟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通而萬物顯。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國山。而天神下。奏之方岳。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一作不用。而民自安。夫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五聲無味。不煩則陰陽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于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智惠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子始一作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琴

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漁故其俗輕蕩輕死故
有火燭赴水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興各歌其所好各詠
其所為欲之者流涕聞之者歎息背而去之無不慷慨懷永日
之娛抱長夜之嘆相聚而合之群而習之靡無已棄父子之
親視君臣之制一作室家之禮廢耕農之業忘終身之樂崇
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渰淪之閭其民好奔吳有雙
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客氣發于中聲入于耳手足飛揚不覺其
軼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犯上則君臣遠棄親則父子乖
逆交爭則患生禍起禍起而意愈異患生而慮不同故八方殊
音輪輿卷四
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故聖人
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
為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有等至于庶人咸皆聞之歌
謠者詠先王之德頌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
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通于氣先王心氣和洽則風俗齊
一聖人之為進退頌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
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若不逮也鍾鼓所以節耳視旋
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褻耳目不傾不褻則風俗移
易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也故八音有本五聲有自應其同

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
若夫空桑之瑟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淳
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鍾之氣故必有
常數有常處故其器一作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
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逆
其凡似連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神人不雜即會有
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頌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
漢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其群比其文扶其
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大化先王之為樂也將
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而不思以
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思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
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
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兩疆景武常益
或作於世無樂之義下移踰肆身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
設也刑教一体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
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
服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鍾磬鞀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禮
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

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縣纓曲縣而孔子嘆息蓋惜禮壞而樂崩也夫鐘者聲之主也縣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恆聲並出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王喜大鐘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嘆庶人群生踊躍思聞正樂遠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平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嬖嬖之色雍門作松柏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衛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

古樂大觀 卷四 五

歌憎北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娛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然禮與樂俱樂與時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夫百姓安服淫亂之聲殘壞先王之正故後王必更作樂各宣其功德於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然但改其名目更造歌詠至於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詠雲門之神少昊歌鳳鳥之跡咸池六英之名既變而黃鐘之宮不改易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

好音之聲者不足與論律也舜命夔興一作典樂教胃子以中和之德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相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習以出納五言女聽夫煩手淫聲汨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言正樂通平易簡心澄氣清以聞音律出納五言也變曰焉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發鼓合土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賡賡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詩言志歌詠言操聲鳴琴以聲依律述先王之德故祖考之神來格也笙鏞以間正無一作樂聲希治修無害故

古樂大觀 卷四 五

繁縟踰々然也樂有節適九成而已陰陽調達和氣均通故述鳥來儀也質而不文四海合同故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也言天下治平萬物得所音聲不譁漢然未絕故衆官皆和也故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以肉為滋味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自西陵青陽之樂皆取之竹聞鳳凰之鳴尊長風之象采大林之水當時之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懷其德而化其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令一作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漢衰末之為樂也其物不真其容不固

其制不信取於近物同於人間各求其好惡意所存閭里之聲
競高水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誦富貴牧負戴以歌賤貧
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興或作女萬人
衣以文繡食以糧肉端樂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
傷其毒殷之季若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皆嗟之音
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
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王居臣之時奏新樂于屈中聞之
者皆為之悲咽一作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
曰善哉乎為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鄢聞烏鳴
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
樂哉夫是謂以悲為樂者也誠以悲為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
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
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
嗟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奈何悅仰
嘆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
曰善哉乎鼓瑟而己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為
哀傷非為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為樂歌詠不必為善也
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為樂者胡疵玄鮑衣不變故頌為

古論大觀

卷四

三古樂論

黔首李斯隨衣不送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

古論大觀

卷四

三古樂論

樂論

袁宏

樂之為用有自來矣大章簫韶於唐虞韶濩大武於殷周所以
殷薦上帝饗祀宗廟陳之朝廷以穆人倫古之道也末世制作
不達音聲之本感物華化失序乎情性之宜故雖鍾鼓不足以
動天地金石不足以感人神因輕音聲之用以忽感導之方豈
不惑乎善乎嵇生之言音聲曰古之王者承天理必崇簡易之
教仰無為之理君靜于上臣順于下大化潛通天下交泰群臣
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化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
足于內則美言發于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
章飾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大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
迎其悅情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言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
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于金石含弘平大顯于音聲也若此已
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醴始秋蘭不期而信大道之隆莫盛
於茲太平之業莫顯于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然樂之為
禮以心為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夫音聲和此人情所不
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不可放故抑其所通知慾不可絕故
因以鼓殺故為可奉之禮制可遵之聲也口不盡味耳不極音
揆始之中為之檢則使遠近同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

古論大觀

卷四

手九卷論樂一

運也故卿教庠序章不修之使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楫楫
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
必崇此禮備賓主升降然後酌酢行焉于是言語之節音聲之
度揖讓之宜動止之致進退相須共為一體君臣用之于朝士
庶用之于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息心安志固從善日遷此先王
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棟風俗之盛衰
寄之樂工宣之以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自成此先王
用樂之思也

古論大觀

卷四

四十卷論樂二

樂論

馬端臨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為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有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樂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閭工人常練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古輪大觀

卷四

四十一

樂論一

者竊嘗以為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為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為議論究律呂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樂捫燭之為愚固不知其說也

古輪大觀

卷四

四十一

樂論二

樂論

蘇洵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和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耶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于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蟬肉有蟹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微其重則酒肉之權固勝乎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

聖

樂論

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于是觀之天地之間清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兩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微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感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溫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感者遂曰兩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真神于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

古論大觀

卷

四

樂論

辯樂論

劉勰

樂者天地之聲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人心喜則笑笑則樂樂則口欲歌之手欲鼓之足欲舞之歌之舞之容發於聲音形發於動靜而入於至道音聲動靜性附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則不能無形形則不能無道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樂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淫使其音調倫而不能使其曲繁省而廣均是以感人之善惡不使放心和氣是先王立樂之情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勲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五莖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舜曰箫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播八音非苟欲偷心滿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分奏之圖立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幽祇昇擊拊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翔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既泯風俗凌遲雅樂殘廢而溺音競興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為北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各咏其所好歌其

古論本觀

卷四

樂

樂

古論本觀

卷四

樂

樂

所欲作之者哀聽之者泣由心之所感則形於聲聲之所感必流於心故哀樂之心感則悲殺嗔緩之聲應濮上之音作則淫泆和放之志生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嫚之色靡門作松柏之聲齊泯願未寒之服荆軻入秦宋意擊筑歌於易水之上聞者瞑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悽愴屬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桓帝聽琴慷慨歎息悲酸傷心曰善哉為琴若此豈非樂乎夫樂者聲樂而心和所以非為樂也今則聲哀而心悲灑淚而歎歎是以悲為樂也若以悲為樂亦何樂之有哉今悲思之聲施於宮絃聽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聲豈所謂樂哉故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樂不和順則氣有蓄滯氣有蓄滯則有悖逆詐偽之心淫泆妄作之事是以奸聲亂色不啻聰明淫樂惑禮不接心術使人心和而不亂者雅樂之情也故為詩頌以宣其志鍾鼓以節其耳羽旄以制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邪耳目不傾不邪則邪音不入邪音不入則情性內和情性內和然後乃為樂也

伶州鳴

卷四

四七

25

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起神非臣之所聞也王於是復問鍾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農者

事輪大觀

家

□

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
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朱車而兩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
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
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
族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臬故謂之宣所以宣
三王之德也反及厥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
之蕤亂所以優柔容民也王嘉其言而不用卒鑄大鍾

古詩大觀

卷四

五

琴論

陳陽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者士君子常御之樂也
操散而為器理覺而為道惟士君子樂得其道而因心以會之
蓋將終身焉雖無故斯須不撤也故能出於操散之器入乎覺
理之道卒乎載道而與之俱矣然琴之為樂所以詠而歌之也
故其別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有調堯之神人暢為和樂而
作也舜之思親操為孝思而作也襄陽會稽之類夏后氏之操
也訓佃之類商人之操也離憂之類周人之操也謂之引若魯
有關雎引衛有思歸引之類也謂之吟若箕子吟夷齊吟之類
也謂之弄若廣陵弄之類也謂之調若子晉調之類也黃帝之
清角齊桓之號鍾楚莊之繞梁相如之綠綺蔡邕之焦尾以至
林鐘泉韻蔡清英怡神之類名號之別也吟木沅散抑抹剔
拂掃聲倫既純環之類聲音之法也暢則和暢操則立操引者
引說其事吟者吟詠其事弄則習弄之調則調理之其為聲之
法十有三先儒之說詳矣由是觀之琴之於天下合雅之正樂
治世之和音也得其粗者足以感神明故大馬仰秣者伯牙也
鬼舞於夜者賀輪也得其妙者幾以造化俱矣故能易寒暑者
師襄也召風雲者師曠也為足以感神明大
足以奪造化然則琴之為用豈不至矣哉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濫而不通論其微者，汙沒而不可考。其弊始于昔之儒者，求為聖人之道，而無所得于其務為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為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為高，相習以為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為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為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為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于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于中庸，蓋以為聖人之道畧見于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為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為主也。樂之者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為主。

中庸論上

卷四

五下

中庸論上

卷四

五下

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聖人，賢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也。君子之為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則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于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于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先得于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于陳蔡之間，問于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虎于衛而不能不愠于陳蔡，是豈其知之罪耶？故夫弟子之所為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依俛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遂觀之于其末則以為聖人有所勉彊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為若彊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為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為禮用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棄取之為便而衾冕之為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

古論本觀

卷一

孟子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相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遠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于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于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于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嗟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于我何加焉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朋友妻妾之奉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于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為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古論本觀

卷一

孟子

中庸論下

蕪 賦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為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塞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為過者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為近執中無權猶執一

中庸

卷四

五十五

也書曰不惕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于此而猶難也是以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于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為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于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于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

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為惡鄉愿也一鄉皆稱愿人焉無所往而不為愿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曰古之人行何為踴躍踴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為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于中庸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中庸

卷四

五十六

自明誠論

歐陽詹

自性達物曰誠自學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啟明其次考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得而及矣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其明可得而至焉徒古而還自明而誠者幾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為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臏自明誠而佐龐明之干誠猶王之待珠器用於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器者隱于不琢而見于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乎明者也無有琢玉而不成器無有用明而不至誠焉

古論大觀

卷四

五

自明誠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五卷

六經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春秋論

蕪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象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馬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故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哉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往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借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其為善其為惡可也絕之曰其為善吾賞之其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天

古論大觀

卷五

一

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托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以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北。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寔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之于魯。最親矣。

古論本義

卷五

春秋分義

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願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成。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

卷五

三

春秋論上

歐陽脩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于經三子之于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

古論本義

卷五

四

春秋左傳

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微而云耳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顯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于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得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看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遁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

古論本義

卷五

五

春秋左傳

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中

歐陽修

孔子何為而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相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
 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
 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貶之其有侵其攝位之寔而雷同衆
 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
 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寔攝而稱號無異
 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

古論大觀

卷五

六

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寔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
 之寔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寔善夫
 不求其情不責其寔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
 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
 信其于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
 征伐賞刑祭祀皆出于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為正君
 者幾何惟不有其名耳使其名寔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
 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
 且其有讓極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

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其甚高之節難明
 之善亦何望于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未字氏族予奔為輕
 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乎名氏氏族予奔
 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有以公妄加于人而沒其寔乎以
 此而言隱寔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
 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意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
 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脩之開其所不
 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在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
 假立以待相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
 人聽於已生稱曰公虎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古論大觀

卷五

七

春秋論下

歐陽脩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為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報加之。又報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奪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寔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報加之而報赦之。嗣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項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盾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

古論大觀

卷五

八

春秋微一

能為君復讐。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鼻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罪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走而免穿鼻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章。聖人尤當求情責寔。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免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

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弑逆之心。與盾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脩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有從而不正之乎。其有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遊惡乎。此可知其傳傳也。問者曰。然則克奉執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君。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歿。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耳。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故。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寔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錢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弑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

古論大觀

卷五

九

春秋微二

之迂也。果曰貴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有曷為復見于
經。許悼公易為書。蔡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
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訖。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
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宣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
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畧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
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于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
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士卒為正卿。左氏以尹
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傳於所傳者。蓋如是。是
可盡信乎。

古論大觀

卷五

十一

春秋論

燕誠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通乎吾意。則吾
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其
喜之言。豈可以為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
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哀惡之所主。此
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愚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
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為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
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為深遠而不可曉。且天下何不以足
推之也。將以善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為病

古論大觀

卷五

十一

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
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魯周之末。上自商周之
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于仲
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
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
知其為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幽憂
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
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

有喜而喜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下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婦曰季子來婦此所謂喜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也天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而何足以為怒

古論太觀

卷五

王

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為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為晏仲孫怒而至于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在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一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春秋論

蘇轍

名分立禮義明使斯民皆直道而行則聖人之褒貶未始作也名分不立禮義不明然導以名分而或知戒諭以禮義而或知畏猶有先王之澤在則聖人之褒貶因是而作也名分不足以導之使戒禮義不足以諭之使畏而先王之遺意已不復見則聖人雖欲褒貶亦末如之何矣愚於仲尼作春秋見之周之盛時賞罰一於主斷好惡公於人心賞其所可賞皆天下之同好也罰其所可罰皆天下之同惡也雖鄙夫賤隸猶知名分禮義之所在而不敢犯者不幸雖幽厲失道天下版蕩然天子之權未嘗倒持而名分禮義在天下者亦不敢踰也當時是王迹不熄而雅道存雅道存而春秋不作則褒貶安所著哉奈何東遷之後勢已陵替賞罰之柄不足令天下而雅道息雅道息則名分踰而禮義喪矣然尚有可救者五霸起而合諸侯尊天子蔡丘之會伐原之信大蒐之禮有足多者至如魯未可動亦以能秉周禮使先王綱紀之遺意縣々有存者又幸而一時卿士大夫事君行已忠義之節間有三代人才之遺風聖人於此知夫導以名分或使知戒諭以禮義或使知畏故與之善惡賢賤不肖而責備致嚴則春秋之作亦其可得而褒貶歟

古論太觀

卷五

王

蘇轍

五霸既沒之後。春秋之末。陵遲愈甚。吳越始入中國。干戈繼。則中國幾為夷狄矣。當時諸侯皆五霸罪人。而先王紀綱遺意。與夫人才遺風。掃地蕩盡。終於田常篡齊。六卿分晉。聖人於此。知夫名分不足。以導之使戒。禮義不足。以諭之使畏。雖欲復。亦末如之何矣。故絕筆獲麟。止於二百四十二年。獲麟之後。書陳恒弑其君之事。已非聖人所筆。噫。春秋不復作。其人不。與褒貶。雖然。自詩亡而春秋作。孟軻以為王者之迹熄。至於春秋不復作。則又先王之澤竭。焉可勝歎哉。

古論大觀

卷五

十四

春秋前傳

春秋總辨論

鄭樵

春秋者。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據左氏韓起之所見。與叔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為王之典章。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此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今所修春秋經。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皆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或謂春秋之名。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謂一褒一貶。若春秋或謂春秋獲麟。秋成書。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此說得之。或曰。春秋之名如此。而聖人作經之意。則何如。曰。聖人之意。其有憂乎。古者諸侯之國。各自有史。書成而獻于王。王命內指掌之。以別其同異。攷其虛實。而知其美惡。周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稟畏。而史官有虛美隱惡者。百世之下。無史並作。予奪不同。如董狐書趙盾之罪。出于史官之私。鄭史書董隊之盟。屈于權臣之勢。善善惡惡。不足以懲勸。聖人因魯史記。以問見其事。筆而為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于一萬八千言之間。使後世因列國之史。斷以聖人之經。則史之不實者。即經以傳其實。經之所不載者。即史以

知其詳此則聖人之意而左氏取之以為傳也吁春秋一經造
端乎魯及其至也為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為天下造端乎
一時及其至也為萬世吾于此則之

古論夫叔

卷五

十六

春秋經傳二



春秋宗指論

啖助

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傳無文說左氏者以為春秋者周公
之志也聖乎周德衰典禮喪諸所記注多遺舊章宣父因魯史
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
之法言公羊者則曰夫子之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變周之文
從先代之質解穀梁者則曰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下板蕩王
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
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吾觀三家之說誠
未達乎春秋大宗安可識其深旨可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
去者也予以為春秋者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
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
之弊僂救僂莫若以忠復當從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于
本其弊猶未設教于末弊將何若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
而用之周公既沒莫知改作故其類與甚于二代以至東周王
綱廢絕人倫大壞夫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
不勝其弊又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淳化
難行于季末夏之忠道當變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權輔正以誠
斷禮用忠道原情為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

涉或貴非禮勿動或貴貞而不諫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故曰於
周之弊章禮之薄也古人曰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又言三
王之道如循環太史公亦言聞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
公羊亦言樂通堯舜之道以俟後聖是知春秋恭用二帝三王
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繇美據杜氏所論褒貶之指
唯據周禮若然則周德雖衰禮經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復作春
秋乎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其于典禮固當洽聞述作之際何
其不能贊一辭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則夫子曷云
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則杜氏之言陋于是矣何
論本觀
卷五
代所云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雖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于
性情而用之于名位失指淺末不得其門者也周德雖衰天命
未改所言變從夏政唯在立忠為教原情為本非謂改革爵列
損益禮樂者也故夫子傷主威不行下同列國首王正以大一
統先王人以黜諸侯不書戰以示莫敵稱天王以表無二尊唯
王為大邈矣崇高反云黜周王魯以為春秋宗指而漢專門傳
之于今悖禮誣聖及經毀傳刻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說粗
陳梗概殊無深旨且歷代史書皆是懲勸春秋之作豈獨爾乎
是知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撥亂反正歸諸五通三家之說俱不得

其門也或問春秋始于隱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極
生靈也故歷國應聘希遇賢主及麟出見傷知為哲人其萎之
象悲大道不行將託文以見意雖有其德而無其位不作禮樂
乃修春秋為後王法始于隱公者以為幽厲雖衰雅未為風平
王之初人習餘化苟有過惡當以王法正之及代變風移陵遲
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則比屋可誅無復善惡故斷自平王之
末而以隱公為始所以極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禮之失也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蘇軾

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
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
威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衷必本於禮之漸慶君臣父子上下
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
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曰疆君
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
之君子則又以為不得親見于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宜
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
善論大觀 卷五 十一
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
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
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
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諛而不見
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
適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其意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
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為君子者皆知
其淵凡為小人者皆知其邪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

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
為正而不知其最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
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于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
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
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
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為正之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
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
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為其敗固宜而無有隱
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戾文成其邪
善論大觀 卷五 十二
志而屯焉荀息而為忠則凡忠於盜賊先於私暱者皆忠也而
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而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
名哉

春秋日月褒貶之例論

呂大圭

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為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于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為褒或以為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為褒後以為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葬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于是有以日月為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

古論大觀

卷五

春秋日月

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于是有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為是乎信之者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者為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存氏曰公不與小欽也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嫌卒于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欽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亟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蓋必書月日而有

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壘也不及時而不日慢也

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壘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為褒貶乎至于來歸仲子之贈而卒書名則曰貶之也使蒙叔歸成風之舍贈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贈罪在家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舍贈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

古論大觀

卷五

春秋日月

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聚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未朝稱爵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為始受命之君則尤繆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為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為春秋之世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英子說者曰進夷狄也夫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可

也夷狄而中國則亦中國之乎聖人作經本以辨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于日者書日事成于月者書月事成于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采至伐圍取救次逐戍襲奔叛執放水旱兩雹米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

古論未觀

卷五

王而恭督月星

假如某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為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稱爵號而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氏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但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于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因以是而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

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晚閱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蟧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薦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閱三時而勞兵于外也若此之類蓋于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于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閱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于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

古論未觀

卷五

王而恭督月星

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禦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于災餘之為不敬已丑莖敬贏庚寅而克莖則有以見明日乃莖之為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已未同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于書日見之然以是為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畧者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

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
人已而書吳子子以見夷狄之浸盛矣魯肇桑鄭宛詹如也太
夫猶不氏于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
名之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子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
也曹莒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有大夫子以見小國之大夫皆
為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于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干
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于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
預會預伐者子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為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
伯滕侯爵也而書子子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為強
古論大觀
卷五
王夫之春秋左傳注
弱也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子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
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
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于小國之君子以見伯者為政
皆以私意為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
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王于以見大夫敵于
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
號而是非善惡乃因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為褒貶也學者
必欲于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
于其不通也而強為之說則務為新巧何所不至正恐非聖人

明白正大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為例之
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

春秋無賢臣論

孫 邵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五等之下臣為倍臣
倍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倍臣於周義猶大
父也夫為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倍臣忠於諸侯
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上下有序庸人四以春秋倍臣張
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
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
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
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為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
古論大觀 卷五 二十八

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
凶春秋之人夫小貞耳盡以大貞取之以正道取五霸猶罪人

古論大觀

卷五

二十九

因舊史以脩春秋論

鄭樵

春秋之作。本魯史之舊也。編年之法。日月詳畧。皆魯史之舊體。聖人特因事約文。加之筆削而已。或者求春秋之旨。通焉。則謂夫子以匹夫專天子之事。其言為不微。故當時高第。以文學稱。如子游子夏。不能措一辭。經書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聖人愛禮之意也。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子貢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賁于戚。此聖人正名之意也。如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是子路之語。未可以言春秋也。或以為聖人之言。晦而難知。婉而莫測。殊不知述而不作。乃古人論本觀。聖人之心。事魯史也。文亦魯史也。夫子特因事約文。加之筆削而已。豈以私意增損其間哉。舊史之文。可則修之。疑則闕之。如斯而已。即其舊文而因之。則如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執。我行人趙盾。弑其君。出于董狐。鄭棄其師。出于汲冢之類。是也。易其舊而修之。則如公羊所論。星隕如雨。穀梁所謂。五石六鷁之類。是也。疑則缺之。則如甲戌己丑之繼書。丙戌丙戌之累書。夏五之缺其月。郭公之缺其人。之類。是也。故曰。聖人因魯史。記以修春秋。未敢言作也。述而不作。此聖人之本心。豈虛言哉。

魯郊之僭論

馬端臨

按先儒論魯郊祀之非。如林少穎謂三傳所譏。捨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其論正矣。然遂以為非出於成王之命。特漢儒見春秋所書魯郊祀多僭。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至蔣氏遂直以為出於惠公之請。則愚未敢以為然。蓋春秋之際。雖諸侯不無上僭。然苟非如楚及吳越之流。介處蠻貊。自放於禮義之外者。則亦不敢僭然以天子之制自居。雖以五伯盛時。晉侯之請隧。楚子之問鼎。如襄王及王孫滿尚能引正義以責之。不聞晉楚之君。遽至於用隧而求鼎也。僭郊之事。大於請隧問鼎矣。惠公當平王之時。王室雖弱。其陵夷不至於後。來之甚。魯又素為秉周禮之國。夫子嘗稱其一變可以至道。孰謂惠公於是時而敢以僭郊為請。王使史角止之。而不從。魯由此而僭郊。則惠公之暴橫無君。於晉文楚莊矣。決不然也。橫渠以為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說得之。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歌。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于天下。成王追念周公勳勞而

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官懸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備且郊禘所祀元未嘗及周公則何名為報周公之勲勞而尊之乎以其宗之勲勞而許其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况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非有勲勞之臣乎先儒議此但謂周公有知決不歆非禮僭竊之祀而不知僭郊禘禘則其所祀本不及周公不知成王何名而賜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橫渠因此遂以為成王念周公之勲勞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待魯往々當時事情亦是如此愚嘗因是而考論之禮制之陵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蓋周之封祀宋也以其為二王之後俾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然特許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強上陵下替祀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於禹契之廟而最契則配天之

卷五

世

古論大規

祖也遂僭行郊祀上帝之禮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嘆也至於魯則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稷饗之祀元未嘗廢無假於魯之郊禘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於周公之廟而併効祀宋之尤則不類甚矣其後三桓遂至八佾舞於庭豈無所自而然哉明堂位首言命魯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即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於禘嘗郊禘祀天配祖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穿窬不戢遂至斬關作俑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未善有以肇之也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莖辭荀偃士句曰諸侯魯宋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魯宋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賓客亦用之矣

卷五

世

古論大規

魯之失國論

蘧轍

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窮味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哀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遇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失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于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于越嗟夫棄國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其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杜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楸人以伯周人以栗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予嘗考之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于社其託于社者有意于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為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為構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于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于季氏几十世自宣至定而制于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沒不復見焉魯公室雖微不絕運

古論大觀

卷五

孟子卷一

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古論大觀

卷五

孟子卷一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于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

古論大觀

卷五

三十七

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繇可用堯曰不可繇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繇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行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堯王知天下

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古論大觀

卷五

三十七

諸公即位正不正論

魏 軾

始終受授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二月而書二月在三月而書三月者例也至于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端也公羊傳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以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此四者相須而不可去也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始終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

古論本觀

卷五

三十八

文成衰衰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是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禮者六桓莊閔僖宣昭是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仁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也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而未嘗有逾年而后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魯之統方絕而未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邪公羊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詞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統奉正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無

君矣穀梁曰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是桓莊閔僖宣昭皆不書正月歟丘明無傳杜預之註畧而不明而公穀之說又如此諒愚猶有言焉

古論本觀

卷五

三十九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論

蘇軾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為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則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

古論本義

卷五

閏月不告朔

有饒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饒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詞而為甚之之詞宜其為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為告朔聽政者以為天歟為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

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 以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朔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而杜預以為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古論本義

卷五

閏月不告朔

大夫無逐事論

蘇軾

春秋之書逐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于一時而制之于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逐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逐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敗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逐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逐事書大夫無逐事此其言逐何大夫出種有可以利民利國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書論大觀

卷五

大夫無逐一

公羊亦曰大夫無逐事此其言逐何公不得為政也其書逐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逐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逐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稱制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饑民陳湯發兵以誅却支若此者專之可也

不然獲罪于春秋矣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論

蘇軾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衰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薨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諡以妾為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疎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謚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入來歸僖公成風之柩而未有不稱謚而稱夫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疆齊能脅魯使以其媵女為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為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為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為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謚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况乎禘周公而用致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則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書論大觀

卷五

大夫無逐一

鄭伯以璧假許田論

蘇軾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為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入祊入祊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祊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書魯之入祊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為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為諱者三為尊

者諱已為新者諱敗為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為諱而取易之為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左傳

卷五

四

補

鄭伯克段于鄆論

蘇軾

春秋之所深識聖人之所來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紀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為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濟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于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為文姜之不足識而傷乎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于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于有庠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擾京城取原延以為己邑生舜復主不佞金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為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嚴深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德

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賊段而甚鄭伯也鄭遠也猶曰取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宜奈何緩追逸戰視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戰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毋欲立之已逐也左氏以為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哉夫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論大觀

卷五

四十七

三傳各有得失論

鄭樵

或問三子傳經各有得失孰優孰劣曰公穀曰傳而左氏則筆錄也公穀解經而左氏則記事也體製不同詳畧亦異未可以優劣判也或謂左氏得之親見公穀得之傳聞非也或謂左氏有三長公穀有五短亦非也大抵黨左氏者以左氏為大官以公羊為買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為墨守以左氏穀梁為膏肓廢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義背經屬綴不倫非一人所為右穀梁者以為文清義約多所發明二子所不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則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均取其失者則曰

論大觀

卷五

四九

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或欲盡廢三傳採春秋三傳東高閣三傳作而春秋散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異而通之作為春秋調人七萬餘言以平其得失是數說者皆不足以蓋三家學也大抵三家之學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如論其短以王正月為王魯是公羊之害教以獲麟為成文所致是穀梁之附會以尹氏為君後是左氏之誤文也所短者若此之類是也若論其長則三子之長非一端經日蝕不書朔者左氏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以曆道之俱得辨旧則日蝕之義左氏為長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

論大觀

卷五

四九

並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穀曰有懼焉耳按墨子曰齊之社稷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為長經書盟于葵丘左氏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曰震而矜之厥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蓋明天子之禁按孟子曰東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無易樹子則葵丘之義穀梁為長三子之長如此者眾也至於三家背經以作傳有子之失也不可不知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於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弑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於悼公之事孔子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也買病死而止不啻藥也其所以異乎經者蓋經之意各有所主孔子魯人也魯史以成經固不必論也然官為正卿返不討賊位居冢嗣藥不親嘗非二子之罪而誰歟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大抵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學者不可不兼也使聖人之經傳之至今三子之力也漢時公穀既作九董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獄歸吏事其有功於世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左氏既作九太史公劉向之徒著書立言首尾倒錯皆

不得相據而自見其有功於世又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學者
非聖人之經苟能合三傳而觀之亦足矣未可以是而議其失
也

論大觀

卷五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論

蘇軾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
桓三年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說春秋者約曰近正所謂近正
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
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而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
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鶩爭奪日尋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
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曾何正之尚也觀二國之君胥命于蒲
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
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謂之善者取諸此也然
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曷譏爾譏其非
正也周禮太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為文乃有春朝夏宗秋
覲冬遇時會衆同之凡言諸侯非此六禮不得分境而出矣不
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
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或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
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
為會耳私相為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
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
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

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胥命即
信斯言也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苦論太觀

卷五

五十二
春秋傳解二

取郕大鼎于宋論

蘇軾

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
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
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
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
強有力者制其予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
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歎曰久矣諸侯之恣行
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
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
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
鼎也不幸使齊摯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
仲尼曰不然鼎也何為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
曰取之郕故書曰郕鼎郕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
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
之宋宋將歸之郕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為政之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
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
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于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

雖楚也。禹入宋而為宋。入魯而為魯。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鄭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為周公不受也。又曰。號使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鄭。鄭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黑肱以濫來奔論

蘧 執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汗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宣子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知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年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于庶其年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為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為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痛悼之。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設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為穿窬盜竊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于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彰。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為踈謬。以為叔術之後而通濫于天下。故不繫黑肱于知鳴。

此誰謂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知也意其若
樂盈之不繫于晉歟樂盈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樂
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既絕于知而歸竊其邑以叛歟當時之簡
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
不言知別乎知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濶而不
可用矣

春秋左傳

卷五

江下黑肱

會于澶淵宋災故論

蘇軾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闕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
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
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踈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漬
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
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
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濮以成宋亂襄三十
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
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藁之澶淵而
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
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
之甚春秋之譏不至于此也左氏之論得其實矣皆諸侯之大
天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端
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
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爲君子仁
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
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
也且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錄之是

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突，故則無以見其為善。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春秋左傳

卷五

莊公十年

辨侵伐論

柳宗元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警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廢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外，外必棄其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三曰財。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脩其詞，其害物也小，則謹誓命令，不過其隙，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

春秋左傳

卷五

莊公十年

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墮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脩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也。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而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于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

以師以食此三者為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古論大觀

卷五

古論大觀

猶三望論

燕 軾

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為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擬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者憫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

古論大觀

卷五

古論大觀

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見之于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焉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為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或罷晨食郊牛角改卜牛罷晨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猶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猶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

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
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審以三望為海岱淮公
羊以為泰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
皆因却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

古論本觀

卷五

李士昌三疏二

五石六鷁論

歐陽修

魯僖公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石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
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碩然視之則石
祭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
先言六而後言鷁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
鷁猶盡其辭而況于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鑒其意豈
聖人之旨不一耶將後之學者偏見耶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
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
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
者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
大雪為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
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投木之力亦未聞
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經獨不書曰大
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
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于舊史則又
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視數石而視鷁
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
後以謹記其數則于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後

麟鷄鴒子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又何區區于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與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謂非吉凶所生哉其失不亦又甚乎

古義大觀

卷五

五名錄

公敗于泓論

魏執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如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馬有喪拜馬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于敗績宋公之罪益可見矣而穀梁傳以為桓文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特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耳齊王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鼻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于德未有所損益也而孟子與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鄆子用于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滅一國若犬豕然此而不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歸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于壺飧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忍于鄆子而不忍于重傷二毛此豈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于仲尼之門况用人于夷鬼以求霸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鄆子有罪而討之雖聲之諸侯而戮于社天下不以為過若

以喜起與師則秦穆獲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淫昏之見
手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也襄公以諸侯可以名得而三
莽以天下可以文取其得喪大小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
其不鼓不成列則不能擒宋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則不能
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公襄公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
言曰圖王不成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事則其收猶足以當
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收死扶傷不暇此特真庸耳齊桓晉文得
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耳自古
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身死而論之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後

世者也

卷五

六

雪閏雨論

韓軾

雪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
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
然當歲之旱也聖人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也故為之雪雪
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作傳者不達乎此而為
是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雪正也秋大雪非正也冬
大雪非正也月雪之為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
及矣雪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雪者為旱請也古之人重
請以為非讓也嗚呼為民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
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為凡書雪者記旱也一月之旱
故雪書月一時之旱故雪書時春秋書雪之例時月而不日以
為旱之不在乎日也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雪季辛又雪
而昭公之雪非旱雪也公羊傳曰又雪非雪也聚聚以逐季氏
也然則旱雪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
時歷時者加日又雪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舉此以為例

五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六卷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正統論上

歐陽脩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禮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竊竄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

古論大觀

入卷六

一 正統上觀

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閭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于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魏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

梁為僭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魏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

古論大觀

入卷六

二 正統上觀

南史者詆北曰虞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曆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緣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

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私
疑得抑快則是非之異論息而王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
置而勿論也

古論大觀

卷六

三 正統上附三

正統論下

歐陽修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
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
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
下於一矣一天下而居止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
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
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咸澤皆被于生民
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
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考其迹
古論大觀 卷六 四 正統論下
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
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
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
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
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統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
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
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為閭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
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無禮樂用法嚴
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

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稷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自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

古論火觀

卷六

五

正統下三

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蓋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疆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惟水德益任

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與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眾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衰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况平王

古論火觀

卷六

六

正統下三

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無疑夫晉之為晉與乎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唯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

而遵緒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弒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遵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况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之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

古論火觀

卷六

七

正統論

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疆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疆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疆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為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李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

古論火觀

卷六

正統論

者疆其最疆者符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與學校廢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疆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疆優於符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偽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疆其尤疆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為偽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為疑以謂梁并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述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有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以奉之可以冀於有為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則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異

正統論上

蘇軾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一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得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

古論大觀

卷六

九 正統論上

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正統論中

蘇軾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為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馬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馬知其他章子以為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彊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為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

古論大觀

卷六

章十一 正統論中

也絕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彊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為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耻耶吾將以聖人耻夫篡君

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身之正為正耶以天下有君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耻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耻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妻為姑吾將曰舅則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妻為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以啟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則文王

古論大觀

卷六

十三

正統論中篇三

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古論大觀

卷六

十三

正統論中篇三

正統論下

蘇軾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自輕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子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為

古論大觀

卷六

古正統論下

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充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蓋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統乎名故不得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子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

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必不若堯而降為兄則替餘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弒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為之齊量焉於是

古論大觀

卷六

古正統論下

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為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少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正統論

陳思道

統者一也天下而君之王事也君子之所貴也吾於詩春秋孟子見之也周南自風而雅王者之事也召南自家而國諸侯之事也公羊子曰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孟子曰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也夫正者以有貳也非謂得之有正與否也天下有或君子擇而與之所以致一也不一則無君無君則人道盡矣吾子中說見之也王子曰中國有一聖人明之中國有並聖人除之夫列國並立而不相尚君子必致于一者不欲天下一日而無君也吾於春秋見之也詩降於風書絕

古論大觀

卷六

十六 正統論

於文侯之命則天下無王矣春秋所以作也天下無王而正月必書王者所以君之也由周上天下為一學者所論者五烏有其位而不一者東周是也有天下而無位者齊晉是也有統而為閉者秦韓是也無其統而為偽者魏梁是也上無所始下無所終南北是也正之說有三而其用一三者天地人也天者命也天與賢則賢天與子則子非人所能為也故君子敬焉地者中國也天地之所合也先王之所治也禮樂刑政之所出也故君子慕焉人者德功也德者化也功者事也故君子尚焉一者義也可進則進可默則默而統有歸矣吾於詩與春秋見之也

西伯諸侯也君子與其王平桓周之餘而君子奪其王也隱公攝位而先君之元子君子與其君也桓公世子也王與諸侯大

夫國人君之而王法所討君子黜之文王西夷之人秦與吳楚戎蠻也君子進而中國之也杞夏裔也君子斥而夷狄之也曰周之東夷於諸侯其所有號而故詩降而書絕之君子蓋有待也夫詩降而絕則天下無周矣王者可以作也而卒無以代之徒以先王之世天下湮君而復興之豈君子所欲哉桓文一中國却外夷出民水火之中有功矣天命不改管仲不得而革也夫周存之者天也文武之澤也黜之者人也天下之法也此周

古論大觀

卷六

十七 正統論

與齊晉之辨也秦之昭襄始亡周而臣諸侯及始皇又合六國而為一而學者不以接統豈不已甚矣我以秦之暴疾之可也而不謂天下為秦可乎奪其統其誰與哉新莽漢之盜也而漢討之是猶夏之窮羿衛之州吁而齊之無知也而學者疑其年吾於春秋見之魯昭公之失國也於諸侯而季氏服君之服行君之事也七年君子以其前繫之昭其後繫之定則以元始屬之建武其可以此秦新之辨也三國之一吾於續書見之也漢中邦之舊也劉焉之所造也君子之所向也而地則幽隅也德遠而功彌君子不得而私焉吳魏皆有志于天下矣皆功于民

而魏則中國也於是與之其得已乎此晉魏之辨也自晉而下則為陳陳亡於隋則有中國自隋而上則為魏魏而上為燕趙趙繼晉者也晉之亡猶秦也非非人之亡之也舉天下而棄之智者得之而謂之逆乎其事則漢唐其名則霸其義則雖非桓文亦非晉之罪人也則有始石氏魏也慕容氏鮮卑也於居中國之位有中國之民而行中國之政矣是猶書之秦春秋之吳楚也燕趙不為夷謂魏為狄乎南北之變吾於元經見之也晉之入晉漢也屬而繼宗古之制也其所貴者以中土之無代也君之子孫而與之猶周也皇始授魏進之也天也而帝晉者人

古論本觀 卷六

也魏可貴而未貴晉可賤而未賤故君子持之也持之者待其定也晉宋有其志又有其功而魏未有以勝之武文沒而孝又興於是南北定矣故宋亡而帝魏也孝建之後可以奪矣而君子不忍者武文之澤也故因其亡而取之或曰魏假之華齊梁陳斥之蠻貊乃悖乎曰夷而變雖未純乎夏君子進之也夏而變雖未純乎夷君子斥之也矧其統乎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不考其素善其變也又况終身由之者乎臣斯鑒矣而不察其著惡其變也又况言行乎此南北之辨也學者擬梁而於新唐非其族也其其取之奪也非討也吾於春秋見

之也楚北盜也而棄疾殺之君子書之曰公子棄疾殺公子北以情不以述也梁之有猶魏也此朱梁之辨也吾於正統基之誣以定其論資之公以濟其義折眾說之在而歸諸正庶乎其可也

古論本觀 卷六

元正統陳四

正朔總論

鄭 想

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何也曰古今之曆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然則湯武何以獨異之也曰殷周之所以異其建者上以明曆數之歸已下以示諸侯之從違也湯武革命而有天下三千國之多八百國之衆其從我也吾不得而知之其違我也吾不得而知之獨以正朔之異尚以承天命之歸已以示人心之從違是故服則歸禹政則反商獨於正朔微有更易爾初非各出其術以求異也然則何以謂古之曆皆建寅也曰三皇之事吾不得而詳五帝以來豈無可傳之政孟春正月朔旦立春會于天曆之管室是顓帝之曆也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旦則無非建寅矣嘗觀函風七月之詩述公劉后稷之事實當虞夏之際其勅相農事亦唯七月流火之候此古曆建寅之明驗也至湯建丑以首事復建子以起數而曆元亦不以立春為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周人因之而正朔建子若與夏異矣然商書曰元祀十有二月周禮曰正歲十有二月雖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曆脩祠舉事仍按夏時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猶是也朝賀典禮皆自十月至於太初用夏正迄于今而不能易也新莽嘗建丑矣曾魏明帝

正朔總論

卷六

十二

亦嘗建丑矣未幾而復建寅唐肅宗亦嘗建子矣未幾而復建寅豈湯武能易之後人獨不可得而易之耶以湯武易之為是耶胡為不能以遠傳以湯武易之為非耶胡為可亦行之一代而遂止也蓋嘗論之編年始於春秋改元始於秦惠文君紀年始於漢之武帝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年秦政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曆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由建武帝易之而為年號有年號以明曆數之歸已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何必復建子建丑以為贅乎此新莽曾魏唐肅宗所以隨

古論大觀

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

曆數論

徐幹

昔者聖王之造曆數也察紀曆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述中窮點景之長短于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曆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躡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于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

古論大觀

卷六

二曆星

星辰敬授民時于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涵淫廢時亂日湯武革命始作曆明時故順天數故周禮大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于是分至啟閉之日人君親登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為備者也周德既衰百度墮替而曆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二月春秋識之其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魯季孫問諸仲尼曰丘聞之也

火復而後發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後戰國構兵更相吞滅專以爭強攻取為務是以曆數廢而莫備沒用乖謬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法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為歲首曆用顓頊孝武皇帝恢

復王度率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數之士使議定漢曆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然後分至啟閉不失其節弦望晦朔可計而驗成衰之間劉歆用平術而廣之以為三統曆北之衆家最為脗應至平章皇帝年曆疎濶不及人時及更用四分曆猶法元起庚辰至靈帝四分曆猶復後天半日子是會稽郡尉劉

古論大觀

卷六

二曆星

洪更造乾象曆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于今為密會官車晏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上觀前化下迄于今帝王興作亦有不奉簡天時以經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因以天時之二物相涵而成也故人君不在分至以明啟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愒也夫曆數者聖人之所以測靈耀之順而窮玄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思焉今粗論數家舊法綴之于篇庶為後之達者存損益之數云耳

曆數論

羅泌

歷者大中之符聖人之所以順天命而經世者也其原出於天其法成於人有其數而無其文聖人之授受傳數而已昔者堯之為世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授人時故其量而授舜曰咨女舜天之歷數正爾躬允執其中舜之受終也在堯機王衡以齊七政故其堯而授禹曰咨女禹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三聖之所授執中而已執中者以歷數之本乎中也是故歷法作而中道著矣班固之志歷也亦以是為堯之授舜者也蓋聖人之為治不過欽天厚人而已而先儒之言歷數類皆歸于

卷六

廿四曆數論一

古論大觀
織緯之言非先王之正也天生河圖八卦之原也地應龜書九疇之寄也八卦者歷數之始也而本于太極太極者至中也九疇者歷數之成也而本于皇極皇極者大中也太極元氣含三為一三才之所基也稽疑庶徵五福六極此鬼神之所同故曆之天五行正事八政此百姓之所用故曆之地而三德五紀之與皇極同居九位之中然則聖人中通而立者亦以保其在躬之歷數而已矣律應鳳鳥而歷致祥焉此少昊氏之傳中也豈惟欽天厚人哉抑亦以保其在躬之歷數也嗟夫善言古者必有驗乎今善言天者必有信于人傳歷數豈徒為天哉以為入

也豈徒為古哉抑為今也一畫一象一寒一暑此泰成之常變也乾用九坤用六用者變之謂也九六者陰陽之窮也窮者未有不為災陽九百六此其不知變者也九之與六豈歷數之中哉彼少昊之法疑矣其所以與太昊氏而立乎九閭之內而稱皇者惟能任道不事心不動力知所變而已矣少昊既假歷數復于堯舜堯舜惟知變也故惟九黎亂德苗民逆命而不抵於窮垂衣裳而天下治則其所以取之乾坤者用九六也是故易窮則變則通則久變而通之此歷數之所以長也六而後窮數止則起六者一變之數也以故夷昭不取幽厲失圖賴

卷六

廿四曆數論二

古論大觀
亂惠運常振衰出楚子問鼎晉侯請隧猶且三十六傳一變之數先王定策之驗不可易也有用我者吾為東周潛心文玉可變之謂也使其得之公之位而合其變則東周之祚何止八百年哉惜乎執中之道不傳至于窮不知變不能盡當運之數也蒼既肅矣而況秦漢而下不全其繼者耶受命不知其數傳國不知其符係祚不永豈惟歷數之微哉亦人謀之不臧也嗚呼既脫裾邊幅沮桓化侯王戎狄焉能舉華哉中國丘墟生靈塗炭可勝痛哉變而通之此無窮之歷數也

歷代德運論

林德順

五行相勝卻衍說也五行相尚劉向說也夫執相勝之說曰夏得木德商得金德周得火德是也立相生之說曰帝出乎震故伏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是也嗟夫五行固有相勝相生之義矣然帝王授受天命人心未嘗相勝愚不敢信衍之說五德之運其說雖不見於六經以古帝王建號推之則其說驗矣自今觀之神農氏時以為炎帝者為其尚火也黃帝氏以為黃帝者為其尚土也少昊氏以為金天者為其尚金也非其所尚之德則其號特為虛設五行用事始本於東方萬物之所自

古論太觀

卷六

共

起焉王者則其象之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一以所生之行而轉相承也以建號而推自神農而上為伏羲則知其為木德也自少昊而下為高辛則知其為水德也自伏羲以至高辛則五行之運一周矣又自堯以至于商則五行之運再周矣皆繼繼承承取其相生之義則劉向父子之說為足信若以相勝而言則舜受堯之天下是有勝堯之心禹受舜天下是有勝舜之心非獨舜禹不然雖三代而下亦不然也湯之繼夏出於不得已知其以商之金而克夏之木則是彰湯之得天下出於本心矣武王伐商亦出於不得已如其以周之火而克商之金則其彰

古論太觀

卷六

共

武王之得天下亦出於本心矣謂相勝之說出於秦之意則可出於帝王之意則未可徒見夫商曰白故以謂尚金周尚赤故以謂尚火欲以附會相勝之說嗚呼若從其相勝之說則夏之木德胡為而尚黑徒見夫夏有青龍之瑞遂以為尚木商有銀山之祥遂以為尚金欲以附會相勝之說嗚呼若從其相勝之說則周之火德胡為有白魚之瑞耶鄒衍之說不足信矣由周而降相生之義千載未嘗不符契也且秦本西戎餘分潤位不足繼周班固削而不取焉夫秦不足繼周則繼周者漢也周以木而漢以火宜矣不然漢承秦亦符亦謂以火為主何耶自魏至隋皆非正統不足繼漢崔昌議去而不用焉夫自魏而隋皆不足繼漢則繼漢者唐也漢以火而唐以火宜矣不然伊川謂唐土德而少河患何耶君子觀漢之承周唐之承漢相生正理異世一揆則知秦用水德之治而行刻深之法其相勝之說背戾於聖人也多矣自是而後莊宗中興唐祚同為一代則土運未絕也一傳而晉以金再傳而漢以水又再傳而周以木天開我宋運膺火德徐鉉之言信矣且我宋以火三天下也豈非上天所命乎受命宋分星應大辰火之祥也收復河東日在重午火所旺也赤鳥報蕃昌之兆紅光彰誕育之祥噫盛哉是故

赤帝有祭也歲正月商丘有祠也色尚赤也鴈用成也火德彰彰其與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唐此不可也噫太原後服胡公言之并不加號溫公言之彼曷不知乎謝絳因日抱黃珥而又欲用土德矣然越唐而承于隋此尤不可也噫水患多應伊川言之火祀宜修胡宿言之彼曷不審乎不然南京即政建炎紀元何天意猶眷眷于中興之後耶嗚呼宋德當天歷年萬億赫赫炎精奕葉有光愚尤有望於今日也

古論大觀

卷六

廿八 歷代錄三

三篇之化論

歐陽修

至治之極也豈耳月以愚民之職暢希夷以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朕古有臻於是古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捐仁義以為德之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從古有盛于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設言而民不遠之說歟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為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有書契之易于是平畫八卦以由起茹毛所以養生也而憚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于是乎膏肓有穀以粒蒸民網罟利人以為用使以政而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羲神農黃帝之為也然而治既行矣民既賴矣守之以至靜化之以無為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薄惡叛離之俗故言為教命非詰誓而自聽言為號令不報朴而自隨且夫歟血以泄盟約要之於信者由不信而然也為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悅不以愛故不待賞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問民故不待約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詰而統一言以行萬民稟命賴其德者有年而和服其他者

百年而移非三皇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
從也而人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
詛于神明狙民于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為也服民以道德漸
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
茲乎

帝王論

劉敞

古者有言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商人貴富
而尚齒貴親而尚齒此非君子之官好事者飾之也夫聖
賢之治天下所以率民而教之也有違貴者有公貴者有
私貴者
者德者其違貴也爵者其公貴也親者其私貴
也至于無貴也所以謂德違貴者德之天下無所不貴
也在朝廷則貴于朝廷在鄉黨則貴于鄉黨在市井則貴于市
井在夷狄則貴于夷狄是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違貴所以謂
爵公貴者爵之貴在朝廷則重在宗廟則屈是八百王之所同
也故謂之公貴所以謂親私貴者親之貴在宗廟則伸之在
廷則屈之是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私貴此數者人情之紀王
事之本聖人所不能奪是以推而任之故以德王天下以爵尊
朝廷以親定宗族以德王天下故天下不可不貴德以爵尊朝
廷故朝廷不可不貴爵以親定宗族故宗族不可不貴親三者
不失其所則王道成三者失其所則王道不成是以有九德者
治天下有六德者治一國有三德者治一邑有一德者治一職
此所以見德之貴也治天下者爵天子臣兆民治一國者爵諸
侯臣萬民治一邑者爵大夫臣陪隸治一職者爵為士臣與皂

此所以見爵之貴也。雖為天子，必有父。雖為諸侯，必有兄。故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期之喪，達乎諸侯。大功之喪，達乎大夫。在朝廷則皆以齒，所以見親之貴也。其義並隆，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錯之而安，施之而通。王者之盛也，未有能尚其一而遺其二者也。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所謂富無貴者，彼富非德之修也，非爵之隆也，非親之懿也。以世祿多財，長人而已矣。則為義者必耻之，為吏者必疾之，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無貴。然而曰商人貴富，則是又以商之為商者，殆乎秦之為秦乎者也。昔者秦之有天下，右貨而尊利，以傲于戚，吾未始知

卷六

聖王論

秦之所以非於商人，貴富之為禍也。昔者親有天下，棄親而傲于戚，吾未始知親之所以戚者，非蔽于夏后貴爵為之禍也。昔者晉有天下，修親而戚制，以傲于亡，吾未始知晉之所以亡，非蔽于周人貴親為之禍也。故聖主不然，以德王天下，以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三者並隆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有偏而不迫，則亂豈及于虞夏商周異世而貴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

帝王論

李華

卷六

聖王論

聖王論

天地之道，易簡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辭酢楊幣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痼瘠天下，詐極則賊，賊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因而文之，無害于訓，又不適而質之，無難于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惡之，病淺于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于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索之言，世益欲人化而不為，誠難乎哉。古山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民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放于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為羿奔，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岳，而羿汲惡，羿聞華內外，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是觀之則聖

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頌奇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後
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
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其漢德結于
人心不加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于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
維何也商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徐奄並興夷
多難復明辟蕪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阜矣
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圖圖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
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哉周法文官備數四時盛祭車服
威飾至于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之多軍師之衆大聘小聘朝
聘會同地狹人寡不堪甄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
之人強仁窮當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
衰失于質而無制周弱失于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來致理
始于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并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
術之方行于天下考試仕進者耳用之其餘百家說識緯之書
存而不用至于喪制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老
簡易中于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于坦明之路
矣學者局于恒教因循而不敢失于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
數骨肉之罪而獲叔向不忌聞之言而書昭伯敢進焚之信示

古論大觀

卷六

三子書卷三

陳僕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
其或曲書常言無補世教不習可也則煩瑣日亡而易簡日用
矣海內之廣億兆之多無聊于煩瑣世曠久今以簡貿易煩文
而使之則晨命而夕周喻率而化成踵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
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
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
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古論大觀

卷六

三子書卷三

帝王所尚論

禮 報

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余讀詩書歷觀唐虞至于夏商以為有生民以來未嘗一日而不趨于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班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紛然而淆亂愈闢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于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

古論大觀

卷六

三才圖會

蓋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墮啜土飴土皆三尺茅茨不剪至于周而後大備其粗始于父子之際其精布于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于前世而後世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饌豆列其鼎俎備其醑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醑醴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奠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于地魄氣升于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嚴聲音氣臭之瀕恐不能得當也于是終祭于屋漏繹祭于枋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

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饗也于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幾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繹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其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匡匡

千表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廢至于毫釐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陵弱兼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虞虞以至子商漸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于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天冠昏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為法也

古論大觀

卷六

三才圖會

魯妃論

蘇轍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澁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迹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

古論大觀

卷六

三

古論大觀

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為流涕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鳳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風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鳳鳥降為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璽至周而發之化為龍以生褒姒以滅

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嫄而踐跡則其生子當知稷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留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經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履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古論大觀

卷六

三

古論大觀

許由論

楊植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遜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以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抗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舟車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批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偕賦為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堯

古論大觀

卷六

四許由 楊一

之聖得先生夢高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潔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潔二者聖人經世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賴用而光潔矣先生逢桀紂是必含潔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喜為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為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為山嶽融為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靈臺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為金玉正璞先生富也功而不事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仙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索雖死不焚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窺見塞廓但箕穎之

上惟餘清風噫所謂為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擬堯謝舜疇為吾輩我來獨尋清構意深再拜刻石取文於心

古論大觀

卷六

四許由 楊二

堯舜論

劉執中

五者之道莫大於仁義仁者所以仁天下之道也義者所以宜天下之道也舉天下莫不被其愛則傷之者莫得以至焉舉天下莫不適其宜則悖之者無自以入焉天下之廣也萬物之衆也而能使一物無傷焉一物無悖焉此聖人所以參配天地而贊育萬物也故堯舜之政治無他焉仁義而已矣夫有堯舜之仁義而行之不以其道則惠澤不及于下矣所謂行之以其道者何也禮樂刑政也四者休名雖殊然皆同載于仁義以施天下也故舜舉四嶽而朝諸侯必曰修五禮則堯舜之治莫先于

古論大觀

卷六

四

禮矣曰同律度量衡又曰命夔典樂教胄子則堯舜之治不可無樂矣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則堯舜必尚于政矣又曰象以典刑則堯舜之治亦必用刑矣四者無終于上而不失于其中則仁義從之決于下矣故當其時無一民不克乎其仁也無一物不由乎其義也民宅乎仁則傷之者莫得而生矣物由乎義則悖之者無自入矣舉天下而一民無傷也一物無悖也則正氣充而陰陽和美天地位而萬物育矣故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言乎仁義被于四遠而日月星辰罔不順于上矣鳥獸魚鼈莫不克若于下矣又曰烈風雷雨弗戾

是若于下矣又曰烈風雷雨弗戾

堯舜論

陳傳良

風俗之變聖人起之也故夫聖人有所利於天下者必有所病於天下火之伏也燼之則然扇之則炎徒欲寢於山其怒而噪也必或驚之其貪而殺也必或有之夫天下之機心莫之禁也猶火而易擾也猶猛獸聖人之初不急於立而震之也茲非其材之不足于立而智之不足於慮也如是可以治矣則亦好於有為也夫如是可以治矣而好於有為者皆起於悅其所不能而求工其難聖人惟不求夫工也則雖有所遜焉若成缺焉若備而弗以為已愧是聖人非惡夫成而固遜之也而憂其成之

古論大觀

卷六

又四書

速而弊也非惡夫備而固缺之也而憂其備之極而巧也吾力足以成矣足以備矣而畢取焉以為名則風俗之變巧日益滋弊日益亟而後之人必有不可支者矣惟已之快而後之人無維者聖人不為也故寧有屈于其名而推其餘以及後人昔者觀書至于堯未嘗不感之也共工之欺堯知之矣而去之不以時四岳舉鯀堯曰不可而岳猶曰試鯀堯聽之未嘗鯀用而無成則岳之責也奚辭而堯不加夫知其欺而縱之不若未之知猶憚也責之無辭而難之則是苟有辭者莫得而詰之也已然則宜去弗去宜責弗責亦奚以厲天下者嗚呼堯非不知其無

以屬天下或者將有以議已也而犯人之議也非恤而且安之
唯憂天下之安而不敢震之一傳至舜四凶之未誅誅之十
六相之未舉舉之夫族大者難擊而新進者易疑舜奮焉擊人
之難而進其所疑動之以其所未嘗而收天下之權而天下從
其誅之之決而決其舉之之驟而舜斷天下之詳于天下噫詳
天下之法者舜也而斷天下之機者亦舜也孔子之論堯舜曰
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蓋思堯也夫其嘆舜也夫

古論大義

卷六

四正堯舜陳

堯舜論

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雖其人伯支許由金其節而固
讓義仲和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于帝帝
也我其試哉由是實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
之二女登降于內堯之九男服勳于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
泥封祀之金大執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
質後文教俗也育德尚齒優賢也於斯之時君明于上人化于
下山川鬼神亦其不寧鳥獸魚鼈衆平咸若無為而治其聖也
歟夫以萬衆之尊一人之賞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
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王食實衣堯舜則藜藿皮裘矣歷
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
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歷數之未
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于樊籠其去也
脫于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醜
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為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
唐之論高視前古大誇群雄假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際此
衛伯不知于海若盜跖自方于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
勤死猶諸祀典永為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

之虛誕為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古論大觀

卷六

四四 五非其二

舜論

孫明復

舜既順堯命庸十六相放四兇也以帝天下之制猶有未至者
焉乃窮神極慮以增以益夫所謂帝天下之制者君臣上下
貴賤之序歷久而不相瀆者是也厥初生民冥焉而無知浩
焉而無防廢群孰君孰師與鳥獸並黃帝觀乾坤創法度
衣之裳之以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由是帝天下之制從
而著焉黃帝創之于前帝堯奉之於後然二帝之間厥制未盡
黃帝取乾坤分上下止為一人之服以至子堯無所增益逮乎
虞舜再觀厥象以盡其神謂五等之制不可不正也于是分其
古論大觀 卷六 四四 五非其二
命數異其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自公而下率之以西然後
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
上賤無以加其貴階陵慕奔之禍不作雖四海之廣億兆之衆
上穆下熙可高拱而視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皇
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是也若五等之制非由虞帝而
備則易何以蕪言於舜臯陶謨何以繫之于虞書耶或曰舜三
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其舜自歷試與居攝三十
年在天子之位又五十年其八十年間作事垂法為萬世利義
多矣今子止以舜因一人之服增五等之制者何願聞其說曰

善之爾之問也吾之所言者聖人之極致也夫乾者君之道也
坤者臣之道也木上而蒙下者乾坤之象也衣之可加于裳示
君之可加于臣也裳之不可加于衣示臣之不可加于君也聖
人南面而治天下久矣而不相漬者始諸此也故舜增五等之
制自下而上俾貴賤之序益明天子之位益增此舜所以杜萬
世僭陵篡奪無窮之禍也雖後聖有作千制萬度無以逾于此
矣故曰吾之所言者聖人之極致也

古論大觀

卷六

舜源陶論

舜源陶論

金履素

晉史之欲殺舜也象之欲殺兄也史記曰舜母死瞽叟更娶妻
而生象象傲更愛後妻于常欲殺舜然瞽叟特出于愛憎而舜
又非有大過惡何至欲殺之哉嘗考其情則虞氏自慕故有國
至瞽叟亦無違命則羸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
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
之故而遽欲殺之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其為耕稼陶漁之
事何也曰古之國家子弟固非如後世之養養舜之為田漁而
人從之又非必如今之漁人陶工也或者見遜于父母故勞役
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于田漁亦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
時之窮故雖書有謂舜見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糴而
販負夏孔子曰耕稼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為之以救敗耳此說
雖出雜書而實得聖人之意又瞽叟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
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冀之辨固也
然孟子當時亦不辨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于辨世俗傳
訛之跡而在于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
推天理人倫之至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辨矣

古論大觀

卷六

舜源陶論

舉十六相去四兇論

孫明復

無為之道其至矣哉非虞帝孰能與于此後之帝天下者不思
虞帝之大德而慕虞帝之無為吾未見其可也三代而下不思
虞帝之大德而慕虞帝之無為者衆矣又世之倖佞嬖巧之臣
迎而啟導之既不能陳虞帝之大德以左右厥治則往往引佛
老清淨虛無報應因果之說交亂乎其間敗于君德吁可痛也
觀其惑佛老之說忘祖宗之勳罔畏天命之大靡顧神器之重
天下至廣神器至重朱既不肖弗堪厥嗣故命于舜舜起微陋
雖曰曆聖然世德弗耀四岳十二牧未盡服其德九州四海未

古論大觀

卷六

四九十六孫二

盡蒙其澤不可遽授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則四岳十二牧其盡
臣之乎九州四海其盡戴之乎不臣不戴則卑且叛矣堯懼其
如是也非權易以授之于是潛神隱耀厥用弗彰以觀于舜故
八凱八元雖積其善而不舉也三兇四凶雖積其惡而不去也
若盡舉八凱八元盡去三兇四兇則舜有何功于天下耶是故
堯不舉而俾舜舉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者于天下四
岳十二牧莫不共臣之九州四海莫不共戴之然後授以大位
絕其爭且叛也非堯孰能與于此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
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蓋言堯以權授舜其道宏大高遠之若
是而人莫有能見其迹者而先儒稱堯不能舉不能去佞哉

古論大觀

卷六

四九十六孫二

舉十六相去四兇論

鄭 卿

四兇果無以撓堯也堯孰有不能哉以其有舜也書曰堯期倬于勤堯老矣是天下必有竄而不起者故位舜以持之也于時四兇之惡始暴焉攘而鋤之在舜不在堯固然也堯得舜其猶默然歟果堯以為能也撓堯者不若是猶之撓舜曰曷不若禹之于水也堯不去四兇以有舜也惡之未暴也不則堯去之矣舜不堯水得之禹也不則舜堯之矣故四兇之去舜事也能不堯不以堯繫也聖人躡而起欲揭天下法必公于首誅焉天下燭然骨次而心慙則其鼓號令不須力而折之也周公也始相

古論大觀

卷六

舉十六相

周管蔡為首誅天下不周公服者無有也孔子也始作魯司寇以正郊為首誅魯不孔子從者無有也舜也獨于四兇岐于是乎哉一誅惡而天下服聖人之用深矣故曰四兇之去舜事也堯不能不以堯繫也曰有說者焉堯不已誅而舜之舜權也堯將天子舜猶慮夫戾舜者故泰而遺之舜俾自絕之也曰既經者能乎否也舜果曰能之曷庸于是哉藉堯已誅之舜已號天子果有戾者舜亦從而誅之矣戾者誅天下亦自舜服矣說者果有是不以聖人期舜也已

命九官論

王安石

舜命其臣而敷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于稷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龍皆新命者也故疇于衆臣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素與皋陶稷當是時蓋已為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勅戒之焉耳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垂益伯夷龍皆新命者蓋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于人然未嘗自用聰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稷而不然乎便變為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變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之說蓋惑于命汝典樂之語爾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豈異于命汝典樂之語乎耳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蓋舜不疇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變也亦無疇變之受命也亦無讓則何以知其為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變之所能為也為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為也為之者舜也將有治于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寤于衣食而欲其化而入于善豈可得哉故命棄以為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為司徒也既教之則民不能無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皋陶以為士也此皆治

古論大觀

卷六

五十一

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為共工也于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鳥獸草木也故次命益以為虞也夫其所以治至于鳥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札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為典札夫治至于鳥獸草木而人有札以節文之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次命夔以為典樂也借使禹不能士垂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札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夔欲擊石附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為之治者衆臣也使舜不能用是衆臣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臣之所能為也

古論本義

卷六

聖王命九丘

為之者舜也夫變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豈以為伐耶蓋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變哉



無為而治論

孫明復

無為者其虞帝氏之大德歟非曠然而不為也者不求于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終不受于天下而以天下授之千人自生民以來虞帝氏一人而已昔在歷山而耕焉雷澤而漁焉河濱而陶焉常是時也彼孰有意于天下哉及乎玄德升聞堯處以天下禪之舜既受堯禪夙夜兢兢懼德樂賴以其天下者堯之天下也不以堯之遺治之則其天下之民有不得其所者矣于是盡履堯之道而行之俾其天下之民不異于堯之世也舜居位既久復以堯之天下堯之道盡與焉此舜之德其可謂大德也已

古論本義

卷六

北江集卷一

夫舜之天下者堯之天下也舜之道者堯之道也舜始得之于堯而終傳之于禹以舜之治無為也章章矣噫上無堯下無禹孰可高視而稱于無為哉上堯而下禹舜所以得高視而無為也不然則孔子之伏犧下訖文武肇于六經為萬世法何不曰無為者伏犧也黃帝也堯也禹也湯也文武也而止曰舜也歟哉君以無為為曠不為則書何以曰舜七政類上帝禋六宗又曰觀四岳頒瑞于群后又曰東巡狩至于岱宗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又曰南巡狩至于南岳西巡狩至于西岳北巡狩至于北岳又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又

曰流有五刑又曰流共工放驩兜三苗殛鯀又曰詢四岳開
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又曰禹汝平水土又曰黎民阻饑后稷播
種百穀又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又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
宄以至五十載陟方乃死之類此舜有為其繁也如是之甚矣
且書者聖筆之親體也孔子親舜之有為其繁也如是之甚矣
可友謂之無為哉由是而觀之則知無為者非曠然而不為也
此又章章矣吾故曰上無堯下無禹孰可高視而矜于無為哉
上堯而下禹舜所以得高視而無為也

古論大觀

六

孟子

虞夏不言損益

陳傳良

言治而不知變固世之所以陋儒者言變而不知一則儒者亦
切陋之如是而弊如是而救弊此世之所以陋乎儒者謂不知
是也夫儒者不可以不知是也然而古人之治天下其更張者
其事也其泛應者其迹也而其道其心則又不係于此焉者吾
徒變之為言而不及乎心與道則無統而易窮是故一之說儒
者益不可廢漢之諸儒仲舒最知此者其與武帝言治論商周
之損益而又發明夫子于虞夏不言損益之意噫商周之損益
亦事而已矣亦迹而已矣吾既為帝言之而其通其心自虞夏
古論大觀 卷六 五十五頁

不能以變而隱然在夫子不言之中終不可不言于帝者仲舒
真儒也儒者不知變自漢人主而始有是言武帝也喜高而厭
常喜作而氣銳彼其三策之發大抵惟變之欲開始及于五帝
之改制度其中也則有疑于舜文勞逸之殊及其末篇抑惟三
王不同之問久矣其志于變也已仲也三對之中則既勸之更
化又勸之損文則仲非不知變若漢人主之所謂儒生者能而
深求其意則卒歸于無變之說凡三策之所謂五帝之改者舜
文之殊者三王之不同者仲舒推而附其勢之當然曰是其所
遇之時然也曰是其所遭之變然也而未始以為聖人之實好

變至于終篇反覆夫子損益之言而遂探其言外之意有得于
虞夏之不變而極之以歸乎天噫獨何見歟吾是以為仲舒真
儒者也知變且知一者也夫聖人之治天下特未可以形似緒
餘觀之也人情之相戾世故之相反習俗之相激雖聖亦未如
之何者則其緣人情因世故不啻乎習俗而如是為忠為質為
文者皆其形似之偶然緒餘之大畧而其道與心不干此乎畧
也是故商人作誓而民始畔非湯之罪也周人作會而民始疑
非文武之罪也人情無所戾世故亦無所及也習俗無所激也
則聖人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虞夏授受晏然如故也自心之
古論大觀
卷六
外無異聞自中之外無異法雖當時史臣身親見之欲形容而
不可得也則亦曰祇承于帝云耳若帝之初云爾彼則相契于
心而相忘乎道果何為而然耶是必有一焉者矣一者何物也
在禮為未祭之中在詩為無聲無臭之天在易為寂然不動之
神而在禹為行其無事之大智嗚呼是豈俗儒之所能知哉微
仲也於商周之所以然求虞夏之不然于夫子之所以言邈夫
子之所以不言此學此意幾何而不無傳也至味淡泊至音寂
寥至論簡易天下所最難聽難悅也自武帝觀論語一則損益
之言二則損益之言而言外之意則孰從而知之而仲也乃密

祭之以厭常喜作者聞簡易之論宜乎其猶無聞也帝惟不得
于仲舒也而後與其所快者取高帝約束一紛更之不幾敗則
不悔穆公之誓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
將以為親帝之末年亦有取于鎮靜不擾之霍光而仲已不及
矣故夫更事多者然後知道之不可廢也

古論大觀

卷六

七

舜禹受禪論

蘇轍

學者言堯舜之事有三妄馬太史公得其一不得其二莊子稱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耻之迹隱莊子蓋寓言焉而後世信之太史公曰舜禹之間岳牧咸薦試之于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政示天下重器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許由何以稱焉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一女瞽瞍不順不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然舜終不以為怨余考之于書孟子蓋失之矣世豈有不能順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四岳之薦舜曰叅乚又不格姦益之稱舜曰叅乚齊懷格被允若則舜之

古論本觀

卷六

孟子舜禹繼一

為庶人既以能順其親使不至于奸夫父母兄弟之際智力之所不施也有頑父嚚母傲弟而能和之以不失其親唯至仁能之此堯所以用舜而不疑也父子相賊奸之大也豈其既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孟子又言堯舜禹之終皆薦人于天堯崩舜避堯之子于河南之南舜崩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天下皆往歸之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禹崩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皆不之益而之啟故益不得為天子以書觀之此亦非君子之言也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狩方岳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終而又避之何哉使舜禹避之天下歸

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由避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于禹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耻之而謂益為之哉

古論本觀

卷六

五九舜禹繼二

三代論一

劉敞

古者有言夏后氏尚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放野莫如恭商人尚恭恭之敝小人以鬼放鬼莫如文周人尚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放僂莫如忠三王之道若循環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聖人之道同而王者之政一也同故能同不同二故能一不同者道也不同者物也一者德也不一者俗也故自伏羲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天下之生久矣一盛一衰一治一亂然而所以盛者常同所以治者常一何以言之耶凡聖王之後而至于衰者非其道衰也物使之衰也其至于亂者非其德亂也俗使之亂也繼而起者明道以待物則衰遠矣正德以訓俗則亂遠矣故可以革物者道也而道未嘗變可以革俗者德也而德未嘗變夏后氏有天下四百餘歲桀為無道顓履禹之典刑夏人不忍成湯伐而攻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畔夏也以成湯為能復禹之績也故仲虺稱之曰天錫王勇智繼禹舊服此之謂也商有天下六百餘歲紂為無道顓履湯之典刑商人不忍武王伐而殺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畔商也以武王為能反湯之政也故武成曰乃反商政政由舊此之謂也故湯復禹之績則得禹之天下武王反商之

古論太觀

卷六

六十三卷第一

政則得湯之天下當一時也禹沒而復起湯城而復見同焉而已矣一焉而已矣安得忠恭文之三而異之且夫忠也恭也文也是三者之干道本末也表裏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而以謂千歲而代興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矣以論之凡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夫婦之親賓友之好長幼之序此謂人之大端也人道之大端不同則不足以相讓故先王之為禮必本于忠忠也者禮之本也然而不恭則忠不見故先王表之以恭恭也者禮之體也然而不文則恭不昭故先王著之以文文也者禮之成也是先王非尚此三道也其變節次序不相緣則禮不立然而相緣之甚密喘而言喘而動一皆緣于是有隆有殺有左有右而已矣是以凡正于內者則隆于忠接于外者則隆于恭旁暢曲折極意之變則隆于文唯君子能體之能體之則能言之能言之則能述之未有文而不原于恭者也未有恭而不因于忠者也未有忠而不恭不文能成其忠者也故曰三者之干道本末也表裏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然而以謂千歲而代興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

古論太觀

卷六

六十三卷第一

三代論二

劉敞

古者有言夏道尊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禮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彼謂命者四時教令以教民動事云爾是非夏道也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其數得天于以示教令宜此有由然者也非固以是為道而尊之也彼謂神者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居云爾是非商之道夏之末山川鬼神莫不億寧而葛伯不祀成湯誅而放桀正天地之祭定社稷之祀修山川之典此亦有由然者也非固以是為道而尊之也彼謂禮者君臣相會與國相交接相施予云爾是非周之道也武王伐紂天下之諸侯會于孟津者八百餘國既入定商駿奔走執豆蓬受命于周廟武王于是班宗彝分玉寶奇物以懷諸侯諸侯端冕乎太學養老乎東序耕乎籍田此亦有由然者也非固以是為道而尊之也若聖人之治王者之法宰制萬物無覆天下則此三者無不修也無不慎也不能一廢矣故當其尊命則雖周復夏當其尊神則雖夏由商當其尊禮則雖商由周何以言之耶民事則尊命鬼神則尊神王事則尊禮同時可也同日可也同月可也當其義則今所用者先不當其義則向所用者後後者復先者復後一物不應而亂起矣豈及于夏商周異代而尊之哉故曰非君

古論大觀

卷六

六十三

六卷終

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夫好事者知三王之異物而不知其道之同也知三王之異俗而不知其德之一也道者所以格物而非格于物也德者所以變俗而非變于俗也故三王之所改者正朔緣于曆而改律呂緣于聲而改都邑緣于地而改徽號緣于邑而改樂舞緣于功而改官職緣于事而改及夫以性為內以情為外以名為制以禮為體此所謂道德之本也不可改也苟不可改則忠也恭也文也三代同尚矣德也爵也齒也三代同貴矣命也神也禮也三代同尊矣獨三代哉吾以此推之昔者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封于泰山禘于梁甫者七十有一君其實一也

古論大觀

卷六

六十三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七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夏論

蘇軾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天下不求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為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子其臣武王不以子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

古論大觀

卷七

夏論卷七

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為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舉天下而授之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為之豈以為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為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舜傳之舜、肯傳之禹以

為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受也使天下後有禹子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故可以為天下故也故為天下而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為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眾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弟敢過也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瑟而鼓之其樂侃、

古論大觀

卷七

夏論卷七

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為賢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舜禹皆有所從受天下者其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堯而置瞽瞍此天下之大義也至於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雖得罪以父故得祭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為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為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為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賢雖其親而無

功於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為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餘也餘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贅腹之比也故卒為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之所予也

古論大觀

卷二

三夏金三

郊鯀論

金履祥

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失德不見于經傳蓋德不若舜禹耳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廢其子于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容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則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帝昭之說也舜郊舜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鯀為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為公則皆奉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為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鯀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干少康乎于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祀郊禹矣祀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

古論大觀

卷七

四一郊金一

堯舜禹皆聖人也惟其傳賢傳子之不同而後世不能無異論也自孟子之前人皆以為禹德衰故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萬章以是發問孟子辨其不然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然後學者以傳賢與子一本於天而自以議禹也至韓子作禹辯而其說又不然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且謂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辭近世善議論者莫如蘇子蘇子之言曰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

古論本觀

卷七

五十六

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堯舜之傳賢是不得已而禹之傳子豈聖人之不喜異也自萬章之問至蘇子之辯其說有四然而聖人生公之心率未明焉以為德衰而傳子者是以述論聖人其說也因陋矣而孟子歸之於天下亦未免乎不通也堯之傳舜之傳禹之傳子其大計固已定於生前不待身死之後始聽天命人心之自歸也謂舜禹避朱均而益避啟者其說蓋亦不經矣韓子以為堯後世蘇子以為不為異韓子之言也近正蘇子之言也近人情然皆未得夫聖人之心者蓋聖人以天下為公器其視賢與子一也賢可傳而傳不以傳賢為疎而

古論本觀

卷七

六十六

天下之公器子可傳而傳不以傳子為私而有憚於心也昔吾夫子以大道而傳之學者夫以人情論之夫子豈不欲私其子哉然而遇庭之訓止於詩禮陳亢以異聞為問率以君子遠其子為喜元以私心量聖人而其問與喜皆不然也夫子嘗謂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者人之情也至於所欲傳道之心視回與鯉一也堅高之妙在回而詩禮之外無以告鯉者豈親門人而遠其子哉使回如鯉如回則詩禮之訓在彼而堅高之妙在茲矣通與天下皆公器所以傳道與天下者不以賢與子而二其心然終為大聖人堯舜禹之傳天下如吾夫子之傳道堯舜非遠其子禹非親之也民之所安吾從而與之不知傳賢之為遠天下傳子之為世吾家尚何不得已與夫為異也哉若無後世爭之亂而以之傳子者固可以為天下後世法矣原其所以傳之人心出於以天下為公而視賢與子為一無有不得已與夫為異之事必非有愛之慮乏之心而委曲為之計也愛其子面私有與之者人之情憂後世而為之計者君子之法不以親疎內外二其心者至公大同之道知此三者之說然後知堯舜禹之不二其心而傳賢與子一也

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為民不求為異也。堯舜傳之，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成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何獨授焉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所以下之通蔽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公不為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

禹論

蘇轍

七

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授之禹，舉天下而還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之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為之，豈以為異哉？天下之人不能其世而有異人焉，為異而震之，則天下之人皆將喜其名而失其得。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為異而疑天下。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後有禹子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為天下故也。啟為天下而益為之佐，是以不失為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其人之不喜異也如也。

聖人作必有以勝乎古之人者矣。吁！愈條而愈勝，吾固愛其勝終也。是故舜之勝堯，禹之勝舜，非舜禹之義事也。時及聖人不能却其來，則勢之積，雖聖人亦不可保其往也。則舜禹亦不得以為之也。後之聖人又有以勝之者矣，而天下之變遂至于窮焉。而無所歸，世之議者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嗟夫，貢之猶有所不善也，固所以遺商周也。助之盡善，是其所以開秦已矣。何者？天下之理是非之相因而成，賤之相仍，故法不可以極，而弊常生于積美之後。民之初混焉，生群焉，居而已矣。

大禹論

陳德良

七

其混焉，生群焉，居貴賤無別，而彼此不相為用，甚遠而可樂也。則其戴聖人而君之者，非意也。勢也。惟其利也，而昏于其智之不察也。其害而害于其材之不樂也。其爭也，而素于其謀之不決也。彼見夫聖人之不類也，而其智之足以察也，才之足以集也。謀之足以決也，則自賤而君之，以求其如是之歡而已。聖人者，亦供其如是之求而已。上之人初無所取乎其下也，下之人初無所事乎其上也。夫上之人無所取乎其下，是法也。下之人無所事於其上，是無禮也。後世聖人謂是不可以久也，於是乎有貢。鳴呼！何其貴賤之無辨，彼此之不相為用，至於上得以取

其下而下得以奉其上則亦既詳矣羽皮不如絲麻絲麻不如
裘冕佩玉至其有裘冕佩玉人始艱于自檢且將放焉以惟安
之求則曰不如袒裼之適夫絲麻雖賈民不病于寒而裘冕佩
玉之飾盛民始病于禮故凡近賈者猶可措其未施之智而盡
飾者蓋滋其無已之情是故人之情不可使之甚便而君子之
治亦難乎其無餘巧也以無餘之利足甚便之欲而天下之患
日益故曰井田之成阡陌之生也彼秦人以其功利之心一旦
廢先王之井田而阡陌之天下亦卒不以此患苦之而甚秦也
破先王之舊而天下不患苦之者亦已有所厭而喜其新幸其
復見也哉

古論大觀

秦七

八水書卷二

伯益論

金履素

伯益即伯翳也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字有四聲古多
轉用如益之為翳與之為萬阜之為替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
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垂之為僊繇之
為絀也之為僇紂之為受問之為罪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
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記之為翳也
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于陳杞世家之末
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
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紀秦者也秦記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
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
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
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爾而
姜姓則見于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
功如此而反不見于書又豈有馴于鳥獸者孰加于伯益雖朱
虎熊羆亦以類見果又用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
夷不得為伯益則高不得為契咎繇不得為皋陶倕不得為垂
絃不得為繇它如仲偃不得為仲虺紂不得為受罪不得為同
君雅不得為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叙之謬如此者多不

惟叙益為然也重黎二人而合為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為齊
世家之祖而總叙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
出于談遷二手矣故其平刺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真以益翳
為二人又以伯翳為皋陶之子則蘇氏李三姓無辨矣耳楚人
滅六之時秦方盛于西徐迄于東越基于晉使柏翳果皋陶之
子藏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才于隲歟
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堯期而薦禹豈
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為身後之計手皆非事實不可
以不辨

古論大義

卷七

十治論

寒浞論

羅泌

史臣言唐安史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以賊殺父以為天道
之好還蘇發之亂相繼滂遼俞縱遼守蘭石竣數誘之縱益延
守或勸以利縱曰吾德相侯惟有死報吾之不負相侯猶相侯
之負君也石演芬胡人也假父李懷光將遂與朱泚而演芬
亦請討之懷光罵曰若為我子奈何亡我家邪對曰若天子朕
肱我公之腹心若負天子我何得不負公吾嘗言之造物者之
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非惟報之其報之也必厚天
道豈難知哉惟其效有遲速之不同爾而歐陽子遂有幸不幸
之說惡何謂誼理也哉秦政焚書院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而
其子胡亥已不分于鹿馬曹操令不仁不孝而有兵政術者咸
舉無遺民俗未化而其子丕經未反哭廣設百戲顯納二女殺
妻害弟不善之報如是豈有所謂幸免者邪舍人須驗商鞅法
也而執免以無驗執納寢熾炭同與討也而與免以熾熾服索
老種作鐵籠以繫囚而卒自冒之李林甫好歸獄于天下而國
患亦即其術以推結族洪喬不作置書郵而子浩遂有竟遠空
函之厄小且若是秦宏遠天地之近則天地遠秦亦宏矣詩云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

年爾者也唐虞以遜禪帥天下而商湯去其所以帥而帥之以其非所帥然則周之于商奚間焉曹孟德能欺孤兒而奪之司馬德焉仲達亦能給其寡婦而攘取及劉裕之平逆亂則又司馬德宗之曹操也隋煬帝父殺兄及宇文之變而父子更相為疑此豈有所愛者晉能與白狄伐秦秦亦能與白狄伐晉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敬人之兄人亦敬其兄石勒病遣二王俾之國虎留之而給以遺及虎之病留二王使輔政妻逐之而給以留虎之于勒姪也殺其子以及其母遵虎子也亦殺虎而及其母暨后之戕郭后室據其口既郭之戮亦以據室其口朱溫令蔣燁

古論大觀

卷七

十二

張

關龍逢論 張謂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悼于人心為龍為蛇如豺如虎既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未喜匹夫醜夏多士懷殷萬方竄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為臣之札不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賢禍國感時危欲其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微福里迂車遠恐其效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狎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迹遠祿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于生全義可也迹遠則生重于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捨生即義賢哉且伊尹之遇殷湯也賢與聖合之賢聖之閒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閒相去甚遠此其所以殺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尹不能建元勳諸侯奉于天子一姓傳于萬世驕君暴怒亂國淫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視市朝之變千載之下九原之止殷人比干攜手而游耳嗚呼先王納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當其昌也忠良勝于邪佞及其亡也邪佞勝于忠良故君子慎于語默審于什歲豈徒然哉蓋有也

古論大觀

卷七

十二

張

商論

蘇轍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而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志柔之道以攝天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者何優柔而易可以為久而

古論太觀

卷七

十四 商論卷一

不可以為彊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駁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彊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彊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

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尊而尊太公曰後世寢衰又夫魯賢上功則近於強親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高之政近齊而周公之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先亡也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蓋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謂從湯伐桀以濟斯民不若使去以事桀以正其亂惟仁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為之

古論太觀

卷七

十五 商周觀二

也

成湯論

陳傳良

聖人而有所立也猶懼其天下之變也聖人而有所變則亦楚天下而詐之也夫天凡人之情弗堪于尊卑貴賤之檢耶後于人而樂于亡辨米嘗不欲一決而逞也而聖人為之禮為之法禮之可愧而法之可畏故天下不忍犯君之尊而憚其嚴雖禁人已詳而人情不自勝猶懼其僭而至于篡弒而至於無所忌也而聖人又將易之而自肆乎其外動天下之兵加諸其天下之君而曰吾亦以為理吁吾身禁之吾身犯之則天下蕩然弗顧且至于大亂亡日矣聖人憂焉曰適之在天下覺之而信之知而道尊信以行吾道之常而尊以通吾道之變心吾知其朝也卿士吾知其賢也庶人吾知其公也索之冥冥探之茫々而謂之卜者果何而也見獨而未孚議接而未固心失其明卿士失其賢庶人失其公卜一施焉則獨者手搖者固故心也卿士也庶人也為之明而卜也為之幽吾取焉而用其自神之機而寓之曰天天之流行則斯民也動於其所不測而安於今日之所未嘗意其固然而忘其前日之所不可其見聖人也天而不人而見其君也獨夫而不君而後禮法可以無廢吁天之說

古論失觀

卷七

成湯陳二

所以愚天下之耳目而濟禮法之窮而聖人病矣嘗觀于商其書必言卜其詩必推詳異其懼民必以其祖考而其禮必嚴於祭孔子亦曰夏道尊命敬神而遠之商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則商俗之見自湯之獲天以自神為始也蓋嘗論之當周之衰諸侯之僭極仲尼欲絕之而位匹夫也以匹夫之位而絕諸侯之是非其名日益僭春秋之作於是乎書王湯欲加其所不可加于天子而託之天仲尼欲加其所不可加于諸侯而託之王吁吾是以為聖人病也

古論失觀

卷七

成湯陳二

伊尹放太甲論

陳越石

商甲不惠於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為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重必當如是淺于國者之為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為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于臣之業何如又况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泥、接踵

古論火觀

卷七

十八日

釋、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于西魏成于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伊不周皆取伊周以為萬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有旨哉

伊尹論

魏執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廉潔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于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夫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穰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之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禾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

古論火觀

卷七

十九日

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于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于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耿耿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端焉懼不免于天下一為希濶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古論大觀

卷七

伊尹論

陳傳忠

人心之疑奉天下之口以解為不解也而唯一無心者足以定之均千金之產雖其父兄不敢以意屬諸其鄰二人之爭必全之人曲直之而後釋蓋無心者天下之所信而自固也昔者湯之仁天下之德而桀失禁之不仁天下之離之者亦衆矣彼其德湯而離桀也則湯之與天下必以為是而其伐桀天下亦孰以為非雖然或者是其所德而非其所離天下之心猶有疑也何者天下之人固有不忍思湯以自便而雖被桀之虐必有不忍然焉者在也且夫君臣之分甚明而理亂者勢之常數則幸國之憂而易其君又仁人之所不為豈有天下而無仁義之人也哉天下而有仁義之人則湯之仁也吾將以為固然桀之不仁吾亦安之于無可奈何而已必不忍德湯以叛君不敢以桀棄而不日也夫使天下之大有一夫惻然乎湯之不忍歸而湯然桀禁之不敢去則聖人所不取嗚呼此伐夏之師所以至伊尹而定也彼伊尹者耕畝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者也桀之暴也不加湯之聖也不聞彼其心何嘗利湯而病桀哉湯三聘之而問然而應薦之桀者五反而衍然而適則其心又非欲與湯而亡桀也夫其不病之也而又非欲亡之也而至于醜夏而

不留夫其不利之也而又非欲與之也而至于歸毫而不辭然則桀誠不足以有天下而天下果不可以無湯夫然後向之不敢者恃以自決而不忍者亦以安而湯之伐桀天下始晏然無疑孔子序書曰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相湯伐桀微伊尹雖湯亦無以自信于天下也哉周公之東征邦人有艱之者周公曰民獻有十夫為之也而後邦人無異議蓋嘗論之以湯伐夏猶假伊尹以信以周公伐商猶假十夫以信故夫湯周公有無心之實而伊尹十夫有無心之形與聲徒實而形與聲不孚焉而動天下之兵者三代不為也嗚呼而況乎其實之先亡也歟

古論大觀

卷下

李 韓 李

。比干論

李 韓

昔商王受毒痛於四海德悖於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水商王之命將絕於天豎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與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實用十亂之謀總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戰彼西土及公之廢也則戰於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存亡所繫豈不重哉太師紂則正其統統則垂其教垂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伊尹稱殷有三仁豈獨微子而公為之說曰存其身將其親亦亡也此其身存其國亦亡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紂謂之士將奔走焉喪生者取死焉晏安之士將置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也

周論

魏 報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家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

古文觀

卷七

又重 周論

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節野之制然猶虞天子之尊飯土增殷生釧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饔豆列其饗俎備其醴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

以血毛重之以醴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眾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

古文觀

卷七

又重 周論

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天夫冠昏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無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為法也

文王論

呂祖謙

古今論無憂者必曰文王憂之深者亦莫若文王也夫文王果無憂也而奚憂曰憂不在乎文王者深憂也憂而在焉非憂也人咸知有憂之憂而不知無憂之憂無憂之憂深憂也憂不在堯而有驩之憂者堯之深憂不在舜而有瞽瞍之憂者舜之深憂然則文王之憂其亦不于其身于其人者乎人皆曰父王季而子武王者文王可以無憂也予則曰無王季之父無武王之子無憂也父而季也子而武也文王之所以深憂也何者王季宜王而不王者也武王宜王而未王者也彼天下之人思古論大觀

古論大觀

卷七

二

丁顧知有我而已而虞萬不贊成于王而贊成于我昆夷不遣聘于王而遣聘于我甚矣文王其無以謝天下也吾將何以率卻岐之民江漢之民東海北海之民與夫虞萬之臣昆夷之聘而歸之王可也是故姜里之囚人皆以為文王之不幸也而文王則以為宜也我無以取信于君而得罪焉者宜也君奚過哉是故易之書為明大分而作也自夫文王安于姜里之囚而不敢以過紂明夷泰晦益堅事上之小心然後天下始曰文王聖人也聖如文王而且不敢過紂我何有哉是以當時之人怨不至叛而憤不至激者皆文王以身挽之也雖然文王固可以身挽之也然文王能挽之于其身而不能挽之于其子孫能使其民之不叛而不能使紂之必改能遏汝墳之怨而不能止孟津之畢集能率天下以事紂而不能止牧野之投戈是則文王之憂至此不可釋也吾固曰憂不在于文王者深憂也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尤文王之深憂也文王望道之心何如哉惜也文王有此心而不得以如其願也昔者堯以天下與舜之逃之舜以天下與禹之亦逃之二聖人者逃之而不得免焉者也禹以天下與益而益之避卒得放逐其德吾嘗謂舜禹之心不得以如益也使文王前生于此時則竟有堯舜自舜禹自禹文王

古論大觀

卷七

二

自文王交相忘于無事之域縱有不得焉則猶可以為益之遊而得以遂其心惜也文王不生于舜禹之時而生于商也觀此則可以知有周之盛矣

左論大觀

卷七

文王論

文王論

孫明復

左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說者曰憾恨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意以謂文王不能夷商討於當世取天下於已有遺恨焉愚甚惑之竊謂季札之是言也非知樂者也厚誣於聖人矣若果如季子之言也則是文王懷二以事其上匿怨以伺其間包藏禍心乃亂臣賊子矣何者以文王受封商室列為諸侯紂雖無道君也安得為人臣之臣有無君之心哉紂紂以文王為西伯位于諸侯之上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紂之有德於文王也厚矣則文王宜乎竭力盡能夙夜匪懈以事於紂也又豈可背惠忘施以怨報德將成于紀亂常之事哉噫事必不然章章矣觀乎紂既失德毒流四海諸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歟若文王猶有憾也則孔子何以謂之至德與仁厚者乎或曰史記齊世家叙太公之迹其後亦言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若文王果無憾也則何得與太公陰謀修

古論大觀

卷七

文王論

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之如是哉由是觀之則季子之言又何誣也曰此蓋秦火之後簡編錯亂司馬之長修史記叙太公之迹也不能實錄善事乃散取雜亂不經之說以廣其異聞爾斯固不足疑於聖人也嗚呼古稱二札賢明惇達觀樂能盡知興衰而於此也何蒙暗頓惑之若是耶逮乎杜預服虔之徒復無卓識絕見以發明之斯又乖謬之甚也

古論大觀

卷二

牛九文 古論卷二

文王論

陳傳良

吾子書得聖人之入於易得聖人之天堯舜之典直而大湯武之誓曲而重伊尹之訓峻厲周公之誥優柔聖人之事亦晷晷矣蓋至于易然後喟然嘆曰天下之難極于文王文王之心見於易古之聖人迫之而後應求之而後得者吾聞之矣迫之而愈不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者吾未之聞也於此得文王之天且天下之不能謝者時也萬物之不能逝者數也日之夕也暝月之晦也魄露之朝也晞水之春也泮其時至其數窮也固也彼天之雷獨何為其然邪方一陽之復五陰之剝也以理推之陰猶帖其盛而不却以避陽陽有復陰之勢而無忌于陰剝復之交則陰陽之相戰也雷之擊宜先於陰陽之戰而乃伏其聲於杳冥無用之表蟄跳踉跄號之物斂不食不飲而不病以死之中又進而臨進而泰凡天地之間風之披雨之偃形不能自賊氣不能自秘而雷猶偃然文王取焉以重易之復而微其意于彖之辭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噫彼之數也宜出此之時也宜入天下之勢又方來而不容禦從而為之則于道虧卻而不為則于民病出入之交必有受其傷者夫犯出入之機而不傷雖朋來也而可無咎惟易之復也有之故用其至神伏其道而蟄

其民謝適至之時而此既窮之數意禹不能避詎歌訟獄之歸
湯不能使僭者之無怨故禹而辭歸者弗受之也則天下必以
為異湯而後死者弗恤之也則天下必以為忍夫使一人而有
異禹之言而後禹從切聽之則人將以禹為要已使一人而其
怨傷之言而後湯從而為之則人將以湯為要已夫如是則歸
天下而不可以居是故禹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夏湯不敢忍而
後天下安商周文王也夷其明于虞芮質成之後而避禹之所
不能避化汝墳之婦人悲王室之如燬而無異心而使怨湯者
無敢怨避禹之所不能避使怨湯者無敢怨而沒其身禹以臣
於商追之而不能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而天下之民卒立武王
而君之曰西伯之子也而不曰其要我也其厲我也噫禹湯猶
人也文王其天矣哉

古論大觀

卷七

三子書卷下

西伯論

梁肅

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
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
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為
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為甚焉嘗試言之夫惟聖人無作
則為萬代法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
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
命又曰武王末受命未始受之而子後稷命父為天子云未受
當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
惟九年大統未集子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
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太傅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
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
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夫大
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之禮
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間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
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歌所歸而舜禹揖讓
紂惡盈則湯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

古論大觀

卷七

三子書卷下

若殷道未絕紂凶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為萬海內所歸後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為作周也泰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序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文王既歿經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古論大觀

卷七

三才圖會卷二

西伯論

歐陽修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以疑其難制而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于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于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于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于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于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

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耳是以西伯既
虞尚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
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
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
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
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
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
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稱
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
王畢喪代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代紂出于諸
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遭哀周之際患衆
說紛紛以惑亂當世于是退而修六經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
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
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
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本紀雖曰武王
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
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以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
可矣

武王論

王十朋

事有出於千載之遠而傳聞之不同吾將奚所考信邪愚曰聖
人之言可信而時人親見之言亦可信也千載之事必存之於
書是書出於聖人則可信不出於聖人則可疑吾非信書而信
聖人聖人之言如此吾是以知其如此也千載之事當時必有
親見之者親見之言可信傳聞之言可疑吾惟親見之是信而
缺傳聞之疑可也彼有聖人之言與時人親見之言而不同焉
則吾將誰信亦曰槩之以理而已矣書載武王伐商之事與時
人親見之言不同學者疑之異論興焉此固宜槩之以理者泰
誓曰惟十有一年者果誰之年邪上不繫之文王是必武王十
有一年也武王果即位十有一年而後伐商邪史記載夷齊扣
馬之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武王必不歷十有一
年之久而不葬其父也書出于天子之所序萬世之所取信而
夷齊文武王同時之人亦不可以不信二者俱可信而其說不
同則學者不得不疑而異論不得不興也漢儒之說曰文王之
時虞尚二國質成于周諸侯並附以為文王受命之年文王自
受命九年而卒故武王曰惟九年大統未集是也武王終三年
之喪然後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故并文王受命之年而數之

稱十有一也嗚呼果如是說則是文王受命稱王於商紂在位之時孔子何以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乎是求十有一年之說不通而誣文王命不臣之地也近世大儒歐陽子作秦誓論斷然惟書之是信而破漢儒之說曰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耳復何疑哉歐陽子之言其辯而近正然不信遷史載伯夷之諫非春秋所謂以信傳信者愚切謂書之所載者是遷史所記亦不虛十有一年者非武王即位十有一年周家受命之十有一年也或曰子方謬漢儒之誣文王何為復取受命之說乎曰文王非受命於天受命於商也文王自美里之囚還而紂以弓矢斧鉞賜之使得專征伐自是而後文王始居方伯連帥之職五侯九伯得以征之於是有湯容伐莒戮蔡之事自受專征之命至九年而卒然則文王受命者是受商命以專征伐非受天命以自王也武王嗣位二年繼文王征伐而觀政於商秦誓之作在周家專征十有一年之日武王未有天下之初不曰惟武王十有一年而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則其旨可見矣是則書與史記之年皆可信而漢儒之論歐陽子之所疑者皆可得而決也或曰子信聖人之書與時人之言而孟子不信武成非邪曰孟子非誠不信書也以不信而救弊也

古論大觀

卷七

三十 武王論三

武王雖以至仁伐不仁然兩兵之交寧無血刃者乎血流漂杵雖記事者未免文勝質而不可謂之盡無也當戰國之時有爭地爭城之戰盈城盈野之殺好兵之主與夫貪功與禍之臣蓋有以牧野之戰藉口者矣故孟子以不信而救之也春秋之法信以傳信者也疑以傳疑者也不敢以其所傳聞忽其所親見是亦教天下之信也况秦誓信書焉遷信史理有足信者乎愚故曰聖人之書與時人親見之言皆可信而二說不同者藥之以理而已

古論大觀

卷七

天

武王論三

武王論

蘇軾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魏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死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

事論大觀

卷五

生元武王論

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

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

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

事論大觀

卷七

聖武王論

事聖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武王論

呂祖謙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也吾嘗讀秦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也己之非而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恕也吾觀湯之慙未釋于伐夏之日而仲虺則釋之武王自謂于湯有光而伯夷則非之何者湯無伯夷則慙而武王之臣皆虺故非也慙不見于湯則非見于夷光未見于武則釋先見于虺湯之慙夷之非武王之光虺之釋皆同此憂也無武之光無虺之釋則天下無善治無夷之非無湯之慙則後世無寧君吾固謂教聖賢者同乎其憂不同乎一世萬世之憂也雖然湯為之而身慙而武王則假于人者何也處武王之勢然也文王蓋嘗有慙矣非徒為之慙而且慙于為湯也使武王而復慙焉是視天下之無王也故武王任無君之非而伯夷有無君之責使今日有得君之利而後世無從亂之虞嗟乎武王之意亦深矣而其迹則逆也其理則悖也而亦難以乎乎人今觀數紂之辭則詳而明聖人之辭則曲而直授武王之辭則大而著意者明紂之罪直

取其心而著文王之德期以取信于天下而已吁以已之志而求以乎乎人人亦既德矣而況于援親之德而強以說人吾未始不為武王病也雖然武王誠病也文王之德天下皆知之而亦何俟于予言然不如是則人無以取信于我也秦誓之書吾嘗暮其數紂之辭而考其自誓之辭然後可以見武王之心且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老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意者以天人之意如此其乎文考之德如此其著今日之過非天人也非文考也乃予一人之過也夫以必勝之辭而伐至不仁之紂天眷人子而猶且恐其有差吾以是知武王之心也不怨天不尤人不咎文考之過不知當時之非不迺後世之謀以天下之責而萃于一身天下何與于武王而武王為之若是力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忠也是以放牛歸馬為天下也散財發粟為天下也武王何與焉吁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昔者夫子序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于亡國之臣吾固謂非武王則不妨非箕子則莫之謀也而夫子則詳述而敘之者意者以為可勝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可立

則立立之所以為仁可歸則歸之所以為義而武王一以無
心處之斯其所以為皇極之君也歟吁蓋至是而後益見武王
之心

古論大觀

卷七

四庫全書

周公論

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
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然言而請畢事千有餘
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
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
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
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
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
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
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
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
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
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贊見之而已固
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
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棄與濟人於溱洧孟
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
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
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

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聞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周公論

蘇軾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不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以聖人為後世之儲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罵之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榮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之自

王季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驟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乎棄也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蔡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

古論大觀

卷七

四七 周公論

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周公論

陳傳良

武王之封武庚也存商之仁也固存商之仁也亦安周之心也以商之臣虐其君而取其天下雖盛德民之不疑者蓋寡而重棄其孤剪焉其族而覆之祀民之疑不鮮矣民疑而不解天下不可居也故夫封武庚亦安周也吾行仁而不失其自安之道武王之計得矣而周公從而殺之周公之殺武庚非武王之意也聖人之為不如是其甚也兄殺其子弟殺其父人則曰吾固疑其弗利于商也其號曰存之而固將徐絕之也武王之繼商不情也周公一誅而被武王不情之名則周公之心豈安鳴呼周公之誅管叔其誅以謝天下歟且管叔非叛周也叛周公也武庚則叛周也非叛周公也管叔之罪私而武庚之禍大蓋武庚蓄未逞之謀而發管蔡之隙管不勝其忿以成武庚犄角之勢則周公之致辟于武庚而寬管叔之誅也似可何至于哉其兄嗚呼周公之誅管叔其以謝天下也武庚叛也管叔亦叛也周公而施於武庚而置管叔是情屈于親而法獨行于讎也叛均而罰異則天下偏周公之刑矣偏周公之情則不情武王者管叔不忍殺也是故周公寧忍管叔夫周公而猶忍于管叔則非甚于武庚矣天下無甚周公之辟而後無疑武王之心故

古論大觀

卷七

四八 周公論

周公能以其身犯成兄之不祥亦不累其君父以弗利商之謗
悲夫其仁于君父也夫昔者帝舜誅四凶人而封其欲殺已之
弟而天下咸服石碯殺州吁及其子厚君子曰義蓋多不濟
四凶之惡則舜可以私厚與州吁之謀則石碯不得不公也由
此觀之管叔無連商之罪則周公可以無誅吁管叔之無連商
而可以無誅周公歟也雖庶吾亦悲周公之未有以處武庚

周公論一

蘇轍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為不義武王既沒成
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悅管叔蔡叔
咸叛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者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
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
以異于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
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報天下之
心而強攝焉以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有不得已而然
耳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卒以已
得焉而待夫太甲之自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天周公之
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
為之佐以成王名號于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
至于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是周公之所自
取也然愚以為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
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
子之權則必有患于其心而後可以自免于难何者人臣而用
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夫人之身上為天子之所忌而
下為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

免于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亢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
成王用事于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
平于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于亂也使成王有
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于
其中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相之使成王無與乎
其間以破天下諂愚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
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列于羣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攘
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于
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古論大觀

卷七

至周公論二

周公論二

蘇轍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諱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
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
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
東西長南北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
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
距皆百里千里之地方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
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
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羣公地方
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
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
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
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大國無
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
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
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

古論大觀

卷七

至周公論二

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折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疆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洫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洫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為也楚為掩為司馬町原防守行沃蓋平川下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狹不可行惟町之壯預以町為小頃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古論大觀

卷七

王右軍書

召公論

王安石

漢之諸儒皆以為周公攝政而召公不悅以孔氏古文考之則召公之不悅也周公既歸政矣然召公之不悅何也曰成王可與為善可與為惡者也周公既復辟成王既即位蓋公懼王之不能終而廢先王之業也是以不悅焉夫周之先王非聖人則仁人也積德累行數世而後受命以周公繼之累年而後太平民之習治也久矣成王以中才承其後則其不得罪于天下之民而無負于先王之烈也不亦難乎如此則責任之臣不得不以為憂也周公曰君惟乃知民德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然則召公之不悅亦周公之心也周公以為在天者其命之終吉凶吾不得而知也而在人者後嗣或不修德墜厥命則吾亦不得而知也在我者吾知勉之而已則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也且以古之人君至于文武所以能保其天下國家者亦皆有賢人為佐我者今乃相與濟成王同未任位之時則可以無大責矣夫在我者君子之所及而當勉者也在我與人者吾如彼何哉故周公之告也亦竭其心盡其力而已所以勉且慰之也曰如周公之詔則召公可以無不悅矣然則召公之所以不悅也蓋其河憂而卒子曰憂其可憂疑其可疑召公之所以不悅也憂其河憂而卒

古論大觀

卷七

王右軍書

之以不憂疑其可疑而卒之以不疑周公之所以語也五聲之
相得也五味之相入也其始不同而卒于和也聖賢之相揆也
亦若是而已矣以此謂召公為不及周公則吾于征苗以伯翳
為賢于禹也其可乎然則召公固無不悅周公之事乎曰自堯
舜沒至于周而賢人為衆詩曰蕭蕭艾艾拯之丁丁赴赴武夫
公侯千城言克且之人猶足以千城乎公侯也又曰肆成人有
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不敬慕髦斯士言其為士者亦皆有德之
髦也當此之時而召公為公則其為賢亦遠矣以召公為不足
以知周公也則凡在周之士大夫宜無一人知周公者矣然則
周公孰與之謀而就事乎且以召公為不賢而不足以知周公
也則文武周公局為任之至于此極而召公又安能以其令名
終也以召公為賢而不悅乎周公則其與之共事而不爭又不
去焉何也夫聖人之所立賢人有所不能知者矣顏子曰既竭
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子之于孔子有所
不能知者也雖然未嘗不心悅而誠服之也此其所以為賢人
如賢人之于聖人既不足以知之而又不能悅也則是聖與
賢異類而相反也或曰子路之于孔子嘗不悅也曰由之則
大也何足以語召公也哉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

也文武周公之使人猶孔子也文武周公所以為三公與孔子
所使治千乘之賦者其智之不同亦可知已然則成王之疑周
公也召公局為不諫曰召公坐而論道以相成王者也其朝夕
所以開王心者史能悉記之乎

三監論

金取祥

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雖孟子亦認為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武王之疎以成敗之跡言之過則誠過而疎則誠疎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于此畧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為疎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為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于其身也聖人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于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

古論大觀

卷之二

三監論

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于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來為三監于方伯之國三人亦殷禮也况所使為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為亂于其國假使管叔而不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于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既喪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彼固以為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已為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况武庚實賊之于是倡為流言以撼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歸

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禍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為商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惡之心也而况三叔實藉之于是始為浮言以誘三叔既而三叔與之遂挾三監准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復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過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于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

古論大觀

卷之三

三監論

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及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官邦君室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于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遠下之說自辟乎中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遠下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局其極下以下釋其遠下

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通播
臣于三盟則畧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也其
卒誅之何也曰親之尊竝行不悖問道然也故于家曰親
焉于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于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
之欲殺周公至于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
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為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
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于後世矣
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
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游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
之不幸也

古論大觀

卷七

五十七

殷民叛周論

周洪謨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是言王者無
敵也又曰匪厥玄黃紹我周王是言人心悅服也夫何天下甫
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扇亂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開之
猶難故先儒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入篇
皆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管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
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
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由是觀
之則所謂倒戈執能于弔伐之日者不幾于虛文乎聖人以至
仁伐至不仁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商韋子曰是豈不然向之
倒戈而不敵執能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管害之蒸民
也所播棄之犁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
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
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管于
百姓以姦冗于商邑又曰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
紂害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武王
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以為皆黨紂害民
者也然滅之云者豈惟類無遺哉不過殲其渠魁而餘孽之猶

古論大觀

卷七

五十八

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蹠一呼聚黨數百僅能窺人之國其故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為所脅者衆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胥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畢命曰茲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

古論大綱

卷七

紂黨衆數周

士庶寵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于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于微子箕子紂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暴白于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予故為詳辨之

殷民論

金履祥

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慢令風俗變不美盤庚一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浮醜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為天下通處主聚諸亡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物蕩無蕪耻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大衆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于是分遷畿甸而廢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于王子謂跡商民之所為自秦漢言之

古論大綱

卷七

紂黨衆數周

抗戰棘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乃周公之德而所以為周家之忠厚也然觀于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為頑自其染紂之惡于是有偏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于是有思商之心以偏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異為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浴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簡別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於正之命拳拳于生厚之選保登之冊汲汲于餘風之殄噫是特為風俗人心記耳前儒謂東遷之

後衛之俗淫鄭之俗誹魏之俗奢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于秦而周民遂東亡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古論大觀

卷七

李本義金

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八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伯夷論

鄭 鐸

特立之士有大功於聖人之教傑然喬於百世之上者後世皆得而公傳焉司馬氏作史記序七十列傳非公其傳者與而以伯夷首之善乎司馬氏之為史矣伯夷叔齊力於仁義有激於當世輔聖人之教得其深者也為之傳首豈謬哉孤竹君欲以位授其子叔齊叔齊讓於兄伯夷伯夷曰父命也卒不受遂更相讓而俱逃之及武王順天下號義兵以伐紂天下無賢不肖

古論大觀

卷八

伯夷論一

贊曰武王是焉怒然怒武之不勝獨伯夷排天下之議非之曰父死不葬謀及干戈非孝也以臣伐君非仁也武王不聽遂取商天下既已周伯夷耻不食其粟乃餓死嗚呼一國之君民之所奉亦已尊矣而伯夷不敢廢父之命甘于遁去天下之讓孰加焉武王既興聖賢皆為之助亦足以樹勲矣而伯夷不敢廢君之分而甘於餓死天下之仁孰加焉讓齊之心非為齊也而為萬世之為國者焉諫武之心非為武也而為萬世之為臣者焉故後世之為國者子欲奪於父弟欲奪於兄交挺白刃以爭雖立者必宿懷挫縮不敢耀芒角以其有伯夷之讓然也後

世之為臣者幸碧之亂以肆姦謀給君臂而欲其位者必醜汗
 驚爆不敢出氣以其有伯夷之仁然也是仁節者得不謂有大
 功於聖人之教者與如天之覆健然其高也如日月之照烈然
 其明也而萬百千世愈高愈明義風洗然照人毛髮使爭于賊
 臣畏服之如是顧其功可較也昔堯既公天下以讓舜而夫子
 首之於書吳太伯讓國於季歷而遷亦有之於世家春秋之說
 左氏者亦以隱公能讓而首之於春秋雖然堯大聖也則安敢
 以擬議以太伯隱公止於一讓後世乃稱之為至德為賢君遂
 而首之於春秋而况伯夷哉雖亦不為之傳首其可得乎噫目
 古論大觀 卷八 二伯夷第一

之父母忽開則大明耳之父母忽震則大驚當伯夷不生天下
 孰知讓國之為美與伯夷不死天下孰知伐君之為非與伯夷
 生死之節盡之矣渾渾之俗其不大明而大驚也哉夫子嘗罕
 言仁而於伯夷曰求仁而得仁孟子學夫子者也而稱之曰伯
 夷聖之清又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太公望從武
 王伐紂而親為之師者也亦曰義人也夫子謂之仁孟子謂之
 清太公謂之義嗚呼其為人也果何如哉

夷齊論

李德裕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美其德蓋以取
 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王所賦人之祿是也諫而不從
 不食其祿可矣至于聞淑媛之言輒殫薇蕨斯可謂不智矣夫
 微蕨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所
 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
 乎反覆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
 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雒四
 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身而已然殫紫芝以為根飲清
 泉以為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古論大觀 卷八 三夷齊論



伯夷叔齊論

王安石

事出于千世之前聖賢辨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為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為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辨之及復不一見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為聖人耳然則司馬

古論大觀

卷八

六 伯夷叔齊

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耻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于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耶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于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耶抑來而死于道路耶抑

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入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辨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太公哉

古論大觀

卷八

七 伯夷叔齊

夷惠清和論

皇甫湜

論曰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乃至
餓死而不顧是以孟子謂之為清柳下惠辱其身降其志不羞
汙君不辭小官乃至屢黜而不去是以孟子謂之為和若校之
聖人則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夫聖人之道可以進則進可
以止則止是天下之是非天下之非出學拘之域不凝滯于物
通塞若水變化猶龍動之謂權靜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目非可
以一行稱安肯立惡人之朝黜而不羞耻武王之粟餓而至死
故曰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即而評焉在于清和互有長短

古論大觀

卷八

八

請列而辨之彼伯夷者揭標表于不滅蹈臣子之所難行信道
之篤執之如山嫉惡之心惡之如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
為長也至于傳之汎愛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止不
暇亦將有妨焉柳下惠辱身以求利物潔身以事無道唯斯人
是哀唯吾道是存薰蕕雖同河濟不離此其長也至于無道則
隱亂和不居而飲盜泉水食不仁粟垂傲物之迹近寬身之仁
又君子所不由矣則清和之用干與奪為均雖然清之流矯于
前而激于後使萬年亂臣賊子懼貪夫惡人耻且衆人之難行
者也加之迹疑于往而激于今使代末偷苟之輩有容貪利之

徒得語且衆人之易為者也顏回曰舜何人也孟子曰謂其身
不能是賊其身夫然則士之率性飭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為
準的中庸為慕尚力苟不足寧終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不
可準則若循迹而辨以矯俗為心必不得已願附清者

古論大觀

卷八

九



三聖人論

王安石

孟子曰可欲謂之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謂聖、之為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

古論大觀

卷人

十卷論三

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為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風流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

古論大觀

卷人

十卷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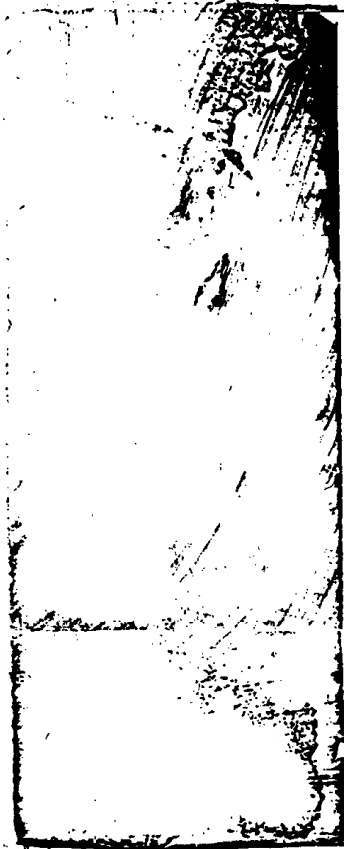
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憚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污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

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釋）天下之難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古論大觀

卷八

十三



平王論

蘇軾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頌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于遷哉今天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弃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放禁人謀徙于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官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

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術文大
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
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
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
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
武成康之政以形勢昭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
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鄧頃襄王畏秦
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
董卓初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
古論大觀
卷八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東遷洛邑論

補 賦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
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
徙于洛蘓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于亡
非有大無道者也頃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
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
既沒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薨之畢此豈有意于遷哉今夫富民
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至于敗乞假以生
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
一敗而鬻田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
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
下宗之未有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
効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
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爾齊遷
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
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
叛之申息之北門不敵楚人謀徙于阪高賈曰不可我能往寇
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蘓峻之亂晉幾亡

矣宗廟官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二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遷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方強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于東遷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項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古論大觀

卷八

東晉錄二

魯論

論輟

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偏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問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諛既往不咎予嘗考之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為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

古論大觀

卷八

魯論

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古論大觀

卷八

十六 魯論卷二

魯用天子禮樂論

高 邱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殷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得乘大賂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燕而用之以廣魯于天下鄧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鄧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吳天上帝亦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于衰周而欲求禮于魯及觀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名文物又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祀宋用王禮為後因言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祀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上常敬是謂大報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未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使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于魯議者于禘黜之道則可矣于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効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

旅泰山設公廟歟雅微嗟乎禮之不卑辨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祭是周公不得為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饒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續執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執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千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于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于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于文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討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

古論大觀
禮而不親乎蓋以尊威之禮者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于宗廟父子不得違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諸大典獨私于周公乎周公有大勳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稱也主者以賜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時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于周公伯禽其恐受之以出借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土未戰而子孫不克有封爵王

魯隱公論一
蘇軾

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栢子且死命其臣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栢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子以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唯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識而漢吕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主莽楊堅遂因以易

古論大觀
魯隱公一

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則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而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攝冢宰若太子未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與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也

石論大觀

卷八

魯隱公二年蘇二

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魯隱公論二

蘇軾

石論大觀

卷八

魯隱公二年蘇二

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斃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聲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為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行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螻蟻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為高貴卿公侍中掌誥司馬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

汗數果照視之見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古論大觀

卷八

舟四

魯隱公二年



孔子論

蘇軾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父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父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車地

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相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古論大觀

卷八

孔子論第二

孔子論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美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蠱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丹砂為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於前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才滅六國開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笏脯麵牲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壯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黨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闢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楊墨辭憤已

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爽狀如也

孔子世三

孔子為政論

蘧軾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于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先墮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欲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幾千里畿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封建漸廣遂殺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幾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駒亦忘季氏之忌克忤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攻于春秋方是時三家雖若不悅然其能遠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于魯得政與民而三家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不能却之矣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表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蓋姑修其政刑以俟三家之隙也哉獲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家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其政無急于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雖孔可以已之

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城出藏甲而三家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信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于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于齊久于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于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使如春秋

古論大觀

卷八

三十一

孔子從先進論
蘇軾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彊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彊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蒞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于繫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是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多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說為高論以眩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畧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

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米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之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致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致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夫子作春秋論 呂大圭
春秋之作何為乎曰夫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也春秋書史爾聖人從而脩之則其所謂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而紱猷之責則后實任之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所以相立人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運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發達而不少墮者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轍東王政息政教夫風俗壞修道之教不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幾若與之俱泯昧而不存者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嚴也矣夏之辨未明也長幼之序未正也義利之無別也真偽之混淆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強并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亂也其所施為盡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殽子雖聖不得位則綏猷修道之責誰實尸之然而不忿絕也于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責而自任焉六經之書皆所以垂世教也而春秋一書尤為深切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書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書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書史所書其于君臣之義或示明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君臣之義書史所書其于上下之分或未嚴也而

吾聖人則一正之以上下之分夷夏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是
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義利之無別也吾別之真偽之混淆
也吾明之其大要則主于扶天理于將萌遏人欲于方熾而已
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蕪夷狄驅猛
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成春秋不過空
言爾而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豈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
于放龍蛇驅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
動始于惻隱而終于是非惻隱發于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
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為榮辱世之
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為是非世之所
謂亂臣賊子恣睢跌蕩縱人欲以滅天理者豈其悉無是非之
心哉故雖肆意所為莫之或制而其心實未嘗不知其非而惡
夫心之議已此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不足以勝其浸淫日滋之
人欲是以迷而不復為而不厭而所謂自知其非者終自看
也則其心未嘗不欲紊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已于其我議之地
既上幸無明君為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
不正習熟見聞以為當然曾莫有議其非者則為亂臣賊子者
又何其幸之又幸耶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

是非善惡之論素定則人之為不善者有不待刑罰加之乃歸
臨之而自然若無所託足于天地間者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
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幾于倒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
于天地之間而不特在于禮樂征伐之無所主而已也孔子之
作春秋也所以代天子之賞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
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
也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
夫而欲以操天王之柄僭曰道之所在獨不曰位之所在不可得
乎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
之僭尊為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貽之將何以律天下聖
人沮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肯得以
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
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
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為是也
非以私諸已也夫子以魯有可變而至道之質是以託諸魯以
律夫天下之君大夫其實也非曰吾賞之也魯賞之也其罰也
非曰吾罰之也魯罰之也魯周公之後而聖人之嗣也賞罰之
權天子不勝以自執推而予之于魯魯亦不勝以自有推而本

之于周周之典禮周公之為也以周公之後而行周公之典禮
以周公之典禮而律天下之君大夫或者其庶幾乎此聖人之
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國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
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
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為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
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
于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于是過為之論意欲尊
天子而實背之或謂燕三代之制其意以為夏時商輅周冕能
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于春秋此皆一
切據妄之論其大要皆主予以禮樂賞罰之權為聖人自私之
其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
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
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
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于修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
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燕三代之制不幾于誣聖人乎學者
學不知道妄相傳襲其為傷教害義子是為甚後之觀春秋者
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
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子所

孔子不貶季札論 吳萊
春秋吳子使札來聘吳蠻夷之國也君稱爵大夫稱名而不氏
因其始通禮蓋未同於中國也是特楚椒秦術一例而書耳說
者曰春秋責賢者備吳子使札春秋不稱其公子是貶也然則
為貶札賢者也本其辭國以生亂故聖人特託其來聘而貶
之也是不然夫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
夷昧季則札也父知其賢兄弟亦知其賢嘗欲立以為嗣矣又
且約以次傳而致國矣然終不肯有其國豈不曰立嫡者以長
傳國者以賢苟不顧人道之大倫以成其父兄之志誠不若守
固夫之介節而得其退耕于野之安也何則長幼之序不可紊
君臣之分不可奸將已亂也非生亂也今則諸樊兄弟已先夷
昧之子僚乃立吾將奉嗣君之命而歷聘乎上國豈料魚劍之
變驟起於肘腋之間札聖人固不得以是而豫貶之也闔廬之
謀王僚之執且知季札必不受成國於賊手僅以先君傳授之
次第籍口於國人雖常人之情猶得之矣况聖人乎說者則曰
太伯奔吳而不返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而受命亦不以
配天之業讓伯邑考也是又不然夫太伯之去因古公之欲立
其弟季歷嗣位非不辭也端委治吳而不返豈可殞周家已成

之業哉若伯夷考則且為御於商見殺於文王之妾矣使太伯
返則季歷不肯承西伯之任伯邑考在則武王亦不肯任天下
之責太伯之德雖在於讓季歷之賢武王之聖非皆出於不讓
也父子世常法也兄弟及則法之始變也陽甲盤庚之問殷以
是亂者九世豈獨季子之辭國乃生亂哉說者則曰叔齊之德
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無及季札之賢
者父兄眷眷焉欲立札公心也是又不然夫伯夷以父命為尊
叔齊以天倫為重彼此交致其讓而各盡其心以故聖人賢之
然季札又何以知其為公心哉諸樊兄弟欲承父兄之志使其
有國蓋不於吾魯隱桓之際觀之乎惠公欲以桓為嫡禮之所
不得為也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祗
以自禍而已壽夢其惠公也諸樊兄弟其隱公也吾見其邪尚
何公心之足云哉且謂季札生亂於辭國殊不知使有其國亂
益甚矣說者則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
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
友書子毋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躬書氏皆以賢而特
書也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而特書矣是不然夫齊桓
召陵之師楚人未有必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之役

王室微矣而又使子弟主兵故子突不得有功季子來歸則我
公靖之於齊而欲以靖魯國之亂叔躬之卒則又或以公弟之
貴而世遂為卿聖人之特書者特因四子以立義豈得與季札
例言之哉然則春秋之旨主於吳之來聘不主於季札之讓國
季子之來聘可見也讓國不可見也吳之始通札未同于中國
吳子之使札是猶楚子之使叔秦伯之使術也聖人一以是書
之至若楚之自州而國自國之有君有大夫而後漸同于中國
後日楚子之使蘧羅君以爵大夫以名氏楚始盛矣聖人果賢
之乎否也今則春秋書之曰札而不稱公子者吳始之通猶未
至於楚之寢盛故也又况吳子之使聘者一國之事季札之讓
國者一家之事春秋魯史也主於吳之聘我者耳若季札之讓
國生亂非惟聖人不能於是貶之雖聖人欲於是而稱其讓國
之賢亦所不能也要之為此說者公羊則曰賢季子穀梁則曰
善使季子夫季子固賢者也春秋亦不以其賢而不名也公羊
所謂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是也若以吳子之使札為善札賢而
名所以成尊於上楚椒秦術名而非賢也又將何以成其君子
是蓋吳之始通而後有聘賢札貶札聖人不暇論也今又反因
二傳之說強附他義且貶為非賢者何哉失聖人之本旨矣

子謂武未盡善論

陳傳良

聖人之心苟有所不足於中無隱也以聖人之心何至於有所不足者而事變之來則不能盡如意也事變之來不能以盡如吾意而吾適遭其所窮不得已焉而冒為之聖人之心始病矣夫惟其病於此也而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吾戚然愧然之意蓋將有所在乎見之而不能以自禁見之而不能以自禁則又何暇乎文之以為欺嗚呼茲其為盛德之事也哉武王之武所以為未盡善而吾夫子所以深察其心也凡人之不幸而犯不韙之名者其辭氣容色必有所諱晦者也於其辭氣容色有所諱晦則君子以為犯是不韙也必其本情為之而非有所隱諱何者吾心果有所諱則亦何畏乎天下後世之共知也古之聖人所自知者吾心而非有所恤於天下後世之辨吾與否故雖有諱俗之累而蒙人之疑亦以為吾固取之而不辭嗚呼茲武王之武也所以見武王之心而亦足以悲武王之不遇也固矣周德之宜王也文王宜王而不王者也然文王能逃諸其身而不能逃諸其子能不與周而不能保商之亡能止汝墳之怨而不能遏孟津之集則夫武王之事誠有所大不得已者也天下之賢名豈惟夫人樂得之聖人亦樂得之武王亦何為而

古論大觀

卷八

又主本

古論大觀

卷八

主本

子謂武未盡善論

安於天下之謗而使夫後之人得借以自便其無忌憚之為者武王而安於居天下之謗則必其身後之名有所不忍計而後為之名者人之所甚欲而不居謗者人之所甚惡而不去則所欲有重於名所惡有大於謗乎蓋使吾身獲廉退之名而斯民被不可一朝居之禍則是以一人病天下也武王寧以天下之故病一人無寧以一人之故病天下則收野之師豈必待伯夷非之而後知雖王固自非之而不得不為之也吁武王之勢至矣象成之樂無亦為周之王天下而作者邪以周之王天下而至於作象成之樂而武王之心尤坦然甚矣於此乎有不足之意焉固非武王之恥而亦非武王之所隱也武王之心猶湯也湯之慙見於言而武王之未盡善見於樂聖人豈固以聲色欺人者蓋其胸中之藏與天地並固不肯以其心之自知而忌夫人之知也後世有或察焉蓋將緣是而得吾心之微而吾亦庶乎得以自白於天下後世而莫吾察則崇謗於吾身吾無憾焉耳嗚呼世之察不察不足過而武王之心則見矣魯昭公之為人皆知其非也子以為知禮則當君之責其過也無疑故夫陳司敗之有言也夫子安受之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夫以過聞天下而夫子以幸言之則亦寧有所不避而或者

後世必有知吾言之非黨也然則武王之樂其未盡善者固武王之不幸而周衰焉有夫子而知之乃武王之幸也歟

百論本義

卷八

聖元二行錄三

仲尼不為己甚論

陳傳良

聖人之道欲行于天下則亦不可欲而立也蓋天下之望聖人也過高則聖人之於天下亦難乎責之以詳夫以其望我過高也而吾又詳責之曰必如是而後可以行道使天下皆如聖人之意則又奚不可者惟天下之不能盡如意也故其勢將必至于拒絕而人心亦重自疑畏矣嚴拒絕之法以難疑畏之心而後聖人始敢嗚呼吾未見夫孤立于天下而後可以行道于斯世者也此無意于天下忽然而自棄者之為而謂夫子為之乎故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夫子之道所以至今不廢也且天下

百論本義

卷八

聖元二行錄三

情則其道始不可行乎天下昔者子游謂曾子曰吾友張也
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夫以其
堂堂也疑似足以拒人則人雖有樂善之心而不敢與之並
立使人有為善之心而不敢與我並立則凡沮人之善心者皆
子張之為也彼子張一賢者爾子游曾子皆其深交而猶以其
堂堂而病其難況以夫子之聖而甚為之吾見天下之病夫子
者多于病子張者矣是則夫子之所憂也他日子張之論友曰
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吁是非子張之言也其諸夫
子之憂之而告之以是而廣其介然之量也歟其曰異乎吾所
聞蓋聞諸夫子而已吾于此是以得聖人天地之高量也故其
言曰鳥獸不可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聖人之憂國至
此也哉且君子誠不可孤而立也其出也必或為之主或為之
僚其處也又必或為之徒一出一處未嘗一日離夫人也不可
一日而無人而夫人未必皆明君未必皆賢卿大夫未必皆才
子弟吾則曰是皆不足與行道惟遠之不暇惟疾謗之不足惟
恐其影響之不幽則人既不可與居吾有群鳥獸而已矣夫舉
斯人而不足與居至于鳥獸焉是群聖人之待人類薄于待鳥
獸也嗚呼又烏有身為仁義禮樂之主而可以待人類薄于禽

古論大觀

卷人

四一仲尼微服

獸也哉是故夫子之于晚周苟可以仕不必皆明君也苟可以
交不必皆賢卿大夫也苟可以教不必皆才子弟也聖人之道
非固如此狃乎人也不如是則道之不行于天下其過不專于
人而吾亦與有愧焉故也夫惟其如是也故雖春秋之時之人
猶能樂其實而用其情愛其怨而忘為之黨衛靈公哀之君自
忘其愚不肖而顧有所請由來數子非不急于仕者陳蔡之厄
極矣寧忍于饑寒流落而不忍去嗚呼此豈夷齊沮溺段干木
泄柳之徒能致者哉此孟子所以姑舍是而顧學夫子也仲子
之兄不義而受齊祿猶盜跖也戰國之諸侯其取諸民猶樂也
猶盜跖也不可以居猶樂也不可以受孟子則曰吾猶居之猶
受之而不以仲子為廉且戒萬章勿卻也其從容氣象宛然孔
氏家法也噫甚矣軻之似夫子也甚矣軻之似夫子也

古論大觀

卷人

四二仲尼微服

顏子所好何學論

祖 頤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亡太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者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措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

告論大觀

卷八

聖子所好學

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請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信之之篤學之之專也視聽

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

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克實而有輝光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克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克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告論大觀

卷八

聖子所好學

。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
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
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
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
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
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
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
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
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
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
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
曰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
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
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
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志鑽仰之為勞
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

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
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悞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
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乎
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論語

卷八

四

顏子第二

顏回坐忘論

李元卓

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身非汝有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則聰明鳥用黜知身無身而萬象皆吾身則支體鳥用墮况於仁義乎況於禮樂乎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非天游孰知其為忘也耶不然厭擾而趣寂懼有以樂無以是為忘則聚塊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過於衆人而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乎無物者聖人而墮象境而俱逝繫乎有物者衆人也了乎無物則無性而非忘繫乎有物則無時而能忘此顏

古論大觀

卷八

坐忘論

回所以坐忘乎反萬物流轉之境冥一性不遷之宗靜觀世間則仁義禮樂舉皆妄名寂照靈源則支體聰明舉皆幻識忘物無物則妄名自離忘我無我則幻識自盡然仁義禮樂名不自名忘者執以為名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者認以為識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將自墮必期於墮之者未離於身見也知心本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黜必期於黜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見今也無見茲乃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問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

知仁義禮樂之忘為未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為至已乎夫即妙而觀墮者之忘車沒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也即廢而觀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真怒臂者之忘車轍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真而此偽乎道無真偽顏氏之子背塵而反妙損實而集虛者爾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

古論大觀

顏曾論

唐仲友

聖人之傳道必以心、學之不明似是而非之說有以惑之也。昔者孔門之高弟得夫子之心傳者惟顏子與曾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顏子之悟道如此，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之悟道如此，觀其默會自得于言意之表，似非積習之所能致，深求其端，未有不始于至誠力學者。後世之士求其說而不得，及流而入于釋，以為道者當超詣頓解，徑進于聖人之域，相與用心于不可測度之地，而學問修為之功幾于盡廢。沒世窮年，茫如捕風捉影，卒無分毫之得。乃曰吾之學心學也，內以欺于己，外以欺于人，是豈真如顏曾者哉？迨如都邑學如行人道之不可不學，猶適都邑之不可不行也。目誠而明知津者也，盲明而誠問塗者也。知津則一矢它岐不能惑也，問塗者所以求乎一也。吾觀夫子其知津而至者乎？吾觀顏曾其問塗而知者乎？夫子大聖人也，生知之性世無及焉，嘗自言其進道之序必自十有五至七十，自志于學至于從心不以知道而廢其學也。顏曾之在弟子中其學最篤，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顏子之學也，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

乎傳不習乎曾子之學也二子之悟道豈非問塗而進于知者

乎後之學者不為顏子之服膺而求顏子之不違不為曾子之三省而求曾子之一唯皆躐等而學不行而求至者也其去道豈不遠哉雖就吾觀孔門若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宰予之言語游夏之文學雖卓然有得于聖人而皆不達于心傳之秘夫子亦嘗一告子貢而未之達也顏曾退然處于其間若無能為而獨傳夫子之妙何哉人之本心虛一而靜反觀內融道將安往惟窒于物則失其所謂虛惟誘于知則失其所謂靜本心一喪道非我有矣顏之屢空則物不能窒矣曾之魯則知不能誘矣既虛而靜謂之清明一貫之理已存乎中此二子之所悟道而弟子之所以不及與然則欲求顏曾之悟當自好學始欲求顏曾之學當自寡欲始

五平顏曾論

辨曾參不為十哲論

李觀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于兄弟能信于朋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無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于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僉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于時仲尼圖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

古論

卷八

李觀

當此數者也使曾子於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復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栖遲不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關其結誦不以師道窮而曰妨已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恩德應未言者顧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

而不善之道不將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為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手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背誼乃孝也而參不敢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子徒儒守學宜識所言

古論

卷八

李觀

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已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孟施舍似曾子論

陳傳良

士有所到之相遠君子何以同之曰同之以其初者未害也其初何也其質也質之美者本不異所養之有淺深而所到之地不能不相遠也君子之擬人也將以其初邪以其所到之日邪以且所到之日而畧其初是絕人也是簡天下之可為賢人君子者也以其初者而同之使夫凡有所及者皆知其質之可以自進將一日而同夫止者無疑焉然則君子之擬人也亦何愛而不同哉此孟子曰孟施舍似曾子且曾子顏冉之高流吾嘗同之矣施舍何如人哉吾未之聞也以後來聞之一夫同夫凡

告論大觀

卷八

孟

孟施舍論

門之高弟孟子之擬人亦過矣嗚呼峻嶒之初鳥知其不為配天之後稷童蒙之始鳥知其不為且體之顏氏故凡質之非薄非峻而僅能無害者皆君子之所其望也或有所不至則其習也非其真也是以君子之論寧引之過高而不敢謂其止於如是蓋亦懼夫人同之則亦自以在我止於如是而不敢望夫人茲孟子之於二子所以不於於賢愚已分之後必同於氣質混然之初皆君子之夫人者大也不然吾恐世之不多古人未必斯人之過或者君子之論有以縮其敢為之志而已矣今夫剗輒聶政之徒惟死之無忌非施舍之徒歟曾子之在聖門也

告論大觀

卷八

孟

孟施舍論

混然不見其表茫乎不知其畔岸其分量之大其涵養之深未易窺測也參乎吾見其與施舍不相似也然而理蔽於萬殊非見之定者不能一之而曾子能一之可懼者莫三軍若也施舍不知懼故吾以為此一不動心彼亦一不動心而已矣若其所到之遠近則涵養之淺深也嗚呼是質也參也幸而為聖人之徒施舍不幸而不遇聖人者也畧其所不幸而求其初則二子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十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十室之人必有夫子有其質而學問之不加茲所以為夫子者不能一二而為聖人所甚惜也是故荀原其初而論之則可以為夫子者不過十室而已有其人可以為曾子者不必過乎施舍矣不然則曾子之所畏即前日之杖劍威聖人者也為帝者之師及前日之俛首進履者也然則孰謂以施舍之質而不曾子之辭哉惜乎其美質有餘而學問不足也茲所以終於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噫揚雄之自比孟軻也人皆過之吾喜之諸葛亮之自比管樂也人皆與之吾傷之雖蓋自知其質之足以通到亮則不自知其質之足以大有為也傷哉亮之不聞施舍之可以為曾子而止於亮也

閔子論

蘇 轍

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弟亦或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子嘗為季氏宰其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汪洋不知其遠即之浩汗不知其可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發風濤而不償觸蛟蛇而不驚若夫以汙河之舟楫為跨東海之難則亦千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廢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是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恃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顧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豈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者男子魯於三子亦云衆自然退而書之遂刻于石

子貢論

蘇 洵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疆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為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兵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是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要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為齊人計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

不得不聽歸以約魯族魯族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絳
兵蒐粟以俟齊露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
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試以魯之
衆役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輟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
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
以權嬰為將拒之至榮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
變其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齊有高國鮑晏以
為灌嬰情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古論未觀

卷八

七

子貢論

子貢論

王安石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為儒哉夫所
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
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洪水堯以為憂故禹於
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而之生天下之民患有
甚於洪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
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
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
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
為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憂為憂在下而不用於君則脩其身而
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
不義而能解君之憂降民之患賢者亦不為矣史記曰齊伐魯
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于貢因
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收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
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
也嗟乎孔子曰已暗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
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素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忘
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

之祿也何以憂患為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為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為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古論大觀

卷八

子貢論二

子思論

蘇軾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楊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紛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矣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

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古論大觀

卷八

六一

子思論條二

孟軻論

蘇軾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家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于胷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教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其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不可為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

古論大觀

卷八

六一

孟軻論條一

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
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
至粗而及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
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有守而後世或未之見
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
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
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
窬之類也唯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
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
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
此其所以為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
矣

古論大規

卷八

孟子論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論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於聖人皆一偏
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
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
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折不竭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
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不
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
貉豎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
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于聖人皆一偏之
說也窮理盡性唯聖人能之耳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
而一偏之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長豈特開異門故
持曲辯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
而安其終其于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
何以明之孟子以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于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為是勸
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于教然
後知為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于教然後知為是勸人黜嗜慾
求善良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末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說

古論大規

卷八

孟子論

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
未至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急矣
書曰惟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于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為
多益故為尤乎

古論不觀

卷八

六五 孟子荀子集注

三桓陪臣論

穆 賦

哀公問社宰我對以使民戰栗曰或曰建國各以其土之所宜
木為社而宰我不知故孔子非之曰信其然也孔子亦告之以
不然而已何必曰成事不說違事不諫既往不咎者有所不可
追悔者何哉昔者哀公患三桓之過欲以越去之謂孟武伯曰
子及死乎武伯不對由是觀之哀公未嘗斯須忘三桓也古者
戮人于社哀公之問社有意于誅也宰我答以戰栗勸之誅也
蓋相與為隱焉耳三桓之盛自宣公以來而至于此極矣釋政
而授之素民而予之五世而不知取也一朝而欲誅之可乎昭

古論不觀

卷八

六五 三桓論

公之亡哀公之出皆三桓之過也故曰成事不說違事不諫既
往不咎以為自修而三桓服無庸誅之也又論季孫之憂在蕭
牆之內曰舊說以蕭牆之憂為陽虎之難以吾考之定公五年
陽虎始專季氏囚桓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
者季氏之所為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
十有七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蓋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
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
于春秋則伐驪更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哀公
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冠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四

年公孫宿以成類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患三桓之侈而欲以越去之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鬪更而在蕭牆之內也

入卷終

公命人果

卷八

三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九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霸論

李德裕

昔管仲對桓公曰宮中之樂無所禁禦不害霸也舉國而不能任此害霸也竊見敬仲此對是欲一齊國之政端桓公所以能九合諸侯之志然則非專任亦不能致霸故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桓公為五霸之首蜀主之任孔明符堅之用景略雖關羽不能移焚勢不能惑蜀與秦皆君安國理非專任之效歟桓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大穢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古論大觀

卷九

伯樂

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近世有以宮中之樂餌其君者而苞苴日行紀綱日壞朋黨益熾諛言益昌得非竊管仲之術違管仲之道莊周稱所謂至智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又曰詎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豈斯之謂也

五伯論

蘇轍

五伯威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威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威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威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必不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過楚于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三使文公退而子王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威等無戰勝之功矣故威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鄰鄆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鄆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子墨衰鄭覆師於穀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

古論大觀

卷五

五

五伯論

古論大觀

卷五

五

五伯論

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為王亦為之而尚何以為伯乎嗚呼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威文齒而况其下者哉

齊論

蘇轍

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之魏賈誦無異夫陳平賈誦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以詭詐為之而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威公霸諸侯一正天下使人免左衽之禍孔子以仁許之然死不旋踵適庶爭立威公不得堇卒而不亡以管仲之智而不免於此蓋物有以蔽之歟古者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為其道當自是往管仲為齊大夫塞門反玷身備三歸而威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為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脩身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偷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威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適庶之禍遂與威公屬孝子於宋襄公夫使威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他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齊威公論

趙鵬飛

脩內者王脩外者霸何謂內根諸心之謂內何謂外徇於物之謂外王霸之道均依仁杖義也均伐叛討逆也均安中國攘夷狄也而王以王霸以霸何哉內外之異也王者之治在正心誠意初以脩身不期于齊家而家正不期于治國而國定不期于平天下而天下安非不期也脩于內而應于外非有心以期之也故仁本諸心不期愛人而人懷其仁義本諸心不期服人而人服其義叛者伐之逆者討之非苟利其叛逆而為己功也心於除患而已中國未安吾安之夷狄未攘吾攘之非取安中國之效而必攘夷狄之名也心於濟世而已霸者則不然有其跡而無其真豐於外而歉於內曰吾不愛人人且以我為不仁始愛之吾不正己人且以我為不義姑正之叛者固於己無損而逆者固於己無傷然置而不問則吾無伐叛討逆之功中國未安必有安之者夷狄未攘必有攘之者然使人安之使人攘之則名在人己安之而已攘之則利在己蓋攘而安之乎故凡王者之所脩皆在內也霸者之所脩皆在外也脩內者遠脩外者勞故王者之脩無動息而霸者之脩有動息脩內者本於心遇機之來則應之機靜則止何動何息脩外者本諸物：來無窮

而智力有限運吾智而智日深養吾力而力日贍則物至能應之而無虞吾之知一昏而力一挫則事至有所不能籌物至有所不能支日勤而無怠可也一日少懈則智力有窮矣齊為五霸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侯未和伐宋以為鄆之會伐鄭而為幽之盟諸侯無二矣而後伐戎伐徐徐率服則救鄭以示威於南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衛滅而齊封之杞滅而齊城之內之諸侯一德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黃以椅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與次陘之役成召陵之功則櫟戎狄之功成矣外雖定而王室未寧於是為首

古論本觀
卷九
六
齊侯公輸若

止之會定世子之位以示諸侯尊王之心襄王踐祚又為之合葵丘之會率諸侯以聽於冢宰與曠世不行之大禮以令天下而王室定矣內和諸侯外懷強楚上定王室威公益以三王之功不我過也則怠心生狄滅溫齊不問楚滅萊齊不救狄侵衛齊不知既而楚知其怠而易與也於是深獲東夏而伐徐公合八國諸侯於牡丘顧望不進乃命大夫救徐而卒底於敗雖伐厲伐莒氏威公皆不親也卒之內寵如林閨門無法一身未暇六子為仇歛不以禮葬不以時一威公爾而前日之威公非今日之威公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意何從生脩外而不脩內

也蓋脩內者逸內既一定則事物之來惟所應之脩外者勞一日不脩則事有所不濟而前功皆廢矣聖人治天下之道不外於大學中庸大學中庸皆脩內者也脩外者聖人所不錄然于春秋若子威公者權也於春秋而不予威公則天下其胥為亂乎孔子予之而孟子鄙之孔子予之者權也權以濟時為重孟子鄙之者正也正以垂萬世之法孔孟相濟後世可鑒焉

古論本觀
卷九
七
齊侯公輸若

桓公論

李一翀

齊桓公不疑于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據戎翟匡周室亡國存則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豎刀易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莖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反者數世桓公之信于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人皆立于朝堯能知舜于茨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皋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當

桓公卷一

于朝禹稷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哉春秋曰夏滅之蓋齊滅之曷不言齊滅之為桓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也嫉妬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刀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刀易牙爭權不莖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于百

姓者何所勞乎勞于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位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東坡曰書曰朕聖謬說珍行傳曰君子之所為可傳為

可繼也凡行之不可傳繼者皆珍行也堯舜之所聖也世衰道喪士貴苟難而賤中庸故和隱者進焉齊桓公欲用豎刀易牙開方三子管仲曰三子者自刑以近君去親殺子以求合皆非人情難近桓公不聽卒以亂齊桓賢主也管仲信臣也夫以賢主而不用信臣之言豈非三子者似忠而難知也歟甚矣似之亂真也故曰惡紫謂其奪朱也惡莠謂其亂苗也惡鄉惡謂其亂德也孟子憂之故曰君子及經而已矣君子之所貴必其

古論大觀

卷九

桓公卷二

可傳可繼者也是以謂之經者常也君子苟常而為貴則彼苟難殄行無為之矣苟難者無所獲殄行者無所利則庶民並興巧者不能獨進拙者不可自効吾虛心而察之賢者可事能者可使而天下治矣

自兵興已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脩鄉里之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焉至於相諸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興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棄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強富則合諸其君恆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強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未知其由征伐何固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為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先臨於魯魯不敢不從魯役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牘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恃強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為強

古論卷一

卷九

管仲論元一

古論卷一

卷九

管仲論元二

者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某國猶欲宜往附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為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為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疆域與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貳約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即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齊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半久矣予不敢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且暮卑隸於諸侯不可則領全肌骨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墮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脩爾矛戟約爾列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民脩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及予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於宗廟予敢以此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乎有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

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幾後諫諍如初又甚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宮兵及宮矣當以宗廟之憂皆之當以人民之怨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盟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骨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為奴矣諸侯之國未則亡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若不能也仲知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曾謀也乎若不能也欺仲

古論大觀

卷九

管仲論元三

曾是為也乎時之不可也歟况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為乎



管仲論上

蘇洵

古論大觀

卷九

管仲論元三

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刀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刀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常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刀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固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

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其短不足信也吾觀史鯀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止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亡

古論大觀

卷九

管仲論上

我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必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見魯夷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小人之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數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廷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睡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

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緱以不能進遷伯玉而

古論大觀

卷九

十五 管仲論

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威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廢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者孟子蓋遇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威公管仲不以是廢之迺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啟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懷景帝不害吳

管仲論一

蘇軾

古論大觀

卷九

十六 管仲論

太子不用龜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
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
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
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
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
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
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缺而
殺周亞夫曹操以重名而殺孔融晉武帝以卧龍而殺嵇康晉
景帝亦以重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齊後主
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識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謠言
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
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夫皆殺
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
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愛
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
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
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
藥者也

古論大觀

卷九

管仲論二

管仲論二

蘇軾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子又得管
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
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
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
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
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繁且曲也今夫天度
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
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
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層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
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
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取三馬而為奇其
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
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
以極其變鉤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
數數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
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
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

古論大觀

卷九

管仲論二

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二有長十軌為里一有司四里為連、有長十連為鄉、有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絕如畫基局疏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功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鵠鵠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威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

古論大觀

卷九

十九

管仲相桓公論

管仲相桓公論

燕輅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霸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其君死不得葬曰管仲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婦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為非此固適庶爭奪之亂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為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于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他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婦六嬖之害溺于淫慾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訓之而况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相者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官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朱嘗無小人也有君子以開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于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禦之何益于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入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復求人以干戈正之于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耳

管仲治兵論

蘧 轍

管仲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為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鬪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露體塗足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零支斬孤竹西據白狐逾太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徜徉四方國無靡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君為之唱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為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為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眾、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

天下也

古論大觀

卷九

管仲一

管仲晏嬰論

楊 駿

子貢以管夷吾之奢晏平仲之儉質于宣尼宣尼以管仲之奢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下蓋議其備上偏下之失或謂無所輕重子敢繼其末以論先後焉夫齊桓公襄公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常久亡於外自昔先入有國之後饒心以求其治及叔牙言夷吾之能脫囚服秉國政有鮑叔之助隲朋之佐遂能九合諸侯以成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立於衰替之朝有田國之彊有樂高之侈時非衰時君非賢君當崔杼之弑也能挺然易其盟陳氏之大也能晚然商其

古論大觀

卷九

管仲一

晏平仲論

蘇轍

管子以威公伯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為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威公其成就當與鄭子產比耳至於九合諸侯攘却戎狄未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元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權利事武后立於羣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時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毀巡遊東都以為無害至於宋璟介潔特立於武后世排斥權幸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嘗以元崇比管仲璟比

古論大觀

卷九

三 晏平仲一

晏子或庶幾焉

陳仲子論

蘇轍

陳仲子處於陵齊人以為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毀抑亦盜跖之所築毀抑亦盜跖之所築毀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夫則孟子之責人所以難曰否居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為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陵食於辟廬之果汗也而不食於毋逃兄之室事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為可充也為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於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文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答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之若蚓而後充其類也子曰鳥獸不可同羣豈非斯人之謂是也

古論大觀

卷九

十四

陳仲子論

晉論

蘇軾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勸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遠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乎居習為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延傷戰鬪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死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死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

古論大觀

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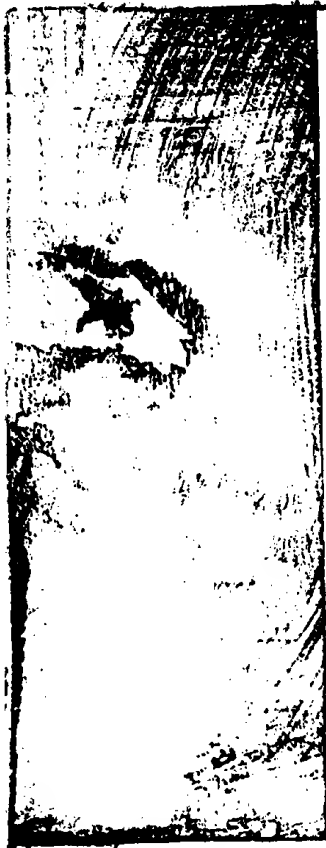
書其行

之故也哉

古論大觀

卷九

世七晉論卷二



世子申生論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為循以為不然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于非禮不可謂道受命于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代以為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榷微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聲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卑于道以幾諫感君

古論大觀

卷九

去聲平 世生作

後弒三君奚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鄭和舉共華賈華叔堅驪姬虎持官山和慶鄭狄突瑕生卻芮實啟福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如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于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于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明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于不義也以微旨若之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于一字所以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于其謚無所苟而已矣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古論大觀

卷九

去聲平 世生作

申生論

真德秀

箕氏曰驪姬之讒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之情日相親近則聞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諸慝可施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公出三子于外此離人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聞地啓土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陷之且為之辭發諸歌詠以動盪其心志公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國之易矣既又與後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則請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蓋精潔之人惜名顧行惟恐點污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申生惟古論未觀
卷之二
三十一
其精潔也故一辱以弑君之名則必以死自明而後已臣前論石顯之陷蕭望之其情亦然夫必頑鈍無耻沉驚有謀之人則雖辱之而不動淮陰少年嘗辱韓信矣信寧其俛出袴下之耻不死也諸葛亮嘗辱司馬懿矣懿寧得畏蜀如虎之謂不戰也若申生則輕死重名不能如信懿之忍可以術激之而使死故優施欲先陷焉然恐獻公未忍果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生有將為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授之政而避楊焉夫獻公劉猛人也能滅霍魏虢虞諸國以大其封雖齊威久主夏盟未嘗一為之屈而肯為其子屈乎懷也

必殺之心自此廢矣然猶思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然又慮大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必不回也則又使優施往飲里克而諷其為附麗之計焉為之歌亦猶二五晉都之歌也詩歌於人最為易動故三姦之言無不售焉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殺嫡立庶之謀成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讒故歸罪之許最為易辦而不復辯申生之仁恐傷君意又不忍自辯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如優施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里克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夷吾立不終迫
古論未觀
卷之二
三十一
申生真一
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讒而三姦助之也懷姙有一號石父猶能合謀以逐宜臼况驪姬有三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結者危國忘家之本也

晉文公論

趙鵬飛

威文之霸功醜德齊然威公之後子孫不振庸、守國而已無復與霸者而文公之後屬悼平定皆能嗣文公之業以宗諸侯每與強楚角立雖不足以服楚而中國賴之不遂為夷則亦不為無益於衰世焉嘗求其所以然威公務以柔勝而濟之以威文公務以剛勝而濟之以德此所謂強弱之異而興衰之不同也商周之有天下其傳世之數歷年之久不大相過而商之後屢蹶而屢興少康盤庚高宗皆奮起衰亂之中卓然為時賢王而周之後季歷不振興於衰亂之間者宣王一人而已而宣

古論大觀

卷九

晉文公論

趙鵬飛

王之為人剛毅果敢殆非成康之流蓋不如是亦不足以興也愚因是知威文子孫興衰之異亦商周之世也商尚質而周尚文質近乎剛文近乎柔柔可以強而不可以久故周之後平力和澤而鮮能崛起剛可以立而不免於挫故商之後履厲奮發屢起而人亦祖宗所尚者有以致之也令威文之所尚固不可勢、商周然觀其子孫之興衰實似之威公之興每不為剛厲果決之舉內合諸侯惟務柔其心而不加之以暴宋鄭不服鮮侵而伐之緩其來也戎狄為患忍而不討遽邢還衛特避之而已不與爭鋒也諸侯既合垂二十餘年不敢犯楚及召陵之

師以天下諸侯臨之何患不克一問而屈整兵而退不戰也其

為人寬緩和柔不務剛決故其子孫皆以優游和易四公子皆不能自立死生廢置皆係乎人景公在位幾六十年無大過咎僅足以守國而已權專於田氏而不敢取晏子有言而不能用無足怪哉威公之貽謀者然也若夫文公之興則不然餉口於外十有九年一日得晉則任賢使能治兵富國不五年而圍大舉侵曹伐衛以犯楚之鋒執曹伯以激楚之怒惟恐楚之不出而不戰也一戰敗楚師殲得臣拔天下諸侯於左衽之鄉遠衣冠而盟之朝襄王而歸之成周再朝京師襄王有所不敢當

古論大觀

卷九

晉文公論

趙鵬飛

而下勞諸侯于河陽矣其氣焰威靈震動天下此威公有所不能且不敢為者也文公勃興於亡命之餘五年而成霸楚之強威公所不敢戰者文公勝之叔帶之亂威公所不敢殺者文公誅之曹衛諸侯威公所不敢執者文公執之是皆以剛毅果決勇於必為以濟大謀成大功故其子孫恃以宗諸侯悼公平公皆足以抗楚而折其鋒天下賴之諸侯宗之主盟中夏垂二百年與春秋相終始者文公之規模基緒不為季靡保身之計以遺其後也以是論之則威文子孫興衰之故蓋已判矣後之君欲立世綿遠子孫有所維持不為齊之衰弊不為晉之剛暴

世有興王而無弊者惟以威濟德以弱濟強以仁為本以兵為用則雖與天地俱久可也

論衡

卷九

三

晉文公論三

晉文公不合取楊樊論

皮日休

三代之賞臣下以爵不以位以名不以器迨夫後世君弱臣侈撥去古法能立一功者先伺君地焉能立一勲者先窺君器焉由是子魯有三桓于齊有田常于楚有白勝是賞過有僭生焉甚者奪主其未尚矣且姬之列侯守其本封勝其上當賜之以谷鉞分之以鍾彘休戚其民生殺于國其貴已極矣遇天下無事則行其德化奉其貢賦居則待乎巡狩行則赴于會同遇天下有事則申之以鍾鉞行之以征伐上以定王室下以正諸侯真侯伯之職業也是常節也苟天子有錫宜以德讓之貴當更

古論

卷九

三七 晉文公

受其地也苟讓不獲聽受之者其爵可也其器可也且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則其是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既侵天子之甸由刑校者必及乎幹剽肉者必至乎骨何者勢使之然也如晉文既定襄主于郊邠王勞之以地陽人不服晉侯圖之乃辱其赤枋若其人民虐其甥舅嗚呼其亦不仁矣是晉文雖有入大子之功而有陵天子之威也當王之賜耳讓曰臣重耳以渺渺之德慶專征之任遇羅冠肆虐天王少遠宗祐臣敢與下國之師殺光臣定王室乃臣之常也不足賞也苟天王特念小伐不寘諸刑列唐叔之祚獲臣有奉為賞厚矣苟為畿內之地為臣之

邑是上遺其賜下偕其受也雖天王之尊寵臣其若宗廟之靈百姓之心後世之罪何而晉文曾不是讓又謂隨焉豈內輕襄周之陵遲外恃諸侯之強盛而為邪殊不知周王之尚守乎典禮也且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焉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且王之西錫田皆在周甸也一明知在甸內與乎晉者是力不足制晉也如力足制晉肯以規方千里之內地與夫諸侯哉是王之語晉侯以規方千里者識其受地也文公不悟卒而受之嗚呼文公之罰也有召君之讓請隨之偕不為甚矣甚者在陽樊也

古論大觀

卷九

二十八晉文公

文公悼公論

種轍

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秋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請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于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于是秦人責報于外而里平要功于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于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霸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于諸侯積德深享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無取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文公德雖亦足而待其自至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

古論大觀

卷九

王元氏

荀息論

牛希濟

晉獻公子九人聽驪姬之譖也太子申生縊于新城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冀遂群公子唯姬之子奚齊及其婢之子卓子留于宮公疾病召荀息將使立奚齊荀息曰臣竭盡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為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公薨荀息立奚齊里克使人殺之喪次荀息將死之人曰無益也不如立卓子于朝荀息又立之里克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我欲復言然為人已乎里克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立明

荀息

荀息

荀息

荀息人有言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復言重諾之義夫荀息晉國之大夫為執政之臣顧命以立其君人能殺之已不能討之是于國再立卓子以偷其去里克之咎又不得誅以害其主雖曰復言何功之有且獻公以前息為執政也以荀息為能賢也而囑之二子今子無辜而死是荀息之不賢所歎其無乃辜先君之托孤之寄乎且已以大夫也不宜從君子昏而立初雅知諸子之賢不能立之以利子晉為國家長世之計乎此周子姬氏之黨乃廢之寵之黨也立二君而不能定其位縱其賊以致亂于其國若忘之黨不

荀息

荀息

荀息

可以立乎非已智力之能全也其輕許之乎是輕之言而許之是貪其位而固其權復言以死之子其不死人以誅之子子矣大國之力不能保其身知賊不討不可謂之忠縱具為虐不可謂之貞事變寵幼弱之子遠霸王賢哲之君耦俱無猜其若是乎若群盜力爭不能計勝而死猶將賢之若不能討賊無謀自殞將何以尚之哉匹夫匹婦死于溝壑者無以異之凡顧命受遺之日擇長輔少之道非伊周之才智且將不濟豈荀息所能也是以憲宗祢留之日內外疑恐姦邪之人畏蓋之明復誅其黨有來中盡與裴晉公語及大政者公勃言曰當問大臣此非中殿事告者還退杜黃裳時為庶子亦以王佩繫上陽周問大子安否及臨慰勸之曰冢宰大臣前得喪中親天顏哀毀之狀其不相顧而位又甚萬國之得主也即添謀遠慮于防微之道如是之備及後國家以副君之命必有杜稷之難道詔擇立以為之常蓋不由大臣之謀始也皆左右近密建議奉迎位既及定乃命百辟以行大禮始謀之臣即新君受賜之地還之重權委以大政南北二軍歸其肘腋九城之禁由其管鑰若明燕公議者尚可知其謀主及後誅戮嗣主之英武者或擇幼冲之可教者其議立之以輪告不實之狀循環署其名民間謂之車教

狀官者謂之金輪圖常有請趙公同署名者公歔歔涕涕不忍執筆其子曰事既行矣禍不可變一家三百口在于今日大人何疑之有請筆代署時官長大臣不從必與誅戮當動搖天下及見其名莫不喜悅由是縣命其子以居清列終致權歸疑聞歷傾覆宋杜皆趙公之所為也或曰趙公之生也由不如荀息之能盡其生也生之與死皆亂國者何升降之有二子者可謂異代而同罪丘明之褒不其繆歟

古論大觀

卷九

四子物異并



范文子論

蘇軾

蘇子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率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苦儒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誅厲公絃胥童必樂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于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衽席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之絕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帝皇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後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信兵

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
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麗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
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為國之強
弱而國之疆弱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
會稽之棲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
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
也晉果滅號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
述其成哉彼其不戒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
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
子遠矣

古論大觀

卷九

知瑩趙武論

蘇轍

齊威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威公歿而齊亂
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
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
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用
兵以服諸侯之為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瑩後有趙武皆能不
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
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群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
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瑩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
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敵楚而服鄭此則
知瑩不用兵之功也悼公以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
任趙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
此有仁人之心二馬方其未盟也屈建袁甲將以襲武、與叔
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
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
之德爾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
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袁甲以襲我、亦袁甲以待之此勢之
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

古論大觀

卷九

晉為盟主常先諸侯天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
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
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彊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
之故吾以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
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晉先晉而後
楚孔子亦許之歟

古論大觀

卷九

哭

世子崩殯論

孫明微

正名者傳嗣立嫡之謂也為國之道莫大于傳嗣傳嗣之道莫
大于立嫡所以防僭亂而杜篡奪也用能尊統傳緒承承而不
絕故子路問于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以重
公無道不能先正厥嗣以靖其國卒使崩殯父子爭立以亂于
衛故對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
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
措手足謂諸此也何以辨諸按春秋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
奔宋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出奔宋者
古論大觀 卷九 四世嗣孫

蒯聵有殺母之罪懼而奔宋也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者靈公既
死蒯聵為報所拒不得入衛也且蒯聵有殺母之罪懼而奔宋
靈公固宜即而廢之擇其次當立者以定嗣子之位也靈公不
能先定嗣子之位故使公子伋伋立報于後以亂于衛夫蒯聵
者靈公之子也報者蒯聵之子也報既立則蒯聵無以立矣蒯
聵無以立則必及而爭其國既及而爭其國則報必拒之報既
拒之是棄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父也噫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彼則棄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
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禽獸之道也人理滅矣是故

崩賸出奔宋納于戚春秋皆正其世子之名而書之者惡靈公
 而不與輅也惡靈公者惡其不能正厥嗣以靖其國不與輅者
 不與其為人子而拒其父也或曰若崩賸者獨無惡乎曰崩賸
 有殺母之罪當絕反而爭其國是為篡國故經書納焉納者篡
 辭也孰謂崩賸獨無惡哉然則崩賸之篡國輅之拒父皆靈公
 為之也皆靈公為之者靈公生不能治其室死不能正其嗣也
 故春秋參譏之此乃聖人正君臣明父子救昏亂厚人倫之深
 旨也而世之說者以為正百事之名者失之教矣

古論大觀
 卷九
 四 世子制孫仁



叔輅論
 劉敞

叔輅喪日食叔孫昭子譏之曰叔輅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
 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彊臣也能東
 來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也一臣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
 有焉當罰違於衆而形勢微於外子家駒達於人者也閉其口
 而祿仕矣梓慎達於天者也說辭不敢正者矣是以叔輅知曰
 食之憂必將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嘿則不能已欲謀則逼於
 禍欲隨則失其守發憤宣而無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于號咷
 也設使昭公出而感悟聽用其謀援忠直退姦邪破朋黨之散
 禁彊僭之臣魯可復襄豈獨長守其貴哉當是之時仲尼聖人
 也而生吳國頽冉之徒仁人也四方歸之舉而用焉以謀三桓
 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惡養凶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於乾侯
 終身愁孤從此觀之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乎此乃叔輅之所以
 感也夫忠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謂詳矣而猶曰不盡
 而况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輅所以見譏於當世狂
 而不信者也嗟夫

古論大觀
 卷九
 四 叔輅論

石碯論

牛希濟

衛莊公寵州吁也且又縱之石碯諫曰臣聞愛于教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君若與之即將定若猶未也後將悔公不聽州吁竟殺其君而自立石碯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春秋之世有弑君之子或朝于王預諸侯之盟不獲加討是以厚問定君于石子曰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寵于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胥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愛其君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道人義也石子諫莊公也以義方教子厚之為也無義方之訓哉且厚非弑君之謀為亂之首州吁既立仍從之遊州吁之為君也命石子遊必將從之況于厚乎已為大臣國有亂賊而不能討之忘其君也父子相欺以成殘忍之計是忘其親也為臣不忠為父不慈將使衛國之人父子相爭屠矣是以先見之明知州吁之必能為亂也當戮力以除之豈止一諫而已哉知石厚必從惡也當嚴毅以討之無使必陷于戮不能救亂以安其國不能謀君以全其子在公之

古論大觀

卷九

牛希濟

忘也州吁之戮也石厚之死也皆石子惡况其君乎或曰周公

之誅二叔聖人之教也日碑之棄愛于賢人之事也若不如是將何以止于亂乎夫周公知二叔之心不利于成王必危于宗廟故先除之以保天子之尊以安大本豈若石子弑莊公而後欺而誅之日碑怒其子與官人戲蓋防淫亂之本以靜于國石子成其亂而誅之必不使從篡之黨而後誅之也然周公聖人也日碑賢人也知其必至于亂皆不得已而行之且周公日碑防其亂而先誅之以靜于國石子成其亂而誅之無益于理反為相欺之計殘忍之行無父子之慈滅天屬之道且厚能問其父以定君之計是知是非理亂之理也是尊父子之道無疑父之心也疑父之心逆天之道也今乃欺之令朝于陳以行誅計斯人心之惡忍之矣不若告其子以理且曰州吁為子弑其父為臣弑其君也天地所不容者人之子不可與之為伍也是以吾禁子之遊且吾為大臣欲誅弑君之賊以報其國不討其賊是吾有殺君罪也能使州吁朝陳且勿往我將報之石厚尚能求計于其父豈必陷父于惡若然者可以保其子全父子君臣之道矣今石碯以殘忍之性亂君臣父子之理以安其身以求其名而曰大義滅親為罪莫大于亂國不孝莫大于絕嗣今石

古論大觀

卷九

牛希濟

子亂其國而殺其子矣及後樂羊為魏將伐中山中山殺其子而遺之一杯羹樂羊坐于幕下食之以盡乃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貪其功忘骨肉之痛蓋石子之流也屈突通當隋室之亂未從王師太宗使其子召之通反弓射之曰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讐既而捨弓矢于地再拜號泣以別隨后曰臣智力俱困非敢負陛下也然後來歸此又能全君臣父子之道也且能殘其子為仁義之人者未之有也為仁義之人能殘害其子者亦未之有也丘明修千載王化之文欲開父子相疑之心親相滅之理大非聖人之心乎

古論大觀

卷九

五十二

宋襄公論

蘇軾

蘇子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祭勝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於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公羊傳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烹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觥觥若無罪而就死地夫捨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焉者而孟子予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節子用於次睢之行杜君子殺之不忍而宋公成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為不忍者耶泓之役身與國餓乃欲以不重傷不食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壺飡者天下知其不情也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節子有罪而討之雖聲之諸侯而戮於杜天下不以為過若以喜怒與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昏濁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成列不能相乘

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王莽無成則宋襄公之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亦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與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然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古論大觀

卷九

五十四

鄭子產論

真德秀

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圍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初慙之公而無念疾之過故自子南子晳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訐而鄭能以弱為強攻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識當世自餘鮮有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臧者當觀法焉

古論大觀

卷九

五十五

燕論

蘇轍

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興亡之迹大畧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為國者因而徇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僻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

古論大觀

卷九

蘇轍

趙燕論

蘇轍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蓬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為之行禮蓋以為田野之民裸程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嚚無耻不可告語而易與為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賤其所為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為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為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為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椎鈍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為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以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

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為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為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唯無義也故樂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為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家也

燕丹荆軻論

司馬光

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處淺謀挑起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磐石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

楚勝白公之流手荆軻懷其秦養之私不顧赤族欲以尺八匕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楊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螫之靡靡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若子盜諸

樂毅論

蘇軾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克其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現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藉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于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于內齊擊之于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

古論大觀

卷九

樂毅論

蘇軾

殺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得王之強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雷所處無使而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古論大觀

卷九

樂毅論

蘇秦論

蘇轍

秦彊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為愈歟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激於燕趙甘心於其所難為之術期年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之人為之閉亟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古論大觀

卷九

六二蘇秦一

楚論

蘇轍

楚靈王因陳公子招之亂而滅陳追討蔡侯般之弑君而滅蔡假大義以濟私欲晉政已亂莫之能較沛然自以為得計矣不十年而有乾谿之禍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劫嬰兒昭王又誘而斃之咸陽加之兵遂分楚之半此其惡甚於楚靈王然傳子孫累世其禍乃應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矣一日為惡禍未即報也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為幸而不知天網之不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秦之禍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棄而不有夫豈不欲畏天故也莊王既霸諸侯而楚遂以與天命之不偕如此而可誣也哉

古論大觀

卷九

六三楚論

屈到嗜芰論

蘇軾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忌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鄉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帶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

卷九

亦

蘇軾

思慮操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居子之所貴乎道者二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教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會稽嗜羊羹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

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未易簣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

卷九

蘇軾

命藥石也哉



屈原

蘇轍

漢賈誼為長沙傳過汨羅為賦以弔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殉節以死然後為快此所以未合於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幾乎其志也哉

古論大觀

卷五

本原

英教屈瑕論

呂祖謙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開帆擎櫂雲飛鳥逝一息千里於是小試於洲渚之間平瀾澗潮水波不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為盡操舟之術矣遽謝道舟師傲然自得沿視溟渤而杯視江湖推鼓徑進亟犯大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壓澎湃奔鯨駭斜乃旁皇四顧勝落神泣墮槩失舵身膏魚鱉之腹為世大戒然則名冷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自試之時已過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屈瑕之禍不幸類是當屈瑕與鄢

古論大觀

卷五

本原

師相遇於蒲騷自知將畧非長要計聞廉教以次鄢鄢四邑者聞廉也教以銳師宵加於鄢者聞廉也教以師不在衆不疑何卜者又聞廉也無小無大惟聞廉之謀是從以成厥功豈不猶操舟者其始惟舟師之是聽乎屈瑕徒見用奇之功而欲竊效焉伐鼓之役是身試於洲渚之時也幸而敵人偶入其計志滿氣揚自謂策無遺策凡天下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矣彼區區之羅人政頃折箠笞之耳削規破矩任意直前變出不圖卑債身歟其得禍益與操舟者無以異也鄢畧推其禍端歸之蒲騷之役吾以為為成屈瑕之禍者在較而不在蒲騷方伐鼓之移屈

敗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苟又挫於敵人必思昔以用人言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為戲矣彼既見其謀之驗忘其幸而矜其能心口相語譬昔蒲騷之勝借曰聞廉之謀今采樵誘敵之策其亦謂廉教我乎此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遂其荒谷之繇也屈瑕之死生在於伐絞之勝敗弱之於先而陷之於後庸非天欲斃之乎符堅之治秦一則王猛二則王猛猛之死下詔以新失宰相置觀以聽訟至晚競也雖踵而振彼西域之捷交至其心始縱謂天下之宰止此耳猛雖亡吾豈不能獨辦乎迄自用而致肥水之辱獨若猛死之後其

古論大觀

卷九

六

昔者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者何哉夫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卿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軍不能匡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以爭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

古論大觀

卷九

六

季札論

蕭定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響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與歎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鈞深致遠之旨烏可窺其津涯而窺其牆仞哉是知讓之為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文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臧之義非公也執禮全節使國寡君弑非仁也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也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感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而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及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

古論大觀

卷九

七

吳季札論

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狗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于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于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闕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君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得謀於康室專諸無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身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舉慮危戚鍾易若以蕭牆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慕哀死事生孰與先繫而動泊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察已而遺

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附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古論大觀

卷九

七

吳季札論



季子論

王安石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哀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為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為親之後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為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心則以謂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者則當忍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今將命

古論大觀

卷九

季子論三

而聘既聘而返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為不足而害於使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為之盡禮也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周吳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為之盡禮則近於棄仁義薄

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孔子猶以為不足觀也況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為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古論大觀

卷九

季子論三

伍子胥論

蘇軾

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以區、之學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為子胥之罪以不彊諫勾踐而棲之會稽為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治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終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子

古論太觀

卷九

古論太觀

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彊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越論

蘇軾

吳以蠻夷爭盟上國凌蔑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勾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而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彊無闔閭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殘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羹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蓋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桓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強北征失策而死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古論太觀

卷十

一

范蠡論

蘇軾

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敢歛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靜無為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烏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仲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古論大觀

卷十

范蠡論

三不欺論

王安石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為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為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為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雖堯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耻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敢欺豈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雖堯以丹朱稱於前曰冑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

古論大觀

卷十

三不欺論

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平漢更不能廢民以為西門君所為不徒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古論大觀

五

三不欺論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昔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僞為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豹為鄴也人不欺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煌圖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偏陋齊伏義為城池倚仁為千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與難形檢妙用心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陽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役智利物歸射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霸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脩誠而棄智誠未至而致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

古論大觀

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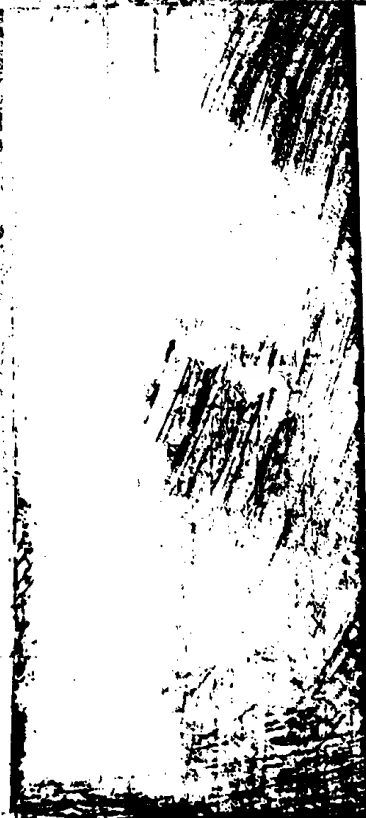
六經義疏

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効一之日二之日刑
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敬而
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以寬濟猛
同二氣之和平自邇陟遐此三才之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
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姑定優劣直論先
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官論文觀

卷十

七



封三晉為諸侯論

司馬光

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謂禮紀綱是
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內
兆民之衆受制于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
服從者豈非以權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
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以承貴上之使
下猶腹心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
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
職莫大于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

官論文觀

卷十

八

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
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
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
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
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
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于分也夫禮辨
貴賤序親疎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
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
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

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
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名不正則民無所措
手足矣夫繁縷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行也而孔子先之
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主于微而
成于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
其著而後改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故其著則竭力而不
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
分莫大于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
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十喪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
古論大觀 卷十 九射書
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
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請隧于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
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亦何請焉
文公于是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于晉滕以周之
民則不衆于鄭昔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
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魯田常之
于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于晉其勢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
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于名犯分而天下共誅
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

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
于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雖欲勿許
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強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
禮則不請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請于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
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于天子而天子
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于
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
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者杜稷無不泯絕生民
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古論大觀

卷十

十射書

七國論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邪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夫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

常論大觀

卷十

十一

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疆弱勝負已判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

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天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常論大觀

卷十

十一

七國論

何去非

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而天下無至於必可并六國有以拒秦之勢而秦遂至於不可拒者豈秦為工於斃六國耶其禍在乎六國之君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離故也秦之為國一而已矣而關東之國六焉計秦之地居六國五之一校秦之兵當六國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擅其雄強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據形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而蹈其膺背於是股之下故也使六國之君知夫社稷之實禍在秦而相與致誠締交戮力以擯秦耶秦誠巧於攻闕則亦何能鞭笞六國使之駢

古論大觀

卷十

主七國論何

首西嚮而事秦哉又況得以一二而夷之也蓋其不知慮此凡所以早朝而晏罷者皆其自相屠斃之謀此秦所以得收其弊而終為所擒也蓋六國之勢莫利於為從莫害於為衡從合則安衡成則危必然之勢也方其為從於蘇秦也秦人不敢窺兵函谷關者十五年已而為衡於張儀而山東諸侯咸被秦禍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權卒至於地盡而安為墟六國固嘗收合從之利矣然而終敗於為衡之害者其禍在乎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離故也所謂戰所可親忘所可離者秦人稍養食六國而并夷之則關東諸侯皆與國也宜情親勢合以謀抗秦然

而齊楚自恃其強有已吞燕趙韓魏之志而縱秦之禍燕趙韓

魏自德其弱有疑惡齊楚之心而背秦之威是以衡人得而因之散敗從約秦以氣恐而勢喝之故人人震迫爭入購秦唯恐其獨後之也曾不知齊楚雖強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獨在乎韓魏也韓魏者寔諸侯之西蔽也勢能限秦而使之無東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後此秦之所忌也使齊楚燕趙審夫社稷之實禍在秦而知韓魏之為蔽於我委重國而收親之固守從約併力一志以離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於六國則六國之師悉合而從之則秦甲不敢輕越函谷而山東安矣

古論大觀

卷十

主七國論何

或曰韓魏者秦之錯壤也秦兵之加韓魏也戰於百里之內其加於四國也戰於千里之外韓魏之致秦兵近在平一日之間而其侍諸侯之故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韓魏既勝而歸休兵則四國之垂微者尚未及知也今徒執虛契以役韓魏則秦人固將疾攻而方屢之是使二國速被實禍而齊楚燕趙逐居齒寒之憂非至計也噫齊楚燕趙之民裹糧荷戟以應秦敵者無屋歲也然終不能紓秦患於一日四國誠能歲各更其國之一軍命一偏將提之以合戍韓魏而佐其勢則是六國之師日萃於韓魏之郊仰關而伺秦秦誠勇者雖白馬而招致固不輕出

而以腹背支敵矣夫蘇秦張儀雖其為術生于揣摩辨說之巧人皆賤之然其策畫之所出皆足以為諸侯之利害而成敗之蓋蘇秦不獲終見信於六國而張儀之志獨行於秦此六國之所見并於秦也嗟乎使關東之國裂而為六者豈天所以終相秦乎向使關東之地合而為一以與秦人決機于韓魏之郊則勝負之勢蓋未可知使齊能因其資而遂并燕趙楚能因其資而遂并韓魏則鼎足之勢可成以其為國者六是以秦人得以間其懷而離其交終于一二而夷滅之悲夫

古論大觀

卷十

十五 戰國新評

戰國任俠論

蘇軾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存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風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三代以上出於粵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

民不滅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事平乘蕭何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抑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古論大觀

卷十

十七

六國論

司馬遷

太史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山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矜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管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誣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割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卜國僻遠諸夏賓之北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

古論大觀

卷十

十八

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謀早而易行也學者幸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敏道以與以耳食無異悲夫

古論大觀

卷十

十九

六國論

六國論

蘇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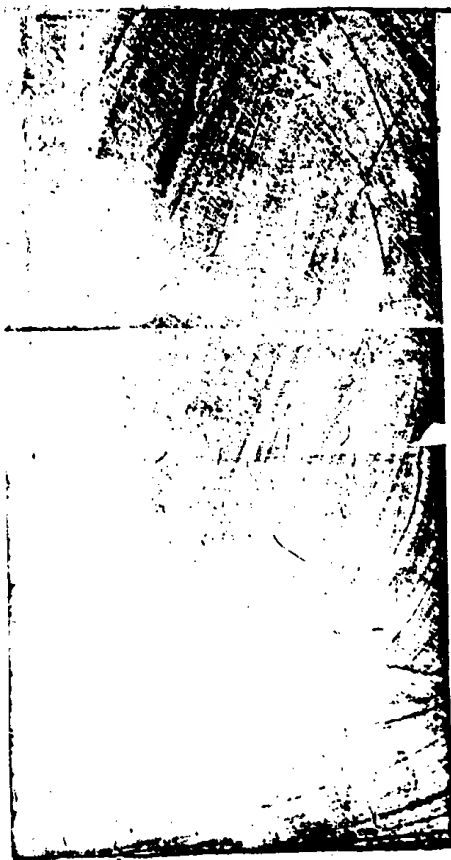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諛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

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
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
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削以趨
于亡為國者母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
弱于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天下而從
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六國論

蘇轍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
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
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
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
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
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
也韓魏禦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
韓魏也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韓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
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
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于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
人之國都燕趙拒之于前而韓魏乘之于後此危道也而秦之
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
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
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韓魏折而入于
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于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
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敵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
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



古論人

卷十

主六國

國因得以自完于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
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
休息于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
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
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稱伺其隙以取其國可
不悲哉

秦論上

羅 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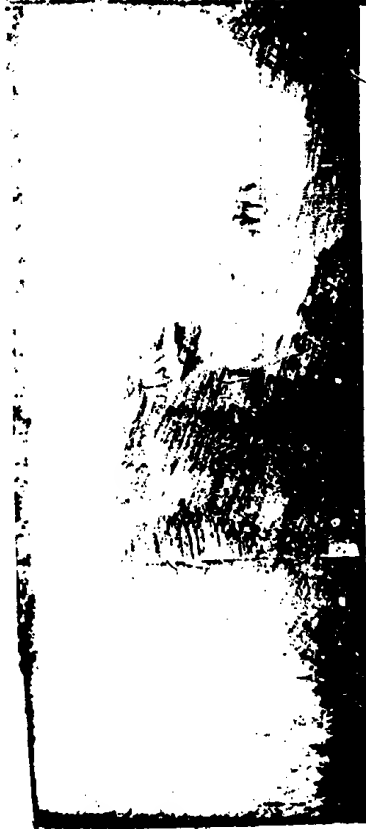
亡秦者不在胡亥趙高子嬰亦不在始皇亡秦者李斯也胡亥
固亡國器也以秦校之者過也趙高不幸秦豹之瘕左右者不
圖則固強其主矣子嬰立于已亂四十餘日而亡考其行事不
無庸主之材其猶坐四屋之間環火已熾雖有救火之術故設
何由哉始皇雖不以仁義死之日天下無事民為擇君但其遺
詔不行於斯耳李故有名天下臣主相得六國既平不能于此
時推廣使秦修帝王之道固亦失矣及始皇外崩姦臣謀亂反
不能于此時制變為存秦之計卒使趙高得行其謀胡亥極其
惡于嬰孤死于蒼黃之地始皇失賢嗣遂暴惡于後世秦氏之
兇以不食者李斯之故也然則趙高之際為李斯者義匪素何
奔蒙恬立扶蘇為國討賊以固其社稷可也當是時蒙恬與扶
蘇將三十萬之師屯上郡蒙恬之威外震匈奴內信秦國三世
積功兄弟忠信尊用于世扶蘇長子直諫不出雖然始皇故知
之所以無詔封諸子而獨書與扶蘇欲以為嗣雖天下之人皆
知其賢而以為當立故陳勝吳廣作亂乃詐托公子扶蘇以從
民望向使李斯以蒙恬之威舉其兵以扶蘇之望令天下而誅
一趙高豈難哉哉臣既誅恬斯乃復相與盡其奸輔賢明之主

以寬靜天下秦不亡矣不唯不亡且將與斯不稱出此孰長
害怵懾于傾危之際使秦有殺適立庶潘刑罰法殺君亡國之
惡窮天地而不振者幸斯之故也悲夫

古論大觀

卷十

三玉秦書



秦論下

羅 衮

或謂衮曰子言秦亡與存秦之計明矣吾聞國之興亡乃有天
命設使李不失其計秦果不亡乎衮曰吾雖不言天其實天之
道子雖稱天以問我而未識天之說夫所謂天者乎無私也故
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君人者有德天則贊而興之無德則革
而亡之興亡之命在乎天而所以興亡在乎人也商書曰夏王
弗克庸德慢神菅民皇天不保監于萬方故迪有命眷求一德
俾作神主此言桀不能常有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天下不安
桀之所為乃廣視萬邦有堪天命者則開而導之以湯有純一
之德求使代桀為天地神祇之主也故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
祐于一德二世無德為所以亡之道天是以革而亡之使扶蘇
果立則固有德為所以興之道天必贊而興之矣不當奪蘇與
劉代夏以商也或曰李斯之失當責其不任職雖曰不忠不智
也子加以亡秦之誣不亦重乎衮曰吾豈欲加諸斯也蓋聖人
之道不得易焉昔鄭公子殺靈公也謀于子家子家權不足以
禦亂懼禍而從之春秋以首惡故書曰鄭公子歸弑其君夷
類也子欲易聖人之道乎哉

秦論一

燕 軾

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必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必法章立君王后左之秦猶伐齊也法章必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之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材而秦伐之建之不材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彼兵夫秦欲

古論本觀

秦十

重二不秦論

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湊吏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必間取三晉三晉亡齊益發、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放故一國亡而齊亦虜不聞歲如晉取虜虜也可不謂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版兵空虛之秦

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以漸故齧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齧齒也可拔遂挾其口一板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逃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鄢郢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逃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而堅不幸耳

古論本觀

秦十

重二不秦論



秦論二

蘇軾

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連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疆家世卿者以曾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成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罷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後張子

古論大觀

卷十

秦論

張子房以為不可世卿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卿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必以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子兄弟相賊弑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

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古論大觀

卷十

秦論

秦論

司馬遷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乙丑日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
三并兼八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
政令范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貽參伐佐攻
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沒胡亥極愚鄴山未畢復作阿房以
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
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我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驚
不虐亡罪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

古論大觀

卷十

三秦

馬

嬰度次得嗣冠王冠佩華絞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
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
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
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其人翔霸上素車嬰組
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
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
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也秦之積聚天
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貢一日之孤
誤執俗傳秦始王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

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鄒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
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悔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古論大觀

卷十

三秦

馬

秦論

何去非

兵有攻有守善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彊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却之也圖拒以却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為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及亡然而使其知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為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為卿日堂堂黑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崛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天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驚以嬰四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衆揚袖

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關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為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於咸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為救敗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為不知杜成臯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臯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為兵亦踈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為秦役矣漢無可叛之衆而天下之民無至於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為漢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識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使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秦論

陳傳良

周蓋千八百國春秋之際其存者百七十餘國已而併而十二
 又併而七也其七也非復盡春秋之舊也已而又折而一於秦
 嗟乎自千八百而至折于一天下之毒極矣而六國之際其兵
 無日不連于境其民父子兄弟不介而廬聚者亡幾也而不問
 有匹夫之禍匹夫之禍則起于秦何也自周之媚夫民也而天
 下之權重于君雖其始也敢疑于上而不敢疑其大也敢議
 而不敢怨又其後也敢怨而不敢為亂嘗觀詩風雅之變苦刑
 政之苛因賦歛之重詬譟憤懣宜無所復懼而婉孌擊幽皆不
 敢暴其過通乎六國遂于縱橫之相持而切于存亡之相與
 戰皮敵則可以復亡故其民猶出其力以紓上之急寧死于將
 而無寧為虜則亦周之澤不忍亂者猶在也秦之興以周之衰
 其民欲無厭而狎侮其上君之威靈屈而不足以震感其下以
 制其命必君也極其尊民也極其卑而後可以錮天下犯上之
 心故先秦之法尊君而卑民者已甚噫秦之民不國之民也嘗
 觀其果公書于楚人泣涕于懷王之卒楚人死不帝秦則其
 國聞于不仁之號稱所以併天下而難于沮之也如此一旦以
 六姓之遺黎無故而虜于不仁之秦則夫英雄受侮之士趨於

原缺

秦論

劉琬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
 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為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
 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已外
 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
 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已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
 之強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散長之術
 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
 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官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
 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
 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夫
 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勳而後民知事君敬
 畏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
 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術欲有立而先立毀今或怨秦
 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通秦論上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卷十秦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卷十秦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卷十

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呾隸之人戍邊徼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諠成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北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

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峭幽為官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史記卷十

卷十

四十 秦始皇本紀



過秦論中

賈誼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
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殄今不行
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
秦南面而王天下是有天子也既元之民莫得安其性命
莫不虛心而仰上也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
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
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戰

史記卷十

卷十

四一 過秦論

國帝王夫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
孤獨而有之故其無可以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
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滯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
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三世立天下莫不引領
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望於新主之
賢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卿使二世有庸才之行而任忠賢
且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
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
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廢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

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
自新更節脩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
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
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
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
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
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
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
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
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
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
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

古論本觀

卷十

通泰論下

通泰論下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繹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
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
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閤長戟不刺疆
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大擾諸
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卿將而征東章卿因以三軍之衆要
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籍
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
廟之祀未嘗絕也秦地被山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
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嘗為諸侯雄豈世之賢哉其勢居然
也且天下常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
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
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逐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
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
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
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
息民以待其敵收弱扶疲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收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

古論本觀

卷十

通泰論下

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
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
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
忠言未卒於口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
立箝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諱天下
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
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
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
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
古論
卷十
四四
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
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
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
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秦穆公謚謬論

皮日休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為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
為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聞者將死而方收噫其亦
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擊擊之不善天下之民捕虎以為
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絲絲之不續天下之民操禹以為功夫
如是擊之與絲是高辛唐堯誠用之也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
之人民高倍之如是况先置者耶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奚齊卓
子之死餘童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
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也皆足以相人國如先
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子成周宣化于汾晉而穆
公反取公子繫之言乃置先夷吾是為惠公公之入也背內外
之路誅本立之臣蒸先父之室故生民與誦死者無報卒身獲
于秦而子殺于晉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抑秦人之罪耶夫
穆立八年不善而去絲用三載弗續而誅况晉惠公之在位作
宗廟之蠹竭為社稷之根莠一立十五年其為害也大矣今之
學者以秦穆為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為定

始皇帝論

蘇軾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擄撓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其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于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濶難行之節

古論大觀

卷十

史記卷一

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于迂濶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蓬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札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于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濶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于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廢諸侯破

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無札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札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篆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于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靡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于詐也悲夫

古論大觀

卷十

史記卷一



始皇論

蘇轍

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污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天人之必爭強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強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八世而得太戊自太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是時雖有強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諸侯亡者已十

論衡

卷十

四八

八九矣自大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威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待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強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威文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萬古諸侯基布天下根植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

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

並建子弟而名

譬如乘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

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封諸子立者夷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

用豈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古之

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之所去不可以強反今秦之郡縣豈非勢之所至也歟然秦得其勢而不免於滅亡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徭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

論衡

卷十

四九

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降者也



秦焚書論

馬端臨

按秦雖出于西戎然自非子秦仲以來有國于豐岐者數百年春秋之時盟會聘享接于諸侯秦誓紀於書車鄰小戎之屬列於詩其聲名文物蓋諒然先王之遺風矣今下令焚詩書而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則秦誓秦風亦秦記也獨非詩書乎李斯者襲流血刻骨之故智而佐之以人頭畜鳴之偽辯因世所羞稱者然斯學於荀卿之道蓋祖述六經憲章仲尼者也足其初亦自儒者法門中來然則始皇既非聲教不通之編夷而驟有中華李斯亦非椎朴少文之俗物而盲處高位乃今以焚滅

十

十

十

經籍坑焚儒生為經國之遠猷者其說有二曰愧曰畏愧則愧其議已也畏則畏其害已也自載籍以來詩書所稱桀有暴德而天下歸殷紂有暴德而天下歸周幽厲有暴德而周室東遷幽微浸滅五伯迭興七雄分據始皇既已習聞其說矣今雖誅即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而其所行則襲桀紂幽厲之跡耳夫豈不自知之而儒者記纂明以語人曰如是而興如是而亡不啻燭照數計龜卜而示後來以軌範蓋始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自夫子歷聘列國孟氏以儒術游於諸侯思濟天下之溺而引時君於當道者至秦也繼而蘇張之徒專以口舌干時君雖

其所持者詭遇之術妾婦之道與孔孟之學殆黑白薰蕕之相反然其汲皇、求以用世之意則類也而范雎之於魏冉、澤之於范雎皆逞其辯口扼其吭而奪之位於是士生斯時皆以讀書游說為可以得志而取高位李斯亦以說客進身者也故韓非入秦以策干始皇則忌而誅之天下豈無尚如非者欲晚其後乎蓋李斯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詩書百家語之在人間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蓋亦知其本不可廢也罷侯置守者私其土地於已也焚書而獨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經術於已也主相之心務欲滅經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

十

十

十

之弟子以為鞏固不拔之計然陳勝項梁項籍劉季之徒本非有祖述湯武弘濟蒼生之夙志俱以麗於禁網遁跡亡命出小醜亦非有文墨詞辯是以傾動上聽徒以少習深文依於伎恐故陷扶蘇蒙恬戮諸公子夷李斯如出一律蓋犯法而作亂一陳吳劉項也倚法而作教者趙高也然則懲秦七廟而具斯五刑者非詩書也乃秦之法律也

坑儒論

賈至

昔秦威彘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者鱗集焉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冤骸積於空谷流血染於泉壤緇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嗚呼秦皇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國掃天下以一簣艾群雄如寸草建官罷侯大權在已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有君斯之盛也夫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以正業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寸以取而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遵六經之訓訓用三代之文質則唐軒盛矣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意乃欲盡先王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難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忌也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為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官室儒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傍師四夷儒以有過議賢秦則刻法峭刑賊虐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知播棄典墳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

秦銷兵論

馬端臨

按班史以銷鋒鏑弛武備為秦之所以亡然愚以為秦之亡非關於兵弛也當時盡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為纖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戍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徒卒壯士虛耗於無用之時糜爛於不切之役蓋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吏卒繇戍屯使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邯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

秦論大觀

卷十

五十五

秦不絕儒學論

鄭樵

陸賈秦之巨儒也郡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千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齊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之後而魯為守節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坑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觀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固為全書矣何常見後世有明全易之人執臣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為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聲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已來書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古論本觀

卷一

五十五 秦不絕一

秦非閭位論

歐陽修

謂秦為閭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秦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王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昆蟲共害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惟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遜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四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西滅諸戎拓地

古論本觀

卷十

五十六 秦非閭位一

千里其後開東諸侯強備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
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
于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
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於力勝至于始皇
遵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順法而少息其制度文為
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仁不過如桀紂
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秦本紀

卷十

秦本紀第二

秦不用仁義而亡論

蘇轍

三代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遠巡於廟堂之上而諸侯承
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
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畢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
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許不言非力不
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況於
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陲與戎狄雜居處以疆兵富國為
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為國者亦猶是耳詩曰
燕饒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燕饒之方盛也蒼
蒼其強勁而不宜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於
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立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
哉然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祖於為利而不知義至於商
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
之君臣以為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
里帶甲數千萬雖使齊桓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
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
以服之孟子遊於齊梁以此于其君皆莫能信以為詐謀奇計
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

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齊王後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齊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未嘗受兵而況於力行仁義中心惻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被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卻猛獸虛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為眾試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誰與共守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勝敵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古論大觀

卷四

魏文侯



商鞅論

蘇軾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什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聞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廢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耻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彊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敗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教本力穡之功非鞅流血剝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



馬何我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獨
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
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弘羊之
術者必先鄙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導以天下適已
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鹽乳烏喙而縱
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
其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
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効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
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知者皆是也然而終不
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木牛 商鞅弘羊

商君論

陳思道

士之為善終其身則善不勝言也其為惡也亦然故君子論其
大焉先王之法義而議公孫鞅之行治莫非罪也而論其大者
有四焉鞅之術屠也政其具也故政不行則屠秦之民政行則
屠諸侯之民去殺則無行焉夫愛人者人愛之惡人者人惡之
則屠之者人豈忘之也而又導之以殺驅之以戰則民知殺而
已懷殺人之心操殺人之具以事其上其不亡者昔未有也故
其利足以蕪諸侯而其禍亦以亡秦此所謂白晝而攫金者也
金則得矣而身隨之愚者不為也鞅之亡秦其罪一也政以保
民也而殺以行政化以革姦也而姦以成俗用秦之民如牛馬
然市無完人道有流血鞅之賊民其罪二也君不惠不善而惠
無其志志者適道之源也孝公雖未善抑有志矣因其志而導
之猶順流而下也而鞅損而小之蔽其良心遂以傑惡百世之
後名為暴君談者不置也鞅之賊君其罪三也鞅誠用趙良之
言捐國去位興賢以易政作德以變俗豈徒安秦所以安其身
也猶已怙終卒車裂之鞅之亡身其罪四也夫四罪者人有其
一王者之法不待教而誅而鞅具之耶是故秦伯者之罪人而
鞅秦之罪人也始鞅之說孝公以王道而不用也說者謂其舍

卷十

六子論商鞅

已從人苟合者也是不然夫懷璧以通市其價百萬而償以萬則買者不售也若石則舊之矣鞅之所懷石也而市之王耳故其價易當也王者之法政以成天下之務者所以治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王道之始也成天下之俗者所以安也故曰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道之終也而鞅以謂王者之效不及其身數十年而後見其不知也明矣夫王帝皇者古今之異號耳而鞅以謂有帝道焉有王道焉其陋甚矣而始說之以王道者豈小人之心歟所用乎上以探主之意又以堅其意下以引就其說又以拒人之說也則聽之者可不察乎夫孝公之用鞅也以國聽命以身受教威福並至而不忌朝無公臣而不疑刑及骨肉而不怒毀著通國而不奪故鞅得終其術謂可善用矣以用鞅之道而用賢其王可立而待也當是之時子車在鄒子休在楚不為無賢也遠者所不知而趙良之近而又不知可不惜哉是故有國者不患不能用人而患不能知人也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有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德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忍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重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天夫不忍殺人而不

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朱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秋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害殺人過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泥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朋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愚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哀至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愚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古論大觀

卷十

五

中書省秘書監丞

王翦論

蘇轍

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為相單語趙奢曰非吾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匣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疆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為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解之薄則刃不斷無鈞單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為鈞單鐔蒙須之便焉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歎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城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陣之間為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古論大觀

卷十

六

上

茅焦論

陳 轅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為最曰有諫者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逢耶殷無比干耶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逐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為難矣昔龍政吞噬羣雄以取天下蒙暴奢修古初無先故非必為而諫必拒當還太后於雄有及泉之誓凡諫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聞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內視虎狼永飢渴鑽諤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還善而從其言由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怡

茅焦大觀

卷十

茅焦論

而再交諫諍之路塞而再啟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狗忠亦諫者之職然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為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矣

趙高論

蘇 軾

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僞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恬恃權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濟河山川尚有人也而遭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教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之治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臣

趙高論

卷十

趙高論

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微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鞠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黨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固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

李斯論

蘇軾

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李斯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與以夷三族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謂鞅堯舜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其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秦法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不敢復請亦知始皇驕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為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

所論大觀

卷十

李斯論

改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夫以平易為心忠恕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什禁止益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鞅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劇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鬼神雷電之不可測者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

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寧死與反而已李斯之知蓋足以知扶蘇必不及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之果於殺者

所論大觀

卷十

李斯論



秦楚之際論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被
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
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一興積善累功數
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
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
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
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二
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
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耰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延
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卿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
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
聖乎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卷十

又六九 論秦楚之際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一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楚懷王論

陳道

楚懷王之主也天將以與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止楚乎夫
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
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于秦
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
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
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為懷

古論大觀

卷十一

一 楚懷王論一

王為能右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
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
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
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
他而豈料其賢能如是耶始而為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為天下
之義主始以為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
弊弊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
以為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為辭也故自三
軍編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

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為楚也而祇以為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為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為者亦天也

古論大觀

卷十一

二 宋義論

宋義論

劉彥冲

宋義提兵救趙至安陽不進曰秦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而西必舉秦矣此萬全之策也項羽殺義奪其兵破秦義乃沒沒無聞誠不幸也羽雖勝秦然其計猶出義下羽知秦兵銳甚戰難必勝故渡河灌舟破釜燒廬舍以必死期一勝豈不殆哉羽雖一勝而秦兵尚衆會章邯與趙高有隙遣人約和羽乘其狐疑又破之竟以糧少與之約和及坑秦軍猶二十餘萬人夫邯軍亦精銳羽之所將非其敵也羽必死之戰乘軍邯狐疑之際僅能服之其難也如此非萬全之策也初秦兵破周章田儼等項梁乘其散破之梁輕秦有驕色故義知其必敗也義又歛衆其散故以趙關秦范增之謀深矣不以義為難者勢當然也秦不救韓魏周臣夫以梁委吳蓋用下莊子刺虎之說也噫羽既據功名之會故義乃沒沒無聞誠不幸也

古論大觀

卷十一

三 宋義論

陳涉論

賈誼

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阡棘之人
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
富驛足行伍之間而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
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
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
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
君鉏耰棘矜非鈞戟長鎚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嚮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
相及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較長策大比權量力不可同
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衆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
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官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
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古論大觀

卷十一

中興書

孔甲論

劉彥冲

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俱死史稱涉起匹夫不滿歲而滅亡其
事至微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
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劉子曰孔甲誠怨秦而思發憤者然
使甲知涉不滿歲而亡甲必不輕與之也委質爲臣與之俱死
在搢紳先生豈細事哉蓋甲之知不明不知勝之不足與也勝
初入陳便立王號其志不廣矣張耳陳餘皆諫止之不從則引
其權以去知勝之不足與也又務考殿屋帷帳之盛彼傭耕者
見之猶譏誚之甲曾不知傭耕者若知其必亡徒以怨秦與
之俱死此特匹夫之發憤耳

古論大觀

卷十一

五

項籍論

蘇海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曾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干垓下無憾也吾于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于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于此

古論大觀

卷十一

項籍

時若愚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徘徊河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備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非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白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于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

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熊據其穴搏

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則碎于熊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牧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

古論大觀

卷十一

項籍

險不可出其出不可繼競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為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于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項羽論

司馬遷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今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卷十一

八

項羽論

陳傳

昔者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卒敗楚。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氏。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夫變之來也無常，而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變之來也無常，則不可以逆定；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則形索而計取也必不。及是故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詩曰：魚網之設，鴻則罹之，網以伺魚也。而顧以得鴻天下之事，又馬用專於其所圖，而淫怒焉以逞哉！夫專於其所圖，而淫怒以逞者，則必有所不可支者。根之於其不意，昔秦復滅諸侯，其所憂者六姓之通士也。於是而不愛重寶，致天下之豪傑而殲其黨，始皇之為計亦密矣。而不知秦者，則刑餘之弄臣而卒亡之者，皆其不虞之斯祿成卒也。高帝受天下，亦惟韓彭黥布易動而難蓄，三人允宜於果無事而祿廢之，屏弱幾盡天下，孰謂秦漢之盛而忌此族哉？由是觀之，患不在於縱敵而多殺，無益於弭寇。故先王無盡敵之術，而有無敵之仁，非其佚寇之為虞，而惟速寇之為懼。蓋以吾惟致力焉於此足矣，而掩詐以墮，雖而幸其不吾覺，則亦不敢知也。抑嘗觀書至於周公之命微子，乃曰：

弘乃列祖為和作式且以新造之周於未盡亡之商而侯其賢
子則錮之之辭隄防之具也宜悉而周公勸之以祖若不屑於
留天下而欲其復商之舊云者至於所畏則無告窮民而其勢
不能患乎上者嗚呼周公可謂知所畏矣彼范增者滋羽之暴
徒欲斃漢於一擊吾恐項氏之憂不在沛公而在肘腋之間也

古論本觀

卷十一

十

項羽吳王濞

項羽吳王濞

陳傳良

天下之大利非利於小者能圖之也圖天下而利於其小則終
不足以有就何者所安者陋焉能及遠見其食而貪焉是不過
飽其欲則已矣昔黠布崛起淮南薛公遂揣其必無上計高帝
一見陳豨次知其為易與蓋以布驍山之徒必甘心於長沙而
無後慮豨不能守邯鄲而負澤水其志固已狹矣豨雄盜賊之
所蟻不得志於大也其惟利於小而害之也哉故項羽捐關中
之勝而榮於婦故鄉之楚吳王濞不移洛陽用武之地而秦於
食梁以辱其資君子已知其不能為矣人皆咎羽却韓生之謀
豈獨百將軍不能用以愚觀豨等子之計行亦僅足謀吳項之
死而已焉能使之得志乎以羽之淺中其易盈也如此豈復有
王者之量哉得全閭而居之亦不保其不踴躍而東也以濞之
冒於一逞而急於徇地之利雖至洛陽亦豈能安食教倉之粟
以徐應漢軍之懈哉猶將疾馳而嘗試之矣嗚呼羽日躍而東
漢以其銳疾馳而嘗試之是豈足以當高帝百戰百敗之忍捷
條使堅壁之守哉不失之彼則失之此利於小而克有就者未
之聞也昔重耳之亡至齊而遷安從者力以為不可劉季入秦
一無所貪范增已信其有大志自古覘人之成敗者其說益少

漢用陳平計間謀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易為以此去執易曰知幾其神乎請曰羽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戾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於物必先腐也而後蠹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開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遺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細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

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范增論

陳傳良

高祖畏范增幾為所禍者數也范氏在豈真足以帝楚者哉君臣之間非其相濟不足之患而推其相正以裁其過之難項氏之覺惟其暴也力疲於戰勇衰於屢逞而恩信失於好殺是雖羽之所以取亡而增也又佐而決之猶御奔馬且疾鞭馬汗而不知止以速其速至焉有不敗者哉是故亞父未去楚亡兆矣何者其銳畧盡則其末固易與也蓋嘗論之羽雖悍戾猶有可感而入者欲坑外黃而愧於舍人兒之一言欲烹太公而悟於項伯之微諫則戮子嬰弑義帝斬彭生屠秦二十萬衆亞父獨不可以長試曉之耶不惟不曉羽意者增實教之也觀其始末勸羽自息攻之外無異策是所謂以火濟火也使增之計一行而楚果亡漢則羽又一秦也增又一商鞅也天下豈能久安楚也哉管仲相桓公桓公好內嬖而管仲亦三歸桓公姬五公子爭立齊亂者累世君子曰齊之亂管仲為之也仲不約公以禮而滋其淫君子咎其亂齊况增怒羽而虐其民則斃楚之咎非增其誰耶陵之役范夫子不欲戰蓋憂厲公之侈將以全晉也高帝之所以勝亦蕭何留侯全之而已其遷于南鄭與淮陰自帝王有所不能忍者向微二子幾以怒敗而增則欲疾攻恣

殺以就慄悍之項羽豈所以全羽者乎凡血氣盛於年少而志量淺於更事之不多增以垂老謀楚而暴不減籍若其尚壯始將九馬鳴呼是雖高帝之所畏吾意蕭相國留侯未嘗不笑其疎而墮於其畫也哉

范增論

卷十一

十五范增論二

楚漢論

何去非

王天下者其資有三有以德得之有以力并之有以智取之得之以德者三代是也并之以力者秦人是也取之以知者劉漢是也蓋以力則不若智之勝以智則不若德之全至於項羽之爭天下也其所執者為何資耶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其於智力之資又皆而亡焉而後世之議乃曰項氏其亦不幸過敵於漢而遂失之嗟夫雖微漢高帝則羽之於天下固將失之也漢王之於智蓋踈矣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項王之於力當強矣以其不知真力之所在此所以亡彼項羽以百戰百

古語

卷十

本義

勝之氣益於一時手裂天下以五霸傑而爭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觀其所賴以為資蓋有賴乎力者矣雖然彼之所謂力者內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衆之勁搏拚決戰足以吞敵人而已至於阻河山據形便俯首東瞰臨制天下保王業之固遺後世之強所謂真力者彼固莫之或知也是以輕指關中天險之勢燔燒屠戮以寓其暴卒舉而遺之二三降虜及懷區區之故楚而其榮其歸乃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能知者此特淺丈夫之量安足為志天下者道義後之數羽之罪者皆曰奪漢王之關中負信義于天下此所以亡

嗟夫使項氏無意於王而徒奪漢王之關中則其得罪於區區之信義可也如其有意於王而奪之是得計也唯其知奪而不知有此所以亡耳古者創業造邦之君而為是之為者可勝哉我韓信未釋垓下之甲而高帝奪其兵不旋踵而又奪其齊然而智者不非而義者不罪者以其為天下者重而負人者輕故也是而不顧意氣之微息而全社稷之大計也漢高帝挾其在已之智術固無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歸之者蓋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則天下之智皆其資也此所謂真智者也又其所負者帝王之度故於其

古語

卷十

本義

而遷也則曰吾亦欲東耳安能聽悒久居此乎此其與項羽異矣雖然使無智術之士以主其謀則天下之事亦去矣方其入關乃封秦府藏還軍霸上其畫婉矣乃怵於妄議一旦拒關無納東兵以逆其衆集之鋒幾不免於項氏之暴使遂卑而驕之當能舒徐拱揖以得項王之懼心與枕而王關中撫循其衆徐為後圖則天下不足定矣幸而猶復漢中之遷因思歸之士并三秦定齊魏收信越以興項王親角者數歲僅乃得之向使項羽據關而王驅以東出使與韓彭田黥之徒分疆錯壤以弱其勢則關東之士尚可得而養我信手王者之興固有所謂驅除

漢論上

石介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并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射鄉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孤獨鰥寡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循襲秦之政而并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射鄉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官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通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于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為之政商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也也以

古論大觀

卷十一

二十 漢論石上

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也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其始何如此其盛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建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古論大觀

卷十一

廿一 漢論石上

漢論中

石介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羣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儀以為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濬哲英威肅武其資材固不下乎湯禹與文武道之使為帝則帝矣使為王則王矣方乎平定禍亂思為漢家

古論宋觀

卷十一

世二 漢高祖石一

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遠舉帝皇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通於政教格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之乎乃齟齬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根略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勲德漢家比蹤三王為不倖可惜也哉初蕭何為相天下未甚乂而何死曹參代之參以為蕭為之規當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優惠帝求治參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為已

太平國僅立法式為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脩者脩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既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古論宋觀

卷十一

世二 漢論中石二

漢論下

石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降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服周久矣若秦甚矣秦之政極弊也民得而極弊也唯使

古論大觀

卷十一

帝制論下

堯舜禹湯之政非如桀紂之深閭可畏也既得而極弊而得適非極弊人皆樂從之也况使從三王太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和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貧民未有疆凌弱民未有衆吞寡民未有大并小因定之經界因為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動國未有土米之耗因為之什一之法固立之中正之道國開用乎封建以

古論大觀

卷十一

世宗論下

戰之射卿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為漢之民為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愧耻若達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亦澆漓矣且能以堯舜致其君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遺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暨曹相國不亦偏乎曰易之卑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曆明時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曆明時正位凝命之機也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至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得無亂乎需者已連田萊地矣疆已凌弱矣衆已吞寡矣大已并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林不息內畜嬪侍外耽畋遊殫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國其不為乎故晁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為漢家乎則漢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兩漢論

蘇轍

古之聖人制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已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爭出其力以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何為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為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翦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鯁然曠四溟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

告論大觀

卷十一

蘇轍

治收天下之安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其君之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不放為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為無事乎其臣以為無事乎其君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于憚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天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為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已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弑天下之畏已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

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為變哉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僂首而奉其所為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為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為帝王當是之時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為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為名皆起而爭之終當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亡而操牧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為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

告論大觀

卷十一

蘇轍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為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爭心皆將驚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狹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眾也故曰祿之去公室三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五世矣而三桓之子孫微矣嗚呼公室既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所謂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

西漢論

司馬光

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其功之速如此何哉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自謂鎮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為不者外有宗藩之彊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皆稱慕而莫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遂其行事視秦皇何遠哉至其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辯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使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狼狽不明嬖幸盈朝陵夷至於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愚煩民玩兵罪盈惡積而天下叛之矣

西漢論

蘇軾

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而不用而置諸篋司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礪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轍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先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諫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後倖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謀其後愚者觀兩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

其土地申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
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衰嚮風兵事不試而王莽一
暨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
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
之者皆有嘗試噉噉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被天下如一身苟
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
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徂於富貴之勢尊卑潤絕而上下之
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
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
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爲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
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

古學大綱

卷十一

子孫傳

漢高帝論

蘇軾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
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
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
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
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之說則亦
惴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
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
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
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
得之嘗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
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
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
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與
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
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
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卑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終灌楚徒圖
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

古學大綱

卷十一

子孫傳

意之為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
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為計不已疎乎或曰吕后悍高
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育之計吕
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吕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
惠帝既死而吕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
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晉說而欲以
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
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
猶未悟以為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吕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
猶其怒而遠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
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告之者悲夫

漢高帝論

蘇轍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
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遺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
而其兵方彊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得秦明矣然諸侯
皆起於群盜不習兵勢陵藉郡縣徂於正勝不知秦之未可攻
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儼兵鋒所至
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
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畧盡矣然邯以為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
渡河北擊趙趙既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
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亦也
楚懷王遺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
曰項羽為人悍禍賊皆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城
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遷長者扶義而西告喻
秦父兄秦父兄若其主父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
許項羽而遷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
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遷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
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高祖論

陳傳良

天下未嘗一日無儒也而獨不見於高祖之世者何也德業坑
之禍而耻高皇慢罵之辱者然也是以甘焚秦燔其身而不
肯北面於瞻國京雅之地彼韓夫豈無感秦誅項之片謀輔劉
興漢之一畫也當是時紹蘭翠蕙之採薇不止商山之四老
也洙泗之餘風形於魯邦絃誦之間倦倦然知有亡國之守者
抑又衆也嗚呼儒者之道曾何負於天下後世也哉予嘗厭世
俗之論以謂高祖之興所當任者武勇之士如韓如彭如英如
盧皆一時鷹犬之徒是以卒能助成五年之功彼爭天下於撥

古論大觀

卷十一

高祖論

攘之間者非儒其衣冠所可能也吁無亦以伊尹周公之事而
告之也嗚條之師是誰為之牧野之師是誰為之東山之師又
誰為之使當時有周公伊尹之才而高帝止得其一維無韓彭
英盧百輩未缺乎漢也彼又豈知君臣分守之所以明紀綱法
度之所以立皆儒者維持之故向使無君臣無分守無紀綱法
度高祖自能為漢也哉固於儒者道化之中而不知道化之所
從出是猶終日食穀粟而謂無事于米糈絲身衣布帛而謂無
事於機杼抑不知穀粟若未和之所從出而布帛者機杼之所
自成也然則使高祖而不得儒者之功其效何以至此使高祖

為漢儒者之用其效又豈止此末年厭功臣擊之卒而儒

於叔孫通之儀候然知有天子之貴者亦儒之形似畧有以動
之也且叔孫通入果真儒也哉嗟乎高帝不用儒于草創之時
未害也而卒無以遺其後平勃之徒才有餘而識不足呂氏之
變向無辟疆之覺陸賈之說幾不見于流血也是以歷惠及文
而當時將相上循高帝之舊禮文之事尚猶多缺除及武帝求
才如不及而一時所得者自仲舒之外皆碌碌也然則仲舒又
果真儒也哉三篇之策畧可人意而春秋之學又流于災異之
談外此而求益不足進追宣帝中興一用文法峻吏執漢家之

古論大觀

卷十一

高祖論

制度而難以管晏之餘幼往視儒者為虛文無復有閑想林
壑之意謂任德教者為俗謂事鈞距者為良一時在朝皆務為
苛刻以迎逢其意是以末年元帝懲法律之弊純用書生貢薛
常匡竊儒者之號而居鼎鉉之貴卒成優游不斷之禍而世之
庸主則又從而咎儒吁儒何咎哉自高帝嬖罵之後而儒者已
不進自宣帝詆薄之後而儒者已無聞彼其所進者儉人耳儒
者之道端不如是其劣也迨至哀平之間此風蕩然足以王莽
成篡奪之志而滿朝鼠竄殆然以神器而授之人無敢問也推
是果誰為之劫者乎詩曰豈亦有此虎王豈不任貽厥孫謀以
燕翼于此數世之人也彼高祖不喜儒者之說而以此

高祖御將論

韓 洵

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其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之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驥驥者豐其芻糗聚其羈絡居之新閒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驥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推餉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驥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驥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愚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陳彭越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高相國當是之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

古論大觀

卷十一

宋王禹偁

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審哉知其才小而志小苟或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待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無

古論大觀

卷十一

宋王禹偁

漢高祖宣論

李德裕

荀悅論曰高祖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默遂至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脩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株數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學從諫如流引班固贊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其旨以為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微用儒生故以茲為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應其太

古論狀觀

卷十一

漢高祖宣論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劉氏其事順乎嘗試論之曰夫思治惡亂體國之常理去危就安宅生之大域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毫釐得失差於輿滅可不謂然乎煥夫高祖造漢鼎鑒亡秦宗族無尺寸之封子弟立虛空之地故眾枝莫助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肇於此矣又謂大業可以力取神器推於命歸思得攬四海以獨富舉百郡以從欲而外誘異端內疑成計及見羣心交沮偶語間興失悟天下不可獨理專欲不能蓋眾分利推愚先封雍齒然後將士歛手不懷反覆豪俊息慮知難搖動五等之制於是行焉既而鑒輅龍旂皆王室昭穆繡衣朱轂即功臣子孫君利世祚人安定主上敦子愛之情下結體信之至群后固犬牙之勢匹夫絕鳥合之舉此所以為計之是也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土踰隘防漏下權敵上都制方偶國過當啟陵僭之端怙強連交爭之兆賈誼痛其時亂晁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忿忌此所以為計之非也且夫中興之主不讓於基之勳成務之臣有高佐命之力故禮樂大備取惟新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觀乎孝惠既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

古論本觀

卷十一

漢高祖呂后五等論

哉當若卑署祿產之位宜序親疎之節小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務若唇齒預開觀覲之心不踐嫌猜之路克復明辟決自我躬高謝嘉陵無負先帝安有齊兵之觀變代邸之危疑哉此所以為計之得也神害久盈物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跨漢朝之權專禁兵以候疑乘大政以速謗趙趙異姓蓄姦候隙刺促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穽實履憂虞此所以為計之失也烏乎物有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凡人臨事多惑視往則明向使高祖呂后觀既往之勢析當時之疑斷必全之策柱未萌之禍則惠文之無悔矣

古論大觀

卷十

四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二祖優劣論

曹植

有客問予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為授命撥亂之君此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為先予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彊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歿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耽酷之心嬖妄被入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改然彼之雄材大畧傲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傑士也又其集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觀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蕪天下有帝位流巨功而遺元勳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鍾之妙理輪奐聖之懿才其為德也通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周密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也通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周密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也

古論大觀

卷十

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元首有務務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樸有羲皇之
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私跡而
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德
則靡愆言行則無微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握乾坤之
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
休烈詩書載其勲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周昌相趙王論

皮日休

夫剛柔之分在乎性得失之機在乎用苟剛暴則勝柔久則
勝剛物之常理也或用之以剛處柔以柔處剛其機必得矣如
以剛處剛以柔處柔其機必失矣周昌之性剛也呂后之性剛
也漢高以百歲後以趙王如意為憂故輒昌相趙王呼漢高之
意非逞志于一時納慮于一諫而相昌乎不然何其用之失也
如以昌之剛足固趙國則趙王之兵甲能當漢乎是不可一也
如以昌之剛足固趙王則呂后之徵王特一郵夫之力耳是不
可二也如以昌之節足以存趙不過乎死則趙王就微耳是
不可三也卒使百歲之後如意竟戮周昌憤死惜哉漢祖未崩
前以周勃統南軍以昌領北軍以陳平為謀主則呂后之命產
祿之謀不能當大難而不迴秉大節而不墜者也苟使握軍政
執相權昌必能之奈何悞用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忠之為稱也非委身事人不以猜懼貳其心不以辨說貳其心
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乎上有過諱于公不揚名于私豈猜懼之
足乎上有忌逾乎進不逾乎退豈辨說之足乎上有間懼
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乎夫苟祿生而仕者上有過
言未省而懼乎誅諫未得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
義然幸其生命其祿是猜懼而貳其心者也上有忌必忤于心
機煽于聲氣不思已之不聰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
謂辯之足從辯之足去是辨說而貳其心者也上有間必佞彼
受取乎厚也必諂彼幸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諂即苟
而已矣是疑懼而貳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
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辨說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
乎去彼而就此果竭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
也則丁公臨敵無殺誠惻隱之心者也豈有猜懼辨說疑懼者
耶有利則存不利必亡者耶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未可免焉
錢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為當噫漢之初立未為
無人當固就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耶悲矣

漢文帝論

蘇轍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乘風而
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負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
臣匈奴桀傲凌駕中國帝屈體還書厚以綰紱雖未能調伏然
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
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狂不出十年濞亦
已老歿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錯之計削
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
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
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
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還延數歲之後發故不一徐因
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削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
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歿其為害亟矣晁
錯之計何以計此若能高其墻垣深其陷穽時伺而謹睦之虎
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患而使
好名貪利小吏夫制之其不為晁錯者鮮矣

漢文帝論

晉 登

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為天下大殘淫侈之俗為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敗矣豈所謂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為獸材賄絲枲聚歛轉移以辨其職又為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

古論大觀

卷上

中五漢文帝論一

是故天下無遷徙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爵羅網罟斧斤矢皆以時入而覆巢廢卻殺胎伐天皆為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為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為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內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

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賊之所以熄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為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曳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執而末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飾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未弋絺而斥文繡以示朴為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

古論大觀

卷上

中五漢文帝論二

是以為政非虛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漢文帝殺薄昭論

程頤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害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或捐親以盡節或捨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衛公以為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溫公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為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為義使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為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殆必喪其身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八議設而後輕重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乎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殺薄昭論

司馬光

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于義則未安也秦康遜晉文與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傳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于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輿成氛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讖文帝不始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慰母氏心者將懷之于始乎

漢景帝論

蘇轍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為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為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為相守正不阿惡其悍、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毋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

古論大觀

卷十一

漢景帝論

漢武帝論

蘇轍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規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隆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未十二閏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問往赦帝使嚴助難吟曰特患刀不能執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衆告急天子不收尚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蒙驁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霸壹實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幾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

古論大觀

卷十一

漢武帝論

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古論本觀

卷十一

五三漢書論

漢武帝論

何去非

兵有所必用雖虞舜太王之不欲固當舉之有所不必用雖堯
尤秦皇之不厭固當戰之古之人君有忘戰而忘兵其敵天下
皆得以陵之故其勢蹙于弱而不能振有樂戰而窮其敵天下
皆得以乘之故其勢廢于強而不知屈然則兵於人之國也有
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西漢之興歷五君而至于孝武
自高帝之起匹夫誅強秦廢暴秦已而平反亂征不服迄于其
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餘年呂后惠文棄天下初定與民
休息深持柔仁不校之德其于兵也固憚言而厭用之也可謂
知天下之勢矣孝景之于漢也蓋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時也然
而即位未幾卒然譴于七國之變故其心氣創艾亦姑安天下
之無事未暇為天下之勢慮也然其為漢之勢亦浸以趨弱矣
孝武帝以雄才大畧承三世涵育之澤知夫天下之勢將就弱
而不振所當濟之以威強而抗武節之時也方是時也內無
變之臣外無強逼之國而世為漢患者獨匈奴耳夫匈奴自秦
漢之起乘秦之亂復踐河南之地而其勢始強高帝嘗以三十
萬之衆困于白登之圍蓋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歸不思有以
復之而和親始議矣高后放其嫚書之辱臨朝而震念矣終之

古論本觀

卷十一

五三漢書論

以婉辭順禮慰適其桀驁之情凡此者皆欲與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立其所以順悅輸遺者甚至節遺宗女以固其懼蓋送車未返而胡已大舉深入矣候騎逮于甘泉雍都其後乍親乍絕蓋為寇患至于近嚴霸上棘門細柳之屯以衛京師以孝文之寬仁慎靜攝衣發憤親駕而驅之者再乃至乎輟飯搏解而思頗牧之良能也孝景之世其所以悅奉之情與夫遺給之數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信然其不上也白長觀之漢之于匈奴非深懲而大治之則其為後患也可勝備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氣選徒習騎擇命將帥先發而倡誅之遂師行十年斬刈殆盡名王貴人俘獲百數單于捧手窮遁漠北遂收兩河之地而郡屬之刷四世之侵辱遺後嗣之安強至于宣元成哀之世單于頃賴臣順謁期聽令以朝位次比內諸侯雖曰勞師匪財而功烈之被遠矣使微孝武則漢之所以世被胡患其成後轉餉以憂累縣官者可得而預計哉甚矣昧者之議不知求夫天下之勢強弱之任所當然者而猥曰文景為吳惡儉愛民而武帝漬于兵師祈祀至與秦皇同日而非詆之豈不痛哉使孝武不溺于文成五利之嘉以重耗天下攘虜之役止于衛霍之既死而不窮貳師之兵則其功烈與周宣比矣

漢武帝論

姚思廉

史臣曰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眾叛親離高祖英武廣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濡足救焚拯蒼兕之師翼龍豹之陣雲驤雷駭剪暴夷凶萬邦樂推三靈改卜於是御鳳曆握龍圖開四門弘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諫直之規興文學脩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既達萬機期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加以天祥地瑞無絕歲時征賦所及之御文軌傍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其中瓌財重寶千百夫族莫不充物王府蹶角闕庭三四十年斯為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及乎孝年委事群倖然朱異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混亂賞罰無章小人道長抑此之謂也賈誼云可為慟哭者矣遂使滔天羯寇乘間掩襲驚羽流王屋金契辱乘輿塗炭黎元忝離官室嗚呼天道何其酷焉雖曆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

封禪論

袁宏

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氣之丘墟萬物之生遂則官
府之功大雲雨施其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
天地澤流一國則德洽於川山是以王者經畧必以天地為本
諸侯過職必以山川為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
宗本書云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禮農事文巡
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樸民之定業循潔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
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萬物是故王
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
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
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
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體也德不周洽不得擬議斯建功不弘
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志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于三
代各一封禪未有中脩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
率復舊業增修前政不得仰齊造得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
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
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
地之性也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為僭漢武封泰山非僭歟抑聞無其位
無其德為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為事亦僭也又聞封泰山報
成功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為之若伏羲神農者也若軒轅顓頊
者也若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禪奚慕哉秦平伏羲乎堯舜乎
秦封禪二代而秦滅固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為心亦宜訪
伏羲堯舜之道歟以所行之道侔之乎不作之乎彼幸災不窮
而木不呈材豈曰侔哉彼舜干兩階而黜武王豈曰侔哉彼
用變典樂而李延年進豈曰侔哉彼設謗木而捕人誅者死豈
曰侔哉凡所舉雖所養之人亦知不侔矣在漢武計宜罷去不
侔行其侔者已行之則卿大夫行之卿大夫行之則國人行之
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堯舜之德之美自至矣奈何不遵此
道取司馬相如諛佞遺草內歟於方寸外歟於千古矯名竊德
冒煙雲躡凌兢封泰山禪梁父好商辛夏癸之好迹伏羲堯舜
之迹季氏之儲安可逃乎昔齊桓公議封禪曾夷吾用他辭以
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也無德與無位相去幾何儻漢朝有人
如管夏吾應用三脊茅以藉口不使其君與季氏等

戾太子論

真德秀

戾園之禍由江充之讒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讒者其失有四焉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迨其後也後宮嬖幸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衰於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臣又毀之其卒也江充與誣造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之為讒必先窺伺上意上意所嚮護人亦嚮之上意所背護人亦背之惟帝之於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失一也當蘇文之譖也帝當考覈其實有則太子譴無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於此顧乃浪焉不問遽增太子宮人以愧之是浸潤之

論大觀

卷十一

太子真一

諸庸受之怨行矣自今小人為讒者誰侮忌憚其失二也太子無他職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自衛后之寵衰太子希得進見方常融之譖猶能微察其情偽誅之蓋父子之情未盡隔塞故也其後帝幸其泉而太子不從家吏請問而帝不之報父子之間乖隔至此欲無讒間之入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子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嘗以太子家使車馬屬吏而白奏焉是其讐憾有素帝治巫蠱之獄不屬之他人而屬之充以傾險之人挾讐憾之意則致螫於太子必矣而帝曾不之察是假以斧斤而使之戕伐國本其失四也

雖然四者其事爾而本源實出於一心帝惟其多欲也故寵嬖盛而庶孽叢愛憎之意既形儲副之位安得而定惟其多惑也故溺於方士巫覡之說精神意慮久已昏亂及年老氣憊百邪乘之於是妖言煽於外妖夢惑於內巫蠱之事由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之言銘諸盛孟朝夕是戒顧安有是哉江充讒賊小人其情無足論者獨推原武帝之失庶來者有所戒云

論大觀

卷十一

太子真二

漢昭帝論

李德裕

人君之德莫大于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諸霍光者上輒怒曰敢誣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慚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鵂之詐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又感季布使酒難近羅歸股肱即疑賁生擅權紛亂復踈賢士景帝信諂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益缺而罷權酷亦信任忠臣之功也謹弱冠而殂功德未盡可以痛矣

古論大觀

卷十一

六十一

漢昭帝論

蘇轍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出都肄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耳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夫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之大臣縈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

古論大觀

卷十一

六十一

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疾勝感劇賸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後之以宮室器服患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

古論大觀

卷十一

李百藥

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譴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廢帝孝昭論

李百藥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還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群心屬望東觀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朞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入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華其弊風教粲然措紳稱韋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咎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雖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華前弊及臨尋秘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斃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精不無危殆乃睦關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遠是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宇止存於斯欲帝大之天不許也

古論大觀

卷十一

李百藥

明察燕王之請霍光論

燕 賦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請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出都肄郎道士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耳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于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虎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于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

霍光傳

卷十一

霍光傳

乎天照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者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咸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之大臣禁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遊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遠其性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夫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為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

識義理者先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責夏侯勝感

刺瞽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

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

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萬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

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規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

獨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乃臣之職也不然小人

先之悅之以聲色大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

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

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

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

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事

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

以學故重論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天下之俗有決不可循而無所變者，漢之寬大安民俗也，奮然
急飭勵民俗也，可以安者其俗微，可以勵者其俗緩，人君非強
為之治也，因俗而制之耳。果哉宣帝之治，因文帝而制其俗也。
宣帝之民不抵席文帝清淨以安之，素朴以先之，漢之民壽其
脉矣。寬厚樂易之俗久而不飭，必流于萎靡而不能自振，故宣
帝反文帝之俗而用之，苟且相安之俗，損于勵精為治之時，文
帝之法之士咸精于總核名實之際，使文帝之后而復文帝之
治，與漢之盛衰知母此而反乎此者也。崔子真謂有優于孝文
者，以此論之，無有乎優劣之說也。孝宣優于孝文，善為政者
因其俗善處俗者，因其時。善將士鼓不勝于望，侯望節茅茨土
階，不色于濫竽，丹青故也。然彼一時也，時非聖人所能遠，能不
乘時而已。商因夏，周因商，迄未既質生為質，未已文生焉，非不
定為一俗，蓋質者反乎忠之極，而文者及乎質之窮也，不自其
反者觀之，何以知古人之善制其俗哉？轉秦而漢，何其難也。自
漢始，秦末姑徙秦人之欲安息久矣，高帝鞍馬五六年之間，定
乾坤于百戰，民瘡痍矣，俗駭推矣，風俗欲其安也，早秦之暴在
高帝反秦之俗，在文帝自文帝時觀之，評語德色猶秦也，增屋

文綽猶秦也，嗟夫轉秦而漢，何其難也。道德義美，百金之壹何
若焉？弋綽衣美書囊之集，何勞焉？天下之俗，激勢不容不緩也。
帝知嚴激俗之後世，蓋歎其緩也，以和柔循優戰國之餘風，以
村素奪易秦人之末習，行之數年而後，昔之喜暴過者，今耻言
昔之喜立功者，今屏迹所向一定，趙四世而孝宣承之急病難
消而緩勢已易矣。風俗非可復孝文政事，非可復孝文也，故一
切而反倒之，文帝刑措不用也，趙蓋揚韓之誅，吾無憾焉。文帝
責不嚴也，綜核功能之績，吾無苟焉，斷乎賞之信罰之必
名實之嚴，過寬易于威嚴之日，豈賴網于廢弛之時，宣帝能承
文帝而反文帝者，也不然。嚴文帝後以文帝治俗，弱矣，烏乎強
哉？儻矣，烏乎勤民？玩矣，烏乎振吁？文帝非黃老其心者也，俗激
矣，以申韓治民，必殘勢不得不出于寬柔，宣帝非雜伯其政者
也，俗弊矣，以黃老治民，必慢勢不得不出于剛毅，陰極不生陰
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俗緩不生緩而生激，勢之所趨，固
至是耳。反俗不異優劣，何以異勇哉？崔子之論，以是論也，以文
帝之治而不能齊，誠不朝之王，枉桎受金之吏，懲艾旬奴，深入
之患，宣帝而吏已稱民已安，旬奴已欺，算記見效，卓乎文帝
之所為，茲其所以為優也。歟，嗚呼，效固不當論也，無赫之事

有冥之。功文帝還漢俗而朴之重民以厚本之政目黼黻而
心田野足軒陸而口茅茨農餘粟也女餘布也雞豚狗彘餘菽
也文帝富庶不在乎已而在乎人文帝功業不見于卓、而見
于冥、宣帝取文帝之所不急者矯而行之微帝之道德沉澁
在人吾知宣帝決不右刑罰而心嚴刻以自拔其根本者然則
文帝之治譬之春風和氣於香穀物陰寓其造化之巧卒莫名
其生育之妙宣帝之治猶之行雲乎天雷震乎山未及雨也而
枯槁已有生意矣此崔子所以、其彰、者而還優于孝文也
蓋哉崔子之論以効論也東都風靈之後漢灰我不知矣崔子
論大略 卷十一 李孝廉集上

用心則一

漢元帝論

李德裕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帳
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聚馬余以
班固之言未盡其僻此蓋懦而不才權移所變非不斷也夫帝
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為氣粹精為體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
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
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爭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
軸鎔鑄不由于大冶蕩上帝復何為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
公說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諫言相蔽
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悟天
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當自以恭顯為賢而任之不疑也

元帝論

孫明復

儒者畏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畧故鄙之曰俗儒好是古非今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及夫元帝即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用儒之實雖外以貢薛韋匡為宰相而內以弘恭石顯為腹心是時天下之政皆自恭顯出貢薛之徒言不必行計不必從但具員備位而已自恭顯發蕭望之京房之後群臣側足喪氣畏權懼誅雖瞻朝廷之失刑政之濫莫復敢有抗言于時元帝昏于不悟尊信恭顯是故姦邪日進紀綱日亂風俗日壞災祥日見孝宣之業職此而衰矣而史固贊

卷十一
元帝

贊以為自昔儒生之不足為用也而委任佞倖以致衰亂禍不淺矣

卷十一

元帝

卷十一
元帝

王莽論

班固

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顛覆之勢險于桀紂而莽安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踴然喪

古論大觀

卷十一

王莽傳一

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虜丘壠發掘害徧生民事及朽骨自書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擺聲餘分閔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三宗論

蘇轍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二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

古論大觀

卷十一

三宗論一

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天歟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已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于厥躬惟學惟孝念終始典于學厥德備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十一卷終

新刊眉公陳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二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兩漢臣論

秦觀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逐利便為名臣以仗節死義為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夷賓服而王莽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奸雄掘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而不敢取愚嘗疑焉及讀李固傳見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賈械要鐵鎖願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

古論大觀 卷十二 兩漢臣論 秦觀

衛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為也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為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祿取容偷為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武功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仗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為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

然以殺身成仁為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黃琬輩皆捐軀履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杜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愠也其俗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不懼哉此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易絕者何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歷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強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絕衰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倖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劉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於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絕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不足怪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也視器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為君臣者可不戒哉

古論大觀

卷十二

兩漢臣論 秦觀

漢興以來諸侯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族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與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古論大觀

卷十二

三

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歷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陵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

古論大觀

卷十二

四

異姓諸侯王論

班固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治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脩行仁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考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廢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刀鋒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成疆於五伯間偏徧於戎狄嚮應瘡於謗議奮臂威於甲

古論本觀

卷十一

五

異姓諸侯

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銷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執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

一統適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漢世宗封始末論

馬端臨

按秦罷侯置守尉不數年始皇死而羣雄竊起六國之裔與其下然所建置諸侯亦多是已自王之人及漢東出并三秦討項羽劉項之勢既分而諸侯多附漢其中立懷兩端者皆為漢所擊滅如趙歇魏豹田橫之類是也既滅項氏之後羽所建諸侯其存者惟共敖臧荼然亦不旋踵而併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耳韓信吳芮之徒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荆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晁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蓋以為親者無分地而疏者逼天子必為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者則六師夷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也則勦滅異代所建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勦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勦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則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

古論大觀

卷十二

六

漢世宗封馬一

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偏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大小相維之勢足以綿延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疏畏偏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與一朝居矣景武而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懲秦之禁復行封建然而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為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列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蓋罷侯置守雖始於秦然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則始於西都

古論本觀

卷十一

漢世宗馬二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先生游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季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偉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孰為聖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矣漢危而不出則素隱行怪巢由之徒矣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命則功不立而名不彰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論之周公聖人也鞭伯禽教孺子居攝七年明辟未復召公不悅於內二叔流言於外盛德大業幾墜於地吁扶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

古論本觀

卷十二

王元之

不暇笑欲望其如紫芝卧商積易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謀漢也亦欲救時也先生之去非獨全身也亦將矯世也危而獲之不妄于獨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去之不棄時以取寵可謂矯乎世矣用是為誠人猶有失逮元立順之徒爾烏乎世之為人臣議立商者可勝道哉或因定策而專國或因授立而無君代殺殘完何莫由斯其後滔天于莽草盜國於曹馬移徙龜鼎易干戈秦累累簡編可為大集異乎哉先生危則助之安則捨之其來也至公於萬民其往也無私於一身前所謂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人而已矣或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天下大定歷代仰之號為元聖豈先王之道過於周公乎愚曰不然周公成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興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難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之明也先生聖之晦也蓋時異而述殊矣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

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山忌此數公者顧彼塵埃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難必與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殷浩難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而所乘之途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好惡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妙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况夫漢以勳起人未知義式過姦邪特宜以正順為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為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辱者道跡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此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盤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此有豈瑣瑣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於今無以辯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澄源者雖不能無危其

危易持苟啟兢津維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
古今賢哲所同惜也

古論大觀

卷十二

士
四卷二

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頌

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耻當年而節莫觀故發義以立志
從道以成功激清一時流譽千古然立志者必義也成功者必
道也資于義而志可明徵於道而功可見志以立節功以成名
名之成昭其道也節之立昭其義也能潔其身後代有準非夷
齊歟能利其國當時緊賴非四皓歟揆而度之優而桑之循其
事而理於是乎在考其功而論于是乎著蓋周德既廣則夷齊
讓國而歸焉漢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天之棄商矣諫武
王正臣禮也人之戴漢矣護太子忠主道也忠之所存者大則
古論大觀
卷十二
夷齊四皓
正之所行者高高而能行者節所謂立也大而能行者名所謂
成也若夫志士仁人將合而已進足以成退足以立用足以無
濟否足以獨善不辱其身則安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采其薇
墨台氏之子不屈也羸之德衰則巖穴全生劉之德盛則衣冠
就列夏黃公之徒知時也舉其成事各同乎其成矣究其立事
各異乎其立矣深惟終始敢無優劣統而論之甘夫也一別而
叙之其跡也二棄身以遂志夷齊之烈矣愛國以屈身商皓之
行矣曰若稽古以質乎今四皓見賢于子房夷齊稱仁於宣父
與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見賢於子房哉

三傑論

王元之

夫百姓不能自治命聖人以治之聖人不能獨治生賢臣以佐之尊自有天地建國家歷代已來固非賢而不入也在昔嬴氏之有天下也蠶食六國虎噬兆民君政法于豺狼人命輕于草芥役五嶺之戍起阿房之宮坑儒學之徒惑神仙之事築北塞鞭石東溟蒼生嗷嗷上訴求主天命高祖章秦之暴纂堯之緒斬蛇于大澤逐鹿于中原雲飛豐沛之間雷動崑崙之地將欲洗萬人之塗炭救六合之分崩乃生三傑以佐焉則有膺炎漢之運儲昂宿之精舉不失賢動無遺策供轉輸於千里約法

古論大觀

卷十一

十三

三

今于三章收圖籍之書全府庫之利使諸侯同反掌定萬國如走丸此鄼侯為一也則有繼韓國之裔授黃公之言解紛陳八難之謀運籌決千里之勝掉三寸舌蔚為帝者之師封萬戶侯自是布衣之極此留侯為二也次乃勇冠三軍功深百戰下強齊如拾芥虜叛魏似摧枯七十陣征伐之勞光乎決策四百年興隆之祚垂之古今此淮陰為三也故高祖嘗曰此皆人之傑也吾能用之者布衣而取天下未為難哉然則漢猶鼎也三傑為足以負之漢猶天也三傑為辰以燭之鼎去一足則有欹傾之虞天闕一辰則失經躔之度漢虧一傑則無霸王之業豈非

天之道故聖哲救黎元滅虜秦珍強楚而興大漢哉不然何龍虎風雲會合之若是耶噫輔弼則優劣斯異故謂韓信之功如獵犬雖云有獲蓋指蹤在乎人矣如是蕭張人之功也韓信天之功也優劣之義不其明乎其或得名遂之道其在子房乎故蕭公受繫韓信受戮雖成功于前終貽感於後未若定儲之計從赤松而游遠害全身垂名于萬世者不為優乎

古論大觀

卷十一

十三

三

張良論

陳傳良

夫人惟有所愛也而後有所溺方其溺於所愛而視天下無以異此也是以不可奪然苟有天下之所可愛者而甚於其所溺者以動之亦將忘其中而忽變其初何者所樂則大於彼也昔者陳子車死其妻與其家臣謀以殉葬定而後告陳子亢子亢曰彼妾固當葬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也於是弗果用且其所以謀殉葬者愛其夫與主也而不免以身為之愛其與夫主豈甚於愛其身哉夫惟其愛夫與主也而不暇言理則與之辨理之是非而必亡以禁夫

古論大觀

卷十二

十五 張良論

惟其愛身者無甚於愛夫與主也則與之以不死之利其勢將至於自沮是故人情之偏可以利誘而不可以理規嗚呼彼其偏於情也豈不知夫越理也而不能自勝是以冒為之而於人之議也弗顧以姑快其欲而曉人茲特區區之理以厭服之無感乎攻之而愈堅却之而愈勇也高帝之立如意也唯愛而已矣愛之入於內也固則視嫡庶之說未為耳雖然以高帝愛戚氏豈能愈於愛漢耶且其始也以為如意之賢足以承桃立國意帝之弱不足以堪是以有廢立之謀蓋其謀生於為天下之心而成於女子之私於此也非有天下樂於婦惠帝而弗順於

如意之形以觀之而折之以其未爾之說求攻其既固之心則亦甚疎是故叔孫通之徒力爭而不可得四皓一示太子以安

嗚呼委之以不爭之便而示其利於無意之地若留侯者亦巧於悟君也矣趙欲以長安君質齊太后不可大臣強諫太后益怒左師觸龍以王趙之禍一說而行夫以質齊之辱而可以憐王趙之禍則雖婦人猶恐小以就大彼高帝以艱難辛苦僅得之天下而其人安於太子亦必不肯棄天下之所安而付之於其所變而不保其不危故曰留侯可謂巧於悟其君者矣

古論大觀

卷十三

十六 張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視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者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持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貴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也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解脫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袒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

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年少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若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猶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貌狀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張良二疎論

陳傳良

事有出於君子之所同知不見於古之人而顯見於後之士者
非古之人不後之人若也世不遠古而後見之也昔者周召畢
榮之徒非不知居功之為美不若廉退之為高也然周公終其
身不即於所封之魯召公不悅周公挽而留之無慮數百言畢
公榮公皆嘗事文王矣蓋至于成康之世猶未去也何也道德
相忘而猜忌之隙不開也士而不遇周召畢榮之世而欲効周
召畢榮之為吾未見其身之不殆者矣人皆喜范蠡高舉移生
輕去為見幾之君子嗟乎士而至於以邀其君為賢肩然不以
事務存心為得計彼亦何事時稱雷侯待範平陽彭陳黥蓋醢
之日二疎出關于趙蓋韓楊駟先之際天下至今高之夫張良
廣受不得與周公畢榮之列不足恨也高帝宣帝之賢而獨與
為豕之越同科不能自齒於設醢之楚可惜也哉

古論大觀

卷十二

平齊行陳

蕭何論

陳壇

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
相府籍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既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
相府之有籍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籍籍
則自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
不在人下矣况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
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
項羽王沛公王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測自鋒灌而下莫不勒攻
獨蕭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勝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
也願大王至漢中養其民以效賢人收用已蜀還定三秦天下
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
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霸祿喪亡之餘而其
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臣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
固沛公所以與也

古論大觀

卷十二

平齊行陳

蕭何求繼論

程宴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者盡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其為漢之二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豎子飲之淳淳之汚牛渴以久汙淳淳之汚寧固於清冷之水乎設使豎子牽之於清冷之水則滌乎腸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淳淳之汚不可終日而飲之百姓罹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為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君為成康之君使民為成康之民是憂民於清冷水也曹參日荒於酒惠帝訊焉參調於惠帝

卷十二

蕭何求繼論

曰高帝創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職惠帝以為是也民又歌之也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汚愈於秦之渴不知牽於清冷之水滌乎腸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木工能構材而未果覆而終者必待善覆者成焉何既構矣謂參為覆者不守其構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吾守可也何廢作哉若不可以為廢作即文帝除內刑不為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孜孜其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已不能覆何之傳而荒於酒幸不同義和之誅貪位長勝飾以妄言以惑一不也孰名為賢相耶吾讀漢史以蕭何為善求繼

韓信論

陳傳良

世之君子蓋有忠而受戮者矣然未必皆其不察者之罪而或者亦自取也夫可疑之形見則徒信不足以自守相忌之隙開則徒廉不足以自索是故君子之善於處此也必先有以固入之心以自固其身魯隱之欲遜於桓也公子翬諂於隱者將為子殺桓而終立隱公不聽翬卒譖於桓而殺隱悲夫隱有遜國之心而不能遜者亦其斷不足而無以自固也矣夫已與聞其邪說拒之而貴之雖草不諧則桓亦不能安於隱何者彼固有無君之心而動於桓也隱公不誅則是縱桓之賊也攝桓之位

卷十三

韓信論

韓信其賊而不治豈所以固桓公也哉使隱而正子翬之謀則桓將義隱之為雖有他譖弗能入矣故夫君子必有所公以成其私者謂此類歟韓信不納武涉蒯通之說其忠於漢也甚矣而卒執於高祖天下悲之然信有以來之也信之王齊也豈不知失高帝之情出於勉強而獨無以舉漢耶武涉蒯通之說信之計可以施矣公愜天下之議而私不失為一已之謀者二子之計也而信失之嗚呼其卒為漢擒也宜哉或曰雲夢之擒信嘗斬鯨離味以說矣而卒不解則信徒為是忍也是不然疑甚而隙大亦已晚矣惜也此計不行于二子也

韓信論

陳亮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夫當幸人之無算也敵人無算
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
臨無算之敵俯首而取之不足以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
所自發此非英雄之而幸為也至若敵人也不遠籌算時出
其勢凡以迫吾我居其間隨機而應之而愈知費之而愈
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為不可當矣
且夫天下必有奸強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
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算則進少有算則退

古論大觀

卷十二

韓信論

運而不敵勝則更勝之難未可辨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
是何以足為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
當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制之彼其所以謀
之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
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乃欲引兵逐下
井陘李左軍欲假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餘不能用信
乃一舉而破趙趙者以為便左軍之策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
是豈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
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

則劉項之權未有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

軍之計而不能決劉項之雄雌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軍之
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軍亦就縛請速籌之夫
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餘共當其前左軍之兵絕其後進
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因
如是乎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號
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軍則餘所統者不
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留數千人扼險以為後拒以防左
軍之奇兵乃引兵屢趨壘而陣彼必不肯戰何者左軍亦嘗教

古論大觀

卷十二

韓信論

也也之二三日密遣數千人間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
逐我即起據其壁乃使人遊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於
是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而又知左軍奇兵實以斷吾後
也此雖智者亦必舉軍逐我而況餘貪得忘失之心置然其未
已乎彼兵逐我勢將相迫乃鼓噪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必
鬪而吾之伏兵據其壁而擊其背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擒
則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軍之計果能阻信之兵
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當出於
敵人之不意今左軍之計未行而信已先知之此雖有天下之

至計猶得預為之備而況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
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為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
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為信然乃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
信使人間視知之乃敢引兵逐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
無算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昔者曹操
代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據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
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操能敗繡表信獨
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論衡

卷五

卷五

韓信論

劉彥冲

有古韓信及者高帝初欲發兵陳平勸帝偽遊雲夢信必郊謁
即執縛之此計亦適行耳據韓信傳高祖且至楚欲發兵自度
無罪欲謁上恐見擒是信已明知高祖欲擒之矣使信決策發
兵以襲高祖事不測也或說信斬鍾離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
使之鍾離昧楚亡將漢擒之甚急信初匿之今發之是自暴其
罪也以此求免難哉噫信誠無他然高祖平楚之者豈兩淮不
並居耶韓信料敵制勝可謂明矣而不知高祖之疑已是天奪
其鑒也高祖兵敗成軍自稱漢使最馳入信軍信未起即其卧
側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乃知獨謀王本大將則高祖
疑信之跡彰矣及封齊王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
為楚王則高祖疑信之跡又昭昭矣信殊不覺故武涉蒯通之
言如水投石焉初謂漢王親信我不奪我齊既奪齊又謂我無
罪既見縛始知漢王畏惡其能遂稱疾不朝嗚呼何作知之晚
也奪軍徙地出其不意相疑甚矣三尺童子亦須覺悟而信不
知信豈暗昧至此哉天奪其鑒也

韓信布論

陳傳良

世之所謂英雄豪傑之士不於其履常居易者見之也臨之以
無故之辱而不怒加之以非望之寵而不驚然後可以見天下
之英雄豪傑矣大凡立天下之大功非失于天下之大變者不
能也士而能安于天下之大變視之若無則天下有不足辯者
矣何者履坦途而遇猛虎不能不失色而走無因而見夜光之
璧鮮有不換劍而顧天下之事惟出于人之所不虞者易以亂
人也楊子雲之寂寞也一懼而投閣謝安之閑暇也一喜而折
屐人之履事不干其卒然之頃者塊之亦何以見其守哉世多
言韓信布同功一體予觀布之端嘆一不如意則大恨一溫
所望則大喜而信以寄食之貧跨下之辱連敖治粟之不遇一
擢而拜之登壇之將受之而不盈居之而不醜雍容暇豫快楚
漢之雌雄於談笑之間嗚呼布之所以止於布而信之得與三
蘇之列者此也布豈信之匹豪傑伍耶

韓信布論

卷十二

韓信布論

薛公論

陳亮

所貴乎謀夫策士為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之憂也夫人各
有心對面相語莫能相測敵人遠在數千里而欲察其情揣其
計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為也方敵人勃然而起人君四顧性
惑茫然未知所措有一人焉奮身而出言之設為定計使中敵
人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言之者使人君得先為之規畫
慶置而備者之憂一旦釋然此謀夫策士所以為可貴也然而
人君實之天下推之後世又從而信伏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
敢議其言之當否故言雖或過而亦無復有辨之者矣昔者黥
布之背漢也高帝深憂之薛公為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于
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益出人數等矣然以吾觀之薛公謂布
出于下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
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敗
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
雄智勇操形勢如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
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由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
而吾乃操袂而起于干戈紛擾之後用下背上舉逆犯順其名
曰盜雖欲雄智勇操形勢而借英雄之資其能濟乎故凡薛公

薛公論

卷十二

薛公論

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資也吳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速
其亡耳請遂籌之上策曰東取吳而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
固守其所夫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誠易也復竭力
以并齊魯則其力疲矣而心附漢未必為其用也力取者猶強
而敗傳檄燕趙能保其必降乎縱使其迫于勢而降而民心抑
又可知矣漢苟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
必復為漢用因命勃率燕趙之兵以收齊兵而帝親率關隴韓
魏之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敗布敗則吳楚可不戰而
復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
古論大觀 卷十一 廿九 韓公論漢上

淵之上計謹以席捲渡高郵之上計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
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既得矣雖勿論可也至勦之策雖則有
足言者矣唯圖洛陽勦將往敕固料之曰曜盛兵成車關上計
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傾于堅
城之下數月不能拔士氣已沮一旦強援奄至不能把險以拒
之則腹背受敵不敵何待成車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曜能留萬
人以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拒成車則勦必不敢進進則乘高
而擊之勝之必矣勦既不復進則洛陽失援曜因得優游而坐
取之此所以為上計也若其阻洛水則勦亦未能進然而勦可
計也故吾嘗謂曜出上計則洛陽非勦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
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韓信樊噲賈誼軍論

陳傳良

敵雖小未可以易為侮之也以易為侮敵人之國而不以取危者幸矣秦輕鄢而致覆軍魯卑而敗績况有大於鄢而侮之非天下之至危也哉然古之人有以身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是非庸庸者能之也能者必天下之豪傑也何者天下之事不能皆萬全也圖天下之事如必待夫萬全之事而後為之則事之可為者亦寡矣故夫豪傑之事有乘時蹈不測之淵投非望之隙未見其可否之形而先決其勝負之數者蓋惟以其智必之卒靖必飲謀血膚獲勝必先必欲取荊州朕今之請於光武必欲先定滎陽取荊州通復當平而東下齊三子者躬言而躬為之卒能不愆其所素定孰謂犯天下之至危而皆不足以成功耶昔韓信諸兵東擊齊北舉燕趙南絕楚糧道樊噲亦欲請兵橫行匈奴終軍賈誼又請係單于之頸而羈南越是皆犯天下之至危越國以謀人而信與軍得就其志噲沮於秦布誼不用於文帝議者多以成敗優劣之吁噲其妄庸人耳貪禍幸與信不足道也看誼之策使帝能用之亦安知其終無所成就哉賈生豪傑之士也後世其無以誼計之不行亦以

文淵閣集也哉

紀信論

李觀

昔秦始皇棄六代之業窮天下之力以從其心施及二世莽作臥德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所以興漢也夫龍躍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蔚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電擊並起而亡秦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綱頽而不紐強者制命弱國連衡項羽提三千兵鼓行稱百萬名城坑助卒弑義帝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於是背開懷楚專制主約雖勇河山藉伯紫南而稱孤者膝行請命舉國受署莫敢牴牾焉而高祖奮于漢中定三秦之地拔義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於二雄山東紛々蜂合蟻聚未有所係羽嘗以百萬之衆出東門而叱之沮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奮諸侯之魄迴伯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躋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弘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不可希也先軫免胄以立誠鉅鹿觸槐以取喪焉展懷慰而赴程仲由結纆而為壯其節則全然大機則無以尚矣苟息守言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石乞烹身以殉白漸離瞋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則關焉故功貴成

繁貴廣苟有大節則輕太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夫
城郭而絕君名寢齋以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戲仲尼
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毋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

古論大觀

卷十二

三三 紀信論李二

絳侯社稷臣論

李德裕

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者主在與
在主人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萬論此言
足以感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漢宗臣之意卒使周
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為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
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彊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
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
磷涅而不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內守中正
得不謂之社稷臣矣其後絳侯繫清室盎始明其無罪所謂陷
廷見地而後生之徒有救護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盎忠
和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賢生之說論堂陸之峻高者難
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
識若袁公者難與並為仁矣盎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
此二事守正不撓忠干所奉害錯之罪庸貫神明安陵之禍知
天道不昧矣

曹參論

程晏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為
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漢之二
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孺子飲之淳淳之汚牛
渴已久潄其淳淳之汚寧圓于清冷之水乎設使孺子牽之于
清冷之水則潄乎腹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淳淳之汚不可終日
而飲之百姓罹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為法律是權天
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君為成康之君使民為成康之民
是率民于清冷之水也曹參日荒于酒惠帝訊焉參周于惠帝

古論大觀

卷十一

三曹參論

曰高帝創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
職惠帝以為是也民又歌之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污愈于秦之
濁不知牽于清冷之水潄乎腹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
木工能造材而未果覆而終者必待善覆者焉何既造矣謂參
為善覆者參守其造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參
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若不可以廢作即文帝除肉刑
不為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致其君于成康之政不知已不
能覆何之造而荒于酒幸不同義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情妄言
以惑君也孰名為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善求繼以曹參為
堪其後故論之

曹參論

陳傳良

人臣任天下之重不可利乎一己之美名也古之忠臣其心惟
急於天下而不暇於謀身雖不以自汗亦不以為愧負清議之
責而兼勝於其身不恤也蓋其為天下計者甚重而視已也甚
輕苟有以便天下則世之庇吾身者不足道嗚呼士而至于庇
其身以便天下其用心也亦至矣而奸議論者又從而短之其
不成人之美也甚哉凡人心自有所見議論者所不知也蕭相
國之忠也而貪田宅謝安石之賢也而嘗爽燕郭汾陽之功也
而侈奉養是數者皆廉夫潔士之不屑為而不美之名所歸也

古論大觀

卷十一

三曹參論

若以世議繩之其得罪于人多矣故夫天下不可以無忠厚之論
天下而無忠厚之論則曹平陽日飲醇酒一遵高帝之約束亦
不免於義和之誅而布衣脫粟開閭延賢以修武帝之欲而釣
名者其真漢賢相也哉

曹參丙言論

陳傳良

強夫小人之情最不可使之無顧也小人而使無所顧則其心每徂於為惡而安犯於天下之不義愈發而不可解而無復異君子之怒已故夫疾不仁者不可已甚而惡惡者不可太明是非為是姑息也猶將有以全之也古之用兵者圖師勿過窮寇勿迫豈以為不可逼且迫耶蓋窮而迫之者是示之以無主意而厚其毒圖而逼之乃所以快其怒而泄其無聊之謀者也豈為用兵者守之治人亦烏可保之厚其毒而泄其無聊之謀也哉彼小人之為奸也亦非不知勇天下不美之名而有以來君子之所不放也喪之問罪也深矣至於子路笑魯人之朝祥暮歌者而咎其責人無已夫朝祥暮歌短喪之真情也而聖人怒之且不深探其微蓋自周之季猶幸諸侯存禮之萬一而不深探夫人無入之心不然春秋一書將盡削之去之絕之而已耳聖人所以不盡繩者唯不勝誅也吁世之君子如之何其欲舉三代纖悉之文以過望于久散之民也由是觀之高祖制禮欲度其可行者叔孫通亦採秦雜就寧有所闕畧而無敢極備則亦便漢而已矣嗚呼惟無至於上下之亂而足以便于民是亦可矣蓋求備于民而重其罪戾者亦君子不為也

陳平論

李德裕

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者不能以勸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惟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厄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貴此謂王蒙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今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却爵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世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稱為上官體寔為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個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肅宗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舉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陳平論

陳傳良

之君子正矣而不固謫矣而不詐故宜其粹然者甚嚴而不
 亂而亦或曲而通焉以濟其所遭之窮昔者嘗怪陽虎以瞰亡
 婦孔子豚夫子亦瞰亡而往拜之且詭道以要見虎之賤為也
 而聖人襲其為而報之以其意則無乃害吾誠者伯高之喪冉
 有攝束帛乘馬以將之孔子曰是使我不誠于伯高愧弗躬也
 而聖人於此則奚為而不愧蓋彼以詭要我以誠報則是小人
 之智中也凡小人之中則君子之危也夫子以聖聞魯而虎得
 以中則小人之心謂君子可以巧政而天下之奇禍則必自招
 矣夫是故掩吾之不意者不可以情徂劫吾之所必至者不可
 以直遂雖孔子亦有之而非所以害道則亦正與謫並行而後
 可以濟天下之事也歟嘗觀管仲晏子皆齊之賢大夫也管仲
 近謫晏子近正而晏子之功卒不大于管仲何者謹守者拙于
 謀而多變者善適機會也後之君子道散而學不明有才者越
 利而耻於為非者過拙是以士之正者不過應畏而介潔而其
 謫者則入於桀猾奸雄而不可御夫惟應畏而介潔故居天下
 之名而不可與成功而桀猾奸雄故雖足以成天下之功而又
 不可與有守昔者楚漢之際天下之人靡索好禮者唯項頑銳

古論大觀

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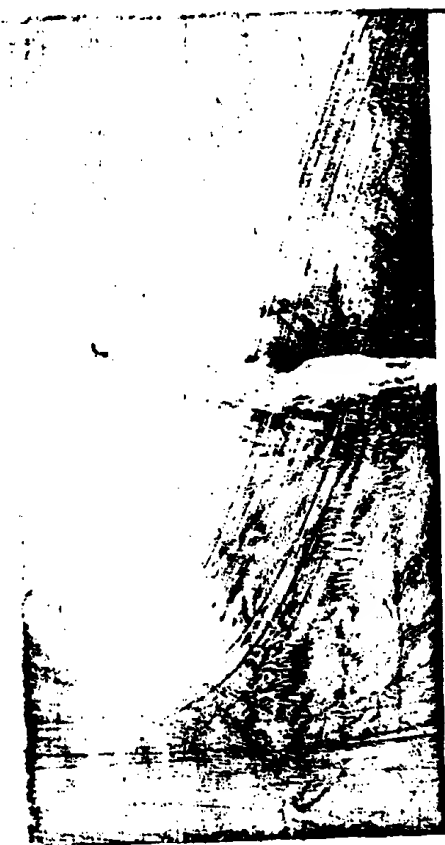
三九

無恥者婦劉高帝取屠販之徒早以滅楚而項羽所謂骨鯁巨
 往往誅之當是時田橫有死士五百人而亦無拔于亡親無知
 屬陳平則曰取其奇謀而不取其行嗚呼彼惟其靡索好禮也
 則聞之而易疎攻之而易窮而此得以頑鈍無耻者徐伺竊應
 以乘其隙是以楚亡而漢興然而天下以定叛者四起必屠戮
 殆盡然後無事然則楚之士蓋不足與成功而漢之士亦非所
 以守天下者哉世之君子欲以楚之亡而收漢之利固疎矣而
 懲楚之失專於用漢之士者亦異之者也

古論大觀

卷十二

四十



周勃論

陳傳良

人矣天下喜夫才也自周衰士以才相高孔子傷之曰吾欲從先進之野人星思古矣古之君子弱乎其形也而其氣固振乎其貌也其心察是故簡直而不苛鎮靜而不浮吾觀趙文子言不出諸口而所舉會庫之士七十餘家生不交利死不為其子吳起與田文論功屈于起者三不知也而至于王少國危大臣未附則文以自居起亦愧弗及是烏可以其才喜之即于世之人主則亦無誘乎其所可喜也今之君子巧而文甚矣宸翰而總秀閑麗而辨提學問之二而器質之陋也詞藻之華而忠信之薄也機辨詐巧者策不仁之具也威儀卒度者蓋空中之質也是以彼之不窮而用之必亂摘之無尤而動則為奸上之人其亦何便於此哉吁吾是以悲絳侯之不可復見也居今之世而有如勃者則天下詳然以為斯偶人而已矣而不知夫子之所思而具起之所規者斯人也夫

古論大觀

卷十二

四一 周勃論

張辟強論

李德裕

楊子建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后之情奇之可也若以為反道合權以安社稷可謂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放之嚮使留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漢高遠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為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今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在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必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相之害哉漢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處屬在呂宗矣何可肯之厥年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遽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却酈商以給呂祿計亦寔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于世豈授其給說哉嗟呼與其圖之于難豈若制之于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為謀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徂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為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古論大觀

卷十二

四三 張辟強論

陸灌論

陳傳良

人主之用人莫難乎起其常也職其等而玉用之而不以來諂
間之口者寡矣蓋天下之情非其所素安者易以疑非其所深
知者易以忽夫非其所素安者易疑故新進者常多忌非其所
深知者易忽故一旦而賢者未離乎見輕此情在人雖賢者有
所不免也昔高中之于傳說其知之舊矣豈真以夢得哉惟夫
疎遠之士欲舉而置之貴近之右未有以信于天下也故假諸
妄以神之三代之習猶慮及此况後世乎孟子之告宣王曰必
不得已而使卑賤尊卑就愈成不可以不重諸葛亮亦言于先主

古論大觀

卷十一

四十五

以黃忠之草莽非關張之流待班爵還同則必不悅嗚呼孟子
猶難之亮亦以為大戚豈非以其據天下之常也哉故夫陳平
以亡楚之逐臣高帝俄置之膝乘之容賈生以洛陽之少年文
帝遠識以當路之任絳灌之于二子豈素安而深知之耶然則
求其短而不見其常未必絳灌之蔽賢也其勢使之然也吁爭
名者於朝爭利者于市積薪之嘆雖汲黯之長者猶不能平孰
謂絳灌而真蔽賢也哉

陸賈叔孫通論

朱敬則

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素無
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財愛功疾耕急戰人繫國富乃屠諸侯
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取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
火也不戢將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泰潤
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
滋甚徃而不返卒至亡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
漢王曰當崇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
一奇惟進素櫛之材薦食暴之客及區宇適平于戈向戢金鼓

古論大觀

卷十二

四十六

之聲米欲傷殘之民未起二子願時緯有餘慈及陳詩書說禮
樂問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
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高皇帝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
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帝排二子
而不取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科復道堯功張
良已知其受拔劔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豈難逾何二子帝乎
亡秦是結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達慶禮經者先王
之陳迹然則祝辭向畢芻狗須長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
捨况輕此者乎

田橫論

劉彥冲

高祖名田橫至尸鄉自殺其客二人亦自剄高祖驚以橫客皆賢也蓋名之其徒五百人聞橫死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余謂史溢美之言也五百人時在海中聞橫死懼而逃散耳或有與橫同死生者亦不過數人海上遼邈因無以爲皆死未可知也橫竄海中其徒五百人若果能心爲橫死則方其盛時據三齊之地所得死士可勝論哉以橫兄弟之賢得死士如此之衆夫孰能當之然橫兄弟亦屢與諸侯兵戰矣未嘗一勝則橫所謂死士者皆安在耶史臣欲成田橫得士之名

古論大觀

卷十二

四

因世俗之傳遂實其說

賈誼論

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惡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獨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抑聖人應試于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時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盡猶

古論大觀

卷十二

四

賈誼論蘇

曰王改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屬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



舉人下而唯吾之所歌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主諫之間
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悲憤憤悶纏然有
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
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點之以待其變而自
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
高世之才必有道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
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
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以此執愚深悲賈生之志
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
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古論大觀

卷十

賈誼論

賈誼論

陳傳良

天下之事鮮不損其才之不足而才之不足猶強而為之者皆
其中之定論不立也夫是以眩於其名者而浮其實誘于其利
而卒蒙其害嗚呼世之君子亦毋有所貪焉斯可矣孔子嘗曰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
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
也夫有天下者自其及之之積而至於動之之難其任有差而
其力之堪也皆止焉而不可過過而冒之則必以自禍珣璣之
器千金之寶也蓄千金者能得之然能得之也而藏之不周或
者盜之矣能藏之也而御之不謹或者傷之矣其藏之也周其
御之也謹是亦可矣雖然居有焉而已矣奉之而趨吾懼其足
之蹶也負之而馳吾懼其馬之佚也則愛器者不可以輕何者
誠不敢試其所甚愛于其所未安也至於治天下則輕動之吾
不知夫愛治天下者而薄於愛器也是故古之君子凡其所欲
立必有所甚便也寧有所畏而毋有所持蓋亦所愛者大而實
吾力為於其力之所堪而非惑乎天下之可否是以未嘗一日
出其定論之素而圖罔功茲文帝之治漢是矣陳武以用兵說
昆錯以削國說帝雖卻之可也甚者賈生以制度說帝猶未違

古論大觀

卷十一

賈誼論

夫豈固為冲退之行哉其見者審也嘗觀子產相鄭焚載書作丘賦犯人之議不恤可謂勇於必為而健於決者及鄭國有災或勸之遷國子產曰吾不足以遷矣卒弗之聽嗚呼文帝賢君也而難於制度子產賢臣大夫也而難於遷國無乃優于守之仁淪之之莊而動而中禮猶未也歟而後之君子耻曰未能也而獵之以為名曰吾將必為堯舜彼周吁賢而至於文帝子產亦足矣而堯舜伊周未易以僭也

賈生通達國體

陳傅良

天下之治體未始有定論也而儒者之學則有定論也論天下之事一以吾之學裁之則吾胸中誠自有先後然樂之當世之緩急則往往不能以相符蓋至于此儒者所甚難言何者由吾之說彼固所未暇而由天下言之吾將有所屈也然則君子亦或有反焉以深切者明于當世亦惟其勢而已賈生一書其為泥淖太息之說也議者感之愚則曰非生意也勢也而劉向亦云賈誼通達國體信矣其通國體也夫儒者言治其先後若畫一不可亂也功利之不加于仁義法制之不愈于禮教豈惟孔

孟能言之將知書者猶能言之而有人為易置其說而舛逆其序則謂之賤道以千時嗚呼吾求其人誠賤道以千時也則吾議之無貸如其志非若人也則吾又何忍讓之昔者舜禹傳心不過數語皋陶矢謨反覆天道而周召之相成王特有異焉七月一詩教之稼穡公劉一詩教之稼穡無逸一書又告之稼穡豈無正心誠意之說哉而何屑屑于耒耜倉箱之為者天下後世唯曉然知三公非賤道者是以深探其心而卒得其言儒者誠未易議也而賈生一書其大畧汲乎權勢法制而徐徐乎禮義燕語國俗者暇而緩談匈奴者激而切是故議者感之

夫以文帝之資其恭儉其禮下其固本皆其所甚長者雖或一二言過差而其資有所不可變則未將至于自正惟夫制國之撫度服遠人之無人蓋文帝未嘗慮也使漢之天下如唐虞三代根深而基厚卒然有變不足以震之則猶可以徐應而無虞漢之為漢不敢以望此也帝也一切不慮辟陽之誅弄兵閭下於而不問孟舒親尚盡力邊事輒見繩于文吏則誰而任後患者痛哭流涕恐懼而言之生豈避天下之惑我哉凡觀古人設施要不可以紙上為斷且當時身親見之有次第也夫子用于魯今日墮費明墮成聖人豈樂用兵哉蓋魯則然也由今觀漢

古論大觀

卷之二

五三 賈誼疏論

井泉之警吳楚之變卒有侍之而無災憂則以為生言之無補向使誼陳不極意不切則條侯未必用梁未必益而漢之事殆非今日之所親思故曰儒者定論誠自有先後而或有所反焉以切乎當世者賈先也

李布親尚孟舒論

陳傅良

圖天下者取人貴寬保天下者用人貴審矯寬而過于審賢主所不免也始高祖之興楚角也其取一世之豪傑雖屠狗販鰓之倫寸長而不棄也天下既定坐江之謀擊柱之爭沒高帝齒而不寧嗟乎鳥喙殺人而良賢用之時也幸而疾去餘毒猶食高帝晚年其亦食子喙之餘毒也哉蒯酈屠戮曾不一少舉其顏者非帝之忍也勢也洎乎孝文天下幸于無事惟恐蹈前日之轍而智且勇者喜于自逞以開天下復捷之際也故李廣賈生皆奇才也帝狹嘆其不遇而陳之以一令官豈夫豈為害治一開釋之乎爭輒內親止被番豕固不足道帝豈不知廣之賢於周仁石奮之庸極非降淮申屠木強者之比哉然念勇鷙者易于貪切而索銳者喜于多事吾拒其自以援天下則亦寧負三子也德文帝誠保治之主也哉世多為孝文以使素一言而殺李布以出兵一戰而奔親尚孟舒之爵遂使田叔馮唐增嘆焉然憤布亦有以為言嗚呼懲其者改鑿懲其者廢食有懲而過焉固也文帝懲高帝之寬而過於審矣疑哉唐人有言武后以易得人德宗以精失士愚於高祖文帝亦云

古論大觀

卷之三

五三 賈誼疏論

郭都論

權德輿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德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于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為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三傳以誠世爾而復以郭都為酷吏傳有惑焉都之為中郎將上欲傳野蔬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又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欽手側目為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于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與此數者為漢名臣且入居公卿出總列

結論大觀

卷十三

郭都論權

郭堅剛志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壘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之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創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于此缺矣夫以推埋沉命侮文巧詆之徒目為苛吏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嗟嘻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蒞官無處父之華異申張之怨所至之邦必用其結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非而非失之

袁盎汲黯論

李德裕

袁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袁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黯好遊俠任氣節等權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徒妄發楊子所謂孟軻之勇刺于是夫俠者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格君父之命為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謂利者邪所害者正為梁王殺袁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鋤魔不賊宣孟承基不忍志寧斯為真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敖如發蒙耳雖實氣義之無者士之任氣而不任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為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人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為桑門亦不足觀矣

結論大觀

卷十二

袁盎汲黯論李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
主亡與亡盎見勃目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
感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
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為長歎息也當呂氏之世惠帝已殂少帝
非劉氏陳平用辟強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
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
涅而不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內守忠貞得
不謂之社稷臣矣其後絳侯繫獄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

古詩大觀

卷五

五示 陸奥國志

寔地而復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盜忠不
 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宣陛之峻高者難攀
 卑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用人心致君指誠若
 袁公者難與並為仁盍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
 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虐貫于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
 之不昧矣

鼎錯論

何去非

古者持國任事有四臣焉杜患于未兆弭苗于未形者賢臣也禍結而排之使安難立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國安矣孳而錯之危世治矣汨而屬之亂者非愚即姦臣也蓋姦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知忠知不足而持國任事禍之府也昔者晁錯嘗忠于漢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權也是以輕發七國之難而其身先戮于人之一言可不謂愚乎彼錯者為申商之學銳氣而寡恩好謀而喜功之臣者也自孝景之居東宮而錯說之以人主之術數也固以智籠之矣及其即位而以天下

卷之六

卷之五

子文之力

聽之彼挾其君之以天下聽之也欲就其所謂術數之効是以輕為而不疑決發而不顧卒以憂君危國幾成劉氏之大變而後世之士猶或智之獨子雲乃謂之愚子雲之愚錯也非以其智不足以衛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國未發之禍而故趣之其亂也東諸侯之勢誠強矣強而驕驕而反亦其理也然而束之而使無驕御之而使無反者豈固無術耶而錯之策曰削之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是錯之術無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錯之所謂禍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安有數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為

之役也吳王所發五十萬之衆者皆其削郡之民也連七國百萬之師西嚮而圖危關中乃曰禍小者真愚也夫七國之王獨吳少嘗軍旅為宿姦故惡其六王皆驕夫孱雅非有身材絕器拔智任術足以就大計者其謀又非前師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徜徉相視而起皆吳實迫之欲并以為東帝之資耳當孝文之世漚之不朝發于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賈誼固嘗為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匭不窮其姦而以恩禮霸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餘年而漚無他變也漚之反于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吳者四十三稔矣齒髮固已就衰而鄉之勇決之氣與夫驕悍

古論失觀

卷十二

吳王濞何二

之情窺觀之姦皆已沮釋矣今一旦奮然空國西嚮計不反顧者漚豈得已哉有錯之難趣其後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漚者三郡且南面而撫其國者四十餘年錯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趙諸齊皆以暗隱微惡奪其封國之半彼固知其地盡而要領隨之是以出于計之無聊為一決耳向使景帝襲孝文之寬假而恩禮有加焉而錯出於主父偃之策使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使支庶以弱其勢則漚亦何事乎白首稱兵冀所非望而楚趙諸齊不安南面之樂而甘為漢役也吳王反虜也固矢人之所共素未有不于敗城者然亦幸其未為曉兵者也使

其誠曉兵則關東非漢有而錯之罪可勝戮哉方漚之起也其謀于宿將則曰必先取梁其謀于新將則曰必先據洛二策者皆勝策也而吳王昧于所用故敗于隨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親景帝之母弟國大而強北距泰山而西界高陽今釋梁不下而兵還西則漢衝其庸梁據其脊不戰而成擒矣此宿將以先取梁為功者圖全之策也所謂以正合者也雖陽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衝積武庫之械豐穀倉之粟今不疾據而徐行留攻則漢騎騰入梁楚之郊以蹙之敗可立待也此新將以先據

古論失觀

卷十二

吳王濞何二

雄為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謂以奇勝者也二策者皆勝策也雖反國之虜無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數也幸其當時無以變舉而並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吳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據淮此所以亟敗也所謂雙舉而並施者銳師卷甲以趨淮陽重兵疾攻以覆梁都雖無能入關而山東舉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淮則漢兵得以東下知據淮而不知取梁則梁兵得以躡後使銳師據淮而重兵攻梁雖已據則漢兵不能即東漢兵不東則必舉梁梁舉而山東定矣幸其不出于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壓梁梁未及下而亞夫之軍馳入滎陽而壁昌邑矣求戰不得欲去不可彷徨無所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為曉兵者也向使吳王兩用

其策而又假田祿伯之偏師提之以赴武關周丘長驅遂歷陽城之北反雖不遜而禍實大矣嗚呼孰謂晁錯非真愚者哉

史記大略

卷十五

六十一



晁錯論

秦觀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為漢用袁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為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于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為師老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異于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稱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適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甘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即山鑄錢者海為壅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為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為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于愛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為冤此正機緩所謂以母言之則為是以妻言之則為妬夫言之者異而其意同也就使盎與錯素無睚眦之嫌其為謀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奈何即七國之兵未易破

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祿山之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為明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為陳元礼之所殺也由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礼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渰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昆錯事出景帝爰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于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祇足以危身矣尚為祿山之成敗以故斬國忠以

古論大觀

卷十一

六三昆錯論

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為也

鼂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狂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一馬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于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思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培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衣赭錯

古論大觀

卷十一

六三鼂錯論

亦未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于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古論大觀

卷十一

六四 景帝錯

鼂錯論

李觀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鼂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錯潁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為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剛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恩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翦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々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久狂夫為計料勝一舉遂握長舌交構七國借諸錯之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異在紆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歆歆長悲益為天子之羞矣始高帝封潁於吳以誠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園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盎之內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俸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累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鼂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

古論大觀

卷十一

六五 鼂錯論

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毋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有電錯用至忠之畧与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弄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毋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尔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逮忠有不逮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与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古論大觀

卷五

六

袁盎



電錯論

文彥博

臣讀漢史電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曰天道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濟邦家之治隆矣而錯乃云臣不及君故自親事然則古之聖帝明王安用輔相而致治乎所謂五帝者堯舜為聖之優故仲尼刪詩書則斷自唐虞為萬世法二典之載堯則有命羲和為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則命禹平水土棄為稷官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為共工益為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乎衆而後用其人各任以職且云食曰汝諧慎東之至也所以百工允釐熙帝之載如此則堯舜果自親事乎仲尼曰舜何為哉端拱正南面而已錯所謂自親事豈非乖謬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為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還言好問之裕仲尼云一言幾于喪邦者謂人莫已若則錯之言亦幾于茲乎臣故著論深切以明之庶幾有所補益

古論大觀

卷五

六

電錯

無權而所謂宰相者取充位也夫大臣無權則其勢可以劫而
賢者止于取充位則雖甚繆而可以無過以甚繆之人居可劫
之勢是故三莽則因之以為資而其端則出于孝景然則漢之
禍景帝為之也

周亞父論

劉彥冲

周亞父雖直自信當文帝而顯名過景帝而殺身非有幸不幸
其操術然也方匈奴寇邊文帝遣亞夫屯細柳細柳在長安西
當時非臨敵之地文帝以萬乘臨之先過棘門霸上則軍中豈
不預知哉萬幸持滿向帝先驅帝至又不得入既入又禁馳驅
此亞夫欲以軍威示文帝爾如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斬吳姬
有意為之也文帝固其重之亞夫之名遂顯後屢諫景帝帝怒
下吏又不對竟殺之夫竹已恭事上敬此大臣之節也亞夫不
知遵此始以強直自信不移文帝寬仁故推成其美景帝忌刻
故陷於僇辱然則景帝之殺亞夫雖曰濫刑固有以昭之矣

汲黯蕭望之論

陳傳良

君子之用於世非不樂其身之安於朝廷之上而得究其所欲為者也。泄柳申詳所以不安于繆公之側者非二人欲也。無泄柳申詳之人以安之也。嗟夫樂其身之安於朝廷之上而究其所欲為而同列者無泄柳申詳之人則一日而去君側固君子所懼也哉。采芻之詩曰彼采芻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芻者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且輟一日之容適從事於蕭蕭之微亦奚不可者而詩人有三月三秋之懼何者未及轉踵而棄之者至也。凡人臣之事君一有所疎外則其分也日隔而君之見知也。不深懼其嫌隙之易開而忌其復進也。交謗而不釋君子安得而不畏也哉。昔汲黯與張湯公孫弘比肩于武帝之庭蕭望之與弘石許史共任於宣帝之日弘湯之疾黯者恨無所發怒弘石之與望之不相能又非一夕也。重之武帝深昵弘湯而貌敬黯孝宣亦以法律右弘石以書生忌望之二君子之立於朝也危矣哉。淮陽之命黯所以願出禁闥平原之還望之所以雅意本朝而賦於其心者非擇事以為忠也。懼有以中之也。嗚呼者不敢離君之左右而懼謗間之也。孰謂武宣得人為盛矣乎。三代而上臯陶矢謨於內禹稷躬稼于外周召

師保亦出為二伯居者無閒言行者無愧色無所懼也。秦漢以來此風盡矣。武安一去咸陽七里而應侯之譖已行仲舒在選膠西而幾不免於禍。姦鋒之中人固如此也。吁。君子安得而不懼也哉。

古論大觀

卷十三

五 汲黯蕭望之論

石慶論

秦觀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脩法度外攘
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
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洪牧丘侯石慶
而已平津以賢良為舉首用經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
事其免固宜牧丘鄙人耳為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
之終于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
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
道缺陽勝而偏陰則剋制之功虧僭實生偏亦生僭兩者無
害是謂太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之始富於春秋
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為丞相權移主上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
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強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
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克位而已稍不如意
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
強臣弱陽勝而偏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
人則唯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強臣弱陽勝偏陰之時雖有
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唯鄙人而
後可也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于慶、醇謹而已在

古論大觀

卷十三

石慶論

古論大觀

卷十三

石慶論

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
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
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
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何也洪之才術雖不
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
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
相去為幾何耶洪與慶為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
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
主父偃之屬號為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
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
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及黠好直諫守節先義
至說公孫洪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黠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李廣論

何去非

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當天之下正義正義之立
國為法制在軍為紀律治國而緩法制者亡理軍而廢紀律者
敗法制非人情之所安然吾必驅之使就者所以齊萬民也紀
律非士心之所樂然吾必督之使循者所以嚴三軍也昔者李
廣之所為將軍其材氣超絕漢之遠將無出其右者自漢師之
加匈奴廣未嘗不任其事蓋以兵居郡者四十餘年以將軍出
塞者歲相繼也而小大之戰七十餘遇以漢武之厚于賞功自
衛霍之出斬虜而取侯封者數十百人廣之吏士侯者亦且數

古論

卷十五

八李廣傳

軍而廣每至于敗以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
裁以當幕府之責當時後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其不
偶也竊嘗究之以廣之能而遂至于此者申其治軍不用紀律
此所以勲烈爵賞皆所不與而又繼之以死也夫士有死將之
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于驕知死令而不知
死恩常至于怨善于將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
可百戰而百勝也雖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職也士未有以致
其私而有以致其職者可戰也未有以致其職而有以致其私
者未可戰也蓋私者在士而職者在將士者難恃在將者可

必故也夫部曲行陣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
皆所謂軍之紀律雖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輒廢而緩于申嚴約
束者也故以守則整而不犯以戰則肅而用命今廣之治軍欲
其人人之自安利也至于部曲頓舍警嚴管攝一切弛畧以便
其私而專為恩所謂軍之紀律者未嘗用也故當時稱其寬緩
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佚樂為之死敵然虜卒犯
之無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令而功之難必也士誠樂死之矣然
其紀律之不戒者亦所以取敗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驕子
不可用也昔者司馬穰苴卒然擢于閭伍之間而將齊軍一申

古論

卷十五

九李廣傳

令于莊賈而三軍之士莫不奮爭為之赴戰遂一舉而摧燕晉
之師彭越起于群盜百人之聚其所率者皆平日之苛吏一旦
號令斬其後期衆皆莫敢仰視遂以其兵起為侯王卒佐高祖
平一天下二人者豈獲所謂素撫循之師者哉以其得治軍之
紀律能使夫三軍之士必死于令故也廣不求諸此乃從去人
之談而深自罪悔于殺已降以為損益莫大于此者亦已疎矣

衛青張世安論

陳傳良

君臣之閒可以相忘而不可以相忌也相忌之隙閒君臣之道
喪矣大凡憂畏生於不足猜疑起於有閒上之絕下也太嚴則
下之奉上也不敢自盡故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深者無節士
何則有所拘者不能有所縱威然自危必不能泰然安意為之
也嗚呼人君之禁其臣使之懼不免之不暇屏迹以避嫌損威
以避禍豈國家之福哉昔武帝以剛明之資督責臣下自李蔡
嚴青翟趙周數相駢死牢尸石廕雖得以謹終亦數被譴公孫
賀至於流涕不敢受命當時嚴鈞衡之地如其身陷不測之

古論大觀

卷十三

十一 衛青張世安

淵也至于宣帝其校克又通之趙孟楊韓之倫以微罪誅其他
自全唯陳萬年之順從丙吉之謙虛而已高材之立於朝未始
不累之也世多咎衛青之事武帝不招士張安世之事宣帝不
薦賢嗟夫魏其武安以厚房為天子切齒霍將軍以秉權萌
驕乘之禍其鑒未遠也况青握兵百萬據威沙漠安世身總楚
旅司國之命此固武宣之所以側視輒散其心難之者使其招
士薦賢以取士大夫之譽其能免乎易於否之九四曰有命无
咎疇離祉豫之九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所居之世不
同其事之所以異也若豫之九四以上行之志不能無疑而疇

離以自守則曠官之刺興否之六四履可危之地不俟有命而
朋盍以自助則植黨之患生矣若二臣者果能免朋盍之疑者
也孰若自處於疇離之祉也哉嗚呼是非二臣之罪也

古論大觀

卷十三

十一 衛青張世安

霍去病論

何去非

天之所與不可強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授不可習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無可強之材可習之智則凡材智有以大過于人者皆天之所以私被之也天下之事莫神于兵天下之能莫巧于戰以其神也故溫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謂其巧也而桀惡欺誦不羈之小人常有以獨辦由是觀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將于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資也昔者漢武之有事于匈奴也其世家宿將交于塞下而衛青起于賤隸去病奮于驕童轉戰萬里無衝不克聲威功烈震于天下雖古之名將無以過之二人者之能豈出于素習耶亦天之所資也是以漢武欲教去病以孫吳之書乃曰顧方畧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昔之人無言焉而去病發之此足知其為晚兵矣非以兵可以無法而人可以無學也蓋兵未嘗不出于法而法未嘗能盡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學然法之所得而傳者粗也以其不盡于兵故人不可以專守盡法之無得而傳者其妙也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一日之內一陣之間離合取舍其變無窮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者以應無窮之敵則勝負之數戾矣是以古之善為兵者不以

霍去病

卷五

十三

霍去病

卷五

十三

法為守而以法為用常能緣法而生法與夫離法而會法順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以人而俯變之以己人以之施而我以之生人以之敗而我以之勝視之若拙而卒為工察之若愚而適為智運奇合變既勝而不以語人則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學而自顧方畧之如何也夫歸師勿遇曾公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追趙充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果百里而爭利者蹶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虞詡犯之而破叛寇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苻澹兵少而勢分者敗黠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劫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括薛公策黠布以三計知其必棄上中而用其下賈詡策張繡以精兵追退軍而敗以敗軍擊勝卒而勝宋武先料熊縱備我之出其不意然後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暫出野次忽焉而歸即降思明之二將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膠而書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此是果不在乎祖其緒餘而專守也趙括之能讀父書詳矣而蘭相如謂徒能讀之而不合變也故於其論兵雖父老無以難之然者

不以爲能而逆知其必敗趙軍者以書之無益于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書之所不能傳而亦非吾心之能逆料于未戰之日也昔之以兵爲書者無若孫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備矣其所不可者雖武亦無得而預言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人皆知我而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于無窮也學者因諸此而自求之乃所謂方畧也去病之不求深學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執孫吳之遺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其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謂之善者亦已妄矣

官論大綱

卷十三

十四

驃騎論功

吾丘壽王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元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內慈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于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剪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辭謫之誅十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條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官論大綱

卷十三

十五

李陵論

何去非

善將將者不以其將手敵善為將者不以其身予敵主以其將予敵而將不辭是制將也將以其身予敵而主不辭是聽主也故聽主無斷而制將無權二者之失均焉漢武召陵欲為貳師將輜重也而陵惡於屬人自以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才飯客願得自當一隊以步卒五千涉單于廷而無所事騎也夫所謂騎者匈奴之勝兵長技也廣澤平野奔突馳踐出沒千里非中國步兵之能敵以匈奴之強兵騎之衆居安持佚為致敵之主而吾欲以數千之士探甲履履徒涉深入策勞慮憊為赴敵之客

十六卷

其陵輕委其身以予敵矣而漢武之不禁也乃甚壯之而聽其行上無統帥而旁無援師使之窮數十日之力涉數千里之地以與虜角而冀其成功陵誠勇矣雖其所以摧敗足以暴于天下卒以衆寡不敵身為降虜辱國敗家為天下笑者是漢武以陵與敵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固也陵提五千之士孤軍獨出當單于十萬之師轉關萬里安得不被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戰者無幸勝而有常功計常功而後有是勝不可以幸待也度有功而後動是功可以常期也秦將以荆問其將李信曰應兵幾河而足信曰二十萬足矣以問王剪

王剪曰非六十萬不可秦君甚壯信而輕剪也遂以六十萬衆將信而行大喪其師而還秦君大恐自駕以請王剪王曰王欲用臣願非六十萬人不可也秦君曰謹受命剪遂將之卒破寇而滅焉冒頓單于嬖辱呂后漢之君臣廷議欲斬其使遂奉兵擊之張敖請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會可斬也昔高祖以四十萬衆困于平城噲奈何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也呂后大悟遂罷其議向使王剪徇秦君以將予敵而不辭呂后聽樊噲以身予敵而不禁則二將之禍可勝悔哉夫李廣李陵皆山西之英將也材武善戰能得士死力然輕暴易敵可以屬人難以專將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奮勵氣節霆擊鸞搏則前無堅敵而功烈可期矣漢武皆乖其所任二人者終償慶而不濟身辱名敗可不惜哉大將軍衛青之大擊匈奴也以廣為前將軍青徙廣出東道少回遠乏水草廣請于上曰臣部為前將軍令臣出東道臣結髮與匈奴戰乃令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死死單于而青陰受上旨以廣數奇無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廣遂出東道卒以大期自殺夫以廣之材勇得從大將軍全師之出其勝氣已倍矣又獲居前以當單于此其志得所遂宜有以自効無復平日之不偶也奈何獨摧擯之使其枉道地

出遂死于愧悵而天下皆深表焉至若陵也又聽其以身于敵而棄之匈奴使倖于或勝及其以敗聞使延首傾耳望其死敵而已無他悔惜也嗟夫漢武之於李氏不謂為無負也蓋用廣者失于周而用凌者失于易其所以喪之者一也賈復中興之名將也世祖以其壯勇輕敵而敢深入不令別將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卒以勛名自終蓋勇壯輕敵者可以自從而別將遠征之所深忌也觀賈復之所以為將無以異于陵廣也而世祖不令別將遠征常以自從者是明于知復而得所以馭之之術也故卒收其効而全其軀不然則復也亦殞于敵矣嗚呼任人若世祖者幾希矣

李陵論

十八李陵傳

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志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忘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固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曠者謂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垂天馬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于夷狄束手為降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勲于前隲家聲于後不可以言智罪運于躬禍胎于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于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讐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無陵及親之禍則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霜墓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谷子卿

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終始焉何者與其
款刺心自明矧頌見志曷若效節致命以取信于君子與其痛
毋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軀守死而紓禍于親焉或曰漢武帝
不能明察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荅曰設使陵不苟其
生能繼以死其必賞延于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
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
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平泰山生或輕于
鴻毛若死重于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于死則視之如鴻
毛也故非其義則君子不輕其生得其則則君子不愛其死惜
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
乎不其悲乎

李陵論

卷十五

李陵

李陵

李陵論

秦觀

臣聞草食之獸不疾而易殺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
失其大常也知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夫用兵之法有所謂常
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
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
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
之所以敗者其不達于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
漢武時匈奴承肩頰之威號為強盛控弦百萬與中國抗衡
衛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
有諸將相為鷹獵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
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
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邊
又嘗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聞困絕謂以少擊
衆可以為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
取荆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
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荆既而軍敗復欲使翦翦曰
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荆地夫
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為利哉以為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

李陵論

卷十五

李陵

李陵

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報而奢以為鏃鏑之飯肉試則斷牛馬
金試則截盤匿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
則碎為百鳴呼以王霸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
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其
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其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
為武師將輜重陵心恥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多單于兵
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耶而不勝
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頽其家聲是以不能養其
氣而已矣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
三牛喋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士
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謂利諸酋皆勒所部塞
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于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
異矣

司馬遷論

班固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
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譜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
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
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
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無詒侯有
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
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
矣至于采經據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
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
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
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
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
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
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
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
保其身難矣哉

司馬遷論

秦觀

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今措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于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賤賤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于幾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然有激而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

古論大義

卷三

同馬遷

揚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于渾者略于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于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于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為事而天下皆以竊貨殖貨為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以陷腐刑其情適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切寓之于書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窮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傳說匿于傳巖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柱杙百里飯牛仲尼阨于陳蔡蓋遷目況也

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誠使卿曲之俠

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然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于人之難曾匹夫之不及也其述貨殖也稱秦始皇令烏氏保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為正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賤者有于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賤且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為是非頗謬于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為人多愛不忍雖剝客稍稽佞幸之類猶

古論大義

卷三

同馬遷

屠屠馬稱其所長況于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文而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楊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多愛不其主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于義而主于奇則遷不為無過若以是非頗謬于聖人曷為乎取也

公孫弘論

李德裕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
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于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稟上
聖之資和不碍入是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為戾太子立博望
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
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
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為其羽翼劉武有
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腹心劉安行陰德
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為善終以任伍被敗以是而知雖

古論大觀

卷五

李德裕

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西豪者六國之罪人
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綱之疎濶連
平觀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
則賓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賓客賢
人與恭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
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
平津政出一門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
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官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
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二

秦人不碍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上以難丞相詘服則知
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館何益于謀議哉
況近臣秉大政者常不下四三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槐柳齊列
所謀以傾奪為首所議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
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後姦智獻奇計者道其邪徑
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
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
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閣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古論大觀

卷五

李德裕

桑弘羊論

張或

班固稱弘羊擢于質堅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亦不然矣夫君人者務于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于庖人太公坐釣求倫于漁吏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疆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商辛淫醜則惡未革進周厲貪虐則桀與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通乎故志必求諸非道抑為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

桑弘羊

桑弘羊論

李德裕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稱謂之任則姦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為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論領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薦之路聚貨者所以得升矣貴操其奇贏乘上之急售于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三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竇賂多託賈人汚吏處之頗類牧羊而蓄豺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困楊雄上書云漢武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空今貨入

桑弘羊

桑弘羊

之以其給周公之制也而況攘臂抵掌力為天下聚歛之人哉議者謂君之所與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趨而君子所不為為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為盜者善為盜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鹽鐵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行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虧于弘羊哉弘羊自守不惑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敦而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奈何以不智其若矣乎

霍光論

蘇軾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大過於群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闊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域至於擇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辨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猶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為取也書曰如有一人臣斷之考無他技其心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擇衡幼冲之君而以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霍光論

陳傳良

几天下之利害自非聖人不知非其身嘗焉而後知者蓋寡人主之欲知其人才最難知也天下之人才匿真於似是以偽為實雖智者易惑也故夫其人炳然其有外貌而其中無有世主必甘心焉而不疑暇亦利其便捷奮發之形若足以成天下之功則捨而為朴魯庸鈍之恥也必有所不暇而亦非近于人情惟其倚之而不濟用之而有旁然後反而思天下之事不可以形求昔秦穆公來由余於戎拔百里于虜起襄叔于踈賤春秋賢君有愧於其為者矣而聽杞子之言覆師於穀乃悔過自誓

古論本義

卷十一

霍光論

而深取乎介然無他技之臣漢高帝收一時英雄共取天下天下既定叛者九國相踵而後口后問人則曰安劉者勃也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故非穀之敗穆公不知一介之足以託國也而德韓彭之多事雖陳平猶以智疑嗚呼其亦嘗也已矣梁稻藥石吾審知其良于栢黎菱茨也而難差焉則亦栢黎菱茨之喻而不先于稻梁藥石何也快于人者誘人非有誤焉則亦未果却也士之誘人不甚於栢黎菱茨也哉嘗始怪武帝得人盛于七制而不足以辯事何也彼見夫衛霍之容若是其甚武也張周桑孔之狀若是其饒而巧也公孫卿枚儒言而儒服又

若是其文且秀也則以為天下之功得於是者共之亦要無成而愈多愈不濟以用之則易窮然後脫然自失而憂天下之計非便捷奮發者能之而提孺子之命寄之朴魯庸鈍之霍光而光果有以當其心至於唐太宗平生無用人之失卒繆于一李勣由此言之武帝雖創於穀之敗而太宗不自見黜彭之禍故也嗟乎霍光安漢于幾危而李勣流毒數世則一霍光足以贖武帝之過而太宗之烈至于一李勣而頓墮故曰人主不幸而有所誤則亦寧以其身嘗之而已

霍光論

卷十一

霍光論



霍光論

陳無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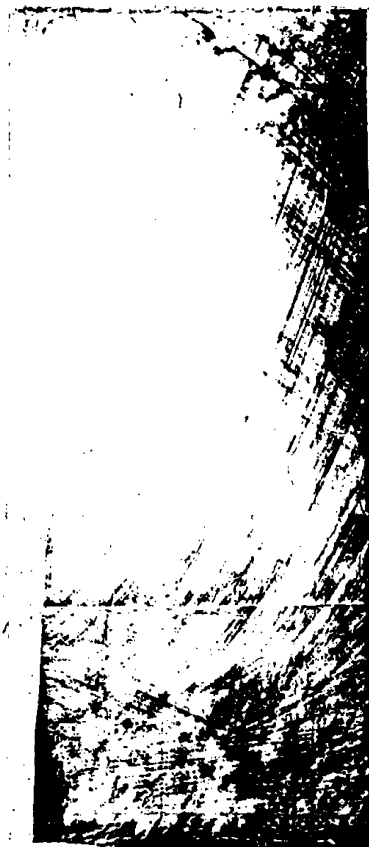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
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去霍光是
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昏陟明全而歸之承征伐
之後公私兩弊而數十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
愛冒大義隣于奪矣其幸宣帝知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
昭喪而宜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東氏謂不學
無術闇于大理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碑老胡
而著忠孝何待于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
者資也資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者由之者道也畏之
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
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
婢為妻乎則除患于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于此乎或者又謂
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
者至其結昏人主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關與武庫親同列而慮
患有急而求符璽又皆有以過人持其才有能否爾雖然中人
而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日碑不肯納女後官而光以為后日
碑殺弄兒而先陰妻為不軌光之守節誠有不如王其功亦非

日碑所及也始光推日碑而日碑謂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
者惜乎不之盡也

霍光論

卷十三

王夫之



霍光田千秋蔡義論

陳傳良

人之言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嗟夫庸人者安足擾天下之事而擾天下之事者皆有才者也夫惟有才而其心喜於勝人而不免乎忌夫求勝則愧于無以自表而好忌則又將害人之功利其短而樂其無成天下之禍鮮有不自斯人為之也昔狄仁傑相武后稟師德謹守雖仁傑不見其賢姚崇佐明皇盧懷謹不事三婦之崇而天下號為伴食然狄仁傑姚崇卒立大功於唐而師德懷謹以長者聞亦無損於國何哉自度其才之不足而不以已妨賢非近厚君子不能也謏謏然挾己之私以分人之權奸于自用而惟恐其不出諸已此吳起所以忌田文張廌賞所以沮李晟者也而謂君子為之乎然則田千秋不從相職侵大將軍之事霍光之用人不以新進少年而任垂老之蔡義愛國之君子固如此也而或者不識以為譏嗚呼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以光之時而使吳起張延賞之徒與之共功其能一日安光之身也哉

霍光田千秋蔡義論

卷十三

三七

霍光田千秋

韋元成論

秦觀

臣觀韋元成等儀漢宗廟之事未嘗不竊嘆之以為此乃不達時變腐儒之論也何則禮非天降地出出於人心而已合於先王之迹而不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為禮也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世生養之具未備巢居而穴處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則祭其先也亦不過薦毛血於中野而已中古以來養生之具漸備範金合土以為室榭宮室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醑夫以備者自奉而以不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始制宗廟之禮祭祀之儀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日有祭月有祀時有享歲有貢始終有歸其物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夫豈求勝於上古之世哉蓋以謂不如是則人心怵焉而不安此制禮之本意也昔惠帝作複道叔孫通因請以為原廟又嘗出遊於離宮因請獻櫻桃夫原廟與諸果之獻前此未嘗有而通輒以為請者知制禮之本意則可以義起之也彼元成等不然徒見漢之宗廟祭祀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毀之不知六藝之文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古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古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次之宮室為後將

霍光田千秋蔡義論

卷十三

三七

霍光田千秋

毀宮室廐庫為先宗廟為後何則管之先親而後身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也漢之制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元成等徒知陵廟園寢便殿祭祀之為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燕象玉之為過也知廟在胡國月游衣冠之為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臺離宮別館百有餘區之為非也元帝初元中雖以侈異嘗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而永元中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則是宮室宴享之事未能如禮也官室宴享非禮則置而不議宗廟祭祀非禮則議而毀之漢之祖宗神靈不存則已神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

古論大觀

卷十

元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言之元帝所用者蓋腐儒耳安得真儒用之哉

張安世論

秦觀

臣聞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為賢以臣觀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有姦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於道可退則請於君而退進退在道而不在我進之不從退之不聽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固退不肖而不能必取充位而已具臣者也同乎已雖不肖必與異乎已雖賢必擠專為利而已此姦臣者也安世身為漢之大臣與聞政事當天下進賢退不肖之責而竊竊焉專為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之不聽也故致為臣而去乎臣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敢天霍氏之外屬婦也光得薨而子禹謀反夷宗族敬尚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顧上懲博陸之禍方貪權勢在已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于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史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嗚呼其視姦臣則有間矣豈大臣之所事君者乎臣故曰安世則具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

古論大觀

卷十

秦觀



殊之多寡而適于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為重為多者無所於
德為輕為寡者無所於怨衛宰之工寔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
事其君者如此曾若安世遠權勢者乎雖號不同而其于有心
則同也昔叔向被囚祈奚免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
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
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泣涕平致先嗚呼國之大臣
其好賢也如祈奚之於叔向管氏之於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
之於伯氏諸葛之于廖立李平則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
遠或近皆可以兩忘矣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歟
不以為仁予之也嗚呼知通之不與濤則知臣之不與安世矣

古論大觀

卷十三

四一 卷十三

魏相稱上意如何論

陳傳良

古之君臣其心則相知而其道則相濟相知之深而相濟之不
足君子猶以為未善也凡人臣之事君不度其君之所可為以
就其有為之志者非也安其君之所可為而不輔其所不能為
之關者亦非也何者拂其上之所欲相持而至於相戾者固君
臣之患惟其所行之便相約而至于相戾者尤君臣之患也故
夫事君者雖不遂其意而度其所欲亦不遂其意而求中其
欲是非相知以心而相濟以道不能也漢之魏相有聲于宣帝
之日君子賢之然常以刑名繩下相以嚴毅總職衆臣謂其甚
稱上意則是矣獨惜乎相知之深而相濟之不足猶未可以為
盡善也夫自知其君之可以王而與之王者伊尹也自知其君
之可以伯而與之伯者管仲也是故伊尹之說湯無卑辭湯之
受之也亦無難色管仲之見威公無侈說威公之用之也亦無
異圖君臣之間相知如此而不可以致治者無有也噫君臣之
相知誠樂其如此也已然而人主之患每易於恃其所長而但
於其所快夫恃其所長則其才果於自用但于其所快則其志
易失之偏而為之臣者又每售其所喜而不責其所難入夫售
其所喜則其過也莫之抑不責其所難入則其不及也莫之提

古論大觀

卷十三

四二 魏相傳

自用之才加之以易偏之志而徒見夫不抑其過不瑾其所不及之說嗚呼徒相知而無以相濟其患蓋如此哉漢之宣帝人皆知其為英主也不懼其不明也懼其明之過于察而入于苛也不憂其不衡也憂其斷之過于嚴而流于忍也不憂其不勤也憂其勤之過於銳而幾於侵下也魏相輔之總領衆職使上下無苟且之意而公卿多稱位之人真無負于宣帝之為者相知以心孰如相之於帝也哉惜乎徒相知而無道以濟其短君子不能無恨于弱翁也昔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善者懼矣周公之法議能識功不遺以一青絕天下之才也霍光親握天子璽權而立之借使無後猶將十世有之相乃發其已往之私卒使功臣之向來寒而赤族之誅已及何刻哉趙廣漢之吏才漢庭希有也不幸而親乎罪尚宜以八議之法貸之相獨戮以忤己之私憾至於民江而請代者舉京兆弗恤也何刻哉以宣帝之刑名而相以嚴刻佐之甚稱上意史臣之言則信矣然孝宣之治其於雜伯亦相之無以庸之也歟大抵人臣之相其君非于其有餘者將順之為可喜而增益其所不能裁其勝而約之中者斯可貴也高祖自任以馬上治天下向微陸賈詩書之說帝之勇氣未衰也以唐德宗之猜忌

古論大觀

卷十三

四主親相陳三

原缺第四十四葉

邵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過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當急而一時際會於佗人之力亦可以為微幸謂之真受其福也亦可乎因微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出已曰此乃臣議贊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當獨憂邊患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子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邵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冒微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為邵丞相戒也

古論大觀

卷十三

聖明書

邵吉論

張未

趙充國論

陳偉良

窮古人之權謀而巧用之者天下之奇才也嗟乎善創者堯關
善因者堯關持其所長者必敗則夫有才而不開道孟子所以
知益成括之見殺也窮古人之謀而巧用之而不知有所困亦
孟子之所憂也孫吳之善用之桀黠變詐相傾之謀無出焉而
其間豈無倖威恃重絨封而不泄以自固之道世之學其法者
非能用其謀之為難而能求其道深藏而時出之者難也漢家
之將善用孫吳者趙充國一人而已矣善戰者制人而不制于
人之以何先零之敵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以之定屯田

古論大觀

卷五

四六趙充國原

之策而窮寇勿迫又以縱湟水之餘卒大抵皆略其桀黠變詐
之謀而取其養威持重之道故天下不見窮兵之害而取克敵
之利充國番老無將家之禍而全懼榮之身名無它養貪於廉
晦勇於怯以無用御有用固兵家之最密人之所不察者而充
國知之也學孫吳而知此亦奚憑乎孫吳也哉項羽以百戰百
勝之銳卒鬪于漢家之及世多以學兵法不竟咎之嗟乎羽非
不竟其可用也不竟其無用之用者耳以歸信之賢其智無窮
而先擊後察之計不能自知而得諸趙之景因然則兵法之所
謂無用之用者固難察之也哉彼霍去病自謂無事兵法東方

生自謂識兵法噫使去病而能知兵法無用之用則其功當不
減充國方朔而僅知其所用之用是亦孟子所憂也已矣

古論大觀

卷五

又與趙充國

趙充國論

張拭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以兵難遠度而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緯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功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謂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關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後出倫罕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猷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四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

古論

卷十三

趙充國論

趙充國襲遂論

陳傳良

君子之所為非利於其名而為之也利於其名而為之則凡可以得名者無不為也嗚呼飾偽以釣名此深情厚貌者之為也而謂君子為之乎伊尹之告太甲必先已而後湯仲尼於夾谷之會書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無遜辭聖人豈不知先君之義有功者之不貴矜哉然直言之而不以為愧自為而自書之若有德色何也於其可以言而言不必嫌于自賢也於其可以書而書不必嫌於自伐也聖人之心惟無所自欺而已矣其為天下計者甚重其收譽于己者甚輕而何暇利于名之美而為之哉昔趙充國有降羌之績浩星賜勸之歸功它將非愚臣之所能及襲遂以治郡聞王生教之歸德天子非小臣之力遂卒用王生之對而獲長者之譽充國力拒星賜之計而以其意自陳議者莫不多遂之自遜而薄充國之自伐也噫以渤海之治歸德天子人臣之義固也以屯田降羌而歸功出擊之將使在上者易以開邊塞而邀功生事之臣得以中好大之欲而售其說其禍天下豈少哉吾身獲早牧之名而天下被其實禍君子固如是乎君子而果如是則李斯以頌美佞秦公孫弘以隱咎欺漢亦得為近厚者矣

古論

卷十三

趙充國論

陳湯論

秦觀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微幸生事發戾而奇其功憤其為庸臣所屈者則稱譽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尊寵以勸有功此余得以論之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泉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如此者而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暇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使人臣不恃命而有功也

古論大觀 卷十三 又中入水書卷

恃其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病也劉向之命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為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余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自漢以來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匈奴之衰乃五分其國而其常則未有二單于也其不可常微倖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既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擒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惟其為說不明若擅興而有功皆可以求賞相

維是故阻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陳湯者乃侯五單于而盡是侯者五人而止何處有邀功生事之憂哉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功顯褒而不疑而下不畏乘危生事要功之論天下之善計者也古之善為政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而已昔者魏國遼河其守邊之臣起從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侵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是賞陳湯之論也有功於魏者有大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

古論大觀

卷十三

又中入水書卷

石顯論

真德秀

京房言石顯之奸於元帝者可謂深切著明矣上曰已論則是知顯之為姦也而卒不能去者蓋權倖之臣始則媚君以邀寵終則劫君以固位方其始也人主之知未深阿意容悅無所不至苟幸入明夷之左腹則鍵閉之謀日工依憑之黨日盛中外大權既出其手則猶伏社之鼠不可熏也穴墉之狐不可灌也又如盲之疾藥之不能達傳咽之嚮近而不可割也惟明智之君攻之有漸去之有方庶幾其可不然則客養亦亡決裂亦亡夫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之去者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所論大觀

卷五

五十五

王商論

荀悅

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智也非以傷鳳也將欲忠主安民事不得已而鳳以為慨恨獨矯奸之當熊非欲見勇也非欲求媚也非以高左右也惻怛于心將以救上而傳昭儀以為陳背至于死真可痛乎夫獨智不容于世獨行不畜于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拔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晦哀今之人胡為鵷鵠本不敢立于人間况敢立于朝乎自守猶不免愚况敢守于時乎無過猶見誣枉而况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譏誇說敢直言乎雖隱身深藏猶不得免以是竊武子佯愚接輿為狂困之至也人無狂愚之慮者則不計自安于世是以屈原悲而自沉鮑焦憤而矯死悲之甚也雖死猶懼形體之不深竟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屠牧蹈壘之河痛之極也悲夫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是以古人畏患苟免以計安身撓直為圓斲方為圓機素絲之繁推亮直之心是以羊舌職受盜于王室遽伯玉可卷而懷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難乎哉

卷五

五十五

五十五

王商論

李德裕

荀悅哀王商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蓄於時昔人所以自退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又曰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余三復斯論潛然出涕夫仲尼聖人也猶美顏子之行藏與我同志稱審武愚不可及歎遊環卷而懷之則聖人遵養時晦可謂至矣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匡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逼迫多懼殆於危亡由是思之無非命也况王商者哉世人皆以貌陋質薄為數奇

晉書

卷五

五

敦厚碩大為多福樂昌威重真漢相容貌懾單于而遭愍於時過諫而殞豈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蛭蟻皆得保其生余又聞國之衰也忠賢先去故管仲知隰朋不久而齊國亂范蠡令祝宗祈死而晉主憂伍胥戮而夫差亡汲黯出而劉安悻悻新都之奪孰救樂昌之禍昔秦繆以三良為殉君子曰秦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棄善人之謂也

杜欽論

劉彥冲

杜欽就王鳳曰王章所坐事審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宜固章事舉直言極諫則汎言消釋疑慮者明鳳行其策史稱欽補過將焚賢此類也且王章上封事指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用鳳乃陷以大逆章死不以罪天下寃之欽為鳳謀主言無不聽也不能救章之死又為此謀蓋惡誣善天下果可欺邪欽裁人之權也初鳳專權欽嘗戒之又令鳳乞骸骨及王章上封事鳳稱病篤欲遂退當是時劉氏王氏之禍幾解矣欽乃力說鳳起視事竟救章欽內結鳳心而外取虛名故其謀反獲如此元帝舉直言欽專指後官謂外戚親屬無平利之心陰為鳳地谷永之沅也而機險過之史臣責永而恕欽且謂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窺也其然豈其然乎

晉書

卷五

五

劉向論

楊時

初孝宣猶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
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與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
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逆
世希合而為之與抑年少學備未能無惑於異端與其後與里
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為群小側目更生乃舍外親上變節其義
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
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
昵寵妾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遠非可以朝升而暮
落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
彼方欲肆欺以同吾之信為數以欺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
之而自為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倦々於
其君未嘗不為之嘆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
悲夫

古論大觀

卷十三

五十四論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于所敬之臣然
臣有忠和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雎山東之匹夫也
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情疎義薄矣而能奪昭王去稷
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固後嗣可謂忠于昭王矣夫能獨斷者
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為此矣夫有震雷之
怒能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于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
重不斷之于已不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
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
則明矣于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侯
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尚斷之不疑非所以慰
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
以年老子弱干曲陽有隙反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
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
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聞于鄭鵠退于宋妖不甚
于禹矣朱雲欲以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為當矣後代有類
于此者其臣可以范雎為師表張禹為至戒

古論大觀

卷十三

五十五論

朱雲論

王元之

朱雲折檻之說凡知書者悉之矣咸謂諫而必折節忠節也折而不理極直臣也靜微厥由孝成未得任賢去邪之道何以旌其直臣哉張禹身為帝師手執國柄一人仰之為規矩諸侯仰之為條舒內不能舉百揆之綱外不能振兆民之頌懸邪道右前旋進巧言如粧續蒙蔽君視聖帝聽錮天下之良臣瘞天下之諫口元延永始之間災青屢見當時識者鮮不以王氏為訕帝乃幸禹之私第議國之政事問其一言以為模範禹不能陳正道以禦災祥戮佞臣而安社稷反以軍官命不詰怪為正論

朱雲論

卷五

朱雲論

與乎

聖君頌論

司馬光

王莽篡聖君之名詠以尊爵厚祿切以嚴威重勢而必致之君實不勝逼迫絕食而死聖固以董膏之語訕焉未聞有為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昔者紂為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為不殞其節而已况于王莽漢累世之恩因其維綱絕節詐偽而盜之又欲誣誇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諛媚期于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援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弊何以異于犬羊之弊庸入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龍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于諂豈曰能贖故君實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聖君頌論

卷五

聖君頌論

儒生論

劉彥冲

元帝為太子時諫宜帝宜用儒生帝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及元帝即位貢薛常匡送為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然則是儒生果不可用耶劉子謂不然宣帝不用者腐儒耳所謂儒者不獨明訓詁通章句而已必練達世務器識兼全可也宣帝拔為輔相者親相張安世黃霸于定國蕭望之之流是也相明易經有師法安世識亡書三隨黃霸繫獄就夏侯勝受尚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定國迎師學春秋自執經北面諸弟子禮蕭望之好學治齊詩是皆通經術者也廢事知宜立朝有守所謂通儒也

古論大觀

卷十三

五十九

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劉向王褒或以儒術進或以文章顯宣帝時與之議論於石渠或於燕游指為歌頌弟其高下則宣帝豈不好儒哉元帝任韋匡等為相齟齬鹿鹿親附閹尹不敢失其意故史臣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驅糴可也然皆拊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則元帝所用其腐儒也耶

外戚論

班固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及有莘而紂之滅也廢姐已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交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未如命何其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既權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

古論大觀

卷十三

五十九

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妻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使倖姬娥倖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倖倖視上卿比列侯姬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倖華視真二千石比太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克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倖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

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
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同馬門外

古論大觀

卷十五

六十六歲

外戚論

李延壽

夫左賢右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御天下也殷王基不藉
華氏為佐周成王業未聞姬姓為輔然歷觀累代外戚之家乘
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而鮮能有克終之美必懼顛
覆之患何哉皆由乎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
萬積引大車升質任厚棟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蒲盈之戒
罔念高危之咎故思厥其室憂必及之所以殺身傾族相繼於
西京也夫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之禍
而况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已以富貴驕人者
古論大觀 卷十五 六十六歲

李延壽武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動或緣
恩澤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請訴貽禍斛律光以
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婁昭自以佐命之功崇其
名器且霸業權輿特方同德陵暴之釁因茲而起其靖德昭訓
二門並良家遺孽守死無暇固不足汲言又子非繼世權難安
假昭信非惟素門後道說攝廢辱廢望之地自致無由有周御
歷后門初無與政既而未跡竊權克移鼎重斯乃西漢覆車之
轍魏文所以深誡隋文潛躍之初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
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禮網繆始終不易然外內親戚莫預

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工於居擅玉堂家稱允元曜光戊里
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
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
朝運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棄其非據旋
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

古論大觀

卷十三

六三 外戚 卷二



西漢游俠論

班固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千庶人各有等差是
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
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
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宣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
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雖是列
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
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葉園指君以周
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
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揜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
背公死黨之議咸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
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
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遊俠劇孟郭
解之徒馳驚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凱
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
也故會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
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皇舉人也
而六國五伯之舉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也況於郭解

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卑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
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
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
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慶谷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
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
為師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古論大觀

卷十三

本固

古論大觀卷十三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四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安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漢光武論

何去非

師不必報也而効命者先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勝古之人有
以報而敗有以寡而勝者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先
武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符堅以百萬而敗於八
千之謝玄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軍也然
有時而至於敗者勝吾所以必勝而以輕敵敗也提率數千以
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奮吾所以必
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勝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
也兵寡在敵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
貪之恃吾有以覆其驕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
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為數
千之弱者易能也連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效其命
而忘其為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而強則易懈故
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強而懈則懈者其情也其氣則易乘
其情則難率因易乘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難率
其情而驅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知其

所以勝任之多寡非所勝任雖多而累矣韓信以高祖之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多而益辦也是以古之善將者其用百萬如役一夫分數既定形名既飾節著素明威賞素著有辭以用其鋒故也趙括一用趙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之坑者敗於秦也王翦必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荊者辦於多也漢高祖嘗一大用其軍矣却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楚也而項羽遂巡以三萬之銳起而覆之淮水為之不流此將逾其分而韓信之所憂也曹公之於兵也巧譎奇變難合出沒其應無窮自昔於兵未嘗不以少勝衆也卒喪赤鋒之師而成周喻劉備之憂者藉州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猇也方尋邑百萬之衆以廣是陽其視猇城之內外者皆枕上之內耳然而先武舍數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身先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之衆者皆枕上之內也是以勝之雖然其後也人知其為先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為能事也唯諸將觀其生平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也皆竊怪之而不知先武為是勇怯者乃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於小敵者其真情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蓋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勵勝之道也敵大而勇勇而決決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其真

古論大觀

卷十四

三



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易勝之也先武非特解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辦也嗚呼先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者不出於真情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測耳始伯升之結廣喜士規以誅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務稼穡而已故伯升死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勳廣客終衣大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先武意之所以在莽者豈一日之間耶抑於莽之世而為伯升之所為者蓋亦危矣是以先武之獨事田業為懷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先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者為難及也

古論大觀

卷十四

三

光武論

陳亮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于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強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箕計見效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畧然後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也畧以倉卒制其畧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運奇奮剛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與也固宜吾則曰此特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與止在于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

古論大觀

卷十四

中光武傳

神器群雄並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迹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畧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為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闇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瞰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雲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為可急而關輔為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阨塞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群盜盡起山東豈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

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螫草也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諸述之

穴而肆赤眉之螫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勝以并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景奔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畧平諸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諸將下隴蜀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畧而後成一定之功向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諸述為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諸述為敵則

古論大觀

卷十四

中光武傳

歟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服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顧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畧之不定而僥倖千或成則我欲東而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剛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而得千金得之于此則必失之于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所以為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

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為藩鎮終唐之世為大患者皆藩鎮也此無他不能立一定之畧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且吾又聞自古服辟叛驅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為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于沙上之謀乎光武勅使歸營卑騎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爵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于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性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他也

古論大觀

卷十四

六 光武論三

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切疑其計之過而未有所厭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而笑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為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漢光武論

蘇轍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實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御史大夫錯而景文不以為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知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惲然

古論大觀

卷十四

七 漢武論一

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侯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世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植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閹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

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若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主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古論大觀

卷之四

漢書

劉伯升論

何去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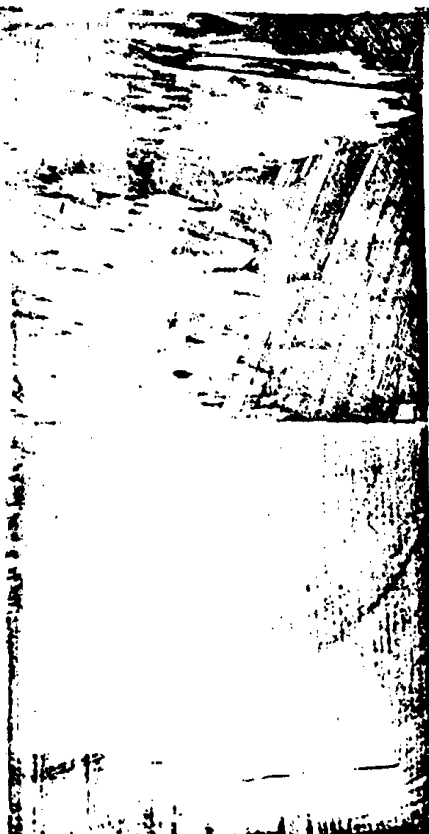
古之豪傑遭天下之變亂慨然而起皆有拯民撥禍之志其兵力威勢亦足以就功成業者已而一旦肝腦屠潰於庸夫懦子之手會不少惜焉天下笑者何也怙氣而易人矜衆而忽禍卒然變發於非意之所及故也昔者王莽之盜漢也而劉氏宗屬誅夷廢綱救死不暇幸而存者皆孱鷩不肖習為佞媚苟生而已獨伯升憤然有興復統緒之志收結輕俠起以誅莽雖莽亦深憚之方其起也獨率舂陵子弟八千人乃誘合新市平林數千之兵以助其勢而光武之衆亦倡於宛是以斬甄阜梁丘賜而破嚴尤陳茂之師不數月而衆至十萬其勢振矣於是豪傑相與議立宗室以從人望其意固在乎伯升也而新市平林憚其威明且樂更始之懦弱也遂定策立之伯升爭之而不得也已而伯升援宛光武大破尋邑百萬之衆更始君臣不自安遂誅伯升嗟乎伯升之志固大矣而其死也愚夫且知及之而伯升之不悟也夫新市平林之將帥故羣盜耳方吾之起而藉其兵已而違卻大計而擁衆十萬者功在我也人以其功而欲崇立之新市平林之不樂也舉而屬之懦弱之更始則三軍之權不在伯升而在乎新市平林矣權分於人而又固爭更始之

立宜其不旋踵而誅。公昔者呂侯之欲王諸呂也以問其相王
 陵陳平王陵力爭而陳平可之。夫王陵之爭將欲以安漢而推
 諸呂也。不知陳平之可者乃所以安漢而推諸呂也。伯升所拒
 更始之立者王陵之爭也。非所以自安矣。雖然伯升之心固未
 嘗忘新市平林之與更始也。惜其撫機而不知發而為人發之
 此其死而不悟也。宋之令軍中曰猛如虎狽如羊貪如狼強
 不可使者斬之。其意固在乎項羽也。羽知其意之在我也是以
 先發而誅之。使其不先發即羽亦誅矣。伯升以新市平林之為
 附我是以德之而未忍負之耶。孰若蜀先主之於劉璋李嚴之
 於翟氏也。璋舉全蜀倚先主先主遂取之以為鼎足之資人不
 非其負璋而與其得取蜀之機也。密始臣於翟氏翟氏自以其才
 之不逮璋也推而主之已而微有間言密即誅之其權遂一而
 兵以大振使伯升舉宛之威而又因世祖破尋邑之勢勤兵營
 師以戮新市平林之驕而黜更始則中興之業不在世祖矣。嗟
 乎伯升之不忍若亦婦人之仁耳。古之求集大事者常不忍於
 負人而終為人之所負者以其相同之機間不容髮故也。世祖
 是連兵決戰不及伯升而深謀至計乃甚過之。蓋伯升似項羽
 而世祖類高皇此所以定天下而復大業也。始伯升之見殺而

古論

卷十四

十一



古論

卷十四

十一

世祖聘諸更始遂迎引通深自咎謝不為成傷是以更始信而
 任之卒至權王即定河壯其資成矣乃徐正其位號遂以其兵
 而加更始而定長安使其遂形憤快不平於伯升之禍則亦併
 而已矣

桓帝論

南宮靖一

桓帝以來政選五倖刑濫三微去邪肆虐況付四方賢愚混淆是非逆置可謂亂矣然猶綿延不至于絕者上則有公卿大夫陳蕃李固楊東柱喬之徒面折廷爭用公謀以扶其危下則有韋布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鳩衆論以救其敗矯潔成風故言成俗士有不談時事則羞夫牧豎皆得以叫呼之是故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惜夫黨錮諸君子生茲不辰遠丁亂世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大勢如長江大河不可復返而諸君子欲以區區之口舌障其流而回其瀾嗟枯吹生揚清激

古論大觀

卷十

十一

滿御李膺侯林宗仲范滂顧登龍門碩同仙舟願就下坐願與月旦評三君八俊之名八顧八及八厨之號私相品題自立楊的而扶彈操子者已睥睨於左右矣天地一網吾高飛竟何處幸之禍連朋友殃及無辜諸君子其自取夫若夫貴叔度之氣衆溫厚圭角渾然卓卓乎鴻鵠在燕雀之群非復東漢間人物下此則郭有道之識高量洪才優慮遠陳大丘之處心持平天

賢最美亦有可稱者焉

東漢后妃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生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千王之燕寢嬪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道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窮窶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諂不行也故康王晚朝嬪嬙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執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家嗣遽也爰逮戰國風憲逾薄淫情任欲顏則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登高祖帷薄不修孝文祗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節詠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如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彫為朴六宮稱號雖廢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累數十斛又置美人官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嘗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立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

古論大觀

卷十

十一

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
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準遵先旨宮教頗修登
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閭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審其淑
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
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
好合遂忘淄濊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變必委成家宰簡求
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制重器唯秦辛太后始攝政事故後侯
權重於昭王家富於贏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
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
古論大觀 卷十四 漢書紀二



魏晉書

魏晉書

智者為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為害也魏晉初據
龍城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脩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
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
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當舉大衆束手稱
臣遠方望之言陷諸父于外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
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群盜十去六七而當懲既往之禍方擁兵
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當與王元王捷一二
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
一得者至于殺身亡國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
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于官渡二人皆求助于表表方
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子將
軍果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所宜從豈可擁
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
于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為曹公所并隗囂割
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
知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
不知已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
不知己每戰無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二十八將論

范曄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先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隲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鴻綽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執銳則隙生力伴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繼信越終見殖戮不其然乎自茲以

古論大觀 卷十四 王侯將相

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先武鑒前事之遺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黜耿賈之偏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答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悅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按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凡若元功峻文深寔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

告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汲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古論大觀

卷十四

王侯將相

御馬論

何去非

善用兵者能驅敵之強而急敵之銳彼之勢強則吾刑之以甚弱使其恃之以為獨強而至於驕彼之氣誠銳則吾救之以不慮使其無得以逞其銳而至於怠然後出吾所匿之強以加其驕出吾所伏之銳以加其急使其雖有巧者不及窺勇者不及備則制勝在我矣昔者冒頓之滅東胡李牧之大破匈奴者中之以其驕也趙奢之破秦軍周亞夫之敗吳楚者中之以其急也雖然求驕以怠人之軍者必有夫堅制之氣與夫善待之度迫之而不為動挽之而不為應者其氣也辱之而不為忿激之而不為變者其度也特是之氣字是之度為其上者無得而令為其下者無得而讓然後敵可勝而功可必也東胡之恃其強而易於冒頓也冒頓因其易我而速驕之東馬界之失而後求婦婦異之矣而復求土冒頓大議於群臣悉誅其欲與土者馳馬而赴東胡令之曰後至者斬國人從之遂滅東胡秦人代諸軍於關與趙使趙奢救之奢因其銳而欲急之也去耶耶三千里而止令於軍曰敢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鼓譟動兵登瓦竈振軍中一人言急救武安奢之斬之堅壁增壘三旬不行秦軍稍懈奔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於關與五十里而軍

古論大觀

御馬論

又六 御馬論

御馬論

御馬論

御馬論

人不知其之惡甲道之一戰而大破秦軍北冒頓趙奢所以驕而怠人者為其下者無得而欲之李牧之為趙守北邊也與士約曰匈奴入盜急入收保無稍捕虜者斬如是者數歲匈奴以其為怯趙王以驕救牧如故趙王怒召牧易以他將匈奴每至戰輒失利王後使牧往後如故約居數歲匈奴誠以為怯牧乃陰飭車騎大縱畜牧以餌匈奴小入佯北不勝單于遂以其衆大至牧設奇大破之斬騎十萬單于遁走以是趙與秦以山東反漢而先攻梁漢使周亞夫討之梁王景帝之母弟也夫以其鋒方銳固挫而怠之遂以梁委之而不救梁急訴於帝帝數詔亞夫救梁而不受也率以破吳與李牧也夫所以驕而怠人者無得而令之也雖然使夫四人者無氣以持之無度以守之主得以令而下得以讓則亦無以驕怠於人而勝之矣昔者漢光武被命更始安集河北始得鄧禹於後步之中侍之以為蕭何者以其言足以就大計其智足以定大業且非章臣之等夷也遂以西方之事委之而禹亦能勝所屬任所向就功赤眉之人長安諸將豪傑皆欲擊之禹以其衆新勝之強財富鋒銳然盛居無他遠計必生變故而吾衆雖多戰勝者少又之



別軍北趨柳邑以就糧養士蓋將有以騎而急之然後取也此
 禹之計得矣光武亟欲天下之集而綴其屬計與功也遂迫以
 進討禹無以專制乃以其兵去柳邑而赤眉果不能守西走快
 風雖得入關中然卒飢士敵無足以制賊者是以赤眉復還入
 之禹無以抗乃不能其忿憤而數以懲兵微戰至於康比德以
 身免聲威功烈一朝沮喪此知所以驕而息人之術矣惜其為
 氣與度者不足以持守之是以一憤而不能復舉也故善於擇
 將者必先求其氣而後求其材先察其度而後察其智氣足以御
 材度足以養智然後可以授之兵而責之戰矣嗟乎以光武之
 材度足以養智然後可以授之兵而責之戰矣嗟乎以光武之
 材度足以養智然後可以授之兵而責之戰矣嗟乎以光武之

卷之三

三

三

御馬論

陳亮

善用兵者藏用不用之宜而後能以全卒於天下矣夫戰久勝
 則兵不可用敵已懼則兵不必用不可用而用之則挫不必用
 而用之則勞勞且挫則敵人反濟乘其弊而覆之上損國家之
 重下虧一身之名一跌之後前功盡棄其為患也可勝道哉是
 故智者戒之也昔者韓信之用兵也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
 魏豹三舉而擒夏說四舉而梟成安君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兵
 鋒所加敵人投首蓋舉無遺策而天下皆知其不可當也然當
 此之時戰雖勝而兵已疲矣兵雖疲而敵已懼矣故兵雖不可
 用亦不必用也雖然而氣竭之國衰敗勝是以廣武君告以傳
 檄下燕然後舉兵賈齊信從其說卒以成功然吾以為廣武君
 雖不言信之計亦將出于此矣何者勢當然也夫強弩之末不
 能穿魯縞勢不可用也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勢不必用也不
 可用不必用智者固將不用矣今信之勢何以異此其所以區
 區慮計於廣武君者蓋大功垂成不敢不謹也不然則安能百
 舉百全而未嘗小礙歟卿禹起身徒步林東軍門一見光武遂
 稱霸王大舉陳天下之大計此其胸中固有通人者矣連兵
 西討所當者破宛河東復平關中威聲震敵入破勝諸將

勦焉乘勝徑攻長安而禹定計以待其變光武迫之使急進兵赤眉西走遂拔長安已而糧運不繼降者離散赤眉還兵長安復失威名大損功卒不成論者皆以為禹之計則然而光武實迫之使敗者吾獨以為不然斯民塗炭皇皇無告奮力拯之惟恐不及而況吾勝而彼沮不進兵將何待也使其既獲長安大張勝氣分慰居民合饗士卒使辯士以尺書風諭威德則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此韓信破趙之勢也不知此而舉兵與延岑合戰敗於藍田可以正矣且憤其功之不成復收餘卒求與賊戰糧運日乏屢戰屢敗豈非禹之才畧有所不及而亦無謀士以傳檄之說告之耶吾觀禹之失而後知識用不用之理者蓋亦難矣嗟夫禹之失亦有自來矣禹令馮異散守拘邑二人爭權相攻情殷而反擊禹禹情然無所措求計於光武賴黃防而僅能得其首肯欲偏裨也始不能防之終不能制之敵人固有以窺我矣使其能御情敵而不至於相攻則拘邑不搖拘邑不搖則敵人不能窺而糧運必不乏敵人不能窺則餘黨不降而自服糧運既不乏則居民降附者日衆長安之功固不在馮異而在禹矣以此觀之禹實有以取之而光武何罪哉語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故夫古之智者成之難也

鄧禹論

錄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家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則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栒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盤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相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為失計吾以為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為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況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三西蹙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眾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卒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馬援論

袁宏

馬援才氣志畧足為風雲之器躍馬委質編名功臣之錄遇其時矣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猶復垂白據鞍慷慨不亦過乎嘗試言之所以賢才者智也才智之用通物為貴苟才大者濟智小者獨善則涉乎通濟者其智彌廣矣夫觀雲機之功則知班匹之巧觀太平之業則悟聖人之明降斯以還參差百品唯智效一官功履一匱亦才力之所會也古之君子遇有為之時不能默然而止擊節驅馳有事四方者蓋為斯也然自非賢達不能量也遭命世之君傍日月餘光慶興指授稟其規畧故功名保

全論大觀

卷十四

主馬援

馬援論

陳亮

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論也履險者兵家之危事智將常用之而勝他將常以之而敗勝非險也以有術勝也敗非不險也以無術故也勝敗在人而不在險唯險而後可以見人之能否也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冒大險而後能立奇功險之不冒雖曰有功吾未見其奇也故夫智者不惡夫履險而惡乎無術多方以誤之此兵家之至術也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雖在坦地猶然而況于險乎險者人所易拒也吾欲出此而明以告之則敵一分兵拒險而吾固將不戰而自沮矣乃若智者之制事也聲其所必意形其所必赴而忽焉乘險而之則敵人驚沮而不

全論大觀

卷十四

主馬援

易而功全勢足於一邑則慮少而身安惟斯以往焉有毀敗之禍哉馬援親遇明王動應舒暢然射死之後怨謗並興豈非過其才為之不已者乎

威旗幟君從克進賊必悉衆出拒吾密遣輕兵乘舟急進徑自
壺頭以掩其無備出其不意則賊氣喪膽沮不知所以爲禦者
矣五溪諸蠻可以一戰而擒也不知出此而明明履險其敗也
固宜然援則失夫而議者方以景舒之計爲得是所謂見牛而
未見羊也故從援則必敗從舒則未必勝從吾之計則發必中
矣必克是以韓信之擊魏豹也威兵臨晉而伐兵從夏陽襲安
邑卒以擒豹曹公之攻馬超也威兵潼關而潛兵渡蒲阪取西
河卒以破超此則兵家之妙術而非吾臆說也惜乎援之不出
於此始援謀既露于掌握之間孽萌見于指顧之頃破交趾平
古論本觀 卷十四 五溪諸蠻

嶠南出奇制勝前無堅敵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至此而夫
豈其終老而智老耶光武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
未嘗不用援援此議而光武從之尤公之以爲可勝矣已而援
敗復重加罪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遽從之終不能少發其法而
重責之嗚呼光武亦不待爲無罪也

權權論

東 漢

祖譚以疎賤之質屢干人主之情不亦難乎嘗聞古之夫天下
之所難干千人主之心一曰性有逆順二曰處有異同三曰情
有好惡四曰事有隱顯五曰用有屈伸六曰謀有內外七曰智
有長短八曰意有典廢夫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同之則欣異之
則駭好之則親惡之則疎過之欲隱善之欲顯屈者多恥伸者
多怒語伏在內志散在外所長必矜所短必羞愛之欲與憎之
欲廢此皆人君非必天下之正也人臣所以干人君者必天下
之正也然而八者之間禍福不同可不察也夫一人行之萬人
譏之雖人君之爵貴亦人君之所惡也貴姓有心一人制之雖
百姓之所賴亦百姓之所畏而干人君之所惡求其心入天下
所難地也縱末致患于其胃中國未能帖然也故有道之君知
所處之地也物之所不致干也故柔情虛已布其腹心引而宣
之常恐不至而况抑而劫之使其自絕哉自三代已前君臣禮
然唱和無間故可以觀矣五霸秦漢其過差君臣之隙使大
羅然有志之士所以苦心斟酌量時君之所能迎其悅情不
其心者將以集事成功大庇生民也雖可以濟一時之務去
高尚之遺豈不遠哉

實憲論

范曄

論曰衛青霍去病賢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矣而
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邪實憲平羌
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洛之表飲馬北觀之
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
者章末舉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
之不過房帷之間非復搜揚側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
時實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膚股
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
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范曄

馬少游論

袁宏

袁宏曰少游之言有心哉人之性分靜躁不同或女卑素守隱
約顧視榮名忽若脫履彼二塗者終之以道亦各一家之趣也
然功業難就而卑素易從而古今之士莫不自託于功務而莫
肯於閑逸者將自負其才顧眾而動乎然則榮名功業非為不
善也千載一過處智之地難也君夫安素守隱其於人間之權
故以易而無累矣然苟非夷金外物難必蟻蟻且能為官而況
萬物乎故久處貧賤誠有志者之所耻也歸終而言取保家之
主乎

袁宏

袁宏

袁宏

冠榮論

表宏

曰冠榮之心良可哀矣然終至滅亡者豈非命也哉性命之致古人豈肯明之其可畧言乎易稱天之所助者信然則順之與信其天人之道乎得失存亡斯極性命之極也夫向之則吉背之則凶順之至也推誠則通易慮則塞信之極也故順之與信存乎一已者也而吉凶通塞自外而入豈非性命之理致之由已者乎夫以六合之大萬物之衆一體之所接宅猶秋毫之在焉皆也其所資因小許處耳而賢者順之以通不肖者逆之以塞彼之所乘豈異塗輒致之在已故禍福無門之殊應也夫

古論

卷十

辛丑

自論

馮衍

馮子以為夫人之德不碌：如玉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常務道德之實而一求當世之名潤畧秒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顧志常好儆儆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嘆自傷不遭久棲遯於小官不得其所欲抑心折節意懷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鷄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探市井之利况歷位食祿二十節年而財產盡俠官居處貧賤夫君子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與其德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殺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東帝之前也營之以為園於是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望南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豐鎬周秦之丘官觀之墟通視千里覽見膺都遂定塋焉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歎欷者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簡祭祀然

古論

卷十

辛丑

後園門講習道德覽觀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觀歷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懲道陵違傷德分崩夫觀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彊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凌雲之意

古論本觀

卷十四

朱穆論

朱穆論

范曄

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離朋之謠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紆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實衡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執舍退由衰興又專諸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敵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廢鴻陳重雷義云

古論本觀

卷十四

朱穆論

樊英論

司馬光

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
已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慶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王者舉
逸民揚側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
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
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
利澤施于四海功烈格于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也發其實
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動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
不敢強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

古詩大觀

卷十四

平五

乎群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賈
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遠矣誠心至矣
彼將扣關而自售又安有勸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輝輝者務
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
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
至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
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
若乃令聞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士不苟進潔已
安分優將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士也王者當

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待馮異以勵廉
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亦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
之責望也至於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
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跡違斯乃華士
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古詩大觀

卷十四

平五

樊英論

范曄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范曄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義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慶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垂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疎及其陶縉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通遑用表垂之教跡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除無用之功至

論大觀

卷十

五

此

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蠻夷於夏况有未濟者乎

崔烈論

牛希濟

漢室中葉戎狄侵軼之患邊郡累無寧歲兵連禍積歷世不已天下以困國用不足權酷租糞之外方許民間竭產勸國出金贖罪貨雖以為即以為經世之術救弊之務逮至桓靈之世天子要之百萬然後用為三公崔烈常以賄求備位千公輔問其子外以我為何如對以銅臭之說垂于前史然近之其人主體桓靈之僻自咸通之後上自宰相輔以取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取故中官以宰相為時貨宰相以牧守為時貨銓注以縣令為時貨宰相若干萬繩刺吏若干千繩令若干百繩皆聲言

論大觀

卷十

五

此

于市井之人更相借貸以成其求皆權居任之日若有所求足其欲信又倍于科矣爭圖之者仍以為多為愈彼以十萬我以二十萬彼以二十萬我以三十萬自宰相用賄之法宰相上下復結駟連蹄而往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坐而論道平治四海調燮陰陽為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令為生民教化之首宰皆如是不亡何待度其心而聞其謀即皆毀婦之行一錢之出希十錢之入十萬者望二十萬之獲三十萬者圖六十萬之報盡生民髮與骨髓尚未足以厭其求漢之亡也人主為之

國家之禍也權倖為之或曰兆其釁者崔氏之子為不朽之罪人乎武帝開之于前桓靈成之于後以至今踵而行之而已且烈之世不聞教子以義方不能遺子孫以清白多藏若是俸祿之所獲乎不及于昆弟親戚矣不施于隣里鄉黨矣其賄賂得之乎今日用之以遠不亦是乎且桓靈之世家謀且曰烈為相矣不如是則群道之所奔乃積之者過非用之者罪也被髮而祭于河者卒有知其必戎作備者其無後乎仲尼懼其拘室蓋知防其漸之日也明明天子許而行之何罪之有崔子素無異聞貪榮圖利者小人之常也不施于親戚自圖于爵位者亦小人之常也何足加其罪得國家者不以仁義而務財利之道許而行之斯不可矣不許而自行之而不能知之又不可矣是亦覆國家者不亦過乎



劉愷丁鴻執賢論

蘇軾

君子之為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為已慮之又為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為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也其論稱太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將亦受之其先祖耶受

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
夫吳太伯之夷非所以為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
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為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為法也今
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為過也將以壞先王
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為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絕之
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為名者安順桓靈
之世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其元
成以族讓其弟而為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
蹈易者世以為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
而屢嘆也

古論大觀

卷十四

劉愷

丁鴻

劉愷丁鴻孰賢論

蘇轍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之為名
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
以為此姦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
起范宣子之讓知伯宣子穆子中心誠有愧於彼二人者是不
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皋陶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夫
皋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虎熊羆之不能辦益之事亦明矣然
猶讓焉者是所謂相援之讓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讓其所不及
則賢材在位而不肖者不寧皆能以相推則賢者以類升而小
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善也至於無故之讓則天下之大
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鄭彪劉愷此三人者當襲父爵而以讓
其弟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
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鄧讓而
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
此鴻之所以為賢於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讓而欲竊取其名
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
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於不義者丁鴻之心也推其二
心而定其罪則鴻在可恕而愷為可戮此真偽之辨也賢愚可

以見矣故范曄曰太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則詭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其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未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存乎忠愛故能終悟而從義異乎二子之徇名者也嗚呼世之邪僻之人苟冒天下之美名以僥倖天下之大利自以為人莫吾察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為天下不可以不貴君子之論也

李固論

秦觀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逐便利為能名臣以伏節死義為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英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不敢取臣嘗疑焉及讀李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貫械腰鐵鎖頭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

為也故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為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祿取容偷為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移之多名臣則伏節死義者衆即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為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為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黃琬輩皆捐軀宗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任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愠色

其俗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不懼哉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易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三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強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絕衰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幸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盡矣鈞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實益矣故國亡而遂絕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無足怪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者也視器

古論大觀

卷十四

四十一 李國泰三

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視圖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為君臣者可不戒哉

崔寔論

宋宏

觀崔寔之言未達王霸之道也常試言之夫禮備者德成禮順者情恭德苟成故能儀刑家室化流天下禮苟順故能影響無遺翼宣風化古之聖人知人倫本乎德義萬物由乎化風陶鑄因乎所受訓導在乎對揚崇軌儀於化始必理備而居宗明恭肅以弘治則理盡而向化斯乃君臣尊卑之基而德和洽之本也是以大道之行上下順序君唱臣和其至德風教繁乎一人政化行於四海無犯禮而王迹彰矣及哲王不存禮樂陵遲風俗自興尸皆為政君位且猶未固而况萬物乎於斯時也臣子自盡之日將待先王之故典則元首有降替之憂欲脩封域之舊職則根本無傾拔之虞故忠奮之臣推其義心不忍其事思屏王室故有自下匡上之功以卑援尊之事雖失順序之道然效忠之迹也欲齊王體則畢乎承宣之美欲同之不順而終有翼戴之功故聖人因事作制以通其變而霸名生焉春秋書齊晉之功仲尼美管仲之勲所以括囊盛衰彌綸名教者也夫失仁而後義必由於仁失王而後霸而致於霸必出於忠義誠仁之不足然未失其為忠也推斯以觀其王霸之義於是見矣

梁鴻論

梁肅

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括囊遺妙而得於世遭漢微缺澆風遠
物君以為道不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
却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避避避避不可以不粒
故寄食於井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
安夫大而遺其細忽乎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
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
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為也故耦而耕狂而歌繫坏以適荷
篠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嗚呼伯鸞非斯人之徒則誰與
共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君之風聲
亦將舍爾朵頤以觀我靈龜乎

徐孺子論

曹肇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
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
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
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
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
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
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覲非聖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
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守黃瓊
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志已以
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
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
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大木將顛非一繩所
維何為樞樞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
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
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
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
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陳蕃論

張斌

竇武陳蕃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持一也政在旁聞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根本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官者雖有罪然豈無先後輕重之倫乃一舉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奸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耶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熾厥巨魁脇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況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官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為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然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于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祚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植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我平日所為未有以慰士

大夫故也著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著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嘆息其詞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惜哉

陳蕃

論大見

卷二

陳蕃論張二

蔡邕論

范曄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從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俾全人執及解刑衣竄甌越潛丹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屬其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舉况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和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放此為戮未或聞之典刑

古論大觀

卷十四

四

陳寔論

秦觀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何也蓋古之君子初無意於制行其間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於是制其行以清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潔故制其行以和雖然清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而為清是隘而已和者所以救潔也非救潔而為和是不恭而已故由其本而言之則為清為和由其弊而言之則為隘為不恭故伯夷柳下惠者實未嘗清未嘗和也安有隘不恭之弊哉前史稱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舉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耻之寔乃獨吊焉嗚呼若寔者可謂殆庶幾于夷惠矣何則桓靈之時政在宦人而天下之士方以高節相高疾之已甚至使其屬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死黨錮之禍海內塗炭者二十餘年豈特小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於用吏送葬之事稍詘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其後復誅黨人張德寔以此多所全宥則其效益可見也嗚呼使東海之士大夫制行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從而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夷惠信不誣矣然則寔為侯張而身詘也

古論大觀

卷十四

五

不為過則元稹之徒因宦官以得宰相亦不為過歟斯不然也
昔孔子於衛見南子矣於魯敬陽虎矣至彌子以為之戒衛卿
可得也則曰有命蓋見南子敬陽虎者身可誡也不主彌子古
道不可誡也寔于侯張亦誡身以伸道耳豈若元稹之徒誡道
而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為道而或誡身于宦人者亦可乎斯
又不然也昔齊人獲臧堅齊侯使人唁之且曰無先貽齊言曰
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貳於傷而死
古之人恥其身之辱于刑也是故為伯夷之清而非其時者是
隘而已為柳下惠之和而非其時者是不恭而已若陳寔之屈
身于宦人而非其時者是為茲而已

古論太觀

卷十

又平陳寔論

王充王符仲長統論

范曄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
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為
世非胥庭人垂穀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
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
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與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若夫
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文朴遯
行用明居晦回次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
服締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黜國儲寬慤巨
而防非必同此其分彼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
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衣服戒在窮賒踈
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欽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
明乎國風周秦末執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
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錫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
約太叔致猛政之憂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
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
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
上為腐議東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

古論太觀

卷十

王充王符仲長統論

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雋論將為敝矣如以舟無
推陸之分更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
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古論大觀

卷十四

五
王克王符卷二

董卓論

高適

昔漢祚陵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
宰臣非補衮之具董卓地無形勝手握兵鈐顧而不扶過則先
倡興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官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
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
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虐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東
餒死倚牆壁之間兆庶困窮生膏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
神號泣而山東義旗橫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
挫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與服黨助奸邪驅促東人賜帝西
幸淫刑以逞者湯鑊受書要之糜爛剝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
鄢塢方盛殊不知楊靈惠裕未或不亡故神庖允誠天假布子
毋妻屠殺種族無留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秋道之人不憚卓
之不臣而矜其為鬼荀斯鬼足尚則漢奔可得而神晉敦可得
而廟靈晉父子可享於江、漸朱兄弟可祠於朔主嗟吁仁賢
之魄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魂沈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用之於
暴虐之鬼哉

古論大觀

卷十四

五
王克王符卷二

袁紹論

秦觀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為于世者雖負其豪傑傑特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以為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繫四海治亂之所屬也是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彊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亡繫于官渡臣竊以謂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則昔楚漢相距于京索之間高祖韓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為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虞欽于廣武乎高祖圖于平城而還以二千戶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慚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于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玲越王句踐皆潰於絕滅而復續紹雖敗于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擁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于獄東向而事之間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

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內修器械外結英雄縱不能并吞天下豈遂至于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橫刀不磨長楫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于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臣竊以為知言也

五五 袁紹論二

荀彧論

司馬光

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弟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佐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群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或舍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功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又土一人皆非漢有荀彧佐魏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以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強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于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為或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就功舉乃欲邀名于漢代譬之教盜穴墻發櫪而不言盜乎怪惡以為孔子相文勝質則史氏為史者記人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此魏武于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或口所言以是是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其功與蕭何同賞矣或不利此而利于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荀彧論

范曄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國難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為己任期紆人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算有所研踈原始未必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而歆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遭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彊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東郡名臣論

黃坤

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
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
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靡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行伐四方
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武功
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宣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
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虎賁衛士
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
厚清脩之士豈唯取重於縉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汚穢之人
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曲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
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
賄賂公行賢愚混雜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綿綿不至於亡
者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折
廷諍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
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目
斧鉞懷什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
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斯時苟有明君作而
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頽弊之餘重以桓

古論名觀

卷十四

五今東郡

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殘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
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衆袁紹之徒從而起難
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庶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
復救然則州郡擁兵專地而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
辭以魏武之暴戾疆抗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
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
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古論名觀

卷十四

六二東郡

東漢論

司馬光

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如渴之望飲飢之待哺也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曾未期年元惡授首更始入雒之初天下已服矣而素無人君之器紀綱不修諸將暴橫不旋踵而亡固其宜也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傑之志昆陽之役驅烏合之衆掃滔天之敵使海內翻然變而為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盜一朝而散皆希世之奇功也至於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取良吏卓茂以為太傅戒馮異以安集關中不務戰攻取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略矣天下已定不失常

卷十四

李東園

賜乃偃武修文崇德報功勤政治養黎元興禮樂宣教化表行義勵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恥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寢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以殉國故雖衰而不亡豈非建武永平之餘烈歟至於桓靈而紀綱大壞廢錮英俊俊賊虐忠正鬻獄賣官濁亂四海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燒宮闕肆行誅戮外召董卓以脅朝廷於是虍錫雖除而虎驅入室矣卓貪懷殘忍廢主遷都州郡紛然稱兵以討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西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西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篡逆汗神器以亂齊民自賈災滅天下耳且曰黜然聞知靜微朕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和心微一時大召致位公輔詞氣所發猶然若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臨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之馴致之雖年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也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迫之間天地之青屢見言事者皆機切

卷十四

李東園

王氏顯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弟辟左右以問之頃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須陳太易望水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駕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詔怪為詞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寢威之勢上下恬然曉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辨矧當就第宴間之際虎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于牀下官子婿于近郡款款然用家人匹夫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群盜世權迭執鼎柄禍於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亡絕胡廣以鉅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染異席外戚之重貪

當國既煥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祿年長有節
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
于蠱吾獨異群議為廣議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越就
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詞于朝雖冀之暴恣豈能
一旦盡誅漢廷郡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徒
廢蠱吾為梗和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蘭寺之禍禍
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蓋棟樑摧折之所由來
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
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配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豈乎手持
古論未觀 卷十四 六二 西漢權

亂犬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陽之數非人謀
能亢則但取替膝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于
廊廟斯可矣何光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
之治是然後為理耶予因緯右史且嘗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
激故辨其所以然

西漢權

古論未觀

卷十四

六三

山西諸將執優論

陳傅良

俗之移人雖賢者不能自免于賢者不能自免之中而概然特異者是未可以習俗之移者例論矣何則習俗所積士之氣質遷焉惟遷于習俗故皆誘于其所長而不知陷于其所短其間能有所見表立于品彙儔伍之中者蓋艱其人君子之論人烏可以例取之哉漢之諸將山西之族居多悲風聲氣習喜功名而乏器識優于勇敢而劣于涵養雖賢者猶化之而無渾厚深沉之習獨充國蘇武二子挺乎其中似非山西人物班固立論不能抑揚之而假以例取漢山西諸將執優微二子吾誰與

古論大觀

卷十四

蓋聖宋亦山西諸將

歸且論人于燕趙不當取其慷慨而當取其深沉論人于鄒魯不當取其浮華而當取其忠朴蓋舉世皆有則有者不足貴俗之所無則絕無而僅有者斯可喜也大抵瀚水無縱鱗風林無寧翼三家之市無千金之子其居使之然也習俗移人鼓舞變化雖賢者固其中而不自覺齊人多諱公孫私儒者猶為之楚人深于怨雖屈原之賢不能自免也嗚呼孰謂山西風聲氣習而有蘇趙二子者乎自秦之興功利之說一聞于商君之齒頰詩書禮樂之澤斬然于李斯之手士之雍容寬大之氣又折于始皇敲朴之下其民安于戰鬪狃于攘奪胡顏相尚

古論大觀

卷十四

蓋聖宋亦山西諸將

奮角距而搏耳噬者至漢猶未泯也賢如李廣以敗目之可也賢如傅子以銳目之可也賢如辛子以介目之可也其深沉渾厚何有哉數子之餘益不足道孰謂山西風聲氣習而有蘇趙二子者乎夫充國以方隆之漢斃盡盡之先零振兵壓境雖以無道行之滅此而後朝食誰曰不可武也衝命虜庭之日雖欲折而臣之以其碎首全璧之勇死于一擊以寒虜衆之膽似可快也是何充國舒徐容與以孩提視軍并之屬方休兵屯田以厚吾之勢而弱其力以徐俟其自定武亦鮮腴倨傲以虛舟翫危視單于之橫逆雖濱于死者數四終不肯為匹夫匹婦之諒廷乎其容浩乎其氣不羣也嗚呼豈惟山西雖漢之諸將孰有出于二人之右者乎為將之道不憂其無功而憂其貪功不貴其敢死而貴其能處死故夫微危幸蒙果于一決之怒非國家之福而養威持重忠于君而不攜貳者真愛國之將也孰謂山西之風聲氣習而有愛國之將如斯人也哉况天下之事沮于群議者易變而鼓于衆人之口者易奪也充國上屯田之計而破虜虜諸將惡其成而樂其敗者多矣武之存匈奴李陵銜律之徒劾刺耳語者非一人也而二子視之若無曾不加動守之金固居之愈安作之愈高非其愛國之心出于天賦孰能至是乎蓋聖宋亦山西諸將之遺風也

漢唐宋九卿論

林嗣

論漢之九卿當究其權之輕重論唐之九卿當究其職之煩省
嘗按東漢百官志謂之九卿者奉常一也光祿二也衛尉三也
太僕四也鴻臚五也少府司農宗正廷尉合而九焉夫漢唐之
九寺即周之六官也然周有上下相維之制而漢有事權偏重
之失周有職任絲縷之實而唐有負數過煩之弊此其故何哉
愚嘗究其源流矣觀周之建官也百官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
命於太宰故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之近習凡周之人
布滿於王朝者若不可得而一而不知實以冢宰統之則其權

古論大觀

卷十

大觀

未始不一也自漢以後旗幟爵祿家伯以軍禮同邦國司馬大合
兵以從君寇虜人兵民之權極不出於一而不知實以三公
兼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此上下相維之制然爾彼漢之九卿
吾惑焉景帝嘗替是錯而內史得侵宰相申屠嘉之權武帝屬
意私幸倪寬而九卿敢奪石慶之職是時也九卿更進用事天
下之務不開決於丞相禮事屬太常兵事既屬光祿勳又屬中
尉刑典盡屬廷尉邦賦既屬司農又屬少府至使外廷之權丞
相皆不與聞焉此漢事權偏重之由也又觀周之建官也或以
公兼宗伯司寇或以公兼司馬司空是公得兼卿職也或以卿

兼卿大夫或以卿兼軍將是卿得兼有司也此周人職任無曠

之實然爾彼唐之九卿吾惑焉既有六尚書合周官數又有九
卿寺同漢官之名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遷易不同
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泉陶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四
伯景之說陸長源言其曠之弊則曰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
官曹虛設標榜枉請是時也其任分則其數必繁其數繁則其
事必曠太僕少府復分於戶部太常宗正復散於禮部儀仗一
事也既掌於衛尉又掌於庫部飲膳一事也既任於光祿又任
於膳部其餘三寺亦多分職此唐職任過繁之由也循漢唐之

古論大觀

卷十

大觀

若得成周之實不失於偏重不失於過冗幸有國朝之制焉國
初省部寺監皆為空名九卿之職併省不齊且太常則易為判
禮院之名宗正則僅有判寺之官太僕則郡牧司是其職也大
理則糾察在京刑獄是其職也鴻臚則其職歸客省四方館光
祿司農則其職皆隸三司衛尉則其職分為金吾衛伏三衛皇
城等司此國朝建置之始也逮元豐詳定官制法唐六典其九
寺各有卿有少卿有丞簿惟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協律之
官大理復置寺正評事司直之官其名正矣其職定矣然既有
六部又有四監既有四監又有九寺是不免有十年九牧之煩

此寺監之職可歸六曹之論所以拳拳於劉公安世也中興以來遂議併省衛尉併兵部太僕併駕部光祿鴻臚併禮部所存者僅五寺耳官無虛設事無散任此所以為萬世一定之法歟

古論大觀

卷十四

生

十四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五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墨東蕭士佐元卿甫編次

三國論

李德裕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于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驕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淹速繫於昭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幄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詔曰作福作威為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于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古論大觀

卷十五

一

三國論

王勃

論曰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絕奸回竊位閭閻滿朝士之陷忠義履冰霜者居頭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閭巷則嬰讎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將盡雖九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絕之綱舉土崩之勢明矣嘉平中大黃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墟曰其有真人起于譙沛之間以知曹孟德不為人下事之明驗也先時秦帝東遊亦云金陵當有王者興董扶求出又曰益州有天子氣從茲而言則長江叙間作吳蜀之限天道人謀有三分之兆其來尚矣然廢興有際崇替遞來每覽其書曷能不臨

書論大觀

卷十五

二 三國論五一

卷而永懷撫事而伊鬱也嘗試論之曰向之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催記棄文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右亂麻之屍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河上天子露宿于曹陽百官餓死于牆壁六宮流離于道路蓋由何公之不明賈翊之言過也于是劉岱喬瑁張超孔伋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者騁其驍悍運其謀能海內蓄賊于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川之地南向爭衡劉景升據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孫權欲居列郡之尊瑣瑣伯珪謂保易京之業贊既窘蹙術亦憂終譚尚離心琇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親長策而

書論大觀

卷十五

三 三國論五二

不能施使謂力濟九區習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悉垢穢疾從善如不及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泣周秦之嘆請呂蒙之命惜求休務之才不加其罪賢于布之諫而造其門用能南開交趾驅王嶺之卒東界海隅無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于黑醜則彭蠡衡陽未可圖也以先主之寬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倚左投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漸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譙瑣之間羈旅袁曹之手豈拙于用武時遇非常敵乎初備之南也樊鄧之士其從如雲比到當陽衆十萬餘操以五千之卒及長坂縱兵大擊廓然霧散脫身奔走方欲遠竄用曹肅之謀然投身夏口于時諸葛適在軍中向令帷幄有謀軍容宿練包左車之計運田單之奇操懸軍數千夜行三百輜重不相繼聲援不相聞可不一戰而擒也坐以十萬之衆而無一矢之備何異區犬羊之群餌豺虎之口固知應變將畧非武侯所長斯言近矣周瑜方嚴兵取蜀會物故于巴丘若其人尚有恐主壘銅梁非劉氏有也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大赫西土者

其惟雅度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舉而棄之，觀譙周之惻詞，其忿憤而忘食，聞姜維之立事，又慷慨而言，其功垂成而智不濟，豈伊時喪抑亦人亡，乃知德之不修，義道靈聞，不足恃也。魏武用兵，勢鬬孫吳，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故能東擒狡布，北走強表，破黃巾于壽張，斬眭固于射犬，援戈北指，踴躍懸旛，旌旆南臨，劉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令諸侯，信超然之雄傑矣。而弊于漏刻，失于猜詐，孔融前或終，惟其先孝先主，卒不能免，愚知操之不懷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當于春秋，光膺禪讓，臨朝恭儉，博覽墳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

古論大觀

卷十五

四 三國志

曹操之於智勝權備，而其臣不及吳蜀，力遠相當，故三國之勢鼎峙而足以相抗，觀操奇譎多數，善用兵，因敵制勝，變化如神，每戰必克，挾天子而令諸侯，形順勢便，故能亡袁術於淮南，誅呂布於下邳，破袁紹於官渡，進討烏桓，擒猋譚尚，北方悉定，無後顧之憂，乃取荊州，以臨江漢，降張魯，奔超，遂而開隴平，其規略亦宏矣。而權籍父兄之資，僅足以守江表，屢攻合肥，師卒無成，况能長驅遠駕，窺中原哉。備因敗亡奔北之餘，假荊州之地，資劉璋暗弱，以取巴蜀，崎嶇山谷，間雖慨然有興復漢室之志。

古論大觀

卷十五

五 三國志

三國論

李綱

師徒屢戰，曾無尺寸之功，故曰操之材智優於權備，然而吳有張昭以為骨鯁，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為羽翼，有其寧陵統程普黃蓋之徒，以為爪牙，蜀有孔明以為謀主，羽飛雲忠以為將帥，皆萬人敵也。而操有一荀文若，後竟殺之，張遼程昱徐晃之流，不過數人，餘皆碌碌無聞，故每征伐，操必親履行陣間，此其臣所以不及吳蜀而力遠相當也。不然，以操之雄武，其定江表巴蜀，奚難哉。操走赤壁，嘗曰：備亦吾儔，但見事少晚。又嘗臨廣陵，以望吳軍，歎其整肅，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乃豚犬，英雄所以相服者，固自有道。

三國論

蘇轍

天下皆恃而獨勇則勇者勝而獨智則智者勝而遇勇者不足恃也而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遷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其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策是以智勇相過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援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

古論大觀

卷十五

六 三國論

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慮必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既已而拒之使失其所求遂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倦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財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

古論大觀

卷十五

七 三國論

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馬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示輔其所不遠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猶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東之問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而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袁紹其蜀論

何去非

昔者東漢之微，豪傑並起而爭天下，人各據其所爭之資，蓋二袁以勢，呂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劉備孫權各挾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勢舉者，勢傾則潰，戰以勇合者，勇竭則擒，唯能應之以智，則常以全強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呂皆失，而曹公收之。劉備孫權僅獲自全于區區之一隅也。方二袁之起，藉其世資以據天下，紹舉四州之衆，南向而逼官渡，術據南陽以據江淮，遂竊大號。呂布驍勇，轉鬪無前，而爭兗州，方是之時，天下之視曹公，疑不復振，而人之所以爭附而樂赴者，袁呂而已。而曹公遠遊，獨以其智起而應之，奮盈萬之旅，北摧袁紹而定冀冀，合三縣之衆，東擒呂布，而收濟兗，賊表術于淮左，徬徨無歸，遂以奔死。而曹公智畫之出，常若有餘而不少困彼之所，謂勢與勇者，一旦潰敗，皆不勝支。然後天下始服曹公之為無敵，而以袁呂為不足恃也。至于彼之任勢與力，及夫各挾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獨以智強而未易敵也。故常內憚而共賊之，唯曹公亦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服役之也。故常視敵甚輕，為無以虞于其東征劉備也。袁紹欲躡之于其官渡之相持也，孫權欲襲之於其北伐烏桓也，劉備欲乘之，三袁

曹操大觀

卷十五

人袁紹

曹操大觀

卷十五

九袁紹

者皆所以致兵招寇，而窺伺間隙者所起之時也。然而曹公委然不為之深憂而易計者，失于負智輕敵之已甚，是以數乘危而微倖也。雖然，於勢不得不起者，蓋劉備在，所以必抵袁紹在，所以必拒。又其近在徐州之與官渡，使其人之謀我而我亦將有以應之，未有平顛沛也。至于烏桓之役，則其輕敵速寇而勇免禍敗者，固無殆于此時也。夫袁紹雖非曹公之敵，亦所謂一時之豪橫，大河之北，奄四州之土，南向而爭天下，一旦摧敗，卒以憂死，而其子孱懦不肖，曹公折箠而驅之北走烏桓，以苟歲月之命，雖未就梟戮，亦可知其無能為矣。方是之時，中土未安，幽冀新附，而孫權劉備視伺其後，獨未得其機以發之耳。而操才窮其兵力，遠即塞北，以從事于三郡烏桓，為不急之役，微倖于一決，嗚呼，可謂至危矣。使劉表少辨事機，而備之謀得逞，舉荊州之衆，卷甲而乘許下之虛，則魏之本根撥矣。曹公雖還而大河之南，非復親有矣。然則操之數為此舉而蔑復顧者，恃其智之足以連制于人而易之也。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勢有不得已，不應雖易之可也。今提軍萬里，後皆寇讎，而前向夷虜，且甚易之而不顧者，亦已大失計矣。劉備之不得舉者，天所以相親耳。嗟乎人唯智之難能，苟唯獲乎難能之智，加審處而慎用之，則

無所不濟今乃恃之以易人則其與不智者何異曾公所以歎
蹈禍機而幸免者天實全之耳後之人無求祖手曾公而謂天
下之可易也矣

古論大觀

卷十五

十未詳何三

蜀論

常璩

蜀紀言三皇聚祗車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紂
蜀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此谷道之通
久矣而說者以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紀既以炳明而
世俗間橫有為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周迴三千歲又云荆
人蠶靈死屍化西土後為蜀帝周襄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
魄化為子鵲又言蜀推髻左杜未知書文翁始知書學按蜀紀
帝居房心決事參伐則蜀分野言蜀在帝議政之方帝不議政
則王氣流於西故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此
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叛世安得三千歲且太素資始
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
之則為怪異子所不言況能為帝王乎碧珠出不一處地之相
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子鵲鳥今云是舊或曰蜀周
四海有之何必在蜀昔唐帝萬國時雍虞舜光宅八表大禹功
濟九州后稷封殖天下井田之制庠序之教由來遠矣孔子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為殷末典
失人為國史作為聖則僊自上世見稱在昔及周之末服事于
秦首為郡縣雖演戎夷亦有冠冕故蜀紀曰大人之鄉方大之

古論大觀

卷十五

十未詳何三

國也至于漢興又當荒服而無書學乎漢書曰郡國之有文學
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齊魯當無文學我漢文時漢中祝元靈
性滑稽用州牧劉焉談調之未與蜀士燕胥聊著翰墨當時以
為極歡後人有以為惑恐此之類必起於元靈之由也惟智者
辨其不然幸也綜其理數或以為西土嶮固襟帶易守世亂先
遠道治後服若吳楚然故逋逃必萃奸雄閭閻悉帝王者純天
理物必居土中德膺命運非可資能恃險以干常亂紀雖養窮
名號終於絕宗殄祀何者天命不可以詐詭而邀神器不可以
僥倖而取也是以四嶽三塗陽城太室九州之險而不一姓其

論大觀

卷五

上蜀書

之北土焉之所產古無興國夫恃險憑危不階曆數而能傳國
垂世所未有也故公孫劉氏以敗於前而諸李踵之覆亡於後
天人之際存亡之機可以為未鑒也干運犯曆破家喪國可以
為京觀也今齊之國志貫之一揆同見不臣所以防狂狡杜奸
萌以崇春秋敗絕之道也而顯賢能者治亂亦以為好勸也

蜀論

蘇轍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
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
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
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
禁而勇者輕為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
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
既安秦晉之間憂民殺人以報仇讎推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
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有
所不遠輒起而為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
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
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個儻而
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
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
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
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
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
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群盜散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懣不洩之氣

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志近而禍遠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怨則其為毒也猶可也少解惟其機微而無所淺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以發其怨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強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憚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勝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古論大觀

卷十五

十百餘二

先主論

陳亮

英雄之主所為且私念而未嘗求復者非以私念之不當復而義有大於私念者也當理而後進審勢而後動有所不為為無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無敵于天下夫劉備之荆州孫權假之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備之復之其曲在備備既得益州權遣使請荆備不以復而天下皆不耳備矣權一舉而銀破三郡再舉而遂泉閔羽何者師直為壯也然備之于羽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羽既就戮備不勝忿遂大舉以求復其讎而不知魏者國家之深讎非特一關羽之比吳者一家之私忿備有唇齒之援也此吾所謂義有大於私念者如斯而已矣備既舉兵權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許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無他奇機是輕敵也怒敵者危輕敵者敗備之喪師有自来矣且吾又聞之用兵之道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也以攻為守以守為攻此兵之變也攻專用攻法守專用守法其敗也固宜然守專用攻法攻專用守法亦烏得而不敗哉備之攻吳可謂專用守法矣備自秭歸列立數十屯亘七百里將以攻人而計出於此雖曹丕之庸猶得而笑之而備不知避者豈其果闇于用兵耶備之意欲示拙以誘吳師待其貪利一舉蕩之而不知陸遜之持

重可以連塵而不可以巧勝也形之而彼不從予之而彼不取固將刺奇合變求為不可敗而金軍以返逆難於舉動計不復生此固適之所輕為也夫善用兵者常避敵之所輕而出敵之所忌是以進而不可禦何者敵氣沮而吾志得也且夷陵者荆州之咽喉也得夷陵則荆州可有使備能造黃權率水軍以為先驅順流而下掩其未備而備率步兵分進疾趨夷陵窮勁諸蠻拒誇大姓按兵而不動命水軍急攻之臨機設變奮力克關彼方支吾未暇而吾率步兵乘高而進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乘卒初銳而用之彼亦疲于奔命矣如其能隨機拒守則駐古輪大觀
軍而相持固壘而不懈多張疑兵斷絕險要而實未嘗分遇密遣一辯士間行至魏以金幣結其貴倖自謂有謀求見魏主魏主知必召之既入見則泛論天下之事語及吳蜀然後徐言曰臣嘗私賀陛下切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問曰何以賀朕則對曰武皇帝所以不能吞并吳蜀也非力不足而智不逮以吳有長江之阻蜀有崇山之險而又相為唇齒之後也今天相魏而雄相聞以資陛下進取之機此臣所以賀陛下曰何以笑朕則曰臣聞敵人開闔必亟入之今陛下不亟亟進取而猥信吳人之和彼急則和緩則去矣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此臣所

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則曰陛下天資神武聖斷易回苟見其利罔有不從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計將安出則曰蜀地僻險未易卒圖不若遣夏侯尚曹仁出信陵賈逵潘濬出東關或出皖城或出廣陵東西稱臣直造長江因蜀之勢大舉攻吳吳亡則蜀失機然後徐舉而圖蜀天下可一也議者必曰而虎方關當收于莊子之功臣以為莊子之術可以刺野走之虎若夫阻穴之虎則當及其方閑而急刺其一待其闕已則斃者猶能阻穴尚何收功之有哉吳蜀阻穴之虎也吾恐晚解之後勝者張勢敗者阻險桀驁不遜以拒陛下陛下雖情怒無所逞其鋒古輪大觀
矣機不可失願陛下熟慮之也彼曹丕素貪功而劉璋亦嘗言此不既得聞此計必深以為然而大舉攻吳吳力不能而拒固將棄夷陵而與我相和以并力拒魏是吾不戰而得夷陵也夷陵得則荆州可圖矣不知出此而怒敵取危輕敵取敗誰謂劉備為識大計也故夫以私忿興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廢為說

先主論

南宮靖一

蜀漢之興昭烈實中山之裔、曰獻帝為曹丕篡、遂即位於成都、武擔之陽、觀諸葛亮當時勸進之詞曰、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即帝位、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於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近其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飛、勝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情勢於袁紹、為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懈、雖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于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志赴義之士、則

甘與同敗

卷十五

先主論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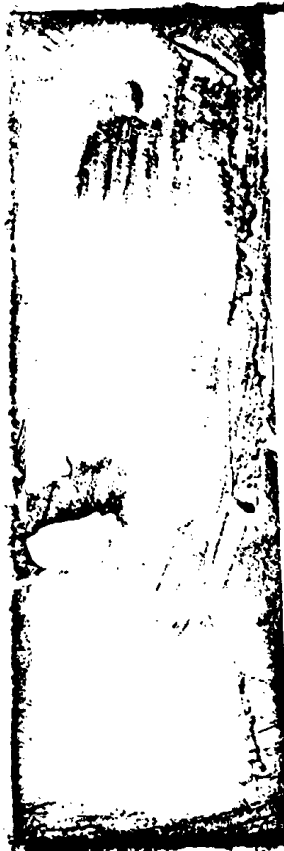
甘與同敗、屈體英雄、要結同志、推阻勸敵、因敗為功、當是時也、孔明佐之、方其躬耕隴畝、抱膝長嘯、自比不下管樂、及昭烈枉駕、三顧艸廬、則慨然從之、比曹操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荆越和洽、王祭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為昭烈所有、是以避追之初、好同魚水、一時過合、真君臣也、其在巴蜀、治兵講武、分兵屯田、以給兵食、又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天下奇才、敵人稱之、科教嚴明、賞罰必信、道不拾遺、強不凌弱、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園廬、無不修繕、市無鬻人、其象、則大服鼓至今與岷峨劍閣爭高、加之當時又有關羽張飛

為之牙爪、法正為之主謀、許靖糜竺簡雍為之賓友、將宛負社稷之器、馬超燕文成之資、黃忠之勇冠三軍、龐統之冠冕南州、此皆一時之名臣、董和黃權李嚴、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劉璋之姻親也、彭萊劉璋之所排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咸擢居頭要、盡其器能、眾賢戮力、上下同心、奄有巴蜀、君臨一隅、亦云隘矣、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方之曹操、沉命留連妾婦之態、真大異之、不若而謂昭烈敵哉、昭烈謂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惟德可以服人、言哉斯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授既高、克已

先主論

卷十五

先主論卷二



英雄之士能為智者之所不能為則其未及為者豈不可以常
理論矣驕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溫不濡度山越壑瞬
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
于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御錯錯乎道路之
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
者吾垂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諸
詐無方術畧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謫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畧
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為矣故夫謫詐

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

卷之五

子曾言及于

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便孔明而出于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
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
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
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
而仲達之氣且沮矣八陣列于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進無速
奔退無遠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縶其背伏兵不能衝
其腹追兵不能襲其後諒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
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畢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
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為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

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
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詡等嘗逼之戰矣
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弊為名而其為計者不過日夕望
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為長奇謀
為短雖知者亦止以為短知其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為而能不
為將以垂仲達之兩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
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誅禮樂可興諸遂言之夫仲
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誣其國人今欲重兵而自許姑
自待其獎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饒退晚年難耕渭濱為久駐

卷之五

卷之五

子曾言及于

之墓未半流馬自還而至則其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
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心身不安其英
氣無所騁固不免于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震恐引
兵畧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募兵而臨關東勢
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論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
五六年而魏明即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牆蠭起引兵合進
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
則吳人膽破矣況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于殺戮雖陸遜不能
自明至十年而遜沒其後步騭朱然全琮之徒隨相繼云亡權

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適處分爭內不能制于是使蜀漢之師
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夔口一軍出皖城一軍
出廣陵吳之群臣無亮敵也攻城畧地孰能禦之盡一年之力
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偃武修文彰善瘅惡崇教化移
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畧治然後興典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
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
有為其實而不能為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解四
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札蜀孔
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况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
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論大觀

卷十五

十一

諸葛孔明論下

陳亮

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康與權
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托
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偏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群臣而下
不忌屬精治蜀風化肅然有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
佚適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勞王者之事也
孔明皆優為之信其為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
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
彭哉甚者至以為非仲達敵此無異於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
仲達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其言皆謫也仲達不能退其謫于
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為大言以謫其下論者特未之察
耳始孔明出於山仲達出兵拒之聞孔明將芟上却之麥卷甲
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乏已退仲達謫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
兵者之所食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夫軍無見糧而轉軍
與戰縱能勝之後何以繼此少辯事機者之所必不為也仲達
心知其然外為大言以謫其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
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通渭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孔明移軍且至
仲達謫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

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
少辯事機者之所不為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詭為此言以
妄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故孔明特
節制之師不用權調不貪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
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闔妄為大言以誑
其下此豈其真情也夫善觀人之真情者不於敵存之時而於
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達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按行其
營壘欽推而歎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模法度出於其所不
能為恍惚自失不覺其言之發也可以觀其真情矣論者不此
之信而信其請豈非復為仲達所誑哉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
吾嘗讀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
齒仲達彼晚兵者固有以窺之矣書生之論局為其不然也孔
明距今且千載矣未有能諒其心者吾憤孔明之不幸故備論
之使世以成敗論人物者其少戒也

十四 諸葛亮

諸葛亮論

袁孝尼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
瓜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為佐相而群臣悅
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
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
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
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者不冠冕冕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
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
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
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
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
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矣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
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疆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
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
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關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
疑微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關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
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攻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
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

卷十五

十五 諸葛亮

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圖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園囿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表子曰蜀人輕銳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表子曰亮治官舍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表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表子曰亮持本

古論大觀

卷十五

廿六

諸葛亮論

諸葛亮論

張拭

三代表五伯起惟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為貴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高帝惜高帝未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若疾者可謂有正大之體矣自幼讀書獨觀大畧晨夜從容抱膝長嘯其胸中所見豈淺識所能窺哉高臥隆中不求聞達蓋將終身焉昭烈漢室之胄也而三顧之於草廬名義既正好賢之意又為安得不以身許之耶烈與疾相周旋一以遺義而志勢受遺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矣使恢復規模先務為根本之計方建興初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國事既定先向致討軍旅將養孝之心實在後主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宮中府中之事為言且陳觀賢人遠小人之義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一篇之中三四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為切至疾之慮抑深且遠矣即疾行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意本常理之大公如明鏡炯然四達無間聽言惟其不及見善若出諸已用人各盡其能至或有罪雖入幕上賓如馬謖流涕誅之而弗釋也故李平

古論大觀

卷十五

諸葛亮論

廖止既被廢放沒齒懷德益疾於斯世所欲不存焉娶婦而
惟賢是取人之訕笑不復顧也身都將相三十年間及其既沒
內無餘帛外無贏財視天下無一足以動其中者其事後主小
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有權彼懷奸稔逆竊
竊人宗祀者兩雪見睨而謂疾敵哉疾之規模至使耕者雜於
渭濱而軍無私焉與國之復已恢恢然在目中矣不幸薨謝匪
天數然歟或謂疾勤昭烈取荊州為不義不知劉琮既已迎降
於操則荊州固魏之荊州矣于以取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失
此機也又或謂延之策惜疾不用不知夫天將昌漢以疾之舉
書翰大覽 卷十五 人諸葛張二

未墮地也要盡後主末年始係魏之年號為正始矣在隆中傳
稱以管樂自許予謂侯蓋師慕王者之佐其步趨則然豈與管
樂同在功利之域者意其傳者之誤故不復云

書翰大覽

卷十五

廿九 諸葛張三

諸葛亮論

何去非

或曰劉備之爭天下也不因中州而西入巴蜀此所以據非其地而卒以不振歟曰有之備非特委中原而趨巴蜀也亦爭之不可得然後委之而西入耳備之西者由智窮力憊蓋晚而後出於其勢之不得已也方其豪傑並起而備已與之周旋于中原矣始得徐州而呂布奪之得豫州而曹操奪之得荊州而孫權奪之備將興復劉氏之大業其志未嘗一日而忘中州也然卒無以暫寓其足委而西入者有曹操孫權之兵軋之也備之既失豫而南依劉表也始得孔明于窮困之際而孔明始導之以取荆收益而自為資孔明豈以中州為不足起而以區區荆益之一隅足以有為邪亦以魏制中原吳擅江左天下之未為吳魏者荆益而已顧備取此則無所歸者故也是以一敗曹公而遂收荊州雖遠劉璋而遂取益州者孔明之略也雖然孔明之于二州也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于遂亡荊州而勞用蜀民功業亦以不就良有以也夫荊州之據界于吳蜀之間而二國之所必爭者也自其勢而言之以吳而爭荊則近而順以蜀而爭荊則遠而艱蜀之不能有荊猶魏之不能有漢中也是以先主朝得益州而孫權慕求其荊州權之求之

諸葛亮論

卷十五

三才諸葛何一

諸葛亮論

卷十五

三才諸葛何二

也非以備之得蜀而無事乎荆也亦以其自蜀而爭之不若自吳之全故也故直求之者示吾有以收之也蓋備一不聽而權已奪其三郡備無以爭而中分界之以分裂不全之荊州而有孫權之窺覷其後為之鎮撫則安動役則危亮不察此而恃閔某之勇使舉其衆以北侵魏之襄陽故孫權起臨其後詭羽而盡奪其荊州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荆也然後備之所有獨岷益耳雖然地僻而固魏人不敢輕加之兵而足之形遂成使備之不西而唯徘徊于中州則亦不知所以稅駕矣備之既死舉國而屬之孔明孔明有立功之志而無成功之量有合衆之仁而無用衆之智故嘗數動其衆而亟於立功功每不就而衆已疲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蜀也夫蜀之為國巖僻而固非圖天下者之所必爭然亦未嘗不忌其動以其有以窺天下之變出而乘之也雖然蜀之與魏其為小大強弱之勢蓋可見也曹公雖死而魏未有變又有司馬仲達以制其兵孔明于此不能因備之亡深自抑弱以盈急其心使其無意于我勵兵儲粟伺其一且之變固河渭之上流粟糧卷甲起而乘之則莫不降志乃以區區新造之蜀倡為仁義之師強天下以思漢日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復劉氏故常千里負糧以邀一日之戰不以敗還即以

鐵運此其亟于有功而亡其量以待之也善為兵者攻其所不
應擊其所不備而取勝也皆出于奇孔明連歲之出而魏人每
雍容不應以老其師遂至于徒歸而又以吾小弱而向疆大未
嘗出于可勝之奇蜀師每出魏延常請萬兵赴他道以為奇亮
每拒之而延深以憤慨孔明之出者六蓋嘗一用其奇矣蓋言
由斜谷而遂攻祁山以出魏人之不意一旦而降其三郡關輔
大震卒以失律自喪其師奇之不可廢于兵也如此而孔明之
不務也此銳于動眾而無其智以用之也嗚呼非湯武之師而
愚夫出奇卒以喪敗其眾者可屢為哉雖然孔明不可謂其非
古論大觀
卷十五
又三 諸葛亮何二

賢者也 要之點數無方以當司馬仲達則非敵故也范蠡之謂
勾踐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蠶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蠶不如種范
蠡自知其所長而亦不疆于其所短是以能濟孔明之于蜀大
失種之任也今以種蠶之事一身而二任之此其所以不獲而
濟者也

諸葛亮論

蘇軾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
秦也以秦之所以取之以周之所以守之以者漢也仁義詐
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袁乘危得逞
其奸孔明恥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
許兗南牧荆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
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
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強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
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為之用矣且夫殺一不
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死劉表之
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奸
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
幾希矣曹操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
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
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
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丕
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
嘗不以譚尚為戒也而不與植終於相殘如此其父子兄弟



且為寇讐而況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失義非湯武而行之為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為孔明承相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謀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疎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王

諸葛亮論

秦觀

晁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臣竊以為不然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置杯焉則膠焦鵬之翻拔而傳鵠鳩則累矣故有帝者之君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雖天下之奇才亦霸者之臣耳何則亮帝王之輔肯為蜀先主而委卿王通以為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與乎尤非也臣以為亮雖無死曾不足以取天下況於興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止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則不如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璋之闇弱而已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陳伯言諸公皆無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後治人故孔子以為小器樂毅為弱燕合五國之從夷萬乘之齊然曠日持久不能下言與即墨至間者得行捐燕之趙管仲樂毅雖得志于天下尚不能興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乎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也則固已曰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蓋求之而不用其道則彼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用之

而不盡其蘊則彼有不留而已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留則可以興禮樂方先主之碩亮於草廬之中所言者取荆益二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川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關羽之死大舉伐吳亮曾不能強諫及兵敗乃歎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就復東行必不危矣所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于楨中是誰之過欤以此論之亮不足以取天下而興禮樂亦明矣然亮與先主一言道合遂能霸有荆益成鼎峙之勢及受寄託孤義盡于主國無間言身死之日雖遷廢之人為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往杜稷

古論文觀

卷十五

李

李

管樂諸葛論

李 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則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涯量罕窺而遺跡可見夫此三名臣者亦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于耳三問者固不得已應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夫目小者不足以論大體近者不足以量遠奈何況議大賢能制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晷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著由虛考實儻容寄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不逮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與問者曰何為其然也昔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興齊定霸尊周勤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荊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劔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續脩舊勳刑政孚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為燕將纔勝齊師挫衄于二城之間狼狽于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奔亡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誠所未諭莫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問者未與語功則信焉語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當格以道德嚴於終始審其邪正觀其去就然後可以明也夷吾當亂之時輔有過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為美矣然邀功事營務

又之情速矣肆蒼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尼雖稱其仁終小
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
必當締構必成事屯而業亨主闇而國理兵弱而隣疆畏服功
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俟中原克
復然後厚賞寬刑玄德常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
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德諸已而未審於人樂生一
戰舉齊二城未下待之以德牧之以禮捨權變于攻取之際行
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弘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
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大初論之詳矣及其述燕之責亡而
論本體

卷十五

世宗皇帝

之才常感憤於周韓之間嘯咏於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
以禮樂蘊弼諧之大畧以康濟為已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退
有家艱哀毀過禮官纔元示年止終身不登于廟堂名不書于
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優劣離燕對趙之去就
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問者歎息而退

世宗皇帝

卷十五

世宗皇帝

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翼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贊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井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即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還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歸甲中國不釋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饑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者審相必

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歎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未俱王自操備時糧弱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時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從許渡河之計會國家集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義兵掎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微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曹操與統衛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殲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地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審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三名臣論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州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涇量罕窺而遺迹可見矣此三名臣者亦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于再三固請不得以應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夫小者不足以論大近者不足以量遠奈何况議大賢然執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晷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者由虛考實儻容寄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不逮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耳曰何謂其然也昔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與齊定霸算周勤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荊州散餘孽建遺具會從破魏奉先主西入紆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綱戴後嗣續修舊勲刑政乎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為燕將繞勝齊師挫勦於二城之間狼狽於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葬亡軍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誠所未諭其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聞者未歟語切則信然語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或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靈格以道德震於終始密其邪正觀其去就然後事可明也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之生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為美矣然微功事儲務入之情速矣

古論大觀

卷五

四十二

李翰

古論大觀

卷五

四十二

李翰

昨者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始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綿構必成事也而業考主閭而國治兵弱而強鄰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竊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使中原可復然後厚賞寬刑玄德嘗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已而未審於人樂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徙之以德收之以禮拾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述燕之貴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日之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之後尚不敢侵其僕隸而况謀子孫乎因棄祿爵遁善夫長者之言可謂懷祿不肖其榮周身不違於道比諸二子不亦優哉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安可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短長耶且夫運有通塞命有修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魏問得不以周叔為將乎問不用乃大喜向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也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可勝道哉翰長兄御史君體純至之德負經遠之才常感憤

於周轉之間囑誅於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蘊
諧之大畧以康濟為已任進退國難謀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
過禮官饒元士命止中年位不登於廟堂名不書於史冊斯才
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優劣辭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
之斷可知矣問者歎息而退

古論大觀

卷十五

中西名臣論



仇國論

譙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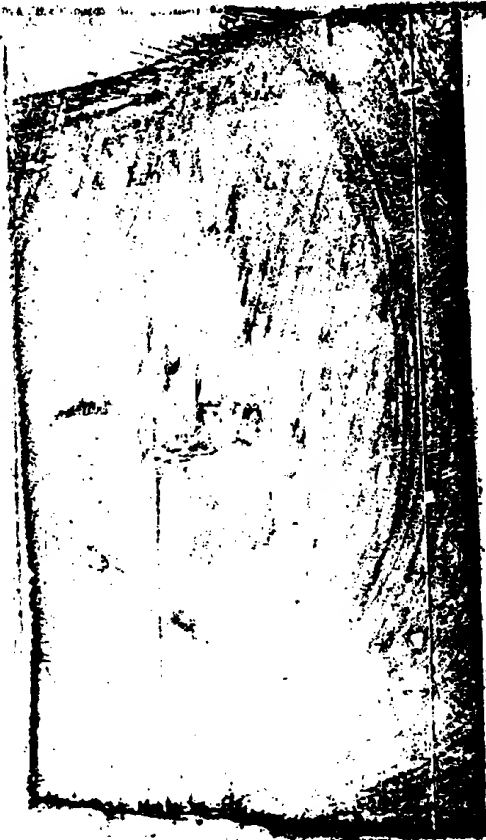
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餘之國有
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
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
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
人營民以少取多勾踐帥眾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
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
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師追羽終斃項氏
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疾我因其隙隔其遠隔
古論大觀 卷十五 四十五
觀憎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
固民習所專深根者艱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
扶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主
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
裂狼分疾搏者或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
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
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
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
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

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

古論大觀

卷十五

哭



識周論

孫、盛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與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裨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同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巖激湍非步步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枚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和親師之來塞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苟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趙主所以敗關關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勿勿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恨我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我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趙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鱗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我裨既聞主周實為臣方之申包田昭虎羅大夫種不亦遠乎

魏論

司馬光

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民以憑陵中夏馬首所向無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舉冀幽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太武蕭齊克包荊豫摧赫連開關中梟馮跋遷碣虜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于大漠悉為其有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位乃貶戎狄之俗修帝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采蔚然可觀矣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寵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于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后

卷之五

中

滿志變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藉國
愁怨盜賊盜起日滋月益上之人曾無悔心而內自睽離以招
外盜于是爾朱榮乘之而起興晉陽之甲直指伊洛后主沈于
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莊勇決手刃賊臣而枝黨四集
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關墮宇文泰之禍不能自
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全盛之時宴安怠惰以
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
救况庸君乎

魏德論

曾植

元氣石臺玄黃噴薄辰星亂逐陰陽舛錯四海鼎沸蕭條沙漠
武王之興也以道陵殘義氣風發神戈退指則妖氛順制靈旗
一舉則朝陽播越惟我聖后神武蓋天威光佐掃辰星北蠻首
尾卑墜氣奔罕然乃電北席卷千里隱乎若崩嶽肝乎若潰海
慍彼蠻夏蠢爾弗恭稽我蕭斧簡武續鋒星陳而元道振曜道
南封荆人封靡交益影從軍慙餘勢襲利乘權蕩鬼區於白水
擒矯制於遐川仰屬目於條支睇弱水之潏潏薄張鸞於大夏
笑驃騎於和連其化之也如神其養之也如春桑遠能通誰敢

朱中書

1941年12月1日

不寶憲度增飾日曜月明跡存半達女道隆乎延康於是漢氏
歸義顧音孔昭顯禪天位希唐效堯上猶謙謙弗訥也發不世
之明詔薄居而弗從躡北人之清節美石戶之高介義貫金石
神明已與神祇致祥乾靈祐祐於美群公卿士功臣列辟率爾
而進曰昔文王三分居二以服事殷非能之而非欲蓋欲之而
弗能况天綱弗禁皇綱紀紐侯民非復漢萌尺土非復漢有故
皇父創近於前陛下光美于後蓋所謂熟成于彼位定于此者
也將使斯民播秬鬯植靈芝鋤岐穗挹醴液遂乃凱風回焱耳
露臣時農夫詠于田廬織婦欣而繅絲貴叻之亂含哺而怡鯨

背之老聖壞而嬉古雖稱乎赫胥昌君斯之大治乎于時上宮
 於春秋聖德汪濊奇志妙思神登靈察方將審御陰陽增耀日
 月極禎祥于遐與飛仁風以樹惠既遊精于萬機復逍遙乎六
 藝兼覽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場固容與乎道術之壘呼趣天路
 而高峙階清雲以妙觀將參跡于三皇豈徒論功干大漢天地
 位矣九域清矣皇化四達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貞矣禮樂
 既作與頌聲矣固封泰山禪梁甫歷名山以祈福周五方之重
 宇越八九於往系踵帝王之靈矩流餘祚于黎蒸鍾元吉乎聖
 主



魏刑罰論

魏 叔

二儀既判氣品生焉五才兼用廢一不可金木水火土咸相愛
 惡陰陽所有稟氣呈形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春夏以生長
 之秋冬以殺藏之斯則德刑之設著自神道聖人處天地之間
 率神祇之意生民有喜怒哀懼之心應感而動而逾變
 淳化所陶下以淳朴故異章服畫衣冠示耻申禁而不敢犯其
 流既純姦黠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賞故書曰象以典刑流宥
 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責失肆赦舜命
 咎繇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則大辟
 二曰廣辟三曰宮辟五曰墨各卡殺囚於夏蓋有損益周禮
 建三典刑邦國以五聽求民情八議以申之三刺以審之左嘉
 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有不識宥過失宥遺忘赦勿劓赦毫
 釐赦悉愚周道既衰穆王荒臺命呂侯度作祥刑以詰四方五
 刑之屬增矣夫疑獄泥問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
 以成之先王之愛民如此刑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逮於
 戰國競在廣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議參夷
 之誅連相坐之法風俗凋薄號為虎狼及於始皇遂兼天下焚
 先王之典刪挾書之禁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姦偽並生緒

衣塞路獄行淹積圖成市於是天下怨茲十室而九漢祖入
關頭削煩苛致三章之約文帝以仁厚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孝
武世以姦究茲甚增律三十餘篇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夫獄
者天下之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治獄吏非不慈仁
也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
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
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人吏
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秦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雖咎
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
大於獄書論大觀 卷十五 五十二

深於獄宣帝善之痛乎獄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三獄所以
求生今之三獄所以求殺人不可不慎也

魏武帝論

朱敬則

皇漢失圖網漏讒慝賊臣承間搖蕩宸居宗廟焚燒天子播越
於是九州幅裂四海橫流釋位動王天下雲集初平年後將
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伋兖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
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都太守喬瑁山陽太守
袁遺濟北相鮑信長沙太守孫堅等同時俱起以討董卓為名
然包藏禍心以暴易亂竊命矯制結黨樹朋觀釁待時莫敢先
犯唯魏太祖有汴水之戰孫討虜有陽人之師矣觀曹公明銳
權畧神變不窮兵拚而意不衰在危而聽不惑臨事決機舉無
遺悔近古已來未之有也故梁國橋玄南陽何顯皆云天下將
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子雖復名微衆寡
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赴
君百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嶽故有荀或郭嘉邢顗程昱賈
詡朱雲等或欽風長威或一見盡懷然後覽英雄之心聘熊羆
之勇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而黜至公旌賁忠良芟夷叛逆
神道輔德百姓與能武功赫然霸業成矣若乃獲魏種而有之
高祖之封雍齒也降張繡而不怨光武之全朱鮪也感臧霸之
言以成其氣重關羽之義抑而不追王霸之術也然後法令嚴

峻賞罰必行惟材是求惟力是視縱夷齊滿路顧閔孟居未暇
存也故獎即可仁則未知且以術臨人力無餘地用智濟物迹
若容身欲使蕩蕩玄波涯而不竭颺颺薰風周徧草木玄雲蔭
而方而黃紫表而木落不可得也荀文若首預經綸提挈草昧
清神昭乎物表妙識出手機先造魏邦繫其是賴一言不合五
毒將施無詞寄文空器見志可不劇哉加以孔文舉與道翔翔
漢室崔季珪天骨高爽志在扶傾豈大盜之所安也嗚呼
之子見錦而不見人弭謗之君尤人而不尤已豈知群隲
不下衆雀過驚者乎故陰謀未洩天下已知毒志潛行忠良前
言論太晚
五五集卷五
懼何獲呀以帶藥楊彪由是衣出堂長受辱而不謝玄德失著
而思奔席上無懷疑之人間外少自信之士良可恥也固知曾
公不能用天下之材成天下之務也昔周武之澤及昆蟲不能
感食薇之士漢高之功濟草木未能屈歌芝之賢猶且逐其旅
貞容其怨讎况功未半古德異樂推遭神器之流離問實爵之
輕重欲使庶人不識宜心寧可得乎翻乃疾走惡迹掩耳畏聲
雖匹夫念平素殷桓即斃婁珪道路以目天下鉅口豈不惜哉
楊德祖才雖清秀志非遠圖託事行誅死非其罪司馬懿雄才
大度勇而有謀審其後顧知而不剪若言天下也則吾未知若

言人事也其智安在故知忌小怨而忘遠圖料目前而忽身後
豈所謂旁求哲人俾輔後嗣者哉或問曰天厭漢德海內分崩
三雄內立俱受眷命乃至控御豪傑削平區宇英圖遠算何者
為先君子曰孫仲謀藉父兄之資負江海之固未敢爭盟上國
競鹿中原自守未餘何足言也蜀先主抱英濟之器無角逐之
材遠窺荆蠻長曹公神武奄有庸蜀乘劉璋之政衰國小人夷風
頽俗陋山川險澁異峭幽之奧區江漢通流殊河洛之朝市豈
得抗衡中夏齊足當途乎前賢易地之談全是不關胃臆且夫
度德而處量力而行劉備豈薄先王之舊若輕齊魯之故俗若
言論太晚
五五集卷五
恭伯之適吳越孔子之入九夷哉蓋不得已也是知才雄者地
廣國大者兵強地既由才才寧可易也

魏武帝論

蘇軾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百薛公知燕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執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彊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後遂至於不敢加

書論大觀

卷十五

五十六

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牟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大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可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使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二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彊而未見其能一也

書論大觀

卷十五

五十六

原缺第五十八至六十一葉

魏文帝論

孫盛

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惇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節人著庶見之譏宰予降柩仲尼發不仁之歎子貢忘戚君子以為樂禍曾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緣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

古論大觀

卷十五

至魏文帝

者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緣素奪于至尊四海散其過密義感闕于羣后大化墜于君親雖心存貶約慮在經綸至于樹德垂聲崇化變俗固以道薄于當年風績于百代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陳晉襄墨緣而三帥為俘應務濟功服其焉害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廢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墜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臧洪論

蔡觀

臣聞臧洪以素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臣觀之洪寔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情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為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歆有甚于生而已觸鼎鑊冒鋒鏑忠有所不避者非不惡先以其所惡有甚于死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于生所惡未有甚于死則君子豈有矯世絕俗拂其所謂直情者耶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

古論大觀

卷十五

至臧洪

夫講學不明於是始惑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保身之為易殺身之為難不知身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為若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為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為順布背朝廷其勢為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弟為救猶或可責矧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素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為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近義矧滅超者曹氏為

得與紹為仇乎由是言之洪為張廷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為管亥所困太史慈為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郡昌之急蓋是時俗尚名節甚矣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終為媿楊札不解為恥厥志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為太史慈不成則為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人也楊子以要離為蜂螫之靡靡政為壯士之靡剗剗為刺客之靡者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足以悲夫

華佗論

劉向錄

史稱華佗以侍能假事為曾公所惡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曾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見其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及其意執柄者之志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千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論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惡書焉後之或者復用是為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焉實干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士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自方爾爾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難彼士人皆由替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焉用書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曾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以可懲為故事矧他人哉

賈誦論

蘇轍

曹公入荊州隆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誦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誦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誦言端坐荊州使辨士持尺書結好於吳之如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慮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執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而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漢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厭之無不克也若以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驍將人既定馮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誦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以遠

古論大觀

卷十五

七

賈誦論

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誦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過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群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未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還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古論大觀

卷十五

七

賈誦論

御艾論

何去非

事物之理可以情通而不可以迹係通之以情則有以適變而應乎聖人所與之權係之以迹則無以制宜而入乎聖人所疾之固是以天下事功之成常出于權而其不濟常主于固夫以人為是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踐者於今為非以人為非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者于今為是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係之以既往之迹故其所以踐與矯者適足以為獨悔之資也昔衛青之擊匈奴其裨將燕建盡亡其軍于今當斬青以不敢專誅于外因連送之人皆多青之不擅權得所以為臣與師之順

古論大觀

卷十

六

趙也且南陽討賊崇州董卓嗣之賊平昭卓以兵屬高卓卓不受詔執兵睥睨人皆勸高誅之高不欲其專誅于外也而以狀聞卓因遂其光遠卒以不制夫高之舍卓者非出于他也蓋以衛青不殺燕建獲恭厚之譽遂係迹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舍卓者于今為縱寇也御艾之伐蜀也出于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乘危決命卒俘劉禪可謂功矣然其心氣闊畧以為閩外之任當制威賞乃大專拜假至欲擅王劉禪留西不遣雖司馬文王以順諭之猶不見聽是以鍾會得入其間以及于誅而不悟也夫艾之專制者非出于他也蓋以皇甫嵩常要譽求全而失于董卓

故雖後悔迹係迹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高者于今為召禍也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專係乎既往之迹此所以不自知夫獨悔之集也觀艾之為將也急于智名而銳于勇功喜邀前利而忘顧後患者也艾嘗以是勝敵矣而卒結禍于其身者亦以此也始鍾會以十萬之勁而趨劔閣姜維以摧折之師應于奔命雖能拒扼而終非堅敵也艾為主帥不務以全策縻之乃獨以其兵萬人自陰平邪徑而趨江油以襲劉禪蓋出其不意而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險治橋閣巖谷峻絕士皆攀緣崖木技墜而下又粮運不繼而艾至于以糧自裹輪運而下

古論大觀

卷十

六

嗚呼可謂危矣士皆殊死決戰僅獲破諸葛瞻之師而劉禪倖迫即時束手使禪獨恐數日之不降以待援師之集則艾為以肉齒餓虎矣艾一不濟則鍾會十萬之師可傳呼而潰矣艾以其身為僥倖之舉者乃求生救敗之計非所謂取亂侮亡之師而亦非大將自任之至數也是役也非艾無以取勝于遠而其勝也有出于幸使其不幸而至千潰敗者亦艾致也夫奇道之兵將以掩覆于其外必有以應聽于其內然後可與勝期而功會也唐李愬之入蔡以取吳元濟也以其有李祐之為御道故也使其無應聽之主則愬亦何能乘危而微倖也西漢中興之

名將無若趙充國史稱其沈勇有大畧觀其為兵期于克敵而
已每以全師保勝為策未嘗苟競于一戰故其居軍無顯赫威
威之効卒至制敵于股掌之上安邊定寇皆出其蓋而獨收其
成熟他將無與焉幾于所謂無智名勇功之善者也由是觀之
受之所以不免者亦其操術之致然也

李將軍

李將軍

李將軍

鄧艾論

陳亮

自古英雄之士乘時而出佐其君其所以摧陷堅敵開拓疆土
使聲威功烈暴白于天下者未有不本于謀者也蓋其平居暇
日規模術畧定於胸中者久矣一旦遇事而發之如坐千仞而
轉圓石其勇決之勢殆有不可禦者故其用力也易而其收功
也大非徒行無謀僥倖以求勝也故夫僥倖以求勝者幸而成
則為福不幸而不成則為禍禍福之間相去不能以寸此君子
之論所以無取於斯也然其間有實出於謀而其迹若幸有實
出於幸而其迹若謀者雖君子不能無惑何者疑似易乘也桓
溫之伐蜀也師次梓潼李勢舉眾出戰翼護譙象懼欲退而鼓
翼鳴鳴遂破之此其迹若幸也然溫之謀蜀審其必破然後
進兵而伐之使鼓吏不誤鳴則溫豈將遂退耶故吾謂溫見客
主殊勢而勢又決處于一戰不若遂因恐懼姑命退軍以懈其
心乘其懈而擊之結陣而前可以大勝此曹操之所以破張魯
也謀未必施而鼓吏誤鳴士卒勇闢一舉蕩之天下之人見其
功而不見其謀肯曰窄橋之勝幸也謝玄之禦秦也師次淝水
符堅拒岸而軍玄使人請堅度眾少退而堅眾相蹂躪遂進敗之
此其迹若幸也然玄之拒秦審其可敗然後進兵而禦之使堅

遠靈整齊則玄皇將遂已耶故吾謂玄見象家不敵而堅又求
奮于一舉不若請其退軍進兵求戰倂敗反走俟其半濟而堅
之挫其鋒鋒可以得志此韓信之所以破龍且也謀未及騷而堅
衆相蹂因引精銳一戰覆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
曰龍水之勝亦幸也夫所謂幸也者嘗試之而後得之也不幸
而或不然則不能有所成矣彼二人之所以為謀者如此其久
也制勝之術如此其深也雖勝之似偶然使其不然亦不害其
為勝何名為幸哉然史氏不能少發之而二子之志奄抑不伸
非有智者孰能辨之抑艾攻蜀自陰平通無人之地數百里冒
險歷艱難所不至艾則義興推轉而下將士懸崖魚貫而進卒破
諸葛瞻降劉禪天下之人皆以艾為能冒險謀勝也吾嘗論之
使瞻能拒東馬之險則艾將不戰而自沮禪恐數日不降則艾
將束手而就縛彼艾特以僥倖而成也何足道哉宋武帝伐慕容
超引兵直度大峴卒能破之彼慕容必不能拒故也艾能果
瞻必不能拒乎唐太宗既破宋羅喉以二千騎直造薛仁果城
下卒能降之彼慕容仁果必出降故也艾能果禪必降乎艾皆不
能果策之而率兵徑進豈非幸其或成哉自古幸而成功者多
矣死而論定未有如鄧艾之欺于後世者也 十五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六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嘉興徐鳴皋聞仲甫編次
孫聖論 何去非
古之豪傑有功業之大志其才力雖足有以取濟而無謀夫策
士合奇集智以翼輔其不迫使無失乎事機之會則往往功敗
業去而為徒發者皆是也昔東漢董卓之變豪傑相見起於
中州者若袁曹劉呂皆負其姦豪之志求因時乘變以濟所欲
獨孫堅激於忠勇於袂特起於區區之下郡奮以誅卓雖卓亦
獨憚而避之惜乎三失大機而功業不就卒以輕敵遂殞其身
吾嘗論之董卓與發其智慮之奸邪故也始堅欲義從之士
起於長沙地處南陽舞陰數萬南陽太守不時調給堅責以犒
師義師按軍律而誅之人大震服南陽民籍且數百萬兵強食
果而堅不遽據之以治軍整卒命一偏將西趨武關以震三輔
身扼成臯而定軍洛迎天子而奉之仗順討逆以濟其志乃還
肅去而表術得以起而收於羈旅之中以為已資遂以騶肆此
堅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強天下畏之袁紹曹公相與歃血而起
者凡十一將皆擁據州郡衆各數萬然無敢先發以向卓者獨
曹公與孫權將過漢以敗此而堅獨以集兵趨之令戰陽人大

破其軍果其銳將卓深震憚乃遣腹心詣堅和威令罪其子弟
勝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旬使堅陽合而陰圖之差其宗親苟
勝軍事者皆列疏與馬使得各據土權兵以大其勢徐四起而
滅之則其取卓易於反掌不知去此乃怒辱其使誓必誅卓使
之憤懼遂殘汙洛陽劫持天子西引入關以避其鋒而窮其毒
此堅之二失也夫兵以義動者其勢足以特立則何至於附人
苟唯不能而有所附必其德義足以為天下之所歸往者然後
從之衣術徒憑藉世資以役天下其驕豪不武非託身之主也
堅已卑卑而修復雒陽之殘壞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勢之便
以觀天下之變乃還軍魯陽聽役於術為之崎嶇轉戰以掠其
祖卒殞其身於襄漢之間無異士伍此堅之三失也夫一舉事
而三失隨之則其功業遠矣司馬溫公論王允專董卓之功孫
瑞歸功不俟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言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
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孫堅

孫堅孫策孫權論

南宮靖一

吳之為國自據一方既無存漢之心又無吞魏之謀上不係於
漢祚之存亡下無關於曹魏之強弱君子尚矣論焉然其割據
則實自東漢之末孫堅舉兵於江東破張角誅區星勇鸞剛果
當時鮮及觀其導溫戮卓不許和親汎掃陵寢平寇發揚可謂
壯矣其後為善不終受袁術所使以擊劉表卒斃於矢下不元
於勤王而死於助桀情哉孫策以孱然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
簪併江東如拾芥者師宿將狼狽失據闢地千里真奇才也然
輕躁好殺卒殞其身孫權藉父兄之烈屈身忍辱任計尚奇蓋
有勾踐之才焉當是時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陸遜諸葛瑾步
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為謀
主其他如程普黃蓋甘寧凌統諸將皆江東虎臣為孫氏之所
厚待赤壁之役決志定策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若是乎奄
有荆揚薄于南海傳祚數葉宜矣惜乎見義不明守節不堅今
年臣于操明年降于魏今年受操之命領荊州明年受魏之封
為吳王不能討賊而甘心於助賊不能仗義而甘心為不義其
得保一隅幸也

孫權論

陳亮

天下之事最為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群情有不測之憂坐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懼至於失吾之大計起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反為大患唯英雄之君為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懾觀其勢審其人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切中機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僥倖于或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為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衆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懼之則喻以甘言濟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二者之所為不同而均于有成故昔者漢高祖之據關嘗欲納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舉

古論大觀

卷十六

四孫權陳一

兵而拒曾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之項籍劫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為人勇而無謀氣雖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則亦何必拒之哉曾公并荊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騎兼進千里趨利復與吳爭長於舟楫之間此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為人智而多詐其言甘其心忍一雁其手莫之能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人乃教高祖拒而勸孫權降可謂兩失機矣方帝封荊州還軍灞上其計善矣一感其說遂命拒關鴻門之役微項伯幾殆使帝能因籍之來開關

古論大觀

卷十六

五孫權陳二

迫之身往見籍再拜賀救趙之功作而曰秦為亡道英雄並起章邯舉全國之師出關擊之驅滅群英如獵狐兔當此之時却以為天下易與耳渡河擊趙偃然不顧將軍鑒救趙之衆趙收鉅鹿焚棄輜重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呼響應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勇秦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衆始知將軍為真英雄勝行而前莫敢仰視敢賀又再拜謝所以破秦作而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渡河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將助卒盡於鉅鹿臣得引兵畧地通行無累乘虛入關遂降于嬰憑藉威靈濟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請分王

屢戰屢敗重殘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為知天下之大計者見其距關不能預為之謀事迫而僅能解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謝適之後韓猶使之王巴蜀得乘橐而取關中而爭天下苟王之於燕趙若齊魯之間則大失機矣天下豈遽為漢有哉此其成特出於幸也若夫孫權蓋亦不惑于流議矣密操可拒卒置衆說而斷用周瑜使與劉備叶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臨大變而不懾豈幸也哉權既不懾于孟德而魏文繼立始曲意事之喻以耳言效其珍物有求則從惟恐少拂其意欲待

古論大觀

卷十六

六 孫權陳三

其驕而乘其變其謀深矣不幸而司馬仲達在魏而其謀卒不復轉此則遇時之不幸而非權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權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實出於幸權之不成實出於不幸故夫天下之事未可以成敗而定論也

一 吳三嗣主論

陳壽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僭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與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子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其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子違女嬀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晉首分辭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古論大觀

卷十六

六 孫權陳三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因以取蜀吳王悔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善略過人而其昧有至于此乎以臣觀之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策之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皆為擒滅其能合從并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玄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得乎且吳不借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而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

古論大觀

卷六

八魯肅策一

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使之于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以人為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還公安吳為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于天王允以順誅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為之報仇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孟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鳥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沂江而下非其雄畧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

由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事拒之則為仇殺之則招楊因而借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為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周瑜嘗歆使先主置吳盛為策官多其美女好翫其策何如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嘗見其髀肉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既好老于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于地彼知宛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乎矣

古論大觀

卷六

九魯肅策二



呂蒙論

陳亮

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謀者也制天下之深謀者志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則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責也其深謀遠慮必使天下定於一而後已雖末一之而其志顧豈一日志之哉漢高帝之失職而西也天下之人以為將遂不振而高帝欲東之志置乎其未已故燒絕棧道使項籍意不復西而後乘間以定三秦既又引兵出武關使籍兵並南而復乘間以平諸國漢日廣籍日蹙卒能并之而一天下此其志之大謀之深而功亦如之也孫權克扶先烈雄據江

東漢書

卷六

十

東漢書任能屬兵秣馬以伺中國之變若將有所為矣然吾觀其命呂蒙之取荊州未嘗不嘆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而知其無取天下之畧也夫關羽好勇而無謀恃氣而驕功此其勢甚易誦也胡為乎汲汲然而欲取之使其攻破樊襄陽然後徐圖之則漢河以南皆吾地爾是則羽之破二城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破之者吳不能為之聲援也方其擒于樊梟龍德操意甚難之議徙都而避其銳而司馬仲達說操勸權瞞其後其議遂從夫徙都之議主下也守邊之士恃操以為無恐使操徙都後河則士氣索然不振淮泗以南可襲而取矣是則操之徙都者

呂蒙利也然而不遂徙者若其其孫權之徙也此豈非其志

也不大謀之不深歟故吾嘗論之方操勸權以瞞羽後權當頭告之曰關將軍以律行師為漢家除殘播穢以同盟義當戮力此言何為至于我哉誠如是則操不知所以為禦而勢必至於徙都羽行行然無東顧之憂得畢力以攻樊襄陽矣徐晃豈能遠當之哉操既徙都權固自收皖城命一將攻廣陵而合取淮泗之地羽一破樊襄陽家固率兵以策三郡乘其弊而進擊之而盡收漢河之地東據淮泗西據漢河土地日闊形勢日張如此而後可以虎視中原吞食青徐也此則取天下之大畧而

東漢書

卷六

十

權之居固曾不足以及知之彼其志止於取荊州以固江東元登樊之所以為謀者襲關羽而已何暇為天下慮哉魯肅曰帝王之興必有驅除羽不足忌吾切以斯言為有志而權乃笑之信其不能有所為矣嗚呼使周公瑾尚在及其智必及乎此矣吾觀其決謀以破曹操拓荊州因欲進取已蜀結援于馬超以斷操之右臂而遷據襄陽以處之此非識大畧者不能為也使斯人不處當為操知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奪之矣孫權之稱親也操雖臣曰周公瑾不在操不帶吳故亦知呂蒙之徙止足以保據一方而天下之新才必也公瑾乎

滕義論

鄭解之

名教大極忠節而已至乎變通則計每事殊本而尋之皆是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所附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關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使理厭人情如滕義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昇朝理務無議前哲通勝者則以無議為證塞勝者則以隱處為證

論未盡

卷十六

主

滕義

夷折其兩中則其間之情可見矣然無議前哲者殷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亨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為社稷之臣非為樂也鮑勛薨諤魏朝亡身為效觀其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勝之諭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若勝以此二賢為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證識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閔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開入事溫公則見遇於王倫處在丞則終身不著袷高世遠則為王右軍何驃騎所

勸制無有如勝之易者也若以緣廢非為家之主勸所復實矣

大皇帝以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即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中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為國之大計非謂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則不同戴天日而為國不可許復讎此自以法奪情即是東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之理而難以情議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事以為通證則若

論未盡

卷十六

主

滕義

乎可顧濟而不復讎矣大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其身况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勝但當盡陟略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為證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為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之與假乘常已有勉德無欣工進何有惜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才榮其位則勝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

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崇者聖人聖人之為教者禮法即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法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為法猶見改於後王況勝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況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若許讖勝則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邪若有功不賞有罪

古論大觀

卷十六

古論大觀

勝賴

於陳子默順避禍以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為榮也勝今生無所辭鞭撻已寔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舂藥見責鄉閭阮咸居哀駢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世便無疑於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驚俗而理必獲申郝詵產母後園而身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也日碑殺兒無讖以其忠也今豈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為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不可明矣既其不可便當究定勝之才行無所多辯也勝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勝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

古論大觀

卷十六

古論大觀

勝賴

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家國之罪人耳何所而稱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負於勝恬則美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以唐虞邇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鄙賈充受辱於庾純以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為發斯嘆哉若以時非上皇便不足復言多者則夷齊於與望子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雖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御艾於農隙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營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繫王陵神畧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卓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于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維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

古論太

卷十六

古論太

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熙異圖用融肅穆復權鼓鍾節長驅庸蜀三閭電掃劇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于周公權制嚴于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誦維新四海悅勸夫事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善從為要故至于咸寧之末遂排群議而杖王杜之決既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壘唐虞之舊域班正朔于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

古論太

卷十六

古論太

被野餘糧樓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于通路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閭閻實沈之節歲構師尹無其賂之貴而顛墜殘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謹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于成敗毀譽胥于勢利于是輕薄干紀之士狡弄智以投之如夜蠹之焚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國政墮墜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米傾之于荆揚劉淵王彌抗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來為兵聚眾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送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騷群羊舉二都如拾遺

芥將相俟主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于
戎卒豈不寒哉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
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燐火于原未嘗焚靜也器大者不可
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行
其大惠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
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
鬱北林龍魚之赴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
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
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
古論失觀
卷十六
衆論于五
衆其危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勸禮示人盡力廉恥篤于家閭
邪僻銷于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
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
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
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
諸侯存亡之數長短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
周之興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
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載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
穎實粟即有卽家室至于公劉遺狄人之說去卽之通身服厥

勞故其詩曰乃裹糗糧千囊麥則在嘯復降在原以處其
民以至千大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執策而去之故
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
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
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
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順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備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
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帝黃帝老乞言以成其福祿
也而其居地則行四教尊敬饒傳服將濯之衣情煩辱之事化
夷丁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
漢漢之女守紫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
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
帝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
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遂取順守保大定功安
義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
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
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居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

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結縈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主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豈有為以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孽以便事不及備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履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于毫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于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持身者以放濁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機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懸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

而不得用長庚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攝織紵皆取成于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嗣柔有殺戮妾媵有躐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敬于古脩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捋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累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幸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于登樂范熒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民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彭亂于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于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然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于傾覆而懷

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識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于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上諸業故改鄴為臨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微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私道非道私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古論大觀

卷十六

三 魏論十七



西晉論一

何去非

神蹤之重有以自歸而後收之有以力取而後得之自歸而後收之者三代而上是也力取而後得之者秦漢而下是也夫歸我而收之與夫我取而收之有歸矣而其所以取之之道又有甚異者焉然則享天下者亦觀夫所取之道如何耳魏之取漢異於漢之所以取秦晉之取魏異於魏之所以取漢魏視晉以所取漢之迹晉龍魏以所取漢之權是晉之取魏者魏故之也晉將蹈迹而取魏也是以汲汲而求執魏之權魏徒見權之去我而在晉猶昔之去漢而在魏也是以安其所取而以天下輸之乃自謂所當然者故晉於得魏之迹無以異於魏之得漢而於所以取魏之道最為無名蓋有類夫王莽之盜漢也雖然晉室之禍亦魏有以遺之嗚呼豈亦天意者邪昔者秦為無道天下之民唯恐秦之不亡也是以豪傑相與起而誅秦秦亡而漢得之是漢無所負於秦也東漢自董卓之亂天下痛其禍漢之深相與建議歃血起而誅卓者凡以為漢也卓既誅矣而曹操二袁乃始連兵相噬以爭天下而求代漢曹操先得挾漢之策以令天下終於漢不自亡而操取之是魏猶有負於漢也漢之亡也非天下之亡是操取之也雖然微曹操則漢之天下不

得不亡以其有二袁之竊取之也操收天下於二袁竊取之中是漢嘗亡天下矣而操收之則魏猶為有名也故曰魏之取漢異乎漢之取秦也至於晉也則不然自司馬仲達已殲藏禍於操之世操嘗悟之而不自決也以授之于丕而丕昏弱加全佑而倚任之故其於操之亡乃稍駸駸以立其盜權之功遂收其權而私執之所謂盜權之功者蓋東定遼東而取孟達南摧王凌而內誅曹爽耳非有存其既亡續其既絕之大勳若魏之於漢也蓋其知夫魏之取漢其道由此也是以汲汲求雖其迹而竊收其權更四世而固執之至於一旦取魏於倥然無事之間而天下之人亦安之於無可奈何是最為無名而有類夫王莽之盜漢也及夫晉之宗室內叛戎夷外攻至於陵夷而不可勝數者亦魏有以遺之魏亡公族之恩雖號加侯王而無尺土一民之奉晉人取而代之矯其無枝葉之庇於是大殖宗室假之制兵專國之權一旦八王內相屠殘至於禍結不可勝解而我羯乘之開右秦川帝王之宅也魏武大徙戎夷種落而錯居之以杆蜀寇至於近發肘腋不可勝救以成永嘉之禍由是觀之則凡晉室之大變皆魏有以遺之嗚呼豈亦天意者邪

古論大觀

卷十六

重華 晉書何

西晉論二

何去非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觀之形而發於遠有迹之可觀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無於近者其毒嘗淺無形之可觀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遠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姓而歷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為禍之形常隱於禍為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為今日之禍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親其昭然之形也其為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攘而擯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微而悅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徵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為寇敵之杆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洵然而發若決於水莫之能遏晉為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承武帝攘擊匈奴之威會五單于內爭

古論大觀

卷十六

重華 晉書何

始納呼韓邪使之依阻塞下稍通五原而來其朝至于孝元而
呼韓邪乃願保塞而請罷邊備侯應之策以為自孝武攘之
幕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
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
漢亦甚悅其來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延
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遠屯守北地朔方
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為膏腴加徙
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氏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
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為
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
而居扶風符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
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桀暴貪悍樂鬪喜亂之志態則
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
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邊而為毒深
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彼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
懷土而思返固甚然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
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
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為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

古論本觀

卷十六

世酒論何二

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鳩令而收役之雖有夫為禍之形
皆不為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
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
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為
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使各以種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
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
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
果斷之主為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為以救其未發之
深禍也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歆形於天下其能及此乎
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然不為省方抱虎
而熟寐耳嗟乎為天下者無恃其為平日之福而忽其所隱之
禍也

古論本觀

卷十六

世酒論何二

七代論

蘇轍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勢未有可
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變
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者天下何其紛紛也
強者不能以相并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
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為南北北又自離而為東
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為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為一蓋其
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為少矣然而南
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
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
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常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
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霸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
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鄰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也
誠有以待之而不敢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
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
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
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關
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奔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孱

古論太觀

卷十六

七代論一

將以抗四方強悍之虜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

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
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
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
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
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戾
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芥蒂夫
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
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
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務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古論太觀

卷十六

七代論二

晉高祖論

朱敬則

王業不同其來尚矣若乃待辛癸之禪湯武不得稱仁要西伯之資高光無由濟世或寧亂以得志或與禍以取威遭遇雖殊天命一也宣帝聰豪明允博學洽聞敏而好謀寬而能斷其未得志也服勤王事夙夜在公知無不為芻牧必履取信嚴主所謂能臣也及勲德日隆雄材漸著權畧不世合變如神受命崇華竭股肱于明帝忍死嘉福遂無君于冲人所謂姦臣也及內難既平外寇斯殄威力翕赫指麾風飛遂乃臨神器以徘徊戮公族以顧望雖大業初構人望斯存若格以名神請罪不取歸

古命大義

秦子木

主書第卷下

諸天命則前代有辭美哉未盡善也且成湯之在夏世行仁以動諸侯文王之虞殷朝好讓以懷隣國高祖以豁達容物先武以長者得人未有專伏陰謀每行詭計寄何晏以鞠獄示李勝以謬言請戰以見威指水以表信乞禰不與懼有陳恒之讖封基釋囚不嫌武王之事婉情負理掩耳避聲狼顧以噬魏人狐媚以取天下亦前史所醜也

司馬懿論

唐太宗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之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常與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已來處其憂以為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宜王以天挺之資應期佐命文以續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節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男

古命大義

秦子木

三二前卷卷下

相持抑其甲兵本無圖志遺其中懷不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恭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運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實怯而未前死虛疑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傳可證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狗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蓋善之方以斯為感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耻欺偽以成功石勒

肆言笑好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咍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衆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晉書

卷十六

王夷甫傳

司馬懿論

蘇轍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畧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為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氏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氏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桑擁護昭帝託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為得之耶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
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猷外贊夷
內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
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
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
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
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此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
已哉

司馬仲達論

何去非

昔之君臣相擇相遇天下機權之日君未嘗不欲其臣之才臣
未嘗不欲其君之明臣既才矣而其君常至于甚忌君既明矣
而其臣常至于甚憚者何也君非有惡于臣而忌之也忌其權
畧之足以威於我也臣非有外于君而憚之也憚其剛忍之足
以不容于我也此忌憚之所由生也雖然君固有所不忌以其
得無所當忌之臣臣固有所不憚以其得無所當憚之君昔者
蜀先主之與諸葛孔明符堅之與王猛吳也至于曹公之與司
馬仲達則忌憚之情不得不生矣非仲達不足以致曹公之忌

非曹公不足以致仲達之憚天下之士不應曹公之命者多矣
而仲達一不起已將收而治之夫仲達之不起固疑其不為已
容曹公之欲治固疑其不為已用此其相期于始者固已不盡
君臣之誠矣則忌憚何從而生也雖然仲達處之卒至于曹
公無所甚忌仲達無所甚憚者此所以為人豪以成夫取親之
資也人之挾數任術若荀文若者幾希矣蓋曹公之策士而倚
之為著龜者也公之欲遠漢作也於其始萌諸心而仲達放之
以中其欲于其既形于迹則文若沮之以忤其情已而文若出
于百管而不能救其誅仲達卒為之腹心而遂去其憚方曹公

之鞭管天下求集大業也將帥四出無一日而釋甲而仲達獨
以其身雖容治務而已未嘗一求將其兵雖公亦不以爲能而
求使之追公之亡始制其兵出奇應變奄忽若神無鄒不殄雖
曹公有所不追焉魏文固已無忌仲達固已無憚天下始甚畏
之猶公之不亡也由是觀之仲達之以術畧自將其身者可得
而窺哉奈何諸葛孔明欲以其至誠大義之懷教出其兵求與
之決于一戰以定魏蜀之存亡哉仲達孔明皆所謂人傑者也
渭南之後人皆惜亮之死以爲不見夫二人者決勝負于此舉
也亮之僑軍利在速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求乘其弊
亮以巾幗遺之欲激其應仲達未決戰魏君乃遣辛毗杖節
制之亮以仲達無意于戰其請于君徒示武于衆耳嗟夫謂仲
達之請戰以示武于衆者則或有之謂其有所終果而無意于
一決者亦非也雖然使辛毗不至則仲達固將不戰也仲達之
所求者克敵而已今以一辱不待其可戰之機乃悍然輕用其
衆爲忿憤之師安足爲仲達也晉之朱伺號爲善戰人或問之
伺曰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勝之豈以仲達而無朱伺之量
耶察其所以誅曹爽者足見其能忍而待也故其策亮曰亮志
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失奸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重

中破之必矣此仲達之志也亮之始出也仲達語諸將曰亮若
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昔者
曹公攻鄴表南以兵救之諸將皆以歸師勿追當避之公曰尚
從大道來且避之若循西山則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一戰擒之
廬循及以建鄴宋武策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四泊蔡
洲則成擒耳循果泊蔡洲一戰而走之亮之趨原與表尚之循
西山廬循之泊蔡洲皆耳蓋銳氣已奪固將畏而避人不足爲
人之所畏避此三君者所以易而吞之也亮常歲之出其兵不
過數萬不以敗還輒以饋退今千里負糧餉師十萬坐而求戰
者十旬矣仲達提秦雍之勁卒以不應而老其師者豈徒然哉
將求全于一勝也然而孔明既處蜀師引還而仲達不窮追之
者蓋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尚飽而軍未有變蜀道阻而可伏疑
其偽退以誘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獎于相持則仲達之志
得矣或者謂仲達之權譎不足以當孔明之節制此腐儒守經
之談不足爲曉機者道也

晉武帝論

錢 觀

人主莫急於知天下之務莫病於不明天下之善。有大小而務有先後。夫以小善而為急務者。天下常亂。故晉武嘗謂鄒湛曰。吾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夫不封禪以為不自滿也。焚雉頭裘以為儉也。行布衣禮以為孝也。是數者皆區區可以自名而非天下之先務。非所謂小善者乎。惜哉。鄒湛無經國之慮矣。遽遂以為過漢文也。何不曰。陛下平天下而不封禪。所以為不自滿也。不如無去州郡之武備。陛下焚雉頭裘。所以為儉也。不如無納吳宮人之數千行布衣禮。所以為孝也。不如擇賢嗣而使宗廟血食。一言之不聽。至于再言之屢言之。屢言之而不聽。則以身去之。勿妄食其祿可也。幸而感寤。則山濤之論得行。州郡之兵可復。則雖永寧之後。八王五胡之亂。未至於一敗塗地也。吳宮之人可出。羊車之遊有所。則治天下之志未荒也。衛瓘之言見於昏弱之惠。遂廢則晉祚靈長亦未可量也。湛雖好論事而不知為此對。專為逢迎牽合之語。可為長太息也。故劉毅至此之相靈其有味哉。其有味哉。

古論大觀

卷十六

五九 晉書

晉武帝論

唐太宗

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謙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削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綱毅裝楷以質直見容。綏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脩武用。思啟封疆。決神筭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濟南征。師不延時。獫狁削迹。兵無血刃。揚越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親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未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達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遠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雄權。揚駿射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官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偽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紀綱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

古論大觀

卷十六

四十一 晉書

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開其端而世祖惡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偽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國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

古論大觀

卷十六

四

晉書

畢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晉武帝論

蘇轍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狂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為亂而不遂其後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患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伴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為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弑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群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忘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惠以為可以消未然之憂

古論大觀

卷十六

四

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戚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為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疎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毋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

古論大觀

卷十六

四二

不審矣

晉懷帝愍帝論 唐太宗
史臣曰昔炎暉杪暮英雄多假於宗室金德韜華顛沛共推於懷愍樊陽寂寥兵車靡會豈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嘆遺萌苟存其主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詳觀朕迹用非天啟是以輿棺齒飯可得而言焉于時五嶽三塗並皆淪冠龍川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施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瘡痍中斷嬰戈外絕而京淪秋再駕徂戎周王預首於驪峩衛公亡肝於淇上思為一郡其可得乎於寶有言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和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大小畢力乃取鄧艾於農瓊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凌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已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誣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非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熙異圖用融前烈伏推穀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付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

古論大觀

卷十六

四四

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事修祖宗之志思戢戰國之苦勝
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枯之策杖王柱之決役不二時江
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
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無窮人之彥維太平未洽亦足
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
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
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惟亂
是聞朝為伊周夕成桀蹠善惡隨於成敗毀譽齊於世利內外
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
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閭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
於荆揚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戎貳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
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乃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
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元海者雖云之將兵都尉王彌者
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
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為以裂裳
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執也然而擾天下如
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
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

相奪其執常也若積水於防燭火於原未常暫靜也器大者不
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
杆其大惠禦其大灾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
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鸞北林龍魚之趣數澤
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
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
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
閭邪僻消於胃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
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
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
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
婁嫫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至於公劉遭夏人之亂
去邠之鹵身服厥勞至于大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
挾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
初至于王季能躬其德音至于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周
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尊事耆耆以成其福祿者
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傳服膺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
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

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
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
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
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理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
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
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
王不明不獲思庸于毫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
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
古論大觀 卷十六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之不貳之老風俗滯僻耻尚失所學
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
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
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
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
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矣由是毀
譽亂於善惡之實情隱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看為
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
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々風塵皆奔競之

士列官于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
而不得用其婦女莊柳纖絳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
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佚之
過不拘妬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
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
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
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藉之行而覺程教崩弛之所由也
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
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審戎狄之有釁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
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
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
之於聲樂范熒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
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
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
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贊曰懷佩玉璽愍居黃屋
龍璽三山鯨吞九服滯滯入金商寄居未央園顧盡仆方趾咸僵
大夫反首從我平陽一憂臣哭于何不臧

古論大觀 卷十六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后妃論

唐太宗

方祗體安儼乾坤而合德圓舒循恩配義曜以齊明故知陽燧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寔資於此宣穆閔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其後胤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遠遠愛溺私情深社衛璫之言不昧張泓之詐運其陰沴輶映軋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資天縱其器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鵠羽於離明哀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魯何足喻中原喻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摠百官于元老成王冲眇託萬機于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康各免華陽之燬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為多矣

古論大觀

卷十六

四九 后妃論

愍懷太子論

真德秀

賈誼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為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為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發之抑抑他人發之也惠帝昏庸既莫之辨大臣惟裝顏所請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寃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立據者此類是也本朝慶曆中后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為介書既成則偽作介與富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臣者非遇仁祖之聖其得免乎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曰仁宗選上為皇嗣襄嘗沮之也上頗怒襄大臣歐陽修為言陛下嘗見襄瞻仰傳聞之也臣在先朝有偽為臣疏請沙汰宦官者欲以激怒左右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偽况傳聞乎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偽為諫書以陷鄒浩世降俗末情偽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貿易所憑者契券而巧詐者能為之况讒人之工於讒者乎故因愍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讒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要必審而覈之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愍懷者

古論大觀

卷十六

五子 愍懷太子真

八王論上

許敬宗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繁昌可觀封建親賢並為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即世天祿已終虛位無主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驕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已至乎子弟並為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社

古論大觀

卷十六

五

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關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屬然而矯枉過直懲羹吹噓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趙臨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偏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畧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凶靜亂復禹配天休祚盛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弘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錫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

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旄節蒞徽牧之禁入踐台

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材而不任或無刑而見誅朝為伊周夕為莽卓機權失於上禍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為身擇利未加而害及初邇無心憂國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葉與幽繫更同菱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為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

古論大觀

卷十六

五

之除大慙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

八王論下

許敬宗

昔高辛撫運靈樞參商宗周嗣歷禍經管蔡詳觀襄舞聽前
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戴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
典儀古飾衮禮備奏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
銳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方或職參近禁俱為女子所詐相
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寔庸璞見欺孫秀潛構異圖殛
成姦慝乃使元良遺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覽傾皇綱於
馬中圯遂裂冠纓冕幸百六之會館賈揚蕭穎九五之尊大神
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天年凶闇之

七王論

卷十六

書

極未之有也同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權偽業於既成極皇與於
已墜策勲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還心縱欲曾不知樂
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
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
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繁適俗投弓掖門落標壯夫之氣馳
車魏闕懷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
遺節終始可觀顧既入摠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
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顯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
之陵虐遂使武閔長元長沙授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

強鑿駕北巡異乎有征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火燦
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李臣
役之功未立陵暴之業已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帝京
陷交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萬眾並垂解於豺
狼三十六王咸噴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
為幸也自惠王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
天地閉戎兵接而官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
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八王之謂矣

七王論

卷十六

書

武十七王論

蘓轍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逢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尊奉薪餼之通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韶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文句之學坐躡縉紳傍逸交友情偽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宵衿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陋猶多朝出閭闔暮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驕剪逸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播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師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屈動應聞啟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

古論大觀

卷十六

武十七王論

權輿其財苟利之義未申專運之咎已及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摠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晉刑法論

晉書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吳歲比於穢年宜有降矣若夫宰國釐弊判宵貌攸分流形備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宣後刑衢構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先舜之為心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律事開攸蠹政失禮微微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况

古論大觀

卷十六

晉刑法論

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隳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甘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啻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茂發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虔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罔圍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吊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泰而行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徙青衣於蜀路覆醢刑傾宗

致獄況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市北關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而有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咸并刑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為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宮掖不為搢紳驚惋不為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為也世祖武皇帝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

古論大觀

卷五

七

東晉書

紀大亂焉

東晉元親正閏論

皇甫謐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統明所受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于湯紂殺于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無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除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始終可明雖殊厥迹皆得其正以及魏取于漢晉得于魏史冊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群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圯耿盤唐之徙毫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有異乎哉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

古論大觀

卷五

七

東晉書

有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成和晉實未改謂之禪和已無所傳而昔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謂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為夷狄者無禮義也非繫于地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冰紂之化殷氏為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于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流風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為肉離委之戕殺指衣冠為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焚燬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而天下之

人必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其朝哉至于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于言況隋蕭江南一天下而授之于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姦于南元閔于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晉書

卷十六

晉書

晉宜越魏繼漢論

晉鑒

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屬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為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

晉書

卷十六

晉書

晉書

時數世于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羊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倪眉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推吳人入侵之鋒埽曹真見尼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威遠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勲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疆吳混一字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

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
履自託統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
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
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
王矣昔其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
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
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輝名謂
不可割則或之甚者也何者魏雖據隴公孫帝蜀、隴之人雖
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于文延陵
古論大觀 卷十六 晉書卷四
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矣禪代之
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
之魏以屈材已孰若校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
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
魏武超越志在傾主使不素積義險米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
雖形屈當年意深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
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為不係
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果命於懷王劉氏
乘斃於亡秦超二偽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

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
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
為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具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
鄢郢以尊有德閭閻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
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有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
代明矣況積勳累功靜亂寧眾數之所錄眾之所與不資於燕
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繼廟堂吳蜀兩艷運奇二紀而平
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眾棄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
鼎沸五六十季吳魏犯順而挾蜀人扶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
古論大觀 卷十六 晉書卷四
萬彙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
於閭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倪首於曹
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說事而託為開
亂於將來者乎是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
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
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剪商之功仲
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耒耜未以窮
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宗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
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

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
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敷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
雖我德懸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
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
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
屑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

古今人見

卷十七

羊祜預論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七卷

歷代類

一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陸文麟孟祥甫編次

羊祜杜預論

褚遂良

泰始之際人祇呈貺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
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井之勢桑枝不
競水潤空懸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
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乎其有風颺者也杜預不
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
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與夫三年之喪云無
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狗以
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極子習於變禮
若也杜預其有焉

羊祜杜預論

卷十七

羊祜杜預論

夫運勝者天下之所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敵既喪義聲
久滿徂誰馳於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從橫之人咸獲收暨
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
原城請命穆子圖鼓訓之以力治夫獻策而費人斯歸崇毅緩
攻而風烈長流現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
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兵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
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
殘飯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
古論大觀 卷十 羊祜留二

而不浚溝池之固信義感于寇讎并懷休于先日豈設徂詎以
危賢徇己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開服之而不備者我由是
論之苟守局而保強一卒之所能勝數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積
詐以防物賊獲之餘慮威勝以永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
以拯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

羊祜論

陳亮

攻必克而守必固天下之奇才也世之言兵者孰不曰我能攻我能守而以當堅敵則不能盡如所言者此其才必有所格也夫敵守而我攻之此非善攻也敵攻而我守之此非善守也善攻者攻敵之所不守勦于九天之上人莫得而禦也善守者守敵之所不攻藏于九地之下人莫得而窺也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天下後世又從而服之曰奇才反是則人各有議之者矣昔者羊祜蓋一時之良將也修德行義以顧孫皓之政推誠示信以懷吳人之心財之不傷兵之不耗而民為之安此所以國

古論大觀

卷十七

四

之輔民之司命也然而攻守之間容未有善者豈其才之有所格歟且祐之守襄陽也晉委之以謀吳責之以安邊而祐亦以此自任也使攻而不皆克守而不皆固則猶有戾于其所自任矣兵法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西陵者吳之要害晉欲之而不可得者也步聞以之而降所謂時之一至而不可失之機也祐當親率襄陽之兵而急赴其前命徐嗣率巴東水軍而急赴其左晝夜往赴與之合勢扼險以待吳師至則乘高而擊之破之必矣如使抗軍先至而吾急攻之于外關乘之於內乘其受敵馬得而不敗哉抗敗則西陵可得得西陵則誘動群蠻而江陵

可圖矣如此而後可以謂之善攻也不知出此乃頓兵不進而抗兵已固西陵失止命楊肇往救之而身攻江陵者彼豈以為攻其所必救耶而江陵堅固非抗之所必救也已而肇敗關擒而祐卒無功抑何戾于攻敵所不守之義哉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襄陽者祐所鎮守而吳人所不敢窺者也而江夏孟陽乃敵意吾不守吾意敵不攻之地也祐當遣一能將率精兵數千往戍之偃旗仆鼓常若無人敵以為無備而求肆侵掠則設覆以待之誘進而擊之去則因陰以要之乘急而破之此出其不意雖少猶可以覆衆也覆其一則後雖無兵而敵不敢窺矣如

古論大觀

卷十七

五

此而後可以謂之善守也不知出此延屯聚不分而吳之兵得掠江夏矣雖曰地遠而不及救而始不設備者彼豈以為地有所不守耶而江夏切邊祐之所當不守也已而朝廷詰之而徒能肆辯以對抑何戾於守敵所以不攻之義哉此則攻守之間容有未善而人得以議之也雖伐吳之未如見敵人之心腹而處置之使杜預王濬資以成功亦吳之無人而後能為是也使陸抗尚無恙祐豈能有所成耶吾故曰祐特一時之良將而非所謂天下之奇才也嗟夫推諉之事固君子之所羞為而亦兵家之所不廢也如使不欲以權譎而攻西陵則不若明告吳

君曰據城而叛非忠臣也納叛得城吾將焉用君其亟守之此則足以彰大信於天下矣又使不欲以權譎而守江夏則不若明告吳將曰各守爾土無相窺也備不可襲多殺吳為公其出之此則足以推赤心於鄰國矣誠如是攻守不事權譎而庶幾於王者之舉苟為不然而猶思乎權譎使功喪而名虧則亦智者之所不為也

古論大觀

卑祐論

蘇轍

善為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共安樂而後有為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鄆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際樂武子為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出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凌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曉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必逾年而厲公殺三卻立胥童樂書殺胥童執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武子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操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武子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群臣用命吳孫皓以浮虛失衆有亡國之憂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為未可取也羊祜為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為

順心使吳尚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
女色蔽於庸子陳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潘國所以兆亡國之
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
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枯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
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為國當論人事使
枯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
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
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卧護諸將祜曰
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
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八
羊祜論

王衍論

蘇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
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
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
道以無為體而入於群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
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
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
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指理而徇欲則
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
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各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
得而不防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
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
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
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
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賢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
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

古論大觀

卷十七

王衍論

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所以濟邪倭成
淫欲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滅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
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佚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
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
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康帝以來
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無窮其枝
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道而形器之
說備矣上至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婚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
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
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寧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
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譏諛以求進外則聚歛
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開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
文飾其偽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孫孟使楊墨塞路而莫
之關焉則罪人爾矣

古論大觀

卷十七

王何論

王何論

范 審

或曰黃道緬邈至道淪賸濠濮較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
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類網
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
以為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
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
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
騁繁文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
仁義幽淪儒雅家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
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
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止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
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
傲誕畫螭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
信矣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弊小迷眾
之愆大也

周處周訪論

唐太宗

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子隱以跡弛之材
負不羈之行比凶狡猛獸縱毒御間終能克已屬精朝聞夕改
輕生重義狗國亡軀可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忠勇屢殄妖
氛威畧冠於本朝庸績書於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念
不思難斯為隘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達等負雋逸之材以
維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疆弗如弱信有徵矣
而札受委杆城乃開門揖盜去順效逆彼實有之後雖假手凶
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惜乎有晉之刑政陵夷
古論大觀 卷七 周處周訪論

古論大觀

卷七

周處周訪論

陸機論

何去非

掃境內之衆而屬人以將持疎遠之身而將人之兵于君臣授
受之際皆危機也善任將者不以其兵輕屬于人善為將者不
以其身輕任其寄君必有以深許于臣而使之將臣必有以深
許于君而為其將故武事可立而戰功可收君臣皆獲令名于
天下古之人有行之者孫武之于吳王閭閻田穰直之于齊景
公周亞夫之于漢文帝是也始武以兵法于吳王也王試之以
婦人武即因其所以試我者探其心而占之其意已在乎二姬
之首也二姬王之所甚愛者武固知夫深宮之婦令且安王之
寵豈嘗知抱鼓之約束而嚴將軍之令哉然必斬之而不釋者
非有怨夫二姬者也且藉其首以探王之誠心所以信我者固
與不同也吳王不愠二姬之死而知孫武之善兵遂卒將之
武亦知王之所以任我者固而安為其將故能曲破強楚北威
齊晉而吳以霸強齊景公以田穰其之為將軍也受鉞之始因
請其寵臣莊賈以監其軍穰其莊賈以人微權輕而有賴于賈
裁其意固已在乎賈之戮也賈雖驕橫刻之約可以情免也然
卒不置其誅者非有忍于賈也姑借其死以探齊君之誠心而
占其所以任我者焉與否也庸公果賢其人而任之不疑故能

古論大觀

卷七

陸機論

夫却燕晉之師而還其所優漢文嚴三將軍之屯以備胡騎勞其軍至于細柳之亞夫雖天子之詔而屈于將軍之令方是之時細柳之士徒知亞夫之威而不知漢文之尊也豈亞夫於此倖君臣之分而為是不可犯哉亦以探幸之誠心以占其待我者至與未至也漢文舉高其才屬于景帝以為可以重任而亞夫亦以關外之事自專故七國之反總制其軍遂能固拒收梁之詔而平關東之變世之淺者徒見夫三人得狗彘立威之道曾不知其為術之微非特主乎狗彘立威而已也至于君臣所以相得之始固結其心不可以間離敗敗而以勲名自全者皆出乎此故也甚矣陸生之不諱乎為將之術也機以亡國弱族之身委質上國于術無所轉氣無所養徒矜才傲物犯怨于衆司馬穎強驍不君舉後順之師豈足為託舉之主哉機以怨讎之府一朝身先群士都督其軍而衆數十萬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彼敗失所任矣而機內無條以攝其所以任我者之心外無權以濟其所欲成之事乃方振然自擬管樂臨戎之始孟起以偏校于其令而辱之若遇僕虜而機不以為我而舍之以是而將用是而機雖提師百萬孰敢其敗哉故鹿死之清虎者如積衆毀因之遂致其誅為天下笑曾不知夫才

不足勝其所寄智不足勝其所知一技足舉踵則顛踣隨之乃歸禍于三代之將豈不謬歟或曰機雖將世而儒者也軍旅之事非其素所嘗者遠喪其師此王衍房琯之徒皆以招敗也嗟乎以儒而將至乎喪師者才不足以任將故也必曰儒果不可以將將果不可用儒者非也才之所在無惡其儒也使儒而知將則世將有所不能窺也至若機者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何足道哉

陸機陸雲論

唐太宗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寔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析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下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運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令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

古論大觀

卷七

十

陸機陸雲論

遷矯翻南辭翻樓大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碑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脩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道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整利而生滅有殊若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衡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

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關昏臣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綠虛而見疑生任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紫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古論大觀

卷七

十

陸機陸雲論

劉琨祖述論

唐太宗

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誼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寔能巧之徒歟祖述散穀周貧聞鷄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難原其素懷抑為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遽榮居翫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跡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錡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啟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圖痛哉士雅叶迹中興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露茲穀獲招惜矣

溫嶠郝鑒論

唐太宗

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溪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踰數中何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解家千群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赤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兩泣若雪分天之誓皇輿旋軫辛後夷庚之禍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後國乎道微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縣方回踵武矣母登台露冕為飾拔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與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

古輪水觀

卷十七

九

殊有大義之風矣



溫嶠論

張 棧

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為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大真少時嘗以孝友傳至稱一日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什噫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為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使倖倖圖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以喪不過甚乎

古論文觀

卷十七

溫嶠論

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事理至前因之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必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兄背親賊性皆可以肩為此三個之所由壞而獎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商之三仁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為之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為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

其所念者大於身無愧焉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而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古論文觀

卷十七

溫嶠論

王導論

唐太宗

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
也秋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負鼎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寢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
垂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情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集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謀剪剪吞沙
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為家興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為儒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父蓋其宜矣恬琯踵德則呂虔之贈刀謚乃隋聲慙劉毅之微
實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王導論

秦觀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為寔其族寔非盾也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及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疑之及讀晉史見王導周顒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為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王導之族導嘗求救於顒顒申救甚切而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顒于導不答顒遂見誅後見其妻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顒之死雖假手于敦寔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顒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後可知矣夫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鉅鹿賊之魔不忍殺又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于苑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寔盾志也不然則其返也曷為其不討穿乎傳以為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殺似者也舍首惡而誅殺似者何也蓋名寔俱善者天下不疑為君子心迹俱惡者天下不疑為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寔有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為姦人姦人者嘗託身於疑似之間天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毋坐趙氏死厲王以為辟陽

侯力能釋之而不爭輒椎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
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爲立武后
者勣也由此觀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
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是江
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爲多特其殺周顗之事有似於盾而
已矣

王導論

蘇轍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慾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
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
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達
於爲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
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
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而無君之
心劉隗刀協剛介稍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
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詞兵再犯關幸而敦少元明旣沒
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
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
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霸者皆導之
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發不
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爲國魯自宣公政在
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
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
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
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

不濫官不誦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
以為國嬰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
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為患於其國常若心腹
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為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鐵石病若不去
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為鄭國小而偏族大多
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
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
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
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
古論大觀 卷十七 忠義

馬亮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
為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人之忠儉者從而
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遂豐養戮子皆鄭乃大治如樂所為知
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為賢
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郭璞葛洪論

唐太宗

景純篤志歸綏洽聞強記在異書而畢綜勝往滯而咸釋情源
秀逸思業高奇藝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為中興才學之
宗矣夫語怪徵神技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
定數考往知來適京嘗於前圖軼梓窺於遐蒙而官徵於世禮
薄於時區二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壘流
形玄天賦命吉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
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類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還
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
古論大觀 卷十七 忠義

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
而忘倦納奇書府總百代之遺篇解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
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樓真超然事外全生之
道其最優乎

王羲之論

唐太宗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絕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暢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迫絕論其並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比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縻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予雲近出古論大觀

卷十七

王羲之論

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若繁春媚字、如縮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歟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觀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之類何足論哉

原缺第三十葉

桓彝論

唐太宗

蘭風潛燭醇源浸竭遺道德於性情顯忠信於名教首陽絕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冒憚然於徃葉季路絕纓馳矣於前志况交霜雪於抄歲晦風雨於將晨暗響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度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為易揚芳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汙隆龍蛇俱山澤冲途巡於內輔豁陵屬於上游虔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

卷十七

王羲之論

抑亦可算而溫為亢極之資玄遂優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患檀臺之亂寧俞之忠無救爽恭之禍予文之不無食悲夫

庾亮論

唐太宗

外戚之家連輝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閣靡不憑藉寵私階緣
陰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空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
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慎滿覆之災是以厚賄瓊琬罕升
津要塗山在夏靡與高稷同驅奴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
慮遠殊有言哉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華敷華藻吻縱濟波
方駕督紳足為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
安國之長算璿璣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
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都
鑒惕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台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
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憚恣凶懷鵠
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卷十七

三

謝安論

張拭

齊堅神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晉有而
襄陽漢陽所破在他入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
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
方畧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疏而廣
官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於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
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去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
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櫻其鋒直搗而勝之
蓋已奪其心矣洮水之戰其勝算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
鶴唳震山崩車水皆成敗之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
方畧所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
易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御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
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藩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
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卻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
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材耳以當時晉室之勢
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恃安方畧之
妙抑其所有志義化國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
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

者不足以濟若安者其東晉中人物傑出者哉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謝安傳

謝尚謝安論

唐太宗

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
系存亡於社稷負宸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
氏乎簡侯任掄中臺效彰分閭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後弘遺音
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
嘯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於櫛薜蘿
而襲未組去衛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彞倫以之載穆符
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
通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群冠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
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會於暮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
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
齊著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
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
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為高石奴以褊濁與累雖尊微類猶
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冠望之而土崩
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
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樹其遺文經綸遠矣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謝安傳

謝安比王導論

陳亮

善觀大臣者常觀諸其國而不觀諸其身晉有天下不二世而為江東德之在人者尚淺也而更成百年之業有王導馬立之於其先有謝安馬扶之於其後端靖寬簡均能為一國之一重有無者故當時有謝安比王導之論請因史臣所載而申之劉石交亂中原晉之藩鎮相繼覆沒人心雖未忘晉非有英豪絕世之才不能駐足於北方也勢之所在豈人力之所能強哉故王導輔元帝立基建業以迄為北方應援當是時元帝名論尤輕導能重之諸名勝未輔導能致之法今寬簡庶事革創宮室

古論大觀

卷十七

宋謝安集

不修軍國之儀不備示若不安於此者以楊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荊州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故江左之勢遂強舉大綱於其上而二千石守長往往得以自行其意將帥之有功者人才之不羈者族望之盛者民之豪強者與夫戶口之能自隱匿者又皆得以自舒於其下不窮竅以為明不苛法以為嚴中更敦峻之變及若將相異同疑間之論導俛仰廢興存亡之間因事就功而江東卒賴以定甦然社稷之臣也獨祖述經營河南有功緒矣導蓋若任其自存自沒者豈以江左甫定未遑遠畧乎君父之痛不可以一朝安也是以周訪陶侃有志而

不遑廢夷度翼稽冀大舉而自沮造端於其初者無以開其後也其後桓溫籍平蜀之勢威震一時挾兵入關三輔震動當是時南師不出蓋四十餘年矣有如桓溫長安則秦僻虜應西北郡縣雖非效功之人雖有智者不能為符健符健計矣溫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故氣不足以決之而進退失據此固王猛之所不屑就也晉於是無中州之望矣而溫方專制朝廷幾於改物謝安高卧東山負蒼生之望晚始從溫辟卒與王坦之彪之周金上下扶持王室使逆謀遂緩而溫自斃及安輔政晉之變故數矣如人之一身元氣未實而苛疾繼作此固非失年之道

古論大觀

卷十七

宋謝安集

也乘其小定而求決焉則進亡矣故安一切以大體彌縫之號令無所變更而任用不分彼此后戚入則輔政出則方伯晉之制也王猛固辭則以義強令之使上下無不滿之心而他時無任用適正之禍桓氏位列內外一朝失職政之肅也以石民石度為荆江使其無窺窬之心而異時無意外生憂之慮符堅之舉可以無晉矣而泰然如平時淮淝之功壯矣而微賞之不受君臣之恩意已不可保顧方經畧中原惟恐不及晉之為晉蓋可知矣有以壯其勢則來者尚有所憑藉而一身之不暇恤也及桓氏竟以失職成禍而劉裕卒藉手以起竟能為晉一平河

洛司馬氏既亡而復存者猶二十餘載微安之壯其勢宜不及此導與安相望於數十年間其端靜寬簡彌縫輔贊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業實賴焉其亦庶幾於古之所謂大臣歟置其立國之功而取其立身之一節以較之非所以論大臣也故吾極論江左之興亡而二人之相配較然矣

古論大觀

卷十二

三人 附錄東三

原缺第三十九葉

陶潛論

宋 燕

張子房五世相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塋、為韓報讐、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僕威、秦誅項以掩其忿、然後秦人聞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數翁、銷化者相期於八垓九垓之外、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嘆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還、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然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往、惟恐不如、此是次大者既立、而後節操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述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傷然、憤遠也、然夫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豈足為後世嗤笑之資耳

古論大觀

卷十七

四子 附錄

淮淝之戰論上

何去非

慕容垂舉而以智克戰以順合而以奇勝堅之為是役也質於義順則犯考於奇智則詘悖於其所與者三說於其所用者二此其所以敗亡而不救也所謂悖於其所與者三者不懲魏人尋舉之退敗而求濟其款於天命未改之晉一也忘其夷虜之醜類求襲正統而干授天命二也溺於鮮卑中我以禍而忘其為社稷之讎三也三者悖矣而又玩於所以用者二焉勢重不分而趨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一也驕其盛疆足以必勝棄其大軍易敵輕進二也此兵家之深忌也吳王劫七國百萬之師古論大觀卷十七

而西不用田祿伯之言乃專力於梁以至於敗者惡其權之分也祿山舉范陽數十萬之衆而南不用何千年之畫乃併兵徐行卒以不濟者惜其勢之分也雖假息反虜敗亡隨之亦昧於兵之至數也趙括之論兵工矣雖其父屠無以難之然獨憂其當敗趙軍者以其言於易也王邑恥不生縛其敵而徒過昆陽卒以大敗者以其用於易也惡其權之分則不以其兵屬人無屬人以兵是自疑之也惜其勢之分則不以其兵假人無假人以兵是自孤之也以易言之者有所不將而將必敗也以易用以者有所不戰而戰必潰也蓋衆而惡分則與寡同強而易敵

聖淮淝之戰何王

古論大觀

卷十七

聖淮淝之戰何王

則與弱同出於衆強之名而居寡弱之實者其將皆可覆而取也夫東南之所恃以為固而抗衡於中原者以有長淮大江千里之素也然而吳亡於前而陳滅於後者彼之勤者義與順所出者智與奇也晉之取吳也而二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陳也五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八唯其所出之道多則彼之所受敵者無是其千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之所率者百萬之衆而前後千里其為前鋒者二十五萬而專向奇泰堅嘗自恃其衆之盛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既敗而復至之兵皆先於潰踐惡在其為百萬之率也使堅之師雖為十道偕發並至分歷其境輕騎薄卒當其要害將自為敵士自為戰雖主客之勢殊攻守之形異晉誠善距而卻我之二三則吾所用以取勝者蓋亦六七雖未足以亡晉而亦以勝還矣嗟夫堅之於叛胡也固所謂缺中之鉅鋒者矣然至此而大悖者益信乎兵多之難辦也蓋兵有衆寡勢有分合以寡而遇衆其勢宜合以衆而遇寡其勢宜分豈布反攻楚楚為三軍以禦之而又自戰于其地布大破其一軍而三軍潰散吳漢之討公孫述以兵二萬自將而逼成都授其裨將劉尚萬人使別屯江南

相距者二十里述分將攻之漢尚俱敗此兵少而分之患也然
而在其妙者雖少猶將分之以兵必出於奇而奇常在於分故
也項羽之二十八騎耳而分之為四會之為三是也至於兵大
勢重而致潰敗者未嘗不在乎不多之過也法曰善用兵者譬
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
其中身則首尾俱至此言其陣之分也以陣而必分則凡兵之
大勢者可知也蓋兵大勢重分之則所趨者廣足以出奇而人
自為戰不分則所應者獨難以合復而身萃其敵將以其身萃
敵而士不自為戰求其無敗不可得也嗟乎人常樂乎大衆之
多而不知其所用而用之雖至死而不悟者豈特為符堅也

卷十七

四三 惟此義論

淮淝之戰論二

何去非

荆揚雖居天下之一隅而有長淮大江之阻其俗輕易勁悍喜
事爭亂自周之微為吳越楚之僭強常以其兵服使天下然其
為形勢非固天下者之所先事而必爭故後世豪傑多乘中州
之擾越而振之自其為孫氏之吳已而為晉宋齊梁陳之代興
雖不能徧撫二州之境然皆以帝號自娛抗衡北方而不為下
自非中州大定而其國失政雖以重師臨之鮮有得志故魏武
乘舉荆之勢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烏林魏文繼之大舉獨臨江
歎息而返符堅以秦雍百萬之強而臨淮淝一戰而潰唯其後
世昏庸驕虐上下構而中州之主為伐罪吊民之師則雖淮江
之阻亦無足以憑負矣然而陳叔寶猶謂周齊之師嘗退敗于
五至而不以為虞是以晉武之倖孫皓隋文之倖叔寶皆易于
拾遺也而符堅不懲觀人之不濟乃欲申其威于天命未改之
晉此其所以敗也雖然自古夷虜之強未有遂能并集天下于
一統者此姚弋仲所以重訓其子孫使必無忘于歸晉而符融
慘慘致戒于堅者凡以此也而堅昧于自度常以正朔不被四
海為愧而銳于東南之并遠忠智之言收姦倖之計一舉而大
喪其師寇讎因之遂亡其國不唯失天之所相亦其自取之速

也始堅以秦壯之姿奮于夷虜獲王猛之材以輔成其志業遂能自三秦之強早殄燕代吞滅梁蜀九州之壞而制其七可謂盛矣然而東晉雖微無材任事主無失德而堅乃嘖衆圖之其廷臣咸屬相與力爭而不得也獨慕容垂以失國之難欲以其禍中

獨與已合遂空國大舉而債于一戰迄未及境而鮮卑叛羌共起而乘之身為俘虜遂亡其國嗚呼可不謂其非昏悖矣夫昔之智者多能中人以禍使之悅赴而不以為疑而陳者常安校其禍雖死而不悟漢世祖方安集河北更始之將謝躬以兵救

古論大觀

卷十七

四五

萬來屯于鄴先武思之乃好謂之曰吾行擊青犢必破而尤來在山陽者勢當潰走君以君之威力擊之則成擒耳躬善其言遂以其兵去鄴而赴尤來世祖即命吳漢襲奪其城躬敗還鄴而漢殺之孫策之渡江也廬江太守劉勲新得袁術之衆而貳于策策深惡之時豫章上繇宗民萬家係于江東策語勲曰上繇吾之疾也然欲取之而路非便以公之威臨之無不克也勲信之而行策遂以其輕銳襲拔廬江而盡降劉勲之衆政慕客盡所以用之弊秦而復燕祀于既亡也未與久為敵乃受其甘言而從其所役未有不墮其畫中者也法曰智者之慮必雜于

利害傳曰成敗之機在于善察人之言空于垂之言也慮其所以為利而不慮其所以為害一失其機于無以察人之言而遂至于喪敗人之于慮察也可得而忽哉嗟夫以堅之晚而昏悖自用雖景畧之尚在固將不用其言而亦無以救秦之亡矣

古論大觀

卷十七

四六

劉淵聰曜論

司馬光

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隆起之衆輻輳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面為臣聰承其故業遠隔兩都號辱二帝矜夸淫縱殘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為屠戮矣曜以疎屬屢建大功專制關中遵新準之亂興師討賊遂承漢業及楊戈隴阪則陳安授首按甲西河則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與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功者鮮矣及乘高壘之捷以圍金墪一戰而跌生為禽虜雖其輕易以取禍亦不幸而天亡也

古論本觀

卷五

四

石勒石虎論

司馬光

石勒以胡羯殘隸崛起卑樞之間連百萬之衆橫行天下斷喪晉室束擒荀晞北取王浚西逐劉琨南塞兗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之威長驅伊洛有併吞山東之志勒舉鞭一麾曜憤然就縛遂蕪其國奄有中區羗氏咸服其才不有過人者能如是乎虎以悍戾之資濟會殺之志賊虐其孤而剽奪其位恃其詐力以陵人暴物窮奢極欲不可盈饜自以為非天崩地陷則抱子弄孫無復後憂及夫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尸浮漳濱家無噍類積惡不已含滅亡何適哉

古論本觀

卷五

四

慕容廆略略評論

司馬光

慕容氏世為君長保據海隅及廆始大屬晉室版蕩諸夏之民皆推頌而歸之廆拊循勞徠收其髦俊以贊國政遠奉王命以視大順務農積穀秣馬厲兵以窺鄰國之釁故能斬將刈旗大啟土宇既承其遺烈恢大前功于是吞斷遼并宇文俘高麗窮夫餘吞食幽并而與強趙為敵矣及石氏內亂舊乘時而動騷厲精蓄銳之兵以掃離散土崩之衆無不順風而靡遂走王午服張平殘段龔擒冉閔左紫右拂而幽并青冀悉定矣時之立也太宰恪佐之內修政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威行鄰敵及評

論太觀

卷五

五十一

為政姑宗室勲賢之人逐之以資隣敵君闇臣鄙以當符堅王猛之成安得不亡乎

慕容垂論

唐太宗

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據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天安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畧見猜而庇身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王木之祥云龍斬非新而避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遁收羅趙魏驅騷英雄扣囊餘奇推五萬於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於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主賴帝禪宗偕擬斯倫夫以亞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勾踐給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氣微一旅

古論太觀

卷五

五十一

拊拔而傾山岳勝隅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于東國任好餘裕伊愧於西陵信符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



慕容垂寶盛熙德超論

司馬光

慕容垂以吳才茂功不容于昏亂之朝自歸于秦秦王以國士遇之淮南之役不棄人之約亦足以小償其愧矣而垂之去燕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還也人向之如赴市故數年之間掉馬筆從容而收故業自然之勢也寶以不克負荷開門延敵坐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遁逃其年之間盛國殆盡子弟親戚翦為仇讎進退失據卒隕其身何其悲也盛以孺子孤窮自投于仇人之懷終蹈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自非智勇過人能如是乎不幸遇盜而天假以一人之故遂亡其國彼何人哉德以燕室至親居方伯之任總南夏之師敵至不能禦民散不能安君窮不能收盡喪其田而奪人之田以居之其智仁勇皆無足稱者然禮賢納諫以保全青土可謂善敗者不亡矣超以齊後之故輕犯強敵又不能善用其謀自取滅亡惜哉

古論大觀

卷十七

慕容垂

符氏論

唐太宗

自兩京珍覆九土分崩赤縣成純灰之墟紫宸遷龜趾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鳥之靡定符洪擅鸞服之集點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閔右禍生蔓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意犬之炭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果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喪姿委夷從夏叶魚龍之譎詠徒草木之休

古論大觀

卷十七

符氏論

徵赴剪姦回篡承偽歷遵明王之德教聞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縉軍國符融以懿威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逞規模鄧張以忠勇恢威嚴署偽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猷歌託棲焉以成頌固以功俾褒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齊世懷諫遠謀輕敵怒隣窮兵黷武懣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傾車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牛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鳶焉穴駐蹕疑山疏爵以假楚材築臺以

獨歸命會第知人進助順神聖盈雖粉琢野之強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兇渠倭開狡寇伺隙步趨啟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鑒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符丕乘亂備竊存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文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古論大觀

卷十七

五十五

符堅論

蘇轍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霸雖齊威管仲不能過也王猛之將成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國鮮卑是虜我之仇讐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必堅不能用卒太舉我晉敗于肥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必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霸者之畧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為深耻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

古論大觀

卷十七

五十五

晉雖微弱謝安桓冲為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忘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長之憂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戒慕容姚也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孫予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黻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

殷之遷寧猶與管蔡間周之隙曰子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去
殷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
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若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帥
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忘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
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
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
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心負勝不顧其後宜其斃于垂其也哉
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其百人
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觀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古論大觀

卷十七

五
符堅論三

符堅論

陳亮

智者之所以保其國者無他善量彼己之勢而已矣彼有衆吾
亦有衆智者不舉也吾無衆彼亦無衆智者不伐也至於彼無
衆而吾有衆則就就自全猶懼其不保而何敢殺人乎符堅者
好大而自忘其配會功而不顧其後者也以有數攻無衆雖婦
人孺子未工賤隸皆知其不可而堅決為之則安得而不亡哉
始堅以黠虜之雄舉三國如拉朽自以為無敵於天下侈心一
動遽欲移師而吞晉晉雖弱中國也秦雖強夷狄也自古夷狄
之人豈有能盡吞中國者哉率百萬之師東向而俱下謂可以
古論大觀
卷十七
五
符堅論一

世猶惜其可以勝而不知用之則吾不可以無論也故為之說
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夫夾水而陣
一衆一寡寡者未敢前衆者不肯之晉荀退軍三十里示堅以
怯堅必輕之卷甲疾行趁兵急洞食不暇飽糧不及資而吾先
以兩道伏兵張左右翼乘其未陣整兵向之麾其東敵其西正
兵當其前伏兵衝其腹奇兵躡其後三面夾擊奮力鏖戰此陷
虎法也虎之見人常欲吞之而人先設陷穽然後脫身反走虎
必來奔趨于陷穽執戈臨之殺之必矣使堅而不退則晉之計
將出於此而百萬之師一敗塗地天下之人將以為謀畧不世

古論本義

卷十

孫子兵法

出矣不幸而不然則人遂以晉為偶勝故曰許退者晉之不幸
也大率百萬之衆分為十道求以攻人必其兵皆精銳將皆智
勇君明臣忠內外無虞始可以勝今堅發諸州公私馬十丁一
兵其精銳何在諸將雖衆人自為志可倚信者惟一符融其智
勇何有君嫌其驕臣厭其諛弱卒數萬留守關中而根本空虛
鮮卑羌羯獠獠林而蕭牆興起晉苟待其既分詔諸道堅壁清
野勿與戰今桓冲謝玄等提精兵數萬抵襄陽段奇逆擊破
其一軍而自均至金入武關趙長安倍道蕪行出其不意搗其
空虛慰撫居民秋毫不犯耆老感恩晉德得見官軍欣然相告

單食來迎不出旬月關中舉定則秦之諸道之兵強者不願而
自立弱者不戰而自懼而蜀必孤使關中之兵衝其庸荆楚之
兵搗其脇而蜀定矣此斷蛇法也蛇出其穴橫身于路求以噬
人吾促其中而斷之徑塞其穴使之首尾不相救欲進不能欲
退不可雖有餘毒將自斃矣使堅而分為十道則晉之計又將
出於此而坐關東瞰以制天下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大享士卒
傳檄河洛則中原之地可復百年之讎可雪矣不幸而不然則
玄雖乘勝直抵黎陽而不得關中守之不固所取之地卒沒于
賊故曰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此二策者天下之勝數也顧
古論本義

卷十

孫子兵法

用歟



符堅符洪王猛論

司馬光

石氏之強也氏羗之屬無不內從而為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為
惠理固然也符洪徘徊枋頭有虎據中原之志以健為不肖繼
儲西取關中并姚襄卻桓溫遂為強國堅以雄才英畧加之
惠忠信舉王猛于布衣任之以政勲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非
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強燕舉河西燕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
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
萬之衆以攻晉先為之除官築第以待其君巨意以為羅中之
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報昔之俘囚降虜皆起
而為敵數月之間寇讎徧于四方戎馬塞于郊甸以至身死人
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咎堅寵信羗與鮮卑而伐晉彼皆求
賄其迹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恃其強大易而無備此其
所以敗亡也夫

書論大觀

卷十七

符堅

姚弋仲襄長興弘論

司馬光

姚弋仲以西羗酋帥立于二石之朝以鯁直勇果著名而得其
者豈非忠信之效然耶襄才氣素邁其資文敏有孫策之風
適晉不容攻秦見殺亦其命也襄藉父兄之烈值符氏之衰
鼓中原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乘其窮約而執之其不仁
甚矣興承父之志奄有關中涼夏諸豪靡不率服處攻戰之世
不能收羅英俊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譁經拜佛及弘繼世
骨肉內離寇敵外侵遂亡其族雖弘羸業之不肖亦與貽謀之
未遠也

書論大觀

卷十七

姚弋仲襄

六代論

曹同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主獨制其民故傾危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無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率王綱弛而張諸侯散而復肅二霸之後漢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

古論大觀

卷七

六代論

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于越晉分為三象滅于楚鄭蕪于韓豎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秦南畏齊楚故于滅亡匪迫相恤至於三桓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聘諂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位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為以弱見奪于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兼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

古論大觀

卷七

六代論

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錫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于親戚惠澤不流于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誅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奸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鉅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運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謀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于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而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關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

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于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俾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彊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于孝景復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業成

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養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于惠文之間而叛逆于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顧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翕王莽于已成紹漢嗣于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閭閻暨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于上臣美權于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莽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恥王綱之廢絕懲漢室之傾覆龍飛燕趙鼎沸鳳翔兗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親迎帝西京定都鄴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于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窳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緊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之方伯諸侯皆踰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入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皆無一人聞廟其間與相繼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

起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
 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于衡輓之內才能
 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
 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
 之虫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壩基不可
 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
 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于山林之中植于
 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收于枯槁何暇繁
 育哉夫樹猶親戚主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
 之患矣

卷十七

卷十七

卷十七

十七卷終



ZW

21101000752503